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③

张宪文 主编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③ 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

张连红 编

凤凰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③ 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

张连红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张连红编.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出版社, 2005. 7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主编)

ISBN 7-214-04005-0

I. 幸... II. 张... III. 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5422 号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张宪文 主编

第三册 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

张连红 编

责任编辑 马清江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9.875 插页 4
字 数 57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005-0/K·508
定 价 34.00 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名 誉 顾 问 李源潮 梁保华

顾 问 孙志军 洪银兴

学术指导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宅巍	朱步楼	步 平	吴 源
张异宾	李恩涵	张海鹏	杨永建
周世康	荣维木	徐康英	章开沅
笠原十九司		谭汝谦	

编 辑 委 员 会

主 编 张宪文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 正	王卫星	张 生
张连红	杨夏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宅巍	陈沈张	陈宝珠	张建宁	李继锋
杨 斌	松冈环	林伯耀	孟国祥	经盛鸿
姜良芹	胡菊蓉	郭必强	高晓星	曹必宏

翻 译 委 员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星	王奕红	文俊雄	叶 琳	吕 斌
-----	-----	-----	-----	-----

刘玉飞	朱圆圆	汪平	汪丽影	沈琳
陈娟	李斌	李茉莉	谷肖梅	沈岚
吴立新	何慈毅	罗锋	罗文华	罗萃萃
杨夏鸣	郑寿康	赵仲明	奚欣华	袁静文
郭整风	崔巍	蒋耘	雷国山	

编 译 者

张宪文	南京大学教授
张生	南京大学教授
叶琳	南京大学教授
何慈毅	南京大学教授
郑寿康	南京大学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副教授
汪平	南京大学副教授
赵仲明	南京大学副教授
王奕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李茉莉	南京大学副教授
沈琳	南京大学讲师
陈娟	南京大学讲师
汪丽影	南京大学讲师
雷国山	南京大学讲师
吕斌	南京大学讲师
李斌	南京大学讲师
朱圆圆	南京大学讲师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经盛鸿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吴立新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郭整风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罗锋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 | | |
|-----|-----------------------|
| 马振犊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胡菊蓉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曹必宏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郭必强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杨 斌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蒋 耘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陈宝珠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文俊雄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沈 岚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 |
| 王 正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
| 孙宅巍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王卫星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崔 巍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
| 李继锋 |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
| 杨夏鸣 | 江苏省行政学院副教授 |
| 张建宁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罗萃萃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
| 孟国祥 |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 |
| 谷肖梅 | 东南大学副教授 |
| 高晓星 | 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
| 袁静文 | 中国医科大学副教授 |
| 刘玉飞 | 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 |
| 奚欣华 | 安徽大学副教授 |
| 罗文文 | 连云港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

总 序

王忍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1874—1945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课题,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视各不同课题的内容、工作量的大小给予经费资助,以助成其研究计划。

这样的年度课题招标,从1998年起,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约有15~20项课题申请得到通过。最早通过的课题,有的已经完成,并通过了结项手续。为了反映中国学者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使它能被社会所了解,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以便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的事件,我们决定从这些成果中选择一部分出版,总题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搜集、编纂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即是其中的一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是为序。

总 论

张宪文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沈阳地区挑起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先后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斗争,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给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了许多大规模暴行,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严重、最为残酷,它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同为世界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惨案。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上海之后,迅速沿沪宁铁路、宁杭公路,并绕行高淳、芜湖一线,三路向中国首都南京推进。中国军队由于沪战新败,在苏南地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故南京保卫战处于军事上极端不利的地位,未能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在差不多六个星期的时间中,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主要表现在:

第一,日军大量屠杀南京的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或被俘的中国士兵。他们采取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形式,在南京城区和近郊制造了许多大规模屠杀活动。其中最惨烈的有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宝塔桥、中山码头、江东门、凤台乡、花神庙和汉中门等处的屠杀。这些

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两三千人。更多的是到处滥杀无辜。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学生、儿童、妇女，也不放过。屠杀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有枪杀、砍杀、刺杀、活埋、焚烧、水溺等，甚至进行杀人比赛、杀人取乐等。当时，南京的许多慈善机构留下了大量的埋尸记录。日军的官兵日记和西方媒体，都有大量记载和报道。

第二，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方式奸淫中国妇女。被其强暴的中国妇女，不仅数量多，而且连古稀老妇、未成年的少女和孕妇，也惨遭污辱。日军还在南京设立多处慰安所，强征中国妇女，供其蹂躏。

第三，对南京城市的破坏和财产的抢劫。日军占领南京后，到处进行焚烧掠夺。市民的房屋、家具、粮食、牲畜等财产，受到重大损失。全城到处是断墙残壁、瓦砾废墟，一片凄惨景象。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大规模屠杀事件，给南京人民造成了长期的心灵创伤，受到了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的强烈谴责。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 11 个国家，在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东条英机等重要战犯进行了审理。同时，在中国南京也组织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人进行了审讯。这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些审判都以大量的、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如东京审判，自 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历时两年半。开庭 818 次，419 名证人出庭作证，779 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 4336 件，英文审判记录 48 412 页，判决书长达 1213 页。

东京和南京两个法庭，严格地依照法律，对日军战犯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称赞。日本政府作为战败国，理应深刻地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际关系，共同面向未来，维护世

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

可是,战后60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或躲躲闪闪的态度,而且在其国内发展着愈来愈大的极右势力。他们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他们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甚至不断地散布歪曲战争、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他们甚至全面否认自19世纪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每年的8月15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连续几年坚持参拜活动,而那里除了供奉着一般战死者的亡灵外,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亡灵,这无疑严重地伤害了亚洲被侵害国家人民的感情。1996年8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说什么要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实际上是对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翻案。该书是日本自民党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组织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对国会议员所作的20次报告的记录。出席报告会的议员达到1116人次。这些报告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全面翻案。

日本右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2005年5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更进一步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这种为战争罪犯正名,否定东京审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美化侵略战争,更是为日本首相继续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制造根据。日方一连串的翻案言行,导致中日关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为什么战后日本某些人始终坚持侵略史观,我们认为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执行新的远东政策,导致日本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

战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付苏联和共产主义。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要扶植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对付共产主

义,因而采取独占日本的政策,不去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罪犯冈村宁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1950年11月,在美国的操纵下,重光葵刑期未滿即被非法释放,并再次担任了日本外相。美国更错误地赦免了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裕仁的罪行,不仅不给予批判,而且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国际因素。

第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

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惨重灾难,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向日本讨回战争损失。中国政府为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以无比宽大的胸怀,主动放弃了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可是,日本的某些人却“以怨报德”,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这和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给日本民众造成的错觉有密切关系。同时,中国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差异和对日政策的分歧,也增加了日本政府认罪的难度。当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也使中日关系增加了变数。

第三,被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承认侵略罪行的精神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之化身。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日本广泛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献身。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些曾因发动侵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人士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沟通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他们不能以宽大的胸怀面对世界,面对各国人民。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一些人认为,要求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日本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观念,是其不愿承认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第四,日本不愿采取明确的、深刻的认罪态度,还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虽然近十年来经济不景气,但其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不仅要以经济大国身份,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而且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并想获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的兵力不足,但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并试图改变军事自卫队的性质,谋求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的军事潜力极为忧虑,认为中国在未来是它的最大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政界存在明显分歧。有人友好,有人敌视,也有人怀疑。在对华贷款问题上,日本政界有人提出不能再给中国以支持,否则将使中国“如虎添翼”。在对台湾问题上,日本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湾,而且把对台湾关系的表态,限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声明的框架内,不明确表示不支持或反对台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同日本右翼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要日本右翼和某些官方人士转变侵略史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误导和不恰当宣传,日本一些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日历史问题漠然无知,甚至有人对日方曾经有过的反省也采取不理解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加强中日关系史的宣传和密切两国友好往来,使广大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正确认识历史,理解受害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

战后,许多中西方人士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残暴的历史事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已经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事

件的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义立场,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著作。一些当年曾参加南京战役并直接实施屠杀南京人民行动的日本老兵,在多年后公布了他们的日记或回顾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如《东史郎日记》等。许多欧美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医生,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残暴行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日记、新闻报道,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但是,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散落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一些文化部门,也还有些材料保存在私人手中。为了加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严正驳斥日本右翼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把大量的有关史料搜集、整理、汇集起来,是一项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课题,建议并支持南京地区历史学界的专家、教授,联合海内外的学者、朋友,合作编辑一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几年来,本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保存机构,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和各种历史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设在台北县新店市的国史馆,都提供了一批未曾公布过的史料。我们先后从海内外搜集到一千多万字的原始材料。这些史料将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根据。如此浩大的史料将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人类悲剧。日本右翼千方百计地抹煞它的存在终将是徒劳的。正义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从其中作出正确的判断。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

本史料集收集了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亲历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

尸体的材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战后,这些日记、书信陆续被披露或出版。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北华捷报》等报刊上。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的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等。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记录、审问武藤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日军的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1953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

文更为准确、更符合原意。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大量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其中由南京临时参议会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将陆续出版。我们希望这套史料集能为广大的海内外历史研究者和众多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内容丰富全面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材料来源广泛,有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材料,也有回忆材料、各种档案文献材料、报刊材料等,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受记述者立场、观察角度或认识上的局限,记述有矛盾之处,也有一些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这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声音不可能完全一致。保存史料原貌,是历史工作者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对史料均照原样收录,不加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由他们在使用时加以考辨、解析,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苏省行政学院、南京市档案馆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共同组成编委会编纂完成。该史料集是一项较大型的

学术工程,从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编辑到出版,需要较多的人力、财力支持。几年来,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社会各方面及市民、海外学者朋友,以及编委会成员所在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都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我们深表感谢。我们十分敬佩和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为本史料集的出版所做的大量的辛勤的工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期盼正义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为两国人民世代代的友好而共同奋斗。

出版凡例

一、本史料集按不同专题分册出版,一般情况下,一个专题一册,亦有少数为两个专题一册,或一个专题因内容太多而分成数册。

二、史料集所选中文资料,个别行文中有人名、地名、别字、错字及用词不规范者,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均原文照录。但在别字、错字后面注明正字。其中内容重复或与主题无关部分,编者则略加删节。史料集所编译外文史料中原有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之词和对日本侵华的溢美之词,不作改动。

三、所选史料一般以一件为一题,凡同属一事彼此间又有直接联系的成组材料,以一事为一题。

四、所选史料一般不作注解。如确有需要时,则在页下作注。

五、所选史料均在文后注明史料来源。如外文史料属首次翻译刊出,则注明译校者。

六、由于收录的资料形成时间不一,因此,不同时期所涉及的人名翻译差异较大,有的外国人的译名甚至多达五六种,为了保持史料的完整性,我们一般未作改动,而是在相关册里附加外国人名(包括简称、别名、中国名等)译名对照表。

本 册 说 明

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浩劫中,留在南京的一部分难民侥幸生存下来,为了铭记这段悲惨历史,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或在南京大屠杀之后,或亲自记录其悲惨经历,或向记者述说其幸存遭遇,为后人留下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本书便是这些幸存者所留资料的汇编(列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三册)。根据回忆的内容,本册资料分为日记周记、幸存官兵的回忆、幸存难民的回忆和叙事诗四部分。

第一部分资料主要是幸存者的日记与周记。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曾留下许多十分重要的日记和书信,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威尔逊日记》等,但由于当时险恶的环境,作为受害者中国人自己留下的日记并不多,目前我们发现的幸存者日记,从记事方式上来看共有两类:一是幸存者当时每天的记录,如本书收录的原金女大难民所负责人之一程瑞芳女士的日记,程瑞芳女士当时逐日记载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金女大的暴行,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一部中国难民自己写的真正意义上的日记;第二类是幸存者事后以日记体裁撰写的回忆,如1938年出版的《陷京三月记》,该书是由南京沦陷期间滞留南京的军医蒋公毅所撰写。又如本书收录的《逃难日记》,则是孙锦云女士晚年以日记方式所进行的回忆,该日记十分详细记录了其在南京大屠杀前夕逃离南京的一路历程,对我们研究沦陷前南京社会、沦陷后难民心理有重要的价值。

第二、三部分资料主要是南京大屠杀之后幸存者的回忆,其收录原则是以反映南京城陷后幸存者幸存经历、日军暴行和城陷后南京社会经济情况等为主。本书收录时,根据回忆者的身份将回忆内容分为两类:

2 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

一类是由幸存官兵所写的回忆,本书收录官兵回忆共19篇,这些回忆文章绝大多数均已在大陆或台湾发表,教导总队工兵营长孙宝贤的回忆则收藏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图书馆,收入本书为首次正式发表;另一类则是幸存难民的回忆,共14篇,这部分回忆有一部分是难民自己撰写的回忆,如李克痕的《沦京五月记》,但由于留在南京的难民绝大多数是贫民,识字者并不多,因此,有许多回忆则由当时报刊记者采访代笔而成,由于是幸存难民的真实记录,因此,这些资料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四部分实际上只有一篇,它是陈中凡先生撰写的一首叙事诗,它十分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沦陷的真实情况。

为了保持日记、回忆资料的真实性,在汇编过程中,我们除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及对资料中极个别同本书主题无关的内容稍作删减外,原则上对原文不作改动,包括人名、地名、习惯用语、别字等一仍其旧,以保持原貌。由于编辑专题资料是一件十分细致艰苦的工作,因此,本书不足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另外,还有极个别资料在收录时,我们未能同原作者本人取得联系,请有关作者直接写信给出版社获取稿酬。

在本书搜集整理的过程中,南京师范大学“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课题组给予了积极的支持,研究生钱春霞也为资料的搜集付出了劳动,特此致谢!

张连红

2005年5月

目 录

本册说明	1
------------	---

一、日记、周记	1
---------------	---

孙锦云	逃难日记	1
程瑞芳	程瑞芳日记	9
蒋公穀	陷京三月记	47
佚名	地狱中的南京	86
黄思汉	上周琐事记	92

二、幸存官兵的回忆	95
-----------------	----

孙宝贤	南京沦陷前后及被难脱险经过详情实记	95
郭 岐	陷都血泪录(节录)	118
郭 岐	危城脱险记——《南京大屠杀》后一章	251
钮先铭	还俗记(节录)	270
钮先铭	南京大屠杀目击记	415
田兴翔	南京大屠杀脱险记	420
万式炯	一〇三师南京脱险记	426
老 兵	南京惨案目击记	431
倪受乾	我怎样退出南京的	435
倪永潮	目睹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惨状	443
周绍定	日寇在南京屠城片断	447

2 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

唐广谱	我所经历的日寇南京大屠杀记实	450
夏明贵	南京大屠杀见闻	454
罗春霖	南京沦陷脱险记	460
祝晴川	丁丑南京屠城记	463
孙晋良	虎口余生——南京抗战亲历记	485
罗祚威	南京沦陷目睹记	488
耿九青	南京大屠杀见闻	495
一战士	一笔血债	498

三、幸存难民的回忆

501

李克痕	沦京五月记	501
陆咏黄	丁丑劫后里门闻见录	516
陶秀夫	日寇祸京始末记	525
汝 尚	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	533
袁霭瑞	陷落后的南京	540
林长生	虎口余生记	543
林 娜	血泪话金陵	568
范式之	敌蹂躏下的南京	573
侯 楷	难民区历劫记	579
沙溯因	如此江南	583
佚名	南京难民脱险抵沪纪行	594
佚名	敌陷京时之惨闻	598
佚名	一个被污少女的自白	600
佚名	失守后的南京	603

四、叙事诗

609

陈中凡	金陵叟	609
-----	-----------	-----

一、日记、周记

逃 难 日 记

孙锦云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暴露全面侵华的野心，进一步袭击我国首都南京。先来飞机轰炸，接着水陆并进，向南京猛攻。南京防卫司令唐生智对中央宣誓：“誓与南京共存亡。”士气高涨，民心增强，坚守南京。当时我们夫妻在江宁县横溪镇当教师。

12月5日 校长袁元从外面回校，惊慌地说：“南京危险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他的家在天津，关山遥遥，兵荒马乱，单身独自不敢走，我的爱人陈品竹让他和我们先到盐城。

12月6日 清晨，我们雇了两个人挑东西和小孩。陈品竹说：“不能走南京，经江宁镇过江。”便问挑夫：“江宁镇离此多少里？你送到那，要多少钱？”他们说：“大约四十多里，你给我们四块钱一天。”那时一般的工匠两角钱一天。走的都是岗峦起伏的山路，不见其他一个行人，在一个山村小茅屋里买点饭吃吃。太阳快落山时走到一个村旁，看见一位老农民。我们问他：“这里是什么地方？江宁镇离此多少里？”他说：“此地叫

2 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

回哥，离江宁镇四十多里。”陈品竹很惊讶，责问挑夫：“横溪镇到江宁镇四十多里，怎么走一天还是四十多里？你们要四块钱一天带我们绕路。我们是逃难的，多要些钱不要紧，不能耽误时间。”该村的人同样人心惶惶，不少男女老少，来问我们外面的情况，后来我们选了一家家境较好的人家住宿。

12月7日 中午，我们来到一个镇边，便到一家饭店准备用餐，但进去一看，却是冰锅冷灶。老板对我们说：“对不起你们，我家停业不做了，你们到街里面看看可有饭卖？小宝宝丢在我家，带小孩飞机来轰炸时是不让进防空洞的。”老板把小宝宝抱去，老板娘替宝宝洗脸，还在小鼻子上点胭脂。到了下午，我们到江宁镇时，公路上正在过兵，街上不让过客停留，逃难过江的人都到大河口。大河口搭个很大的草棚，地上摆些稻草和芦席，让人停留食宿，生活上必须的东西都有供应。当时只要见到男人，便不管老少都要被拉去当差，我们请人打证明给挑夫，连夜赶路。夜里陡起狂风，大有排山倒海之势。草棚里的人都慌了，幸好时间不长，风头很快便过去了，大家才安静下来。有人说：“陡起这种大风，江里不知要翻多少船呢？”还有人说：“江里没有船了，大船都被政府要去，装满泥土填下江了。把长江一尺一尺地填起来，以用来挡住日本的军舰。”

12月8日 风大，船不能过江。我们于是到江边看看，一条三根桅杆的大船翻在江里，逆水顺着风飘。有人指着它说：“这条大船不知躲在哪里的？未被政府要去填江，定是夜里想往别处逃，被那阵大风吹翻了，可怜连人都淹死了。”

12月9日 过江。傍晚，我们来到桥林，住进一家旅馆。这时，陈品竹的眼睛忽然红肿，于是吃过晚饭，他便上床休息，而袁元则出去听听消息。后来，袁元回来说：“在街上碰到八个盐城人，和他们约好了，明天我们一起走，到时他们来喊我们。”

12月10日 8点多钟，那几个人还不来，袁元说：“那几个家伙一定

不来了。我们找车子走罢！”店老板说：“到这时候哪里找到车子？明天再走罢！”逃难的人归心似箭，在路上一刻也怕停留，陈品竹像热锅上蚂蚁，而袁元则唉声叹气。店里的小二是个北方人，他听袁元是北方口音，引起乡情，帮我们想法，他到磨坊里找来一匹马和一头驴给我们骑，这样困难终于解决了，驴驮东西，人则可以骑马。因陈品竹的眼睛怕见光，马让他骑。桥林到浦口共有六十里，走不上一里路，陈品竹便从马上下来，他说：“男子汉骑马上，让妇女在地上跑不像话。”于是他让马给我骑。一路上，由于磨坊里的牲口未见过世面，看见汽车便吓得直跳，连我也吓慌了。每次当他们看到远处扬起灰尘时，便赶快把马牵到路边，将它的眼睛捂住。下午三点半钟，我们突然听到飞机的响声，于是急忙离开马路，跑到田野里，牲口拴在树下，人躲在拉筐里。陈品竹眼睛不能看，袁元近视眼，只有我能看到九架飞机在浦口上空盘旋，接着听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我们身旁有个人说：“轰炸的地方是浦口南门，火车站那里。那里都是旅馆饭店，还有候车室，不得了！不知要炸死多少人呢？”我们叫这个人蹲下来，以便躲飞机。这个人说：“怕什么？飞机上的人看见我也没关系，此地离浦口三里路呢？他在这里丢个炸弹还不合算呢？”飞机走后，袁元说：“万幸我们早上等那几个人，不然早到那里就等死了。”我说：“那八个人好像是神仙，来救我们的。”等我们一行赶到浦口时，却不让人进街，于是我们便在公路旁一个大草棚里住下。这个草棚专为来往的军队军车提供设备的，忽然来了这么多的难民，草棚里面容不下，只得蹲在公路旁。不久来了一支部队，车上下来几个军官，袁元过去和他们谈谈，说自己的家在天津，无法回去了。那几个人说：“我们的车子到郑州，你跟我们去，那里一定有车子带你上天津。”于是袁元同我们告别，上那辆车子走了。我们目遣他远去，也为他欢喜。后来又来了好多逃难人，寒天赤地都想挤进草棚里。但里面插不进足，大家只得歇在马路上。长途跋涉的人精疲力竭，有的坐在行李上，有的坐在赤地上。山崩地裂无数生命灭亡的时候，谁还顾及到逃难的人，连吃的东西都买不着。街上不让闲人去，有些人要去看看，但是如果大家走时，一个也不让进街，只能三个四个溜进去。进去的人到里面一看吓昏了。里面土崩瓦解，死人成堆，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不知多少人在那里忙忙碌碌，清理那片废墟，

4 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

有的扒街道,有的抬死尸,看不到一间完整的房屋,都成了碎瓦颓垣,那些人回来又惊叹,又自幸,告诉人说:“如果早来一些时,此时自己的尸体不知摔到哪里了。”

12月11日 天刚黎明,我们雇了一部独轮车赶往六合。经过浦口南门大街时,不禁毛骨悚然。此处原来是人烟密集的闹市,忽变成鬼域相似的废墟。碎瓷碗铺满遍地,断砖烂瓦堆集如山。折断的电杆七歪八倒,血染的棉被东挂西摔。热烘烘的街市霎时毁灭,活生生的人群片刻死亡。见到这种惨绝人寰的状况,惊心动魄。北街沿路摆着新棺材,哭声不断。有谁知道竟有这种悲惨世界呢!一路不见人影,大地满目凄凉。到六合时,我心里很发愁,街上的店铺都关门停业,幸好有一家旅馆还开着门,老板热情地接待我们。进门就告诉我们一个惊心的消息:“南京城已被日军包围,形势万分危急。”此时外面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水陆交通都断绝了。地广人难走,天高鸟可飞。逃难的人在路上命如暴卵,我们心如倒悬。恳请店老板帮我们找船,只要能到扬州,移近一步好一步,当时要想一路到家万不可能。这种血腥的困难当头,人各自危。同胞是同巢之卵,互相都有爱心,老板立即到大河边去打听。不大一会,他回来说:“有条卖柴草的大船,妹妹家在扬州,此时在他船上,明天用小划船送她回家。已和他说好了,给他六块钱带你们到扬州。”

12月12日 天刚一亮,我们惟恐不及就坐在小船上,接着又来两个男人,各出两块钱,要船家带他们到扬州。船家指着我们说:“船包给他们了。”陈品竹说:“什么包不包,只要船上好带就行!”于是招手喊他们上船。他们是从南京东郊麒麟一带逃来的。他们说:“本月××号,日本鬼子就到麒麟了,见人就杀,还带着狼狗找人。哪知道鬼子说到就到,我们吓得不敢往外面逃,躲在夹塘巷子里,幸好鬼子未到我们那里去,深更黑夜我们才敢出来。不敢乱跑,认定西南方向走江宁镇绕过来的。”船在河里行一天,未见到其他一条船,未看见岸上一个人。天暗下来后,男人上岸借宿,大河两边十室十空,河堤下面有一家人,

房屋里有灯光。我们好像黑夜里见到月亮,前去敲门,走出一个大汉,于是和他商量借住一宿。大汉说:“我家不方便。”但他将大家带到河堤旁,指着远处灯光说:“你们到那里,有住的地方,另外还可买到饭吃。”大家一听都来了劲,连忙上船划到灯亮处,原来是一所营房。落个空欢喜,那个家伙为什么骗人?恐怕不做好事。于是不敢停留,再往前找,找到一个打渔人住的棚子,他们宿里面,船家的妹妹是寡妇,她的男孩会吃东西,于是她把奶省下来给我的孩子吃,小船拴在鱼网下,鱼网虽不能挡风遮雨,但因此船宁静了很多。半轮凉月,数点寒星,树上宿鸟无声,河里水平如镜。值此万籁俱寂的时候,忽听大河北边有人大哭大叫喊救命。睡在渔棚里的人都惊醒了,他们说:“定是逃难的人夜里赶路,遇着土匪抢劫了,只怕性命难保呢。”这种时候谁也不敢引火烧身前去相救。

12月13日 上午,小船划到大江里,一起逃难的三个男人因担心小船受压重载,在江中会有危险,于是他们未乘船而是沿着江边跑。这天江里风平浪静,只听炮声隆隆。我想炮台上的望远镜里定能看到,长江里只有一条小船,坐着两个妇女带小孩。我好像到了一个没有生物的境界。远看江天相连,观浊浪无边。江中渔船绝远,滩上群雁惊飞。只听高空炮响,不见大地人烟。浩浩荡荡,一片汪洋,孤舟独桨,确实惊慌。此种现象恐怕空前绝后,千载难逢。下午小船划到一个市镇旁,同从岸上走的人接上头了。这时我们听到几个警卫人员很惊慌地说:“南京失守了。”陈品竹忙去买点食物就上了船,而随行的那两个人也自己走了。当船到扬州市内河时,则更令人吃惊,岸上家家关门上锁,路上少见行人。船家对我们说:“你们上岸恐怕下处难找了。我的舅舅住这里,我把你们送到他家去。”我们正在发愁,听说这话好像绝处逢生。他的舅父家住万福桥附近,蓬门荜户,只有老夫妻在家。老人见到外甥很吃惊地说:“哎呀!你到这种时候才送你妹妹回家,路上还好走吗?”外甥也问舅父:“表哥的船可出去?”老人说:“他送人上淮安就在那躲差了。”舅母很快把饭烧好招待我们。陈品竹无心吃饭站在门外,他看到方圆附近的人家都关门上锁了,因此不敢在此停留。

船家的妹妹说：“你们到我家去，我家在二通桥，离万福桥十二里，情况定比这里好很多，你们在哪里找船上盐城也比这里方便。”这位大姐是皖北人，婆家庄上的人都叫她侉子。她的公婆见她母子回家，喜从天降。船家没有停留就回南京了，他是冒着天大的危险将妹妹送回家的。不大一会儿，他家的饭菜就烧好了，有鸡有肉还有狗肉。此时当地所有猪都不管大小都杀了，鸡鸭不留，狗也打死。

12月14日 侉姐姐的公公张爹爹，一早就出去找船，很快就回来说：“找到一条船了，明天送你们。”当天晚上陡起风浪，在外面听风放哨的人回来说：“日本鬼子打到都天庙了，见人就杀。”听到这个消息全庄的人吓慌了，聚集到一起猜疑地说：“扬州南门有个都天庙，离此五里有个都天庙，究竟是哪个？赶快再打听。”全庄老小惊魂落魄，通夜不能回家。我们也吓得魂不附体，张爹爹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怕，离此地不远，有个很大的芦柴荡，躲在里面很安全，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决不会丢开你们。”

12月15日 太阳还未出，我们就坐在雇的船上。经过这一夜的惊吓，船家不肯出去了。他家自己要做准备，听到外面有惊动，全家的人都上船往安全的地方逃。这对我们不亚是当头猛击一棒。只得还请张爹爹想办法。侉姐姐说：“我到二道桥去等，那里一定有船往来。”说罢她就去。等到中午回家吃饭，吃过饭又去，等倦了回家看看又去，直到太阳快要落山，终于等到一条船，还说是上盐城。她连忙回家，替我们把东西送上船，很高兴地对我们说：“是我把你们带到我家来的，我要把你们送上回家的路才得放心呢？”我们感激涕零。看到眼前这条船，就像鱼儿得水，绝处逢生。船舱里是一个中年男人，带三个小孩。大的八九岁，小的三四岁，还有一个面黄肌瘦的老婆。摊一条棉被，他们坐的坐睡的睡。我们问船家：“带我们到盐城要多少钱？”他死眼横瞅指着那个人说：“你问他。”那人说：“你我包括船家都是逃难的。同吃同睡不分彼此，公吃公摊小孩打点折扣，到上岸时算账。”我们想：在一起逃难风雨同舟，吉凶与共，花钱多少不是计较。他家三个孩子，这个要撒尿那个要撒尿。黄脸

婆不动。男人不住替孩子扒裤子，拿小马桶倒尿倒屎。闷声闷气哑口无言。船舱里几米大的空间，布满愁云局促不安。我们坐到船头上，心里还惦念好心的侑姐姐。遥望那个方向她们的家，寒鹊喳喳，夕阳西下，夜幕降临，风飕飕，河面清清荡漾，桥下水哗哗。

12月16日 日上三竿，船还不动。我们问：“为什么还不开船？”那个男人说：“我们是避难，不是逃难。这里有惊动就到那里，看风使舵。”我们急问他：“你们昨天说是上盐城。今天怎么不去呢？”他把手一摆说：“不是不去，看时局变化如何？这里不能容身。当然要到盐城。”他这一说，差点把我们气昏也急昏，他的一家人像瘫鹅，跳不起飞不高。只得逼紧一步移一步。我们不能耽误，还到张家请张爹爹想法，再找船。他说：“此时找船难了，什么人要钱不顾命还敢出去？”我们成了涸辙之鱼，一筹莫展，心急如焚。张奶奶灵机一动说：“南方日本鬼子到处杀人，一定有人往北方逃，你们到大运河边去，包你有船。”老爹一听此话说得对。出去喊来了一个人替我们挑东西，那人要两块钱。侑姐姐说：“瞎要钱。这里到大运河好点路，我送你们。”她把我们的东西挑起来就走。刚到大运河时间不大，就看到一条船由南向北，我们连忙喊他，带我们到邵伯。侑姐姐对我们帮助全始全终。她高兴地对我们说：“这里到邵伯十八里，你们好好的走罢。”这条船上只有男女二人。姐夫和小姨。姐夫妻儿拆散下落难找，小姨丈夫失踪生死不明。姐夫摇橹呆头愣脑，魂不附体。船常常停滞不前，小姨扳舵愁眉苦脸，心不在焉，船常横在河里。所幸河里没有第二条船，不致相碰。下午便到邵伯。好像换了一重天地。炮声听不见了，市面也热闹起来。街上生意兴隆，河里轮船照开。我在街上心有余悸。想起浦口的情形，恐怕飞机来。吃过晚饭就上小轮船，十几天在路上提心吊胆，此时才把心放下来。

12月17日 上午我们便到盐城的家，全家人欢天喜地。父母笑逐颜开，对我们说：“这种时候，你们在外边迟迟不回来，把我们焦急了。日夜听到小轮船的汽笛声，内心都在说：他们定跟这班轮船回来了。天天如此，差点眼都要巴瞎了。”

8 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

天涯游子,父母的心情,人尽可知。在那种非常的时期,更可想见。12月10日,日机轰炸浦口,我们差点遇难,炸死无数的人,谁无父母谁无家?留下人间多少伤心惨痛的事啊!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南京遇难的军民,其属惊天地、泣鬼神,不忍细说,由历史见证。

[孙锦云,女,1913年生,住南京市江宁区铜山镇。原件藏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

程瑞芳日记

程瑞芳^①

一九三七年

十二月八号 今晚到国际委员会^②去开会,政府人员一个没有到,大概都走了。前两月才定成立安全区^③,本是早定的,因日本不承认有安全区的必要,早已写信去问,他【们】不快回信,后来回封信【有】可承认可不承认的话。国际委员会前两月定规成立安全区,不管日本承认不承认,才将旗子挂上。今晚由国际委员会回来,在路上许多人由城南搬到安全区,有的人找不着房子,在路上睡。私人的房子已经开放了,或租或借,这是国际委员会定的,公共地^④还未开放。城南、下关均在烧,有的是我军烧的,因为战事,有的是日军在城外烧。他们(指日军)已经到了牛首山,我们不能不开放。今晚进来的人不多,我们定规收妇人和小孩子,男子不收。照现在的计划,只开六、五、七三个宿舍,外有三、二、一百号^⑤之

① 程瑞芳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简称“金女大”)舍监,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学校,任金女大难民所卫生组组长。该日记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在整理金女大档案时发现。日记的封面上有其题写的“一九三七年首都沦陷留守金校的同人一段日记 陈品芝”字样。陈品芝,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生,1935—1942年任该院生物学教授。据考证,日记的作者为程瑞芳。

② 全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系管理南京安全区的机构,以德国人约翰·拉贝为主席。

③ 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倡议设立,其范围从鼓楼到新街口、山西路,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内的大片地区,作为救济收容难民之场所。

④ 指南京安全区内政府机关及其场所。

⑤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楼,分别为会议楼、文学馆和科学馆。现仍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内。

楼子,共收二千七百人,这是我们预算的,将来有多少还不知道。

十二月九号 今日一天大炮声未停,由牛首山放的警报没有了,大郊〔校〕场^①被占。今日进来的人不少,外面的敌机、大炮声,里面的大人哭小孩,这些人有的住在战线,有的住城外,都是被我军赶进城来的,大概敌人不远了。下关有四千多难民,多般〔半〕由无锡那边来的,有的由句容来的,日军已到句容。这些难民本预备他们进安全区,今日解散,他们过江由铁路再往上走。有的未走脱,逃进难民区了,连被都没有,幸而我们有些被。五百号、一百号都住满了。城南那边有抢劫了,没有秩序了,街上没有东西卖了。安全区分九区,我们是第四区,陈斐然^②是第四区的区长,我是第四区的卫生组组长,齐兆高^③是第三区的区长,沈牧师^④是卫生组各区〔各区卫生组〕的组长。

十二月十号 今日七百号也住满了,搬至安全区的人路上不断,进到学校的也是如此。洋车没有了,路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自己挑、抬,飞机声、大炮声他们也不管,真是凄惨。新住宅区的房子都住了难民,有的租,有的不管,搬进去住。金男大^⑤已住了好几栋房子,新的图书馆也住了,院子里也搭棚子,他们比我们人多,因男女都住。我们只住妇女、小孩,也不许烧锅弄饭,有的自己家里送饭,没有饭吃的不多,我们给她们吃,早上给她们水洗面,给她们三次水喝。有一千多人,忙极了,预备水、开水,一日送两次。现在预备在大门外对面开一粥厂,过两天就有粥吃了。吃进去的是小事,出来的是大事。有的人逃出来没有带马桶来,虽然院子外面四处有粪桶,是为小孩子的,她们不到那里去就随便,所以到处都是尿和屎。皇宫式的房子现在加上了一些彩色,窗上挂的晒

① 飞机场。

② 陈斐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事务主任,金女大难民所负责人之一。

③ 应为齐兆昌,时为金陵大学教授。

④ 即沈玉书牧师,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神职人员,南京安全区卫生委员会主任。

⑤ 金陵大学。

的破衣服、破被和尿布，树上挂的也是。王先生^①的小孩和国祥^②有薛玉玲^③领导她们做服务团，难民进来时带她们到住的地点，人来的多，他们很忙的。又派难民中的男孩做清洁队，一栋房子四名，楼上两名，楼下两名，外有学校工人两名做究〔纠〕查队。一百号这边的水塘成了洗马桶的、洗尿布的了，图书馆这边的水塘成了洗衣的地方，有人也在那里洗碗。

十二月十一号 今早死去两个小婴孩，一个只有一个多月，是闷死的，一个有三个多月，早有病的。下午又生了一个小孩，现在是生死都有，还有五六个妇人快要落月呢。今日大炮打得利〔厉〕害，明日三百号也要开给难民住，我们理想的计划不成功了。马桶房不能进去，有人没有马桶，用别人的，有人就便在地上，只好马桶让她们放在身边，各人照应各人的。人多了，要乱起来了，不能照秩序了。把马子^④给人住了，街上无次序了，我军要逃了，警察没有了。北门桥有小兵抢了，老百姓也抢，还有几个宪兵维持，抢了几个人。下关我军放火烧了，烧的地方很多，陈宗良的房子也烧了，恐只有圣公会存在。交通部也打了一部分，现在人心不安，日军快要进城了！

十二月十二号 现在日夜大炮不停，我军恐要往后退了。听说日军快到芜湖了，恐要包围我军了。街上行人没有，卖东西也没有，只有难民逃命。今日粥厂开了，头一天不要钱，明天要钱了。有钱的出三个铜板一碗，没有钱的不要。由外面挑进来，在里面大院子里，中间两处分发，人多，拥挤得很。我们要去照应，忙死了，累死了，又是这，又是那，简直忙不过来。今日飞机不炸了。近两星期天气特暖，虽为难民好，也为敌人助战。

① 王先生，语言学校汉语教师，魏特琳女士的助手。

② 程国祥，程瑞芳次孙，现年78岁，现居于湖北省仙桃市。

③ 薛玉玲，金陵大学附中女教师。

④ 南京方言，系指马桶或厕所。

十二月十三号 昨晚我军退了,今早没有听见还炮声。下午二时,日兵由水西门进城了。我们的黄警察^①在南山看见日兵在广州路上,他一路跑一路脱警察衣,跑到四百号这边下来的时候,都吓得跌倒了,脸上都白了,他真担心〔小〕。我们就上南山去看,那时有十几个兵站在老邵房子后面,工人都惊慌了。不久,日兵到了后面养鸡子处要鸡子,工人把华小姐^②找来,华对他们说不能吃,他们走了,因为听见鹅叫声他们来的。今晚有人跑到学校里,来的不少,因日兵跑到他们家里要他们走,因为兵要睡。这些跑出来的人都是空手,被卧【窝】日兵要用,这些人也吓死了,都是在安全区内,以为他【们】不到安全区。我心酸了,将上〔?〕四个月,南京城就没有【平静】,并且南京城只打了三天,真是凄惨,不知明天还要闹出什么事来呢!今日又生了两个来世吃苦的小孩,这些月母子也苦,睡在地上。

十二月十四号 今日来的人更多,都是安全区内逃来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内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青年男子。今日五百号三楼也住满了。中午有七个兵由三百号后边竹篱笆跳过来,华小姐不在,只好随地〔他〕走。正是卖粥时,他【们】要看难民,难民吓死了。有几个工人胆大,招呼着他们走,有的到五百号,有的到一百号,我也招【呼】着他【们】走。他看看难民也没有什么,他看见一个青年男子有点怕的样子,那兵跑去叫几个兵来,把刀对着他,要他脱衣服,我叫他脱了,无事,走了。到院子内看见美旗在草地上,他对佣人说,不要卷起来,工人只好点头。这些兵是队武〔伍〕的,外【面】一叫,他们都走了。幸而没有跑到四百号,没有人,他好抄钱。魏司夫〔师傅〕今早送信到鼓楼医院,今晚未回来,恐被日军拖走了。街上有许多人拖走了,不知死活。【金女大】现有四五千人了。

①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管区警察,时留守南京。

② 即明妮·魏特琳女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当时代理金女大教务,金女大难民所负责人。

十二月十五号 昨晚华、我坐到十二点钟才睡,怕有兵来,还好没有来。今早来的难民不少,华小姐多半在大门口照应,有兵来她好挡住,有时兵看看大门口的告示就走了。安全区内的人家都去,找钱、找吃的东西、找姑娘,并且把他们赶出去,有时把姑娘留住,所以这些人都跑到此处,人民也不敢做生意。今日有兵进来看过走了,又有兵到南山房子,把门打破,西人放吃的东西,房内有番茄和别的小东西,恰巧 Mr. Riggs^①来了,叫他去赶他们,把他们赶走了。不但拿此地的东西,连国际委员会的酒和香烟也拿去了。国际委员会这次失面子。以先【先前】他们怕我军抢,想是日军很好的,开会时总是这样说,现在觉得不对,连安全区【都】不承认。知道日军的利〔厉〕害,他们也有点怕。日兵也住在安全区内,日小兵也进来,好几只〔支〕冲锋队进来,总有一闹的,这是那〔哪〕一国的兵?都是如此!由南门进来的兵不多,现在难民衣袖上有日旗了。华小姐是西人,真忙不过来,一日总有几次兵进来。那些男西人在外边也忙,她不肯请他们来帮忙。

十二月十六号 今早八时半就有好【几】个日兵进来调查,华小姐招待他们,我也在旁,不知他们如何调查。他们一开口找中国兵,我们不怕他们找兵,因知道没有兵在内。但是不光是兵,若是看见兵的衣服,他就说你有兵在内。他们都在三百号,我和华小姐有点怕,因为有许多伤兵衣服和背心,自己做的、外面寄来的有好几麻袋,都在三百号楼上地理学系房间里。我站在门那里,华先带他们到别的房子。那时难民很多,后来带他们到三层楼,就把那间房子走掉〔丢〕了,就带他们下楼去,那时我的心才定。他们凶得很,凡是灰色的衣服都是兵穿的,那时人有灰色衣服都丢在塘里,简直好似见了鬼一样。华把他们带到四百号吃茶,有一个同我在一路看一百号,我没有法子,同他一路进来。我本不见他们,因华一人照应不来,因人多。他们写字问我有兵在此【吗】,我回说没有,华也说没有。不但吃茶,华还拿点心他们吃。我真恨华,以为招待他们好一点,兵就好些。他们又写字要我们允许〔承诺〕,不许我兵来此,还要发

① 即查尔斯·里格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美籍成员,金陵大学教授。

誓,华允许〔承诺〕他们。还写字问我,特为言【懂】不懂。他们走出大门,给华一张纸,【让】有日兵来给他们看,日兵就不进来,其实没有用。下午又来兵把小童的兄弟带去,说他是兵,他有一点像,两次都是华保下来的。他们工人听说,有长发的,日兵要捉去的。有些工人把发都剃了,不知日兵见了这样的人更利〔厉〕害,他们以为是逃兵把发都剃去了,这些工人悔之晚矣。此兵走了彼兵又来了,把华忙死了。这次的兵遇见了李先生^①,抄他身上,把他的五十块钱拿去了,还打他一耳光。他不应该把这许多钱放在身上,中午吃饭的时候还对他说要小心钱。早上,七百号李司夫〔师傅〕^②,也抄去他的十块钱,日兵退还他一块,还有点良心,留一块钱他用。又有兵来要鸡子,华又跑去对他讲。华气不过,说把这些鸡鸭都杀了,以免他们拿去吃。今日一次〔天〕有好几次兵来,又有兵到南山抢东西,华真跑死了。我又怕日兵害他【她】,叫工人跟他【她】一路去,虽不能作〔做〕什么,有人知道他们的举动,我又跑不来,真急人。现在难民有七八千了。

十二月十七号 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白日来过四次,南山二次,鸡子的地方一次,未想来〔到〕晚上会来的。他们白日来是看路子和姑娘,晚饭将吃完未散,工人来报告说好多日兵来了,华就快去。到一百号门口遇见他们,对他们说没有兵,有一兵打华一耳光。他走后,我叫年青人都到难民处,因我怕兵到四百号来。他们都到一百号,一到那里,就有兵站在那里,也有兵不敢进去,有一兵站在楼梯处。我同戴师母^③赶去找华,问他们看见华否,他们说没有。我见兵在那里站着,不便多说,就同戴师母再去找华。将由一百号出来,有一兵跑到四百号,我就跟他到四百号。他由北门进南门出跑到厨房,我将到厨房门口,他又跑到六百号横门打门,我跑去告诉他们不能开,因有难民睡在那里。又带他到六百号北门进去,戴同我一路,外有杨

① 魏特琳女士的助手之一。

② 金女大工友,南山公寓管理员。

③ 即德威南夫人,美籍英文教员,时在金女大难民所临时帮忙。

司夫〔师傅〕^①跟着他进去。六百号又出来另一兵,也来与我们同他到七百号。我以为华在彼处,不知到了转弯的地方,遇见陈斐然同了三个兵走七百号撞门出来,会在一起时,那些兵叫我们都同他们到前面去。我问陈见华否,彼曰未见。我想到他【她】在那里,叫我们都到前面去,知道不是好事。陈斐然说,一路走不要分散。不知一到前面,见华一人同几个兵站在那里,有许多人跪在那里,陈斐然一到,也把他跪下,就是我和华和戴三人站着。跪下的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夏先生^②家里人。詹先生^③他把我们这些人都弄出来,就问华我是谁,华曰我是帮他【她】忙的,也管工人的。又问戴,华曰他【她】是英文教员。又问跪在地下一个一个的,将问到那一个新来的工人,陈斐然怕华不认识,就说他是 coolie(苦力),当时打他一耳光,用脚踹他,把他拖到对面站着,又叫他跪着。他若不出声不会受打。有一个中午吃饭时,我和华对他讲,不要弄许多年青人进来,怕内有当兵的,若是男子太多,日兵也疑惑,应当叫他们走,愈少愈好。有的人华不认识,问起来不能答应,他放新来的在七百号也不说一声,这个人就是从七百号拖去的,所以他怕华不认识,他快说出,其实不做,华也会说他是工人。问完了,几个兵七说八说,有的兵跑来跑去,大约在里面抄我们的东西。八点钟,□先生来此睡,因怕晚上有事,有史先生^④和费先生^⑤送他来的。一到大门,日兵就吼住,叫史先生进来。费先生本没有下来,日兵一定要他下来,问他们是什么人,要看他们的护照,问他们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说完了,叫华、戴、我同他们一路走,华回说,我不走,我住在此地,戴走,她住在外面的。因她那天才来看我们的,我请她帮忙,因华一人忙不过来。再则,她一人不应当住在外边,早叫她来住,她不来,不愿住在美人旗下受保护,我只好说请她帮忙,所以华说戴可以去。日兵一定要我们走,费先生叫华暂时走再说,华只好走。将到大门口,叫回来,只走四五步就回来,他们又问费,他们说法文,费会说

① 金女大工友,南山公寓管理员。

② 魏特琳女士的助手之一。

③ 即詹荣光,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副会长。

④ 即金陵大学美籍教授 S·C·史迈士博士,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

⑤ 即基督教青年会的美国人乔治·费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

一点。过一会,又叫他们三人走,将要开汽车又不许走,他们三人就坐在车内。里面抄好了,姑娘找着了,所以叫汽车走。有五个兵走大门,把陈斐然带走,也不对我们说什么。不一会听见后面叫救命,因为有些兵走后门走的,我们不知道,想还有兵在那里未出来。陈斐然这一走,我们想没有命了,我们站在那里替他祷告,求上帝救他。他们未走之先,那时我恨不得有刀刺死他们,不过我心还是求主指示他们行正道。我们站在那里有一会,王先生出来了,就是教华书的先生,他们住在东院,他来说他的女儿和侄女拖去了。那时华想还有兵在后面,叫王先生快回去。杜司夫〔师傅〕说兵走后门走了,我说到后面去,华、戴都不肯,在此不动,怕兵再来,或者三位先生再来。我回说他们不来的,因为路上戒严,不能做什么的。又等一会没有人来,我又说那位先生回家睡觉了,已经十一点钟了。我们在前面站了三个钟点,那晚又冷,我们都回到四百号,没有见一个人。华小姐想我的孙子等都被兵拖去了,她很惊骇,我说不会的,大约都在一百号难民处。后来我们到一百号去找他们,到底都在那里。王小姐①、薛小姐②、邬小姐③她们在那里急死了,以为我们被日兵拖走了,工人也不敢出来。回到我们的睡房,东西都抄得一塌糊涂,拿去的東西不多。谢文秋④房子租钱八十元,我那几天忙,心中乱,未收到三层楼去,被他们抄去了,小孩子们吃的糖拿去了,鸡蛋吃了几个,自来水笔有〔等〕小东西拿走,但有些东西一时记不清。东西是小事,陈先生拖去不知死活。这种亡国奴的苦真难受,不是为民族争生存,我要自杀。邬小姐今晚也危险,她不知时局,穿得很好,在难民中自然不像难民,日兵就是叫他〔她〕睡,因他〔她〕站在那里,后来只好假睡。再打听今晚拖去共十一个姑娘,不知托〔拖〕到何处受用,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陈斐然的房子也抄了,三百号也抄了,拿的东西有限。现有人来告诉我陈斐然回来,真是感谢上主。他早已回来了,是由后门进来,到中学才知他已回

① 金陵女子神学院学生,负责难民所难民粮食供应工作。

② 家庭手工学校教师,负责难民组织救济工作。

③ 即邬静怡,金女大生物学教师,参加金女大难民所工作。

④ 金女大毕业生,1925—1926年任金女大体育系主任。

来。那些兵带他到广州路,叫他脱衣服,那时他想,用枪刺死他了,他就跪下求他们,说他家有老母,有妻子。其实他们不是刺死他,是抄他身上有钱否,把他的皮包拿去了,内中只有毛钱,后来叫他回来。不管失去什么,陈斐然回来就是大大的幸事。这几日闷死了,也不知外面战事怎样,音信不通,大使馆没有西人,在此的美人也不多,他们也无法。这些难民跑到此地来躲,他们硬到此地来拖,气死我也,不如不收他们进来,在外面不看见还好些,在此看他拖出去。每日晚上外面四处烧,下关一带死的人不少,中国人为何要做这种罪?今日一天有兵到南山房几次。不写了,想起中国人民不能【不】心酸,死后真苦。今日又添一男孩。

十二月十八号 昨晚拖去的女子今早都放回来了,有一个未回来,不知是留在那里,或是她不好意思回来。这两天来的难民不少,里外走道都睡的人。今日兵又来几次,不是南山就是这边,或是养鸡处。戴师母昨晚未回去,她看见情形,她不敢回去了。外面许多人家被抄,无论那〔哪〕一国的人他都去,连美使馆的汽车也拖去了,见了汽车就要。华小姐写了信去会日领事,未会着,要告诉他们日兵在外面做的无人道的事。昨晚拖十一个去,后来又来的,又在一百号两次找人,他们想是找郭小姐的,她睡在一百号,但她换了地方,未找着走了。日领晚上派了两个宪兵来了,白日不在此,因为他的宪兵少,全南京只有十七个宪兵。他们的宪兵出的布告,兵来给他们看也不理,他们只管进来。朱先生写信上海叫人来帮忙,无法送,国际没有人来。真不得了,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六十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四十多岁,两个兵用过,都是寡居,简直没有人道。现在大约有九千多人了,外面走道上睡了人,如同沙汀鱼在盒子里,里面走道也是如此。我怕今晚又有兵来,前面有宪兵睡在那里有什么用,兵又不走前门。我们这个地方随便那〔哪〕里都可以进来的,人又多,又不听话,我们这些人已经声嘶力竭〔竭〕,连工人嗓子都哑了。日兵什么都要,外面抢得一塌糊涂,有的好东西搬起来不知搬到何处去。今日又添了三个婴儿,大肚子多呢,这些生人的真苦,睡在地上,人多我也照应不来,也无法照应。金大还有房子没有开,我们住不下,华

叫齐先生开一房子,送些人到那边去了。

十二月十九号 昨晚有宪兵在前面睡,晚上还是有兵进来,到五百号客厅许多人之中强奸。今日白天有两兵到五百号,房门口站一兵,里面一兵叫别人出去,留下一年轻女子强奸。华小姐正在鸡子处,因有兵要鸡子,若是不为鸡子,华小姐早到,此女不会受害了,等华小姐到此迟了。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流泪,你们想想苦不苦,华要忙死了,累死了。因为一日来数次,又不是一两个兵,大半五六个,两个在这里,两个在那里。戴师母胆小些,华胆大,她不怕,不过可怜那〔哪〕有不怕的,不顾自己呢?从前我有时跟她们,现在不了,一则累忙不过来,二则不忍心看日兵的不好行动。白日他敢来如此,晚上更不待言,没有保障。今日中午 Riggs 来了,他的意思叫有丈夫的妇人回去,日兵就不如此找,因为妇人都跑到难民所,外面没有女的。那意思有丈夫回家不要紧,不比处女,若是丈夫一人在家,日兵说他是兵,因没有家。话虽不错,这些年青的妇人也苦。我听一说,我就哭了,因想到自己国家不强,受这种耻辱,何日能雪耻。今日来了八次,有四次在南山吃饭,房门打破了,因为里面堆着东西,每个教职员有点东西在内,西人的少,东西抛在一地的,有的拿去了,有的华小姐拿回来。这边鸡子一次,宿舍三次,华跑的地方最多,戴师母也去,若是华不在。昨日问邬要鸭〔鸡〕子,她不大愿意。日兵这样来要,我怕日兵来拿,我对她说,明日要两只鹅,给工人吃两只鸡,我们有十天没有荤〔荤〕菜吃,大家又累,她不答应,我气了。第二日早上,我叫工人到鸡厂处叫她的工人捉两只鹅、两只鸡,叫她的工人告诉她。后来她知道了,她在华面前告我说慌〔谎〕话,说我捉了她的试验鸡。我捉的是公鸡,因为她的公鸡常多,若是问她要鸡蛋,华也说过把这些鸡子杀了,她不然,我也不去捉。华又劝她只留下试验,别的不留,她不肯。时局如此,她不管,关在她自己房里写鸡子的事,华、戴这样忙,杀〔没〕有养料,我也对她们不起。若是日兵拿去吃了,我更不愿意。听说金大的牛也牵了一些去。人的性命难保,鸡子这样要紧?不错,她的试验工〔功〕夫为科学,一方面是有价值,其余的鸡子可以的,不是华小姐去保护,那〔哪〕有鸡子! 将来

她在吴校长^①面前又是一大功劳。日本宪兵处写的布告也要挂一张在鸡房里,笑话!今日下午,有日领来会华,他带他看睡在地下的难民,走路的地方都没有,自然口里他们的军不好,他的心里很开心吧?今日二百号也开了一些房间,没有法子,人太多。每日来的人不少,我们不能烧水了,人太多,来不及。华在外面叫了两个人来烧水卖给难民,又有我们的老大师夫〔傅〕没有事做,叫他卖烧饭油条,在五、七两百号之中搭一棚,外面没有东西卖。城南烧了不少的房子,每日晚上烧。这些难民真可怜,有的家烧了,有的丈夫被日兵杀了,有的被日兵拖去了不知生死,哭的哭,叫的叫,惨不堪言。二百号张司夫〔师傅〕^②的儿子十六号被日兵拖去了,他本在一百号看房子,大约他出来到此处来,在路上拖去的。魏司夫〔师傅〕也未回来。外面的房子不是空就是烧,日兵烧房当玩意,他们也怕冷,先拿里面家具烧起来烤火,要走就走,火若燃上房子就烧了,有时放些死人在内再燃火烧房子。

十二月廿号 今日又来了许多难民,二百号三楼也睡满了。他们想这里有宪兵保护,其实宪兵还是将姑娘拖在院子里奸,不是人,是畜牲,不管什么地方。今日中午,有兵来拖两个姑娘,并拿她们的东西,恰巧有一个长官来参观,华叫他看他的军人做的事,他很难为情的,其实也无所谓,中国人是他的仇人,华不懂这些理。华真忙,不是赶兵就是招待长官,陈斐然前一次骇怕了,这两日不出来,也不知他躲在那〔哪〕里。我也累得要死,这些难民又不听话,四处都是屎尿,没有下脚的地方,晚上简直不敢走路。华同我这几天晚上睡得顶晚,怕有事故发生。今晚那长官派了廿四个兵及一官长来此保护,这许多有何意思,还要预备他们睡觉的地方,幸而有被,否则那〔哪〕能找出许多被?又要生火,又要人侍候茶水、香烟。其实,宪兵好,有两三个就够了。今夜还靠不住,看他们样子也不是好人。现在真苦,四面消息不通。昨日美国人士签名,请日领打电上海来人帮忙。他们去时,日领回说,今

① 即吴贻芳,金女大校长。

② 金女大工友,宿舍管理员。

日不空，明日打。我对华说，那是推辞，他不得打的，果不然不打，看起来要把这些【人】困死。外面又烧，想起来死在炮弹之下比活着受罪强。今日死去一小孩，又添了三个婴孩。一个多礼拜死去三个，一共添了十多个。

十二月廿一号 昨晚来的兵，名保护，夜晚换班进来，华以为那个长官好，派人来保护，其实他恨，因叫他没有面子。再，虽把外面的姑娘收进来，兵还是来拖，白日晚上都来。我告诉华，你不要忘记我们是他的仇人，你不要相信他们的好话，他们口是心非，此次日人在京做的一切无人道的事、口是心非的话，他们都见过。有时华到日领馆去报告他的军人不好的事，我对华说，报得多他们更要害。所幸还有两个德国人在此，光是美国人不行。现在几个美国人也无法可想，也累死了，换一句话说，若不是几个美国人在此，中国人也只有死路一条。今日早上到南山房子拿去一些小东西，我最怕华一人遇着不好的兵，刺死她更不得了。我对华说，吴校长说过，东西不要紧，人要紧。有一次没有告诉华，这两日看见她老多了，每次到山上去，虽说不怕还是怕，先不敢进去，慢慢的在门口说“海六”，说几声才进去。但是有的兵有点怕她，见她来了就走，有的不怕她，还拿她的东西，不理华，对他说你不能拿这些东西，有时在他们手中拿下来，有两次华上去时，他【日本兵】已拿走了。因有时华在大门口，到南山有点路，简直过的不是日子。有时吃饭他来了，大家都走开，华要去对付他们。一日来几次，又不知他们做些什么，真是提心吊胆。昨晚又进来两个兵，拖了两个姑娘在草地上，真是伤心。从前听人讲他们无人道，现在真的实现了。

十二月廿二号 这两日前面有兵看门，进来的兵少一点。昨晚有一兵进来，三百号门里面路上睡满了人，不能下脚，他就走了。每个房子的走道都睡了人，夜晚不能进去也是好事。德美两国人要求他们安民，现在快要十天了，他们答应后天安民，又说卅六师来，齐燮元也来，并且要人报名，又不知他们要变什么把戏呢。此地住了九千多人了，你们想想要挤到什么地步，所幸是冬天，要是春天臭不可闻也。美国人要求日领

打电报上海来人帮忙,他们不肯,有用意的。德国领事在下关也不许进城,自然他在兵船上,他不要第三国看他们无道德的行为。在路上睡的死尸他也不要人看,有的路上只见死尸不见路,简直把中国人不当人。日军搬了不少的好东西走了,他不要,老百姓就去抢,有的门、地板被老百姓拿来烧。有的地方日军叫他们去拿,就照相送到别国人看,不是他们抢,是老百姓抢,他们的用意我们的老百姓不知道。贝先生^①说到过圣诞节,我回说在地狱里过节,他也是如是想,真是在地狱里过。每天有人生小孩,我管不了,身和心都不安,叫他找接生婆照应吧,生的太多,心中又烦,身又累,没有心绪照应他们这许多。我有两礼拜不洗澡了,一则忙,二则白天不敢洗,怕兵进到洗澡房,他来了到处跑,三则晚上没有灯。头几天吃饭有灯,以后没有灯,不敢。有灯他就来,因为外面没有电灯,都坏了,只有这里有电灯。有几次日兵来打我们的电灯房,他不知我们的电灯由何处来的,我们有时连洋烛不敢点,生黑的。

十二月廿三号 昨晚没有兵进来,别的收容所去找。白天来的兵少一点了。这些看门的兵要烧大火,要烧柴,要烧木炭,要果子吃。那〔哪〕有东西给他们吃,莫讲没有,就是有也不给他们。因为头一天来,华拿了花生米和南山未抢去的饼给他们吃了,每日要,那这许多,我们也没有。吃了两个礼拜的素菜,现在有点青菜卖了,三四百钱一斤,真贵。现在也有咸菜卖了,抢来的。魏司夫〔师傅〕到今日还没有回来,听说他身上有几十块钱,若是真的,恐性命难保,魏司夫〔师傅〕的儿子也未回八百号。有兵去抢缪、陈两家,兵都去过,有些东西拿去了。天气冷了,今日又下雨,睡在外面走廊的人真不能睡了。想打开汇文,又没有西人去照应,也不行。我们还没有生火炉,不敢生,就是华小姐那边生了火炉。他们十天,人民受的罪不少。今日有一姑娘抬来,不能走回,受了几个兵的糟踏〔踢〕,肚子胀,现在用法子,或者明天送她到医院去。将来南京的杂种还不少呢,可恨! 可恨!

① M. S. 贝茨博士,金陵大学美籍教授。

十二月廿四号 昨天换来看门的兵好些,街上也好些,那些不好的兵走了,到□【徐】州打仗去了。前说今日要安民,来【难】实行,我想也不会安民。每日在外面抢劫,什么东西都要,几毛钱在妇人都搜去,铜板也是如此,他的兵真穷【到极】点。今日有什么参谋官带几个中国人来此找妓女,若是有这些妓女在外面做生意,兵就不多到收容所,以免良民女子受害,这些话也有理。在此妓女是不少,所以让他们找,内中有几个中国人认识妓女的。近两日有些日本妓女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爱怎样就怎样,百姓受辱也是政府不好,真是凄惨。今日很冷,看门的兵给他们按〔安〕了两个炉子,木炭没有了,我房内也生了炉子,受不住了,脚都冻了,走路都难。四处都冷,在廊睡的人更冷,真可怜,这些人不自爱,又可恨。中学宿舍没有住人,四百号也没有住人,只住了四个盲女,若是让他们住这两个地方,我们就不能睡觉,也不能做事。图书馆也不能让他们住,地板的关系。这六栋房子他们住了,以后修理总得七八千,墙都要修,他们的鼻涕都满了,虱子也有。前几日有两人牵了三只羊来,外有【国】先生的羊,不久我们要杀了吃,不然日兵要拿去了。街上的菜蔬很少,南京的还不少,将来吃的还不够。我写的日记每次要收起来,因怕有日兵来抄,华也是。今日又死一小孩,久病的。生的、死的、病的差不多每天都有,差不多上万人,此等事难免。

十二月廿五号 今日圣诞节,教职员有早祷,本是每日七时半早祷,今日不过特别点。中午有工人礼拜,下午有罗小姐^①的教友礼拜,晚上薛玉玲小孩服务团礼拜,都在中学那边。华、戴二位装饰房子。昨晚有教职员茶话会,我家小孩子也去的,华在外面看守兵,我也未去,怕有兵来。贝先生他们请华、戴、邬和我四个人去吃晚饭,戴和我未去,看家,怕兵来,我也吃不下去,想想这种情形够难受的。近两日虽然兵来少了,外边人家里还是一样。这里的卫兵开走了,只有一个宪兵在此和一个警察。米先生^②晚上来此,睡在陈斐然房间,因斐然怕。前卫兵在此时,詹先生让出来了,他房内的东西都是他亲【戚】朋友的,被卫兵拿些走了,并且有

① 教职人员,时在金女大难民所负责妇女救济援助工作。

② W. P. 米尔斯牧师,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美籍神职人员。

军服等。华听见詹先生有这些东西在他房内，所幸沈先生家里未抄，有夏先生住在房门口，不能进去，他家也有政府人员的东西，不过是文官的。今日病人很多，大概都是泻肚。

十二月廿六号 昨晚还安静，未有兵进来，每日有宪兵来调查，看日兵来去。华真好心，昨午出去吃饭，走到大门外遇见老妇人说她女儿被兵拖去了，求华去救她【女儿】，华就去追。在上海路上遇着米先生来了，乘汽车一路去，一会就追上了，那兵不放，他们把那妇人坐在车子里，他也坐在车子里不肯出来，凑巧来了一长官，也不骂他还劝他，对他说好话，他才肯下去，否则不能下台。我劝她下次在外面遇见这样的事不要去追，怕华自己受害。今日还有米先生，若是一个人更难。今日有件可喜的事，魏司夫〔师傅〕回来了。他在关【被抓】十一天，替他们抬东西到句容去的，东西不少，由彼到上海不是卖就是运到日本。后来又开到石婆婆巷，这【么】近不能回来，住了两天又抬东西到句容，到那里只有几个钟头，叫他们回来。本有廿三人，留下三个，本要留的他【他的】，说了许多好话才放他回来。在路上遇见不少的兵，难为他们好容易到了成贤街，又遇着兵硬要他抬东西，又去几个钟头才回来，算是幸事。只有几个钟头，他受的惊不少，人是瘦了，休息两礼拜就好了。他们真是贼，什么东西都拿去，现在南京一个空城了。太平路房子只有八九家没有烧，夫子庙都烧了，府东街烧了一半，陈明记的店也烧了，快要成一片焦土。我们在此如同瓮中之鳖，他爱怎样就怎样。外人在此少数，他们也不怕这些德美人士，志【智】穷力竭也无办法，四面消息不通，真是走头〔投〕无路，只有求上主开一生路，为南京的人民。男【金】大那边今日登记了，他的假面具又戴上了。安民其实找败兵和青年男女，听说那边的败兵不少，有一千名，登记时他们说顶好，叫败兵自己承认，不害他，保护他们，若是现在不承认，后来认出来了要杀的。一个日人、一个汉奸在台上讲，有的相信他就出来承认他当过兵的，听说有二百多人出来，后来把那些人带走了，大概死了。有的兵不承认，他知道是假的。现在此处略为少一点，有的到别的难民所，有的进到里边去了，妓女也走了一些。草地去了一层皮，房内地板上加了一层油灰，尿屎到处都是。今日天气放晴了，也是难民的幸运。近了夜未有

兵来,白日至少有三次,前些时无数次,有时华、戴来不及应付。听说街上的兵少些。华今日不大好,恐是太累,我就是怕她生病,她已瘦了不少,又老,但是她有一好名,这些难民叫她观音菩萨,救苦救难。

十二月廿七号 听说外南〔面〕的兵开走了一些,虽然兵不来此处拖姑娘,外面还是到人家要姑娘,没有姑娘就捉年纪大的人。今天下午有一司令官来此问粥米有多少,回说不多,他说他有办法弄米来,明日可解决此问题。都是假的,他们鬼〔诡〕计多端。想他来时,要把难民搬去谁〔随〕他玩弄。想到金陵【女大】的前途,没有开学的指望,还不知金陵女大【是否】有存在南京的可能?除非他不要南京,除非美国与他办交涉。今日一兵送一姑娘来,请杨司夫〔师傅〕照应,用过的,给这女一件皮袍几十块钱,不是偷的吗?

十二月廿八号 今早见鬼,一上午来此登记。校内男女不多,大概都是工人。登下工人以后,就当登记难民,他不登,把外面多逼的男人弄①到此地来登记。我们是第五区,把这些人都弄到这个院子内登记,先一排一排的训话,叫【难】民登记后回去安居乐业,都是鬼话。也是叫人自认,当兵的都出来,有一百多人出来自认,这些人不是当前阵就是死。今日下雪了,外面真不能睡,有的安进去了,有的睡在四百号门口好一点,一百号凉台上的也好一点,明日再想法。都是没有小孩的,这些无知的人,可怜又可嫌,日本鬼来了,他们都是围着看,叫走开都不走,叫他们回去他们又说怕。今天登记只有一张小条子,还要一排一排的走,若是不对,日兵就是一棍,有一次一个女的头上都打出血来。这张小条到宁海路去换大条子,有的人一亮就来等起,有时要等中午去换大条子,有时见年青人就留下。我们的工人还要华带他们去就快一点,他们没有工夫等半天,今日与那汉奸说好了明天一大早去先登。

十二月廿九号 今日又在此登男人,我以为今日登在此的女难民,

① 似为“把外面的男人逼到此地来登记”。

他把全城的男子都弄到此地来登记。今日冷,要柴烤火,在一百号大门口烧,不是把那门烧坏了吗?那〔哪〕里是为训话的人!华见了不好说,自己到外面买了炭去烧,两火盆放在那里,架上一些炭吉【秸】在草地上,是兵坐的地方还是烧柴。每日烧柴不少,还要快,若是慢了就拿桌子、椅子烧,我预备烧饭的柴给他烧了不少,要烧顶大的火。在金大没有人招护【呼】,他就拿桌子烧,真可恶。我们派人在那里招护〔呼〕,预备柴在那里。今日登记没有人自招,他们留下一些青年人是他们所疑心的,叫这些女难民出来承认是他们的父兄、丈夫、亲戚。有一个老太太有胆量,出来认了三个人,其实他不认得他们,她就是要救他们。有一个年青女子也是出来认说是她的哥哥,回到里面换件衣服又出来认她的亲戚,此人真可佩。没有人认的就带走。有的是认识的,有的是亲人,女的住在此,男的住在外面的,所以带走的不多,结果如何不知道。现在日兵清洁街道,把死人埋下土或是烧,街上死人太多。今晚外面又在烧房子,天阴雪不大,所以化了。听说女子神学【院】那边昨晚拖去二十多个女子,现在这边不大来了。前次牵来的三只羊死了一只,给工人吃了。

十二月卅号 今日还在登记,外面的男子还未登完。听说女的四十岁以下〔上〕不要登记,小孩子十五岁以上〔下〕不登记。我真开心,我们一家不用登记。现在每日登记有件好处,兵不敢进来闹。每日飞机走头上过,不知往何去?或往芜湖。听芜湖早已烧杀奸,因日兵先到芜湖的。现在外面的事都不知,上海也无人来。我们杀了一只羊吃,因没有东西吃。平日不吃羊肉,今日也吃了。

十二月卅一号 今日本是女人登记,只登了一栋房子,又登男子,外有〔面〕还有没有登完【的】,很远的人也来了。他们对女人训话是不讲自由,要守三从四德,不要读一点英文就讲自由,简直没有话说。今下午登记了,要预备过年,停三天。他们说话没有信实,做事没有人知道。他的国不会长在台上,讲得很好,一点不对。今晚我们有特别晚祷送旧,明早也有特别祷告迎新,工人也有特别祷告会。难民登过记后,有的可以回去。近来在难民区内略为好些,区外还是不安。

一九三八年

一月一号 中国自治会^①今日成立，在鼓楼开大会。每区要到一千人，他们用两种旗子，一个日本旗，一个五色旗，每人手上拿着。自治会陶保靖本是卅[卅]字会会长。说是齐燮元要来做傀儡，我不相信他来。陈斐然是五区的房子区区长^②，王先生和他同去开会，演讲也听不见，也照相，他们的目的好宣传，把相【片】给别国人看中国人怎样欢迎他们。有时来此照难民的相，抱着孩子照，还要他们笑，就是表明他们的宣传。他们进来不久，要国际委员会的钱，会长是德国人^③，他回答说你们要这笔钱，你们先抬我的尸首，他们不敢要。今日中午进来，有一姑娘在外面，把这姑娘抱到三百号后面竹子处，把姑娘的衣服脱了将要奸，华赶到了一叫，那兵跑了，所幸快，那姑娘没有受害。那个地方顶不干净，屎尿都有，那个姑娘衣服上都是屎，这个兵还算是人吗？青天大白日，简直是畜牲。今日兵在外散纸烟给中国人吃，里面一定有白面，将来还要卖白面和鸦片烟。他们进城快三礼拜，还不许别国人进来，不要人看他们所做的一切不正当的事。这次日本人在此做的事被德、美两国人士看清楚了，知道他们的不良，从前他们不相信日本人不好。近几日上海路上卖东西的多了，伤兵医院的单被两毛钱一条，都是抢来的，兵衣一百钱一件，看起来都是人捐的，还有好多别的东西，衣服很便宜，家具、吃的东西都是。咸菜、青菜又贵，我们现在吃饭的人多，又添了七个工人，因难民多，这些工人只有饭吃，没有工钱，因为他们在此有保障。想到中国人的私心和爱钱，没有法子救。有许多警察查，日本人要进时，他们要国际委员会保护，要事做，不要钱，只要吃饭，现在能活动了，不做事没有工钱，这些人该死的。

① 即为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

② 此处与十二月九日的日记有误，陈斐然应为第四区区长。

③ 指约翰·拉贝。

一月二号 昨日，大慈悲的邬女士送了两只鹅、一只鸭给我们吃，不是白吃的，钱是要的，不过要随她的意，什么时候给我们吃，拿钱买东西都难，这也是亡国奴的时期。昨日是阳历年，才有鹅吃呢，若不是两个西人在此，我自己买不起，也不要吃，做难民的人还想吃鹅吗？今日礼拜，未有意外事，华、戴二位不能同时出外，非得有一西人在家，戴虽是中国，不过她的面相是外国人。我国有飞机来炸了几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三个日本女鬼子来参观的，她们是妇女国防会^①的，华带她们参观各处，并且带她们见我，我真不要见她们，看见她们更气。还有一件更可恶的事，华同我都气死了，那三个女鬼走时拿出几个霉苹果和【一】点糖，那些中年难民都围着要、抢着要，她们手上拿着几个铜板，在她们手上抢，简直把中国人脸都丢完了。我真气死了，我骂他们，华也骂他们，有的难民也骂，这些人简直不要脸，这一点东西值什么，还要叫、还要抢，不是叫人家笑话吗？这样不值价，也不知日本鬼是他们的什么人，就是饿死也不要吃他的东西，小孩子们要还可以，这样大的人做这种事，这些无知的中国人。中国前途的希望很少，要想到那些智〔知〕识分子做汉奸，这班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比较有可容的地方。

一月三号 今日又登记了。这些男子登不完，不在此登记。不知南京还有许多人，所以日本要登记，他要知道有多少人，他们怕后来有事情发生，也要看是什么人，今日还登不完。南京也死了不少的【人】，有些未逃的军人也死了不少。在燕子矶那边有几千逃兵饿了三天，后来派两个兵到日兵那里投降，有两天送东西给他们吃，三天后用机关枪射死了，这是魏司夫〔师傅〕在那里看见的。有的军人和百姓，他们用绳子捆牵到沟边，枪【毙】一个倒在沟里一个，一排一排的死，真可怜。那些死在燕子矶的尸首还在那里，有的地方死尸被狗拖，想起来不能不伤心，死得真苦，妇女做寡妇也不少。魏司夫〔师傅〕回来说，他拖去的那一天，下关那一带路上没有路走，走在死人身上，他所有看见的事都是惊人，所以他骇死了！

① 全称为“日本妇女国防后援会”。

一月四号 今日中午男子可以登完，柴烧了几十石。明日登女人，华要我们登，我说不登不要紧，他这种登记没有意思，就是玩弄中国人，一时说女的十七至四十岁登记，一时【说】都要登记，虽然出城方便，我们一时不出城。她不肯，说我们要诚实，对他【她】讲不清楚，她又不懂日本人的用意。她一定要我们去，还有王、薛、罗他们，华怕日人来调查，我们没有登记她就不〔反〕对，若是我不去，那四个也不去了，只好去。在这种压迫之下真难过日子，不过我们登记很好，不走日人之下过。今日多半中国人，华在那里，他们两处多积一路做了。可怜那些女难民，登记受日兵的打和玩弄，也够苦了。在台上讲回家安居乐业，其实晚上兵到人家里去睡，把丈夫拖出来让睡，丈夫不走就一枪，女的不从也是一枪。差不多一个月没有脱衣睡觉，直到昨夜才脱衣好好的睡。

一月五号 今日外面的女人来此登记，早上四时在此等起，九时才登。其实来了又不登，因为人少他【们】就不登，告诉他们说：“你们是良民，原谅你们不用登记，你们回家安居乐业，无论那〔哪〕一国的兵，不敢来害你们。”这些鬼话说得好听吧，每次总是这一套。【日】兵每晚在外面闹，不许人关门，若是锁上门，开迟了就一枪。昨晚登了记的人回家去住，今早又回来了，因有【日】兵到他家里，他躲在床底下。这些女的没有登记不敢回去，因他们在街上走，问他们要通行证。今晚自治会来条叫陈斐然预备五十张桌子及五十个人写字，我们这里那〔哪〕有五十个人？晚上华同陈一路到自治会去申明没有五十个人写字，叫他们找别的人。我们这边顶多有廿个人，连我们会写字的工人也在内，他们应许另派人来。早上日本鬼说不登了，晚上自治会又说要这许多人帮忙，又是要登记，不是好玩吗？大概他们的头子太多，这个要，那个不要。听说美国领事明日抵京^①，不知真否。今日下午有个日官来此问华有个人信带否，因他去申^②，华回说有，他〔她〕想用字眼^③写几〔封〕信给蔡小姐，他〔她〕可

① 指南京。

② 指上海。

③ 即用隐语写信之意。

猜意^①写信给吴校长和德师,不知他〔她〕真交此信否。简直无法通信,闷死人。若是明日美领真抵京那就好了。这几天病人多,大半咳嗽。十一月十日到今日一共死了三个大人、九个小孩,生的一共一〔十〕八个,一天到晚不是忙病人就是忙死人和生的小孩。

一月六号 今早在此登记,没有日官来训话,因为他们人看完了,这些不关紧要的人让这些无名小卒去写。今日很好,一边写小条一边写大条,只有一两【日】兵在此,外有几个日本学生团^②在,大概都要开去打仗去了。比前天容易多了,也免受打。前两日大条子在陈钟凡家里换,那些【日】兵把里面家具拿出来烧烤,把他们楼上的东西由窗户掷下来烧。今上午美领【事】进城了,他由芜湖来的,因先到此不许进来,所以到芜【湖】看他们炸了的美国船^③。听说这次他没有先问此地日人,他要来,他就是打一电报【给】上海的日官说某日动身到京,他不管许否,若是先问他,还是说不可以。美领事由上海替我们带了信来,是蔡、克^④二位写给我们的,是十二月十九号写的,今日才收到,就知他早来了。日本人在《申报》上告他们十三号进城,十五号店门都开了做生意,这不是鬼话吗?在申的人一点不知南京所受的苦,他们在京抢、杀、奸,无所不为,不要别国人进来,就是随他们意思为。所幸还有德、美两国人士在此,亲眼见他们所做的,有许多地方不许别国人去,就是有许多死尸怕他们看见。外面只有安全区,人多半□□,路那边都是日鬼,没有人敢在那边去,国民政府那一带是他们的军事区,想想谁敢去。现在美领事在此,我们可以写信上海了,也可以打海电^⑤,我想别国领事也要来了。今日登记没有完,明日还有半天。

① 即半猜半意会之意。

② 日本在南京的侨民中由初、高中学生组成的准军事组织。

③ 指在安徽芜湖附近长江江面被日机炸沉的美国军舰帕奈[U. S. S. Pan-ay]号。

④ 蔡即金陵女大化学系美籍女教授蔡路得博士;克即金陵女大英文系加拿大籍女教授克馥兰。

⑤ 军事术语,指用海军系统内部军事电台往来的电报。

一月七号 昨天又有【日】兵进来四处走，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登记完了，叫这些人回家。房子都烧了，回家住在什么地方？上海【路】有人搭了棚子，学堂对面也是棚子。昨晚也派了兵来守卫，其实用不着，他们来了还要照应他们。华也不敢得罪他们，预备两个火炉还不够，他们爱用柴烧，在外面烧房子大火惯了的，这种炉子他还不愿意。他们来此也不是真真〔正〕守卫，是来调查此地难民走否。华小姐起先常到领事馆去报告他们的兵不好，现在不大去，我叫她不去，越报告他们越恨。现在是那些西人男先生去报告，他们报告他们的，日兵还是做他们的。现在领事来了，有些事领事去报告比较有力些。

一月八号 难民有些回去了，现在只有五个人。但是去了又回来的，因为日兵到他们家里去，这些人回去非是他们本来的家，还是难民区内的房子。城南那边还不敢去，外面还是拉夫、找女人、抄人身上的钱，还是搬东西，有八九天未来此找女人。今日下午我同华坐汽车到中华学校那边傅厚室〔岗〕去看西人，桂小姐的家本是我们西人的工人王司夫〔师傅〕在那里看门的，不知他在那里否。到了那里简直不成样子，我是第一次看见抄了的地方，满地都是东西，好的拿走了，有的弄坏了。我们先怕王司夫〔师傅〕死在里面，慢慢走进去，没有人，想他逃走了，外面院子也是一些东西。可怜桂小姐入了中国籍，东西完全一室〔点〕也没有赔她。别的西人家里抢了，都开了帐〔账〕要日本赔。由她家出来走鼓楼到中山路，到新街口去看看，没有我国人在这条路上走，只有日本鬼。房子店面烧了，抢的抢了，凄惨极了。新街口【附】近有兵用卡车搬东西，有的兵在店里找东西，那里也有军队住在那里。本想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兵多，未去。我们是第一次到那边一带去看看。近我们这一带上海路上人很多，广州路那边上海路没有人，因为这边有许多旧东西摆在地上卖，都是抢来的，也有卖咸菜的，有的东西很便宜，我们不敢买，也不要买人家抢来的东西。今日华收到汉口毕小姐^①来的海电，一月没有音信。

① 毕小姐，即金陵女大美籍会计主任毕爱霞律师。

一月九号 今日我第一次同华一路到平仓巷三号去英文礼拜，我是一个中国人，其余都是美国人，马骥^①会长讲道。下午有美国兵船也到了，有三人上岸。来了四人，日本只准三人上岸，因为他们在申报三人，所以只准三人，他们也无法。这些领事【馆】门口有日兵守卫，他们坐汽车出来有兵跟着，很不自由。我们在前面守卫的兵两个火炉还不够，坐在大门口烧柴。我预备的柴【要】烧一个月的饭，因为买不着煤。【柴】都把他烧了，恐怕不够他烧，要锯树了，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他是不管，他要柴，你还要快，不然就烧家具了，凶得很，有的工人不敢与他接近。今日我们的难民进来一个月了，这几天又添了四个小孩，有两个小产的。今日将袁先生的羊也杀得吃了，我们现在也会“抢”了，袁先生不在此正好“抢”。

一月十号 有一小孩发白喉症，医院不收，我只好搬他在五百号后面洗衣房内，没有法子，这样冷天得这种病，住这种冷的地方，这个妇人就是一个人在此带五个小孩，我怕这孩子难救。其余的病都是肚泻，吃了卑〔蓖〕麻油就好了。有的咳嗽，发热的也有，我又没有小孩咳嗽药，只好到医院去买。叫他们到医院去看，有的没有钱，有的怕出去，自然愿意在此看，一不要钱，二又近又方便，什么时候要来就来，告诉他们时候他们不来。发白喉症的小孩死了，他的妹也有了，一共死了十五个小孩，四个大人，两个老年人，两个中年人。最奇的这几个没有病，睡一夜便死了，也没有什么症，头日晚上还是好的，不过都是身体不强的人，受了惊吓过度，这一月中又没有好吃的，气接不上来就死了。共生了廿六个小孩。最开心的是上海来的信，蔡、康^②两位写的，外有吴校长写给他们的信。我们现在接着信如同得着宝，因许久未得着信，这些信是美国兵船带来的，现在方便多了。听说德国兵船也来了，也是三个德国人上岸，这样一来，各国人士上岸，他们有些事要顾面子了，表面上好一点。现在他

① 时任南京的基督教美国圣公会会长。

② 康即金陵女大哲学系美籍女教授德本康。

们的便衣队也有,汉奸也有,他们的鬼〔诡〕计多端,穿了中国衣服到人家家里去抢,说是中国人。有时他的兵叫中国人去抢,抢了又用枪刺死,叫别国人看是中国人抢,不是他们抢,一面用计杀中国人,一面叫别国人看,但是此次他鬼〔诡〕计也不行,他的假面具已经失〔识〕破了,别国人已经知道了!

一月十一号 白喉症的小孩子又死一个,所幸别的房间没有,只有这姐弟两个。今日一下午忙死人和生产的,死人要我们预备棺才〔材〕,生的要我接生。其实,我调查出来这死人家里有人,我不管,后来他们也抬了棺材来。生产的,替他〔她〕找了一个接生婆。下午国际委员会加于〔人〕自治会讨论难民回家,有人没有地方,有人没有房子,回去日兵又找姑娘,又拉夫,谁敢回去? 他们的军事区在城里,不在城外,人民不能自由走。自治会要于〔与〕日人商议把难民区扩大,难民在安全区搭棚子住,现在棚子已经不少了,上海路上做生意的人都搭棚子,有的好像盖房子似的,人又多,简直路上走不通,二面搭了棚,走也窄了。要是你们回来,这条路不认识了。现在许多人失业,就在街上走来走去无事做,若是长久下去没有东西吃,要吃人了! 日兵把中国米、灰面抢去卖钱,要人到他那里去买,人先去买他的军用票,再拿军用票去买灰面,他的明〔名〕堂多得很! 他的灰面用军票就便宜,人贪便宜就去买,所以人多挤不上来,有时日兵又打他们,再要年轻女子去买他就买〔卖〕,有的人买出来卖贵,这些年青女子打扮好了去买。卖香烟的不知多少,白面也有卖的了,吃的人还不少,中国人有什么办法!

一月十二号 难民年老的回去不少,年轻的回去又来,人数弄不清。办事的人太少,陈斐然、李先生也不出力,也不知是灰了心不想做。今冬不大冷,只下了一次雪,并不大,一下就化。今日天阴风大又冷,恐又要下雪了。伤风咳嗽人不知多少,鼓楼【医院】医生又少,病人不〔太〕多,我们自己大家都伤风咳嗽,春天一到病人更多。若是下雪,菜、东西更贵。现在这里不发粥,难民在外面去拿,次序好一点。红十字会的人赚钱便当一点,吃粥的人有钱的自己【买】,没有钱的,给他一

个布条钉在他身上，发粥的一看就给他。这些事都是先调查过，他真穷，不过内中还是有些不是真穷。上次送来的三只羊，病的工人吃了，我们吃了一只，粥厂的人说那些羊是外国人送他们，所以将第三只给他们吃了。

一月十三、十四、十五【号】 因病在床未写，没有意外事。外面免不了有日兵。昨鬼不〔？〕^①，不过比从前好些，难民还是出出进进，守卫兵没有了，都走了，忽然走的，大概战事吃紧。豆腐有卖的了，二百四十文一块，真贵。今日又死去一小孩。

一月十六号 昨晚日领事请国际委员会的人吃饭，华也被请，我说他^②请灶神，将来要他们说好话。天阴三天，下了一点雪，今日又放晴了，我们现在吃晕〔荤〕东西，工人同我们吃一样的，我们有他们也有，但是工人多。

一月十七号 外面还是不安靖〔静〕，难民还不敢回去。现在还有五千多人，并日兵幸已调动，来一次新闹一次，害一阵人民，抢烧都有，找姑娘。有的年老的人回去，问他要花姑娘，若说没有，要他找，不找就刺死，所以年老的男人也怕回去。今日起首^③，每日下午二时讲道给难民听，也是一个好机会，请圣公会的人来讲道，难民在此难得有人来听，这时也是好机会，听道理得点安慰，知道天上有位真神。

一月十八号 今早又【有】三个【日】兵进来查看，有用意的，他们是换【岗】来的，不是看姑娘就是想东西，他们都是大盗。换一次兵来，百姓就要受一次罪，每日提心吊胆，不死也要气死。我看得不得他们，一见他们我就有气，所以我不看他们。这几天开晕〔荤〕了，虽说吃得不好，难得两

① 似为“昨日鬼子没有过来”。

② 指日本驻南京领事馆领事。

③ 武汉方言，意为“今日开始”。

三日没有荤〔荤〕吃,这种情形之下,我这管伙食的人真难。有时每【天】一次荤〔荤〕菜,有时两三天光吃豆子,不过每日总有一碗豆子,有一月多没有吃猪肉和牛肉,但是吃了三只鸡、十只鹅、两只羊,连工人在内。承邬小姐好善心,今日拿来一只小鸡,我是未尝着。这些还未上账,将来付钱。本是学校的鸡、鹅,自然要付钱。只要日本兵不拿去,我们也不吃,可是有两个美【国】人在此作〔做〕事,没有法,要给他们一点好菜吃,我们吃苦是应当,他们不在此可以的^①。华小姐此次做的事不少,若不是她在此,我们这些人更要吃苦,还有鸡子存在吗?昨日大使馆送两只鸡、十二个鸡蛋,是送华的。学校的鸡蛋只够华他们吃,我的小孙子一天有一个,其余的邬留下养新鸡。我们有这些东西也算不错,不算真难民,所怕将来没有吃的,好在国际委员会尽力维持,或者不致如此。

一月十九号 今日吃鱼了,是华叫人在中学塘里打的。大学这边的塘都不干净,鱼不敢吃。有两个月没有吃鱼,这次全校的人有鱼吃,连大使馆和平仓巷三号都有。在京的美国男先生都住在平仓巷三号,所以他们家里被日兵抢了,因为他们不住家里,白日也在公事房办事,这两天算不错,有点东西吃。这两天我未有出四百号^②,因咳嗽,天气又冷。天〔今〕日又死一小孩。

一月廿号 前两天天阴,今日下雪了,大约明日会晴,因为雪天易晴。外国来了海电,有大使馆在此方便多了,六号华打了海电给外国的,今日是回电。有两个长官^③来会华,有两个女子要送来请他〔她〕照应,这两个女子是在他们那里做工的,因他们要开走了,后来用汽车送来请她照应。这两个年轻女子相信做工吗^④?他们拿来的被都是好的,在那里住了三十多天,一个长官一个,这两个女子真不怕羞,还要坐汽车进来。

① 意为“他们原本可以不留在南京的”。

② 四百号为金陵女大教职工宿舍,程瑞芳的住处即在此。

③ 指日本军官。

④ 似为“能相信这两个女子是做工的吗?”

有些难民骂她们，华不懂，还说这个军官好呢。叫华知道，你收这些年轻女子在此，我送来两个，你看你有何法，真气人。

一月廿一号 天晴了，街上【日】兵也少些，但是每日烧房子烤火。今日又死一小孩，一共十八个。这几天我不多看病，一则我不大好，二则药用完了要去买，又不知这笔账由何处拿。再【说】街上比从前好走，华侨路有一难民医院，费钱不多，若是我开条子去可以免费，我要他们往那里去看，鼓楼医院贵一点。这个难民医院的药大概是抢来或者后方医院抢来，救救难民也好，比日本人抢去好多了。中午又来了四个【日】兵找姑娘去脱衣，脱其实要用她们，所幸华在七百号找难民做礼拜，把他们赶走了。每日中午有礼拜，每次二百人在音乐室，小孩在二百号讲演室，薛玉珍、李先生领他们唱歌、讲故事，这些大人是圣公会派来的。今日又添了一难民^①。

一月廿二号 今日真开心，上海有信来，还有严恩纹女士送的腌肉，真是想不到的。黄、刘、王、严^②到了上海，他们三人送给我们的咸鱼和肉松，得到这些吃的东西，真是雪里送炭，并且得到我家里的信^③。好多时没有吃肉，见了肉大家的脸都是圆的，平时没有好菜，大家的面孔是长的，念这日记的就知道大家想吃好的。老实说吧，见了信，大家的面孔更圆，每天的日记都是不开心的事，今日不然，华还有人送她外国枣子吃呢。我们现在是共产，一人有东西大家吃，不许一个人吃，我们多公道。

一月廿三号 今日有两个【日】兵进来，未有什么意外事。下午我去平仓巷做礼拜，米先生^④讲道。因生病十天未出去，外面改变了，上海路一带又添了许多棚子，都是做生意的，宁海路到山西路也是如此，这两条

① 指又有产妇生了一个婴儿。

② 分别为黄俊美、刘恩兰、王明贞和严恩纹，她们均是金陵女大校友。

③ 指湖北来信，时程瑞芳丈夫、儿子及大孙子均在湖北，程与儿媳妇及次孙程国祥在南京。

④ 指 W. P. 米尔斯牧师。

路是最热闹的地方。中山路那边没有人走路,只有【日】兵走,可以说鬼都可以打死人,冷落极了,看起来凄惨极了。

一月廿四号 近来有些小孩有肺炎,今日死了一个,大概睡在地下冷,但是比较在外边毛〔茅〕棚好多了。下午又来了七个【日】兵,有四个看他们演讲,大概调查,站一下就走了。我现在起首调查难民中最苦的人、无家可归的人,要难民回去,好像国际委员会留他们在此,他们也无法,也不能不做一调查表。其实他们也知道难民不能回去,难民区内晚上还有兵去,在〔再〕远的地方更不消说得〔的〕,不是白日就是夜晚。听说他们在上海关有六个月都是如此,被卧还是因他们换兵来,没有被就到百姓家里拿,没有止息的时候,除非战事停了。百姓苦死,敢怒不敢言,有苦无处诉。

一月廿五号 上次是看见肉并未吃肉,今日才开晕〔荤〕吃了严女士送的腌肉,大约有五十天没有吃猪肉,所以觉得格外好吃。我们做难民很不错,较别的难民好几陪〔倍〕。今日六百号又添了一个小难民。今日所见一难民讲的,在他家隔壁有一人家,兄弟二人,两人都有妻子,弟媳比嫂嫂好看。有一日兵去,他们招待他很好的,请他吃茶吃点心,以为他不会害这两妯娌的,谁知他还是要带弟媳走。这个弟媳很活泼,她对这兵说笑,同他好玩卖风流,又请他吃酒。这兵以为弟媳爱他,愿意同他去,等他吃多了酒,这兄弟两个就把这兵打死了,晚上抬出来甩在外面。次日一早,他们都跑到难民区去住。真好,打死一个出出气也是好的。

一月廿六号 有几个难民今早回来了,因为昨天晚上有【日】兵到他们家里去,不敢住,怕又有【日】兵去。我今日到文秋家去看看,本要早去看的,因为生病迟了几天。听说他家东西被人偷完了,有的是日兵拿去的,多半是住在他家的难民偷的,因为没有人看守。老刘怕,不肯去。还好,琴和冰箱在一个小房内,有一个难民住在内。日兵来看见收在三楼的东西都拿,还有几张床和几【个】橱柜,若是我不搬也会没有了。最可恶的,这些难民把粪倒在洗澡盆里,两个洗澡盆【倒】满了屎,我真气,骂

这些难民，他家的东西连一个茶杯都看不见。

一月廿七号 这两天忙调查穷苦的人，国际委员会有点钱帮助这些人。我们今日吃了肉松和咸鱼，是刘恩兰、黄俊美、王明贞送的。我们现有了吃还想吃，先没有吃的也过了。这两天也是【日】兵没有来开^①，人心略安静一点。街上有肉卖了，不多，听说八毛钱一斤，死鸡子还要卖一块钱一斤呢，太贵。我们还不敢买，等便宜一点再买。但是街上卖的人和买的人遇着【日】兵就【被】抢走了。今日死了一小孩，添了一小孩。

一月廿八号 这些难民好像预备过年，这个废历^②年无论怎样苦忘不了这个年，这种时局吃的没有还要过年。现在有些穷人也富了，提起来我又心酸。在这压迫之下，不能不想到昔日的新年如何的热闹。今年妻离子散，有许多难民在那里苦呢，有的丈夫【被】日【兵】刺死的，有的丈夫被日兵拖去，不知生死，有的母亲哭儿子的，这种年有什么过头。上海来了信，牛太太替我买的自来水笔，我的被日兵抄去了。吴校长由汉口也有信来，有许多新闻。得信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一月廿九号 今日添了两个难民，死了一个半难民。你们念这日记，为何死了【一】个半，想是奇怪，因为死的是一个中年妇人，身有孕五个月，所以是一个半。今日又下了一天大雪，五点钟死的，晚上抬不出去又没有地方放。他〔她〕是住在三百号三楼的，他〔她〕家里人睡在旁边，那里还有一百多难民住，也陪她。现在死了人，棺材找不着，连四块【板】都没有，因死的人太多。卐〔卍〕字会埋了多少死人，都是没有棺材的，南京死了七八万人，那〔哪〕里有这许多棺材，这些人不但活着不安，死了也不安。今晚我们好像吃年饭的，虎踞关的人住在东院，他们见我们没有菜吃也不过年，他们送了四碗菜，一碗咸肉、一碗咸鱼、一碗咸鸭、一碗十样菜，都是过年的。平时三个菜，今晚六个菜，不是吃年饭吗？在这种情

① 似为“这两天日兵没有进来”。

② 即旧历。

形下,真是过年,可说口腹过年而已。

一月卅号 今日又下雪,也不能去做礼拜。有些难民回家过年去了,中国人的习惯,无论怎样年是要过的。日兵还是去。现在预备菜粥给最穷的人吃。因两个月没有吃油,青菜也没有吃的,一天一餐。邬女士发善心,因为中国年,送来两只鹅工人吃,两只鸡我们吃,好听,学校的鸡他〔她〕送,钱还不可少,价钱还高呢!

一月卅一号 今日没有多事可写,不过又添了一个难民。现在生人^①真苦,睡在地下,吃也没有。这些时还好一点,人少有房睡,人多时有的生在凉台上。现在自治会要人回家去,谁有〔又〕不想回去,不安又奈何?他们定的二月四号都要回去,自然不是自治会要他们回去,背后的人^②要他们回去。

二月一号 上海寄的东西来了,是托牛太太^③买的,也有她送的,都是吃的菜,怕延长下去买不着菜。今晚吃了好菜,是国际委员会送的,一餐吃不多。因钱多,我们将这钱大半给工人和帮忙的职员,请他们买肉吃,我们只用几块钱买菜。我们今晚还吃了三种好东西,是上海人送的苹果、桔子、糖,做难民还有这三种东西吃,不是特别难民吗?吃得真香,多时没有桔子吃,这一样东西我很欠^④的。

二月二号 现在上海来了许多鱼肝油,给难民小孩吃的,也有奶粉,为婴儿吃的。今日开始发给他们,已有多人报名,每日下午一时到三时查看他们是否常吃奶粉和鱼肝油。奶粉非得我预备好了他们吃,有好几个小孩在此生的,没有奶吃。大人没有东西吃,小孩那〔哪〕有奶吃?每礼

① 方言,意指孕妇生小孩。

② 指南京日本占领当局。

③ 金女大校友。

④ 欠,方言,即想。

拜磅一次，看他们长多少，在难民中找了三位智〔知〕识份〔分〕子难民帮我的忙，送奶粉，做奶粉，因为六个房子要送。

二月三号 这几日真发愁，不知如何是好，叫难民回去吧，明知不好，不叫他们回去吧又怕出事，因日人追得紧。今日天气又好了，设若下雪，可延长日期，真是不幸，有冤无处伸〔申〕。今日有日兵来三次，两次调查，一次宣传。来时有一华人同他们一路来的，这华人本是一小军官，投江被日兵救起来的，现在帮他们做事。那个【日】兵不在他一路的时候，他对华说，请华不要放这班年青的人回去，他说时眼泪来了，他无法，同他一路来，他将来要逃走的。

二月四号 今日报告难民，年老的回去，年青的能回去就回去，不能的等几天。其实我们心里不要他们年青人回去，出了〔处于〕这种地位真是无法。这些年青人都要求华小姐不回去，他〔她〕也不要他们回去，这两日不能见他们，一见就求。今晚五时，米先生来看华，回去时这些年轻人挡住他的汽车求他，有的跪在乱泥地下大声哭，米先生对他们讲也不听。米先生无法，走路回去的，他们也不知，还是我出去叫他们起来，告诉他们米先生走了，他们才起来，也是急得无路可走。看见他们如此哭，真凄惨！回家去，女的受奸，男的当兵，这里年轻人最多，老年人都受辱，那〔哪〕有人道，真是畜牲！

二月五号 今日又下雪了，这些难民不能走，头上下、底下湿，怎能走？有两宪兵来看过，有人走的，不多，也不忍叫他们走，到处难。所有的走了，可是有的轻〔青〕年人跑到此处来了，我们不收吧，看他们年轻出去受辱，奈何？只得收他们。除非日人自己用武力来赶他们，那就无法。现在吃奶粉的小孩很多，有卅多个，有几个不是在此生的。有一个小孩三个月吃稀饭，瘦得像小猫，真难看。也吃些奶粉的，也要吃鱼肝油。已经有几十个大小孩报名吃鱼肝油，还有来的，国际委员会要我这里先发起，后在别的难民所公〔再〕发。

二月六号 华小姐这两天眼睛不好,我叫他〔她〕在家休息。每日有年轻人进来,我也没有工夫去调查。街上有鱼卖了,又便宜,我们每日吃鱼,我的小孙子们顶开心,有鱼,吃饭也吃快了,吃多【了】。上海路的棚子,早已报告他们拆走,要搬到日人指定的地方做生意,想他们回到城南去,日兵好随便。这里是安全区,外国人多,他们不能随便。到八号棚子都拆完,若不拆,他们就来拆。

二月七号 有些年老的难民回去了,但是添了一些年轻的。有些从上新河装着讨吃的进城了。大概中央军不远,街上谣言甚多,有时听说我军进城,街上的人快要【将】手上的日本袖^①脱下去,又未看见什么,心里望我军进来心切。街上怨声载道,一面自己叫人民回家,人回去了,他的军人又赶人走,不赶走就奸,他家没有年轻女子,就捉年轻男子处当女子用,看他可恶不可恶,男女都受他的害。

二月八号 上海路上的棚子今日多半拆走,他^②帮忙拆。有的女人回来了,因回家,有【日】兵去。有的人家,【日】兵进去把丈夫赶到外面坐倒^③,他在里面和妻子睡,并不是一下就走,要睡到第二天早上才走,若不从就刺死。今上午有【日】兵由南山追来,因有女子在工厂处,他看见了进来的,那女子赶快跑到了师小姐的房子处,他追上了,快要上来,华赶到了,把他赶走了。下午有两【日】兵来调查,华说有此事,他们问华,头上有红带否,华回说没有,看他不承认,因为华今早到日领去报告的。今日下午日领开音乐会,请一起的外国人去,有的去,有的未去,华去的,我笑华:你这些时在地狱里过苦日子,今天到天堂去散心。他们用妓女做招待茶会,我想这是别国没有的吧。荷兰大使馆人也到了,德国领事不要去吃茶,他推辞说他要接荷兰大使馆的人。这个德国领事最恨日本人,他出入有日兵根〔跟〕他,其实是看着他们的行动。德国领事告诉我

① 指伪自治委员会所制发的日本袖章标志。

② 指日本占领当局。

③ 应为“坐到”,即坐着之意。

们,他恨这个兵根〔跟〕他,有时他到平仓巷三号玩,一坐许久,要饿这个兵没有饭吃。有时他到平仓巷做礼拜,完了后他在那里不走,也是要饿这个兵,这些时没有根〔跟〕他了,这次德美两国人帮忙中国不少。

二月九号 今日很平常,没有什么事可写。天气不大好,进城的人很多。肉也来了,也便宜些,我们每日有肉吃。有许多人逃走了。今日出去参观别处难民所,本有二十五个,现在有些关了,还有十几个。

二月十号 外面赶走的人都跑到此地来,因他们不能回去,现在我们的人数不能【确定】,因出的出,进的进。有的回去了多天,又回来哭,因受日兵的伤害。又有些从乡下逃来的,有的是日兵去,有的是有土匪,【被】抢得空手回来。今日又死去一男孩。

二月十一号 天气好了,就是难民的好日子,出入都方便。今日又添了一难民,这些小难民出世就苦,吃鱼肝油的小孩子有二百多了。邬小姐的好心,他〔她〕生病到医院去了,叫人送来两只鸡,其实现在用不着她的鸡,街上有肉可买,从前要她的鸡是因为没有荤〔荤〕菜吃。看见华小姐太辛苦,若不是她生病我就送还她,并且上海也有东西送来。我们做难民有这些东西吃也是很好的,不能不知足。从前要她的鹅也是,不要,好了日兵吃。她有一百多鸡子,到现在只吃了七个鸡子,若不是为华小姐,我真不要吃鸡子,她舍不得,我更不要。这几【天】忙查人数,调查他们的家事。

二月十二号 今日又有船来了,上海有信来了。真开心,又开味,因有吃的东西,最好是桔子,因为许多时没有水果吃,在这种情形之下有这种东西吃真是难得,不能不多谢我们上海的毕业同学和朋友。华小姐还有巧克力糖吃,我们也尝的。

二月十三号 近两日外面情形好一点,略为安静一点,不过有的【日】兵还是到人家里去,房子也烧了不少,抢的东西也抢完了。没有多

事写,我自己忙写信。多谢那些东西,吃的人也要告诉他们这里以先的情形,所以日记没有多话说。今日又添了一小难民。有两个【日】兵来看过。

二月十四号 这几日天气很暖,每日要这些难民洗地板、洗窗门,有的肯做,有的不愿意,要勉强他做。最怕的春天发瘟疫,现在病人也多。现在要分发外面收容所的鱼肝油和奶粉,史先生要我去,我实在走不开,家里都忙不完,所以请戴师母去。他去用汽车,我同一路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没有汽车不行。昨日到城南去看看,也到夫子庙去看的,南京的房子烧了三分之二,其余都是空【的】。有的光架子,有的地板、柜都没有。最好是这安全区,这边没有烧,最烧得利〔厉〕害的是夫子庙、太平路,真可恶,这样狠心,南京现在完全一空。听说芜湖也烧得利〔厉〕害。

二月十五号 今日有几个【日】兵来此找女人替他们洗衣服,华小姐不在家,回答他们一时找不出来人来,【要】慢慢问。他们明早再来。后来问这些人,他们都不肯去,第二日他们没有来,听说在别处找着了。

二月十六号 华小姐早想开家政班,学校若是只有两百人不能回去【的话】。年轻的人因为有【的】丈夫死了,有的家烧了,有的青年姑娘,现在四千人,不过其中能回去也怕回去。现在改了,不教家政,因为人太多。昨日报名有六百多人,有的是初中的,有的是高中的,有的小学三四年级的。现在教圣经班,每班有七八十人,因为教的人不多。有一王小姐,她是神学三年级生,她已教过几年书,她做教务主任,另外有小学教【师】薛王珍、罗小姐,传道的,华小姐的朋友。外有两个难民,一个是明德^①毕业的,先是教小学,还有一个后来的,是女子神学的。他们这些人教,戴师母教唱歌,李先生也帮忙,华和我也许要教,多半在上午,还未开课,现在预备。

① 指教会学校南京明德女子中学。

二月十七号 今日是我们应当纪念的,前两月这一夜是苦的一夜。今日四时,请了国际委员会长^①来吃茶,外有邮政局长,他也回来了,预备开邮政局。另有德美两国领事陪他^②,因为他要回国。他本是做生意的,在中国年代不少,他人很有本事,胆量也大,因为他的行家^③要他回去。他走了,国际委员会不能存在了,定要改组,都要挽留他。此处难民也知道了,他〔也〕要求他【留下】。吃茶时,我也多谢他,请他再接去^④一月。他对我说,再待下去没有多用,我现在回到德国,能帮你们的忙还多些,现在正要人在德国说话。我想也不错,宣传,人都听他,因都是他亲眼见的。他出来时,难民都把【他】围了,汽车也不能走,他也是走路回去的。

二月十八号 今日又来了一些年轻的难民,因为别的地方收容所关了,他们不能回家,只好跑到这里来。本来是都要关门的、解【散】的,自治会要求日本【占领当局】一时不能都解散,留下几处慢慢解散,国际委员会也是这样说。现在只留下四个收容所:男金大、女金大、金陵中学、女子神学,其余四月尾都解散。不过还有一收容所自治会要留的。化学研究所留下,为远路来的人,因方便送他们回去,现在打算送远的回去,日本人也答应了。国际委员会改名了,现在是国际救济会,将来不久救济会也不能存在了。现在日本人尽力取消,不要第三者管他们的事,不过国际不答应,我怕不能长久。

二月十九号 天气很暖,这些地方不干净,将来不得了。现在尽力找石灰,各地不放石灰,臭气要上来,还有些粪坑不放石灰不行。城内找不着石灰,我对卫生组长讲,叫自治会对日本人讲,用事〔车〕往城内找,告诉他们怕发症,他们怕死的,若有瘟疫他们也不得了。若是城外没有,用火车到龙潭去拿,那地方很多,快要!对他们讲,日本人怕死的,我

① 指约翰·拉贝。魏特琳女士专为约翰·拉贝举行的告别茶会。

② 指约翰·拉贝。

③ 指德国西门子公司。

④ 接去,南京方言,指“持续”之意。

想他们肯的,这也是为他们的好处。现在什么事,煤、米都归他们管,国际救济会不出面,做什么事?有些事让中国人做,他们也不敢得罪日本人,怕他们不让他们住在此。就是美国人往上海去也得他^①的许可,还要先问他们,要回来的,因怕他们不许他再回来。

国际委员会的费先生,他本是青年会的干事,去申费了多少口舌才去的,后来回来不几天就走了,听说他要飞到美国去作宣传的工作,早已到了美国了。又死了一小孩。

二月廿号 要捐钱预备种牛痘了,鼓楼医院的医生来种。要替这些难民做的事很多,华小姐替难民找大夫^②、找儿子,因为华要求日本人放出他【们】拖去的人。听说在模范监狱有许多人在这替日本人做工,华叫难民家里人去看,若是在那里,他〔她〕再见日领事。华早已写信问过,他们已答应华,但是未实行。这些难民不光是住在我们这里的,外面也来,都到此来求华写信。华已请两位先生做这事,还要难民打手印,写名姓、地名、年龄,大约有一千多人,所以人家叫她观音菩萨,她也不怕麻烦,不过她自己不做,叫人做。

二月廿一号 今日到黄丽明家里去看看,他们的东西都是乱七八糟的。两个琴都抬走了,二楼柜子都打开了,有些东西打坏了,三楼更乱,衣服一地都是,单衣服好的拿走了。还是有看门的,不然单衣被老百姓拿了走。老百姓也进去过,次数不多,所以还有好多东西,什么地方他们^③都抄到了。

二月廿二号 这些吃奶粉的小婴儿真有意思,有的一礼拜长一磅,有的长半磅,看他们长胖了。病人真多,现在我又看病了,因为这些人来找我,没有法子。叫他们到医院去,不去,有的不能起床,怎能叫他走,除

① 指日本占领当局。

② 此处应为丈夫。

③ 此处指日本士兵。

非抬他。有的能走的,我不看,他说没有钱,只好把钱他去鼓楼医院,两毛钱挂号,药钱现在我付,医院说好了,请他们不要药钱。这样又多事,每次要写条子,所以一天到晚忙不完,夜晚有时来找我。

二月廿三号 戴师母生病了,我要替她出去分发奶粉、鱼肝油。这些地方还没有解散,人不肯走。我们这里人生病,你起我落,邬女士【病】好了,戴又来了。我还要照应做被套,因为这里有许多棉絮没有被套,史先生他们的布厂可以织布,做好这些被,可以发给难民。我们这里的难民,我早已发了许多给没有被【的人】,他们要这些被给男人。

二月廿四号 他们开课了,有六百多人,我不能帮忙他们了,我要替戴师母出去,华小姐或者要帮忙。每日下午还是有礼拜,每次有两百人。有些朋友的房子我们想去看看,没有车,戴师母的汽车早被日兵拖去了,若是她有车就方便了。现在每个汽车有美国旗,不然在路上日兵看见就抢去。起初有美旗他【们】也抢去,除非有美国人坐在里面,现在好些。他们拿了不少汽车,南京多少汽车、卡汽〔车〕、公共车都没有了,他们现在用车都是南京的,还带到芜湖去了。

二月廿五号 有一件事不能不记下,虽然我们在这苦难危险之中。我们每日早上七时,大家能聚集祈祷,不能不感谢上主的保佑。再,每日祈祷中幸为公开的朋友^①等,第一是我们的国家,除了主以外,谁人能救我们出险?谁能救我们的国家?虽有这些美国人在帮忙救济,也是上主的能力。这次得了这些人的帮助不少,金陵若是没有我们又在此,也抢了一空。要不是华小姐在此也不行,难得他们肯牺牲。现在中国人,不【被】抢过也不行,日子难过,非要自己奋斗才行。今日又死了一小孩。

二月廿六号 今下午种牛痘,八百多人,明日再来。天气好,人多,只能在院子种,次序很好。有的地方人不肯种,医生六点钟就去难〔拦〕

① 此处指留在南京救助难民的西方第三国人士。

着大门,不让人出去,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中国人只知小孩种牛痘,大人那〔哪〕有种的。因这一班人没有受教育的,我们这边的人先讲给他们听。

二月廿七号 这两天很平常,没有奇事记下。今日又种牛痘,又种七百多人,明日还有一天就不种了,下月再打预防针。今日又有难民由乡下来,因有土匪。现在出入城门只要有安居证就可进来,若是你身上有钱,那是会【被】拿去的,不管多少。张司夫〔师傅〕的儿子到现在没有回来,恐怕没有指望,张司夫〔师傅〕时时哭他的儿子。

二月廿八号 戴师母咳嗽、发热没有好,明日送她进医院,在此我不能医治,她住在中学难照应。郭小姐回来了一礼拜她又去,大概她是气管炎,不住医院不行,郭也是的。今日中午又添一小难民,生下来小得行〔很〕,恐怕养不大。昨日到金大,听说这两日他们死的孩子不少,前日一天死十二个,今日又死七个,埋不及,有时小孩死得快,还找不出他是生什么病。

三月一号 戴师母进了医院,我的担子轻了。我每日要出去替她做事,发奶粉,调查这些人是否给小孩吃,还要教这些人怎样做法。鱼肝油有些人不给小孩吃,因为小孩不要吃,他们不懂有什么好处,又要讲给他们听。不要他们的钱,他们还不吃,等到小孩生病,他们又怕了。现在小孩咳嗽的很多,将来出沙〔痧〕子的也不少。

[原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4期,2005年第1期,原件
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陷京三月记

蒋公穀

序 一

自南京陷落，予与龙门在汉上，日以诵盘、公穀两弟生死为念。或曰随唐司令长官退江北上，或曰已退屯溪，或曰福昌饭店之炸，已与屋俱烬，人言人殊，终无确息。至二月，沪上有书来，始知流转难民区中，尚未出险。四月，先后来汉相见，悲喜如在梦中。予别公穀弟未久，别诵盘弟已三十余年矣，意气洋洋，如少小时，且与公穀弟皆皈依三宝。予生平不持教，然亦不排斥宗教，意以为人能尽其为人之责斯可矣。如二弟出万死一生，为职务尽忠，为人格立表，虽不事佛，佛性具在，今更事佛，我知推慈悲普济之愿，他日所建树当更有可观也。予垂老流离，抛家离母，但求一片中华干净土地，苟全性命，于愿已足。来桂三月余，晓沧弟来，出其自浙赴赣、自赣赴宜诸诗读之，凄然以悲。百里来，纵谈三日后别，未一句，竟作古人。呜呼！经我前者何梦境之多也！今公穀弟复出此书相示，据实详载，虽（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俦。二弟身经而回忆之，诎非梦之可惊可噩者欤！虽然，我愿二弟记此梦，传此梦，以诏国人之酣梦不醒者。此亦狮吼棒喝之一法也。

海宁张宗祥跋

序 二

仆赋性坦率而又孤陋寡闻，未尝学问。民十四年，服务黄埔军校。民十五年，随军北伐，迭掌卫生勤务，虽于军医界滥竽多年，尸位素餐，鲜

有建白，每引以为耻。爰自民二十年起，仍悬壶沪上，还我初服，以鬻技所得，供菽水之奉，荏苒数稔，恬如也。七七事变突起，转瞬波及淞沪，救亡图存，敢落人后！遂于是年八月十六日，毅然抛弃一切，只身赴京投效，以尽国民天职。诂事与愿违，稽留两周之久，未入报称〔效〕之门，无已，悄然而返。九月二十一日，突奉电召，乃不及摒挡，星夜就道，初奉命组织救护队，旋成立野战救护处。公穀弟等亦由沪来京，共赴国难。公穀系已故蒋百里先生令侄，家学渊源，又为军医学校第八期高材毕业生。北伐时，历充第二师、第三师军医处长，久经战役，于部队卫生多所擘划，而又敏于思虑，勤于治事。近年皈依佛门，尤具菩萨心肠，共事数月，深资臂助。城陷，复矢志与仆共生死。是记描写当时顽敌入城后奸杀烧劫之残酷，与夫友邦人士之不避艰危，力事救护情形，语语真确，事事翔实。独于仆卤莽之处，备加推许，于仆之未能尽忠职守，又每多掩饰，令人汗颜不止。溯自事变以来，我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壮烈牺牲者不知凡几，后方民众踊跃输将毁家纾难者又不知凡几，笔而述之，皆可歌可泣，永垂不朽。若仆才不足以应变，诚不足以孚众，临难又未能舍生取义，负罪方深。今公穀出示此记，不禁感愧交集，聊缀数语，以志忏悔，俾益知所警惕云尔。

中国民国二十八年一月 吴江金诵盘谨志

自序

新中国（指中华民国，编者注）的基础，肇启始于革命军的北伐，而奠定于这一次的抗战，这是深可引以自慰的，在短促的人生旅程中，得完全参加这两次建国的战役。北伐时我是在第九军第三师，西征时我是在第二师，都负着当时全师的卫生责任。但接着的那些国内战事，我是已经脱离军队从事于地方医事及铁道医事了。

当二十六年淞沪战事激烈的时候，我本于役杭州，特于九月八日赶到上海参与红十字会的救护工作。十月三日，得金电，邀我赴京襄助筹备野战救护处，迄十一月十七日（那时已组成一大队在前方工作了），金始正式被任命为野战救护处处长。十一月底，南京的情况更形紧张，各

机关都纷纷的往武汉撤退，本处奉命担负城防救护工作，处长更奉刘部长令留京处理部务。因此，我们很幸运地亦得参加保卫首都这重大而又神圣的工作了。

经过了一度艰难的支持，首都失陷了。我们亦随着它，同沦入敌人的铁蹄下，度着悲痛的岁月。自十二月十三日敌人占领南京，迄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我们始脱险离京，中间一共有八十几天，其间所经所历，常常萦回脑中，不能忘怀。特别是处长那种临危不苟，坚忍果毅的气度，与夫凛然的风节，更加值得人们去师法。他是医师，所以有着医师应具有慈悲，为着近万的伤兵，不顾生死的奔波；他抱着正确的认识无畏的精神，所以即使在炸弹和枪炮的铁片里，犹自镇静地处理职务，竭尽他的忠诚，为国家出力。南京失陷了，整个的都城，都罩在魔鬼的黑掌下，但是他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险，进行工作，设法与汉口当局通信报告，这种英勇的事迹，是值得珍惜与宝爱的。我很欣慰能够追附骥尾，一同度过这一段险恶但是光荣的过程；为了纪念，我凭着记忆，用日记体裁，粗枝大叶地写了出来，也就顾不得文笔的拙劣，不能尽量描摹当时的情景于万一。惟所记的事实，都是真实不虚，不敢犯妄语的大戒，那是我可以自信的。

海宁蒋公毅 二十七年八月

二十六年

十二月一日 前方战事已逼近首都外围，我们在金处长诵盘领导之下，紧张地计划着保卫首都的一切救护工作。在先成立的第一救护总队的第一大队，由副处长郭琦元指挥，配备于昆山一带，后来即随着第三战区兵站向西侧转进。此次奉令筹备城防救护事宜，势非另行组织不可。在上月二十日左右，李明扬将军介绍他的旧部李团长长江来处服务，处长命他筹组第二救护总队。他的干部，本因在编遣之后多散居四乡赋闲着，所以一齐招致。连官兵一千三百多人，不到一星期，就完全集中起来

了。但在天寒地冻的冬天,都只穿着单夹的服装,如何可以抵挡呢?这时候有了经费无材料,有了材料无人工的时候,要赶做是万万来不及的,刚巧各机关都匆忙的离京西迁,其中卫生机关搬运不了的服装与器材,实在不少,我于前日随处长前往中央大学视察红十字会办的医院时,负责的早已星散了,只剩一小部分职员在那里搬运各方面捐来的东西,许多搬不了的他们也不要了,我就趁此机会向他们情商转让,因此得了许多被服、线衫、毛巾等物,雨中与本处科员程斌君搬运回处。现在正好转发该队官兵御寒。

昨日(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四时,随处长陪同部长刘公月如赴竺桥小学检阅该救护总队。

军事委员会卫生勤务部刘部长偕全体部属于今晚离京赴汉。临行本允许处长代理部务以便统一指挥留京各卫生单位,后复改为留京处理部务。据闻这是经过部里的秘书考虑过的,事前我们毫无所知。不仅觉得奇突,而且有些滑稽,但处长似乎有了决心,处之泰然。

处长鉴于战局日趋紧张,同时为便利将来工作上的关系,决定将本处大部分职员分批向屯溪转进,留京者不过五人。处长本住在铜银巷耀华里,今日移住傅厚岗处内,以便随时处理公务。

二日 今日又随处长移往中央路一五六号刘部长官邸办公,因为该处设有军用电话,通讯较为便利。该邸建筑辉煌,尤以浴室全系粉红设备,最为美丽。据处长云部长临行握手言别时,即允其在该邸办公,当时或含有鼓励之义。

下午往兵站监部,为第二救护总队请领军米及咸菜等物。但军米系存储三汊河,苦无运载的工具,那是要想办法的,后向卫生署及卫生事务所接收到他们正在撤退时想要遗弃的破汽车二辆,商得同意之后,卫生事务所那一辆,因为一个新的车胎,偿了他们二百多元的代价,才给我们开走。当即交给李总队长去解决了全队官兵的给养问题。

三日 留京卫生机关,原有八个医院,四个收容所,四个接应所,及第三汽车组,今接卫成长官部的通告,对于这些卫生机关,也都已列入战

斗序列。但处长事前并未知道,亦未参加会议。当时军医署有驻苏办事处,卫戍兵站监部有卫生处,是应当直接负起调度配备的责任,来努力工作的,但保卫首都的战况已很紧张,处长生怕有误戎机,决定明日召集各该单位主管人员会议,以便指示一切,并划分各部分的任务及地区。

下午四时随处长赴竺桥小学,对第二救护总队训话,大意谓:“在这紧张危急之际,李总队长能于一周内招集这许多弟兄,来同负救死扶伤的工作,足见各位都是爱国志士。各位过去都受过训练,上过火线的战地经验自然很丰富。可是这一次与从前不同,是国家民族的存亡关头,你们要以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去完成你们的任务。”辞气激昂,振发了全队的精神。

四日 刘部长临行时,原签给处长两万元领据,嘱向军医署驻苏办事处领款的;但后来向办事处几度去领,始终推诿敷衍,结果只拿到一千五百元,似乎存心给我们过不去的。当时郭副处长琦元指挥的第一救护总队正在交移,李总队长长江指挥的第二救护总队驻城工作,都急着要领款开支。连电汉口呈部告急,始终没有得到回音,电报是否收到亦不得而知。所以处长焦急万分。今日特派侯视察念言向卫戍长官部商借,结果领到七千元,扫数发给第二救护总队,暂为维持必要开支。

下午三时,留京各医院收容所暨各军师军医处等主管均齐集中央路一五六号出席会议。先报告各该单位的运输、收容、医疗力量以及位置、距离等情形,再逐项讨论。最后决定卫生材料及经费的补给,应由军医署驻苏办事处负责。至于工作的分配,以及在野战区内救护地,对于负伤袍泽的急救、包扎、集合、后送,则各队附卫生人员应切实负责;如力有未逮,再由本处加派救护队补助之。各接应所收容所指定在交通沿线设置,各医院仍在北城一带准备收容。

晚九时,处长赴后方勤务部出席会议。当晚顾副司令长官偕同参谋人员正在客厅旁一小间内展开地图策划第三方面军的前线战事,回头对处长说镇江方面战事激烈,负伤甚多,无处收容,应速派医院前往接收治疗。处长回说远在首都城防以外,无力兼顾。顾长官勃然不悦,对处长云公事是公事,交情是交情,决不容托词推诿。语气之间,颇为严正。时

俞部长亦在旁点首微笑，处长肃然，仅云请发命令。当由参谋拟就命令一件呈顾长官核阅，交处长遵办。处长回寓神色不甚愉快。旋对我说，镇江方面火车已不通，又无轮〔船〕只及其他交通工具可以输送，医院如何开拔？但既有命令，非服从不可。这在我指挥守卫首都城防救护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未免使我太难为了。后来决定交军医署驻苏办事处伍处长转饬遵办。因为当时所有医院指挥上仍统归该处负责的。

五日 上午励志社黄总干事仁霖来访，对处长说此邸夫人要来住，请即设法腾让。处长回说，腾让并无问题，惟此间所装电话已与前后方取得联络，如必需迁移，工作上将受影响云。处长本率直，而此答措词，则颇婉转，黄总干事去后并未复来。

下午白副参谋总长派高级参谋来访，同样的要请腾让。处长仍照上午回复黄总干事的说法回答他，后来副总长亲自来了，处长出来迎接，向他敬礼，陪他上上下下周视了一番，对处长说，你们尽管在楼下住着办公，我在楼上，尽够，可以。语气非常温和，处长欣然，我亦仍随处长住在楼下照常办公。当日并拟定救护总队分组配备地区任务命令一件。

晚九时，处长仍到后勤部去出席会议。深夜十二时许，忽接该部钱参谋长卓伦电话，谓：“据报，下关江岸，有伤兵千余，无人照顾，转请查明安置。”经多方电讯，才知道确有百余名伤袍在码头待运，并已由驻在该地的接应所派人照料了。

六日 闻敌人已隔〔逼〕近汤山一带，城中可以隐约的听到炮声。着救护总队明日分组出发的命令，已经处长判行，于今日送达。

下午一时偕副官余瑞华到下关看船，是雇到三汊河去运米的。行至二马路，突然听到警报，敌机已闯进市空，盘旋在下关一带，大肆猛炸。我站在市街的屋檐下，被震动得立不住脚，大概经过了十余分钟，敌机飞往对江去炸浦口了，才得急匆匆的赶进城来。处长的盼望，异常焦灼，已为我担着不小虚惊。深恐明日仍然有警报，故鼓着勇气，决于五时再到下关，将雇定的船只，指定停泊于中山桥下。

晚九时，处长仍到后勤部去出席会议不到一小时，他就回来了，嘿嘿

地不作一声，在客厅内踱来踱去，狠〔很〕现着非常烦闷的情形。我忍不住问他什么样？他那锐敏的眼光对我望了一眼，接着对我说：公毅，后勤部天天要我去开会，实际上连去三天，没有出席过一次会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呀？他就联想到八月十六日离开上海，第一次赶到南京来报效的时候，竟然到处碰壁，报称〔效〕无门，不得已悄然重返上海的景况。到起了许多感喟。当时他对我说：要不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国际战争，这几年我很安逸地在上海当医师，为什么要赶来受罪、受闲气？还要看人家的嘴脸，遭人家白眼？我早认清楚，我们医师来在宦海中浮沉，随你有多少地位，不过是军政机关甚至于私人的附庸罢了。因为在中国对于医师的权威虽说是良医良相，根本就没有人尊重。过去因为政治上的演变，成立了卫生部，只有两年的生命就寿终正寝了，要说存心济世救人，自己开业，虽说范围小些，何尝不可以发展到相当高度呢？我在北伐完成全国统一以后就决心离开仕途，自己开业，自由自在，安逸得多，我此番自动来京报效，无非想尽我绵力所及，对为国牺牲的负伤将士多尽一些救护责任，我自心发问非常光明而纯洁的，所以在八月十六日第一次离开上海的那一天，就决定将静安别墅住着的四幢四下，紧缩到两幢两下，并将六间病房十二个床位所置备的被褥垫单枕套等装了好几车全部捐送给红十字会，想不到一腔热血来到南京，在天天躲避轰炸之下住了一星期，竟到处碰壁，找不到一件可以使我发挥工作的事，只好车返上海，再等机会，一直到卫生勤务部成立，部长刘公月如亲到苏州视察的时候，正在夏历中秋那一天，发电促我星夜来京，我才叩别了年高的老母，嘱托了妻子，单身坐着自己的汽车，趁着月色，悄悄地过了真茹警戒线，一路风驰电掣赶到苏州，再循京沪公路直达南京向部长报到。最初委我担任该部参议，后来组织伤兵管理委员会，又属我兼该会的救护组，正在编组的时候，军政部另委魏益三将军设立伤兵管理处，伤管会无形打消，救护组单独改组，由部呈军委会扩大组织，改为野战救护处，直隶卫勤部。那时的筹备工作，你也已经来参加了，直到十月底始正式成立。当时我认为我的小小志愿可以达到了，我的工作可以积极的展开了，但是事情并不什〔这〕么简单，照我这几天到后勤部出席会议的景况来猜度，似乎前途的障碍还多着呢！非下最大决心努力来，扫除不可。处长这番

话,从回想中有着许多感慨,我也无从劝慰。同时感触到战局的紧张,自己前途的渺茫,这一晚竟然终宵转侧,不能入寐,挨到东方发白,始朦胧睡着片刻。

七日 晨六时许,第二救护总队队长李长江率领着全体官兵集合在中央路广场,准备分组出发。白副总长适在阳台上很安详地间眺。处长专诚上去报告,并请派员检阅,以资鼓励,当蒙首肯。旋派孙高级参谋前往致训,处长邀我同去。时白副总长适公出经过,全队肃立致敬,精神异常旺盛。孙高级参谋经处长介绍向全队官兵训话,勉以加紧训练,尽忠职务,奋力救护,安慰伤袍。词毕先还。随后处长又激昂慷慨地鼓励了一番。最后希望他们相应时机,加入杀敌,徒手出去,武装回来。因此全队官兵异常兴奋,立刻就分队出城去了。事后对我说,这批新兵都是行伍出身,原是李总队长长江的旧部,都受过训练,都能打靶上火线,所以特地用这番话去激励他们的。

午刻,接卫戍长官部电话,着另派救护队一分队驻城内新街口,以防轰炸城区时,施行救护。

白副总长定于今晚过江北上。刘高级参谋对处长说:“野战救护处的任务是全国性的,将来各战区都要你们去组织救护队来充实前线的救护工作。现在对于首都城防救护事宜,既然已经布置妥当,就应当撤至城外适宜的地方,那才对各方面都可以策应呢。”处长听了这一番诚挚关切的话,非常感激。因为处长对我说过,我们应当在相当时期,撤至城外,相机行动,前途的工作才能灵活使用呢。所以在听了刘高级参谋这一番话以后,立刻决定救护总队拨归兵站总部卫生处指挥,并派侯视察念言留驻卫戍长官部随时联络。因侯视察素得唐长官信任,并与长官部各处高级职员颇有认识,亦愿留京,所以处长向他说了以后,他表示很欣然的一口答应。处长随即嘱我分别办稿,预备在缮发后随白副总长一同过江北上。傍晚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唐司令长官突然亲自打电话给处长,要请处长仍留京坐镇,以便指挥一般卫生人员,使他们不致慌张动摇,并约明日面谈。当时处长未便推托,就在电话中毅然决然的答应了一声。因为这电话就在白副总长的办公桌上接的,所以副总长也听到,

随即对处长说：你一向办卫生勤务很有经验，不走也罢。当时顾副司令长官亦在座。处长特地请我上去会他，因为北伐时期我原在第九军第三师担任军医处长。他就是我的直系长官师长。他问我，你决定怎么办，我回答：“处长不走，我亦不走，自当随同留京。”他坐在沙发上，向我点头。回说：好好，前途小心。我向他敬礼后默然随处长下楼，后来处长又向我说：“今后我尽我职，你尽你职，生死与共，艰险困苦，一切不计。”并即电知郭副处长琦元，请他对第一救护总队负责指挥，不要以我等为虑。我当时猜度他的意思，似乎已坚定了最大的决心。后来我怀疑刚才唐司令长官打给处长的电话，恐怕是侯视察念言从中纵使，有意捣鬼，我曾听处长说过，他与唐司令长官素不相识，向无渊源，只在民国十八年随委座驻节许昌行营时，有过一面之缘。此番因知侯念言尚能得唐司令长官的信任。所以特地委他充本处上校视察，以便取得联络，这原是一件苦心孤诣很勉强的事。因为处长深知侯视察言大而夸，对于办事，往往不确实，他以前也追随过处长，虽小有聪明，在工作方面的表现并无好的印象。所以我怀疑他这一次得着机会，有意捣鬼，来使处长为难的，否则唐司令长官如何知道处长要随白副总长一同离京呢？事后处长并非不知道，但已势成骑虎，只好由他摆布了。

南城一带的炮声，较昨日来得更紧晰。因为今晚白副总长离京北上后，若大的一所住宅，只有我们几个住着，未免太寂寞了，所以决定移住福昌饭店。他的建筑都是钢骨水泥异常坚固，好像在心理上比较来得安静些。

八日 晨仍到中央路办公。指令开赴镇江的江院长，今午来请示处长：“乌龙山方面已不能通过，所以该院没法到达指定地点。”处长当即令开浦口，专任收容过江伤兵，并转运至后方事宜。

下午二时，处长邀约往谒唐司令长官，本处侯视察念言陪他同去的，由长官部周参谋长代见。当时处长建议将城内所有医院，统开浦口一带，城内外分段设接应所、收容所，并于江干指定船只，倘前线伤兵下来，可以按站输送过江，于医疗及运送上，均有很多的便益。但未蒙采纳。

晚七时，在福昌饭店膳厅请各院长聚餐，商量伤兵收容及转运的办

法,在座的尚有各军师长及外侨二人。谈论的声浪,往往为大炮与机关枪的声响所乱。忽然轰天一声响,掠空而过,连福昌饭店那样坚固的建筑,被隆隆的震动了。有的揣测着说是炮声,也有说是地雷爆发的,但大家始终判不定是什么声响。

九时许,随着处长站在福昌饭店最高一层的屋顶上,瞻望南城,尽湮没在迷漫的烟雾里。大炮与机关枪声息,不断的连续着。又不时可以看到红光冲起,划破这一片幽暗,大概是炮弹的掠过与炸裂吧。中山路上,暗无灯光;只有我们救护队的若干小队,手里提着桅灯,抬了伤兵,络〔陆〕续的向北城运输。正看得出神,突然一个炮弹,倏的掠顶而过;于是处长说:“我们还是下去罢。”

福昌饭店经理丁福成君,夜间到我们房间来了好几次。他力劝处长同他一起离京出走;差不多说到东方发白。天快亮了,总不能摇撼处长坚定的意志。最后,向他说:“你不过因为财产的关系留在此地,现在他已委托德侨史培林代你管理,自可放心及早离开为是。至于我,是负着职守的人,非奉到命令,断不能自由自在的出走。倘我现在跟你到汉口,这叫做逃,非但不分,再拿什么面目去见人呢?生死成败,早已经置诸度外,请你不要代我着急。但是你的盛意,我是很感谢的。倘若到了汉口,请你代我向部长当面报告,那我益发感激不尽了。”一席话说得激昂慷慨,忠勇负责的大无畏精神,溢于言表,令人肃然动容。当下便很坚决地断然回绝了。

九日 晨,仍赴中央路办公。丁君确已于今晨过江了。

听说敌人已攻到麒麟门一带,逼近城垣了。枪炮声较昨日更来得密集而清晰。城南八府塘已遭到敌人的炮弹。敌机更不断地时刻在城空盘旋侦察;完全是战场上的情景了。城内的秩序却依旧井然不紊,我们还是照常办公,也并没感觉到有什么惊慌与危险。

每天都有成千的伤兵络〔陆〕续的由城南运送进城,处长因为医院分散在各处,不便于收容;且分院在八府塘已遭到了敌弹的轰炸,决令各医院集合在外交部及军政部二处,把职务划分开来合并收容,这样更可减少很多的麻烦。

入晚,军医署办事处长伍毓仑及第三卫生汽车组主任卢某来谈。据说城外战事渐趋不利,南京恐怕危在旦夕了。办事处副处长兼卫戍兵站卫生处科长骆某,今日已一天不见,或者已先出走了。嗣即随处长偕救护总队长李长江并约着军医署办事处长伍毓仑一同坐着汽车驶往下关视察该收容及伤运过江情形,可是到了江边,望不到一丝灯光,只于朦胧中看到幢幢的人影,死尸般的踏着凄凉的脚步,整个下关如同死城,情状真凄惨极了。江边有几艘大船,正在装载汽车,对江便零落的发枪射击;这当然是警戒不准过江,但其实是包孕着绝大的矛盾。处长回头对我们说,以后伤运过江,恐怕很困难的了,我们回到福昌饭店以后,大家都觉得有些疲倦饥饿,就随便吃了一点东西,各自各向处长告别分散了。

今天自来水已不大畅流,电灯也时明时熄。夜间十二时后,炮声转烈,都向着城中射击;窗外不时掠过一道呼呼的白光。我因为昨天少睡,疲倦万分,倒也不觉其为危险了。惟为避免这种凶恶的炮声和那强烈的闪光,便移卧床下,居然睡得很香甜,同楼尚有粤籍军官数人,听说都在我甜睡之中匆匆的走了。

十日 晨起床,才悉福昌饭店的厨司、侍者,亦都跑开了,已〔已〕不能供给膳食,只得买了几团粢饭来充饥。自来水竟完全绝流了,无水洗脸,倒还可勉强,可是便桶不通,弄得臭气熏天,这真是无法解决的。

约摸九点钟,祁院长明镜匆匆地跑上楼来向局〔处〕长报告外边的紧张局势,我们正预备一同下楼到中央路去。忽然听到一声巨响就在很近的所在爆炸。我与祁君急向窗外探视,就在屋后,尚冒着一团烟雾。接着敌弹竟继续不断地集中在福昌饭店这方面,前门已落到三四弹,屋顶的水箱,也被击中。我们都认为不能不脱离此危险的境地了,乃一同下楼。跑出门,就瞥见我们的汽车在焚烧中,急折向北,进华侨路。处长尚未离福昌,就立在门口等候,大约等了四五分钟,处长始到。这时敌人依旧向这方面瞄准射击,沿途民众,如潮涌般都朝北奔走。我们既没有一定的目的地,也就随着群众向北走去。恰好碰到福昌饭店的侍者何海清,他原是美使馆的侍者,经他邀往美使馆暂歇。是时处长仍令祁院长赶回医院,迅将卫生汽车接收过来,负责办理伤兵运输事宜。并指示一

切,请他转告各院,镇静工作。午后处长偕德侨史排林回福昌饭店携取行李,发现福昌饭店门首,被击死了数十人。

十一日 晨,随处长到驻在外交部的医院办公。一般未离京的民众,都纷纷向难民区搬迁,难民区的范围为中山路以西,广州路以北,山西路以南,西侧靠近城脚,所谓新住宅区,大概都包括在内了。

据报:军医署驻苏办事处人员,均已离散。伍处长毓仑亦告失踪,本处副官余瑞华也不告而别。下关江边所有一切船只,都经卫戍部统制集中煤炭港看管,伤兵出城渡江,亦须得卫戍长官的手令,才可放行。处长因感觉到情形既然这样严重,重伤的士兵,实在无法可以尽量运送过江了,乃于下午二时,亲赴国际救济委员会,向该会主席德侨拉贝氏提议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医院,冀其收容重伤官兵,俾他们可以安全住院。答称:“须电敌方,征得同意后,方有保障。”处长当即慎重声明:“我们来商请求设立国际性的医院,并非为了战事的如何变化,亦非是贪生怕死;这纯然是根据红十字会条约为人道而发的正义的请求,可以希望贵会亦应该有合理的办法。”理直气壮,该主席为之肃然动容。

十二日 晨起,即赴驻在外交部的医院办公。天气颇晴朗,二三架敌机时刻在城空环绕侦察。伤兵络绎〔陆〕续地被送进院来,在前面的草地上,有坐卧曝日的,也有由看护小姐扶陪着进病室的。当事者的工作虽然紧张,可是这一集团间的包围,仍然极煦和而安详。

十时许各院长均来,处长指定祁明镜、杜宝忠、李义璋三院集合外交部,冷希曾、尤一锡瑟、邓某三院集合军政部(邓、李二院,工作人员均已走散,只有光杆院长),集六院的人力、物资合并工作,分运输、治疗、管理、给养、材料与经理等六部分,主要职务即由六院院长分负其责。但办事处的人既已星散,材料经费因之便失了给领的所在,又不知战事可以维持到什么时候,故只有电汉刘部长报告一切情形,并请迅予接济,殊不知电报局亦已停闭,因设法由无线电拍发,也不知可以接到否?

苏州红十字会救护队计有男女队员二十人,都是热心爱国的青年,他们于十一月三十日徒步来京,投效本处;除派遣一部分随本处救护总

队分队出城服务,女队员过江离京外,此时所有重要命令的传达,伤兵过江的护送,都是由他们不避艰险地负责担任的。队长蒋雄岩尤富胆识,今日受命护送千余伤兵过江,二时许上游找着了一只破坏的汽船,经他们自行修理,居然可以开行了;当即输送过江数百名。及后情形混乱,他们能否安然转回,那就不得其详了。

四时许,中央路、山西路等处,都已堆积着沙包,交通亦被遮断,情形极为严重。处长当时即指示祁院长,仍镇静工作,他说:“我决不出城,你非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离院,好在这里距难民区是极近的。”握手叮咛再三。随即拟同我回傅厚岗处所,因该处尚存有公物若干,拟设法妥为处置。不料各路口都已堵塞,车辆不能通过,但并无一兵一卒的驻守。中山、上海等路,成千成万的士兵,杂沓不绝的由南向北奔走着,我还以为是换防的呢?西南方面,大约在中华门和水西门一带,响着密集而剧烈的机关枪声。不得已只好随着处长进难民区,暂时躲避在美使馆内。

迄夜,城北三牌楼一带,枪声突起,据云,是防守挹江门的部队与退兵冲突,双方都有死伤。结果还不是都出城而麇集在下关江边!可是没有船只可以摆渡,于是再沿江西走,乃为敌人所袭击,全部覆灭。其中有些胆大勇敢的,就浮木渡江,命运诚属是可悲的,不是中流灭顶,就是被敌人击毙。交通部着了火,火势很大,染得红光满天,那都是自己纵火来破坏的,过了十二点钟,情形更加混乱。我们三人,处长、我、司机王万山在那黑暗的房间里,默然不作一声;虽然经过了一天的疲劳,但哪里睡得着呢?我的床位正对着后窗,所以外面的情形看得很清楚。红绿色的信号连珠价的升向天空,接着敌炮就瞄准着该方向射击,每颗炮弹掠过使馆的上空。城北燃烧着一大堆融融的火光,城南只听到密集的枪声,上海路上,杂踏的步履声间夹杂着叮当的刺刀声。左近的小巷内不时有尖锐的呼救的声音,那是一些万恶不赦的禽兽般的汉奸,在乘机展开他们凶暴的戾吻,枪击着行人。这一夜悲惨与恐慌的景象,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中,刻下了一道很深的烙印,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十三日 昨夜的紧张,今晨还依然继续着,机关枪声已忙乱了一整夜,大约这是水西门方面我们防御部队所发的吧,到六时光景,突然低落

下去,寂然无声了,只有大炮声虽还在零落地吼鸣着,可是已辨认不清是属于何方的了。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变成一个满目荒凉的阴寂的世界,没有一丝声息,没有一个行人,地上满堆了轱乱的军服,尤其是在难民区内更多。我是于九时许才见到敌人,满载于一辆江南公司的公共汽车里,经上海路往北驶去。据那位刚刚逃入使馆内的人说:“中山路上敌人已如潮涌般的填塞进来了。”

下午三时,祁院长明镜匆匆惶惶的裸被来投,说:“医院昨夜先由全院官兵努力支撑到了天明,方才探悉敌人确已进城,不得已退入难民区内。全院伤兵尚有三百余名,已有圣公会美侨梅奇牧师出来接收维护了。但我们虽避居难民区铜银巷耀华里内(原是处长住宅),以为可以安心住着了,不料敌兵也照样光顾,恣意抢劫;那面实在不能再住了。徐先青、黄子良等几个同事,是同我一起搬往耀华里的,恐怕他们亦得另想办法才行。”我们所住的房间,是美使馆鲍秘书的侍者住室。处长睡一残破小铁床,我与祁院长合睡着在三块狭的松板,王司机睡地下;祁院长太太与杨厨司妻睡在另外一间。使馆负责的外人,都已上了兵舰,现只有寄宿的美国新闻记者二人。馆内事务,由一邓某负责,全院避难的约有三百多人。

十四日 晨起,听到枪声断续的响着,那是敌人在射击我们的平民。瞥见窗外的敌人,三五成群的在路上蹀躞着;有时作着狰狞的面目,像要扑进馆里来的样子。闻说难民区外屠杀的情形,惨酷极了;区内于昨天起,也已开始了抢劫。

在我们卧室窗外马路对面的高阜上,原有着几家苦力所住的窝铺,午间,有卸装官兵六人,携有锅灶粮食等多件,因为无处可以投奔,就住在那里的防空壕里。看他们的情形,实在狼狈到极点,但转想自己的境况也是同样的悲痛。

十五日 仍可听到断续的枪声,又在把无抵抗力量的平民当作靶子打了。晨间,见有穿着黑制服的敌特务员来馆,由一位新闻记者与之周旋敷衍,结果被他硬借去汽车数辆。下午,又有敌兵数人逾墙窥探,要想

爬进来抢东西，经一位美侨新闻记者擎枪喝退了。美使馆的位置在五台山上，所以从我们居室的后窗，可以眺见宁海路。就在那马路上，我见到敌人押着我们的同胞数百人，分批走过；传说是拉去作苦力的，但后来我们晓得他们没有一个能够生回。

十六日 今天是首都沦陷后的第四日，听说敌人的暴行益发狂肆，情形愈来愈恶劣了。难民区内的每一住宅，敌人日必进出七八次，劫掠复劫掠，后来的如搜劫不到什么物品，便将箱笼捣毁。当他们一进门，就急忙吩咐“关门”；倘若应付稍迟，每遭刺击，这种手段，倒好像他们对于抢劫很有过训练似的。

下午美使馆的侍者崔品三来说，他们使馆人员所登的那艘兵舰巴纳号，在芜湖被敌机轰炸，他的主人鲍秘书受了极重的伤。敌人来通知那二位记者，要他们前去探视。难民区的周围，自十三日起，每天都被敌人恣意的放火焚烧，今天望见南城一带，有七八处在燃烧中。夜间，火光照耀得如同白昼，一缕缕的红光中夹杂着房屋折断塌倒的那种爆炸声，心为之裂。

十七日 那二位美国的新闻记者，于清晨匆匆的携着行装出馆去了，据悉是由敌机载返出去的。立刻，全馆的空气变得异常愁黯了，大家都怀疑顷刻之间会有意外到来。到了夜里，果然有敌兵数人来光顾，先撬开地下的汽车室，推去一辆汽车，随后又到馆内强拉去两辆。这汽车，都是馆内职员及他们的侨民寄存的，钥匙亦归各人带走，绝不能作为战利品看待。而敌人竟不顾一切，将锁内电线割断强行推走，这种“伟大”的强盗行为，真可令人咋舌。

下午祁院长的兄弟祁刚（本来在医院里服务）偕同看护徐君狼狈逃来。他们因为耀华里被敌兵恣意骚扰，实在不能再留了，乃于十六日大家投奔司法院难民收容所，但是该所因收容了数千名失了抵抗能力的警士的缘故，敌人正在大事搜索，不分青红皂白，凡是青年都被捆缚押走。不得已他们又只得各自奔窜。黄子良率其同乡难民三十三人进金大收容所；徐医务长先青率该院护士等进鼓楼医院内的难民医院服务。本处

副官汤庆华遵处长命在十二日晚上尚全副武装在外交部协助守卫,天明失散,迄今已五天,不见他到耀华里来过,亦不知他的下落,恐怕已经牺牲了吧。这种服从命令慷慨赴义的精神,真是可歌可泣呀。

十八日 今晨起来就听到空机关枪声轧轧不休,敌人设有修械所在前面,所以终日试放,震耳欲聋。外面的情形,依然悲惨难状;除了烧、杀、抢之外,更加了强奸妇女的龌龊而惨酷的行为。不问老幼,只要是妇女,就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与八九岁的幼女,被他们撞着,亦决不会幸免,最惨酷的是轮奸,有的竟被轮流强奸达数十次的。而被奸之后,还是难以免去他们的残杀。我们在这里常常听到贩夫走卒间的谈论,他们都以为打败仗而被烧被杀,好像是民族和国家计算得到的应有的牺牲;但强奸妇女,无论如何是一桩卑劣的行为,是国家民族切骨的深仇,应该不顾一切,誓死起来反抗。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恐怕都是由此一点敌忾的情绪演化出来的。现在敌人的兽行,正在挑拨〔激起〕我们全民族的仇恨,我们要努力洗刷这种耻辱。

隔壁的老朱,也是馆内的厨役,家里在西康路。他的老父已七十多岁,因不肯离开,留在家里。下午忽然听到老朱哀号痛哭,原来老父已被敌人惨杀了。曾恩金女大美籍教员魏(华)小姐陪护着前往探视,只见尸体横卧檐下,敌兵多人,占据屋内,正在高歌狂欢:他们就不敢逼近去殓尸,饮痛而归。一壁诉说,一壁哭:“人已死了,还不让我们收殓。”越说便更加恸哭得利〔厉〕害了。

十九日 晨起即听得有敌兵数人来劫汽车,馆内的华籍职员,无法拦阻。所有可以行驶的汽车,截至今日已悉数被敌掳去;此后或者可以因为有了劫掠的目标而少安了吧?外面枪声依然断续未停,流弹横飞,时常有人遭到不测。馆内有一司机,因蹲在前面的草地上,忽被一弹击中腹部,大约未穿过肠管,经立即送往鼓楼医院救治,幸未殒命。

二十日 当我们受命留京的时候,早已料到有困苦艰危的一日。这种机会是毕生难得遇到的,那时常在我脑中盘旋不辍的是应该怎样奋斗

去应付这时的难关。处长又常鼓励我：“报国的机会是千载难遇的，我们决不可轻轻放过。”故决心努力做去。但万不料军事急转直下，不到几天，首都就会沦陷的。我们虽没有执干戈卫社稷的力量，却也不敢弃职潜逃自增罪戾，不得已才进美使馆。使馆中主人都走了，一时来了这三百多名不速之客，自然无人招待，只得临时买米作炊。设了许多法，花了五元钱，买来两斗米；恰巧卧室的门角有人家寄存的两缸腌菜，正好供我们佐餐的用。混到今日，米已吃完，腌菜也被他们拿走了，乃与杨司务打商量，结果答允分售面粉一袋给我们。这面粉原是卫生署的八十包存项，在刘部长临走时送给他们的。今日却靠它来救我们的急，世界上的事真正谁也想不到的。自十一日起就没有自来水供给，饮水都由塘内挑取，竟是泥汤，但谁也没有这般大胆，敢出去担水，大家都只好将就着用。我们多人每晨合洗一盆脸水，以免浪费。当时的口号是“喝黄泥水，睡硬松板，泄千人坑”，确是实在的情况。后来才知道，这黄泥水还经过忠躯冤魂浸过的啊。

我们来这里已有八天了，除了煮饭是一桩惟一的重要工作外，其余就是同几个接近的使馆侍者，在他们的厨房里坐坐谈谈，始终没有露出底细，他们也不明白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处长常叹说：“我一身都是清骨，就觉得这双手太俗，每引以为怪，今日混迹厮养，总算应验了。”及后对于被困同人，仍谆谆以气节是尚，一点不肯含混。

二十一日 今天纵火情状，更加剧烈，计有十几处的火舌，冲天飞腾；又不知有多少同胞的生命与家计〔什〕，都荡尽于此了。据外来的人说，所有公私房屋内的贵重家具存物，差不多全被敌人搜括〔刮〕一空，都载往下关，运回本国去了。所有剩下的不值钱的东西，纵容一般穷苦的难胞，抢夺出售，藉作将来嫁祸的遁辞。如汉西门龙蟠里军医仓库，被抢出去的白布被单，每元可买四五条，枕套每个只卖铜元四枚，上面都印有红十字的标记，他们却拿来作卖香烟的提囊，这样一来不觉使我心痛难忍。

二十二日 近日街上渐见有行人，大概都是一般亡命之徒。也许有

的为了被生计所逼,出来做这种抢窃生涯,弄到东西,就在我们窗下上海路一带兜售,其中以旧衣居多。处长因为天气寒冷,被褥单薄,咳嗽时作,我在门口买了一条皮褥,给他铺垫。同时更买到一点蔬菜与豆酱,自国都被陷后今天才尝到新鲜菜蔬的滋味,真比三月不知肉味的肉,还多好吃得多。

二十三日 敌人最初进据南京的时候,他们估计,城内尚留存着数万我们不及退走的军队,因之他们陆续搜索,演尽种种惨无人道的杀人手段。他们搜捕,凡是壮丁,不问其是否军士,都指认为“恶鬼”,一群群的押着在一起,迫他们互相捆绑,然后诛杀。可是他们还不旨耗费枪弹来射击,使他们死也爽快,却殊悉地用剑刺刀劈,或者举火焚死。最残酷的莫过于活埋了。悲惨的哀号,那人类生命中最后挣扎出来的一种尖锐的无望的呼声,抖散在波动的空气里,远在数里以外,我们犹可以隐隐的听得。屠夫的心术是奸诈而多疑的,至今他们还不肯放下那血腥的手,认定尚有二万多的失去抵抗的国军杂在难民区里,为了要再度严密的搜索,于是想出了登记的办法来。今天各处的墙壁上已张满了布告,说是明天开始举行。

十二时后,隔壁的老朱低声相告:“敌兵爬过墙来了,正在公事房内搜抢财物。”结果抢去了一只手表和法币六元。因为当时东院(使馆在路的东部有单线电话可通)的电话铃,忽然丁令……的响起来,他们贼人心虚,即将电话线割断,便匆匆地走了。这种贼头鬼脑的土匪行为,就出在那自称为文明国家的征兵的手里。

二十四日 一早敌兵又来抢去汽车两辆,使馆的汽车,不论好坏,全部被抢光了。他们弄这么多汽车去,是在装载所抢的东西,我每见到他们部队移动时,后面必定踢踢蹋蹋跟着许多破汽车,烂的人力车、牛车、小车和驴子,都满载着的车马,外面拿油布遮住,这掩耳盗铃的办法是欺蒙不了众人的耳目的,谁都晓得这都是抢来的贼赃呀。

午刻,一二三后院医务主任徐先青和副官黄子良都寻来了。这是十二日分散以来的第一次见面。大家互相诉述着这次遭难的经过。子良

率同了同乡三十三人，原住在耀华里，但那里亦不能再留了，幸美侨李格斯护送他们到司法院收容所，遭该处敌兵正在搜捕我无抵抗的弟兄，情形更加危险，不得已转进金大收容所，当夜露宿在图书馆的旁边，到了第二天才搭了一个席蓬子安身。他本人帮助收容所做了个难民管理员。先青当时也到过司法院收容所，出来后又回到耀华里，可是他们的房间，已被难民占据，只得暂住廊下，还偿付了住宿费二角。这时敌兵正在周围搜劫，急忙将存有的军衣等件投入井中，不料适被对屋正在搜劫的敌兵看见，就捉住了先青，罚他打捞，当然捞不到什么的。敌兵却嘻〔嬉〕皮涎脸的要先青将他抢来的东西逐件指识，值钱的赶快藏进口袋，如果是储蓄券股票等，那就撕毁。最后特检出一支自来水笔送给他，先青先还纳罕着不懂他的用意。敌兵乃向他索交换品，当然是钞票了，而且硬要三张。说话倒还光明得很：“这是做纪念品的。”先青不得已凑集了给他，并在纸上签了个字。这种卖贼赃的聪明花样，倒是初次听到。是小丑跳梁的伎俩吧，也不过所谓武士道教育。

二十五日 祁院长之弟祁刚原亦住在耀华里，偶在难民区路上徘徊解闷，中途被敌兵拉去送饭到金大，该处正在办理登记，祁刚因之弄得了一张所谓“安居证”，临时请人化名另取到三张，据他的用意，准备留着作不时之需的。

二十六日 前二天在金大登记，仅须一套手续，就可拿到张鬼证书的，今天起又起了新花样了。先要到路口去拿小纸条，上面印有敌姓如鹤见中岛等字样。没准什么时候，临时在马路上散发，任人俯拾争夺，完全是奴视我们的恶作剧。定要拿了这张纸，才可去登记。我与王司机二人，早晨就到北平路，吃了两个冷煎饼，一路徜徉着，途遇救护队副官汪松林，不便交谈，不知道该队一千多弟兄现状如何了。回来报告处长。他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又说：“登记不登记没有什么关系，不去更好。”我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处长莞尔曰：“你真想亲历十殿么？”饭后处长忽闷闷不乐。战事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热心的人遇着这种阴晦的日子，与政府隔睽着不通消息，至于以后怎样奋斗下去，也丝毫没有

把握，忠勇的正气，寻不到一条发泄的方向，不禁迸出一行行的热泪，放声痛哭起来，那人类至宝贵至高尚的痛楚深深地激动了我们。但我们处境是相同的，凭什么可以拿来慰藉他呢？也只可相对默然罢了！

二十七日 几日来，敌人的暴行，仍然有增无减，总有七八处冲天的火光在周围燃烧着，掳劫妇女，白昼宣淫，竟是司空见惯。一到了晚上，逾墙穿穴，形同窃贼。诸如此类的污劣行为，据闻向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的，日必有数十起。

二十八日 使馆自前几天屡被敌人抢劫，经国际委员会及美侨向敌方提出抗议后，敌方派中岛部队宪兵四人来守卫，各房间都来看了一次，遇到有妇女的，就嘻皮笑脸的进去坐坐，还要讨香烟吸。进去都被限制，反而不方便起来。一到晚上他们还不是同样的跑出去做那抢劫奸掳的勾当。吓，倒算是宪兵呢！

晨间，黄子良来，先把使馆的出入证，由窗下递给他，才得进来。据云此次留京的外侨据救我们的难民，万分的努力，实堪钦佩！司法院收容所，被敌人硬捕去上千无抵抗的弟兄，都被敌人弄死；外侨们认为这是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失败，深自引责，美侨李格斯，且曾因此痛哭过一次。又云，昨有敌军官数人，爬过金大的围墙，进入里面偷偷地背去一个难女，至今尚未送回呢。

二十九日 敌人扬言，限下月四日登记完毕，接着便要挨户搜查。倘发现有未登记的，即遭杀戮，弄得满城风声鹤唳。隔壁一位难民因为面色特黑，我们都称他为黑子，他的全家兄弟妻子都逃避在馆内。今天清晨同弟进山西路回中央路家中，走在中途，被敌兵截住，一口咬定黑子是中国兵，不允分辩的就将他捆绑在地上，拿刀来乱砍。他痛极号淘，一跃好几丈，落在塘内淹死了。他的兄弟侥幸脱险回来，就把经过情形一长一短的告诉他的嫂子，因之阖家痛哭，惨不忍闻！

三十日 天刚现曙，遥望宁海路上，人头挤挤，因为要求登记的关

系,聚集了不少的人——约有数万。敌兵三五成群,耀武扬威地大肆淫威,表面上算为维持秩序的。不时有三四个敌兵围击敌〔着〕一人,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同胞,当然不敢回手,抱着头蹲伏在地上,往往被打得半死才罢;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有无限的痛恨悲愤。

三十一日 天还没多亮,我就报告处长决计要到金女大去观察登记的实际情形。处长说:你坚决要去实地考察,固无不可,但须处处机敏,事事谨慎,切不可无端受辱。当命王司机偕行,十时许才得随了大家进入门内,聚立在广场上。正面台上除敌军官兵外,还有汉奸二人,一为敌使馆的侍役,现已升为翻译,另外一个名叫詹荣光,有人认出他是在夫子庙卖仁丹的,自敌人城后,就与敌查问委员角下勾结一起,无恶不作,先送一个女看护给角下做妾,所以我们留京的卫生人员都被他报告了,更由詹荣光的侦察,益无幸免,冷、杜、李三位院长的重返外交部医院,虽是为了我们受伤的弟兄治疗,实则被逼进去的,听说监视极严,一时恐怕不易脱离。

首先由角下用华语演说,甘言巧语的诱骗我们。说是不论士兵或是输卒,只要自首出来,便可以得到生命保障,并还有工做;不然,那一经查出,是杀无赦的。继由那姓詹的,为虎作伥地反复申说,满口荒唐,竟完全忘记了他的祖宗是那〔哪〕里人了!当下即有数十人站来自首,都教他们押往别处处死。场地左角,有敌人用活动镜头摄影,这时间我的内心真有说不出地难受!

下午美使馆侍者崔品三来,说有人向公事房邓某报告我们是军人。因为美大使临走时,曾告诫:“馆内不许容留军人,免为敌人借口。”但我们进来后,从未与公事房地人接洽过,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更无从知道我们是否正式的军人。惟以有敌兵驻馆的关系,那不能不特别小心。处长很镇静的听着,丝毫没有有什么着急的表露,不过,请他得有什么消息随时告诉我们。

二十七年

一月一日 晨起,崔又来云:“馆内传言,都说我们是穿过军服的,恐

怕是奸人报告；若传到敌兵耳朵里去，那就危险了，以赶快离开这里为上策。”于是处长、我、王司机三个人，决定即刻离馆，踏着凄凉的脚步在街头踟躕，好像天地之大，竟无我们容身之处，百感丛集，茫无所止。处长仍鼓励我：“人遭遇到危难，切不要沮丧，终要奋斗，惟有奋斗，才能打破这恶劣的环境。”乃独往国际救济委员会去访德侨史排林，我则赴金大访一二三后院副官黄子良。处长也因访史未遇而感〔赶〕着到金大来，大家在礼堂前会齐了。遭德使馆侍者何海清交身擦过，他说：“使馆方面已着手调查，切不可回去。”说了这句话，就匆匆走开，好像敌人跟着他，事态颇为严重的样子。我们即在金大女收容所丁十五号——子良眷属的房内避。一早起来到现在已经半天多没吃东西了，实在饿得慌了，乃由黄子良夫人去讨得施粥二碗，才得充饥。

午后由黄子良去想办法，承金大教授徐先生及裴志先生（美侨）惠允拨汉口路九号给我们居住，我们的卧具，也由黄子良派人去取来。这里原是金大教授的住宅，上面挂着是美国旗，所以处长说：“我们今日虽被困在沦陷区内，但始终未在敌人的旗帜下去苟求生活，这总算是聊称心意的事。”

夜来北风飒飒，特别来得冷，满室尘封，除一榻一床外，别无长物。我们二人睡在一狭小的楼上，听刺骨的风格格地摇摇着窗棂，以排遣这二十七年的元旦，真觉得分外凄凉！回想往年元宵，共家人秉烛笑谈，恍如隔世。

二日 昨日为元旦，敌人开始制造傀儡式的伪自治委员会，今天在鼓楼开会庆祝，强迫每一收容所出难民若干人到会点缀，并指使一般无知识的难民将抢来的鞭炮随处燃放，劈拍之声，自昨天到今天，还没有停止。一群群敌兵都狂醉如泥的蹒跚街头，因之无奇不有的暴行，都演了出来。苦来苦去，只苦了我们的民众！

晨起，黄子良即来，向楼下胡先生（无锡人，也是避难居此）讨得一盆洗脸水，并两碗稀粥，藉度晨餐。下午黄子良率同乡难民三十三人由金大图书馆搬来。特与胡先生商量，请他迁居楼上，楼下让给我们住。祁院长夫妇亦搬来。内外两室，约摸四十人，早卷夜铺，好在是冬天，不致

感觉到拥挤的苦处。黄子良因为在收容所工作,且还有守夜的职责,故一时不能移来。但我们伙食等经纪的事项,都由他偏劳办理。诸同人汲水煮饭,各有专守。制定早晚吃粥,惟午饭是干的;虽是这样,每天也要不少的开支。

三日 处长及我的行装,大部分在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托首批离京人员携带出去,经过宣城时,不幸被炸完全损失。及十二月十二日事变,临时购得棉袍及裤各一件,另外向人讨得小衫裤一套,匆匆易装,以致不能替换洗濯,上周间就已生了白虱,日必脱衣捕捉二三次,天既严寒,非常痛苦;自迁此间后,以同人多,且有井水可汲,乃借衣替换煮洗,始得绝迹。

四日 新年一过,敌又开始办理登记,我欲完成我的实地观察起见,乃继续前去。晨五时许,即赴宁海路,鹄立等待,至十时左右挨进阴阳营转角的觉园。该处本有两个院落,中间隔以竹篱,只见广场四周围以木栅,限止进出,犹如牛牢、马栏、猪圈,场内敌酋三五成群,蹀躞往来,或围坐方桌,焚柴取暖,木栅每一转角间,都派驻敌兵,贼头贼脑,心怀叵测地注视着。可怜我成万的男女民众,都面带愁容,于北风凜冽中,强迫每四人一排,依次向指定之木栅挨行。广场周围,行经转角处,由敌兵发一小纸条,到广场敌酋围坐之桌前,再依次出示小纸条,换发证书。如举止间稍有疏忽,鞭鞑立至。有被其视为形迹可疑的,立令站出,随即架去,生死莫明。

囚首垢面的女子,不论老幼,同样的四人一排,在木栅内挨行,行经转角处,凡稍具姿色者,立被敌兵指出,逼令鹄立木栅外的广场中,缩瑟之状,惨不忍睹。集有成数,即派卡车一车一车的载去,不知何往。唉,如此惨酷,岂止侮辱女性,真是比奴隶牛马还不如了呀!所发安居证之译意为——安居之证,姓名,性别,年岁,认右者并无危害帝国部队之意,昭和年月日,体格颜貌,特征,中岛部队之印——在颜貌项下,画一登记者之单线面形。

五日 近日来我游击队逼近城垣，攻击甚烈，晚间必能听到炮声。我们在这百无聊赖之际，常往后院侧听炮声的大小，以估计游击队的远近，取为谈资，以作慰藉。

鼓楼医院内附设的难民医院，为美侨梅奇牧师所主持。事前处长曾几度与之接洽，欲成立国际红十字会，同时他又受市政府的嘱托，成立国际性的医院，以便作为一般受伤军民医治及避难的处所，故当十二那一天，梅奇牧师即实行前议，接收外交部祁院长，无如又被敌人赶走；乃不得已附设在鼓楼医院内，地点较为安全，工作人员都是义务的。祁院长之弟祁刚也经徐先青的介绍于今日入院工作，既有食宿之地，并可为受伤的同胞服务，颇为得计。

七日 外间谣言甚炽。游击队催〔确〕已逼近城垣，敌军恐慌万状，有向伪自治委员会勒索一千套便衣之说。自得悉上项消息起，所有各户出于敌军强迫而悬挂的日本国旗，的确完全没有了。红膏药的袖章，也是百不见一，显然的，这是民心一致，同仇敌忾的事实的表露。

八日 奉处长命，与黄子良同赴宁海路五号国际救济委员会探访德侨史排林，适于珞珈路相遇，彼允在大方巷二十一号寓所约晤处长。

十日 饭后与黄子良随处长遵约赴史寓。见面时他很惊骇于处长的为什么早不离京。当告以职责的关系，万无离京之理，史极严肃的钦佩着。他说：“敌在京率兽食人的行为，不欲消息外传，故封锁南京，比铁桶还要厉害，我们外侨的东西给他们抢光，行动也受限制，同你们差不多，亦等于俘虏。”说时，指着他的脚，因为没有皮鞋，也穿着布鞋。我们请他帮忙设法离京赴沪，他说：“要到上海，恐怕一时难于实现，但总当尽力帮忙，相机进行。”他并告诉我们，战事起码还有一年二年也说不定，复取出地图来看，很庄严地鼓励着说：“现在敌人所占领的，在贵国全面积中，不过百分之几，你们惟一的出路，只有抵抗，否则恐怕要做奴隶！”当时我们听了，都觉悚然，处长几为之泪下。

又承介绍往访德使馆孙秘书，他住在颐和路三十二号，已靠近城边，

若打大路走,则必须经过敌岗位,我们宁愿绕小道多走些路。孙君才由上海同了各使馆的派员坐英舰来京,所以我们得以听到一些最近的战况。归途经云南路,见道旁各塘中,都有被反绑着手而杀害的同胞,尸体已浸得发胖,每一水塘,约有一二十人不等。金银巷金大农场,增多了各〔若〕干浮屠,随处可以听到母哭子、妻哭夫的哀泣声音;斗〔陡〕然想起自己家中,因为得不到我的消息,也不晓得有着与这同样的情景么?

十三日 敌兵怕冷,最喜欢烤火。我曾在宁海路头看见他们将家具践破,又见在山西路拆毁邮亭,顺手夺饼摊的油壶浇上,纵火焚烧。此外也有就在屋内地板上烧起来的,种种破坏行动,不一而足。所以近来晚间火烧的处所,仍不稍减。立在后院的小丘上向新街口一带望去,几乎是一片瓦砾场。断墙颓垣发出一阵阵枯焦的气味,没有一所完整的屋脊可以看到。

据说敌人虽将南京严密封锁,以防消息外传,但国际委员会已将他的兽态暴行辑成报告五百余条,在上几日终究由美军舰的无线电传播出去了。

十五日 王司机报告刻在路上遇见到我们处内侯视察的车夫,据说侯念言已在伪自治委员会做官了,现在鼓楼新村办事,人家都称他为何课长。我想侯念言为人多谋善辩,屡经事变,谅不会辱祖事敌的,况且人家又称他为何课长,也许是另外一人,或者别有作用。叮嘱王司机:“你若能知道他的住址,就可以打听他的底蕴了。”

下午随处长往访德侨史排林。他说:“美侨费煦,已得敌方的同意,日内要到上海去,你们倘有信件,可以托他带去。”

十七日 下午随处长赴史寓,送去各人家信一封。史极诚恳的接收,允代为转去。史当欧战时,曾参加青岛之役,不幸被俘,在敌国做了四年多的俘虏,现年已六十余岁,但仇恨敌的心理,仍不减当年。自南京失陷后,他努力地维护我们的难民,终日奔走驱止敌人的兽行,故国际救济委员会内人,都称他“会的堡垒”,实在是很确当的美誉。近日因为

感冒咳嗽,没有出去,处长为他诊治,并设法买药送去。

敌兵的恣意抢劫,各国使馆亦同承光顾。苏联使馆已早被他纵火烧毁,其他各使馆,也都遭受很大的损失。近日敌人对美、德两使馆及其侨民财产的损失派人加紧地调查。我们所居的是金大教授的住宅,本为美教会的产业,曾经敌兵数次抢劫,屋内物件,不必说他,当然搜索一空,就是门窗板壁,也被破坏不堪,到处皆是刀痕与枪洞。今日由金大教授美侨裴志伴来倭敌一人,视察一周。听说房屋的损坏,他答应估价赔偿,其他一切,则算是他们应当随便拿的。

十九日 国际救济委员会最初成立的时候,曾由市政府拨给米款,备为救济难民用的,故京市被陷后,即由该会努力办理救济事业。在宁海路五号会侧设有售米处一所,每人限购一斗,鱼贯进出,秩序井然,近日敌人硬叫他闭歇,把占夺三汊河米仓米,按八元一担,售给伪自治会,移存国民会议堂;再由伪会每担作十元五角转卖出去,其转手所赚的钱,就作为它的经费。但手续繁杂;先缴款发票,然后凭票领米,每有若干天持票领米不到的,一般穷民,大概都是采升头度日子的,那不是要他们的命吗?

二十一日 下午随处长访德侨史排林,并送去药物一种,见他精神较前稍佳。每次到史寓,因抄近路,必要经过水塘,我以不忍再看被害同胞浸在水内的尸体,要求走大路,处长说:“忠魂所在,我们应当过去凭吊,且睹景生情,可以增强我们同仇敌忾的信心的。”

二十三日 我报告处长,拟去找侯念言,探听他的行动究竟。处长初未则声,最后很郑重的关照,去也可以,但不必一定邀他到此地来。继说:“你天天念佛真具菩萨心肠。”侯念言住颐和路五号,是据王司机说的。我见他以后,他先开口,问候处长起居,并说,他对处长一向敬佩,惟过[个]性太强,毫无商量余地。处在这种环境之下,未免危险。至于他自己呢,据他自白,化名混混,也是一时全[权]宜之计,将来仍拟脱身回上海去。我回来向处长报告,处长喟然叹惜。

二十六日 侯念言于午间坐了汽车来访我们。说起当事变时怎样危殆的情形,身上所有的钱财,被劫一空,不得已随赵处长出任伪职,办粮食运输及整理交通等事项。处长一声不则〔答〕的兀坐着,目光锐利的注视着他,因为外边人多嘈杂,旋即约他进入楼梯下的一间内,以大义立身之道晓谕他,这纯然是长官对于部属的真挚,不知道他能体悟到这种厚意否?

二十九日 时近阴历的年底,不觉都兴怀乡之感,没有别的办法,只可预备点食品,从食的上聊为安慰,故决定这几天晚餐也改食干饭。午间约德侨史排林便餐,谈了很多敌人的暴行,他说:“敌人最怕的是德国人,有如耗子见了猫一样,所以我们会内,如得到某处报告,有敌人在那里强奸的事,只消我跑去一叫喝,那无聊的强徒立刻提了裤子就走了;一日间每有数十次的奔波,因之而劳病了。”

自来水厂及电灯厂的工友,在敌进城时,被害殉难的很多,最近敌人急欲恢复起来,而一般工友绝不愿意合作,后来经德侨史排林的担保,算是由他领工,才肯进去开工。

现在自来水已经全市放水,电气则只送一条线,惟有敌人和各外侨,方可享着开灯的权利,轩轻是显然的,我们再不大家起来抵抗,那什么事都遭受这样的待遇了。

三十一日 今天是二十七年阴历元旦。前几天降雪,到今天还没有开晴,气候极寒冷。午后我因要解小便不慎滑跌,致将右腕骨折断,真是祸不单行,懊伤万分。后到鼓楼医院用X光线透视整复,并用副木缩扎。前天德侨史排林曾对处长说起,现在外侨时有往来京沪者,如有文件,可以托他们带去,还能设法寄至汉口。于是处长拟将留京处理伤兵及失陷后的敌情报告委座,飭我即日起稿。不料一时跌断手骨,难以执笔,非短时间可以恢复的;而事又不能延缓,故吃饭时努力学习左利,或者几天之内,就可以惯常的吧?

二月三日 南京失陷后，一切市政及建筑等等，都被破坏摧毁殆尽，可说地皮也翻转三尺了。一般民众，囚首垢面的过着鬼似的“生活”，说不尽的颠沛苦楚。最为特殊情状是人们都没有理发，长得好像刺猬一样。古人说失土如丧考妣，实含有重大的意义呢。

五日 近日敌探满街，都穿着中服，往往有一言之失而遭逮捕，因之而冤死的，已不少人了。据闻教导总队未退出的官兵很多，曾集议举义，但尚未有具体的办法，而事已泄露，敌人大肆搜索，我第二救护总队第二大队长杨春也参加其间，因而被捕遭害。

敌人所办的《新申报》，每日张贴，所有消息，当然是反宣传的，一点真相也看不出来，幸有鼓楼医院的收音机放送的英语战讯报告，每日经他们的同人编辑为快消息，的确是详实的报道。徐先青及祁刚每天秘密的带来，我们大家相互传观，都以先睹为快。

七日 难民区及各收容所，因有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主持维护，难民得以稍安；而敌人视作拦门的虎，想出种种法子，必欲摧残之以为快。先不让他们在难民区卖米，复嗾使伪警察厅长王春山，利诱难民：有迁出难民区者，发米一石。结果回家未一宿，敌兵光顾了七八次，得不偿失，万分懊恼的去而复返。今日又派伪警拆毁宁海路及上海路上的棚铺，硬不要他们住在难民区内。为敌作伥，可恶之至。

十日 第一二后方医院院长尤锡晋突然来谒处长，处长问他，这些时在何安身，他回答说在国际救济委员会担任医务工作，处长说该会外侨都很热心，但里边情形也很复杂，要格外留心。旋同往宁海路上五福楼午餐，我也同去。吃饭时，他忽然说起伪会的会长如何卫护他，他如何的感激，现在要拉伪会做卫生组长，洋洋然的说了一大套。处长勃然地声色俱厉的斥责他：“你可不要忘了本，因为一点小惠而乱大节，致肇成终身的遗恨。”他因公共场所耳目众多，竭力劝处长息怒，回家去再说。但处长仍不顾一切，愈说愈严，愈说愈厉，最后要他赶快搬来同住，并且说，以后吃的穿的住的用的，我有什么，你也有什么。我料他决不能摆脱

当前的纠缠,环境的牵系的。

回寓后,我问处长,刚才对尤锡晋责备如此严厉,他不怀恨么?处长很坦然的说,本处副处长是他的校长,本处科长是他的父亲,还在屯溪,你是他的教师,我是他的校董,他与侯念言化名混入伪会情形不同,他究系青年,初入社会,不知世途艰险,在这种徬徨歧途上,你我都有责任,代他父亲教训,使他警觉,使他回头,至于防他怀恨,我相信决计不会,或者他执迷不悟,从此不肯再来,到未可知,我不禁悚然。

十一日 我自折臂以来,每餐皆用左手动作,已觉得习惯自如,用铅笔写字,也还像样。于是乃动手草拟报告,不过迟钝些罢了。但事关秘密,每惧人来,时作时辍,迄未完成。密藏之处,没有一定,瓦楞里、门框内都藏过,每天必更换一处,决不告诉人,就只我一人知道。

十三日 金大女收容所,以时被敌兵奸抢骚扰,经美侨向敌抗议后,每夜派一特务员来驻守。黄子良为该所管理员,时与周旋,故与他们有认识的。今午一位面目可憎着穿中服姓中山的忽来找黄子良闲谈,谈了些时才走。我们认为此獠必有用意,故都惴惴不安,或有议迁移的,但亦惟镇静待之而已。

城内遍处有殉难尸体,尤以水塘及空屋为最多。早几天已由红卍字会着手掩埋,就在金银巷金大农场,挖掘很深的狭壕,把尸体重叠葬入,掩土了事。传说南京失陷后,军民死难的,约共十二万人。

十五日 下午侯念言又坐汽车来访,驾车的是美侨李格斯,是最努力维护难民的生佛。难民区内各收容所施粥所需的米煤,必须要由区外搬运来的,若没有美侨李格斯押车,往往被敌扣去,故他总是穿着破衣服日夜不息的奔走。

处长与李格斯一度寒暄接谈后,乘便向他要求搭他的车开往区外一看,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屋已烧成灰烬,而它的两壁,却依然高耸着,这可见敌人纵火的情形,确是挨户来的。行人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

们不忍再看,那些未烧毁的房屋,都变了敌人的店铺,大概都是菜馆糖果钟表类的,敌兵正麇集着,街上满置敌的运输车。间是一、二哨兵,我们的车,因系外侨开的,所以他们并不过问,由着我们往来驶行。这是事变后我们的〔第〕一次的出难民区。

十七日 报告稿粗已拟就,呈处长核改,处长就观察敌的后方情形细加分析,看出了他们的败兆:无论他们来烧杀奸掠,绝不足压平我们国民的怒气,反资增我仇敌的心;纪律方面,则在他们自己的道德堕落,无论如何,必将有个崩溃毁灭的时候,故亲撰结论,坚决主张抗战到底。在灯下亲笔缮正。另附与郭副处长绋元一函,勉励同人努力工作,不要以我们为念。一一妥封密藏,拟待机送到德侨史排林,托他转去。

敬陈者:窃诵盘自奉令留京处理部务以后,叠将办理情形,随时报陈,谅邀垂察。迄十二月,当南京失守时,以职责关系,无法离去,遂陷入敌围,沦为难民。二月以来,虽苟延残喘,得全性命,而旷废职务,负罪实深,应请严于处分,以肃纪律。惟在待罪之间所见所闻暨将九日至十三日办理情形,理合节略密陈,伏祈察核。

最后三日处理情形 九日起,敌已扑近城垣。我救护队随军退却,即直接输送伤者与各医院,每日夜约有千计。而医院散处各区,收转不易,即经诵盘令飭祁院、杜院、李院集结外交部,冷院、尤院、邓院集结军政部,合处办事,分负职务。江院业经诵盘先日令开浦口,俾资输送,得以联络。并以驻苏办事处及汽车组人员均已星散不见,即飭祁明镜接收汽车,负责伤者之转运,务使尽量过江,以达后方。其他关于治疗给养材料等项,均经各院长分任办理,布置就绪。各该员咸能抱定牺牲精神,尽忠职务。在十二日下午四时,虽谣闻敌人已进水西门,司令部人员已走,尚送出伤者数百名。迄十三日下午九时,城内全部见敌,极度惨杀,诵盘偕科长蒋公毅不得已进入美国大使馆,各院人员亦只得暂为隐匿,以避其锋。

城陷后伤者之处理情形 当城未失守以前,诚恐将来重伤者及来不及输送者之无法安置,曾经诵盘几度向国际委员会接洽,请组

织国际红十字会医院，以资救济。正在进行办理间，十二日突然事发，在院伤者尚有三百余名。当时幸经美国教士梅奇先生努力，实行前议，集合伤者于外交部，暂为维持，旋由杜宝忠、冷希曾、李义璋等三人挺身而出，负责治疗，至今尚在该处服务。

敌军入城后之兽行情状 十二日下午四时，闻敌军初自水西门入城，不过三四百人，我军××××××于三牌楼一带，××××××殊可慨也。十三日晨，敌大部入城，全市悲惨黯淡，顿陷恐怖状态。初则任性烧杀，继则到处奸掠。

杀：在下关方面不及退却之我军，当场被杀者约有万计，道路尽赤，尸阻江流。被俘于麒麟门一带四千余人，无饮无食，每日倒毙者恒四五百人。现在三汊河一带，被沉之忠魂尸体，尚不计其数。在城内，有大批保安队，约四千余，以及每日搜捉之壮丁民众被认为战士者，每日必有数千，均押赴下关，使其互为束缚，再以机枪扫射，不死者亦掷以手榴弹，或以刀刺迫入地窖，或积叠成山聚而焚之。被难者踪跳悲号，惨不能状，而兽性敌人犹在旁拍手引以为快。城内之各池塘及空宅，无一不有反缚被杀之尸体，每处数十百计不等。综计旬日之间，死者六七万众，虽方诸明末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不是过也。

烧：自敌入城之日起，纵火乱烧，日必七八起。将所有高大建筑，除被其占用外，殆已烧尽，不能焚毁者亦必破坏之，继则普通民居亦难幸免。诵盘曾亲赴城南视察，自新街口迄中华门之房屋，百不留一。据闻其他各处以建筑简陋，延烧尤甚。故受德、美人士保护麇集难民区之二十万民众，多数已无家可归，殊可悯也。

奸：吾民族认为最耻辱最痛心疾首者，厥为奸淫，而敌竟不顾一切，除烧杀掠夺外，复大肆奸淫。稍具姿首〔色〕者无一幸免。甚至赤身裸体，公然白昼宣淫，迭经外邦人士目睹，当面斥为禽兽，悄然遁去，恬不知耻。因是一般难女，避入金大金女大收容所，以求保护。此后日间虽安，但一至天黑，钻穴逾墙，仍所不免。或奸后架去，或一去不返，或虽返而已病不能兴，故悬梁跳井者，日有所闻。最近有一五十余岁老姬，遇敌欲强行非礼，有子二人起而抵抗，竟全

家被杀。此类事实，不知凡几，可歌可泣，笔难罄述，据国际委员会友邦人士云，有案可稽者已千余起。

掠：敌入城后，三五成群，挨户搜查，难民区内更甚，即各使馆及外侨住宅亦一视同仁，应门稍迟者即枪射刀刺，先则专掠钱财，搜索身体，能即翻箱倒篋，虽便桶地穴亦必查看，不论日夜，每户日必搜查七八次，如是狂掠，竟达两旬之久。现虽稍戢，仍时有所闻，各官署各私宅之大件器物，则早已被运一空矣。综计敌军入城后，烧杀掠奸，书不尽记，而吾难民在水深火热中之可以求保护稍得慰藉者惟国际委员会是赖。在事之德、美友邦人士，咸抱大无畏精神，不避艰危，尽瘁从事。在金大、女金大收容所服务之外侨，无分昼夜，轮流守护。金女大内美人魏小姐，每对于敌人之来劫奸难女者，常跪哭求赦。负责纠察组之德人史排林先生，周巡察护，遇敌暴行，力竭声嘶，誓与周旋。此外，在京外侨无一不努力救护吾民，与敌人争执，因之受辱被创者时有所闻，而吾廿万难民得以获救，否则，恐无孑遗矣。即最近自傀儡式之自治会成立后，被难民众仍向国际委员会哭诉敌人暴行者，日必四五十起，据闻均详为纪录，转播全球，是以国际舆论沸然。而敌方亦自感应付棘手，视国际委员会为眼中钉，乃多方为难，刻意阻挠，务使难民区解散而后快，但外侨绝不为之动，且更努力，此等精神，人天共钦，不仅吾难民奉为万家生佛已也。

最近所得之敌情。士气：闻敌攻击南京时，士气极盛，以为兵临城下，或被其陷落后，即可休战返国，无如事与愿违，气为之衰。迨一月来，吾空军非常活跃，敌人大为震惊，其士兵每对人作手语，深惧吾轰炸。又闻敌兵饱掠后，每多换穿吾服，向沪逃亡，被捉处死者甚多。此外，因荒淫过度而病花柳者，亦属不鲜。总之，敌久戍思归，士无斗志，为敌军当前之弱点，可断言也。军容：闻此次敌人动员二百万，服装不足，势所难免。然所见敌军毯不全，大衣俱无，所穿衣服亦破烂不堪。初入城时，因之除搜索法币外，专掠被裤，夺人内衣及到处烤火，多数房屋之被拆被焚，此亦其大原因也。现在京有一百六十二个部队单位之营底满布城内，而尤于城北三牌楼，城南国府路为聚集之区。纪律：自称文明而又系征兵制度之国家，其

士兵纪律之废弛，一至于斯，令人所梦想不到，其奸淫掳掠种种暴行，每官为之首导，而士兵更肆无忌惮矣。且闻内部派别分歧，常各不相容，至如大使馆方面之文治派与海、陆军人固各行其是，即军人方面，海军与陆军，老宿与少壮，亦各树门户，时起齟齬也。外侨舆论：在京外侨，德、美两国约二十余员，无不目敌方为国际盗寇、世界公敌，是以将其暴行由军舰电达本国，传播世界，而尤以德人最所失望。咸云敌人经济已起恐慌，求助各国亦无应者，增赋加税，捉襟见肘，决不能持久侵略。若吾国抵抗到底，使其欲罢不能，必惫而后已。况国际形势日趋变化，据闻最近情形，均与敌不利。

综上述观察所及，虽仅一隅之见，然敌方之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已不容掩饰，所谓强弩之末，其力已竭。况敌之暴行举世惊骇，即昔因利害关系虚与委蛇者、亦〔不〕复认为可引为已助而存观望矣。故吾政府为贯彻始终复兴民族计，惟有再接再厉，坚持到底。虽军事未必确有把握，但能继续淬励军心，增强前线，充实空军，壮吾声威，训练民众，协敌联络，俾战事形成胶着，保持接触，庶敌无整理喘息之余暇，则战线扩张，消耗愈大，必待其国力疲惫经济崩溃而后已。至安辑流亡，固吾后方，严明赏罚，以肃纪律，及诸凡庶政教育生产等等，均毋因军兴而废，则最后之胜利属吾，固无待筮卜也。管蠡之见，冒昧密陈，仰祈核转。谨呈。

二十七年二月十七日。

十九日 下午黄子良随处长先行，同居难友许银生密携报告后行，络续到达德侨史排林寓所，请他转寄。及三点多钟，平安回来。我们在寓的人，才放了心。我们于事变后仅完成了这点小工作，事虽不足称奇，但若非处长精神的领导与指示，则恐怕这点小工作亦不会产生的，也总算是桩可喜可慰的事了。

二十日 近来常听人说起，有许多人都已脱险离京，其所走的路程，大概有三条；一花钱托人贿赂敌特务机关或敌兵站的通行证，可以趁敌兵车，直达上海，但盘查极严，到了上海，不容易进租界。二出通济门路

行,可以到苏锡,再搭船赴沪。但中途时遭抢劫,很危险。三由上新河渡江经和县、含山等处可以到汉口;但其间也有红枪会盘劫,要有熟人带路,始可通过。徐先青适于午间来谈起,有教导总队某营长及其营副与江北红枪会都有接洽,他们留京人员由营副带领过江者,已有很多人了。现又有一批,即日就要过江。徐先青个人想和他们同走,今日特来辞行的。我和处长也打算随他们同行,就请徐先青去接洽。旋得复约定明日下午水西门会齐起程。

二十一日 午饭后徐先青就来。处长、我及王司机、许银生等五人,各带了简单的卧具,我手上的绷带也卸去了,免人注目,先因走错路,到了草场门,又折回莫愁路,才出水西门,在浴堂内稍息。由徐先青去寻这营长,未遇。这时浴堂内正在上市,人极庞杂,注意力都集中我们身上,或竟有跑来询问我们干什么的。正在进退维谷万分为难之际,徐先青已在后面小街一小理发店内将这位营长找到了,乃同去见面。他说,人数太多,衣服也不合式,要以破烂短服装作小贩的样子,才可以过得去;约我们明天再走。我们以惧于浴堂情形,不敢久留,乃匆匆分散进城。我的右手,究竟还没有痊愈,举动不免有些异状,在城门口忽被一敌兵拉着检视才放行的。归途我买了一封洋蜡拿着,路人都看我是小贩,争向我购买,我今回想起来,真是可笑的事呀。

朝天宫在莫愁路旁,原为明朝的太学,今见屋脊的吻鸱,敌人视为古物也被拆去了。又宫内的古物库,闻尚有不少的物件,我们没有来得及运走;这库门的机关很秘密,敌人无法可以打开,曾悬出万元的赏格,征求建造时的工程师,听说还没有找到。但恐怕迟早要给他夺去的吧!

二十二日 照昨天的情形,对于过江这条路,似难冒险行走,故今日决爽约不去了。下午随处长赴德侨史排林处,送去家信两封,并告以要想离京的意思。德侨史排林仍劝我们,现在出去,恐多危险,还是稍待些时日,俟确有把握能到得来上海租界,再走不迟。旋有德侨二人来,言谈间丑诋国人之不讲求卫生及难民区内的如何污秽龌龊。而德侨史排林则归罪敌人,很显然的,他是有意敷衍我们。所以当我们告别的时候,他

特将处长的身份及此次因尽职而被陷城内的情形详细告诉了他们，那时他们很诚恳地和处长握手，似乎因直言而抱歉的样子。

二十三日 我们正在午餐时，敌中山忽又来，黄子良赶即迎出，不让他进屋来，就坐落在厨外的廊下，黄子良并令其妻及子出见，好证实我们确是难民，免得他怀疑而生恶意。果然，他问黄子良：“你们中国军官留京的很多，你有认识的么？你可以指出来告诉我吗？”说着语法前后倒装的中国话。黄子良初只听不懂，后来才明白他的意思，就回答他说：“我是向来在上海经商的，因为战争回无锡，到去年十二月二日又带了家眷逃到南京来的，那〔哪〕里认得什么军事人员，你问的事，真是一点都不明白。”结果他悻悻的走了。我们都认为此獠是一个祸水，他对于我们既起着恶意的怀疑，万不可再住下去；应赶紧设法出走，方为上策。

二十四日 午侯念言来，留与便餐，谈起我们要即刻离京，他说，倘要得到上海，不特乘车证不易弄到，且到达车站也不容易进租界，须另有通行证，还得受敌几道盘查，不如先到无锡再想办法。乘车证他可以弄到，不过要有相当的代价——法币百元。处长初则缄默，没说什么，后来又提到气节问题，洋洋洒洒的很多发挥之词，及说至慷慨激昂的时候，抓起一只茶杯，掷向地上，坪的一声，玻璃的碎片四溅，在座的人，都几乎遭到波及。我们都觉得愕然，侯念言稍坐一刻，由我陪送出门。

二十五日 昨天处长那幕激烈的情景，我尚怦怦在心，留有极深刻的印象，并没有消释。下午侯念言并不爽约，携来致兵站支部乘车准许证九张，注明是无锡难民，约二十七、八两日分走。由他派人及车子来接送到车站。其他的人决徒步赴锡，但恐中途有阻，他允可以出费叫伪会派人护送到句容为止。以我的观察，他对处长的确始终恭顺而敬佩的。

二十七日 晨三时许起来，将行装准备完毕。五时，我随处长及黄子良夫妇在第一批先走，由汉口路寓所出发，经中山路出挹江门到车站，才知道今明两日，原有难民车开行，但敌仍疑南京尚有着我们不少的官

兵,乃将赴沪者逐一登记,证明他们并不是土著,可以加以检索。一般人都明白他们的恶计,上车的很拥挤,我也因为已经到了车站,只可听天由命,惟决定在无锡下车。站内敌兵罗列,每一车棚内,约乘坐五十余人,由四敌兵看守车门,竟是押囚犯一样的办法。七时开行,逢站必停。那素称繁盛之区的如镇江、常州等站,都只剩得残垣断壁,人烟绝迹,十分凄凉!

下午抵无锡,由黄子良先将这张准许证交给守门的敌兵,给他向一站酋接洽,始得下车。我们四个人,抱着小孩,提着衣包,用尽了生平的力气,狼狈的挤出了车站,跑到新世界饭店的废墟,招人代担行李,沿河行约半里,无一完屋,都被烧尽了。后雇一小船,过黄婆墩,两岸设有敌卡,远见一只船上所有的乘客正脱衣被搜查,我们的船当然也得停靠的。出于意料之外,敌人却挥手放行,于四时许到达曹家桥黄子良家中。登堂拜母,合家狂欢!

二十八日 下午四时许,祁院长明镜夫妇也到。他们是由石塘湾下车的,与黄子良派往接他们的人不遇。今天客多于主,乃借邻舍的房屋分住。

这里因经大乱之后,且被陷敌围,已入无政府的状态,一般莽民蜂起,每夜必听到枪声。本村也遭过抢劫。日间则敌人二三成群的常到村间来掠取物件。因为环境的恶劣,又加今天我们来了许多人,实易启人的疑窦,黄子良尤为担心,故拟稍息一二日后即行设法离此转沪。

三月一日 从这里到上海,有敌人包办的小火轮可以直达租界;但沿途有敌卡的盘查。处长以须经敌人的侮辱,决计不肯走这条路。此外则坐船二天可到十一圩港,再上对江天生港的外商轮船,也可以到上海;惟日期较长,中途或有危险。但处长只要能避免敌人的侮辱,任何危险是在所不顾的,乃决计如此走法,就请黄子良偏劳进行。

三日 前日随处长到离曹家桥三里的西漳滨为黄子良岳母诊病,今日又去复诊。下午五时,由京路行的诸人,都已乘船到达。他们是过丹

阳后,才雇到船的。前托他们担来的物件,在过句容的道上被抢,幸没有伤人。一切均已经黄子良布置妥当了。雇到船两只,决于今夜启行。

四日 昨夜,我们都没有睡觉。十二时后,忽雷声大作,雨并不甚大,犬吠声很急。子良恐遭抢劫,忙将前后木桥抽脱,以防意外。开门出视,只见西南方面,每隔一歇,则突然一亮。这光并非是线状的闪电,而是由地面上泛射的白光。屋后向北望去,也有同样的亮光。东南方有四五盏灯光,约有煤气灯大小,突明突暗的约有数十分钟的间歇。后来询问由那边来要搭我们船的,他们都说并无所见,这倒是一桩很奇怪的经历。

上午三时上船,二十余人共坐一船。因北渚驻有敌兵,乃绕行小港,又迷路而多行了三十里。黎明,过一小桥洞,船搁住了不能出进。与此相隔十丈许,就是锡澄公路,敌车往来如织,我们船内有好几位妇女,大家很焦急。幸而桥的外面有一只渡船,乃先送妇孺至一小村暂歇,乡伴黄桂生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是着了袜就跳过去的,后将船拔出。又绕行三里,于前村重行上船。

下午三时过昉歧,两岸枪声突作。我们以为是拦路抢劫的,催摇船的猛力前进,不及半里,至钱木桥,被他们架枪阻住,不得已停靠上岸,这才知道是游击队的警戒检查。这时前后村人,都来围观,男女约以千计。将我们驱立在田畝内,擎枪围堵,按人搜查,情况颇为紧张。另有一部人上船搜查,于褥底草内检得法币一束,就问:“这是谁的?若干数目?”子良在旁妄答以二十二元,适相符合,其实此款是黄桂生的,当情急时随便塞在草内,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其确数,这真太巧合了。后来便向他们领队的要了回来。他们很责备我们,为什么不早些停船声明,可以免费掉去许多子弹,因为这子弹的来源,是十分困难的,处长向他们道歉,并愿出款赔偿,那领队的绝对不要。这时天已傍晚,我们打算就在这里停宿,请他们保护。领队的说:“这样必须派人轮流保卫,那是很费钱的。”仍劝我们速行,还来得及赶到长寿,他们的总队长朱松寿即驻在该处,一切可与他接洽。

七时许抵长寿,往访朱松寿,不遇。这镇本来是很热闹的,经过敌人

铁蹄的蹂躏，全镇房舍，烧去了一大半。现在该方面的游击队，以此为总枢纽。当晚上，在屋内点起了汽油灯训练民众，情形极为热烈，确是有办法的。祁刚与总队内一姓张的是相识，承他留我们宿，就停泊于此。

五日 晨六时许即开船。沿途所经过的市镇（周庄、东莱），房屋虽有被烧的，而市况均颇热闹，因为敌人只于攻江阴时曾一度到过，迄今没有重来。过周庄，以潮涨水逆，船不易行，乃由黄子良发起拉缆，一时加入者七人。黄子良拉头缆，比前快了不少。但毕竟至八时才到金风镇，距十一圩港江边尚有三里。就在这里停宿。

六日 晨三时即解缆开船，仍以潮涨关系，虽仅三里之遥，迄六时始抵港口。当即赶赴江边，适因风浪大作，不易过渡登轮，乃进旅店小住。此处原为沿江小乡村，对江即系南通的天生港。近来苏常一带与上海的交通，虽有内河小轮，但每因盘查，人皆视为畏途；故多取比较平安的路，转道此间。江轮每日都有，因没有码头，停泊江中，须另由小船驳上去。往来旅客日众，市面也因之兴旺起来。

七日 今日风势稍杀，晨即登上挂德旗的亨熙船。我和处长及黄子良夫妇合居一房舱。因装货关系，今日不开行，我们宿在船上。

八日 晨八时，船即起锚开行，经杨林、七了等口，都稍有耽搁。于下午六时进吴淞口，远望吴淞，全镇无一完屋，沿江堆满了敌物，有如山积，上盖油布，致不能窥见其中蕴。八时过白渡桥，我们都沉重的呼了一口气，总算脱离虎口，进入孤岛了。此时处长身边还有法币三十余元。我的，因为在船上被扒手窃去，只剩了法币八元。大概车钱是够的了。不过在南京再要关下去，那是不堪设想了！船靠在新关码头。子良、明镜、先青等决暂住中国饭店。我随处长到了汉口路才雇到汽车，先赴处长公馆，已他迁，转辗访问，才知居处。我回原寓，也已易主，承屋主的告诉，方得寻到家中，如此往返跋涉，至夜深十一时，方得与家人相见，悲喜交集。老父仍安居乡间，更安慰了不少。

抵沪后,以稍事休息及部署行装的关系,居住了十六天。其间侯念言确亦跟踪来沪,特来找我,托向处长致意并拟晋谒,处长很坚决的对我说,你托词回复他吧。后来他也不来麻烦了。我于二十四日随处长及黄子良、徐先青、蒋德修等四人搭荷船芝沙丹泥号南行,于二十七日到香港。先住弥敦道和平旅馆。嗣承巨商杨寿生先生的介绍,移居汉口道九号四楼沈宅的空寓。处长于四月四日搭飞机先赴汉。我与黄子良等以待祁明镜到港,五日才会齐,六日到广州宿了一宵,次日乘车经粤汉路,九日晚抵达汉口。忆自首都沦陷后,我们被羁縻了前后约三月,迄这时才完全恢复自由,仍向抵抗敌人争求我国家民族生存的大道上前进。

[作者蒋公毅系当年南京守城部队军医,担负过城防救护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记载了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27日作者所目睹的日军暴行。本文选自《南京文献》第26号,南京市通志馆文献委员会民国三十八年印行,原题为《陷京三月回忆录》,正文未作改动,保持原貌。另序一、序二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辑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其正文部分江苏古籍版有删节。]

地 狱 中 的 南 京

佚 名

这封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到各位面前。从十二月一号起,南京的邮信断了。我们在难民区里与外界完全隔绝:我们只能在小范围里走动,而且随时随地有断头流血的机会。在这小范围里见到的,听到的,已经不是人世间的形形色色了。南京城变成活地狱,我们这里是活地狱的一角。

可惜没有机会(其实,就有了机会,那〈哪〉有心思?)去描写种种可惊的、可怖的地狱里的事实。我在这里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千真万确的事实粗枝大叶地写了几件,希望有机会时能寄给各位看看。

十二月十四日 昨日,倭兵冲进了南京城,接着就是屠杀,放火,劫掠,奸污。这二十四小时之内,烧了多少房屋,死了多少中国人,没有法子可以知道。

单就金陵大学一带说说。金大既在难民区范围之内,又是与日本大使馆望街对宇,而倭兵竟是毫无顾忌。他们三五成群,到了小陶园,把大门上美国大使馆的布告,连同美国的国旗,撕个粉碎。他们闯进了金大的教职员住宅,翻箱倒篋,饱掠一空。小陶园那里原住着一大批难民,他们就向难民要钱,要东西,最后又掳走了不少女子。夜间更坏了,大队的倭兵,一批一批疯狗似地乱跑。据难民救济会严密的调查,当时有三十多个女子被奸污了。

十二月十五日 今日,日本大使馆人员进了南京城,其目的在减少倭兵对于各国侨民生命、财产之损害。对于难民,他们当然是不理会的。

倭兵一大队冲入金大图书馆。那里有避难平民一千五百人，内有不少的妇女小孩。倭兵就污辱了十来个女子。有四位当场被他们强奸。一位给架走了，到了日本大使馆前面，刚巧碰到宪兵，才被释放。两位也给带走了，在奸污之后逃了回来。还有两位呢，简直是一去不还。

本日，难民区里发生了一百件以上同样的事件。

国际难民救济委员会见到了这种种暴行，曾一再向倭军当局及使馆人员交涉。他们的回答很妙：他们说，城内秩序已渐渐恢复，而且“皇军”有的是纪律，绝对不致发生任何骚扰平民的事件。最后，难民区救济会向他们列举种种事实，他们无言辩护，只说已经发出“新的严格的命令”，整饬军纪，并且有宪兵维持秩序。这所谓“宪兵”，全城只有十七人，而狗彘似的“皇军”乃在五万人以上。我们在方圆二英里的难民区里，只见到狗彘似的“皇军”到处乱跑，并没有哪个人看到一个半个宪兵。

十二月十六日 恐怖继续着。

夜间，大队倭兵蜂拥到金大图书馆。那地居留着大批难民。倭兵们拔出刺刀，向难民要钱，要金银首饰，要女人。有的人并没有钱，也没有首饰，因为那些东西早被前几次倭兵要去了。但是，倭兵说，他们不应当没有钱。倭兵就打破了靠近的几扇玻璃窗子，要那些没有钱没有首饰的支那人滚出去。

但是，那里有女人。倭兵就奸污了几个女人。那里的工友们也吃了一顿拷打。理由是：没有给他们预备好合式(适)的女人。

十二月十八日 金陵大学各部分挤着难民一万七千人，妇孺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大家以为这里比较安全，所以区外民众不断的来。但是，这里是否安全呢？乾河沿金陵中学门口，两个哭哭啼啼孩子被倭兵活活的刺死了。八个女子在枪杆子、刺刀威胁之下被倭兵奸污了。还有一位救济会的职员正在照料难民，却毫无理由的给倭兵拷打了一阵。不论白天或黑夜，大队小队的倭兵总得跑来几次。有的竟不走大门，到处爬墙

拆壁。那里也没有“宪兵”上去阻止。其实,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有宪兵也是徒然。小陶园方面,平均每天倭兵跑去十次,每夜跑去六次,要钱,要女人。中国女人们受够了侮辱,全都逃走。但是她们能逃到更安全的地方么?

英美各国的侨民,倭使不是声明特别保护么?但是,声明是声明,事实是事实。本日,乾河沿金中的美国国旗给倭兵撕破了。昨日,倭兵几队居然去拜访美国侨民的住宅,随时把屋上悬着的美国旗与门上贴着的美国大使馆布告扯成雪片。昨夜且有一个烂醉如泥的倭兵硬把一位美国籍的教授先生从床上直拖下来。

十二月二十一日 倭兵司令部曾发出煌煌布告,禁止拉夫。可是本日午后,金大图书馆方面抓去了七个人,迫做苦工,就中有几位是金大的职员。

下午,靠近倭使馆大门的鼓楼头条巷四号,有一个女子被两个倭兵强奸。

倭兵依旧到处乱跑,在他们长官的指导之下,劫掠放火。许多美国侨民的住宅已被洗劫多次。有一位在救济会热心服务的美国教授,本日第四次被劫。最奇怪的,贫民区域也同样倒霉。本日有一大队倭兵赶到五台山南麓的茅棚堆里,抢了他们的食粮、用具,以及破旧不堪的人力车,并且要他们负责搬送。路过五台山美国小学时,倭兵把美国国旗放下撕碎,摔在地下,狠狠的踏了几脚,并大声咆哮说:那(哪)个把它捡起的,应当知道枪杆子与刺刀是毫不容情的。

到处是劫掠与放火,没有那(哪)个人看到那维持秩序的“宪兵”。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昨日抓去了的七个人尚无消息。今天早上五点钟金大图书馆里,抓去了十一个人。金大门口本贴有“宪兵”官长的布告,说难民区域,请倭兵止步。但是倭兵到处横冲直撞,并不懂得止步不止步。从今晨十点钟起,倭兵来此检查者已达五次之多。其所谓“检查”,说老实些,就是侦察女人,好在夜晚来抢劫。

到处是有计划的洗劫,大规模的放火。今天难民区里居然有几个

“宪兵”站岗，可是倭兵还是陆续的来。小陶园的大门与侧门全被打破了。有一个倭兵，酒气薰天，蹒跚而来，背后还跟着三个中国人替他们搬运沿途劫来的酒瓶酒罐。这倭兵乘醉向难民堆里放了三枪，饱掠了一阵，押着赃物及酒瓶酒罐一大堆，扬长而去。

十二月二十七日 恐怖继续着。

昨日，金陵神学院那边，三四个成群的倭兵光顾了七次，抢衣服，并奸污了七个女子，其中一个仅十二岁。夜间，十三四个成群的倭兵去了四次，奸污了二十个女子。

昨夜十一点钟与十二点钟之间，三个倭兵驾着汽车直驶金大大门，口称奉令检查。一到门口，就把门房工友抓住，不许声张，随即奸污了三个女子，就中一个女子仅十一岁。临去时，他们又把另外一个女子带去了。

到处发生污辱女子的事件。只金大蚕桑院一处每天平均有十二次的掳掠与奸污。

一月十日 新年过了，各国外交官也进了城，倭司令部说秩序已经恢复了。狗彘似的“皇军”开拔去了一批，但是枪杀、掳掠、奸污的事件还是层出不穷。恐怖继续着。

从南京陷落以来，大概有一万以上的平民被倭兵屠杀。有几位比较熟悉情形的外国朋友说还不止此数。这一万多人包括解除武装的军队，但是大部分是非武装的民众，就中有不少是妇女与孩子。

至于奸淫的案子，据一位替难民热心服务的德国朋友说，至少在二万件以上。一个美国朋友说，他自己看到的或自己证实的，已在八千以上。实际上，当然还不止此数，难民区里被奸污的有十一岁的女孩子与五十三岁的老太太。这种案件，大概有三分之一出在白昼。金陵神学院那边曾有十七个倭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个女子。

城内的房屋，差不多都经过倭兵两次三番的洗劫。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大使馆以及大使官舍都不是例外。各种车辆粮食、衣服、被褥、金银首饰、地毯图片，以及其他凡有一些价值可言的东西，都能适应倭兵的

需要。他们每把抢劫到的东西装上大汽车,他们的官长也在内帮同照料,仿佛在搬家似的。有些商店,在被洗劫之后,给一把火烧了。所以,城内每天总有几处火起。国际难民区救济会曾找到倭兵放火用的化学药品。我们可以约略知道他们科学的放火方法与步骤。

从十二月十三日陷落以后,南京变成了黑暗世界。倭兵进了城,抓到电厂方面五十四个技工,硬说他们是国民政府的公务人员,就枪决了四十三个。首都电厂经过几度轰炸与焚烧,当然不易恢复。每天晚上,除了特种区域有电光外,大半个城里一片污黑,鬼魅横行。自来水,当然谈不到。公用汽车、人力车等等交通工具,那更无从梦想。城内除了国际救济会的米店而外,没有一家铺子。街上走的是带着伤的羔羊给一大群疯狗到处追逐。

维持全城秩序的只有十七个所谓“宪兵”,而到处乱跑的疯狗似的倭兵乃在五万以上。而其所谓“宪兵”,说来伤心。即便倭兵,只要肩膀上缠了一块符号,就摇身一变,成为“宪兵”了,这块符号自有特殊的意义,这就是说:那些是宪兵,可以防止别人犯罪(如果他们愿意),而他们自己看了这块护身符,就是犯了滔天大罪,也可逍遥法外。有时,倭兵侮辱了女子,“宪兵”看见了,就上去说了几句话,放他过去,没有什么事。有时,倭兵带着一大车劫来的东西扬长而来,碰到“宪兵”,就打一个招呼,彼此“心照不宣”,更没有什么事。而且就在昨天晚上,“宪兵”也在难民区里奸污了一个女子。

国际难民区救济委员会是值得称赞的。难民区不过二方里,而居留的有二十五万多人之多(光是金大各部分就有三万多人),其中十万以上的人差不多身无半文完全依靠救济会度日。管理方面当然并不容易。担任工作的最初有三个德国人、一个丹麦人、三个英国人与九位美国人,都很热心,我们应当深深的感谢。后来丹麦人和英国人受他们政府的命令离开了,只剩了三个德国人、一个丹麦人、九个美国人。尤其是九个美国人处境困难,倍受凌辱,更值得我们敬佩与感谢。他们给难民设法粮食,维持秩序,也曾冒了不少次险,阻止了不少次的劫掠、屠杀与污辱女子的事件。这里没有暴动,没有火警,没有任何犯罪的案子,除了倭兵的捣乱,除了他们种种不法的行为。

倭兵进城快近一个月了,秩序还是那样混乱。对于弱者的呼喊,强者的义愤,他们的态度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从不会想起自己也有家室,也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他们简直没有人性。他们的军事长官常夸口地说,征服南京是历史上的创举。他们当然不知道历史;他们更不知道这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惨绝人寰的屠杀、焚烧、奸污等等铁一般的事实才是历史上的创举。

一月十一日 今天有位朋友告诉我,有某国差船由京往沪,我们的信可以设法带到上海,或可免受“检查”。陆陆续续写多少日子,心碎如裂,要写也无法写下去了。

这封信是血写成的,是不容易寄出来的!这是一个亲眼看见的人写的。我们可以说这写的人是一个客观者,是一个最侠义最值得佩服的人。因为他还在倭寇手中,所以我们不能将他名字宣布。他所看见的还不过是一个区域,其他区域中的情形,更甚于此。我们应绝对尊重这可宝贵的史料。

编者附识

[南京沦陷时,作者躲入难民区,目睹日军在难民区的暴行,并以日记体裁和书信的形式记述了这些暴行。本文原载《半月文摘》二卷六期,1938年5月出版。]

上周琐事记

黄思汉

甲、桥陵

倭寇自与我相见以兵戎后，除恃其兽兵同精良枪械外，其所视为惟一之重要生命战斗工具厥为飞机。故无论在战区非战区，吾人日夜莫不听其机声轧轧，翱翔于天空之间，疾飞漫舞，得意洋洋，且不顾世界公论，任意投掷巨量炸弹，毁我交通，伤我同胞，破我房屋，丧生于其下者，实不知凡几，至今饮恨黄泉，魂归地府。据人统计，倭寇于未得占南京时，受其飞机掷弹所受直接之损害，仅市内一隅，四郊不计而论，房屋被炸毁者，有一千余家，老少同胞饮弹而死者，数有四千余，其残肢断体成为废人者，数目亦将近千焉。故至今同胞见其飞机者，咸有一种说不出之感觉，不知是惧是恨，惶惶然如见恶魔者。盖因受惊之余，虽不加害，亦疑为将加害于其身也。溯自倭寇将南京强夺后，因中央军已远撤他区，空中亦被其征服，于是倭机更肆无忌惮，昼夜结队飞行，远近盘旋，四处侦察，一若卖弄其国宝也者。不料其得意太甚，人既厌怒，天亦随之，竟于上周一日在距京水西门外五十里之桥陵镇，一切正盘旋天空，忽因机件不灵，致被迫下坠而演成机毁人亡之事。此本为寻常之事，若落在我战地内，本无可记之价值，今则不然，乃降在被其用暴力所占之地带内，而不克保全，竟为我游击队将其机毁人杀，而潜逃无踪。虽事后该镇被其纵火焚毁房屋数十家，终于事无补。此种快事，在余颇认为有一可记之价值，兹就所闻略记之于下：（一）余友周君住桥陵已数年，昨日来余处告余，谓上周一日中午人方午饭未毕，见空中三倭机飞声轧轧而来，由远而近，盘旋翱翔，众人司空见惯，亦未注意，乃一刹那间，二机已飞出该镇，

一机尚在徘徊，惟飞行似觉其甚为迟钝，高低荡漾不定，颇失其控御能力者。吾人正指顾议论间，忽轰然一声，该机如巨星之下坠，坠于镇外旷野，声若巨雷，地为之震，幸离镇有一里之遥，房屋未被倒塌。于是有年青胆壮者五人，因好奇心所驱使，乃驰往欲一观机之尊容与其内象，不料竟有三人死于非命，真可谓无妄之灾。因该机坠地后，机并未遭焚毁，人亦无恙，该五人正拟趋前一观，机内倭寇五人一见以为来加害于彼者，竟兽性大发，一言不出，开枪射击，致三人立死非命，二人因奔逃迅速，得命而归。事为伏于该地游击队所知，立聚集二十余人，奔往该机所坠处，暗藏枪械，围而攻之，倭寇五人无一幸免，并将其机件拆卸，机身打毁，扬长而去，诚快举也。（二）此事甫毕，兽军已悉，乃立纠集倭寇数十名，全副武装，驰赴该地，磨刀杀人。至，则人影毫无，惟残机断铁与五倭寇之尸在焉。倭寇怒不可遏，四出兜捕，挨户搜寻，汹汹终日，犹如发狂之狗，欲择人而噬其凶吻，但结果一无所获，空劳往返，徒添其兽愤，不得不自行将残机与死尸收集。惟倭寇素无理性，在平时见事生风，今者受此巨创，虽杀我三同胞，彼意岂能满足，于是又行其纵火之惯技，将该镇房屋焚毁数十家，损失约数十万元。在彼自觉可无遗恨，然在吾人视之，在该镇物质上虽受摧残，益徒增暴其兽性，而得不偿失。游击队此举不可谓不稍有收获也。

乙、城厢所见

查倭寇盘踞南京，猖狂凶暴，几与日而俱增，一切行动稍有不慎，大则遭杀身之祸，小则受财物之损失与侮辱。一年以来，我同胞受其荼毒者，何啻恒河沙数，只以无人敢出面过问，遂致湮没不彰，任其灭踪。言念及此，伤心甚极。兹就余上周所见二事，笔之于下，作一页悲痛史焉：（一）车辆行驶，为欲免除行人意外之危险，各国莫不有一定之规则及行驶速度与道路线，违之者皆有重罚，因是失事甚鲜，行人可安。南京在昔中央时代，规划至详，复以警察指挥得力，故交通无阻，行道坦坦。乃自倭寇窃据后，其行驶车辆任意而行，既不遵守道路线之规定，虽然警察从旁指挥，在彼视若无睹，且有行人在前，彼汽车疾驶于后，不放警号令人

避道者，以是行人行于道中，咸惴惴焉。他姑不论，即以新街口至鼓楼一段而言，其汽车之行驶纵横，真令有蜀道难行之叹。此且勿论，不意上周一日，余因事路过中山路北段干河沿，时在下午二时，正行人匆匆、车辆拥挤之候，见一骑自行车者，正疾行于马路左旁之道上，载行载奔。因此为人行道，当不致有汽车驶来，彼固可放心无事也。乃倏忽间一倭寇卡车由斜道驶来，彼骑自行车者一时下车不及，立撞于卡车之上，车仰人翻，血涔涔然。以人道论，凡稍有人性者，皆当立即停车抢救。乃竟有出人意料者，该卡车停则停矣，然并不施救，反将该人连车由地下抛入车中，如起重物者，疾驶而去。此一去，因人既受重伤，复经此轰然一击，死已无疑，而倭寇焚之弃之，固可任其意，复不劳而获一自行车，其凶暴与算计真鬼神莫测矣。（二）毒物公卖，诱人吸食，亡我国，灭我种，本为倭寇预定之计划，故南京市上毒物充斥，烟民熙攘，大有烟具满街走，烟氛四处飞之慨。毒量愈深，倭寇愈喜，乃上周竟有因不克多吸，致受其奇刑者，真亘古之怪事。一顾姓烟民往门东鸭子塘，既嗜鸦片，复酷好白面，惟瘾尚不甚深。一日晨正在其家中一榻横陈，左鸦片而右白面，优哉游哉，自得其乐。惟以屋矮且陋，门设当街，路人可见，其时适有二倭寇路过瞥见，乃趋而前，呀呀而语，似询其吸量多寡者。彼支吾其词，二倭寇不说，继而强令再吸，彼因瘾已过足，复系已物，表示不能。二倭寇大怒，乃立将其绑起，用身上之刺刀将其下颏割去而去走。此人当即昏死，恐以后即能治愈，而只余上颏一片，饮食起居当加倍困难也。因拒多吸毒物，而竟遭此非刑，宇宙中有如此怪事者乎？真所谓此獠不灭，吾同胞将死无噍类矣。

[原载《民国档案》2000年第2期。原件无时间，据日记中记载推算应为1938年。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二、幸存官兵的回忆

南京沦陷前后及被难脱险经过详情实记

孙宝贤

七七事变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时，吾任军校教导总队第三团十六连连长，即通信连连长，那时本团驻在南京东南约二十里之太平山营房集训，虽然卢沟桥已发生抗战行动，但距南京尚远，本团在未奉令行动前，仍如平常一样，照原定训练计划继续训练，待蒋委员长发表宣言即“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战争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战争”，于是全面战争即行开始。太平山营房目标显露，为敌人空袭一大显著目标，本连乃奉命移驻栖霞〔霞〕山，虽然如此，但敌机每次空袭南京时，本连仍照原定计划实行疏散。敌机夜袭时，我驻京防空部队，即以高射炮，利用照明灯对准敌机射击，因为用的是红绿色浅光线，每见数条红绿色弹道集中向上爬射，甚为壮观。

恢复原级

吾系由七十八师工兵少校连长编入教导总队的，在编入之初，系一律以次级任用，即无形中降了一级，抗战爆发后，大概桂总队长认为七十八师编入之军官，多系久经战场之军官，所以又一纸命令一律恢复原级，桂总队长不以升降名之，而以次级及恢复两词为之，可见其用意亦良苦耳。

安徽征兵

九月本人奉命调升工兵团第三营营长，因本团系新扩编之团，所以成立后，即忙与杨团长商讨物色干部，经十余日始将全营干部编妥。编妥后吾即奉命率全营干部赴安徽颖州征兵。由浦江乘车到蚌埠后，再转乘小火轮溯淮河而上。船到凤阳休息时，即见无数小舟围绕火轮争售石榴，盖凤阳隔河南岸山坡地带均系石榴树也，时值阴历八月正是石榴盛产时期。而所产石榴不但个大于大，而水份甜而多，确是石榴中之上品，该地所产石榴平常均运销京（指南京）沪一带销售，颇受嗜者喜爱。次日经颖上县到达颖州，到后选驻北门外打蛋厂内，因该厂厂房宽大，易于容纳征来之新兵也。本营征兵标准，是体格要强壮，而年龄亦限于十八岁至二十五岁之间，因选择标准比较严格，所以每日征得十几二十名不等，各县往往应付所送人数，一人数送数退者经常发现。因此经过一个多月。始将兵额征齐。大约在十月初，一个晚上在收音机上听到我第三团业已参加上海作战，第一营陈营长阵亡。听到后不胜感慨。

十月中旬，吾即率新兵乘船顺淮河而下，到达蚌埠后，因上海撤守已十余日，吾家眷孤苦伶仃一人，住在远离南京十余里之燕子矶镇上。此时不知情形如何，使吾焦急万分，因此乃交代陈副营长在蚌埠交涉车辆后率领新兵回京，吾即乘快军〔车〕先到南京安排家眷行动。吾约于当日下午三时许到达南京下关，即雇人力车到燕子矶，到后镇上民

众已逃避一空，回家一看，已人去楼空，不知她逃到哪里去了，在焦急中碰到镇上惟一留住的警察，吾一问他，他就说你是孙营长吗？你太太已随镇上民众逃往八卦洲去了，因为南京每过战乱，他们都是逃避到八卦洲，等战乱一过再回来。吾说到八卦洲怎么走法，他说吾给你找找看，有没有人回来，不多时找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他是□□在此等一等，吾到洲上马上叫你太太回来，不到一小时吾太太就带着女儿月芬和简单的应用衣物回来了，其他的東西都留在八卦洲上，等于放弃不要了，最值得可惜的，是吾离开十六连时，全连送给吾的，银质画面全幅西湖十景图纪念品，但天色已晚亦无法再去取回矣。她到后我们即回到下关，找到一个旅馆住下。

在抗战前部队眷属均系各自为政，就是各自找你自己的宿舍，随便你住在什么地方，亦无人过问，无计划无组织，等到亦有战乱，亦是各逃各的，谁亦不管不问。

生死离别

到了旅馆后，天已黑，第一是先吃饭，饭后吾寻思叫他们逃到哪里去呢？此时适有吾一个老部下张学文在旁边，在无法可想的情形下，即叫家眷随张学文逃到他家暂避一时再说。他家是安徽宿县城西南六七十里一个偏僻村庄。虽然交通不便，但比较安全些。决定后，吾即痛心的告诉家眷说，南京是我国首都，中外观瞻所击，政府绝对不会轻易放弃。教导总队是委员长最亲信的部队，保卫南京，不论其他部队如何，我总队誓必与南京共存亡，所以吾料定吾必战死在南京，以后要找吾，可到灵谷寺忠烈祠牌上去找吾的名字。吾死后据说可晋升为中校，除了领吾三个月薪饷外，还可领一笔恤金，总数大约有千元，你可拿这些钱作为日后生活费，但你还年轻，不可为吾守寡，可以找到合适的人再嫁，但吾有一个要求，不论你嫁给谁，吾女儿一定要叫她姓孙，不可改姓，吾愿已足，于是抱头痛哭。第二天吾即将她们送到浦口，乘车北去，吾即在浦口等到下午，本营兵车始到，吾即率领到南京，驻左营骑兵营房。

训练新兵及指挥构筑防御工事

训练新兵,因时间关系,一开始即放弃制式训练,注重应用技术,学习装退子弹、瞄准、射出,利用地形地物前进后退等作战动作,工兵技术只练习掘土投土集土及十字镐应用方法。虽然如此紧迫训练,但不到一个月,本营即奉命派第九连到太平门外三叉口,构筑防御工事及沿路埋设阻击战车之地雷,吾奉命指挥本营第七八两连及他营二个连,负责构筑天堡城防御工事,但工事尚未筑到理想程度,敌人业已迫近南京。

吾得了一怪病

十一月底某日吾觉得身上微微发烧,四肢无力,经本团医官诊治后说,大概是感冒,吃阿司匹林无效,又说或者是疟疾,再吃奎宁凡亦无效,究竟是什么病,连医官亦弄不清楚。如此缠绵了十余日,不得已吾于十二月八日晚上到中华池洗澡,但虽躺到最热的池子内泡了半天,仍未出汗,至此吾对这个病亦无办法,虽然如此,但仍可勉强行动。在洗澡时,中华池人说,我们为对三军服务,暂与守城部队服务到最后一分钟,其爱国爱军表现,实在令人感佩。

日军逐渐接近南京

十二月九日敌人已接近南京城郊,已可隐约听到炮声,此时营部驻在骑兵营房附近一座两层楼房内。十日日军炮弹已可射入城内。午饭时,陈副营长说,我们到防空洞吃饭好了,楼房后面有一个简单防空洞进出都须弯腰,吾说饭菜进入洞内不易,还是在室内吃了饭看情形再说好了,但陈副营长自己拿着菜饭到洞内去了,事有凑巧,日军炮兵此时好像对着防空洞连发三弹,一弹距洞约五公尺处爆炸,二弹超过防空洞爆炸,吓的陈副营长端着碗又跑回室内,但已面无人色。以后据说陈副营长在

南京撤退过江时,被日舰炮火击中死在江中,殊为惋惜。因为在撤退时嫌吾走的慢,他个人首先到下关去了。

日军进袭光华门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敌人突破光华门冲进明故宫机场内约百余人,我军除派部队围击入城日军外,并派本团第一营叶在青营长率该营负责堵塞光华门被日军破坏之露洞,惟此时日军为掩护入城之部队,机炮集中向光华门内轰炸射击,至下午二时许,入城日军虽已悉数被我歼灭,但我军亦多有伤亡,我第一营叶营长受伤,其他官兵亦伤亡数十人。

堵塞光华门

堵塞光华门任务,因叶营长受伤,按编制秩序,第二营钮先铭营长,应接替第一营任务前往堵塞,杨团长意思亦是如此,杨团长把钮营长叫到他办公室后,即将此意告知钮营长,大概钮营长因为年轻胆怯,因此在下午四时许,吾忽接钮营长电话云:“吾是第二营营长钮先铭啊,吾今年只有二十六岁,吾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只在工兵学校当了六个月教官,吾亦没有带过兵、作过战,对作战经验一点也没有,你老兄是多年军官,久经战场,经验阅历都非常丰富。”吾听到此处,已感不耐,就说你有什么事,快说好了,于是他就说,堵塞光华门叶营长受伤后,本来该吾去的,吾看请老兄去好不好,吾说只要团长有命令叫吾去,没有问题,谁晓得他打电话就是在团长办公室打的,于是团长马上接过电话说,钮营长给你商量好了,你就去好了。除你第七连外,吾再派第二营二个连归你指挥。冬天日短,此时已将近五时了,除请团长叫这两个连到光华门内与吾连络外,吾即率第七连前往光华门,到后不久这两个连亦向吾报到,此时虽日已西落,但仍有余晖。吾即带兵二名先到光华门城墙上察看,五十二师机枪连长见吾到城上,即向吾说,吾负责守卫城上,营长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吾绝对听候指挥。光华门是两道城门,外门和内门,中间是一天井,到后见天井靠外城门内侧有三个日兵,中间架了一挺轻机枪,

枪口正对内门,机枪旁点了一支洋蜡烛。再看城外,鸦雀无声,并无一人,护城河外是一条横过马路,过路是稀疏树林与稻田,察看后即决定先消灭外城门内之三日兵。在消灭日兵时为防城外日军增援,即命机枪连长,在城上中门架一挺重机枪,在该枪左右各约一百五十公尺处再各架一挺。如敌人增援,即用交叉火网封锁城外通路。再由本营选精壮士兵一班,携轻机枪二挺,由陈副营长指挥,到内城门外,选择适当位置,对准三个日兵,听到手榴弹炸声,立即射击,一切准备好后,吾即在城上天井旁,命令传令兵投掷手榴弹,陈副营长听到手榴弹爆炸声,亦迅对日兵射击,不到三分钟,城下三日兵即全被消灭,陈副营长即在城下大叫,营长快下来看看,待吾到城下看时,三日兵头颅全被士兵割下,亦算我们对日军报了一箭之仇。奇怪的是当我们手榴弹和机枪炸射之时,城外竟无任何动静,可见日军已遗忘了这里还有三个日兵。日兵消灭后,即指挥三个连,一连负责掘土装麻袋。一连负责运送土袋,一连堵塞光华门,在堵塞时,先用倒下来的土袋,用完后再用新土袋,在工作中我兵发觉脚下一堆柔软东西,不像是麻袋,经用手一摸,是一块要踏死之日兵,该日兵任由我兵踏死,硬是不发一声。这是日军训练成功呢,抑系怕死装死呢。经检查该半死日兵系一军槽(即班长),吾即派人连夜把他送往总队部。堵塞光华任务,至四时许,已告顺利完成,除令各连返回防地恢复建制外,吾回营后即将堵塞光华门情形,分别报告团长及桂总队长,桂总队长即在电话上允于对吾传令嘉奖,并赏洋四百元加菜。报告后即蒙头大睡矣。

南京撤退

十二日约在下午三时许,传令班长徐绥章向吾报告说,他由富贵山经过的,见总队部内一个人亦没有了,在路上又见有部队向下关方向行进,得到这个消息后,吾怀疑他们放弃富贵山的坚固防空洞不用,他们会到那里去呢,于是吾又叫徐绥章再到团部去看看,快去快回。因此吾觉得这个消息不简单,其中恐有重大变化。于是吾叫传令兵把楼上的箱子打开(因为老百姓虽然逃走了,但是他的衣物等统未带走),他们在箱子内找到男人丝棉袍子裤子等物。除了与吾检出一套外,他们每人亦挑选

了一套,每套捆好备用,徐绥章回来后报告说,团部亦没有一个人了。吾的判断果然不错,于是吾乃一面传第七连到营部前面集合,一面令他们赶快收拾行装,非必要的物品一律丢掉。可是吾到门外时,据说第七连已等不及。已由陈副营长率领向下关出发了,吾即带营部人员向下关行进,行至中山北路时,即见大批部队已无秩序的涌向下关。营部原领有飞马牌脚踏车两部,至此天黑人挤,车子已失效用,反成了一种累赘,不得已乃忍心弃放路旁。吾因病了十几天,身体原已无力,行走迟慢,传令兵见此情形,乃由二个人架着吾行走,行至距挹江门约二百公尺处,挹江门守卫士兵,一面鸣枪一面大叫说没有命令不准通过。此时吾已累的满身大汗,四肢无力,好像瘫痪一样,不但不能走,连动亦不想动了。坐地休息了一下,说,吾实在不能动了,你们先走一步过江好了,吾明天再过江赶你们,于是就把身上带的钱分给每人二十元。并嘱咐他们,在不得已时,丢了便衣,就不要丢枪,丢了枪,就不要丢便衣,切记切记。他们走了后,吾在此躺着休息了约三小时,才觉得可以行动了,但挹江门不能通过要翻城墙过去,吾仍无此力气,于是想起先回珠江路十三号休息一夜,到明天再走(珠江路十三号后进楼房,原系在陆大受训之同乡阎香泉租住的宿舍,他住楼上后进,前边尚有一间空着,让给吾住,我们二人不在家时,他们二位太太亦好作伴。吾在此住了半年以上,直至阎香泉毕业回部队后,吾才搬到燕子矶)。吾和勤务兵王化南到珠江路十三号时,已十二时多了。打开门一看,室主虽然走了,但室内物品等仍齐全未动,吾找到卧室痛快的睡了一夜,一觉醒来,已是次日(十三号)上午十点了,起身发觉身体轻松,患了十几天的怪病竟不药而愈,这大概是吾出了一身大汗的关系。我们做了饭吃后,就出门到下关去。但一出门就见到从前十六连的老部下曹振元,他坐在一个独轮车上,满身是血,见到吾就哭,经询明他是被炮弹破片炸伤,虽然伤了五六处,满身是血,幸均未伤及要害,性命无妨。吾即指示他,叫独轮车把他送到鼓楼医院去,该院系美国教会医院。(嗣后吾逃出南京后,他亦伤愈逃出南京,并在洛阳某师当了连长,改名为曾慎之)。他走后,吾亦继续向下关行进,走到三牌楼时,又遇见吾十六连的一个老部下,他由下关回来,看到吾说,连长要到那里去,吾说,到下关过江,他说,江里一支〔只〕船也没有怎么过,吾说,

我们的人呢,他说,下关一带到处都是人,吾说,他们怎么办呢,他说,没有办法。有的在睡觉,有的到处乱走,有的谈天。因此吾想长江比不得小河流,那么多人都没有办法,吾去了亦不会有办法。于是我们又回到珠江路十三号,再想办法。到后我们先换上便衣,并将大门反锁后,再用大木棍顶住,回室休息,静候情况变化。

日军进城

约下午三时许,日军进城,先头系搜索部队,见十三号大门紧闭,即大声喊叫,并用枪托打击,打了一分多钟,亦未打开,亦就走了。待他们走了之后,吾认为情形严重,即将身上之钱二百七十元,用破报纸包住二百元放入屋檐下一个破水杓子内。手表放在一个夜壶内,钢笔放进一个空酒瓶内,图章丢在水沟里。一切放好后,吾叫王化南开了大门,看了情形。我们由门内向外看时,即见日战车络络由中山路向下关行进,我们难民区的难民,有很多站在珠江路的难民区口,手持纸糊的日本国旗呐喊大日本万岁,日兵在战车上亦鼓掌大笑,吾看到这种情形,不禁暗中落泪,待战军过去之后,为了我们今后的安全,必须到难民区去,我们走出大门后,难民们即高声警告我们,说慢慢走,不要跑,跑日本兵就会开枪打你们,我俩听到警告后,就一步一步走到难民区(因为只有百余公尺也)。此时已近五时,天亦快黑,吾才想起没有把被子带出来,夜晚怎么睡,适在此时日兵大叫卡八哥有没有,连叫几次,有人说卡八哥就是香烟,听了这话,吾想十三号内吾还有哈德门香烟七包,吾把香烟送给他,可以把被子拿出来,于是吾就说卡八哥吾有,你卡八哥有,吾说跟吾来去拿,日兵就跟吾到十三号,吾把香烟送给他后,即拿被子出来,但在此时另一个日兵看见吾拿着被子,就一手夺过去说,吾的吾的,他亦想晚上用,吾的目的落了空。在此情形下,只好再回难民区,刚亦出门,又一日兵问吾。米有没有,连说几句,吾说没有,日兵说没有,打了吾一个嘴巴,再问吾有没有,吾说没有就是没有,他又打了一个嘴巴,事后吾想这个日兵大概是个炊事兵。接着又一个日兵要检查吾,他首先要看吾两支手掌,有没有茧子,再脱吾礼帽,看头上有没有戴军帽的痕迹,又脱了吾上

衣,看吾肩上有没有枪上肩的痕迹,吾是多年军官,这些痕迹当然没有,至于头上,因为吾脸皮与头皮系一样颜色,所以亦没有戴军帽的特征。

当了一天伙子

这个日兵既没有检查出吾有军人的特征,他又指着前面二个人说,你三个一个样子,连说几次,吾才看见吾的勤务兵王化南和另一老百姓已被他们抓了伙子,吾三个一个样子,就是亦叫吾当他们的伙子。在此情形下有什么办法呢,只好与他们当伙子。于是随他们向东走了二百多公尺,他们就在一栋房子内宿营。吾看他们人数约有三十多人,大概是一排,到室内后,他们又问吾卡八哥那里有,一再的问,吾就说大街上有,你们去拿好了。他们对吾说的话虽不完全懂,大概的意思他们可能懂一点,于是他们就到街上去找,不多时,他们就拿着大批的香烟、酒、罐头等回来(因为南京的人虽然都逃走了,但所有货物都未动,所以不论到那家杂货店,货物应有尽有),他们有了这种东西后,非常高兴,香烟罐头等都叫吾给他们开,开后就拿出一点说,你的,给吾。每逢与他们做一件事情,都要说一句,辛苦辛苦谢谢你,这大概是他们蓄意发动战争前就学会的一句话。回来后,他们就做饭,做好后每人一大碗,既不是干饭,亦不是稀饭,因为他们把牛肉罐头倒在锅里与米同煮,饭尚好吃。他们有一种怀念阵亡士兵的举动,是我国部队所没有的,就是在饭前把他们本排阵亡的士兵牌位取出来放在桌子上,全批起立默念后再吃饭。饭后他们叫吾同王化南到珠江路后巷内水井抬水,有一日兵押着我们,到水井后,这个日兵偷偷的溜到民宅内。此时吾本想趁机逃到难民区去,但是此巷只通中山路,到中山路后仍须转到珠江路口才可以到难民区,但珠江路口他们有无哨兵不知道,万一有的话,反而弄巧成拙,性命危险,吾正在如此思索时,这个日兵回来了。又把吾拉去到该民宅去,吾到后见是一中等房屋,屋内箱柜等均未动,该日兵即翻箱倒柜,检出他要的物件,即说吾的,他不要的即送给吾说你的,在第三支皮箱内有一支伯郎宁手枪,吾想此宅或是我们一位军官的,他拿着枪正在高兴时,一个日本军官到来,吾看领章是光板,大概是个特务长,大概因为这个日兵带我们抬水,

半天不回去才找了来,他看日兵正在翻箱倒柜,进去后一句话不说,就对这个日兵拳打脚踢打了一阵,这个日兵虽挨打,但一句话不敢说。回去时吾拿回一件大衣,回去看时是件女大衣,不管如何吾可以把他当被子盖。吾回去后,趁机写了一张纸条,送给一个吾认为脾气较好的日兵,大意是说,吾年老了,没有力气,请你把吾放了,吾谢谢你(因为吾在作战时,约有二十多天没有理发,头发胡子都长的很长,看起来真像老头子),他把条子看过后说,你的意思吾明白的,连说两三句,吾说你明白放吾走好了,吾谢谢你,他说慢慢的慢慢的,吾看当夜放吾走不可能。吾亦不再讲话了。十点多钟,把我们三个人反锁在一间房内,并说,克噜克噜用枪比划,大概是说逃跑就枪毙你。

次日(十四号)上午七时许,他们整队沿中山路向下关行进,在出发前,他们每个人把香烟、罐头、酒,满装背包内,余下的,除了王化南和另一个伙子,抬了一箩筐外,吾给他们背了一大包。他们行进到三牌楼时,下关方面机枪连续发射,他们当即卧倒在路旁……

……委员会买米,八块钱一包,听到这个消息,吾虽然饿了两天,亦不怕了,因为手里尚有七十余元可用也。吾在三楼与五十二师三个士兵住在一起,由谈话而认识,一天两餐稀饭,他们吃不饱,说是二餐其实每人只有一大碗,吾就拿钱教他们买米,再请他们想法子煮饭,大家来吃,就这样维持了五六天。

搜索中国兵

日军由十四日到十九日消灭我在下关一带未能渡江之部队,其实在下关一带官兵虽多,已形成散兵,他们除想逃命外,毫无战力,据事后日本战报发表,下关至上新河一带,我军遗体就有六万三千具,溺于江中及沟渠者尚未计算在内。据吾估计我军死亡总在十万以上,日军把下关一带我军肃清后,第二步是搜索我逃亡难民区之官兵,他们由十九日到二十二日搜索非外国人势力范围内之官兵。第三是搜索外民势力范围内之官兵。金陵中学是美国教会学校。我们在二十二日下午听说日兵二十三号上午九时搜索金陵中学,所有难民只要有保人,保证他不是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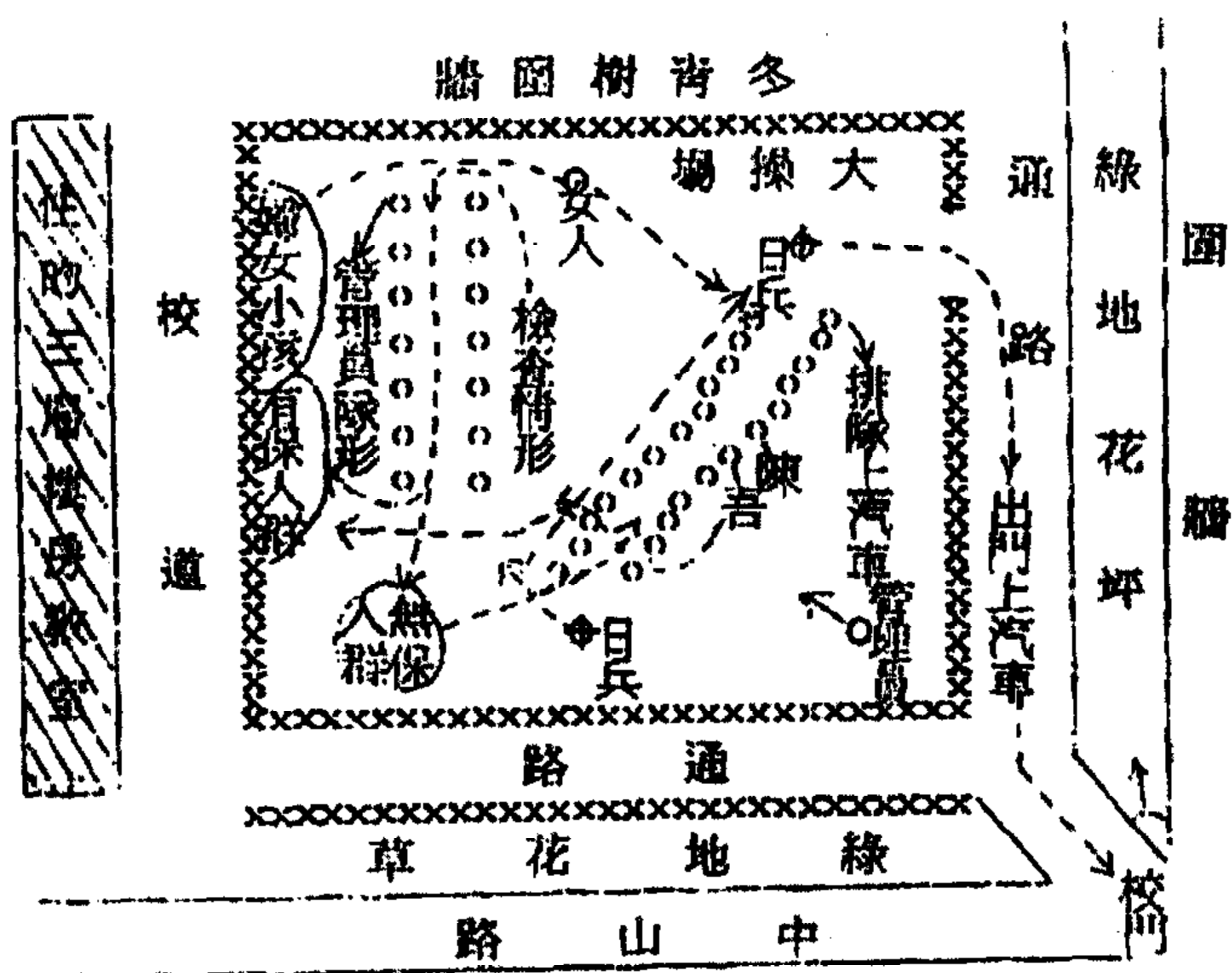
兵,就可以没事,于是我们四个人就商量好谁保证,相互保证,约定后就听候明天检查了。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日军就在学校周围布设岗哨后,再派兵进入学校,首令各教室之难民集中在一个大操场上,女人和小孩集中在一起,不检查。男人集中在操场中央。国际委员会原在各教室难民中,选派一人为管理员,今天把管理员集合在一起,并成二批对立,中间留一空道约三公尺。一切布置妥后,先由一个中国汉奸(翻译),站在桌子上说话,他说听说你们中间有中国兵、中国伙夫在里面,如有的话,你们可以自动站出来,我们绝对保障你的性命,每天只叫你们扫扫地,修修路,每天工作还给你们二毛钱,如果不站出来,一经查出,马上枪毙。他讲了话后,在吾旁边的有吾从前十六连一个医兵,对吾说,我们站出去好了,吾就对他说,不要听他的鬼话,我们宁可叫他查出来枪毙,也不要自动的去送死。但他不听吾的话就自动站出去了,以后吾就没有看见他,是死是活不知道。经他一篇鬼话后,吾看自动站出去的有三十多人。嗣即开始检查,每一人要由管理员中间通过,每过一个人管理员就问,你有没有保人,你的保人是谁,如果他说的保人亦承认保他,就算通过了,到一边有保人的地方去,如果没有保人,即另到一边去,没有保人的人,每到五六十人,即由日兵枪队押着上汽车,开到雨花台枪毙。

几巧凑合,大难不死

吾是第三批通过的,当问吾是不是中国兵,有没有保人时,吾当然答称,不是中国兵,有保人,接着问保人是谁,吾就把预先约好的保人〔说〕出来保吾,但他们说不行的,要住室的管理员作保,这一层吾没有料到,及请本住室的管理员作保时,可是他不答应(因为他知道吾是军人),在此情形下还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到没有保人的人群里,听候死神之来临。但第三批没有保人的人排队上汽车时,吾留在最后边未上汽车,日军亦没有过问(大概日兵认为只要够一汽车就算了),当第四批时,与吾同住过几天并一同吃饭的五十二师姓陈的汽车兵,亦因没有人保他到这里来,吾看到他后说,你怎么亦没人保你,没办法我俩只好死在一堆好

了,他没有讲话,到此时人的心情紧张的还有什么话好说。第四批又集合了四五十人上汽车时,吾和陈司机又留在最后边未上汽车,日兵也没有问,在这个世界上能多活一分钟算一分钟。到第五批时,已无可再拖了,只好随着排队上汽车。日兵是一名在前头带队,一名在后边押队,吾和陈司机是他在前边,吾跟在他后边,当枪队走了四五步时,陈司机即大喊大叫说,吾是上海人啊,吾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吾是个开汽车的,吾不是中国兵啊,请你们行行好救救吾吧,他这一喊叫,引起旁边一位大约亦是上海人的同情(在我国一般人心心里都认为上海人当兵的很少),就说,好,吾保你不是中国兵,他就把陈司机拉出去,陈司机出去时,又向后再一把把吾拉住说还有他,于是吾亦跟他出去了,当我俩出去走了四五步时,押队的日兵把保我们出去的管理员打了一个嘴巴说,不行的不行的,又想把我俩押回去,正当此时,队前头旁边出来一个女人,又哭又叫,拉住队前头一个男人就跑,但押我俩回去的这个日兵,快步到前面干涉这个女人,我俩趁他去干涉这个女人时,趁机回头就跑到有保人的人群里。就因为有这么几种巧合,算是捡了一条性命。事后有人问吾,那个女人有没有把那个男人拉走,吾说,自己能逃出性命已属万幸,还那有时间心情来管别人的事,所以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如下图



这次检查后,据吾所知,拉去枪毙的并非全是所谓中国伙夫,但是只要年轻力壮,没有人保他或是光头没有留长发的,都视为中国兵(伕),此中不晓得冤枉死多少老百姓。当日下午即由一个日本军官到校核发良民证,该证非常简单,上面只有姓名、年龄、特征三项,吾登记时改名为(祖德明)。有了这张证,难民性命算是有了一层保障,但不是绝对的保障,因为你的性命完全操在日军喜怒之间,可是吾个人认为大难不死,就绝对不会死在南京,这是吾的信念,事后结果亦是如此。

日军惨暴情形

良民证发了后,吾即认为吾绝对不会死在南京,因此吾的胆量亦大了,以老头子的外貌到人所不敢到的地方去查看,有一天在中华路一间空房子内,看到死尸四十多具,都是年轻力壮的男尸,被日军将手脚捆住丢在水塘内淹死的,而万国红十字会每天都从南京各水塘内捞获死尸抬运埋葬达十余日之久,据吾估计未捞出的不算亦有五百以上至千人之数。又据王化南回来后与吾说,日军认为可疑的人,都把他们赶到防空洞内,不费一弹一刀把他们活活埋死在洞内,这是他所见到的这一批日军行为,但我们没有看到及没有想到的日军惨暴行为还不知有多少。所以世人称之为南京大屠杀,于此可征信一般矣。

豆菜桥形成市场

到难民区的人们,所带的金钱食物,能维持十几天的虽然很多,少数穷人就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而国际委员会的两餐稀饭根本吃不饱,于是胆大的人,就趁夜间到大街上商店或巷弄住宅搜取食物及日用品(因为南京民众虽然逃走,但衣物等多未带走,所以随便到那一家,都可选取他想要的东西),因此金陵中学后面豆菜桥逐渐形成了一个临时市场,又因出去拿东西的人不用本钱,他们又急需用钱,就等于给钱就卖,所以当时价格不到平常价格十分之一。甚至有逃到难民区的人再出钱买回自己的东西。

吾又一大幸事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许,吾到珠江路十三号想取回吾放在里面东西,到后经检视钱、表、钢笔均原封未动,很顺利的取回来了,但吾回来不到一小时,发现该处大火,再去看时,该宅已烧成一片瓦砾,吾若迟到一小时,存放的东西即不被烧毁,亦埋于瓦砾之下,再想取出亦困难矣,这真是吾又一次大幸事(该校距珠江路只有二百多公尺)。

购买便宜物品

吾连取回的二百元,手上共合已有二百六十多元,有了钱吾就每天到豆菜桥买吾想要买的东西,目的是买好的新的,待秩序稳定再卖出去,可以赚一些钱,作为以后的生活费用(如果不能逃出南京的话),就吾记忆所及,计买了珠纱帐子十余顶(平时每顶要十来元,此时买只须一元或一元五角)还买了铜床、沙发、茶几、水獭皮袍等及日用品,总计用了百余元。如秩序恢复后再卖出去可能赚到五百元以上。

日兵强暴女人

在十二月廿八九两日晚上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在廿八日上午有日兵金陵中学各难民室巡视,当时我们认为他是例行巡视,无人注意有其他用意,到了晚上十二时许,忽有日军开了一部大卡车,停在学校墙外后,日兵即翻墙跳进学校,到每一难民室拉女人,共约拉去廿多人,仍翻墙拉上汽车,疾驰而去,第二天上午又用汽车把他们送回来,此事关于女人名节问题,事后谁亦不愿说谁被拉去。廿九日晚上十二时卅分,日军又在邻近的学校之楼上拉女人,我们只听到女人大哭大叫及喊闹声约一小时,不知道拉去几个女人,同样用卡车接去,第二天再送回来。学校大门口有日宪兵守卫,像这样半夜人声哭叫喊闹,他们是聋子听不到吗,虽然听到亦知道,但只要他们不由大门出入,不加过问,第三天国际委员会

知道了这种事情,即向日军中岛司令提出抗议。以后就并没有发生过此事。经此一闹,女人就可怜了,除老太婆外,其他女人,白天用黑灰抹在脸上,并将头发弄乱像个疯子,叫人一看活像个女鬼,就这样过了十几天,没有再发生以上情事,才恢复正常。

日军怕死情形

二月八日下午三时许,吾正在豆菜桥市场闲逛,忽然见到老百姓乱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吾亦就跟着大家跑,跑了百余步后,听见有人大喊说,我们游击队进城了,你们还不赶快把日本旗取掉,于是悬挂日本旗的,马上把旗取下,臂上缠日本臂章的一面跑一面撕臂章,霎时日本标帜全没有了,吾回到金陵中学门口,有二个青年,对着日本宪兵说,我们游击队进城了,要这东西没有用了,当着日宪兵面前把良民证撕毁了,由此可见除汉奸外,一般民众对日军之忿怒。当晚据传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有二个日本伤兵,伤愈后,叫他们到采石矶归队,他们走到中华门内时,左边有个教室,教室已被日炮击毁,不知何人在断墙破壁上插了我国几面国旗,他们看到后,认为这是中国游击队插的,于是回头就向后跑,跑到豆菜桥市场时,见到老百姓就抓,所以老百姓见此情形就跑,但嗣见日兵抓到百姓后,就脱百姓的衣服,同时又把他自己军服脱下,丢在水沟里,换上老百姓衣服,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由此亦可见到日军之怕死情形了,次日日军在三牌楼的观察气球亦升起来了,直升了十多天,未见发生任何情况,才放下来。

吾想趁此机会准备配合游击队干一场

在难民区教导总队与吾有连络的老同仁有十余人,吾一个老部下,他有勃克枪四支,伯郎宁手枪一枝,装在两个子弹箱内,沉入某池塘里。上项混乱情形,虽然是如此传说,但真像是否如此,还未深切明瞭,南京城内日军确无大部队驻防,虽然他们常常上午由中华门方向用卡车运兵到下关,下午又用卡车将原部队运回,不过是虚张声势,眩

人耳目,做给难民们看的。因此吾叫老部下把枪取出来,分配给他们备用,并派人每夜在高楼上瞭望,万一真对我们游击队进城发动攻击时,我们就配合游击队出其不意的给日军一个痛击。可是过了十来天,未见有任何动静,随又叫他们把枪再沉入池塘内,在这几天中,吾这个部下竟将勃克枪卖给六合游击队一支,价五十元。他们是用双底粪桶运出去的,吾由南京逃出去时,叫这个部下跟吾逃出来,可是他仍眷恋那几支枪,不愿出来。

日军不讲道义与国际法

二月中旬,吾的勤务兵王化南与日军当了一个多月的伙子,他回来后给吾说,十二月十五日,我国有一营兵向日军投降,日军把他们运到铁道部后边一栋楼房内,晚上日军在楼周围架上机枪,火烧楼房,我兵被烧得由楼四角跳下来,亦被机枪射死。可见日军不讲道义与国际法,竟将投降官兵烧死射死,其残忍野蛮情形已达极点。

亡国奴之生命 在敌人喜怒之间

吾前面说过,良民证只是性命上多一层保障,但不是绝对保障。吾一个老部下石学海,他在新街口与日本宪兵队,每日扫地烧水等工作,已有一个多月,有一天上午他照例到宪兵队去工作,没想到一进门即被一个宪兵刺了一刀,刺入右腹部,经送医院诊治,住了十余天才好,他这种无宁之灾,国际委员会很同情他,所以他伤愈后派他到金陵中学去当助理办事员,由此可见亡国奴的性命,完全操在敌人喜怒之间,是没有保障的。

日兵做生意

难民区的人在二月以前,还可以找到香烟买,二月后就买不到香烟了。新街口有一个日军贩卖部,但只卖给日军,不卖给老百姓,日兵想到

赚钱的方法了,只要你有钱到贩卖部去,即看到贩卖部门口靠难民区这一边,就站了十几个日本兵手拿香烟出卖,他们在贩卖部卖香烟一块钱一条,在门口即卖一元五角甚至二元,他们在转手之间,就赚了五角或一元,如果他一天转卖十几条就可赚十几元,这种情形在我国部队中决不会亦不敢如此破坏军纪。

南京的维持会

在二月中旬,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了维持会,他的用意是替日军维持社会秩序,劝告在难民区的老百姓回家,各安生业,但是难民区的民众,多持观望态度,此时我们教导总队的同仁,有二个在维持会工作,曾几次来劝吾到维持会去,吾说,吾要看看情形,现在吾还不需要。如该会有什么消息可以来告诉吾。到二月下旬,维押〔持〕会即叫人民登记,吾是无家无业的亦不注意此事,可是有人对吾说,将来人家都回家了,你一个人在难民区怎么办,这倒是个问题。次日即有人与吾介绍说,金陵闸七号是一个歌女王兰芳的房子,他〔她〕早于战前逃到汉江去了,你可以先看看这个房子再说。吾去看时,见这栋房子有三进,房内床柜沙发等一应具〔俱〕全,这在吾心理上有了底子,将来看情形再说。夫子庙傍老四五六馆子,有一位厨师及二个伙计,向吾洽商重开他们的生意,条件是吾出三十元的本钱,他们做,吾在馆子内当账房,如果将来不能逃出南京的话,这倒是一个办法,于是就先给了他们十块钱,整理内部,但在此时,忽有人向吾说,水西门老百姓可以出入了,于是吾就亲自到水西门查看,确见有老百姓出入,但出入时仅向日卫兵行个鞠躬礼,而日兵亦仅查看良民证,并未为难,于是吾就决定逃出南京,老四五六饭馆算是白用了十块钱。虽然自己吃亏,等于哑巴吃黄连,亦不能把逃出南京的计划向他们透露。

有人劝吾在南京成家

二月中旬在三楼上朱姓朋友给吾说,大中桥有一位张老先生,他家

开米店,因为人非常忠实,所以常受人欺负,他发誓要把他女儿嫁给一位军人,他女儿今年二十岁,高中毕业,如果吾有意的话,他可以给吾作个媒,吾说吾先考虑考虑。不料第二天,他就叫张小姐搬到三楼对面住,他把张小姐指给吾看时,吾见张小姐长得高头大马,差不多与吾一样高,人仅中姿,一脸青春痘,如果吾俩打起架来,恐怕吾还打不过他呢。见了后吾心里未作任何表示,她见吾未作表示,第二天又搬回去了。因为有此一插曲,亦引起了吾个人的心念,一个光杆男人在南京终究是危险的,如果以后不能逃出南京,成个家确实需要。所以吾以后看房子、开馆子,都与这一意念有关。因为有此意念,所以吾对女人亦加以留意,不数日吾在另一楼上见到一位小姐,这位小姐大约有十七八岁,长方脸,耳目口鼻眼睛,长的都非常均称,是个贤妻良母型的福相,经与她母亲接谈后,获知她姓马,山东人,只有她母女二人相依为命。经过上次日军乱拉女人事情发生后,她母亲亦愿遇有合适的人将女儿嫁出去,不过她有个条件,就是他们回教,以他们的教规说,不嫁外教人,就这样把吾难住了,后来吾想了一个变通办法给她说明,这样好了,吾可以随教不任教(就是她不吃猪肉,吾亦不吃猪肉)。她听了吾这话就说,你是不是住在南京,吾说如果成家,当然是住在南京。看她的意思,业已首肯,可是吾听到可以逃出南京后。此事亦就到此为止。吾逃离南京的事,亦不便向她说明。

逃出南京

经去水西门查看后,吾乃决定逃出南京,回来后,吾即集合几个老部下,和教导总队几个与吾有联系的同仁,商议逃出计划,结果愿意与吾逃出南京的,有六人。但是这位陈姓老部下又是吾本县的小同乡,竟留恋那几支未卖出去的枪,不愿逃出,实在吾意料以外,但人各有志,吾亦不愿勉强他,因此时此地都是难民身份也。我们决定于三月二日上午七时卅分出发,出水西门时分作四批,每批二人,每距二百多公尺出去一批。决定后各自回去,准备他可能携带的东西,并嘱咐他们要以穷苦难民的身份来准备,不可携带高贵物品。吾则将在豆菜桥收购的物品,全部送给魏先生,自己只带了一条破毛毯和一切破旧的日用品。并买一付破箩

筐,请老部〔下〕石学海挑着,我们均准时出发,到水西门后,按照预定计划,分批出发,惟过水西门时照例向日卫兵脱帽行个鞠躬礼,日兵亦只查看一下良民证,并未留难,十时许,我们就到了上新河渡口,每人船费一元,平时船费每人只要小洋二毛。此时风平浪静,船行一小时多,至十二时许即到达彼岸镇上,我们找到一个地方休息时,忽听到民众大声喊叫,把我们又吓了一跳,不到半点钟,老百姓向我说,来了两个日本兵,到镇上抓了两只鸡就走了,现在没事了。我们在镇上吃了中饭,一点多钟即起程到赤铺镇,该镇离此四十里,在途中看到我们民众所组成的巡逻队十余人,除了一二枝枪外,其余的都拿着红缨枪和大刀,警戒可以,对日本兵没有什么大用,到赤铺镇又遇惊扰。我们约于四点卅分到赤铺镇,到街头有卫兵荷枪站岗,我们这个二百五石学海,见到日兵后就问你们是不是中国兵,在他的意思(是)如果是中国兵,就统到了安全地区了,岂不知这一问问出来毛病。我们到镇上找到了一个客栈,大家到后都忙着洗脸洗脚,忽然来了六七个兵,到后即说你们这一批汉奸,跟我们走,吾说同志你听吾解释好吧,我们是由南京逃出来的,不是汉奸,他们说,没有话讲,跟我们走,在此情形之下,没办法只好跟着他们走,走到街尽头镇门口时,再向外看,是一条小河与荒地,吾说枪毙我们,亦要容我们讲几句话吧,谁晓得镇门口第一家就是他们的大队部,到此时他们才说(走)到大队部去,听说到大队部吾才放了心。到大队部后,见大队长是个五十多岁老人,人很和气,见到后,即问我们是由那里来的,吾说是由南京来的,他说南京不是沦陷了么,吾说是的,就是南京沦陷了我们才当了几个月的难民,我们这几个人,都是教导总队的官兵,南京沦陷时,没有逃出来,当了难民,现在才乘机逃出南京。他说,我们队里有一个教导总队的人现在队上当排长,我把他找来你们谈谈。把他找来后,他一见黄连长,就向他敬了个礼,因为黄连长在军士营当排长时,他就在他排里受训,经此大变乱后,所以一见面显得惊喜交加,互诉别后情形,倍觉亲热,大队长见此情形,马上向我们道歉,说,这是一种误会,叫你们各位受惊了,他说因为前几天亦是有人前来探听消息,不到二天日军即前来突袭骚扰,所以你们一进镇就问这里是不是中国兵,因此一问发生误会,实在对不起,并马上叫人准备了一桌酒席给我们压惊。席间吾把南京沦

陷后日军如何惨暴,我们如何忍受及趁机设法逃出南京等情形告诉他,他听到后,很受感动,并对我们坚苦卓绝的意志,倍加钦佩和赞扬,饭后,他说,吾给你们写一张证明,免得路上再有麻烦,明天你们几时走,吾给你们准备一只小船,坐船可以减少辛苦,并亲送我们到客栈休息,第二天我们走时,大队长亲送我们上船,并给一张证明,证明上说我们都是教导总队忠贞官兵,现已趁机逃出南京,请沿途军警不要留难等语。

大雪留住仙迹镇

虽然赤铺镇距仙迹镇只有四十多里,但是逆水行舟,整整走了一天,至下午五时许始到镇上,我们先找到一个客栈住下,该镇物价非常便宜,我们住客栈不要钱,每天每人只要饭钱二毛小洋,而且每日三餐,每餐六个人一桌,四菜一汤,两荤两素,非常丰富,足够六人食用。不料当天晚上即大雪纷飞,一直下了五天,外面集雪约有二尺,根本无法辨认路径,不能动身,所谓人不留人天留人,没办法只有静待雪止天晴,再行出发,在这几天中,吾每天都到一个茶馆里去喝茶,并任意叫吃各种点心,不但点心好,并且非常便宜,每次只要一毛钱,即可在茶馆逗留一天,大概是年节已过春未到,正是农闲的时候,茶馆每天都是客满,而且都是谈笑风生,好像他们不知道我们全国在各地与日本正作无情的战争。吾在该镇虽留住了五天,但尚有一消磨时间的茶馆,亦并未感到寂寞。吾到仙迹镇的第二天即与家眷寄了一封信,说明吾已逃出南京,要到武昌,请她到武昌找吾,大概她此时已到郑州,并未接到此信。三月十日,我们见雪止路上已有行人,我们才踏着他们的足迹向巢县行进(因为如无行人足跡我们不认识路仍不敢走也),到巢县后我们即找到一个旅馆住下。吾翻阅旅客登记簿时,发现叶在青营长,不但在南京伤愈出院,并且先吾一天逃出南京。次日我们即乘小火车轮渡巢湖到桐城,再步行经叙城到安庆,到安庆先找到一个旅馆住下,在吃饭时,有一位稍胖而很漂亮的小姐,大约有二十多岁,问吾说,你们到那里去,吾说我们要到汉口去,她说吾亦要到汉口去,吾跟你们一块走好不好,吾说好的,她说你们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吾说住在某旅馆,她说吾吃完饭后亦到那个旅馆去找你们,我

们走后,她亦到旅馆去找我们,并在该旅馆找一个房间住下。

经与她接谈后,知道她姓王,在国际无线电台服务,这位小姐开通大方亦很热情,大有外国女子风味。因为她对吾这个刚认识的男人讲话,就不拘形迹,谈笑风生,却不多见。

第二天我们就乘船到离马当约卅里之处下船(因为马当是我们长江的封锁线),下船后要步行卅里,始到封锁线上游之码头再换轮上行,在通码头之路上,有我们宪兵岗哨,吾通过时,即问吾共有几个人,后面还有没有人等语,吾即告诉他共八个人,后面还有一位王小姐,待王小姐通过岗哨时,哨兵问她小姐贵姓,她说姓胡,因与吾说的姓王不相符,所以我们到镇上刚住下,即有二个宪兵来盘问我们,当时吾还不知道为什么事,经宪兵问话后,吾才知道她因胡说而招来麻烦,宪兵走后,吾问她你为什么要说姓胡呢,她说吾是顺口胡说的,莫想到他们已经问过你,因此吾认为这位王小姐太随便了,可是她偏要与吾食同桌,住同宿一个旅馆,还要与吾对门或隔壁,坐船要同仓,吾只稍微动点歪主意,说不定可以宿同床,但吾敬鬼神而远之,始终保持君子风度。她这举动是否认为只要靠近吾就有安全感就不知道了。到汉口后,她很热诚的向吾道谢而去。

吾由南京脱险后,在路程上连在仙迹镇休息了五天,一共二十天于三月廿二日到汉口。

吾由南京逃出时,身上只有七十余元,因为要供给四个人沿途膳宿旅等费,到达汉口时身上只剩下五块钱了,还好没有丢人。

到战干团吾见各长官

吾次日即过江到武昌,找到战干第一团,首先看见杨团长(现任战干团第一总队,总队长),见后除询问南京沦陷被难情形,加以慰勉外,还送了吾五十元零用。次即晋见马威龙老团长(他现任四十六师旅长),他听说吾来见他,亲自到大门口迎接吾,见面即说,你在南京受苦受惊了。接着说你训练士兵是成功的,吾非常感谢你,吾听了这话不知是何意思,到他办公室后,他才说,吾在上海八字桥作战时,因伤亡过众,奉令午夜交防,但交防时一个人也没有了,还好你的几个通信兵始终跟着吾,于是吾

就把他们分派到左右指定地点,算是把防交了,否则吾一个光杆团长怎么交法。吾这才明白他感谢吾的意思。

最后晋见桂总队长(战干团教育长),除询问在南京沦陷后被难情形及逃出情形外,并倍加慰勉。

有人说吾死在挹江门

南京沦陷后,教导总队逃出过江人员,奉令在河南兰封县集合,吾家眷在宿县听到这个消息后,而叫阎廷兰至兰封探听吾的消息,到后不晓得他听谁说的,说吾已死在南京挹江门内,并且还把尸体反过来看看是吾(事后据悉死在挹江门的是我们第一团团长,林团长体格比吾矮了很多,怎么会比到吾的头上来,真是见鬼)。可是他这一消息把吾太太吓坏了,直如万箭穿心,热锅上蚂蚁,不知如何是好,啼啼哭哭了几天,最后决定先到郑州找同乡阎香泉去(阎香泉现在某军当办公室主任),到郑州找到阎香泉后,但人既死了,除了安慰她几句外,一时亦无办法。

吾在南京与她分别时,曾对她说过,吾战死后,可领三个月薪饷与恤金,吾十六连的老部下,亦会劝她到湖南衡阳去,他们共同供给她的生活,她在郑州住了十几天,觉得住在郑州亦不是长久之计。乃决定先到武昌,找到桂总队长,领到吾的薪饷和恤金后再说,她由郑州为了节省坐的是难民车,沿途受了不少罪,到三月廿八日始到汉口,她到后即于上午九时到江岸候船,在此时凑巧吾从前连上的一位老排长李茂才亦在江岸候船(他现在工兵第三团当连长),他看到吾太太后,(说)这不是太太吗,你什么时候到汉口来的,又说营长已经回来了,她听到此话认为他又在安慰她。说营长已经死在南京啦,怎么会回来呢。李茂才说是真的,前天吾的传令兵在武昌碰到营长,他在战干团做事,还到他队上去过(这个传令兵亦是吾从前的老兵,确于前天见到过吾),他这样说,当然是真的不是安慰她,这才把她满面的愁容和不安的心情放下来,于是就随李茂才到他连部去,李茂才回连后马上写了一张纸条,叫原来见到吾的传令兵送到大队部去,但他送到时吾适外出,他就把条子放在吾的铺上,吾回来看见条子,才知道她亦到了武昌(吾在仙迹镇曾与她去了一封信,大概

没收到),于是吾于次日上午九时,即到洛加山李茂才连部把她接回来,于是我们在这次大动乱的流难中又团圆了。

以上追述情节,都是吾在南京沦陷前后及被难脱险经过确实情形,亦是终生难忘的一段情节,胜利后吾即派来台湾负责接收交通通信器材职务。本想对投降日军存了一种报复意念,以报二个耳光之恨,可是到台湾后,不论日本军民男女老幼,见了吾不是九十度的鞠躬,就是笑脸跪迎,我国常云不打笑脸人,使吾报复心理无形打消,这一算是以德报怨吧。

[原件藏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图书馆。]

陷都血泪录(节 录)

郭 岐

为日军暴行作见证

怒吼、喝骂、指斥、诅咒，愤慨与激动的大汉儿女、炎黄子孙，群集在南京励志社大礼堂。大礼堂的楼上楼下、门里门外，拥挤得水泄不通，万头攒动。成千上万只坚定有力的手，一致指向被告席上的那个小矮胖子、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案主角、元凶、抗战初期的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

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以前，我应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传讯，为谷寿夫战犯一案作证，如时如刻抵达南京励志社军事法庭大门外。然而，临到门口，却发现那一天自动赶来旁听谷寿夫定讞的我国同胞太多。偌大的励志社大礼堂，竟然人如潮涌，了无空隙，连我这证人都无法挤入礼堂入席就坐。迫不得已，只好借重法警为我在前开道，引我拾级登楼，劝开人丛，让出路来，走到楼上右角证人席上坐下，在那里，我可以将军事法庭全景一览无余。在我的面前，置有一具麦克风。

我一眼就看到了被告席上的谷寿夫，那个遍身染满血腥，九年多以前，曾经在我首都南京，一手制造古今中外从未闻之的大屠杀案的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在他指挥之下的疯狂日军，演出了举世震惊的空前暴行，受到全球舆论的同声谴责，为人类历史留下了莫大污点，根本否定了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国际地位。蒋介石在初次见到日军奸杀我南京同胞的照片时，即曾悲愤莫名的说过：

“观此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

连二次大战期间出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都曾在他战后的回忆录

《昭和之动乱》一书中坦然直承：

“攻入南京的先头部队中岛师团，在南京的暴行，轰动了国际视听，使日本声誉，一落千丈。”

当年的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记者，尤曾直率的指出：

“日军此次作战虽占优势，但军队本质已坏，无法救治。无论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日军官兵纪律之坏无以复加。遇到女人，不问老幼，任意奸淫，强奸之后再加以残杀；逢到壮丁更是一律杀害。种种残酷行为，全无人道。每到一处城镇，任意劫掠，抢了东西之外，还要焚烧房屋。种种暴行，上行下效，根本无法约束，这是日本最大的一个隐忧。”

如今，日军暴行的始作俑者、和我全国同胞结下了血海深仇的“南京大屠杀案”的主要战犯谷寿夫，便木然的坐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楼下，由军警同志严密监视的战犯席里，正受到成千上万愤怒的中国人的厉声呵责。我深信，当年在场的每一个中国同胞，都有着蒋介石所说的：“雪耻复仇之志”，对那个纵容部下肆意行凶逞暴的日本高级军官，恨不能寝其皮而食其肉。

谷寿夫一脸漠然麻木的表情，他在万目所视、万手所指之下悚悚自危，正襟危坐。他还在中年，身材矮矮胖胖，蓄着东洋小胡子，身穿便服。他貌不惊人语不出众，谁能想到，他身上背负着数十万惨遭屠戮奸杀者的血债！

然而，在律师席上，依然坐着一位由他聘请前来担任辩护的律师。

国防部审判战犯最高法庭审判长石美瑜先生升堂入座，全体肃立，声震屋宇的愤怒叫骂立刻戛然而止，人人起立向主持公理正义的法官先生致敬，石审判长先请检察官宣读谷寿夫的滔天罪状。——那厚厚一本，多达五万余字的罪状是我所提供的一部血泪交织、读来令人目裂发指、肝肠寸断的真实记录，日军攻陷南京以后，我因不及撤退困居首都三阅月中，亲眼目睹的日军奸淫屠戮暴行纪实。

检察官先行核阅我的全部笔记，开庭审判谷寿夫的时候，由于时间关系，他仅只择其大要，列条摘述。但这一项摘要宣读，即已费时大约一个钟头。在那一小时间整个法庭肃然无哗，鸦雀无声，只有检查官琅琅

宣读的声音。我和在场的每一个人回首前尘，曷胜悲痛凄怆，几乎人人都是热泪盈眶。

从新疆到军事法庭

悲痛凄怆中又复夹杂得有紊乱的思绪，和迥乎寻常的感受，一幕幕的往事历历在目。我并非一个宿命论者，然而我之能够应传出庭作证，指控谷寿夫的罪行，却在冥冥之中似有前定。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前后，我正担任陆军新编第四十五师师长，奉命守备新疆……胡宗南将军殷殷的留下了我，命我担任军官总队大队长。为时未几，我又接奉国防部的命令，调我到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三期受训，因此我才从边陲西北回到了睽别已历九年的首都南京，那曾经是我的另一处伤心之地。

说起来也真是凑巧，有一天，我因事告假，从陆大课堂上下下来，上了大街，无意间邂逅了知己友好徐汝诚将军。汝诚兄和我不但是黄埔军校同学，尤为多年并肩作战的伙伴。在新疆，我任暂编第四十五师师长，汝诚兄即为暂编第四十六师师长。调回南京后，他正担任国防部第五厅厅长。

把臂欢晤，寒暄叙阔，汝诚兄忽然想起来一件大事，他问我道：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现在正在审讯南京大屠杀案的主角谷寿夫，急需觅求具体而详备的证据。你不是曾经把南京沦陷三月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部笔记吗？这部笔记此刻还在不在？”

我所写的那一部南京大屠杀实录，实际上正是一笔笔记载十余万死难同胞的血债。纵使抗战八年时期我曾间关万里，转战南北，八年以来我却始终贴肉收藏，须臾不离的。因此，当时我一听到汝诚兄这么问时，便毫不迟疑的回答他道：

“在！”

“那很好，”汝诚兄十分高兴的说，“我以前拜读过你那部笔记，认为那是南京大屠杀最完整、最详实的报道了。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提供出来，作为军事法庭检察官检举谷寿夫的罪证？”

日本已告战败，裕仁天皇发出了无条件投降的哀鸣。尤其是蒋介石

有过呼吁国人以德报怨的昭示，我无意打落水狗，用我的私人笔记来使谷寿夫绳之以法。然而，事隔九年多，南京大屠杀的残酷恐怖记忆犹新，垂死同胞的嗷嗷悲号依稀在耳。事关十余万惨死军民的血债，数十百万受辱者的不共戴天之仇。国耻必须湔雪，民族大义不可不予伸张，这不是一人一己之事。因此，我毅然决然回答汝诚兄说：

“我很愿意。”

汝诚兄很快的便去知会了石审判长，石审判长立刻就跟时任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将军切取联络。石审判长找到桂总司，那是因为自桂总司令担任陆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总队长的時候起，我便是他的部下。

粪池掏宝性命卅条

桂总司令命海军总部的军法处长吴智和我联络，于是，我便将珍藏九年之久的那部笔记取了出来，冠上一个“陷都血泪录”的题目，交给吴处长，转呈石美瑜先生。经过石美瑜先生和军事法庭检察官的核阅，认为全部纪录真实详尽，堪以采信。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即以国审字第七十四号公函，致送海军总部军法处。这一件具有历史性的公函全文如次：

本庭受理谷寿夫战犯一案，前承

检送《陷都血泪录》一册，记载当年日军之暴行，极为详尽。想著者郭岐君曾经身历其境，本庭实有传讯之必要。该案业经定期本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在励志社大礼堂继续审理。相应填就传票及送达证各一纸，随函送请

查照。希代为送达郭君，并囑准时到庭，仍将送达证于庭期前后复送过庭为荷。

此致

海军总司令部军法处

附传票及送达证各一纸

接获传讯作证的传票之日我不禁百感交集,锋镝余生,出生入死,不曾想到我还有给南京十余万生灵报仇雪恨的一天。

检察官宣读我的《陷都血泪录》,长达一小时许,好不容易始将摘出部份宣读完毕。励志社大礼堂的楼上楼下,顿时又起了一片紊乱,旁听的各界人士为那些证词深切感动。有人号啕大哭,有人掩面悲泣,有人指着大刽子手谷寿夫破口大骂,有人歇斯底里的高声狂喊着:“用不着再审判了,快把谷寿夫拖下去五马分尸,为死难军民报仇!”

幸亏有大批法警竭力的维持秩序,请旁听的中国同胞勉力压抑愤怒激动情绪。在这神圣而庄严的法庭上,方始不曾发生意外。

石审判长一开口,偌大的法庭顿时就安静了下来。审判长首先朗声的介绍了我,然后,他命我起立发言,当众作证。

我徐徐地站起身来,口部对准了麦克风,两眼定定地望着老僧入定、凝神倾听,和我有着一楼之隔的谷寿夫,我坚定有力的说:

日本军队侵占我国首都南京,他们的暴行,史无前例,罄竹难书。今天在庭上,我仅举出下列的数则,作为例证。

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搜刮劫掠,无所不用其极。真可以说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至。举一个例,他们连奇臭扑鼻的大粪池,也不肯轻易放过。

在南京东冈头,有一个大粪池,一部日军硬说粪池里面藏得有钱的东西。他们自己怕臭怕脏,便吆赶来三十多位中国老百姓,硬逼着他们下粪池去打捞。

时值严冬,天寒地冻。三十多位中国同胞既冷又怕,站在粪池边上瑟瑟的抖缩,他们眼见那座粪池面积奇大,其深无比,粪汁和便溺正发出薰人欲倒的奇臭。当然会迟疑趑趄,逡巡不前,没有人敢于奋身一跃,没入池底。

这时候,那一批日兵便声声喝令,一再催逼,当他们看到我国同胞在粪池之侧,面有难色,立刻便拉保险,弹上膛。随便拣一个人扬手便是一枪,那位同胞中弹倒地,当场惨死。但是其余的同胞仍还畏缩着不敢下粪池去。日军发出疯狂的狞笑,他们不再喝令不再催迫,却将在粪池边上哀哭求饶的我国同胞当作活靶,每次枪声响处,便有一位我国同胞猝然栽倒。灭绝人性的日军连杀我国同胞十余人,再用步枪横扫猛击,把

其余十几位我国同胞尽数扫下粪池去。粪汁四溅，骇呼凄厉，日军连连的倒退几步，他们在恐怖凄厉的夜里，等候那几十位中国同胞们给他们捞上来些金钱财宝。

静夜寂寂，月黑风高，料峭的寒风在为苦难的中国人悲号，日军耐心的等了很久很久，大粪池依旧悄无声息。及至他们走近粪池再去探赜，这才发现那十几位中国同胞都在粪池里面冻死溺毙了，这就是三十余条人命的最后归宿，他们也有父母兄姐，妻子儿女，和日本皇军一样是有血有肉，同文同种的人类。倘若那一批日军有朝一日恢复了人性，他们当不难发现，为什么那三十余名中国人宁愿中枪而亡，也不肯跃下粪池，因为他们知道在粪池里冻死溺毙，实在是比一弹毙命更惨更惨。

协奸不从和尚去势

我一口气说到这里，四周一片歔歔。旁听的同胞该已能领略出“宁作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真义。何况，他们之间还有不少是南京大屠杀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受害者，有着切肤之痛，不共戴天之仇。我竭力平抑自己起伏不定的心胸，使声调恢复平静，向堂上提出第二个例证——

我国自古以来，即为礼义之邦。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女子的贞操重于一切。但是日军所到之处，无不破坏殆尽。日军一见到女人，不分老幼美丑，一概加以轮流施暴，稍有抗拒，便用利刃插入下部，一刀毙命。这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禁由而想到，是否日本人统统都是色情狂，他们的男女相遇，也可以如禽兽般白日宣淫，当众解决。

由于日军进陷南京，我国妇女同胞大遭其殃，受辱或拒辱而死者尸如山积，逼得南京少妇长妇纷纷改装易服，千方百计冒险逃出城外。

有一次，一位十八九岁的小姑娘，由他们的父母用尽心机加以改扮，化装成一个男孩，再在父母陪同之下，冀能通过中华门日军检查，逃出城外求一条生路。

当这一家三口通过中华门时，按照日军的规定，都向日本岗兵敬过了礼，再拿出事先领下的难民证，请日军查验放行。一名日军看到了那

名女扮男装的女孩子,便问:

“你今年十几岁了?”

那女孩子故意压低了声音回答:

“十八。”

诟料,这一开口就糟了,男音女音大不相同,一出声便被日军听出了破绽,当下不由分说,把那十八九岁的小姑娘拉进卫兵室去呼朋牵侣,轮流强暴。女孩子的父母便惟有在门外听着女儿声声的哀呼惨叫,当下热泪长流,懊恨欲死,恨不能有条地缝钻下去。总以为女儿在受尽摧残以后,还会被日军释放出来保全一条小命。他们哪里想到日军寻欢作乐,花样太多,在兽欲获逞之余,照例要硬拉几名中国男人来,逼他们依样画葫芦,演出活春宫。敢于不从者顿时乱刀齐下。所以他们在相继辣手摧花以后立刻拎着裤头出来拉“夫”,而且一拉就拉了四个之多。

这四个中国同胞是从乡下进城来的,一个个长得身强力壮,他们听说日军逼着他们当众演出,顿时吓得魂飞天外,宁愿跪地求免,誓死也不相从,因为他们纵为不曾受过教育的乡巴佬,也不愿跟日本人一样:“其异于禽兽者几希?”

卫兵室里正苦苦相逼,打鸭子上架,卫兵室外女孩子的父母却在哭得死去活来,几次三番要撞城墙自杀。正相持间,从中华门里,大摇大摆的走出来一个胖和尚。

抗战期间,沦陷区里,一般说来,日本人对佛门子弟还算比较优待,所以这名胖和尚步出中华门外,万万料不到大祸即将临头。殊不料他偏偏碰见这几个好捉弄人的日本兵,不愿我佛嗔怒,一把抓住了这名胖和尚,然后挥挥手,将四名乡巴佬释放。

乡巴佬如逢大赦,胖和尚却大遭其殃。日本兵指着床上那个袒裼裸裎、掩面痛哭的小姑娘,非要胖和尚脱下袈裟,大开色戒,当着好些人的面,参一参欢喜禅。

惊得胖和尚脸色陡变,他面对着那位饱经摧折的裸女郎,紧紧的闭上了眼睛,同时双手合什,一叠叠的在宣着佛号:

“南无阿弥陀佛……”

日军还不死心,犹然一再的硬逼,叵耐胖和尚声声念佛,屹然不为所

动。日本皇军惨无人道的好戏看不成了,居然恼羞成怒,他们七手八脚,鞭下胖和尚的中衣,手执钢刀,频频作势,向那胖和尚出语恫吓,提出最后警告的说:

“汝生此物,既然无用,不如给你去了!”

胖和尚依然瞑目不答,只是念起佛来越念越快了。当下就有一名日军狠狠的一跺脚,一手执物,一手挥刀,只听见胖和尚“哎呀”一声惨叫,身子往后便倒,他疼得直在地上打滚,胯下鲜血泉涌,染满了遍地血污,这一下四大皆空,其势去了。

于是,隔不多久,胖和尚便在一群日军拍掌狂笑声中,两脚一弹,一命呜呼。

逼子烝母罪恶滔天

我在叙述这一悲惨故事时,直觉得胸头有熊熊的烈火在燃烧,然而由于极端的悲痛,双手双脚都是冰一般的冷。有一句结论,几次三番将要冲出口来,最后还是被我压了下去,我想要说:

“可怜的亡国奴啊,他们的境遇,甚至于比不上丧家之狗!”

又一个令人无法卒睹的画面,映现在我的眼前,我憎恶的摇摇头,甩开了它。但是,为了使万恶不赦的谷寿夫认罪伏法,我们还是把它叙述了出来,这是一件日本皇军所制造的,人类历史上永远无法湔雪的丑剧,我深切以为,日本人的子子孙孙,俱将以此为奇耻大辱。一项丑闻,即已使日本的文明趋于破灭——

我曾在我的证词《陷都血泪录》中特别强调,此一事件:“简直是千古所未曾闻的禽兽行为,即令禽兽,亦从未之见。”

然而,在日军攻陷以后的南京城里,空前惨巨的大屠杀中,像以下的故事,据我个人见闻所及,就不下四五次之多。

有一天,一群日军闯进了一户民家,搜到了一位躲在家中照料门户,不曾避入国际委员会所设置的难民区里的中年妇女。在这群苍蝇见血的日军围迫之下,她的不幸遭遇,可以想见。

一群日兵对那位中年妇女轮流逞强,使得受害者腹胀如瓢,气息奄

奄。兽性大发的日军犹仍觉得未尽满足，他们到处找中国男人来强迫肆虐，当众表演。找来找去找不到人。鬼使神差的，偏有一名青年男子贸然闯了进来。

日军把那名青年男子一把抓住，指着床上的中年女人，气势汹汹的问：

“她是你的什么人？”

青年男子惨不忍睹，偏过脸去，用悲愤交集的语调高声回答：

“她是我的母亲！”

犯其母而辱其子，一群日兵不但不知羞愧，反而纵声大笑，使劲鼓掌，令那一对母子心摧胆裂，求死不能。

可是，这两母子的噩运还不止于此。日本兵又笑又叫，叽哩呱啦说了一阵东洋话，像是商议定妥了什么。然后他们拿起一张席子，铺到客厅正中间的地上，席子后面，紧靠墙壁，神龛中供着诸天神佛，和这一家的祖宗牌位，神龛之下，接近草席，又供着福德正神和天地君亲师。

令那一双母子惊骇欲绝的是，一群兽兵分成两组。一组把那全身裸露的中年妇人，推推拉拉，迫她到客厅地面席子上去仰天躺下。另一组，则逼迫那青年男子，当着他的母亲脱衣卸裤。

接下来的这一幕，回忆起来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兽兵们在那一对母子的周围，团团围住，交叉双手，瞪大眼睛，自高而下的监视那亘古未闻的子羔母的丑剧演出。做儿子的坚持不从，被兽兵们鞭笞得体无完肤。做母亲听见儿子命在须臾，为了保全这一条命根，反而……

当庭辩论质谷寿夫

当庭叙述到这里，我已涕泪横流，哽咽不能成声。我不相信，禽兽的残暴，人间的悲惨，难道还会有更甚于此的么？

为了确切披露日军的暴虐不仁，我终于勉定心神，说出了最后一个神人共愤的真实故事，有以表明日本军队的兽性。

在南京沦陷期间，这是尽人皆知的一句可哀抑且可耻的“笑话”，代

表了一切不正常的性行为：“我又不要你生儿子！”

这句下流而猥亵的“笑话”，不问可知，又是原形毕露的日本皇军制造出来的。由于日军进陷南京以后，奸淫烧杀，无所不为，迫使南京城里城外的少妇长女，全都逃进了国际委员会所设置的难民区里去。尤其是在日军出没无常的那些区域，除了鸡皮鹤发，老迈龙钟得走不动了的老太婆，简直连一名女性也难于找到。于是，天生淫贱的日本皇军，便开始大起恐慌了。

于是，有一天，在下关，一名日本皇军搜到了一位八十岁的老婆婆，强她坐下，伸手就去撕开她的衣襟和裤头。硬让这位老婆婆当街出乖现丑。然后，一把推倒在地，恬不知耻的蠢动起来。老婆婆吓急了，立刻尖声大叫：

“我今年都八十岁了呀，可以做你奶奶，你怎能这样乱来？”

这一名不知廉耻为何物的日本兵，竟会毫不在意的回答她道：

“这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要你生儿子！”

痛苦万分的，我终于结束了我的证词。我在证词结束后说：

“以上所列举的事例，不及‘陷都血泪录’一文中的百分之一。”

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经过一段缄默，庭上庭下，都在为“陷都血泪”歔歔太息，悲愤不已。当汹涌如潮的斥骂又一次轰然爆发，在场的同胞们向谷寿夫骂不绝口，石审判长命被告谷寿夫提出答辩，这是全部审判过程中的最高潮了。谷寿夫是否将付出他血腥罪恶的代价，重大关键正在于他的答辩和我的驳斥。因此，秩序又度恢复，众怒暂且抑止，所有前来旁听的各界人士，都在等待着谷寿夫如何措词作答。

谷寿夫缓缓的起立，慢吞吞的发言，令人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是在竭尽所能的保持他的镇静与自然，用以掩饰他内心强烈而巨大的冲激。他开口说话了，语音保持沉着与有力。谷寿夫向审判长，检察官，和楼上的我深深鞠躬，然后他用一种充满“悲天悯人”之怀，而“自咎自责”的口吻说道：“恭聆郭先生方才所陈述的证词，那些事实的确是太残忍了。不过，凡此种种我并不知情，而且我也没有发过这种残害中国人民的命令。”谷寿夫寥寥数语，便将他的刑责推得一干二净。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我为十余万惨死的同胞，无其数受害的国人着想，当然不能让他施展

狡辩,轻易脱罪。因此,我决定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用单刀直入之势,对他加以反诘;我说:“本人所提供的证词,都是九年多以前的往事,不仅系本人亲眼目睹,而且事实斑斑可考,时至今日犹仍不难获得确切证据。尤其本人与谷寿夫君并不相识,绝无私人恩怨,因此所作证词,仅只就当时实际情况而言。此刻本人想要请问谷寿夫君一件事,攻陷南京之日,谷君的部队驻在那里?”

谷寿夫不假思索,应声作答:“攻陷南京之日,我的部队驻扎在中华路一带。”

我特地提高声浪,用断然肯定的口吻说:“那就对了!因为我方才所说的四件惨案,都发生在中华路一带,正是谷寿夫君所部驻扎的地区。因此,也就是谷寿夫君所部的卑劣作为。”

恶贯满盈最后下场

谷寿夫开始有点惶恐了,他再度请求发言,狡词辩解的说:“可是,我并没有下达过肆虐于华人的命令。”

我当时便毫不容情的质问他:“谷寿夫君,我请问你,在日军攻陷南京以后,你是否曾经下达过命令,解散军纪三天?”谷寿夫瞠目结舌,无词以对了。日军攻陷南京后,惨遭牺牲的十余万冤魂,盘旋在他的头顶。神明内疚,又被我诘问得无词以对,谷寿夫惟有俯首认罪。他罪无可逭,被庭上判处死刑。数日后,谷寿夫被押解到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首都南京市民万人空巷,咸往观刑,尤其在刑场上欢声雷动,拊掌称快。首都陷敌之后,南京城里十余万孤魂野鬼,元凶既除,沉冤乃获昭雪。——谷寿夫伏法之日,我还在陆大将官班第二期上课,深觉没有牺牲课业请假外出凑这一份热闹的必要,所以我不曾躬与其“盛”,只不过在上海申报上看到了谷寿夫中弹毕命,直叩鬼门关的一帧照片。从这帧照片上我对日本的武士道,军人魂大大的打了折扣,因为我终觉得谷寿夫“死”之不武,太没气概。他从军用卡车上被拖下来,由两名中国宪兵一人拉住他一只手,枪声响处,两名中国宪兵双手一放,谷寿夫便面仆地的往前栽倒。整个画面,予人的印象是他两膝

疲软,早已吓得不堪支持。

谷寿夫被枪决,可以说是为南京大屠杀案告一段落,作个结束。然而,若要详述此一震烁古今,撼动中外,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残酷事件,笔者写到这里,仅只是个开始。

桂永清与教导总队

早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八年抗战爆发前夕,笔者非常荣幸的出任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辎重营中校营长。

想当年,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被称誉为国军的模范部队,教导总队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官学校,总队长一职,由黄埔一期的高才生桂永清担任。桂永清将军,是江西贵溪人,字率真,迭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连部党代表,他曾经追随蒋介石东征北伐,转战粤闽浙苏鲁等省,几于无役不从。次第升充连营团旅长,民国十七年北伐竣功,桂永清被派赴德国深造,研习军事。二十年九一八之后,马占山高树义帜,英勇抗日,桂永清曾被派往马占山军中参赞指挥,只是这一段光荣历史鲜为人知。二十一年一二八事件,桂氏奉命返抵南京,出任军官训练班主任,筹设江西集宁分校,旋即奉蒋介石之命创办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并兼任军校十期第二总队总队长等重要职务。

桂先生奉命出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队长,确曾花了很大的心血与气力。他的确立这一支中央模范部队,作为其他部队的楷模,特地在三个精锐之师中选拔士兵,建立基本干部。由于桂先生的认真挑选,宁缺毋滥,所以教导总队的士兵一律都是学术两科俱优,面貌尤其端正的彪形大汉。说句笑话,当年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从官长到士兵,竟然连一个五官不正,偶带癍麻的都没有。

教导总队素质高,待遇好,一名列兵的月薪,都要比其他部队高出两元。至于装备和训练,尤其精良,教导总队火力之强,为全国各级部队之冠,当年最新式的捷克步枪方始运到中国,首先便被分配给教导总队,作为制式武器,其余各种新式武器的配备,亦以教导总队列为最优先。抗战以前,教导总队的每一个营,就配置得有战车防御炮,那在其他部队都

是瞠乎其后，望尘莫及的。正由于教导总队无论哪一方面都“高人一等”，因此，我们还背了“少爷兵”的绰号。

事实上，当一名少爷兵却是很不简单的事。入伍之前，即须通过严格的选拔，入伍以后，尤将接受精密的训练。教导总队的总队长桂永清将军，曾经留学德国，专攻军事，他的基本动作，都是在德国学的，因此，桂将军的术科，也就特别的好。从而他对教导总队官兵的要求，自然额外的高。教导总队官兵一律习德式操，在每一个团里，都有一位德国顾问，专司训练之责。

我能够获选担任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完全是由于桂永清将军的赏识，和陆军官校十四位德国顾问的一致称许。我毕业于陆军官校第四期，又复在军校高级班专攻战术，还曾担任过军校军官队的区队长，负起干部训练之责。在那一段时期，陆军官校的十四位德国顾问，都和我很熟，彼此建立了深厚诚挚的感情。和德国顾问相处，倒也十分有趣。因为他们在工作之暇，也有其轻松幽默的一面。

例如陆军官校的首席顾问巴德，他对中国的风俗习惯，极有兴趣。记得有一次我和他喝酒，巴德央我教他划拳。我告诉了他划拳的方法，巴德兴高采烈的和我一划再划，他是初学，我有经验，可想而知他必然是一再的输。巴德接连输了好几次以后，对于我老是猜中他所出的数，不禁大为惊奇，当下他就问我：

“你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猜中我所出的数目呢？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诀窍？”

我却笑着回答他说：

“其实倒并不是有什么诀窍，我能猜中你出的数，完全是我们中国孙子兵法上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没有想到，第二天他见到了桂永清将军，竟会郑重其事的告诉他说：

“真了不起，你们中国现在就有一位孙子。”

桂将军大为纳闷的问：

“谁呀，谁是我们中国现代的孙子？”

巴德一伸大拇指说：

“郭岐。”

桂将军再追问道：

“你怎晓得郭岐是现代的孙子呢？”

巴德一本正经的回答：

“他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跟我划中国拳的时候，不论我出几，郭岐总有办法抓得到。”

他逗得桂将军哈哈大笑。——巴德并没有恭维上我，反倒使我落了个划拳制胜的笑料。

从军官学校高级班毕业，我侥幸考了个第一名。举行结业典礼的那一天，十四位德国顾问，群集礼堂门口，向我热烈的道贺，祝我前程似锦，光明无限。他们的盛意拳拳，使我颇为感动。而且，他们的祝福，至少也有一部分兑了现，我蒙桂永清将军青睐，在成立教导总队时，他头一个就选中了我。

我担任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直属于总队部，我那一营一共有四个连，一律是精选的官佐士兵，和最新式的装备。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抗战军兴，教导总队曾于淞沪之战后期，奉命调赴上海参加抗战，然而，八字桥一役，教导总队孤军力斗，在日军海陆空三面立体火网的猛攻之下，精锐拼斗殆尽，损失相当重大。淞沪之战经过四十余日战后，日军第十军柳川平助部自杭州湾北部的全公亭、金山嘴等地登陆，迂回袭击上海的右侧背。我国第六十二师、独立四十五旅、七十九师、第十一预备师一时不及增援，六十七军吴克仁部又被日军优势兵力个别击破。十一月九日敌军攻陷松江，我军淞沪战线遂受重大威胁，统帅部决定全线撤退，转移兵力于苏福预备阵线。我们的教导总队也奉命回到南京。

从淞沪撤退到京沪沿线作战，各部队的情形相当紊乱，教导总队在淞沪战场原已严重受挫，退回南京时连休息整补的机会都不可得，战斗力当然大不如前，尤其严重缺乏预备兵力。但是在蒋介石所主持的最高军事会议席上，桂永清将军和其他高级将领，仍然热血沸腾，慷慨激昂，极力主张守首都南京。与此同时，最高当局统筹全盘局势，为长期抗战计，决定迁都重庆，并且发表宣言，赞扬国军将士牺牲之壮烈，宣示我国抗战到底的决心，任命唐生智将军为首都卫戍司令官，负责策划南京保卫战，又决定以如下各部队担任守城之责：

司令长官	唐生智
副长官	罗卓英 刘兴
第二军团	徐源泉(下辖第四十一、四十八师)
六十六军	叶肇(下辖一五九、一六〇师)
七十四军	俞济时(下辖五一、五八师)
八十三军	邓龙光(下辖一五四、一五六师)
七十一军	王敬玖(下辖八十七师)
七十二军	孙元良(下辖八十八师)
七十八军	宋希濂(下辖三十六师)
教导总队	桂永清
一〇三师	何知重
一一二师	霍守义
江宁要塞司令	邵百昌
宪兵两个团	萧山令

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底,南京保卫战前夕,司令长官唐生智召集守城官兵训话,他大声疾呼说:“南京至少要守六个月,我们守城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

首都南京保卫之战

当天,我便拣定南京最大的第一公园为营部,用最迅速的进度,给教导总队准备了八个月的械弹和给养。

唐长官分配守城任务,他作了如次的部署:

八十八师守水西门、中华门到武安门,以及雨花台。

三十六师守玄武门、红山、幕府山、挹江门。

教导总队守光华门、中山门到太平门,以及天堡城,并抽调一部担任乌龙山要塞的守备。

宪兵部队守清凉山一带,以及定淮门至汉中门一线。

至于南京外围的守备部队,尤有第二军团的四十一师和四十八师,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第八十三军邓龙光,守备板桥、淳化镇、汤山、龙潭一

带的既设阵地。

大举进攻南京的日军,在攻抵我锡澄线后,分兵三路。第一路由金坛循天王寺,第二路由无锡、丹阳走句容,第三路自江阴、镇江向桥头镇。除了沿京沪铁路西进的这三路日军以外,攻占吴兴、长兴的日军又分向宜兴、溧阳、溧水,并绕道广德、宣城、芜湖,猛烈进犯。两者相加,一共是五路日军分途合击。在长江里,犹有大批日舰溯江而上,益以敌机逐日轮番轰炸,因此,南京保卫战方始揭幕,便有四面楚歌,陷于重围之势。

外围作战,打到了十二月六日,各路敌军已经攻到宣城、何家铺、秣陵关、淳化镇和汤山以东之线。十二月七日起,开始全线合围攻击,同时敌机敌舰猛烈炸射,我军奋勇抵抗,牺牲惨重。十二月八日秣陵关、淳化镇、汤山相继易手,敌军直薄南京城廓,到这时候,业已进入守城之战的最后阶段了。

我的营部起先设在第一公园,那里立刻成为日本军机连续轰炸的显著目标,每天从早到晚炸射不停,硝烟弥漫,弹片四溅,第一公园的地皮几乎都炸翻过来了。在这样惨烈的轰炸声中,我们辎重营的官兵简直无法立足,上级命令我把营部迁往市中心区新街口中央银行,那里依然是整日不断挨炸的地方,迫不得已,我只好避到地下室里去指挥。

当年日本陆海空军的火力实在是太强了,跟他们比较起来,我们的部队的抵抗力可谓微乎其微。因为绝大多数的守城部队都是从淞沪战场鏖战一月又半,在敌军衔尾急追之下匆匆撤回来的,一路得不着喘息的机会,莫说整补,连收容本部官兵都感到手足失措,杂乱无章。更严重的是武器弹药一时无从获得补充,有若干部队甚至无力构成足以阻击敌军的火网。不错,守南京的部队在当年都称得上是极一时之选,是我国野战军的精锐,充分具有和日军作战的经验,可是,叵耐部队的实力已在淞沪战场拼斗得差不多了,全军上下都有精疲力竭之感,此即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现代战争不能只凭精神意志,血肉之躯,南京保卫战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反观大举猛攻南京的日本陆海空军,他们凭恃犀利的军械,旺炽的火力,构成陆海空三面立体攻势。攻势之猛烈,使我守城部队简直无法还手。譬如日军进攻南京城外的险要紫金山,就在漫山遍野投下了无数

的烧夷弹。把一座紫金山烧成了烈焰腾霄，熊熊烈烈的火海，守紫金山的教导总队第二团官兵，连砍伐树木开辟火巷都来不及，刹那间便被火舌捲走，敌军将紫金山夷为一片焦土，进而迫及雨花台，雨花台守军浴血苦战，誓死不退，八十八师二六二旅旅长朱赤，和三六四旅旅长高致嵩扼守阵地，壮烈捐躯，但是血肉终不能跟枪炮拼，官兵奋勇杀敌亦不能挽狂澜之既倒，南京守城战的第三天，十二月十二日午后，紫金山、雨花台、工兵学校等重要阵地先后陷落，全南京城的每一处地方都沦于敌军炮火的直接控制之下，首都南京的噩运，自此降临，南京全城，也自此陷于一片大乱。

那一天下午，我派一名营附，前往军官学校，向设在校内的指挥部有所报告。隔不多久他便匆匆回来，告诉我说：指挥部已阒无一人，他只看见大批被焚毁的军用地图和文件犹仍余烬未熄，我听了不觉大吃一惊，这分明是指挥部业已全部撤退。事后方知，敌军的炮火实在是太厉害，他们不但将教导总队指挥部的指挥系统全部击毁，甚至于连富贵山下可以容纳一师人的掩蔽部，也瞄准了洞口，逐一的加以轰闭。由而可知在掩蔽部里的唐生智司令官，必定也已先期撤出。南京全城的指挥系统被敌军破坏无遗，这个仗也就没法再打下去了。我带着一营孤军，总要为全营弟兄打开一条生路。因此，我作紧急措施，派一名身强力壮，勇敢而又机警的班长，先到下关去看看。我知道，当时我们惟一的生路，就是往下关方面与友军联络撤走。

城陷前夕大军北撤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深夜，紫金山烈焰腾霄，雨花台天险终被日军优势兵力攻陷，在历时三天三夜的浴血苦战中，我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旅长朱赤、三六四旅旅长高致嵩奋战殉国，壮烈捐躯，八十七师二五九旅旅长易安华，也在玄武湖力战阵歿，由此亦可以想见，首都保卫战战况之激烈。

当雨花台、紫金山、工兵学校等险要相继陷入敌手，日军大炮立即向南京城内各地，展开猛烈轰击，中华门尤遭日军一部冒死突入。白刃相

加,拼死肉搏的巷战,继之而起。光华门、中山门一带赓续发现鼓勇猛冲的敌军。与此同时,江南铁道方面之敌军先头部队,业已越过当涂、采石矶,其中一部尚且在敌舰的掩护之下,渡过长江,经乌石镇猛扑浦口,六朝故都金陵名城,眼看着即将陷于重围,十万大军无路可退。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上将,为我野战大军得以重整旗鼓,继续抗战计,忍痛下令,放弃南京,命各级部队分头突围而出。

问题在于,设在富贵山下,可容一师之众的地下室,亦即首都保卫战发号施令之所在,先已遭到敌军排炮的猛烈轰击,敌炮瞄准地下室的每一处洞口,予以摧毁性的猛轰,洞口悉遭轰塌,指挥系统因之破坏无遗。在这种情形之下,唐生智司令长官放弃南京,分别突围的命令,究竟有多少部队确切奉到,当然已属无从查考。因此,首都撤退时期一切的紊乱与惨剧,也就因此而起。

以我所率领的教导总队辎重营来说,起先,我以南京市内占地最广的第一公园为营部所在地,在第一公园,我为教导总队全体官兵,贮存了足够维持八个月的弹药粮秣辎重,目的即是在于支持全教导总队能守城八阅月,务使其一应军需,供应无缺。然而,在日本军机轮番轰炸扫射之下,第一公园地势平坦,堆存物资无从掩蔽,多方积蓄的辎重粮秣,一批批的化作烟硝余烬,言之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我惟有遵奉上级命令,将营部迁往新街口中央银行地下室,十二月十二日,我即与教导总队指挥部中断了联络,派一名营附,前往设在黄埔军校的指挥部请示机宜。他所见到的,除了指挥部的指挥系统悉被敌军炮火破坏,便是一片狼藉,满目撤退后的凄凉的景象。一俟他回到营部报告,我即已心知事态之严重,既已无法和上级取得联系,我就只好采取紧急行动,派一名班长,前往下关方面探视,一面下令全营官兵,作立即撤退的准备。

等了许久,派到下关探视情况的那名班长,方始气急败坏的赶了回来。他报告说:从新街口到下关的这一条大马路上,部队有如潮涌,车马拥塞一团,情况之紊乱,为平素所无法想像。我闻报后即予判明,这一定是有若干部队,接到了突围转进的命令,而使其他部队争先恐后的跟着他们走,而惟一可以突围而出的地方,就只有挹江门外的下关。

于是,我毫不迟疑,下令全营往下关撤退。起初,我乘坐一辆由摩托车附带的车斗,由一位连长担任驾驶,我自己坐在驾驶座侧,亲自为全营官兵开路,其余的官兵,大抵都有车辆可乘,一营车队,浩浩荡荡,却也整整齐齐,由新街口直驶挹江门。

各级部队都在向下关蜂拥撤退,宽敞坦荡的大马路上,一片大乱的情景出乎我的想像,人潮汹涌,遍地凌乱,极少有部队能够保持队形,几乎每一个人都在钻隙北进,尽快的奔向城门之外,就是下关的挹江门。部队长掌握不住部队,各级官兵似乎也无意跟着部队行进。没有人知道他们挤向前去的遭遇,更遑论未来的命运,惟一的目的就只有往前挤过去。

兵荒马乱遍地尸骸

人挤人,车挤车,地上遍布着枪械、弹药,甚至一触即发的手榴弹,半空中有流弹在嗤嗤的飞,射中了谁就算谁倒霉。一弹毕命还得算是幸运的,中弹受伤倒地,其不被践踏而为肉泥者几希。——眼前的凄惨紊乱情景,使我想起了在此前一天,我亲自率领车队前往光华门,为守光华门的教导总队第三团补充械弹。我照例身先士卒坐在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座旁,驾车者是我部下的四员连长之一,我正在跟他说着话,蓦的枪声响处弹如雨下,那位连长突然闭上了嘴不答话了,我惊异的喊他,再转过脸去看时,方始发觉他已中弹身亡,头部仆倒在驾驶盘上,鲜血正自伤口汨汨的流淌,我们的卡车还在继续前进。我费了好大的事,方始使卡车刹住,将他的尸体移开,由我自己担任驾驶,驶完了那一段路程。

在我驾车行驶途中,我已能查获那阵阵流弹的来源。敌军的巨炮射塌了光华门附近城墙的一角,守城部队在仓促之间,用枕头大小的砂袋迅加填补,在砂袋与砂袋间不及加插钢筋木柱或缚以铁丝网,使城外的敌军得了可乘之机。他们用军刀或刺刀戮穿麻袋,袋内的细砂自破洞内很快的就流光,麻袋瘪掉,随即有一班敌军穿隙而入,他们扛来一挺重机关枪,利用城墙构成死角,这一挺重机枪便控制了通往光华门的那一条大路,反使守城的我军无法获得补给和支援。我带着车队冲过敌军的火

网,通知守城的我军指挥官,建议他从上而下的向突入敌军浇淋煤油汽油,然后引火轰然燃起,将一班日军活活的焚毙,方才解决了一大威胁。由于在光华门亲身经历的这一役,使我在率队退向下关时提高了警觉,我深知敌军急于攻城,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而今我军已经开始撤退,南京城里一片大乱,就难免有小股敌军冒死突入,向我转进中的大军施以狙击,因此我传下令去,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我们教导总队辎重营都必须保持队形的完整,各级队伍切勿轻离队伍,而且随时准备作战。

车如流水马如龙,越是拥挤,行军的速度就越慢,而且一直都在走走停停,歇歇等等。将近午夜时分了,四周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带有无限杀机的黑暗正在无声的向我们周围聚拢,无星无月,仿佛苍天在为苦难中的同胞垂泪。

俄而,从大队人马后面,转来了轰轰轧轧的巨大声响,益更增添了首都双十二深夜的震慄与恐怖。原来是我们的战车,庞然大物,纯由钢铁铸成的战车也加入了血肉之躯的撤退行列。它们鼓轮疾驰,横冲直撞,也不知道有多少不及闪避的官兵遭了殃,惊呼骇喊,哭叫喧天。在我们的耳畔,还夹杂着隆隆的炮声,和砰砰的枪响,那无疑是敌军突入部队在展开了攻击。大地归于黝黯,官兵心忧如焚,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还手抵抗,在撤退行列中造成了令人怵目惊心的重大伤亡,一转瞬间又有手榴弹在接二连三的爆炸,马路旁边的电线竿,一根接一根的起火燃烧,那该是举世皆无最离奇的路灯了。

路上想必躺有不少惨死者的尸骸,因为我坐在摩托车车斗中,时刻都能闻到扑鼻而来的浓烈血腥,血腥的味道像是浇了水的石灰。“男儿轻于死,赌胜马蹄下”,却是我一路之上都在噙着满眶的热泪,我亟于想要捶胸顿足,放声大哭,然而在兵荒马乱之际,又能从那儿找到容我放声号啕的场所。

夜已深了,我们方只蜗步化的推进到鼓楼医院,但在我们跟前又堵上了层层叠叠的人墙,我几已认定必将困死在此,再也无法往前走了。就在这个时候,两辆战车一路发着怒吼,排山倒海般的直冲过来,我那辆小小的摩托车附斗,十中有九会被庞大的战车辗成粉碎,我已经紧紧的闭上了眼睛,宁候死神的来临。然而却大出意外的听到有人在高声

喊我：

“郭营长，郭营长！”

不知名的救命恩人

睁开眼睛来看时，已经有一辆战车绕过了我的摩托车，正从指挥塔上有一名士官探出大半个身子来，他还在盈耳呼号声中向我喊道：

“郭营长，你跟着我们的车子往前走，我们给您开路！”

火光之中，一片朦胧，我还是看不清楚他是那一位，我只好拉开喉咙高声回答他道：

“谢谢你的好意，可是，在我后面，还有我们辎重营的一营弟兄！”

我的意思是我不能舍下一营弟兄单独的走，果然他一听就明白了，顿时就慨然的说：

“您叫他们都跟上来！在您后面的，也是我们的车辆！”

听了他的话，我连忙回头一看：方才好不危险！在我车后果然还有一辆战车，正在紧跟着上来，若不是方才在前那辆战车上的士官，在一派火光之中认出了我，一踩油门，自我们身上辗过，我自己早已成了战车之下的肉泥。尤其当时我正夹在两辆战车之间，如果两辆战车顾不及小心翼翼的保护我，驶速一快或一慢，我都难逃撞得粉碎或是压成肉酱的噩运。

我在矮且低的车斗中前后顾视，由衷称谢，却是，时至今日为止，我仍无法查获他们属于那个部队，我的这些位救命恩人究竟是谁？

十分侥幸的，我和我的一营官兵，都夹在那个战车队中，从鼓楼医院进抵步兵学校。

临到步兵学校，距离挹江门就很近了。然而，可以想像得到的是，那边的情形更是乱上加乱，枪林弹雨，四下纷飞，使我骤然省悟是否挹江门上已经有了情况，原来是三十六师宋希濂部正与日军激战。然而，一路冒死挤向挹江门的队伍，心中仿佛只有“自挹江门突围而出”，渡江撤向浦口的这一念，他们还在向枪声密集的挹江门冲，但知道竭力往前挤，能推进一步，便是一步，成千上万的人潮，汇集成了莫大的力量，一个站不

住脚，立将归于死神的怀抱。最早被我派赴下关，探视下关情况的那位班长，他自愿为全营弟兄作向导，始终都在跟着我的车子走。就在这时候，他一不留神就被后面挤过来的人推倒了，而且一倒下地便哎哟哟的发出惨叫。

一急之下，我也不顾后面挤上来的人潮了，我跳下车去，从众人践踏之下抱起了他，一见他脸色发白，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我便急急的问：

“怎么样，还能走吗？”

“你快上车，营长！”他反在大声的催促我说：“我……我不行啦，大腿已给给踩断了！”

我几乎痛哭失声，被我部下拥进车斗去，眼睁睁的看着他惨遭牺牲。

一转眼间，给我们开路的战车业已驶离，我这一营的车队，在撤退行列中形成莫大的障碍，叫骂之声纷至沓来，心里一着急，我便高声的喝令：

“目标左前方，跑步前进！”

——因为我对挹江门一带的地形，十分熟悉。我知道挹江门里，有一座步兵学校，校址相当的宽敞，而且还紧紧挨着城墙边，为了避开拥塞的人潮，立定脚跟，再找合适的出路，就不妨先在步兵学校歇一口气，然后徐图良策。所以我下令脱离噪杂紊乱的大队，转进到步兵学校去，最低限度，可以使我那一营人不再遭受意外的伤亡，同时，还能保持我那一小支部队的完整。

我们脱离了人仰马翻、挤得水泄不通的军民人等，迅速而安全的抵达步兵学校，仍旧还是我的附斗摩托车——“马”当先，到了步兵学校的围墙之外，我先站起身来，测度一下围墙的高度，离地只有一人多高。我深知我的部下久经训练，个个体格壮健，翻过这一道围墙，应该是毫无问题的。因此我便首先示范，在摩托车上踮起双脚，两手撑着墙沿，轻而易举的一个引体向上，再一跨出步去，果然并不费力的就翻进了墙里。步兵学校的墙里正是大操场的尽头，我那一营的弟兄，全部一个个的翻进墙来，眼望着大操场上空空荡荡，一无所有，足以容纳得下千军万马，再返顾墙外不远之处，数以巨万计的军民正在争先恐后，自相践踏，每一分秒都在演出惨绝人寰、不忍卒睹的悲剧，心中真有不尽的嗟叹，异样的感受！

挹江门里血流成渠

在大操场上喘过气来,我立刻就将全营弟兄集合在一起,简单明了地告诉他们说:

“现在,我需要募集几位敢死的弟兄,到挹江门去,实地勘察一下那边的情形。然后,我才可以决定,我们是否仍旧由挹江门转进。”

我的话刚说完,顿时便有张勇隆等六名大汉,高声答应,走出行列,自告奋勇愿去执行这一次既危险而又职责重大的任务。我一看,这六位弟兄都是我们营上勇往直前,胆大心细的老兵,见过大阵仗,立过不少功勋,称他们为教导总队辎重营的六勇士,似乎也不为过,所以,我对他们的自愿应征,觉得很高兴,也很放心。当众嘉勉了他们几句,临行之际,又叮咛他们尽量沿着城墙根,奔向挹江门,只要稍微观察一下那边的情形,立刻回到原地来,向我报告,不可多费周折,耽搁时间。

六位敢死队员,连声应诺,相偕出发。在我的想像之中,挹江门方面,枪声这么激烈,一定是在进行攻防战。“六勇士”此行,势将通过火线,他们在黑夜之中,一无掩护,二无显著标识,不论遭遇我军或敌军,都有受到攻击的危险。因此,当他们相率出发以后,我的一颗心,便始终系在他们的身上。一心祝祷但愿他们能够平安无事归来,为全营弟兄,找到一条生路。

夜深沉,星月无辉,朔风凛冽,一望无垠的步兵学校大操场上,野阔风摇,其声凄厉。远处犹仍震天价响着枪炮齐鸣,凄厉哭喊,首都南京挹江门内,似已沦为鬼域世界,阿鼻地狱。我和我那一营弟兄,人人脸上都挂着悲痛的眼泪。心底宛如钢刀搅刺一般的痛楚,这真是无人可以或忘的凄苦之夜。

时间,在我们的心灵被煎熬中,一分一秒,缓慢的度过。我们人人知道,每一分秒都有我们的军民同胞在死亡,每一分秒都有敌军的铁骑在推进。我们在当时所未能测知的,是在仅仅一天以后,龙蟠虎踞的六朝古都即将沦为暗无天日,惨绝人寰的血腥之城,屠城血洗的魔鬼统治境地!

终于，我们等到“六勇士”之一的张勇隆首先回来了。这位被军中袍泽称誉为“铁铮铮的男子汉”，竟然扑栽地向我的面前，双手掩面，号啕大哭。在全营弟兄的惊讶注视之下，他大放悲声的嚎着：

“营长，好惨啊，这实在是太惨了呀！……”

我正在低声的对他加以劝慰，要他莫哭，好好的说，他所看到的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形？然而，张勇隆却痛哭流涕，久久不止，嘴里一个劲儿的在喊叫：“惨啊，惨啊！”仿佛他已失魂落魄，肝肠寸断。他哭得那么伤心，使我和全营的官长士兵全都感到束手无策。正在不知如何是好，又有几条幢幢黑影陆陆续续的在回来，我发现他们也是泪流满面，呜咽梗塞。焦灼等待了老大半天，方始经由一再的追问后，在他们六勇士你一言，我一句的回答里，问清楚了他们所看到的情景。

敌军犹未开始攻城，我们所听到的密集枪声，只是守挹江门的三十六师宋希濂部，在阻止奉命撤退的各部我军冲城而过。由此可以证明，宋希濂部一定是还不曾奉到放弃南京、分别突围的命令，其原因，可资成立的仅有一点，那便是我军指挥系统已遭敌军全部破坏，而挹江门又距离城区较远。

守挹江门的三十六师，疑心奉令撤退的我军是溃兵，为数累万的“溃兵”冲过城门，那岂不等于是在给迫近下关的敌军敞开南京大门？势将迫使三十六师自原有阵地撤离。所以他们迫不得已，出此下策，鸣枪制止“溃兵”接近挹江门附近。然而，枪声响处，撤退部队益起恐慌，纷纷争先恐后夺路而逃，前拥后挤，收脚不住，终于酿成了挹江门里外空前未有的惨剧。

全营弟兄放声大哭

据我所派去实地侦察的六勇士亲眼目击，以及他们众口一词，断断续续，人人和泪以俱的报告，三十六师官兵阻拦不住撤退部队的拼死向前，临到最后惟有实施实弹射击，从朝天鸣枪一改而为就地扫射，炽烈的机枪火舌，吞噬了无数无辜官兵的生命，但是后面蜂拥而来的人，身不由己，只好在惨死弟兄的尸体上践踏，还没僵硬的尸体仍旧是软绵绵的，一

踏上去立脚不稳就会摔倒。陆续涌到的人群迫于无奈,有人自作聪明的拆下门板和木墙板壁来把尸体掩盖上,然后,争欲逃生的人便踩在木板上跑。殊不料,木板下的尸体顿时因之断脰决腹,腹破肠裂,一蹬一压,热馥馥的血溅起好几尺高,溅得逃生者一头一脸,遍体血污。鲜血的刺激,令人惊骇欲绝,于是他们跑得更快,同时,加速的在一泼泼的倒下,惨剧,便这么周而复始,持续不断的在演出。

连我在内,在我周围,早已爆出此起彼落的哭声,我们全营官兵,都在痛悼那无其数惨死的友军。

六勇士曾经穿越过三十六师的钢铁防线,他们也看到了挹江门外的江滨浩劫。三十六师竭力拦住撤退官兵,撤退官兵由于退一步即无死所,只好冒死冲突,城上向城下扫射,城下也在向城上还击,导致双方都有相当的伤亡。撤退官兵为了求生,冒死冲突有如怒潮澎湃,他们终于将坚固无比的挹江门城门冲破,大队官兵似浪涛滚滚的涌向江边。

然而他们却在急切间忽略了一件大事,长江天堑胜于百万雄兵。撤退官兵疯狂似的奔过来又跑过去,自下关以西的三汊河,以迄迤东的煤炭港,在这么遥远的两点之间,一条线上,却又只有寥寥可数的几艘船只停泊,几乎所有的可以渡过长江的轮船、木船早已被日本军机和舰炮轰沉了,因而使涌到长江之滨的撤退部队焦灼万状,急如热锅蚂蚁。敌锋进逼挹江门,汤山、玄武门俱告失陷,撤退部队就惟有抢渡长江始克逃生,却是江面宽阔无法飞渡,他们在无可奈何之际自行设法,有人拼命的向残存的几艘木船上挤,船少人多,其势如蚁附毡,转眼之间便见船翻人溺,数不清的我军官兵随波逐流,葬身鱼腹,骇叫之声远近可闻。

夺船而逃惟有自速其死,撤退官兵在急切无奈的当儿,就只好千方百计的设想办法渡江。于是一具具的棺材被抬了出来,去了棺材盖推进江水之中权充渡舟,棺材搜光了找木料用电线、绑腿缚起扎个临时的木筏。有人把自己捆在一触即碎的门板上,有人坐进暂能飘浮一时的洗澡盆,有些伙夫干脆以巨大的行军锅为渡船,有人拔下电线竿,抱一根电线竿就想顺流漂浮到浦口,当电线竿也无处可觅,便将自己的生命寄托于一根小小的扁担。

一片大乱之中,也有成千上百的人,七手八脚齐同努力推动了下关码头的趸船,成千上百的人挤上去,成千上百的人立即哀声呼救。原来,逃生心切,不遑深思,使他们忘却了趸船无桨无帆尤乏机动力,它只能往下游漂流,送进逆江而上的敌军虎口。

正确的说,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应该是从十二月十二日,双十二之夜即已揭开了序幕。因为在那一天深夜,也曾有好几千名撤退官兵冲上了几艘大木船,自以为幸运的及时解缆启碇,他们实在顾不了整个下关江面都在日军舰炮的控制之下。于是,当他们甫行发出幸庆逃生的欢呼,江心敌舰亮起了一道道探照灯,然后众炮齐发,猛烈轰击,转瞬间便将几艘木船轰得桅断船沉,血肉纷飞,成千上百的徒手者跌落江中,哀呼号叫,于是灭绝人性的敌军找到了他们第一批滥施杀戮的对象,他们用机枪步枪加以扫射,使落水求救者无一生还。

我们营里的六勇士,痛哭流涕的叙述完了这一幕幕悲剧,逃不出挹江门的是死路一条,逃得出挹江门的依旧是一律惨死。

我那一营的弟兄,直听得人人气愤填膺,咬牙切齿,我们为无数友军的凄惨遭遇临风悲悼,痛哭失声。我自己也是热泪潸潸,吞声饮泣。等到全营弟兄激动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一点,我方始当机立断,作了一个决定,我集合全营弟兄说:

“下关方面的紊乱情况,列位已经很清楚。现在南京全城已在敌军的包围之下,我们即使决心突围,也是无路可走。反倒不如即刻退保五台山,占领一处高地,然后再作计较。”

一排弟兄壮烈殉国

命令下达,我旋即率部折回,退到五台山附近,将我那一营兵力,略作部署。当时,我满心以为敌军即将乘我军方乱,攻入城内,陷我首都的呢。詎料,我们在五台山守到十二月十三日破晓、清晨、午间,四周反倒静悄悄的,毫无动静。——敌军的先头部队,一直要到十三日午后,方始入城。

十二月十三日午后,首先在五台山上,发现了一面日本红膏药旗。

接着,源源而来的日军,便以这一面膏药旗为中心,非常谨慎而小心,步步为营,甚至带几分畏缩神情的,缓缓的向各街各巷,进行武力搜索,谁能想到,这便是南京大风暴的前奏。

在南京城里五台山一带,首先与日军发生遭遇的,是我教导总队辎重营的一个排,我原将这一排人部署在五台山的背面,他们全副武装,始终严阵以待。当敌军的先头部队抵达,他们奋起应战,英勇不屈,终被敌酋调集重兵,轮番猛攻,这一排英勇的弟兄,竟然全部壮烈殉国,无一幸存。

当日军和我那一排弟兄在五台山进行激战,日军大队迅即将五台山全部加以包围,我辎重营的弟兄,处在日军的强大压力之下,只要稍微探一探头,露一露面,便有悉遭日军围而歼之的危险。军人本以报国为天职,老实说,我把我的辎重营拉到五台山上,起初,未始没有据险而守、和敌军拼到最后一兵一卒的打算。尤其我部下的五百余名官兵,在亲眼目睹,亲耳听说挹江门里外,和下关江边的种种惨况以后,无分上下,人人益增敌忾同仇之心,个个都想跟敌军拼一拼命。只不过,在我部进驻五台山的那半夜半天之间,我一连遇见了几位往后多时同患难、共生死的好朋友:爱国侨胞罗剑雄、以及郭迪民、龚敏、贾维翰、吴学模及其夫人。以后从他们的口里,我才获悉,五台山一带不但人烟稠密,而且还有若干外国使领事馆,其间颇不乏不及撤离南京的重要人士。倘若我们孤军力战,和日军拼斗到底,使五台山成为战场,那么,在当时造成民间的重大伤亡外,尚且极可能引起日军残酷的报复,似乎我们即将成为五台山无辜受害同胞的罪人了。

但是,我和我那一营弟兄,却又不甘于向敌军缴械,举手称降,因此,几经研拟,方始决定,将我那一营弟兄化整为零,换上便衣,各自逃生,并且相互约定,一等到南京城内秩序恢复,我们幸获逃出城外,立即投奔国军队伍,俾与敌军奋战到底。作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又遵照罗剑雄等诸先生的意思,通知我的弟兄们说,我将住进意大利驻京总领事馆,以便他们万一有事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找得到我。

我之住进意大利总领事馆,虽说是听从罗剑雄等诸先生的建议,其实,却仍还是一项相当冒险的行动。日本与德意两国,后来固曾成为一

丘之貉，三国分别签订盟约，号称轴心国有以对抗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国家，但那毕竟是南京失陷于日寇两年后的事。当南京城陷之日，意大利驻南京总领事早就跟各国使节一齐撤出南京城了。此所以，我那匿身之地，意大利驻南京总领事馆里，居然连一个意大利人都没有。我们，包括张家璈先生，以及上述的六位先生和夫人，所恃的惟一保障，仅是逐日悬起的一面意大利旗。

——那么，这面意大利旗又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意大利总领事馆馆址，正是南京大陆银行张经理的产业，而由张经理出租给意国领事馆的。意国领事馆人员撤走以前，张经理便向馆方人员提出要求，可否准许他每天仍将意国国旗悬起，有以避免日军的骚扰。张经理提此要求的用意，是他在那幢房子里还存有些物件，同时，他的令侄张家璈，也住在领事馆里面。当时意大利总领事馆的人很慷慨的答应了，因此，那儿便成了我们几个人的临时庇护所，尤其使我渡过了南京大屠杀初期，几于不可避免的重重杀机，幸而保全了一条性命。想当年，我不过是国军一名中校，生与死，渺不足道。只不过，正由于我当时幸免于难，方可留下这条命来，能够在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谷寿夫战犯一案时，出庭作证，陈述了日军在我首都南京的屠戮之惨，引起了举世舆论同声挞伐，使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部“文明进化史”上，留下了永远无法湔雪的污点。追本溯源，此一事件竟由二次大战时期，日本最亲密的战斗伙伴，法西斯蒂党魁墨索尼里统治下的意大利所赐，日本史家如今读了我这一段叙述，想来当亦会有啼笑皆非之感。

使我得以顺利避入意大利总领事馆的大功臣，首推敝同事罗剑雄先生。罗先生是一位热爱祖国超乎一切的华侨，他的为人行事素为社会各界所尊敬。这位早年罕于一见的华侨军官，正是洞彻国事阽危，发奋投笔从戎的。他的父亲是南洋富商，对于爱子的忠义之举，支持不遗余力。每次赈灾，罗剑雄都会力请乃父，捐赠巨款，拯救灾黎。同时，罗剑雄也以南洋富商之子，和国军青年军官的双重身份，成为首都南京交游广阔，众所艳羡的人物。他所结交的多为达官贵人、殷商富贾，大陆银行的张经理，也是他的好友之一。因而，他到张经理所拥有的“意大利总领事馆”匿居。我和郭迪民、龚敏、贾维翰诸先生，还有吴

学模先生及其夫人,再包括张家璈和罗剑雄在内,一共是八个人,一概成为意国领事馆的住客。

同生共死患难之友

毋庸讳言,上列七位与我同生死、共患难的好友,他们确曾为了我冒了极大的风险。就以日军入城以后的十二月十三日之夜为例,我几经他们七位苦劝,方始老大不情愿的焚毁了我身畔所藏的证件,包括我的党证,和驾驶执照,因为那两项证件上面,不但载有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职衔,尤其贴有照片,一旦被日军搜查出来,我的身份就将暴露。

接下来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住在五台山上意大利总领事馆里的八个人,除了吴学模夫人是女性,发光可鉴,其余六位男士全都蓄了发,就惟独我一个人童山濯濯,又苦于急切之间长不出头发来。而日本人却又将“童山濯濯”视为国军的标志,一旦闯上便格杀不论,这又给我的难友们增添了莫大的危险。

我总认为:大丈夫行事必须光明磊落,尤其对于自己的袍泽尤须真诚坦白,丝毫不容虚假。因此,在我下令部属化整为零,各奔前程的当时,我便告诉了他们今后我个人匿身之所在,亦即五台山上的意大利总领事馆,我以负责到底的态度告诉他们,从此以后若有必要随时可以和我保持联络。于是,在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全部沦陷的那一天,当夜就有好些位弟兄冒险找上门来,因为他们方始发觉,一旦脱离部队,马上就连准时照开的一日三餐都断绝了。他们身畔所携的钱有限,就怕一个接济不上无处求援,因而找到我领几块钱,作个突出重围,或是熬过一时的打算。

那时节,我自己身上还有几百块钱,我的军需官也带得有几百元。于是,我和军需官按名分发,但凡是觉有需要找上门来的,不论官兵和阶级,每人发给二十元的应变费。只是头一夜过后,第二天又有弟兄迫不得已的找了来,到那时候我和军需官不得不不约而同的精打细算,每人只发十五块。所幸的是,我们这一营的五百余名官兵,东逃西散,各奔生路,找上门来求援的越来越少,当我所有的几百块钱快要发光了,弟兄们

的要求也就戛然而止。

但是无可否认,意大利总领事馆里中国官兵穿梭般来往不停,总归会使附近的居民感到不安,深恐受到我的连累。当南京陷敌之日,我已将身上所携的证件全部焚毁,一应不太需要的身外之物也加以抛弃,而且我还改装易服,化装成平民百姓的模样,我身上所穿的便服是向一位难民买来的,不但肮脏龌龊,而且难看无比,戴一顶满染油污的破毡帽,甚至蓬头垢面,常日不梳不洗,又跟一道住在意大利总领事馆的难友一般,指甲长了随它去长,一连三个多月不曾刷牙漱口,整日只盼望自己的头发和胡须加速生长。即令如此,每逢必须出门的时候,我还戴一副黑眼镜,拎一只菜篮子,故意装着弯腰驼背,吭吭咳咳。曾有几度遇见相识的人,居然都和我擦肩而过,望望然而去,似乎并不认识我。为了化装问题,我确是用心良苦,煞费周章,但是,在附近一带的难友,约有五十余位,大都晓得我的身份,尤其当我和我的部属化整为零,各自逃生以前,我们曾将十余支手枪,抛进附近的一口井里,往往会在有人打水的时候,不经意的带了上来,又抛下去,因而便有一些难友私下在说:

“我们有五十多条性命,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如果一旦让日军查出你们是军人,而且井里还藏得有十几支手枪,那岂不是会连累了我们,平白无故,陪同你们一道送死吗?”

匿身领馆比鼠不如

这些个背底下的议论,辗转的传到我的耳里,我也觉得大有澄清一下他们内心疑惧的必要,因此,我便挺身而出,郑重其事的告诉他们说:

“关于我个人身份的问题,请列位尽管放心,一旦兽兵查出了我,到那时候,该杀该刚都是我一个人的事,绝不至于连累大家。我是军人,早已有牺牲一己的决心,我自会担当一切。不过,我对各位也有一点要求,那便是我和我部下的来往,以及井里的那些手枪,请列位不必时常责难,成天挂在嘴上。须知道如今我们大家都在大难之中,我部下冒险的来找我,当然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我在此时此境,总不能不顾我部下的困难,这是人情之常,同时这也就是所谓的同生死、共患难啊。只要我保

证我决不牵连列位,我觉得我的这种作为,并没有值得列位批评责难的地方。”

听了我这一番剴切陈词,五十多位难友,内心疑惧尽去,大家都在点头。尤有一位张先生,竟然义形于色的说:

“郭先生,你不必耽心这些问题,万一你有危险,我绝对替你担当,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代你去死!”

他这样慷慨仗义的表现,使在场的难友,一致深受感动,我自己更是由衷感奋,人心如此,中国必不会亡。于是我便利用这一个机会,向那些难友们陈说大义,加以激励,我高声的说:“张先生,有您这样的好同志,真正难得!不过,我们都是中国同胞,对日本人来讲,应该不分彼此,无论是军人,还是难民,我们的处境全是一样的。因此,如果列位遇到什么危险,我一定不顾一切地去营救,此刻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性命早已不可分离,要活,大家一道活,要死,大家一道死,从今以后,我们要做到一人有事,大家同担,一人有福,大家同享!”当时,五十多位难胞,情绪的热烈,达于沸点,大家都在像宣誓,或订定盟约似的,一齐举起手来,重复宣示我的话说:

“要活,大家一道活,要死,大家一道死!一人有事,大家同担,一人有福,大家同享!”从这一刻开始,五十余位难友,充分的发挥了同胞爱,由此,也产生了一连串感人至深的故事,使我们毕生难忘。

尤其是一同住进意大利总领事馆的我们七个人,在那一段共患难的时期,更是奠定了真挚无比的友谊。沦敌之初,我们无法测度下一分秒的遭遇,更无从决定未来的去向与命运,愁云惨雾,弥漫心头,焦灼恐怖,无时或已,我们就只有相互慰藉,相互支援,如像亲人骨肉一般,表现出迥乎寻常的友爱。还有一位睢团长睢友兰先生,他住在北平路三十四号,和我们七个不同住一幢房子,但却受到我们七个友爱气氛的感染,不时从他的住所来和我们耽在一起。连他在内,我们八个人真是做到了同一条命,同一条心,为了维持生活,保障安全,大家更是毫不迟疑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以意大利总领事馆为匿居之地,那一段日子的生活,过得比老鼠都不如,因为老鼠尚且能昼伏夜出,在更深人静的时分大肆活动,而我们却

连夜间都不敢轻易外出,有时候迫不得已非出门去买东西或找柴火不可,也得推派代表轮流的去。但凡有一位难友硬起头皮鼓勇出门,其余的难友无不为他担心骇怕,有人喃喃的祝祷诸天神佛予他庇佑,有人目不转瞬的朝向大门盯望,一旦门外响起他的脚步声响,立刻飞快地去替他打开大门来,相互庆幸他居然不曾遇险,得能顺利归返。

同屋居住的难友,都尊我有如家长,我也在尽心尽力地为大家的安全设想,因而定下了若干“戒条”。例如,不准高声谈笑,不许登楼眺望,不得点灯照明,不可打开大门,大门不但不准打开,而且平时一律加锁,免得兽兵闯入。

有了这一份确保难友完全的责任在肩上,每天我都早早的睡觉,早早的起床,四处巡视,探听外间的动静。

早晨七时左右,我在客厅里打打太极拳。那时,我练太极拳已有五六年的历史,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始终保持从未中辍的纪录。打完太极拳后,出了一身汗,我再用早餐。早餐以后,闲来无事,便找些闲书来看,《红楼梦》、《西厢记》、《金瓶梅》等说部,就是在这段时期涉猎过的。后来,小说看完了,我又设法去买来些诸子百家之说,以及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等,开始作有系统、较深入的研读。

中午,我多半到难友蔺先生那边去吃饭,藉此打听打听外间的消息,彼此交换交换如何逃离虎口的意见,这也算是在给自己一点希望和慰藉,偶或也下一两盘棋,消磨消磨时间。一到夜晚,我便派人出去,将街头所张贴的敌伪报纸,老实不客气撕它一份下来,大家轮流的看,或则低声的讨论。敌伪报纸几于千篇一律在夸大敌军的战果,伪造些沦陷区里安谧如常的新闻,因而使我发现,只要反其道而行之,每条新闻都猜测它反面的事实,多少也可以得到些真象。

敌军凭恃其占尽优势的兵力与火力,以陆空与江心舰炮发动猛烈的攻势。从十二月七日起合围攻击,十三日开始进入南京城。他们进攻南京的部队,主力是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所部的第六师团谷寿夫、第十八师团牛岛真雄、第一一四师团末茂松治的一部,总指挥官则为日军的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首先进城的是前锋部队第六师团谷寿夫的兽兵,他们由于在进攻南京时,遭遇我军坚强抵抗,损失相当惨

重,因而在忿恨之余,早就打算在城陷之后作有计划的屠杀,南京百万生灵的噩运,就此宣告来临。

在兽兵尚未进城以前,先有几位急公好义的外籍人士为保全民命,免使生灵涂炭,酿成惨剧,曾经和中日双方商妥,由南京城里的山西路起,经上海路、新住宅区、五台山麓以迄新街口为止,设立一个难民区。在难民区内,每一条出入路口,都插有红十字会的会旗,作为标识,另派有国际警察,负责维持秩序。当时由三方约定,难民区内中日双方一概不许设防,或作任何军事设备,同时,武装士兵一律不准进入。

血腥屠杀搜难民区

这一项三方面的临时协议,我方是彻底遵守,从未违反的,我军在撤离南京之后,不但不准武装士兵经过难民区,尚且派出便衣人员,防止汉奸混入骚扰。因此,兽兵进陷南京以前,偌大的难民区里,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从而使南京市民在心理上获得了莫大的保障,纷纷扶老携幼,争先恐后,涌向那个“保了险”的安全地点。据较保守的估计,在十二月十一日到十二日之间,避入难民区的南京市民,约有三十余万人之多。

三十多万人挤在那么一个狭小的地区里,人潮拥挤,不难想像,何况三十余万难民,人人都尽可能的携带着他们的财物和用具,因此,马路边,走廊底,到处都挤满了人,堆积着各色各样的东西。当时抵达难民区的每一个我国同胞,都以为自己已经幸免于难,获得生命和财物的保障。然而,殊不知,日本军队是绝无信义可言,向来藐视国际公法的。早在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南京陷落之前,日军便自城外一炮射到了福昌饭店门口,轰然一声巨响,顿时就有十余位同胞,断脰决腹,当时惨死,造成难民区里第一次恐怖事件。当下还有很多同胞误以为日军决不会向外国人挑衅,忆起福昌饭店是法国人开设的,进入福昌饭店可能较为安全,于是拔脚飞奔,一涌而入,将一座福昌饭店挤得了无余隙,然而,为时未几,敌机投弹,发炮猛射,竟使福昌饭店成为了南京城陷后的第一座屠场!

经过十二月十二日深夜我军奉命撤退后的那一场大混乱,一般自恃无法渡过长江,向江北转进的我军,包括我们在内,全部换上了便衣,跑

进难民区里暂避。只是，部队众多，所携的军械尤不在少，急切之间，从那里去找这么多便衣？埋藏武器，更是措手不及。因此，只好找到什么便穿什么，不论男装女装，花花绿绿，在难民区里出现了大批奇形怪状，一眼可以觑破的我军武装同志。尤其，他们的枪械子弹，虽然大都已经隐藏起来，其余如军毯、军装、公文箱和绑脚等等，一时不及毁弃，就惟有随手抛弃，在难民区的四周，一堆一堆的堆着，谁也不敢去过问，去设法消灭。有几位外籍人士，顾虑到这样可能会引起日军进入难民区搜查我军的藉口，也曾雇人前去抬开埋掉，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十三日入城的谷寿夫所部兽兵，首先发觉，紧接着，他们又在首都最高法院，搜出了满满一库的枪支，复于金陵大学搜到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如此这般，残暴的兽兵便有了借口，伸出了他们血腥的魔掌，日方向国际委员会提出不承认难民区，坚欲派部入内大举搜查华军的要求。国际委员会据理力争，然而日军态度强硬，坚不让步，而且立刻便派出了大队耀武扬威，杀气腾腾的兽兵，不由分说，径行进入难民区，见人便搜，见人便杀，腥风血雨，鬼神皆惊，人类史上的一大污点，南京大屠杀，就此展开了序幕。

十九万人惨遭扫射

谷寿夫是日本昭和军阀中，惯于冲锋陷阵、生性残暴不仁的一员悍将。远在前清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日俄战争时期，即已从军，在我国东北与俄军激战，就曾为日军立下功勋，从此在日本陆军中不次擢升，青云直上，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亦即日俄战后的三十三年，谷寿夫已洊升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七七事变，中日大战爆发，他在一月后率部来华，先后在卢沟桥所在地的永定河上，以及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处，投诸战场，参与战斗。和当年所有的日军将领一样，跋扈骄横，不可一世，没有想到在南京会遭到我军坚强的抵抗，使入侵初期的日军，吃了很大的亏。第六师团谷寿夫部的骄兵悍将，从永定河打到南京，为期不过三四个月，然而沿途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十一月底我首都保卫战开始，谷寿夫的第六师团又被日军第十军军长松井石根派充前锋，在南京外围和

中华门，屡为我教导总队所挫，十二月十二日傍晚，方始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将我南京中华门攻陷。谷寿夫的先头部队，利用绳梯爬上城墙越垣而入，因此，他们在恼羞成怒之余，一进南京便展开了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

根据战后我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三十六年度审字第一号判决书所载：

“（谷寿夫）翌晨复率大军进城，与中岛、牛岛、末松等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继日焚烧奸掠。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尸横遍地，惨绝人寰，其残酷之情状，尤非笔楮所忍形容。……”

这便是“南京大屠杀”一笔总的血债，首都南京城里城外，惨遭屠戮的我国军民在三十万人以上，单单是城内被害的人数也达十五万余人。相信这个数字，只嫌过少，决不会多。

由于南京陷落时期，我改装易服，暂时匿居意国总领事馆，南京城外的空前大屠杀，我不曾亲眼目睹，然而，却有许多位奇迹般死里逃生的朋友、部下和相识者声泪俱下的向我们泣诉，证诸三个月后我们一行冒死逃出南京，由下关到镇江，沿江两岸遍地都是死尸，仅只巴斗山的一个山谷里就有僵卧已历三月的死尸达两万余具之多，即可证明屠戮的惨况，尚不及亲身经历者所泣诉之万一，那是绝对可以断言的。

我的一名部下言心易上士，一向是我所部官兵中最勇敢、最忠实的一位士官。他在南京城陷两周以后，身负重伤的找到了我，一看见我便失声痛哭，泪如雨下，然后，在我和同住难友多方劝慰之余，方才勉力的暂止悲声，断断续续，说出了他在下关江畔，一段令人发指，欲哭无泪的悲惨遭遇。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陷的那一天，言心易和我的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仗着自己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一股坚强的求生意念，杂在下关江边人潮汹涌，万头攒动的友军官兵之中，东奔西跑，挤来挤去，一心想着

只要能够挤到江边,随便找到一件漂浮物,凭他的泳术和体力,也能泅到对岸去。

江边空旷的地面上正在喊声震天,脚步雷动。据言心易的估计,麇集在一起渡不过江去的我军官兵,至少有好几万人,直把广袤十数里的江岸挤得毫无空隙,好几万人正陷于一片大乱。突然,远处响起了轧轧的战车声响,和零零落落的枪声,这时候,言心易业已听见到处都有人在高喊着:“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喝令投江刺刀猛戳

言心易踮起脚来极目张望,他还没有看得见日本兵的影子,突然之间,战车炮轰然齐发,机关枪哒哒的猛扫,下关江滨以数万计丧失了战斗力的我军官兵,立刻成为了大队日军的活靶,枪炮猛击,弹如雨下,成千上万的徒手官兵一排排的倒下。言心易骤然悟及这是日军的有计划的一场大屠杀,目的在将我数万官兵尽歼无遗。只是到处都是人墙,狂呼奔逃的我军官兵时刻都在自相践踏,日军的战车和炽烈的机枪火网,早已将每一条冲突逃生之路都加以严密封锁,除了跃身江流喂之鱼虾,似乎谁都没有逃生的机会。

下关江岸到处都在喷着火舌,每一分秒都有成千上百的人中弹仆地,命丧黄泉。哀哭号叫之声直入云霄,其间却夹杂着屠杀者的狰狞大笑,时间似已凝止,生与死只隔一线,人世间最凄惨的景象于是猛一下子出现,断脰决腹,血流成河,然而在大炮机枪猛射之下急于逃生的人,却给枪林弹雨逼来又逃开去。言心易也在仓皇失措,没命奔跑,但却一脚高一脚低的,踩着了这一位战友的尸首又踏到了那一位。那时候除了拔步飞奔,脑海中仿佛浑浑噩噩的全无意识,渐渐的他感觉到地面上总是有人在拉住他的皮靴。迫不得已弯下腰去看一看,从鞋底到鞋面,红漉漉湿腻腻的竟沾满了一二寸厚的血膏,无辜惨死的数万战斗伙伴的鲜血,由于天寒地冻,都凝结一团黏矾矾的血膏血浆了。

蓦的又听见一声高喊:

“立正!”

言心易惊了惊,回头一望,却看见一名日本军曹,威风凛凛的站在一处高地上,用中国话在喊口令。言心易趁此机会四下探望,方才犹在夺路逃生的数万我国官兵,如今已有十中八九倒卧于血泊之中,锋镝余生,幸未中弹,还在江边死尸堆里跑来跑去的,略略估计大概还有两三千人。他正在想自己应该怎么办,日本军曹的口令声,又在接二连三的喊起来:

“向后转!”

“开步走!”

言心易本能的来了一次“向后转”,但是当他“开步走”时,却又迟疑了一下,中止了脚步。因为他看清楚了,一向后转时,浩浩荡荡,寒冽如冰的长江就在他的脚下,而且已经有不少人上了日军的大当,扑通扑通的自己投下水去,一声极喊,几度挣扎,转瞬之间便被汹涌的江水卷走。

日本人那里是在枪炮齐下,一举屠戮我数万官兵后,动了侧隐之心,在放幸存者一条生路?他们是迫使硕果仅存的两三千名官兵,自己投水自杀,免得他们多费手脚,这可以省下几千发炮弹枪弹。堪叹的是我军残存官兵“习惯成自然”,一听口令便糊里糊涂的跳了江。言心易直在警告自己,万万不再上当。可是,当日军看到还有好几百人在江边徘徊,他们早有决心斩尽杀绝,一个活口也不留。于是,又是一阵机枪猛烈扫射。

就在这最末一次的扫射里,言心易骤然觉得脑后挨了一记重击,使他身不由己的栽下地去。他晓得自己脑后中了一弹,以为这一次必死无疑。然而,他不曾想到所中的这一弹竟是斜斜的飞来,穿进了他的后脑皮,却未射进脑壳里。他就这么在后脑壳外留着一颗子弹,出了一阵子血,仆在一个死尸堆上。他始终保持神志清醒,而且也并不怎么痛。

江滨的数万官兵中弹的中弹,投水的投水,终于无一幸存了,然而日军的心肠狠毒,惟恐还有漏网之鱼。于是他们派出了大队上好刺刀的士兵,到处翻检我军的尸体,还不曾死透了的,顿时便是一顿刺刀乱戮。言心易听见有一名日兵靴声橐橐,走到了他的后面。

十里江滨大屠杀场

言心易决定装死,再怎样也不吭一声气,牵动一下自己的肌肤。日

本兵在他仆身所在之地停住了，先踢了他一脚，言心易竭力保持僵直，不作任何反应。然后，他发现自己头顶上的钢盔，被那名日本兵猛力的扯下，重重的往他胸口一砸，这一砸确实很痛，但是，言心易却仍然纹风不动。

由于言心易装死装得很像，日本兵不再疑惑他大难不死，一息尚存，大踏步的往前走，继续翻检其他的尸首。言心易就那么直挺挺的趴着，他听见日本军官下令整队，撤离，战车鼓轮疾驶，屠杀者整队离去，留下了江边堆积如山的尸首，汨汨流淌的血泊，和古老的长江，在发出声声的呜咽。天愁地惨，日夜无光，经过空前未有的一次大屠杀。江滨重又归于寂静，数万无辜的生灵，接受了人世间最残酷的命运。

言心易惟恐日军还有阴谋诡计，他依旧趴着不动。扑鼻而来，尽是一阵又一阵浓冽的，中人欲呕的血腥，又仿佛听见有野狗嗷嗷，群鸦聒噪。往后证明，首都南京城里城外三十多万惨遭杀害的我国军民尸肉与鲜血曾经长时期的供养了不计其数的群鸦与野狗。

脑中不断的在反映大屠杀的惨况，也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自己的伤势究竟要不要紧。言心易终于听到一个老年人的声音，正在自远而近的传来，那位老年人用南京土音，直在念着：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一阵怦然心动：——许是自己得救了，但他还是没敢睁开眼睛，仅只颤动了一下眼帘，天幸见，这一切动作被那位老年人瞧见了，他关怀的低下头来问：

“你还没有死呀？”

言心易这才把自己的眼睛睁开，望着那位老年人，急切的反问一句：

“鬼子走了没有？”

老者连连的点着头说：

“走了，全走了。”

于是，言心易这才欠身起立，由那位悲天悯人的老先生帮忙，找一块布，裹好自己的伤口。裹伤时，他问那位老者说：

“这江边上到处都是死尸，老人家，你来这里干么，难道你不害怕吗？”

老人家轻缓的摇着头说：

“我老了，没什么可怕的。我来是为了想救活几个人，可是，找了半天，只找到你一个。”言心易便源源本本的告诉他，日军的屠杀手段，是何等的毒辣，他们屠戮中国官兵，简直就像是布下了天罗地网，然后头一遍用梳子梳，第二遍用篦子篦，第三遍再用剃刀刮，务使这数万官兵，无一孑遗。因此，他劝那位老先生不必徒劳无功，白费气力，不如早早离开这一处血腥场，活地狱。那位老者允可了，两人这才双双离去，临别时，老者还叮咛言心易说：

“鬼子正在到处拉夫，你要小心一点啊！”

然而，脑壳带着一颗子弹的言心易，后脑肿起了一大块，终究还是被日本兵拉上了夫，带伤做了几天的苦工，方才乘间逃出，辗转找到了我，泪下如雨的透露了十二月十三日的下关江滨惨剧。

我的朋友宗荣武先生，也是下关大屠杀的劫后余生者之一，他是从下关煤炭港逃出来的。据他作最保守的估计，煤炭港一地，被日军屠戮的我国无辜民众，至少也在二千人以上。

大烟囱里躲了三天

我国同胞每次逢到刀兵之灾，在万般无奈的时候，多半习于托庇于洋人，几乎已经成为各地皆然的惯例，下关煤炭港一带的民众，当然也不例外。就在煤炭港附近，设有英国人开设的和记洋行。所以，当日军前锋进迫下关，煤炭港陷落在即，那一带的军民，都争先恐后的往和记洋行里逃。

然而，这成千上万的逃生者，全都忽略了一件事。那便是和记洋行建筑坚固，墙垣高大，尚且四周围都是用铁皮紧紧裹上的，铁皮滑溜，没有人能够爬得过去，同时，急切间也打不烂、撬不开。此所以，只要大门一关，就有如铜墙铁壁一般，人人都惟有望墙兴叹。

那一天，当敌锋骤至下关煤炭港，耀武扬威的日军在后面赶，数以千计的我国军民在急急奔向和记洋行，企图逃走。可是，一到墙外，眼看大门已关，又无法越墙而入，这才人人高喊：“糟了，糟了！”两三千我国军民

挤在墙外哭哭啼啼，呼天抢地，都急得一佛涅槃，二佛出世，大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概。而凶暴残忍，先已杀红了眼睛的日军，却已挺刀持枪的追了上来。于是，一场天崩地坼，鬼神皆惊的屠杀，就在和记洋行围墙外面展开了。日军开枪射击，刀砍刀搠，宛如虎入羊群，一举手一投足就是一条中国人命的终结。两三千军民惟有引颈就戮，束手待毙。哀哭惨叫的凄厉之声，声闻数里。有一位团长被日军砍伤，又被推倒在水沟里面，就此惨呼了整整一夜，方才死去，还有一位连长和日军徒手搏斗，被日军一刺刀刺中了小腹，雪亮的刺刀，把花花绿绿的肠子都带了出来。但是这位英勇的连长却仍能保持清醒，他不断的在鼓励被屠杀的我国军民说：

“与其束手待毙，不如跟日本鬼子拼命，一命抵一命，死了也值得！”

有一群和记洋行的工友们，为他奋战不已、除死方休的壮烈精神所感动，打开侧门，把他抢救进和记洋行去。可惜这位不知名的连长终因伤势过重，延到当天午夜，仍然一瞑不视了。

和记洋行墙外鬼哭神嚎，天地变色。尚未及被杀死的我国军民，还在竭尽一切努力，往和记洋行里钻。他们奇迹般的掘了一条地道，从铁皮墙下直通墙里。当众人发出得救的欢呼，没命的钻地道进入和记洋行，以为自己终能在外国人的庇护之下保全一条性命了，然而，更悲惨的命运迅即到来。

因为日本人向来就不讲国际信义，他们在进行罪恶的时候，从来就不买外国人的账。九一八、一二八之役对待国际联盟如此，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之战其于英美法德意诸国亦莫不皆然。在和记洋行墙外幸免于难的我国军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掘了个地道，刚刚钻进和记洋行。殊不料，日本军官先已喝令和记洋行的员工打开门来，候了个正着。

于是，这一批“幸运者”便有似乍离虎口，又饱狼吻，在日军的枪尖胁迫之下，先集合起来排队，然后再在众目睽睽之下施以集体屠杀。

那么，我的朋友宗荣武先生，又是怎样幸获生还的呢？说起来也真是危险之至，原来他们是乘着残暴日军在和记洋行里肆意屠戮，乱成一团的时候，和三位同志情急智生，一齐爬进了和记洋行的大烟囱里。而在满是煤烟，只见一小片青天的大烟囱里躲了三天三夜，在三天三夜里

既不得食物果腹,连喝一口水都不可能,而且还在时刻担心和记洋行一旦重新开工,将会有熊熊烈焰把他们活活焚毙。他们四个人匿身大烟囱的第四天,方有李先生大出意外地在烟囱里发现了他们。李先生基于同胞爱,偷偷的带了稀饭再进烟囱里去,让他们吃了个够,方再趁着深夜,敌兵无备,悄悄的把他们带了出来。

杀人焚尸佯死逃生

根据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三十六年审字第一号判决书,所缕述的日军在下关方面的集体屠杀空前暴行,其屠戮较惨者尤有下列一桩:

“……同月十八日夜间,复将被囚幕府山之军民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以铅丝扎捆,驱集下关草鞋峡,亦用机枪射杀。其倒卧血泊中尚能挣扎者,均遭乱刀戮毙,并将全部尸骸,浇以煤油焚尸。”

幕府山我国军民五万余被屠杀后浇油焚尸一事,当我匿居南京避难时期,我也曾满腔热泪,咬牙切齿听人一再说过的。当时我真不能置信,何以同为圆顶方踵,万物之灵的人类,日本人竟会残忍暴虐到这种程度?将五万七千多“同文同种”的人,驱往荒郊野外尽行枪杀还嫌不够,居然必欲放一把火,毁尸灭迹。像这样的残暴行为宁非骇人听闻?试想,连猛兽噬人也得把人骨头给吐出来吧?难道日本人比猛兽更胜三分?

然而,不久以后,日本人杀人焚尸的传闻便获得了证实,这也是出于一位亲历其境,幸免于难的同胞亲口告诉我。他是一位警察,于南京城陷后不及撤离,而被日军抓了起来,与他同时被捉的民众,约计三千余人。日本兵把这三千余名无辜者全部押到水西门外,架起了若干挺机关枪,迫令三千多我国同胞成横列式站着,这位警察一见情势不妙,他心中预作准备,一俟枪声响起,枪弹尚未射到他这边,立即扑地就倒,脸颊贴向地面,假装着业已中弹殒命。

这位警察先生还在暗中庆幸他已经逃出鬼门关,就此无恙了哩。他那儿想到,日本兵大屠杀的方式,业已花样翻新,变本加厉了。机枪扫射之后,不再派兵检视有否未死者,干脆脆,将全部尸首烧成了灰,使任何一人都没有留下条性命来的可能。

他躺在地上，心中正自纳闷，为什么这一回日军集体屠杀三千余人，人都死完了，日军还不撤离。蓦的，他的背上受到一次重压，顿时就使他心惊胆战，汗毛倒竖。原来是日军在将一具方死未几的尸首，压在他的背上，尸首上的鲜血淌满了他一头一脸，他却丝毫不敢动弹，他以为自己设若动一动，被日军发觉了就必死无疑。然而，更使他更其无法想像的是，自己背脊上顶着的尸首居然越来越多，多到他支撑不住，无法发声，终于发出了呻吟哀鸣，但是日军却充耳不闻。

左右前后，和自己背上压着的尸首越发加多了，因为日军将所屠戮的三千余名我国同胞分别堆起了好几十堆，一堆就有几十上百具尸首。而这位警察先生恰好压在最下一层，鲜血一股一股的往下流，使他通身尽湿，简直就是浸泡在血水里面，刺鼻的血腥味令人无法忍耐。他拼命的往外爬，起先只想找个空隙让自己透一口气，后来便把心一横，宁愿挨枪子挨刀也得赶紧爬出去，否则的话，他准会被呛死。

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又是一股水流，自上而下的浇到了他的身上，气味比血腥更呛。他一闻就知道是煤油，而且已能意识到日军必定是在浇煤油然后焚尸灭迹了，这位警察一着急，也不知怎的挣出那么大的气力，他把背上层层叠叠的尸首给顶开了去，便在日军引火焚尸的时候，他脱离了他所属的那一堆尸首。

毒似蛇蝎的日军，一定是骇怕他们自己会被焚尸的奇臭熏到，因此，绝大部分的刽子手先一步离开，留下来的引火焚尸者，也在点燃了以后，捂住鼻子匆匆撤离。就因为有这么一个空档，方便那位九死一生的警察，连奔带跑的逃出大规模的焚尸场。日军百密终有一疏，他们留下了一个活口，逢人便热泪长流，呜咽梗塞的诉说日本皇军的暴行。

水西门烈女受辱记

水西门的悲惨故事，在南京大屠杀以后，永远都说不完。有一位道貌岸然读过点书，平时颇受人尊重的老者，膝下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已嫁，一个未婚。南京陷落后先是女婿一时走避不及，被日军拉了去充夫子，自此不知下落。父女三人正在栖栖皇皇，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忽

然有三名日军闯进门来,当时老者的二小姐正走过客厅,被首先进门的日军瞧见,顿时两眼发直,唇角流涎,连忙回头告诉他的同伙,他找到“花姑娘”了。

这位二小姐一看大事不好,吓得花容失色,忙不迭便向楼上逃。与此同时,老者跪下来,哭着求免,但是三名来势汹汹的日军,那里来得及听。猛可一把,将老者推倒在地,然后,便嘻嘻哈哈,叽哩呱啦说着日本话,相率上楼而去。

老者的大小姐,当时也在楼上,一见三名日本兵,色迷迷的抢上楼来,心知这一回万难逃得掉,她为了救妹心切,便泪眼涟涟,挺身而出。她原想拼死受辱,救下她尚未出阁的妹妹,然而,日军人多,一个捺倒了她,另两个便去满楼追逐那位二小姐,终以楼小人多,二小姐也落入了日军的魔掌。

老者摔在地上,放声大哭。他大女儿舍身救妹,在楼梯口出现的那一幕,是他亲眼瞧见的。紧接着大女儿大放悲声,二女儿又在极喊求救,楼上五人,乱成一团。“谁无父母,谁无儿女”,此情此景,叫那位老者耳闻目睹,怎生受得了?可是他已年老体衰,又被横暴的日军推了一跤,即使能够挣扎上楼,赤手空拳,怎斗得过三名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呢?因此,老者在两个女儿哭喊哀号声中,心如刀割,伤惨万分,他只好勉力的爬出门去。多一半,他是想在图个眼不见为净。

然而,当他刚刚爬到大门口,楼梯上,格登格登的,头一个逞了兽欲的日本兵,将老者的大小姐,让给他的同伙,手里拎着裤头,匆匆忙忙跑下楼来。因为,南京大屠杀后,日军固然四出淫掠,一见到中国女子,从十来岁的小姑娘到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一律难逃魔掌。可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强暴,连禽兽不如的日军,也难免神明内疚,作贼心虚,兼以骇怕中国男子拼命报复,所以他们总是三五成群的四下搜索,一旦找到了中国妇女,也必定是恬不知耻的轮流逞强,逞强时,还得派一个人在外头把风,就怕有什么风吹草动。

这一名抢先上楼而又头一个下楼的日军,原是为同伙把风而急急出外的。他一眼瞥见那位老者正在挣扎着往外爬,误以为他是乘施暴者无备,赶赴门外去求救的。当下不由分说,抢上前去,照定老者的脑心,砰

的便是一枪,接着,又是猛一刺刀,刺进了老者的胸膛。楼上的两姊妹,正被两名日军,捺在地上,纠缠不清,突然听见楼下枪响,又是她们父亲发出的一声惨呼。身既被辱,父又见杀,刻骨椎心的深仇大恨,任谁也不能忍受。于是两姊妹不约而同的奋身而起,拳打脚踢,张口便咬,抱定了决定跟鬼子兵性命相拼。两名日军正在恃强逞欲,吃那两姊妹一阵穷追猛打,于是恼羞成怒,取过枪来,挺起刺刀,向那赤身露体的少女一阵乱戮,两位烈女终告双双殒命。

两姊妹受辱之后又遭惨杀,三名日军仓皇的穿好军衣,呼啸而去。那时候,挨了一枪又一刺刀的老者,其实还没有死,他血流遍体,又挣扎着爬向楼梯口,想要探看一下,那已经惨死刀下的两姐妹,究竟“怎么样了”。然而,他奄奄一息,体力不支,爬行到了一半,仍旧猝然倒地。直到他的左右邻居,看清楚了行凶逞暴的日军确已离去,鼓起勇气过来探视,听老者断断续续的说了惨案发生经过,再到楼上,替那一对遍体鳞伤,气绝身亡的烈女穿好衣裳,回到楼下垂泪的说两姐妹已一致罹难,老者方才悲呼一声:

“天啊,这是什么世界?”

终于血流将尽,一命归阴。

猥秽下流不伦不类

在八年抗战以前,我没有到过日本,因而也不知道,日本这个国家民族,究竟淫乱到了什么程度?我只是在陷落后的南京,看见并且听说了无其数的日军如何如何逞强施暴,淫人妇女,我确可以断然的说:日本鬼子兵的卑劣无耻,证实了他们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污点,戮穿来讲,简直一文不值。

无可讳言,在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南京陷落以后,日本的纵火焚城,集体屠杀、遍地劫掠、强暴妇女……在他们所作所为的、罄竹难书的种种罪行之中,最不可原谅的,最足令人切齿痛恨,永难湔洗的,而引起举世人士同声挞伐,鄙夷不屑的首先就得数日军的兽欲横流,到处奸淫了。

我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三十六年度审字第一号宣判书,也曾明确

的指出：

“……日军陷城后，更四出强奸，一逞淫欲。据外侨所组国际委员会统计：在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十七两日，我妇女遭日军蹂躏者，已越千人。且方式之离奇惨虐，实史乘所未前闻。如十二月十三日，民妇陶汤氏，在中华门东仁厚里五号，被日军轮奸后，剖腹焚尸，怀胎九月之孕妇萧余氏、十六岁少女黄柱英、陈二姑娘、及六十三岁之乡妇，亦同在中华门地区，惨遭奸污。乡女丁小姑娘，在中华门堆草巷，经日军十三人轮奸后，因不胜狂虐，厉声呼救，当被刀刺小腹致死。同月十三日至十七日间，日军在中华门外于轮奸少女后，复迫令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拒不从，竟被处宫刑致死。又在中华门外土城头，有少女三人，因遭日军强奸，羞愤投江自尽。凡我留京妇女，莫不岌岌自危，乃相率奔避国际委员会所划定之安全区。诃日军罔顾国际正义，竟亦逞其兽欲。每乘黑夜，越垣入内，不择老幼，摸索强奸。虽经外侨以国际团体名义，迭向日军当局抗议，而日将谷寿夫等均置若罔闻，任使部属肆虐如故。”

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这一项判决书，大部分系根据我的指证凿凿而裁定。因此，在中外杂志，我想藉此机会，将我匿居南京三阅月，见闻所及种种，全部和盘托出，由而保全信而可征的史料。

我中华民国素称礼义之邦，自古以来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笃重着伦理道德，女子贞操，高于一切。但是一到七七变作，中日战起，日本兽兵所到之处，恃强逞暴，遍地淫掠，竟将我国固有的伦理道德破坏罄尽。时至如今，我仍然弄不清楚，日本国内到底是人的世界，还是兽的境域？——即或说日本是人不如兽吧，但是兽类也有“马不欺母”的美德呀。我真正不解，为什么普天之下惟独日本人，大都是色情狂，一见到异性便无法自制，不顾一切的作跃跃欲试状。尤有甚者，即令今日北欧的性解放国家，男女和好至少也得以两情相悦为其先决条件，何以日本独反其常，每每都是男子徒知施暴，女子甘于受虐，双方都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据我所见所闻，在距今不远的八年抗战时期，几乎所有的日军每每攻陷一地，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只是认真说来他们的官兵却令人见了徒觉其可嫌而又可怜。凡是曾在沦陷地区耽过的人都知道：日军所陷之

处,一旦逮到了中国人,首先便口口声声的要索“花姑娘”,“花姑娘”无处找,便退而求其次,要只金表,连金表亦不可得,爽性再讨香烟。那一股急切贪婪之状,真是叫人欲哭无泪,啼笑皆非。想不到在这芸芸众生,大千世界之中,居然也有像这样猥亵下流的人类。

我极其不幸地沦陷于日军入据后的首都南京,一住便是三个月。在三个月之间,头一次听到的日军淫掠之举,即为南京下关一位八十岁的老婆婆当街受辱。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少妇长女全都逃进了国际委员会所设置的难民区,偌大南京无一少女敢于抛头露面,所以这位八十岁的老婆婆方始莫名其妙的遭了殃。

当两眼发红,快急疯了的日本兽兵在下关街头,撞上了那位八十岁的老婆婆,一时情急,当街捺倒。他把老婆婆的黑布棉裤一脱,老婆婆一急之下,跟那比她孙子还小些的日本兵发了话:

“我这么大年纪啦,你还想胡闹些啥呀?”

詎料那个小日本兵偏就懂得中国话,能听也能讲,他在挺身向前时回答老婆婆说:

“嗨,我又不要你给我生儿子。”

接着就是一幕惨绝人寰,令人不忍卒睹的悲剧演出。而“我又不要你给我生儿子”一语,就此成为南京城里一句含悲忍泪方能说出口的笑话。

从八十岁的龙钟老妪,一降而为十二岁的未成熟少女。前一次日军的卑劣行为,到后一次的残酷暴行。前者为我耳闻,后者则系笔者目睹。时至如今,我一闭上眼睛,都能仿佛看到那位眉清目秀,天真无邪,黄毛丫头般的小姑娘。

十二岁女孩遭毒手

十二岁小姑娘的父亲,姓周,姑隐其名,他和他的太太,还有这个掌上明珠小女儿,一家三口,全都和我们一起,住在意大利总领事馆里,成为共生死,同患乱的伙伴。可是,周先生的母亲,却住在中华门外乡下。周先生孝思不匮,时刻以他独居乡间的老母为念。因此,有那么一天,他

便邀集了六位难友,组成一个“下乡团”,打算渡过中华门的日军封锁线。周先生要下乡探母,其余六位也想乘此机会,逃出终日杀人如麻的南京城。

那一天,周先生把七人“下乡团”组织好了,方始到我这里来备一备案,当时南京城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当然无法阻止周先生他们冒死逃亡,自寻生路,所以我只问周先生道:

“尊夫人呢,她去不去?”

周先生一脸苦笑的回答我说:

“我惟恐她此去路上或有危险,所以不叫她去。我只带我的女儿同行。”

当下,我便不由自主,脱口而出的说:

“依我看来,令媛也是不去的好。”

然而,周先生却丝毫不以为意的答道:

“我女儿不过是个黄毛丫头,不要紧的。充其量,把她打扮成个男孩子好了。”

连他做父亲的都这样洒脱的说了,我当然不便再置一喙,否则的话,岂不是反而变成我杞人忧天,多管闲事了吗?当天早上,八九点钟,我们这一群难友便帮着他们化妆易服,掩饰行藏。周先生,董先生,和同屋而住的五位难友,七个人全都穿上了破旧褴褛的衣衫,装扮成为苦力模样。十二岁的周小妹妹,照周先生的意思,干脆女扮男装,装束得如同男孩子一样。

我惟恐周先生身畔所携的路费,会被日军搜查出来没收,还别出心裁的给他想了个主意,把钞票卷在一张油饼里,叫他手拿油饼,边走边吃,只要不吃到钞票,尽量避免引起日军的注意。

临行之际,再给他们一行八人,详详细细的检点一番。同屋而住的难友们,人人都觉得满意,似乎他们一行,全无破绽可寻。出城下乡的七位的装束,很像苦力。周家小姑娘,更像是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子。

于是,连心忧如焚,表面上却不动声色的周太太在内,我们直把这一队闯关下乡的八个人,齐齐目送到街口,转一个身,倏而不见。自此以后,一心默祷但愿他们没有消息,便是顶好顶好的消息了。

然而，不到两个小时，我们便看见董先生神色惨沮，气色败坏的在跑回来。我一见他，不由心中一紧，忙不迭的向他问道：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董先生眼中噙着泪水，他坐定下来，便愤愤不平的叫骂道：

“他妈的，日本人简直是禽兽！啊不！不！他们连禽兽都不如啊！”

周太太吓坏了，一叠声的追问：

“董先生，我先生呢，我女儿咧，他们怎样了，是不是也回来了呀？”

董先生眼睛望着周太太，又涌出了两股泪水。抽噎片刻，方始满脸苦笑的答道：

“周……周太太，请你放心，他们很好，而……而且都出城去了。”

女扮男装一捞即糟

但是周太太觑破董先生的神情，她仍旧惊疑不定，再三的追问详情。董先生却又碍在当着她的面，有口难言。一个盘诘不休，一个吞吞吐吐，局面越来越尴尬了。后来，董先生无可奈何，便只好一口咬定，他是挨了日军的耳掴，方始折回城来，憋了一肚皮气，所以才说了那几句愤懑的话。加上我一个劲儿的敲着边鼓，才把周太太的满腹疑惑，给打消掉。移时，董先生眼见周太太回到她房间去，悄声的把真情实况一说，我们这才晓得，一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惨剧竟然发生了。

董先生说：他们一行八人，一路顺利无阻的走到中华门，方到中华门的时候，日军便喝令所有出城的人都得排起队来，接受他们的检查。董先生他们明知道这一道关口非过不可，只好硬着头皮，挨在人丛里排起了队。日军的检查非常严密，每一个人都要搜身——其实呢，这便是日本皇军的惯伎，所到之处，拦路打劫。董先生他们八个人先拿出了难民证，日军不过略看一眼，马上叫他们收回，然后便命他们自己打开衣服，一个口袋一个口袋的搜。幸好他们事先早有准备，人人衣袋里都有少数的钱，日本皇军见钱眼开，花花绿绿的钞票一到手，立刻就挥手放行。他们当然无从料想得到，这八人绝大部分的钱都卷在油饼里面。

八个人全都毫无留难的过了关，仅只蚀了一笔小财，方自人人庆幸，

心情轻松的走到中华门外金陵仓库,忽然听见后面有一名日本兵追上来,身上背着一支枪,他正用不纯熟的华语在吼叫:

“站住,站住!”

八个人全都面面相觑的站停了脚步,不知道这一名追赶上来的日本皇军,又有什么花样。他们万万料想不到,鬼子兵一见他们站住了,便大步向前,一语不发,单单把周家小姑娘往一间空屋里一拉。

剩下来的七个人,惊得魂飞天外,尤其是小姑娘的父亲,周先生,更是又气又急,脸上都变了颜色。他正要急起直追,鬼子兵已经将大哭不止的小姑娘拉了进去,砰的一声,将空屋的门关上。当时,大家还以为日军纵使遍地淫掠,对于一位十二岁尚未发育的女孩子,多半不会有什么非份之想的。然而,当他们七手八脚,把悲愤交集的周先生拉住,免使他遭了就在附近虎视眈眈的日军毒手,蓦的,空屋里连续的响起了两次枪声,小姑娘顿时就停止啼哭,不再出声了,须臾,又有一声凄厉的惨呼,从空屋里传出,连小姑娘的父亲在内,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一个方只十二岁的小女孩,竟会惨遭鬼子兵的蹂躏!那时候,每个人的胸腔,都有熊熊的烈火在燃烧,周先生愤激得满面流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鬼子兵的枪尖之下,没有一个人敢于冒着生命的危险,把那个正受无情摧残的女孩子搭救出来。

苦苦等待的那几分钟,竟像几天几夜一样的漫长。董先生想起那个小女孩的遭遇,以及自己的坐视悲剧酿成,无能为力,他憎恨自己,噙着满眶的热泪。他再也不忍看那惨绝人寰的父女相会一幕了,他愤愤然的转身回城,放弃了这一趟可能逃出虎口的行程。

事后回想,董先生方才憬悟,他们在城门口被搜身检查的时候,那一名无恶不作的鬼子兵,早就发现了周小姑娘是个女孩子。因为,日军明知在他们的淫威之下,全南京的少妇长女,逃的逃,躲的躲,易服的易服,连五六十岁的老婆婆,也没有一个胆敢在日军跟前抛头露面。他们为了防止女孩子女扮男装,居然施出最卑鄙、最下流的伎俩,每当检查行人,搜劫一空以后,还要在被检查者的裤档里面捞一把。就这一捞一摸之间,少妇长女就再也无法遁其形了。

半老徐娘大遭其殃

周家的惨剧发生以后,不上几天,居然就在我所住的意国总领事馆楼上,我亲眼目击了一幕人间地狱的惨剧。因为在意国总领事馆的隔壁,有一幢很完美的洋楼,门墙高大而坚固,但在我所住的房间,凭窗眺望,可以把那边的情景一览无余。那幢楼房的主人也是走得不知去向,南京城陷,便有四五十位难民,搬了进去居住。其中有十几位女子,都是儿女成群,徐娘半老,总以为鬼子兵不会看上她们的。因此,当鬼子兵第一次前去搜劫时,她们和孩子都未曾躲避。

那一天,隔壁洋楼门外来了几十名鬼子兵,领章有黑有黄,但却既无部队番号,又无官长。他们猛力的敲门,一个难民开门略迟了些,便被他们一把揪住,拳脚交加,打了个半死。直到他们瞥见大客厅里还有女人,马上就放了那个奄奄一息的开门者。鬼子兵有的厉声叱喝,有的磔声大笑,先把大客厅里的男人统统撵走,再将半老徐娘们拉了过来,当着小孩子的面,光天化日,明目张胆,就在大客厅里,把半老徐娘们的衣裳剥得精光,然后集体演出丑剧,三对一,五对一,去而复来,周而复始。被凌辱的女人起先高声哭叫,往后便只有声声求饶。孩子们几会见过这种骇人的景象,一个个的全都吓哭了。这时候,正淫其母,灭绝人性的鬼子兵,居然会腾出一只手来,拍拍孩子的头,肆无忌惮的说:

“不怕,不怕!”

“不要哭啊!”

“你妈就来了噢!”

客厅外,庭院里,那些女人的丈夫们,一个个失魂落魄,面红耳赤。有人伏在墙上,哀哀的哭,有人双手抱头,木立不动,老年人直在摇头播脑,唉声叹气,也有几个人背负双手,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他们一脸的焦躁羞愤,抓耳挠腮,跌足太息。从客厅看到庭院,我但觉得胸口一阵阵的抽痛,怒发上指,握爪透拳,我只有紧紧的闭上眼睛。

还以为这一次集体轮奸,很快的就会成为过去的呢?殊不知,一个兽欲已达,裤带犹未系好的鬼子兵快步走出门来,上了大街,又遇见了一

队鬼子兵,又是好几十名。于是,鬼子兵呼朋牵侣,轻佻诡谲,那一批还在辣手摧花,这一批紧跟着又一哄而入。一批又一批,川流不息,大客厅里备受荼毒的女人,已经有气无力,连呼救声都发不出来了。

日寇陷我南京,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使南京城成为鬼蜮境域,恐怖地带,没有一个男人,敢说自己活得到明天,没有一个女性,敢说自己能保得住贞节。固然,也曾有人在说,鬼子兵是相沿军阀时代,攻城掠地的恶例:纵掠三日,封刀安民,过三天就不会有事了。然而,三天,一个礼拜,一个月……犹仍不见停止。甚至于三个月后,都还在四处搜劫,遍地淫掠如故。在南京城里苟延残喘,忍辱偷生的同胞们,只有无语问苍天:几时能够重见天日呢?

美籍教授女守护神

在南京陷落,火光烛天,尸山血海的大屠杀期间,有七位国籍不同,身份各别的外国人,仗义勇为,奋不顾身,自发的组织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分别担任外交、庶务、卫生、救护等工作,决心拯救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我国同胞。他们设置了一个难民区,然后四出奔走,向我国同胞提出警告,劝他们都搬到难民区里去住,暂避日军的凶焰。而且,当日军大举入城的时候,他们立即以严正的态度,对日本军方提出不得杀害我国民众的要求。他们说:即使沦陷后的南京还有若干华军不及撤退,可是,他们都已经放下武器,放弃抵抗,全部失却了战斗力,按照国际公法,同样的不容肆意加害。

但是,日本军方罔顾信义,口是心非,他们一面应允国际委员会的要求,一面却在进行有计划、大规模的屠杀。便在枪声不歇,哭喊震天,首都南京沦为人间地狱的那一段黑暗恐怖时日里,国际委员会的这七位外国人,仍然冒着生命危险,成天东奔西跑,百计营救被屠杀者。从早到晚,他们时刻抚慰难民区里的难民,鼓励难民们保持镇静,声声叮咛难民们切勿出门,催促难民们从速掩埋我军随地弃置的武器、军衣、军用物资,莫让日军发现,授日军以进行屠杀的口实。他们又在各收容所里,贴出了标语,誓言决以公理向强权力争。

在这七位守护神一般的国际委员之中，尤有一位大名鼎鼎，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被我国妇女同胞视为活菩萨，天降救星似的黄小姐。她是一位四十余岁尚未结婚的美国籍女教授，借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舍，设立了一个妇女收容所。这位黄小姐实在是能干极了，她的学识能力，魄力与胆识，在南京城里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不佩服她的。黄小姐在金陵女大收容了好几千名女同胞，她很快的就把她们组织起来，一应饮食起居订有规定，诸如井水、厨房、宿舍、厕所、出入规则，也都定下了详明的细节。大家共同遵守，使地方那么大，人数如此多的一个妇女收容所，一切的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宁谧安祥，看不出一点乱与脏。更值得令人钦敬的是，这一位四十多岁的异国女教授，除了负起整个收容所的管理之责外，居然还袖着一支手枪，无分昼夜的坐在门房里面，独自一人，担任全收容所的守卫，因为整个收容所里除了她，谁都没有法对付蛮不讲理的鬼子兵。

妇女收容所最严格的一项规定，便是任何男性，不得迈进大门一步。惟一能够执行这条禁令，保全了数千位我国女同胞的贞操与生命的，就只靠这位伟大而又坚强，决不在任何暴力之下屈服、畏缩的黄小姐。她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带着她的自卫手枪，守在金陵女大门房里，使数以十万计疯狂残暴，灭绝人性的鬼子兵，从无一人能越雷池一步。

黄小姐无日无夜不在面容肃穆，严阵以待的亲自充任守卫。由于鬼子兵入城后的大屠杀越演越烈，范围也越来越大，散处南京各地的我国女同胞，就惟有金陵女大收容所可逃，也惟有黄小姐能成为她们的救星。因此，她们争先恐后的往收容所跑，收容所里人数一天天的增加，黄小姐肩头上的这副担子也日益沉重。强烈的责任感，使得她的神情越来越严肃了。逃进收容所的妇女同胞为了向她表示由衷的感激，有人向她鞠躬，有人向她磕头，黄小姐却来不及跟她们答礼招呼，她只是挥挥手，叫她们赶快进去，安顿下来。如果有谁走上前去对她说几句道谢的话，黄小姐的回答，却始终都是这么两句：

“你们用不着跟我客气，我不过是在尽我应尽的责任而已。”

然而，受恩者却反而被她感动得泪下沾襟了。

中华民族永不会亡！

为了把守收容所的大门，拦住怒眉横目、凶神恶煞般的鬼子兵，擅行入内，蹂躏我国的妇女同胞，黄小姐一天也不知道要跟鬼子兵讲多少次理，吵多少次架，动多少次手。一味徒知逞其兽欲的鬼子兵，谁不晓得金陵女大收容所里，“花姑娘多多的有”，于是，他们悍然不顾一切，成群结队的来闯关。一批接一批的，往而复返，周而复始，但却没有任何一个鬼子兵闯得过黄小姐的这一关去。黄小姐不断的在跟他们讲理，吵架，迫不得已时还得以寡敌众，出手开打！黄小姐的凛然不可侵犯，终使一批批的鬼子兵知难而退，恨声不绝的离开。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像黄小姐这样“一女当关，万夫莫开”的英勇事迹，可以说得上是绝无仅有的，公理战胜了强权，厥在于黄小姐的一句壮语：

“谁要想进收容所的这座大门，除非是从我的尸身上踩过去！”

有一次，黄小姐又跟一批兽性大发的鬼子兵动了武，这一回她很吃了点亏，挨了鬼子兵的几记耳光。刹那间，全收容所的几千位中国妇女同胞全哭了，大家纷纷的跑到门房来，想要安慰安慰她们共同的救命恩人，黄小姐却以慈祥的口吻，反转来鼓励她们说：

“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是一定会失败的！你们不用愁，也用不着替我耽心，我会奋斗到底，一直坚持下去！”

过不了多久，大屠杀还在持续进行，难民区里更是风声鹤唳，一日数惊。便有一些神经过敏，自作聪明的难民，为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异想天开，竟去找面日本红膏药国旗，在自己的大门上悬挂了起来，再过几天，居然又有人在手臂上佩起了太阳徽的臂章。这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切齿痛恨的一件事。日本人还没有勒逼南京市民悬日本旗，佩旭日臂章，自己反倒心甘情愿，认贼作父，是这帮没出息，寡廉鲜耻的亡国奴创出了花样，往后，才有日军抓住不佩旭日臂章的，动手便打的奇耻大辱。笔者就因为宁死不佩兽徽，当街挨过四五次耳光。然而，曾几何时，赫然又见有人一大清早出门卖菜，便手里拿着一幅小太阳旗了。黄小姐是异国人士，但她热爱中国，也跟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一样，最最痛恨这一

点了。所以，每逢有人持面红膏药旗，或佩戴一个旭日臂章，上金女大收容所时，她一见了便怫然变色，每每亲自上前夺下，往地上一抛，怒容满面的说：“中国没有亡，不能带这个！”

有一天，我因事经过金女大收容所，便曾目击这令人既感且愧的一幕。这一切使我深切的感到，抗战以前，在首都南京，我们的民众工作，实在是太差劲了。

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手里拎个饭盒，大概是给他住在女收容所的亲人送饭去的，他不晓得黄小姐的“忌讳”，右手臂上，公然佩了一枚旭日臂章，被黄小姐看见了，便伸手招招说：

“你来！”

小男孩连忙走了过去，向黄小姐一鞠躬，毕恭毕敬的喊了声：

“黄小姐！”

这一回，黄小姐却不立刻扯下他的日本臂章了，她和颜悦色的问：

“你今年几岁了？”

小男孩回答她说：

“十五岁！”

黄小姐点点头，她敛容正色，略微带点激动的，指指臂章告诫那个小男孩说：

“你不用佩这个太阳徽，因为你是中国人！你们中国并没有亡，而且绝不会亡！你年纪还轻，可是我要你牢牢记着：你曾经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佩上了这个太阳徽。还有，在你佩上它的时候，都看见了些什么，听到了些什么？孩子，永远不要忘记啊！”

话说完，黄小姐方始摘下那男孩的臂章，往地上一抛，然后温蔼的说道：

“好了，你去送饭去吧！”

枪口之下抢救生灵

我所站立的地方，距离黄小姐所在地不远，她所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字字铭记在心。黄小姐不但给那男孩上了他势将毕

生难忘的一课,同时也给我,和同时听到的人都上了永留记忆深处的一课。我在陡峭寒风中木立了许久,心中升起许多复杂紊乱的思绪,惭惶、愧怍、感动与感激,还有振奋与鼓舞。一团风雪扑面而来,使我陡然清醒,迈动脚步。我又发觉,脸颊上一片冰凉,伸手一摸,方才自己竟然流下了眼泪。

黄小姐告诫小男孩的这一件事,在难民区里很迅速的传播开来。没有人听了不深受感动,不以为自己也上了难忘的一课。

逃进金女大收容所的女难同胞越来越多了,使那座规模宏大,设备齐全的著名女子大学为之全部爆满,连靠马路的走廊,都打满了地铺。供应一日三餐的一所粥厂,就只好搬到学校外面来。以黄小姐一个人的力量,保护十万鬼子兵窥伺、垂涎之下的数千女性,日以继夜,不眠不休,也仅只能够在收容所大门挡住日军。日军对收容所里的几千个女人垂涎三尺,千方百计的想要侵入。终于,被他们找到了一处漏洞,在金女大后面有一排低矮的竹篱笆,乘月黑风高之夜,鬼子兵悄悄的攀越而过,直摸进去,住在金女大最里面的大都是首先逃入的女学生,深更半夜,睡得正热,骤然之间见一名鬼子兵摸到了,多半吓得魂不附体,张口结舌。再加上鬼子兵又是刀呀又是枪的一威吓,全身吓软了动弹不得,就只有宛转娇啼,任其摆布。一夜又一夜,一批又一批,也不知有多少女学生饮恨终生,被面目不辨的兽兵夺去了贞操。

鬼子兵狡计得逞,竟不知羞耻为何物,还在洋洋得意,四处张扬,他们给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取了个特殊名词,美其名曰“摸彩”。当年在沦陷后的南京,相信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摸彩”一词何所指的。一听“摸彩”二字,无不咬牙切齿,歔歔太息,为难以胜计的少女失去了清白而惋惜。禽兽所不欲为之事而日军尤为之,称他们为兽兵还是抬举了他们呢。有一夜,两个女孩子因为没有电灯,怕走黑路,悄悄的到竹篱笆边上小解,偏就闯上一群兽兵又在翻过墙来“摸彩”。兽兵当下就舍远求近,把两个女孩子拦腰一抱,拖了便走。两个女孩子猛吃一惊,大哭大叫,恰巧黄小姐也为防范“摸彩”暴行,亲自到后院去巡视,她闻声立刻追上前去,拼命的把两个女孩子救了下来。反倒是那一群兽兵被黄小姐追得抱头鼠窜而逃。这便是邪不敌正的又一例证,黄小姐这样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

又赢得了南京城里中外人士的一致赞扬,大家都说她是最勇敢的女英雄。

外人吁请封刀安民

除了黄小姐独力撑持金陵女大女难民收容所,其余的六位国际委员,更是从早到晚都在四处奔跑,一听到日军正在某处集体屠杀我国军民,他们便十万火急的赶去抢救。这几位热心果敢,具有侠义心肠的外国朋友,他们既未奉有本国政府的指令,也未经我国官方所委托或要求。他们所凭恃的,只有根据人道主义,国际公法,去和疯狂的刽子手据理力争,从兽兵的炮口、枪口之下,尽可能的抢救出一些中国人来。因此,日本兽兵当然也就视他们为心头刺、眼中钉了。每次残杀我国同胞,总是尽可能的瞒住他们。因此,尽管国际委员们长日奔波,昼夜不休,由他们所抢救下来的我国同胞仍然为数寥寥。例如有一次日军在某处用机枪扫射我国同胞三百余名,当国际委员会闻讯迅即赶到,大屠杀已近尾声,他们费尽心力,只不过救出二十七位而已。

事实上,日军当局在攻陷南京以后,根本就不承认南京城里有所谓难民区,又称安全区的存在,因此,他们也就否定了有这个国际委员会的国际组织。由此可想,国际委员会的七位委员,日方既已恨之入骨,他们自己本身的处境就很危险。日本军方当年岂但不怕外国人,连英美军舰他们都会悍然挑衅,击伤或击沉,甚至于连髹有显明标志的英国大使座车,日军也曾滥施扫射。拿英国来说,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八月二十六日,淞沪大战方酣,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的座车在京沪公路上行驶,车顶即全部髹为英国国旗。然而日本空军军机全然不予理会,立予低空扫射,致使许阁森大使受伤。不久,英国商轮大通号和德和号,又在芜湖江面被日军击沉,军舰瓢虫号,也在芜湖遭到日军的炮击。

美国呢,就在南京陷落的同一天,美国军舰巴纳号,在南京上游三十英里的江面,被日本军机轰炸沉没,有三名美国士兵死亡,十七人负伤。当时就一般人想来,日军公然挑衅,英美两国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的。然而,一经交涉,英美两国便接受了日方赔偿和道歉的条件,就此草草了事。

以英美两国对日本的姑息放任，国际委员会的七位委员先生，正如俗话所说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又怎能救得了日本军方必欲屠戮一空的南京军民呢？从这一个事实，适足以显示当年那七位先生，他们的大无畏勇气，是多么的可钦可敬！他们的冒险犯难精神，是何等的可歌可泣！

国际委员会为了彻底解救南京难民，使他们免于惨遭屠戮、无一幸存的噩运，特地联袂齐赴谷寿夫的第六师团部，访晤谷寿夫，向他提出质问。国际委员们开门见山的问：

“贵部队入驻南京已历多日，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不停止屠杀与奸淫？”

谷寿夫居然悍然的答道：

“打了胜仗的军队，都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他们出过力，不能不让他们自由自由。”

国际委员们听了惟有啼笑皆非，日本自诩为文明国家，怎能在二十世纪仍还有这种纵兵淫掠的野蛮习俗。他们紧接着又问道：

“那么，贵部队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淫掠，封刀安民？”

这一问，谷寿夫的回答更妙了，他向无兵无权的国际委员会提出反要求说：

“现在我的部队极需电灯自来水，可是水电工人俱已逃走，一时无法恢复。如果国际委员会能够负责把工人找到，并且尽快恢复供应电力和自来水的话，然后才可以谈到安民问题。”

国际委员反被利用

国际委员更进一步的问：

“否则呢？”

“否则，”谷寿夫斩钉截铁的回答：“那就决无安民之可能！”

国际委员们不禁倒抽一口冷气，由于谷寿夫的态度既强硬且恶劣，所以他们义愤填膺，出语讽刺地说：

“以今日南京一片紊乱的情景来看，贵国的军纪，未免太不成样

了吧。”

然而，谷寿夫却又施狡计，避重就轻地反问：

“你们是说我国士兵有奸淫之举？”

国际委员的答复则为：

“奸淫仅系其中一端而已。”

诟料，谷寿夫正是利用此一机会，再出个难题，给国际委员会做，身为日本陆军现役中将师团长，他竟恬不知耻地说：

“关于奸淫问题，那得先找老鸨、龟头，也就是先行开娼。否则的话，帝国出兵已久，士兵的性欲问题，还是无法解决。”

谷寿夫越说越不像话，可是，当时南京城里大火焚烧不熄，时刻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被集体屠杀，无其数的女同胞在受奸污凌辱，全城财物几已洗劫一空，人命关天，情势严重。俗话说“救兵如救火”，谷寿夫的反要求纵使过份，兼且难办。但是一番交涉，总算给南京市民带来了一线生机。国际委员们认为：只要恢复水电供应，和开娼两事能够解决，谷寿夫一定会信守诺言，下令从此封刀安民的。

于是，国际委员们就被谷寿夫大大的利用了，他们为求大屠杀早日终止，奸淫掳掠一概成为过去，一切都为了及早封刀安民，国际委员们开始为谷寿夫调查水电工人，劝促他们立即到厂重新工作，同时并扩大宣传，使若干市民也把谷寿夫的连篇鬼话当做了真的，大家都在亟力谋求恢复水电与开娼，仿佛这两件事一完成，全南京的人就性命可保了。

南京市电灯厂和自来水厂工友，他们的忠贞义烈着实是值得颂扬的。日军攻陷南京，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惟有同心协力，义不帝秦的水电工友们，在显示着南京市民的反抗精神，他们宁愿挨饿，也不愿接受日军的征召，到厂复工。

就在我所住的意国总领馆里，便有几位英勇机智的水电工友，我曾力请他们不要出去为日军工作，叫日军夜里见不到亮光，成天得不着用水。南京失陷一个多月里，全市不见一盏电灯亮，不见一滴自来水，那的确是使日军备感困扰不安的问题之一。谷寿夫大概先已明白，南京水电工友正在极力的杯葛日军，如果始终由日本军方出面，那么，南京的水电问题，势将无望解决。

所以他很巧妙的利用了国际委员会,代他解决此一重大困扰。南京市民对于国际委员会的七位先生与小姐都是由衷钦敬,绝对相信的,只要他们站出来讲一句话,只要南京市民所可办到,必定迎刃而解,圆满达成。尤其,水电恢复始封刀,这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比什么都重要。于是,仅只两三个礼拜,谷寿夫的一大困扰顺利解决。所有的水电两厂工友全部到齐,从此,自来水源源而来,全南京的电灯大放光明。

甚至于连老鸹、龟头“复工”,南京开娼一事,国际委员会也在众老鸹、龟头“人命关天,义不容辞”的心情之下,顺顺当当的替谷寿夫解决了。纵使南京城里城外,尸如山积,血流成渠,全城笼罩在黑暗恐怖气氛下,秦淮河畔,夫子庙前,居然又出现了野花闲草,街灯下的莺莺燕燕。国际委员们很兴奋,以为两件大事既已解决,谷寿夫的一声“封刀安民”令下,那该是十拿九稳,不成问题的了。殊不知,日本人绝无信义可言,出尔反尔,那是家常便饭,谷寿夫利用国际委员会,居然齐头并进,一举成功。

谷寿夫正踌躇满志,沾沾自喜呢。至于他对国际委员会所作的“封刀安民”承诺,早已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晓得这一批忠贞自矢,一心报国的水电工友得来非易。既已“自投罗网”,终告落入掌握,那他就必须严密的加以控制,谷寿夫派出大批兽兵,对电力厂,和自来水管的工友们日夜监视。上班时一卡车运到厂里,下班时再有一卡车载回宿舍,平时则一律严禁出入,水电两厂的工友,这才发现自己实已成为了囚犯。

谷寿夫又对国际委员会施以绝情的戏谑,当自来水和电力厂的工友相率自动报到,立即复工。南京全城但只听见久已未闻的一片欢呼讴歌声,在死神阴影下仿佛有了一线生机的南京市民,自此水源不缺,光明在望。可是,他们的如逢“大赦”,欢欣鼓舞,为期仅只短暂的一夜,第二天一大清早,住在诺大难民安全区里的难民,一致骇然发现,再扭水龙头,已无一滴水,按一下电灯开关,糟了,无限光明也好,一线生机也罢,全都随同欢欣的昨夜而消逝。

原来,这是谷寿夫在昨夜下的一道命令,非关“封刀”,不为“安民”。谷寿夫是命令所部,就此切断难民区的电源与水源。于是,从此以后,南京城里的水与电,惟有日军所独享。南京市民可以不要水与电,因为他

们只求偷生于一时，苟安于片刻——他们所亟于要求的是日军不再开枪，不再屠戮，给予他们生命的保障。那正就是国际委员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所曾争取到手的谷寿夫一篇诳话。——至此，谷寿夫的狰狞面目又度显现，他断绝了全南京人惟一的生存希望，他在国际委员会还来不及请求他实践诺言，下令封刀安民之前，又一次给南京市民罩下死亡的巨网。

由此可见，谷寿夫的残忍与狡狴，远非一般人之所可想像。

国际委员会的七位先生、小姐，在受到这一次无情的打击以后，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们毫不气馁，再接再厉，继续为南京城里的中国军民奋斗努力。水电恢复以后的那些天，谷寿夫除了下令切断难民区里的水电，仍命所部，奸淫烧杀如故，甚至有变本加厉，越演越烈之势。在那一段时期，沦陷在南京城里的中国同胞，无分男女老幼，确实是惶惶然无以为计了，想活下去，分明活不成；不如死了吧，一时又死不了。那么，在这生死关头，究该怎么办呢？

除此以外，还有迫在眉睫，不容或缓的生活问题。

日军攻陷南京，兽兵相率入城以后。首先，就是城乡断绝交通。各处城门，一律严禁出入。当时，南京全城的居民约有三十余万。这三十余万人每天都得有最低限度的给养。可是，城乡交通既已断绝，乡郊的米粮蔬菜运不进来，城里的存粮又极其有限。因此，在南京大屠杀揭开序幕的初期，城里人心惶惶，城外人心浮动，谁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究将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因何而终结？是饮弹而亡，还是终成饿殍，委骨沟渠？

就在这断粮缺米，人心惶惶的当儿，国际委员会开始出面救济。他们正式宣布，难民区里的每一位难民一天可买一升米，真正穷得无法维持的，则由国际委员会所设的粥厂，免费供应稀饭充饥。于是，身边尚有两文的便逐日买米回去烧饭，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的也可以拿只洗脸盆，上粥厂领粥果腹，粮荒问题，迎刃可解，浮动的人心，很快的便又告镇定下来。

只是，难民区里的三十余万名难民，每天买米的买米，领粥的领粥，在填饱一家大小的肚皮以后，情不自禁的便联想起一个大可玩味的问

题——如所周知,所谓国际委员会,仅只是七位热心国际人士的临时结合,人力财力,自属有限。南京城里,时正米珠薪桂,存粮罗掘一空,他们的米究竟是从那儿得来的呢?源源不绝,无日或缺,使三十余万难民继续维持生命,这副担子实在是太重太重了。难民们感激这些国际友人的美意,但却对食米的来源,发生了疑问。不几天,便有一个答案在三十余万难民之间口耳相传,令人陡觉无限温暖,精神一振。因为,消息来源言之凿凿的说:

“我们每天所吃的饭,都是亲在前线,督师抗战的蒋介石,拨发军米,和募集捐款买来的。”

不见棺材不落泪吗?

可是一到南京城陷,日军遍地奸淫烧杀,历时三月不歇。处在这样恐怖而巨大的压力下,压力越大反抗愈强,南京民众自发自动的关心起时局政治来了。一天到晚,所盼的惟有中央军早日反攻,收复失土,让他们及早重见天日。从老太婆到小孩子,自知识分子以至文盲乡愚,期盼之切有若大旱之望云霓。有一天,两位老太婆居然找到了我,兴奋热烈的向我透露新听到的消息,一位李老太太说:

“蒋介石现在在武汉哩,督战打日本鬼子!”

一位王老太太马上就接嘴说道:

“蒋介石在武汉哪,听人一提起南京难民,眼泪就流下来了。”

李老太太不待我开口,又抢着的说:

“当然啰,蒋介石心里真惦记我们难民哩,他怕我们困在城里找不到吃的,不是特地拨了一大笔钱,请国际委员会买米煮粥,供应我们一日三餐的吗?”我还是没来得及开口,王老太太突然又有惊人之笔,她伛身向前,低声语我:

“郭先生,你晓不晓得,蒋介石请国际委员会给我们买的粮食,可以维持多久?”

这倒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连我都急于探听了,因此我接口便问:

“多久呀?”

王老太太斩钉截铁的说：

“四个月。”

李老太太略带怀疑的问：

“你怎晓得，不多不少，刚好维持四个月呢？”

“人家在说嘛，”王老太振振有词的答道：“蒋介石请国际委员会买四个月够吃的粮食，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不出四个月，蒋介石就要带着中央军，把鬼子撵走，回南京了。”

一听就知道，这一定是子虚乌有的臆测之词。虽然我当时略有失望之感，但却也觉得相当的兴奋愉悦，多半这就是西洋人士所说的：“中国睡狮已醒了。”又有这样迅速觉悟的国民，不管日本鬼子有多么凶残横暴，中国绝不会亡！

耳鼓中，还听见李老太太在那儿兴高采烈，娓娓细诉地说：

“蒋介石已经打电报给国际委员会了，请他们交代我们南京难民，要听国际委员会的命令，万万不可随便搬出难民区。”

是铁与血相交织的悲惨事实，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残酷经验与教训，促使陷落在南京城里的同胞们，猛一下子觉悟清醒。早先，我们也曾不断的告诫南京市民，日本人是何等的残忍，何等的淫暴，如何的焚烧，如何的劫掠，苦口婆心，费尽唇舌，叵耐听者大都有如秋风过耳，置若罔闻。然而，日军进陷南京不到三天，难民们看到了日军狰狞恐怖的真面目，烧杀淫掠，无所不为，这才恍然大悟地说：

“原来日本人真是这样凶狠毒辣啊，早知如此，鬼子兵攻城的时候，我们就该统统到城墙上去，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比如今这样等着他们来宰割，来烧杀，岂不是要强多了吗？”这是否俗语所谓的“不见棺材不掉泪”呢？我不敢也不忍遽下断语，然而，有许多事实却是我在南京陷落以前，亲眼目击的。当日军逼近南京，中央军准备进行巷战，决心背城借一，迫使日军付出惨重的代价，那时候，我们的各级部队，纯粹为了作战需要，也曾征集民夫，构筑工事；也曾破坏道路，阻截交通；也曾廓清射界，迫不得已的烧了些城里城外的房屋；凡此万般无奈的举措，居然也引起了若干市民的反感，他们毫不理会兵法上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忘却了孟子所谓“虎负隅，莫之敢撓”的常理，往往拒绝与军方合作，共御

敌军。有人甚至于说出这样的话：

“果真日本鬼子来了，只怕也不过如此吧！”

还有人背着我们的士兵，狠狠的咒骂几句的。临到十二月十二日晚上，中央军各部联络中断，大军星散，零零星星的士兵急于找屋子暂时匿避，化装易服，又有不少南京市民眼睛一瞪，峻然拒绝，他们甚至冷讥热嘲的说：

“你们是部队啊，部队有部队的住处，怎可以住到老百姓家里来咧。”

又复有人直率的表明：

“你不能住在我这里，我总不能为了你一个人，连累了我一家子！”

这些话给从上海打到南京，反复决荡，九死一生的国军士兵听在耳中，确是痛心疾首，欲哭无泪，他们惟有黯然的离开。当夜日军陷城，巷战打不起来。而日军凶焰所至之处，见了中国男人就杀，闯上中国女人便奸，南京城里城外，至少有三十余万人，那计军民，玉石俱焚。日军屠戮越惨，南京市民便越更加速醒悟，翻然改变态度，对保国卫民的中央军迫切盼望，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念叨：中央军为什么还不来啊！

骤然升起爱国热情

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南京难民顿悟前非，他们对我们的武装同志，极力掩护，尽量帮忙，日本鬼子兵腥风血雨的压力，终于提高了我们民对军的爱心，南京难民口口声声的说：

“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条命，还分什么彼此，讲什么你我啥。”

经常，有中央军派遣的侦探，潜入南京城里，刺探敌情，从事谍报工作。由于南京难民骤然升起的爱国热情，他们在我国同胞面前，尽可以公开暴露自己的身份。因为，南京难民一听说他们是中央军派来的，顿即欣喜万分，忙着给他们烧饭吃，找住处，供给消息，担任掩护。连老太太和小孩子都想跟他们攀谈几句，亲热亲热，就好像自己的家人回来了一般。一旦有中央军的飞机，飞临南京城，南京难民无不万人空巷，伫足欢呼。惟有在那个时候，鬼子兵全都躲起来了，南京难民方始有发泄一下内心中积郁苦闷的机会，他们手舞足蹈，高声欢笑，异口同声的在向天

空上的飞机喊叫：

“炸呀，炸呀！多投几颗大炸弹，把鬼子兵统统给炸死吧！”

“炸炸炸！多炸死些鬼子兵，那怕连我炸死在里面，我也心甘情愿！”

据说，曾有奋不顾身的英勇中国女郎，特地穿起了红色衣裳，拼命的往日军所在的地方跑，用自己的一身鲜红，给我空军健儿作目标。日军的横暴，不但已使中华睡狮觉醒，而且，显示南京难民憎恨他们，已经到了“时日曷丧，予偕共亡”的程度。就遍地淫掠屠戮的日军而言，那正是他们的多行不义必自毙！

连四五岁的小孩子，也丝毫不怕，他们跟大人一样的欢欣若狂，尖声高叫：

“这是我们的飞机！炸啊炸啊，多丢几个炸弹吧！”

有时候，日军的高射炮仓卒急射，隆隆的炮声响个不停。全南京的难民，就会为我方的飞机，担一千个、一万个心，声声问着：

“没在吧，没有打中啊，是不是，是不是？”

更有人拉开嗓门，拼命地喊，担任起在地面上的临时指挥——

“往西，往西，快点，快点。对对！啊，往东也好，先把鬼子的高射炮给炸掉！”

然而，为时未几，我机完成任务，安然无恙的归去，地面上的南京难民，必定要等到望不见踪影，听不到机声，方始意兴快快的回向屋里，一路上，还在相互的谈论，你一言，我一语的在说着：

“大概不要紧吧，我们没有看见飞机给打下来呀？”

“唉，中央军的飞机师啊，要是你们能够天天来，那该有多好！”

每次，我机来袭，所炸射的一定是日军的军事目标。而且在南京陷落之初，来临南京的我机大半是侦察性质，那时候，日军的警报系统犹未建立，在南京机场的日机不及起飞拦截，要等到我机完成任务返防，方才起飞急追。南京难民看到日本飞机了，又是伸手指着，一迭声的咒骂：

“追呀，追呀，快追上去挨打！天叫你们一架都飞不回来！”

“去吧，去吧，你们这一去呀，不是给我们的飞机师击落，就是全部挨了我们的高射炮。万一两样都轮不到，你们也会自家起火燃烧！”

爱国一课永远难忘

又有一次,在南京城里的难民又听到了隆隆的机声,大家争先恐后,欢天喜地的跑出去看。见到几架飞机,飞得很高,而在高空之中鹞起鹞落,上下翻飞,很像是我方军机与敌机发生了遭遇战,只是苦于无法分辨那些是我机,那些是敌机。一时之间,“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我们跟日本飞机干上了!”欢呼之声此起彼落,直冲云霄,三十余万难民全体总动员,争往高处跑,好些个人把喉咙都喊哑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狂叫大喊,为我机助威。俄而,一架飞机的尾部冒出红色烟火,顿时就有人拍手狂呼:

“好哇,好哇!我们把鬼子的飞机打起火了。你看吧,马上就要往下掉,人机全毁!”

可是,那架“打起火”的飞机却偏不往下掉,它在半空之中翻了个跟斗,又拉起机头全速爬高,这一下满地的人全给闹迷惑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便有人自作聪明的说:“对了,这一定是我们的飞机,方才在施一手佯败之计,此刻正好给鬼子飞机一记回马枪!”只不过,大家屏息伫候的回马枪又不曾发出,反倒是天空中所有的飞机,都在尾部冒浓烟了,这才有人“恍然大悟”的喊:

“啊,我晓得了,这是我们的飞机,来给我们送信号,放烟幕。喏喏,你们看,那边不是用烟幕弹写了一个‘中’字!”

他这么一喊,马上就有人起而附和,直在绘影绘形的叫着:

“喏喏喏,我也看见了。那边第二个字也写好了。哈哈!是个‘央’字呀!”

在他旁边有一个人疑惑不定地说了句:

“我看不像个‘央’字!”

一语未毕,先已引起他四周围的人,大发雷霆,指着他破口大骂:

“他妈的!你瞎了眼呀!那么大的一个‘央’字,你都认不出?”

于是,人丛中又爆出声声欢呼:

“哈哈,第三个字出来了,是个‘军’。第四个字呢,哈呀,是‘到’,中

央军到，中央军到，中央军打回南京来了啊！”

这一下，整个难民区里的人潮，宛似翻江倒海一般的轰动起来，人人狂呼乱跑，奔走相告：

“中央军到，中央军打回南京来了，我们统统都得救了呀！”

有人相拥跳跃，有人喜极而泣，陷城之中待宰的羔羊，掀起了从未之见的欢欣鼓舞高潮，有人脱下帽子，使劲的甩向天空，有人抬脚猛踢，将脚上的破鞋，飞开老远。大屠杀声中的劫后惊魂果真获救了吗？实则距离他们的终于获救，为时尚早。那一次他们所看到的“中日军机大战”、“我们的飞机用烟幕弹写字报信”，其实是日机在高空演习，施放烟幕。事情弄明白了，一场空欢喜之余，人人都垂头丧气，嗒然无语。非特中央军还没有到，更凄厉、更惨怖的大屠杀，不旋踵间即将来临，枪林弹雨，血肉纷飞，三十余万锋镝余生，其中有大部分成为了孤魂野鬼，埋骨无所，他们是再也等不到中央军的来临了。——乐极生悲，这真是人世间最凄惨的悲剧。只不过，一喜一哭之间，全南京的难民，总算是上了一堂永远难忘的爱国一课。

遍城大索恐怖世界

根据海牙陆战规例、暨战时俘虏待遇公约等等国际公法的规定，不论任何国家的军队，在作战时期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等暴行，都是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尤且，其间有方法结果关系，应从重处断，倘如有连续施虐之行为，尚须依连续犯之例论处。我国自古以来，也以杀俘、杀降为极不人道，而且罪在不赦的罪恶。独惟日本昭和军阀指挥之下的日本皇军，才能够干得出来如下令人发指的惨剧。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南京陷落以后，入城日军第一个目标，便是通城大索放下武器，失却战斗能力，而且泰多已经改装易服，匿藏民间的我国守城部队。由于日军在最高法院搜出整整一库的枪械，又在金陵大学外面搜到了许多草草掩藏的小型武器和一批子弹，疯狂肆虐的日军便以此为口实，向各国外籍友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提出不承认难民区的无

理通牒。自此每天从早到晚,甚至深夜,出动大批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日军,不理国际警察的干涉,不顾遍处树立的红十字会会旗,他们一队接一队的开进了难民区,由搜查、盘诘,而展开腥风血雨、鬼神皆惊的奸淫烧杀。

难民区的范围相当的广袤,由南京最热闹繁华的市中心新街口起,经五台山、新住宅区、上海路,直到山西路。挤在这一个难民区里的我国同胞多达三十余万,在日军日夜不休的靴声囊囊下,殛觥战栗,悚悚自危,随时都会有噩运来临。

无可否认的,在广大辽阔的难民区里,确有不少放下武器,化过了妆的守城官兵。由于南京城陷前夕,十二月十二日,那一日一夜间的大混乱,跟部队失却联系的守军仓皇走避。有人将无法胜计的军用品,如枪械、子弹、被服、军毯、绑腿、公文箱、证件、小型车辆等随处舍弃。

外籍好义之士和难民们都晓得一旦被日军发现,就会造成日军大肆屠戮的藉口,因此,他们在日军未到之前,尽可能的加以捡拾收藏和掩埋。然而,散弃军品太多,百密终有一疏。

日军在南京难民区里的屠戮,是空前绝后,凄厉无比的。在难民区里日军的三八步枪枪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而每一次枪声都使三十余万难民闪过一阵震栗,又是一位中国同胞饮弹身亡了,下一个该轮到谁呢?会不会就是自己?

因为,日本军方有着严酷已极的规定:在日军成群结队,川流不息搜查难民区的那一段时期,挤在难民区里的三十余万中国人,他们所住的房屋,大门必须敞开,以便日军自由出入,滥施杀戮。倘若有些胆子大些的难民,不甘坐以待毙,等着灭绝人性的日军前来枪击或刀砍,鼓起勇气跑到街上去。那么,随时随地都可能和遍城大索的日军猝然相逢。

检查过关杀杀杀杀

在马路上碰到了日本皇军,那更是动辄得咎,无从逃生。我曾亲眼目击,在马路一角连续演出的几出悲剧。时值严冬,朔风怒号,有一位老者将两只手都掖进衣袖里,抄起双手埋头疾走,突然闯上了一队日本兵,

其中的一名日兵举起枪来，瞄准就放，但听砰的一响，老者就地仆倒，浑然无知的一命归阴。事后方始听人提起，日军一见抄起手走路的中国人立即格杀，因为，他们骇怕衣袖中藏有炸弹！

又是一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许是在大屠杀的窒压空气下，躲在屋子里气都透不过来，冒险出外吸口血腥空气。许是真有什么急事赶着去办，他正在我所见的马路一角走着，蓦的听见了日军整队而来的擦擦脚步声，他很惊觉，扭回头来就跑，一定是心想躲过这一关就好了，讵料为时已迟，有一名日兵跑步向前，举枪便射，小伙子就此倒卧于血泊之中。

事后方知，骤然遇见了日本兵绝不可以拔脚逃跑，因为，日本兵认定了，见到他们就开跑的，准是匿身难民区的守城官兵。

既不能抄起手缓缓而行，也不能甩开手转身奔跑，试问，叫南京难民区里的三十余万中国人，怎么样上街，过马路呢？

惟一够幸运的步行者，也许是那些猝遇日本皇军，按照“正常”方式接受他们检查的中国同胞。可是，问题在于，他们也有九九八十一道难关，必有一关无法通过。日本皇军的检查手续既严密而又彻底，加诸每一个中国人，他们照例要从头“摸”到脚，从外“摸”到里，决不轻易放过你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中国人能以通过日军的检查，首先得经过下列五道关口。

一、洗劫——身上的钞票、钢笔、手表、铜板、皮夹、皮带，每一样稍微能值两文的东西，都会先被日军抢去；——皇军不愿意当众在尸首身上搜劫。

二、摸头——由于战时我军多半剃光头，所以日军检查的第二步是“摸头”，摸摸看有没有蓄发？蓄得够不够长，否则，就地枪决。

三、验额——验出来额头上有钢盔印子的，必是我军，一样当场处死。

四、瞄腰——脱下裤子来瞄一眼，但凡腰上有系过皮带的痕迹者，日军一律认作我军，手一挥，拉过去，执行死刑。

五、看手——命中国人把双手张开来细细验看，如果有右手持过枪的老茧，那就毫无疑问的是军人了，也是当下处决，毫不容情的。

万一有天大的幸运者，幸能逃过了这上列的五道关口，也休想就此

逃出鬼门关,由日本兵挥之使去。因为在上列五项检查通过以后,还有更可怕的一关,详加盘诘,不厌其详。而盘诘过程通常都是——如下日兵和被盘诘者的一问一答:

问:“你是不是华军?”

答:“不是。”

问:“那么,你是警察?”

答:“是的,我以前干过警察。”

至此,又是一条中国人命无故丧生了,那位警察直到临死才知道,日本兵见了中国警察也要杀。

以此类推,当日本兵问到:“你是宪兵?”答声:“是。”——杀!“你是学生?”——“是。”——杀!“你是教员?”——“是。”——杀。“你是公教员?”——“是。”——“哈!做官的,杀!”“那你是干什么的呢?”——被检查者迫不得已的回答:“我是做工的。”“我是做生意的。”“我是种田的。”——这一下是否能够幸免于难呢。日本兵的“判决”更妙了,“哈哈,你是壮丁!”其结果呢?又是杀杀杀!

一件武器统统枪毙

这就是日军搜查难民区的真正目的,他们的屠杀对象决非独在我军,而是见人就杀,至于检查与盘诘,那更是大屠杀残酷手段之一项,就好比猫捉到了老鼠,先把它在两爪之间盘弄一番。

中国人不懂日本话,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兵毕竟有限,双方语言不通,词难达意,往往一字一语之错讹,便是一条人命。我想,古今中外,再也不会会有这种荒谬绝伦的就地“审判”、就地处决了吧?

在日军搜查难民区的那一段惨无人道、大恐怖、大震憾的期日里,三十余万苦难的中国同胞,成为了奄奄一息,引颈待戮的无罪羔羊,出门上街,十中有九是死路一条,从此一去不回。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烈激昂意味,反倒充满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不尽悲怆。那么,躲在家里悚悚自危的人,境遇又是怎么样呢?

前文说过,日军为了便于他们自由出入,随时搜查,规定难民区里所

有的房屋,一律不准关上大门。但是,也有若干难民,根本就不晓得日本军方有此规定,同时,又有一些中国人实在是太害怕了,大门敞开,那扇大门便常日危机四伏,无论那一分秒都可能有凶神恶煞进来,抢掠财物,奸淫妻女,或烧或杀,或者是拿起一根绳子,捆了就走。于是,就有些人基于自卫的本能,偷偷的把大门关上。

关起大门来的中国难民,倘若闯上了日本兵,而又被他们发现,那就立刻会有大祸临头了。单薄的门板抵挡不了日军的皮靴或枪托,一顿猛砸,夹着破口大骂,等到大门一被砸开,恶狠狠的日本兵冲了进来,遇物即抢,见人就杀。一转眼间便是血腥扑鼻,尸骸狼藉,而罹难者却仅只在为获得一个短暂时间的心理安全保障,其结果是付出了更惨巨的代价。在陷落后的南京城,我们的同胞,根本就没有关上大门的自由。

一队接一队的日本兵,在家家户户大门洞开的难民区里,挨家挨户的搜,挨家挨户的奸,挨家挨户的抢,挨家挨户的杀。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陷,全市市民大多数都逃进了难民区,屋少人多,大家都将就些挤一挤。因此,往往在一个大院落里挤了几十上百个人。日本兵只要在任何一个院落里搜到了一件武器,那就不分青红皂白,全院的人统统枪毙。

就在我住处不远的一个大院子里,经过日本兵三番四次的搜查,始终没有搜出一件军用品来。全院子里的人正在额手称庆,以为自己逃过了死神的召唤。突如其来的,日本兵硬说他们在大院子外头找到一件军衣,于是,人人脸色大变,噩运迅即来临,整个院子里的人给日本兵杀了一半。糟透了的是,剩下的那一半全是女人,不用说,她们的遭遇比死者更惨。

又是一幕为我所目击的悲惨故事,但那罹难的一群,我依然要说他们是最幸运的,由于整个腥风血雨的大屠杀、大搜查已近尾声,日本兵也稍稍的恢复了些人性。我记得很清楚,那一个大院落是南京市北平路三十四号,里面住了好几十位难民。

一队日军开到了那一幢院落,扬长直入,遍处搜查。他们面目狰狞,来势汹汹,以致大人们吓得面如土色,魂不附体,小孩子一个个的在放声大哭,双手捂面,直往父母的怀里钻。日本兵从前进搜到后进,从楼下搜

到楼上。天幸见,不曾搜出一件军用品,但在搜查的同时,却难免照例进行他们的“顺手牵羊”,见到值钱些,又能带得走的东西,拿了就走。

指鹿为马虎口逃生

好几十位难民,男女老幼,眼睁睁的站在一旁看着。日本兵穷凶极恶,丑态百出,他们和我一样,都不相信世界上居然会有这种卑劣丑恶的人类,那帮日本兵把所有能抢的东西都抢到了以后,旋即在事主面前公然破坏他们的财物,破坏他们的住处。日本皇军的枪托原来是用来捣毁门窗的,乒乒乒乒,全屋震响,在皇军枪托的猛砸之下,窗木横飞,玻璃四溅,等到门窗全部捣毁一空,奉行武士道的日本军官又抽出了他们的武士刀,把箱柜全部劈开,于是皇军的刺刀也派上了用场,往劈开的箱柜中一阵翻搅。

至此,那么些人残留的器物,日本皇军不屑抢,带不走的四季衣服全部被撕裂成碎片,很少留有一件可以再穿上身。刺刀翻搅不足,再继之以伸手撕毁。然后,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恶劣场面出现了,当着那么些男男女女,日本官兵当众解开裤带,脱下裤子,蹲到皮箱上去,他们在往皮箱里大便。

天知道日本官兵的这种破坏心理,究竟是从那儿来的?在场的人,无不在心底发出慨叹与诅咒、厌憎已极的侧过脸去。

这是名副其实的——洗劫。

洗劫一空,照说满载而归的日本官兵,就该呼啸而去了。但是,很不幸的,在他们临走以前,偏偏又横生枝节,又起风波。

起因是有一名日本兵为使他们的洗劫更彻底,跑到了门房里去。使全院子人大出意外的,他在门房里搜出了几本军用书籍,和一帧国军军官徐国镇先生,戎服辉煌的全身照片。整个大院子里的人全部呆若木鸡,如中雷殛。日本兵却耀武扬威的喝令,全体男士排起队来,让他们再作一次检查。

日本兵手里拿着徐国镇先生的照片,逐一辨认男性难胞的面容,他们果然“查”出了徐国镇先生,不过他叫李茂才。

不由李茂才辩解分说，几名日本兵把他横拖竖拽的硬拉出行列去，又有一名会用中国话喊操的日本兵，突如其来的一声高喊：

“向后转！”

李茂才不能说他听不懂中国话，只好缓慢的转身，面部冲着围墙。

于是又是一声令下：

“开步走！”

李茂才不知究竟，慢腾腾的往墙边挨蹭，这时候，有难友瞧出来不对劲了，他高声大叫：“不对呀，这不是要枪毙人吗？”

这一叫，把全院子里的人都惊醒了。同室难友，不能见死不救。因此，便有好几个人走向前去，去向那个手持照片的日本兵：

“你们为什么要枪毙他？”

他——指的是李茂才，然而，日本兵却将徐国镇的照片一扬，用中国话答道：

“他是中国军官。”

仗义勇为的难友们说：

“请你看清楚一点，照片上的是另外一个人，并不是这位李茂才先生。”

日本兵仍还一口咬定的说：

“是他，照片上的人，大大的像他。”

难友们理直气壮的加以反驳：

“你说照片上的人大大的像他，并不是说就是他呀。”

可是，日本兵依然蛮横不讲理的说：

“大大的像他，那就是他了。”

幸亏有一位难友不畏强暴，坚持到底，他指着照片上的徐国镇说：

“喏，你看，照片上的人胡子这么短，他的胡子那么长，怎么会就是他呢？”

湖泊池塘死尸淤积

日本兵看看照片，又看看李茂才，终于发现分辩者所说的话果然不

差,两个人的胡子长度相距颇远,李茂才就显然不是徐国镇。不过,他有点懊恼,便拿李茂才出气,把他叫到跟前来,甩手便是几记耳光。把李茂才打得金星迸溅,晕头转向,却是已从鬼门关口给拉回来了。

利用中国话喊操,诡计多端的日本兵,曾经在津浦、京沪两条铁路上,查出了不少化装为平民的我国官兵。他们的诡计是在一节节旅客拥挤的车厢里,出奇不意地突然高喊一声:

“立正!”

我国官兵久经训练,习惯已成自然,一听到“立正”,无不迅即站起身来,在客车一旦出人头地,“高人一等”,那条性命也就因而报销,日本兵会抢上前来,把他拖下车去枪毙。首都南京在陷落以前曾经鏖战,枪械子弹原该所在多有,那是丝毫不足为奇的正常现象。一粒子弹在战场上只能杀死一个人,但在城陷后的南京,地上捡起的一粒子弹,却能置十名无辜者于死地。

那是在某一个小规模的难民收容所,在这收容所的门前,有一天有一队日本兵列队而过,其中之一偶然在地上捡拾了一粒子弹,带队的日本军官立刻下令搜查。从地面上遗落的一粒子弹能够搜查得到什么呢?只有日本皇军才能够提出如下惊人的答案:他们“认定”这一粒子弹系属十名我军官兵所共有,而在一眨眼之间就把这十名“我军官兵”给搜了出来,原来他们“正在”近在咫尺的难民收容所里,于是就有十位难胞给拖到现场,用一二十粒子弹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将来倘若有人要写一部“冤狱史”,这一件可谓冤狱中的冤狱。

本文以上所记的真实故事,只能说是日军在难民区进行大搜查声中的零星片段,因为这一次的大搜查,亦即大屠杀,前后约有两个星期,在这十来天之中,根据我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三十六年度审字第一号判决书,亦即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判词所载的事实一项,即曾明确指出:

“……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尸体经慈善机关掩

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尸横遍布,惨绝人寰……”

笔者在此谨愿补记日军大搜查、大屠杀期中笔者之亲眼目睹,以使读者了然日军手段之毒辣,秉性之残暴,据笔者目击,在历时两周的大屠杀后,首都南京城里城外,星罗棋布、大小不一的湖泊池塘,几乎没有一个其中不见尸骸的,有的是全部都堆积满了,有的则沉尸浮出,遍布水面。最令人切齿痛恨,终生难忘的是积尸死状之惨,着实令人难以想像。诚如前文引述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所载:“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民国二十六年的阳历十二月十二日是阴历十一月初十,自兹而后,那正是南京冰天雪地,三冬苦寒的时期,三十万具尸体受到天然的冷藏,烂不掉也腐不了,仿佛上苍在展示日本人的罪证。

堆积或者浮泛在湖泊池塘里的我国死难军民尸体,有的咬牙切齿,有的死不瞑目,有的血肉模糊,有的断腿剖腹。他们在湖泊池塘里,头抵着头,肩并着肩,男女老幼。混杂一处。凡此都是日本皇军集体屠杀后所映现的凄厉镜头。而日本皇军在大搜查期中,所押解出城,押到玄武湖之滨,用机关枪滥施扫射,屠戮无遗的我国军民,为数即达八千余人。

三寸金莲巍立树桩

在大屠杀期中,远在南京城郊乡野,也曾演出了不计其数的惨剧,充分证明日本人的灭绝人性,形同禽兽。就在南京南门外,有一小队日本皇军驻扎,驻扎期间他们的奸淫烧杀,逞暴肆虐自是不在话下。附近一带的老百姓已经被他们害得民无噍类,十里之内不见人烟了。有一天,这一小队日本皇军奉令开拔,就在临走之前,他们搜到了一个走不动的老太婆。

这位老太婆为什么走不动,那是因为她年龄已经到了六十多岁,偏又是自幼缠足,裹成了一只三寸金莲。论年纪,这一个日本皇军小队,自长官以至于士兵,全都可以当她的儿孙。然而,这一小队日军却全无敬老的观念,善良的人性,好像他们全都不是父母养的。

日本兵存心要开那位老太婆的玩笑,强迫弱不禁风的她“表演”一个

精彩的特技节目。他们把那位老太婆押解到村外，村外有几棵树，他们拣了其中之一，用上钢锯，合力锯掉了大树的三分之二，仅留下了三分之一。

在那棵大树的三分之一残留处，因而也就有了一截树桩。树桩的直径不过五寸，但是距离地面却有一丈又余。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被一群日本兵抱到大树上去，以三寸金莲支持她的体重，直在颠巍巍的东歪西倒，于是这一小队日本军，人人鼓掌大笑。

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自从被日本鬼子兵逮着，早已吓得魂灵出窍，再任由他们搬高挪低的播弄，寒风呼号，全身僵冻，三寸金莲愈发无法支持她的体重，她一个筋斗倒栽下来，直摔得头破血流，引起了日本兵的一阵哄笑。可恨的是，笑过以后他们仍然不肯放她一条生路，又一次的把她抬到树干上去。

一次又一次的摔倒，老太婆毕竟体弱年高，她一连摔下来三次，她终于一命呜呼了。那一支日军小队，便在哈哈大笑声中开拔。

又有一回，一批日本兵进入了南京郊外的一个小村。他们满村搜查，村里的人全逃光了，找来找去，仅只找到了一名老翁。

于是那一群日本兵将老翁团团围住，原形毕露，情急万分的说：

“花姑娘，大大的有！”

老翁沉下脸来，道貌岸然的答道：

“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日本兵发了急，使劲掴了老翁一记耳光。老翁从嘴角边涔涔滴血，但他仍厉声喝骂：

“禽兽，畜生！”

日本兵晓得老翁是断然不会替他们去找“花姑娘”的了，恼羞成怒，便什么也不顾。由一名日本兵领头，将那位老翁用绳索绑起，自两腋间拽成一线，直吊起来，然后声势汹汹的再问：

“花姑娘，大大的有？”

可是老翁坚持不屈，他已经不屑于回答，只是在拨浪鼓似的摇头。

日本兵真的火了，由一名军曹一声令下，把绑牢老翁的绳索末端抛到大树上去，绕着树干绕一个圈。顶端吊牢了，那帮日本兵开始欢呼

喝采,眼看着老翁给悬空的吊了起来。

接下去的一幕,委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日本兵并不想一下便吊死那位老翁,他们只是把老翁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吊在半空中,然后,相互邀约,比试枪法,谁能在四百码以外,一枪击中吊起老翁的绳索。

日本兵大笑大闹,欢欣若狂,人人竞在四百码外开枪射击。一次又一次的无人击中,然后,又将距离缩短到三百码、两百码,终于有人射中了吊起老翁的绳索,绳索一断,老翁猛可的摔下来,头颅破裂,脑浆四溢,红的血,白的脑浆,交织成一片令人怵目惊心、头皮发麻的景象,被当作枪靶多时的老翁当场气绝身死,日本兵却还在争先恐后地向“获胜者”道贺呢。

开口便借太太小姐

在大搜杀期中,日本军方曾经向国际人士表示:对于各国使领馆,决不至于骚扰,因此,躲在各国使领馆里的难民,自以为自己的安全获得保障,只要深居简出,绝不抛头露面,就不曾遭到日军的毒手了,可是,笔者深切了解日本人的不讲信义,口是心非,便在我所匿居的意大利总领事馆里,再三恳劝同住的难友,必须随时提高警觉,务求有备而无患。

难友们都很尊重我的意见,因此,一同住在意大利总领事馆里五六位年轻太太和小姐,都把三千青丝剪得短短的,就像是男人家一样,同时,又备好了几件比较合身的男子衣服,一听到有鬼子兵来,立刻便换上,手里拿一本闲书,装作正在阅读。实在找不到男衣的,便打扮成执役的老妈子。

从大搜杀开始,接连几天,意大利总领事馆都遭过日本兵的“光顾”,而每次日本兵一到,同住难友惟恐日本兵查出我的身份,不但我会送命,还会牵连其他的难友,因此,他们总是紧张万分的把我推到楼上,一上了楼,再爬上屋顶。因为日本兵断乎不会到屋顶上去搜查,所以那儿是相当保险的地方。

照理说,同住的那五位年轻太太小姐,遇到日本兵来,也应该爬上楼顶,以策安全。可是,人人都相信日本军方对国际人士有过承诺,绝对不

会在使领馆里，过份的胡作非为，同时，从二楼爬到屋顶上，多少得冒几分危险。再加上一连几次日本兵闯了进来，无非趁势打劫，抢点值钱的东西，得手以后，便嘻嘻哈哈的笑着走了，这使同住难友更加放心，认为决不至于出大问题，于是，又一出惨剧，便在掉以轻心之下演出了。

那一天，彤云密布，朔风料峭，正确的时期是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冬至后八天，星期四，下午四时左右，同住难友都聚集在大客厅里聊闲天，谈论着大搜杀是否果告停止，劫后南京今后将是怎样一个局面，陡然之间，在二楼窗口负责瞭望的一位难友一边高喊，一边在跑下楼来，他说：

“大家赶紧准备，有两部马车，载着五六个鬼子，很像是到我们这里来！”

一听这话，大客厅里的人立刻便忙乱紧张起来，太太小姐们忙着进屋，换穿男人衣服，先生们则十万火急的把值钱的东西藏好，免得日本兵发现了会抢走。更有人催促我赶快上楼，爬上屋顶，到我的藏匿地点去。

我用最迅快的速度爬到了屋顶上，——我在平整的屋顶上卧倒。但是，只要我一伸出头去，街心和庭院的情景，依旧尽收眼底。

居高临下，看得真切。我果然瞧见有两辆马车，的的得得驶来，车上坐着五名日本官兵，还有一名汉奸，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汉奸呢。

车到门口，戛然停住，那名为虎作伥的汉奸首先跳下车来。他领着五名日本官兵，置意大利总领事馆的外交特权，和日本军方的承诺保证于不顾，昂首阔步，排闼直入，紧接着，大客厅里高声的对话，便很清晰的传到屋顶上来。

显然是那名汉奸首先开的口，他恬不知耻地说：“各位不必骇怕，我们是特地来借三位太太小姐的，只要三位就够了。”

当时日本军方正透过国际委员会，要在南京城里开娼，解决他们士兵的性欲问题。自愿开娼的可以领取一张特别通行证，凭证得在南京城郊各地通行无阻，免打免死免抢免拉夫，同住难友中有一位汤先生，居然不声不响的去弄了一张，带在身上，我们同住的难友概不知情。至于汤先生是否真的要去给日本人开妓院，赚肮脏钱，也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的私人秘密。

搜到女子下手便抢

大概汤先生仗着自己身上携有特别通行证,在日本官兵面前,论“地位”应该跟那名汉奸差不多,因此他理直气壮地在质问:

“这是什么话?跟我们借太太小姐?太太小姐也是可以出借的吗?”
汉奸却还在用情商的口吻说:

“是借去过阳历年用的,只要用几天,用过了一定送回来。”

借人家的太太小姐去“用”,这话出自小汉奸之口,更是令人听了气往上撞,热血沸腾,不知人间何世?果然,楼下的汤先生有恃无恐,发了脾气,他在大声地斥骂那名汉奸: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亏你枉披一张人皮,连这种话也说得出口!”

然而,那名汉奸却根本不知廉耻为何物?他还在若无其事地说道:

“是借去陪陪日本军官的哟,不会怎么乱七八糟胡来的。不过是喝喝酒,跳跳舞,什么的,你们只管放心好了!”

难友中有人惟恐汤先生孤掌难鸣,会吃大亏,便插进嘴来说道:

“你们要找女人,请到别处去。我们这里是意大利总领事馆。而且,我们这里住的都是男的,只有两个老掉了牙的老妈子。”

这位难友所说的话比较多些,五名日本官兵许是等得不耐烦了,但听见其中之一厉声喝骂:

“爸架妈拉!”一句日本人脱口而出骂人的脏话,有人写成“马鹿”。

接着便是訇然一声巨响,也不晓得是那一位难友,被日本兵推倒在地,摔了一跤。然后便是一片大乱,几位男性难友情急万状的在喊叫:

“告诉你们,这儿没有女人呀!”

“你们不能这样乱撞!”

“喂喂,你扯她的衣服干什么?”

我伏在屋顶上,焦急紧张,憋得气都透不过来。可恨的是我在这难友危急关头偏还不能出面,以日本兵搜查之严苛,我一出面极有可能会暴露身份,那么,我将会害死这满屋子的人。

当头一声女人的哭声传到我的耳鼓，我的手脚全都冰冷了。

女人哭声相继而起，其中还夹杂着惶急的喊叫，日本官兵的喝骂，哭喊喧天，步声杂沓。尤有一声声明知无效的抗议：

“你们不能这样，你们不能这样！”

从阵阵传来的哭喊之声分辨，已经有两个女孩子落入了鬼子兵的魔掌，她们都在竭力的挣扎，接下来，竟然是汤先生凄厉的叫喊起来——

“二丫头，二丫头！”

一想起那个明眉皓齿，天真无邪的少女，汤先生的二女儿，潸潸热泪布满了我的脸上。汤先生的二女儿被日本兵拉过去了，他尖声哭叫，奋身抢救，悲愤莫名的在说：

“这是我的女儿，你们不能抢走！”

那名汉奸还在落井下石，嬉笑热骂地说：

“抢字太难听了啊，我们明明是借，为什么你偏偏要说是抢？”

汤先生疯狂也似的在高声大喊：

“你们不能抢我的女儿！”

汉奸又在讥诮地说：

“为什么偏就你的女儿不能借呢？”

迫不得已，汤先生拿出他的“护身符”来了，我听到他在大声的说：
“我有特别通行证！”

汉奸马上接口：“拿来我看！”

父母救女愿以身代

当汤先生取出他的特别通行证时，事实证明，他是在自取其辱，因为那名汉奸把通行证交给日本兵验看，日本兵却嗤之以鼻，三把二把的将它撕成粉碎，那名汉奸还幸灾乐祸地说：“姓汤的，原来你想开娼。这不正好吗？叫你的女儿去作头票生意！”

汤先生立刻双手捂面，大放悲声，不知道他是在追悔，还是痛心。我在想，纵然他贪生怕死，有过一念之差，以他当时的处境，也实在是太难堪了啊。

叫骂声，揪打声，越来越响亮，五名日本官兵，将三名清白无辜的少女，搂搂抱抱，拉拉扯扯，已经带到了院子里来。少女们的父母在他们背后紧紧的跟着，奋力的企图夺回。女儿哭喊着父母，父母哭喊着女儿，我但觉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仿佛人类末日业已来临。我置身所在，早就成为一个禽兽世界。

五名日本官兵，三个少女，一名汉奸，和所有被劫少女的父母和家人，以及同住的难友们，在我俯览即是的大院子里，哭喊怒骂，乱成一团。少女们在日本兵的魔掌之中作最后的挣扎，少女们的父母拼死上前抢夺。所有在场的人都流出了眼泪，惟有日本兵和汉奸一脸凶暴，举止粗野。有一个中年父亲，再三再四的要从日军手里夺回他的女儿，惹恼了一名日本军官，拔出武士刀来，觑准他的后颈，霍的便是一刀，红光崩现，鲜血淋漓，他身负重伤的栽倒下去。那个可怜的少女吓得发出了声声哀叫：“爸爸，爸爸！”

她头一个被拖到马车上去。

一位面目姣好，但却化装为老妈子的年轻太太，不忍心眼看着自己的爱女被兽兵拖去泄欲受辱，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挺身而出，她的脸上淌满了泪水，她发出了人世间最卑贱的哀求：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放了我的女儿，让我代她去吧？”

每一个听到这种哀求的人，是应该施她以鄙夷唾弃，抑或是同情钦敬？我自己的答案则是：我从没有见过这么伟大崇高的母爱。

堪恨那名认贼作父的汉奸，他眼见苦苦哀求的母亲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他又见猎心喜，想跟日本兵建议。一位难友认破了日军和汉奸的意图，他把那位母亲拉走了，一路上直在劝她说：

“孩子已经没法救得出来了，你这么做，只有叫他们多拉走一个。”

奋力挣扎业已接近尾声了，三位少女的父母，不是挨了日军的武士刀，便是被日军、汉奸拳打脚踢，人人带伤。当三名少女都被拖上了马车，他们还在拼命的往前冲，巴望着能把那两辆马车给拉回来。这时候，同住的难友开始噙泪的劝阻：——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就让孩子去吧，何必再赔上两条命哩！”

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好说的哩？我伏在楼顶上，目击惨剧的演出，直

在汨汨的流着眼泪,谁无父母,谁无儿女,惟独厚颜无耻的日本官兵,他们的卑劣行动,竟连禽兽都不如。两辆车渐行渐远了,我任由脸上的眼泪淌着,爬下屋顶,回到楼下去。同住难友仍旧聚齐在那座凌乱不堪的大客厅里,号哭、悲泣、欷歔、太息,还有人在给那位受伤的父亲急救。

沉默半晌后,也曾有难友发了话,你一言我一语的,无非是相互埋怨,大发牢骚:

“刚才谁把大门打开的?”

“不知道。”

“要是大门没开,她们三个,只怕还来得及躲起来,或者是从后门逃走。”

“是那个王八旦忘了关大门,惹起这一场大祸!”

“事情已经发生了,再骂又有什么用呢?”

于是,又有难友想起了一个问题:

贼去关门欲哭无泪

“都怪我们自己太大意了,大门没关好。还有,平时女人说话的声音那么高,这才会被鬼子兵听见,跟着声音找了来!”

另一位难友声辩的说:

“怎么能怪她们说话声音太高呢?我告诉你,刚才来的那几个鬼子兵,就是从前来抢劫过的日本宪兵呀!我们这儿有几个女人,早就被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所以今天才会一搜就搜到的。”

“那么,也得怪她们自己抛头露面,像从前,见了鬼子兵来都不避!”

“好了好了,从今天起,我们要加倍小心,时刻提防。夜里不许点灯,任何人不得高声说话,否则,那就是他妨害大家的安全!”

“这不是成了贼去关门吗?”

“什么贼去关门,我跟你说吧,这就叫做‘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我实在忍不住了,便站起身来,双手直摇,十分沉痛的说:

“好了好了,你们不必再争了,今天的事,谁也没错,惟一的过错,是我们成了亡国奴!”

大家只有同声一叹！

从三位少女被劫持而去的这一天起，住在意大利总领事馆的难友，对于三位少女的父母双亲，衷心感到为难已极。想劝劝他们，说词无从出口，为了免得使他们僵窘，我们甚至于在他们面前钳口不语，即使见面，也只是匆匆的打个招呼。但是无可否认的，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很着急，在那三对父母的背后，我们时时刻刻都会相互问讯，私下讨论！

“回来了没有？”

“没有，真急死人了。”

“鬼子会不会放她们回来？”

“谁知道？日本鬼子跟汉奸的话，那能作准呢？依我看，一定是凶多吉少。”

“唉，但愿她们平安无事的回来就好了。”

终于有一天，事在三日以后，亦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元月二日，意大利总领事馆里的难友们竞相走告，人人喜孜孜的在说：“回来了，她们回来了！”

然而，方被日军释回的三位少女，她们的心灵早已大受斫伤，一个个羞人答答的，见了人就赶紧的躲开，通常都是愁容满面，低垂着头抬不起来。啊，苍天，她们何尝有罪，她们为什么要忍受这些……

时序已经进入民国二十七年，沦陷后的南京，凄凉落寞，冷冷清清，除了恐怖与畏惧，嗅不到丝毫过年的气息。

日本国骂“爸架妈拉”

天愁地惨，鬼哭神嚎的南京大屠杀时期，和我一齐借住在意大利总领事馆里的难友，起先是七位。南京城陷后，便激增到五十余人。可能是日本人视意大利为其“盟友”，对待意大利总领事馆比较客气一点。因此，前后骚扰不过十余次，仅只抢去了些值钱的东西，把我们的钟表抢了个一干二净，再就是毁坏衣物用品，来上几次令人啼笑皆非的恶作剧。最严重的事件，则为上文所记的强行“借用”三名少女，砍伤了其中一名少女的父亲。这三位少女据说是被日本军官“借”去过新历年的，三天后

总算被送回了家。然而,那三位少女恍同隔世的回到避难地,跟父母家人和难友们相见,那种况味,确实比死更难受!

另一次也算骚扰得很厉害的事件,便是日本军方所谓的“借”车。意大利总领事馆的车库里,停放有一辆小轿车,已经废置很久,连一滴汽油都没有了。一日,忽然又来了一名日军少佐,一名汉奸,大模大样的喝令难友们打开车库门。意大利领事馆馆址,原为大陆银行张经理所有,而由张经理租给意国总领事馆的。南京围城之前,意大利总领事馆的人员先已全部撤退,但是张经理派他的令侄张家璈,在空馆址内担任留守,馆里也还有一些张经理的东西。张经理在意国总领事馆退租前曾经跟他们当面谈好,保留那一面意大利国旗,住在里面的人也就藉此权充总领馆留守人员,从而获得一点保障。所以,那一个座落五台山上的意国总领事馆可说完全是买空卖空,唬日本人于一时的。五十多位难友之间,自亦以张家璈先生为对外交涉的代表人物。

因此,当那天一名日军少佐,带了一名汉奸前来强行“借”车时,张家璈先生便不得不挺身而出,拦住他们办交涉了,张先生问:“你们这是做什么?”

汉奸狐假虎威,趾高气扬的回答:“借车。”

“可是,”张家璈先生还在据理力争:“这部汽车是意大利总领事的。”

那名恬不知耻的汉奸答得“妙绝”,他睥睨无人,大喇喇的说道:

“所以我们才借呀。要不是意大利总领事的,我们干脆就没收了。”

张先生哭笑不得的问:“你们要借用多久?”

“不知道。”

“是皇军那个单位,什么人借的?”

“不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把汽车还来?”

“不知道。”

一连三声“不知道”,使张先生连碰三个钉子。他晓得再问也是无益,便只好任由他们下手放抢了。诟料,那名日军少佐,一坐上了轿车,既没有汽油,又久已失修,当然也就无法发动。这时候,张先生还松了一口气,满心以为日本少佐会放弃的呢。殊不知,日本皇军是连破铜烂铁

都要搜劫一空的，一部废车，焉肯轻易放手，发动不了便一声喝令，那名汉奸立刻如奉“圣旨”般的，跟五十余位难友说：

“少佐有令，叫你们推车！”

斯语一出，大伙儿又是面面相觑，惊怯不定，花点气力推推汽车倒是无所谓，害怕的是鬼子、汉奸又出阴谋诡计，以推车为名，把五十余名难友统统调出意大利总领事馆外，充当夫子，那可怎生得了？于是你望我，我望你，迟疑徬徨，逡巡不前。这情景，看得日本少佐光了火，举起手来，便是老大的巴掌一路掴过去，一面还在拉开嗓门破口大骂：

“爸架妈拉，爸架妈拉！”

你们这是咎由自取

掌掴以后，继之以拳打脚踢，难友们挨了揍，一趟苦差还是没法躲过。大伙儿只好“抗育抗育”的使劲推车。天寒地冻，风雪扫到脸上，如同刀割一般，而那名少佐和汉奸，却端然坐在车中，便由难友们把他们连人带车推到北平路，再到上海路上，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这才一挥手，五十多位难友安然无恙的被释放回来，人人都还在庆幸不置呢？

那一部属于意大利总领事所有的轿车，自此有如“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

又有一次，快过年了，也不知道是哪一位难友出的馊主意，苦中作乐，赌赌运气，找了一副牌九，一群人聚在一起，呼五吆六，兴高采烈的推起牌九来。渐渐的，赌得兴起时，参与赌博的人，就把身上存留有限的现款，全部摆在牌桌子上。然而，乐极生悲，祸从天降，骤然之间来了五六名声势汹汹的日本兵，“爸架妈拉！”“爸架妈拉！”的骂了一阵，有人挨了耳光，有人挨了脚踢，但却并没有人被抓。因为日本兵只顾抢钱，把牌桌上的和难友口袋里的钱抢了个精光。这一下，日本兵来了个“通吃”，难友们分文无存，眼看年关在即，他们连维持最低生活的费用都没有了，于是一个个懊恼万分，甚至有几个难友痛哭流涕，我也只有摇头叹息，数落他们说：

“你们这是咎由自取！”

部队是一个大家庭,无分官兵,一概都是按月拿饷到时开饭,谁也不会为生活发愁。然而,南京失陷,守城部队,化整为零,全部星散,每一个脱离部队的弟兄,一日三餐,多半很快的就发生了问题。我的部下,一共有五百多名,他们大都晓得我暂时匿居住在意大利总领事馆,因此,当他们发生困难的时候,就只有悄悄的到意国总领事馆来找我。南京失守之日,我身上带得有几百元现款,我营部的军需,也有个几百元在身边,所以,双十二之夜,但凡找到了我的弟兄,我便一律发给他们二十元。第二天,来找我的弟兄越来越多,身上的钱相形的越来越少,我就惟有减为每人发给十五元了。不上几天,我身上的钱,和军需所有的钱全都发光了,到连我自己,都已经面临三餐不继的困境。可是,弟兄们却仍还在络绎不绝的找了来。我眼见他们饥寒交迫,瑟缩不已,在日军持续不断,腥风血雨的大屠杀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找到我的住处,我又怎忍心让他们满怀失望,空手而回呢?尤其是,问起他们的遭遇,有的是钱给日军抢去了,有的则囊中金尽,无钱购食,饿得实在撑不下去。在这种情形之下,哪怕是一元、五角的零钱,我也得替他们赶紧设法,让他们熬过一时,可是,我和他们同样的身在大难之中,点金乏术,告贷无门,叫我怎样去借款筹钱呢?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深切的感到缺钱的痛苦,几乎所有能告贷的地方,都告贷过了。

但是我的弟兄还在川流不息,日以继夜的在来寻。张三方走,李四又到,如此周而复始,户限为穿,我实在是罗掘俱空,无以为计了,有一阵,我没法找得到钱,便有好几位弟兄,眼泪汪汪,愁眉苦脸的跟着我在一起挨饿。同住的难友,又在耽心日军搜查到了他们,可能牵连大家。我迫不得已时,只好乘更深夜静,把他们集合在一处,由衷诚挚的问他们道:

“你们自己说,营长对你们好不好?”

“好!当然好!”

“营长现在的处境,你们知道不知道?”

“知道!”

“不错,我自信我对得起我的部下。我更晓得我的部下都对我很好。我有把握,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的部下是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报告营长,那当然了,我们宁死也不会出卖营长的!”

石破天惊要一杆枪

我稍微提高了点声音说：

“可是，现在的问题，不在我们自己之间信不信得过，而在和我同住的这许多难友……”

弟兄们打断了我的话说：

“营长您不说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儿，会使营长不能安身。”

我点点头，又说：

“还有，现在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很难再找到一块钱，来应付弟兄们的需要。所以，我必须很惭愧的说：我的力量已经使尽了，从今后，是到了弟兄们维护我，而我再也没有办法维护弟兄们。你们如果能够设法逃出南京，固然很好，万一逃不出去，也要自己设法解决生活，你们再不能依赖长官，耽误了自己逃出性命的机会！”

弟兄们听了都很感动，也很了解。有一位士兵，尤其泪下沾襟，奋然的说道：

“请营长放心，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会注意营长的安全。营长平时对我们的教诲永远都会记在我的脑子里。从现在起我们就照营长的教诲去做，能走就走，不能走的，也要自己设法解决生活。”

这一群可爱的弟兄，在无星无月的深夜里，全体肃立，向我做最后的敬礼。皑皑雪地，映现一排黑影，我真是难过已极，还过了礼以后，噙着满眶热泪，凝望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终于从视野中消失。我当时只是在满腔悲酸的想：这是生离，还是死别？

从此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再有弟兄前来找我。我知道我那天夜里，跟那几位弟兄所说的话，一定会在我的部下之间口耳相传，相互告诫，营长“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为了弟兄们，业已山穷水尽”，不能再去“麻烦”他了。我的部下，心口如一，剑及履及，果真的在暗中维护长官，这使我感到衷心的欣慰。然而，不可避免的，我对我部下的境遇如何，也是越来越想念，越来越耽心。

于是，有那么一天，又有一位我营上的士兵找到了我的住处来，他满

面怒容，神色凝重，一看到了我，劈头就是一句：

“营长，俺憋不住啦！”

那时节，我们住在意国总领事馆的难友，已经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天天排队买救济米开伙煮饭了。我以为这位弟兄“憋”不住的饿狠了，当下就善言相慰，告诉他说：

“处在现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只求保住性命，逃出南京，将来总有跟日本鬼子算账的一天，你别焦躁，我给你去盛饭吃！”

可是，我没想到，这位弟兄竟会一把拉住了我，他简洁有力的说：

“不，营长，俺是给日本鬼子拉了夫！”

我很诧异的问：

“拉了夫？”

“嗯。”他肯定的回答，又倾诉般的说：“那份罪，简直不是人受的！”

我不想再听那种重复叙述的悲惨故事了，便喊着他的名字亲匿的说：

“我去给你盛饭，让你先把肚皮填饱。”

然而，他却石破天惊地说：

“报告营长，俺现在什么都吃不下，俺只要营长给我一支枪。”

我大吃一惊的问：

“你要枪干嘛？”

他直截了当的回答：

“俺要去跟日本鬼子拼！”

我率直的拒绝了他，断然地说：

“不行！现在还没有到咱们跟鬼子拼命的时候。”

“为什么？”

我只好简明扼要的告诉他：

“拿鸡蛋跟石头碰，划不来。”

总有一天会派用场

“没什么划得来划不来的，营长，”他还在气壮如山的说：“您给俺一

杆枪，俺上街去打日本鬼子，打一个，俺够本，打两个，俺赚了。”

我摇摇头，一声长叹的说：

“不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怎的不是俺一个人的问题呢？营长，”他目眦几裂的道：“俺这条命，原是俺自己的呀！”“不错，性命是你自己的。”我只好不厌其详的开导他：“可是，你要知道你这么做将会产生什么后果。难民区里有三十多万避难的同胞，鬼子正在大举搜寻我军和枪械，他们是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人的。你舍了自己的性命不要，去拼掉几个日本鬼子，那只是匹夫之勇，逞一时之快。然而事情发生以后，就正好给日本鬼子遍地搜杀的藉口。你一个人能拼得掉多少个鬼子兵？然后又将有多少无辜的同胞给他们陪葬？这些个严重的问题，你都想过了没有？”这位弟兄委实是气急了，他对我苦口婆心的开导与劝诫，一概置若罔闻。仍然在缠住我，非让我给他一支枪不可，他甚至于说：

“营长，您不给俺枪，俺就用石头、棍子，好歹也拼掉几个鬼子兵！”

惟恐他一时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认真做了出来，让日本鬼子兴风作浪，连累了大众。迫不得已，便提高声浪喝问道：

“你是不是我的部下？”

教导总队的官兵，都是训练有素，以服从为天职的。果然，他一见我疾言厉色，高声喝问，立刻就地立正，应声答道：

“是的。”

我再问他一句：

“你听不听话！”

“听！”

“那么，你现在就给我走！走出大门以后，把我方才所讲的话，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的想。想通了，你再决定你自己应该怎么办？”

“是！”

他跟我敬了一个礼，向后转，大踏步的走出大门口。他一离去，难友们便纷纷的过来，和我讨论。他们亲眼目击了这一幕，一致认为，那位弟兄一出大门，仍旧会“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计一切后果，跟日本鬼子干上的。我则摇头微笑，肯定的说：

“不会的，我有把握，他一定能把我所讲的道理想通。再则，教导总队从来没有出过不服从命令的官兵。”

一连几天，难友们都很焦灼紧张的在探听外间消息，就怕那位弟兄积忿难忍，鲁莽灭绝，会去跟日本鬼子拼命。在那一段凄厉惨怖的大屠杀期中，万一真有这种事情出现，日军必定进行残酷的报复，不知将会使多少无辜的难胞因而丧生。所幸的是，我的判断并没有错，一直都没有出什么事，难友们方始渐渐的放下心来。

从那天以后，我始终不曾见着那位敌忾同仇、视死如归的好弟兄，甚且，连他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不过，时至今日，他的面貌犹仍深刻的留在我的记忆里，他比我年轻得多，时今应仍健在人世，谨在此寄予我衷心的祝福。

至于那位弟兄为什么会老远的找我来要枪呢？原来，当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弃守以前，我曾保留得有十几支手枪，准备率领跟在我左右的一批部下，找个机会，突围而出。詎料南京城陷，敌军源源开来，南京城里所有对外的通道，先已遭到敌军的严密封锁。因此，我率部突围的计划，也就此宣告破灭，只好避进了意大利总领事馆，化装为平民百姓，徐图良机，再作逃出南京的打算。由于我时刻都在想要逃出危机，那十几支手枪当然也就舍不得抛弃了；在我的心目之中，这一批武器，总有那么一天，会派上用场的。

井底石头无限隐忧

但是怎样藏匿这十几支枪，不让它们给日军搜到，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日军对于华军和枪械，是在持续不断的作卷地毯式的搜查，任何一处比较隐秘的地点，他们都决不轻易放过。而且还得耽心汉奸告密，意志不坚的难友，也很可能会出卖我们。因此，几经筹商，我和我的几名部下，方始决定了一个巧妙而又大胆的办法：用绝不透水的厚油布，将十几支枪严密的包扎好，然后，就丢进我们所住那个大院落的一口水井里。不论日军或汉奸，绝对不会想到水井里也能匿藏武器。一旦到了我们需要使用的时候，可以派人跳下井去，潜一阵水，把大油布包捞取上来。

然而，那一口井凿得并不深，冬季水涸，一个大院子里住了五十几个人，用水量当然也就相当的可观，井水越来越浅。于是，终有一天，一位同住的太太正在用吊桶打水，忽然尖声的叫了起来：

“哎呀，好重啊，我都拉不动了嘞，这井底下藏得有东西哟！”

她的先生和我同时听到，我一惊，那位先生却兴冲冲的跑了过去说：

“你好生拉住，我来帮你一把！”

我已经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便赶紧跑步向前，拦住了那两夫妇，把吊水桶的绳子接过来。向他们使了个眼色，双手用劲晃动吊水桶，让桶里的那一包手枪，仍旧落回井里去，然后故意大声的说：

“原来是块大石块！”

这么一说，果然使得同在附近的难友不再注意了。然而，那位先生却很紧张的在问我：

“郭先生，究竟是什么东西呀？”

我字字着力的回答他说：

“石头！”

那位太太将信将疑的望着我，她很机伶的低声问：

“郭先生，是你的‘石头’呀？”

“嗯，是的。”我也压低声音答道：“你们最好别多问。同时，要切切的记住，你们根本就不晓得这口井里有我的‘石头’。”

两夫妻有点会意了，异口同声的“哦——”了一声。那位先生还好意的补充一句：

“郭先生，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讲出去的。”

第一次从井里吊起了“石头”，就这么三言两语的遮盖过去。可是，井里的那一句“石头”真是太顽皮了，那油布包裹的十几支枪像是不甘长期的埋于水底似的，竟然一次又一次的从水井里给吊起来。纵使我们百计掩饰，依旧是“纸包不住火”，秘密仍在泄露。有一天，难友们神情严肃，人人面带忧惶之色，跟我们开起了谈判。由一位年高德劭的难友首先发言说：

“郭先生，你是晓得的，现在鬼子兵搜查守军和枪械，风声这么紧。你们是军人，况且井里还有一大包枪械，万一给鬼子、汉奸查了出来。我

们这五十多口,岂不是要同归于尽吗?”

我平心静气的反问他道:

“那么,照你的意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高年难友措词婉转的答道:

“郭先生,照说,你们先来,我们后到,你们是主,我们是客,办事应该由你们作主张,我们没有权利参加任何意见。只不过,这件事关系五十多条人命,实在是……实在是太严重了。”

我坦然的说:

“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好了,我知道你也是为大家着想,绝对不会介意的。”

高年难友经由我一鼓励,便干脆利落的说出了他们的要求:

“不晓得郭先生能不能做到这两点,第一,请你的那些部下,不要再到这里来找你,免得人来人往,引起鬼子、汉奸的注意。万一盘查起来,难免会暴露郭先生的身份,这五十多条性命,也就全完了。”

同胞之爱永记心头

话说到这里,他停止了下來,用意是在等我立即答覆。但是我却必需听完他们的两项要求,方始能够作个决断,因此我问:

“那么,第二点呢?”

“第二点……呃,第二点是想请郭先生把井里的‘石头’捞起来,丢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否则,留在井里,总是一个祸害。”

“很好。”我深深颌首,脸上仍然挂着笑容说道:“关于列位的两点要求,我现在是站在维护列位安全的立场,答复你们。第一点,我跟我的部下一向同生死,共患难,如今大难当头,我更不能撂下他们不管,所以要他们莫来找我,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惟一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我自己离开这里。我一搬走,他们当然不会再来,列位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只是,我的话一说完,难友之中,便有人神情激动的表示反对,意大利领事馆馆址的业主,大陆银行张经理的令侄张家璈先生第一个站起来说:

“我们中国人,最讲究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了。列位在没有住进这里

之前,拖儿带女,满街乱跑,随时都可能死在鬼子的刀枪之下,是郭先生向我建议,尽量容纳列位住进来。这以后,他又帮我们大家订立生活规约,领导大家守望互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维持过最艰难危险的一段时期,又替我们到处打听消息,教我们怎样趋吉避凶,一连逃过几次大难。平时我们都说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郭先生是我们的家长,此刻竟有人想把家长给撵走了,有这个意思的人,试问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有一位黄太太也站了起来,仗义执言的说:

“我们五十多个人住在这里,就因为郭先生在当我们的家长,所以我们才死活都在一起,同甘共苦,不分彼此。记得上一次我先生被鬼子拉了夫,大家都以为他一定回不来的。惟有郭先生发动大家,全体出动,上国际委员会,上意大利大使馆,要求设法营救。我们女的都守在大门里,一直守到深更半夜。后来郭先生他们终于把我先生救出来了,大家又笑又叫,高兴得了不得,像这样的事也不知道有多少次,我敢说每一次都是郭先生的功劳,大家怎么都忘记了哩?”

难友们七嘴八舌的在嚷嚷着:

“没有忘,没有忘,像这种事情怎么忘得了呢?”

“郭先生,你不能走,我们大家都需要你!”

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张先生,他几乎是在声泪俱下的说:

“郭先生,你不要走,万一你有什么危险,我替你去死去!”

又有一位先生在喊着:

“对!郭先生,不论你发生什么危险,我们绝对一起来担当!”

当时,我真被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同时,也自心底涌起一项坚强的信念,只要中华民族的同胞爱存在,中国永远不会亡!

方才首先发言的那位高年难友面孔胀得红红的,他在向我由衷致歉的说:

“郭先生,真对不起,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话,实在是太自私了。”

我恳挚的对他说:

“哪里哪里,我也了解你是在为大家的安全设想。列位一片盛意,仍然愿意留我住在这儿,我自会跟以前一样,随时提高警觉,处处小心谨

慎。假使鬼子查出了我的身份,也请列位尽管放心,我自去担当一切,决不会连累你们任何一位。”

亲身下井水底捞枪

张先生又岔进嘴来说道:

“郭先生,对于维护你的安全,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责任,我们一定会尽可能的给你掩护!”

大家都在齐声响应的说:

“一定,一定!”

我请难友们暂且噤声,因为我还有话要说——

“至于水井里的那十几支枪,现在鬼子搜查正急。在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候,捞起来再运走,恐怕更不妥当。反不如请大家暂时莫提,一等到适当时机,我自会加以解决的。”

“好嘛!”

“一切由您做主了,郭先生!”

会议宣告结束,难友皆大欢喜。从此以后,我们的团结越来越见紧密。

然而,藏在井里的那十几支枪,却由于一桩天大的意外,迫使我不能不提早解决。我记述这一段往事,目的也在于表现常日在死亡威胁之下的——人性的另一面。

诚所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难友间的一场小风波顺利化解以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封匿名恐吓信。

这一封恐吓信写得非常之好,不但文词典雅,而且书法俊拔,看上去不像是流氓地痞的涂鸦,很像是饱学硕儒的手笔。不过,信中所云,却是恭维中寓有威胁,谦逊中暗藏杀机。意思大略是说:对方业已获悉我的军人身份,甚至于还晓得我在“某处”暗藏武器。这些事本来与他无关,不过,倘若他据实向日军举发,他就能获得一笔奖赏。

信末,赫然还写明了联络的方式,他将在次日上午,派专人前来。请我派一名代表,随同来人前往某处,当面“洽商”。

我将这封恐吓信看了两遍，当下就作了两个判断。其一，他的目的在要钱，而且要的数目必不在小。其二，这家伙准是一名汉奸。

同时，我又当机立断，作了两项决定。第一个决定是，先前，晓得我是军人，还在井里藏有枪械的，充其量只有同住的五十余位难友。现在，居然从外间投来了恐吓信，可知秘密业已外泄，我为确保五十余名难友的安全，并且实践诺言，决心提前把枪支捞起，由我亲自运到别处去。至于我自己，我也得从速迁出意国总领事馆，否则，难友们必定会大起恐慌。第二项决定是：——汉奸为虎作伥，人人恨之人骨。这一名汉奸居然自投罗网，我便决定诱他露面，置他于死地，为国家民族除一大害。

当夜，大雨滂沱，我不动声色，悄悄的起床，披衣外出。冒着大雨走到水井旁边，先系好一根绳索，垂入井中。然后，便缒绳而降，没入寒冽刺骨的井水。幸好水浅，水面只到我的膝盖，因此，我便轻而易举的，将那包手枪取了上来。

抱着那包手枪，阒无声息的回到我的房间，将门窗关好，小心翼翼遮住每一条缝，务使光亮不致外泄。我燃上了一支蜡烛，在微弱的光线之下，把十余支手枪一一拿出来检视。

怀着异样复杂的心情，我将每一支手枪都尽可能的擦洗干净，——这一项工作，花了我不少的时间，我听见远处野狗的吠声，四周静悄悄的，街上不闻日军的靴声橐橐。

十几支手枪全都擦洗干净了，我再逐一的试验它们的性能，看看究竟还管不管用。一试再试的结果，我很失望，因为，在十余支枪中，只有四支完好如初，两支全部报废，其余的，也有时无从修复的毛病，于是也就派不了用场。

六尸塚畔黯然神伤

我沉沉的叹了口气，决定只留下四支可以使用的手枪，其余的，仍旧用那幅油布给妥密的包上，我蹑手蹑脚的摸出房门摸出后门，一脚高一脚低的走着。天上彤云密布，四周一团漆黑，倾盆大雨还在哗哗的下着，仿佛上苍垂悯，在洗刷遍布南京大街小巷的鲜血，在痛哭南京军民的悲

惨下场。

也许是雨下得太大了，也许是日军认为在这一带已无须布岗。我摸黑走了很远的路，然而，一路上居然不曾见到一名哨兵。

这一次怀枪摸黑夜行，其实我是有既定目标的。——南京沦陷后，难民区里挤满了人，池塘河流堆满了死尸，自来水早经炸毁，于是在饥渴之外，连大小便都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抽水马桶无水可抽，粪穴茅坑粪如山积。男男女女，都只好找个僻处，蹲下身来，就地匆匆解决。有一回，我在一个土坑旁边，掩着鼻子排泄腹中物。蓦地，我瞧见了一根猫尾巴，露出地面在晃动。

排泄过后，一时好奇，便信步走了过去。那只猫原来是在一个土坑里，我往坑中一望，当下就惊得目瞪口呆，头皮发麻。

直径不到一丈的一个小土坑，里面横七竖八，赫然躺着六具尸首。这六具尸首经过多日的风吹雨打，雪掩日晒，露在外面的皮肤已经变成了焦黑。而且，显而易见的，他们都是守城我军，其中一位穿呢军服的，大概是一位校级军官，他的手上还拿着一件老百姓的便衣，躺在他周围的五位，则一律是士兵装束。——我几乎能够想像得出他们罹难时的情景，一位校级军官带着五名士兵，正在换穿便衣打算逃进难民区，殊不料闯来一队凶神恶煞般的日军，不由分说，挥刀便砍，把这一位军官五名士兵全部砍死在坑里。至于那头逃走了的摇尾巴的猫呢，不用说，它方才的得意，正是它在据腐尸而大嚼。

我站在坑边黯然神伤，留连久久。忽然想到应该为这六位罹难者尽一点力，不再使他们的尸体长期曝露。因此，我使用我的手和脚，连推带踢，使劲的将坑边的泥土填进坑里去。

在严寒季节累出了一身汗，我总算草草的掩埋了那六具尸体。

可是，往后不久，由于“登山屙野屎”的人越来越多，那一片以“六尸塚”为中心的旷地，简直是遍地粪便，臭味冲天，任何人走过那儿都会匆匆掩鼻而过。因此，当我亟于将十来杆废枪，找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埋藏，我自然而然的便想到了那一带。

好不容易将那十来支枪妥密的埋藏好了，我再摸黑回到住处，洗了一个澡，休息片刻，望望窗外，天色已经大亮了。

当天上午就要采取行动，所以我等到天色一亮，便请来了我的旧部郭迪民、吴学模，还有一位忠肝义胆的血性男儿贾维翰。

我把那封恐吓信拿出来，叫他们一道看。贾维翰还没看完，便嚷了起来说：

“这小子准是汉奸！”

我伸指压唇嘘了一声，示意他莫惊动了难友们，郭迪民又压低声音接了腔：

“营长，咱们正好顺水推舟，借此机会，把这个汉奸宰掉！”

我立刻便应允的说：

“可以。只不过，在下手之前，先得弄明白，他究竟是不是汉奸？”

事后证明，幸好我有过这么一句补充。

枪声一响后援即上

我取出三支手枪来，分配给郭迪民、吴学模和贾维翰。接着，便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进行。我指定由郭迪民负责“交涉”，接洽，并且由他守在大门口，等候对方所派的专人前来。然后，昂然入虎穴，跟他同往对方的所在，代表我“洽商”一切。

吴学模和贾维翰两个，我则派他们去暗中支援郭迪民。我要他们在郭迪民的附近随时准备出动，但却不能被对方所派来的人发现。这也就是说，他们守候到郭迪民与来人同行，然后再随后追踪。当时我想，以他们三个人三支枪，足够应付一名汉奸了。

佩枪出发，扬眉吐气，使郭迪民显得格外的兴奋，他在问我：

“营长，到了那边以后，我该怎么办？”

我的回答是——

“你先跟他好好的办交涉。”

郭迪民眉头一皱的说：

“营长，您一定要我跟那个汉奸办交涉呀？”

“当然！”我斩钉截铁的说：“你不跟他谈谈，又怎知道他是不是汉奸呢？”

郭迪民的神色之间，透着有点为难。我瞧见他直在猛搔头的问：

“营长，我是在问您，见到那小子以后，我头一句话该怎么讲？”

我只好详加指点的说：

“你跟对方一见面，就该和颜悦色的，说是代表郭某人，专程前来请问一声，你写信给郭先先，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要跟郭先生故意为难过不去呢？还是要交个朋友，有话好商量。”

郭迪民恍然若有所悟的说道：

“喔，我明白了，营长，您的意思说，叫我试探一下，他究竟是软，是硬！”

“你也可以这么说，”我笑了笑答道：“不过我叫你去跟他面对面的谈。主要的用意，还在于认定一下他是善意呢，还是恶意？”

郭迪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般的又问：

“哎呀，营长，这就越来越难了。怎的又要问什么善意、恶意呢？”

“我简单明白的跟你说吧，”我只得用快刀斩乱麻之势，给他理出一个头绪来：“我所谓的善意，是指对方只想利用机会讹诈我们几个钱，并没打算真的向鬼子举发告密，果真如此，那他就是饥寒交迫，走头无路的可怜虫，咱们犯不上去跟他们计较。”

豁然开朗，笑逐颜开，郭迪民双手一拍的道：

“营长，我明白了。”

“那么我所谓的恶意，你就更懂得了，”我一拍他的肩膀说：“对方有恶意就必定是汉奸。你一察觉，就该拔出手枪，先下手为强。”

“是，营长！”

“当你的枪声一响，”我伸手指向吴学模和贾维翰说：“他们两位听见枪响就冲上前来加以支援，那就万无一失了。”

“好！”郭迪民眉飞色舞的说：“老吴，老贾，咱们这就走！”

那一天，我派郭迪民、贾维翰、吴学模三位去应付那个写恐吓信的人，除了我深信他们此去必能胜任愉快，圆满解决以外，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关键，那便是我必须腾出时间来，为我们另找一个住处，免得我们的行动，影响了同住的五十余位难友。

做贼心虚满口撒谎

几经周折,煞费周章,我总算找到了惊风骇浪,危机四伏中的第一个立足点,也在南京难民区里的北平路上。

房子倒是很好,然而,可惜的是,我们只在那儿住了一天。

为什么那样急急于再搬一次“家”,问题在于,新家离我们的旧家太近。

而在那初迁出的一天之内,又发生了许多出人意料之外,甚至无从揣测的事情。

——郭迪民、吴学模和贾维翰,依照我的指示,跟写恐吓信的对方接上了头,碰了面。当天上午,对方所派的人如约而来,于是郭迪民随他前往,吴学模和贾维翰暗暗追踪。郭迪民有恃无恐,理直气壮,他见到了那个写恐吓信的人,果然不出我所料,对方一看到郭迪民人高马大,一团正气。所谓“做贼心虚”,先就矮了半截。他向郭迪民满脸陪笑鞠躬作揖,一开口便吐露真言,冒上一句郭迪民听不懂的江湖行话:

“光棍打加一,不打九九!”

一看郭迪民紧瞅着他直瞪眼,对方又说:

“在下实在是穷途末路,没有办法,方才出此下策,斗胆冒犯郭先生。”

郭迪民眼珠一弹,厉声叱问:

“你快说,你姓甚名谁?是干哪一行的?”

那位前倨后恭的敲诈者,立刻便鞠躬如也,毕恭毕敬的答道:

“敝姓吴,至于贱字,委实不值一提。郭先生您就不问也罢,好吗?”

但是郭迪民定不肯依,他为了辨认这个姓吴的是否汉奸,一定要盘问到底。姓吴的吃郭迪民逼不过,方始一一吐实。他说:他曾当过县长,抗战一起,他便拖家带眷的逃难到南京,满心以为能够撑上一段时期,殊不知淞沪战起,南京陷敌。这位吴县长也插翅难飞,上天入地两皆不可。他带着一家人在南京城里流落,迫于无奈只好什么勾当都干,甚至于根据耳边风,“路透社”的消息,也想敲我一笔竹杠。殊不知由而碰到了

硬脚色，反教他不知如何是好了。

这出戏，就此急转直下，迅速落幕。吴姓县长对郭迪民再三道歉，一再的说：“总之是在下穷途潦倒，铤而走险，务乞老大哥包涵则个。”郭迪民则面硬心软，也认定了他不是汉奸，狠不下心拔出手枪来当场将他处决。由而演出了南京陷落期间很够戏剧化的一幕，郭迪民义释吴县长。

一桩天外飞来的横祸，虽然雷声大雨点小，突迅的化弭于无形，可是，对于我个人以及若干始终追随的部属而言，影响却是相当的大。因为，最低限度，我们已经迁出那座意大利总领事馆，和那五十多位患难与共，朝夕相晤的难友，分隔得远远的了。

然而，南京大屠杀犹在方兴而未艾哩！

给约翰牛的下马威

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便有“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一条不成文法，世界列国，也无不尊重外国使节的外交特权，保持国际公法的无上尊严。任何一个国家，驻在他国的使领馆、交涉机关，不论是办公室、私人住宅，在未获允可以前，不容踏入一步，这是现代国家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通常识。然而，惟有日本人是一旦翻起脸来，就不管这一套的，日本历朝历代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又一向自诩是接受西洋文明最多、最早的东方国家，偏偏他们“不懂得”，人权与外交特权为何物？

我说这话，是有活生生、血淋淋的证据，决非杜撰虚构，无的放矢的。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中日大战既起，十二月十三日，日军攻陷我首都南京，第二天，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便在全城大火不熄、烈焰腾霄，刀枪齐施、遍地杀戮声中，有一排服装齐整，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显然是正规军，在以巷战队形：一名军官走在马路中央，手持地图，按图索“骥”，大步进行。在他后面有几名日兵护卫，其余的日军则分为两排，沿着马路两旁列队而行。他们从北平路的南边，昂首阔步的走上了北平路。

当时，我正在意大利总领事馆楼上，凭窗眺望，远远的瞧见这一支日军如临大敌，整队推进，心中正在揣想他们是来干什么的？眼睛也就始终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但见这一排日本兵通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马

路,一直开到北平路上的英国领事馆,在英国领事馆里,有两面英国国旗高高悬起,正在迎风招展。

一排日军行进的目标,无疑就是这一座英国领事馆了。我居高临下,距离又不远,因此清清楚楚的瞧见,日本兵到了英国领事馆的前面,先就朝天开了几枪,警告示威,然后,那一排日本兵便分向左右包抄,将一座英国领事馆严密的加以包围。他们像是在从事一场攻防战,将英国领事馆看做一个敌人的营垒,士兵一律采取半跪姿势,将枪口插进竹篱笆里去,拉开保险,子弹上膛,仿佛在等候一声令下,开枪射击。

我深深的诧异,日军怎么会把英国领事馆也当做战场的? 他们的假想敌究竟是谁? 双方枪战是否已属无法避免? 那名日本军官,仍然由日本兵簇拥护卫,他步步为营,谨慎小心的在英国领事馆四周往返逡巡,他缓慢的在踱着方步,时而侧耳倾听,时而蹑脚探窥。大概是当他发觉英国领事馆内并无抵御武装侵入的企图时,他方才带领几名日本兵,推开大门,昂然直入。

时间一分一秒的渡过,我仍直立窗口,静候事态的发展,然而,英国领事馆里却似乎了无动静,五分钟、一刻钟,半个小时了,我才瞧见那名日本军官,又带着他的那些部下出来。半小时里不曾听到枪声,不曾听到争执,破门而入、整队而出的日本官兵,手中也并未持有劫掠而来的东西。他们在英国领事馆里究竟做了些什么? 以及英国领事馆里的人员,究竟有怎么样的反应,凡此都成为我心中的谜团。

隔了许久,内情方始渐渐的外泄。日本人对英国领事馆鸣枪警告、武装包围、瞄准待射、公然侵入,还在英国领事馆里大肆搜查,把领事馆里的东西翻得一塌糊涂。这一切的作为,正是日本人彰明昭著的在告诉全世界,他们不理睬国际公法,不顾忌国际道义,而在重重的,又掴了一次约翰牛的耳光。

原来,早在八月二十六日,日本军机在京沪公路上,对车顶漆有巨大英国国旗的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的座车,用机关枪连番扫射,致使许阁森受伤,英国外交部即曾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詎料日本政府竟置之不理。九月十九日,日本政府反而提出无理要求,促各国外交机关退出南京,而且在两天以后,九月二十一起,日军即派遣军机飞临南京猛烈轰

炸,同时,英、美、法三国向日军提出抗议,不认为日本政府有权要求外国政府代表、侨民与军舰退出南京。日本军方居然又是毫不理会,日本军机轰炸却越来越凶了。等到南京失陷,日军入城,第二天便给英国狠狠的来一次“下马威”!

美国领馆连杀四人

给了英国一次“下马威”,对于美国当然也不会例外,美国领事馆里的美籍人员撤离之前,曾经雇了四位中国工人,代他们看守门户,保管财物。美国人谆谆告诫这四位中国工友说:

“万一日本兵闯进来了,你们要保持镇静,万勿惊慌,照旧做你们的事,不管日本兵怎么胡闹,你们不要理他们,由着他们瞎闹就是了。”

那一天,当日本兵又来列队示威,捣乱,故意扫美国人的面子时,受雇留守的四位中国工友,果然按照美国人的叮咛嘱咐,泰然自若,毫不惊慌,日本人武装齐全,列队而来,先包围,后敲门,四位工友慢吞吞的去把美国领事馆的大门打开,任让日本官兵扬长直入,登堂入室,乱翻乱搜,还顺手牵羊的带走了些值钱的东西,又捣毁了若干家具,这四位中国工友干脆来上个眼不见为净,统统避进一间屋子里,四个人一字并肩,都在床沿上坐着,闲闲的聊天。

日本官兵已经把美国领事馆的办公室、客厅和其他的房间,搜劫得一片凌乱,狼藉不堪,四位中国工友照旧还是没事人一般。詎料日本官兵好像还没出够气,便由一名军官冲进四个人置身所在的那间卧室,他喝令那四位中国工友道:

“斟茶!”

工友们爱理不理的回答他说:

“没有茶了。”

日本军官又是一声厉喝:

“香烟拿来!”

工友们还是懒洋洋的回答:

“我们不吃香烟。”

日本军官火更大了,紧接着,又是连珠炮般的一叠声追话:“美国人呢,都到哪儿去了啦?”……“这个领事馆,是由谁负责看管?”……“你们有没有无线电,发报机?”

四位中国工人仍还是照着美国人所授的“锦囊妙计”,一问三不知,连连的摇头。他们这种淡然处之,刀枪列于前而色不稍变的态度,对盛怒之下,正找出气筒的日本官兵来说,何啻火上加油。于是,那名残暴骄横的日本军官一声暴喝:

“爸架妈拉!”

当场便拔出腰间手枪,照准坐在床沿的四名中国工友,乒乓直响,连续发射,将四名中国工友全部打死在那间房间里,尸体纵横,遍床血迹,四个中国人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丧失了生命。

日本兵在美国领事馆里打死了四个中国人,不但毫无悔意,略感歉仄,反倒激发了他们的凶性,连日本军官都动了手,他们的士兵就越发肆无忌惮了。他们疯狂叫嚣,高高的举起枪托,到处乱砸,捣毁了美国领事馆的门窗,又把家具器皿砸成稀烂,一座美国领事馆全被破坏殆尽;日本官兵临撤走前还劫夺了一辆汽车。

美国领事馆被日本官兵捣毁一空的消息传出,其他各使领馆所雇的中国籍留守人员,一日之间便逃得一干二净了。因为其他使领馆雇用留守人员时,也跟美国领事馆一样的授以“锦囊妙计”,叫他们镇定勿慌,对日本官兵不理不睬。这一些人并不一定是为了薪资而接受此项工作,他们误信了外国人的话,以为住在使领馆里就会得到安全保障。美国领事馆四位中国工友之死,正是一个血淋淋的惨怖例证,惊醒了其余的人,他们觉得受雇于外国使领馆反而危险,所以就纷纷的弃职不干,宁愿搬到难民区里去听天由命了。

美国领事馆既遭捣毁,又打死了四个人,问题相当的严重,美国方面据报,当然要向日方提出抗议,要求赔偿。大概日本政府在查明真象后,也自知理屈,他们总算是把这一宗公案依循外交途径解决,归还了那部劫去的汽车,也付了一笔赔偿费,但是四位中国工友,四条命,仍然还是白白的牺牲。

德国将军洗劫一空

由于四名受雇的中国工友悉遭惨杀,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中国人肯于干那玩儿命的差使,美国领事馆一时找不到看守房屋的人员,只好由一位美国人搬进去住。领事馆里有了洋主子,日本政府又曾向美方表示歉意,并且赔偿。这一下使得南京危城里的中国百姓,对于美国星条旗的尊严倍增信心。于是,又开始有人自动上门,请求托庇于星条旗下了。在日军遍城搜杀的恐怖阴影下,人们从四面八方投奔美国领事馆,使美国领事馆里挤满了人,大家以为美国领事馆又再度成为安全的地方。

然而,就有那么一天,有一队日本兵由于无耻汉奸的通风报信,晓得美国领事馆里住得有一些颇具姿色的少妇长女。日本人一听说有“花姑娘”,就像猫儿见了腥。当下便成群结队的冲向美国领事馆,拿刀持枪,气势汹汹,猛敲领事馆的大门,惊动了领事馆的正主子美国人,他爽性把大门敞开,自己往当中一站,一夫把关,说什么也不准日本兵进去。

日本兵越聚越多,一个个揎拳掳臂,怒目横眉。“爸架妈拉!”“爸架妈拉!”的直在骂个不休,可是那个美国人抱定西洋武士救美的大无畏精神,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概,他就是不准日本兵踏进大门一步。双方相持了很久,再多的日本兵也拗不过那位宁死不屈的美国人,在美国领事馆里的那些待宰羔羊、少妇长女终于得救了。日本兵的怒火与欲火俱不可遏,但却有前车之鉴,惟恐又起美日交涉,终告无可奈何,他们悻悻然的撤退了,但却在临走以前,做了一件卑劣无耻的事,将悬挂在美国领事馆大门的那一幅美国国旗,扯了下来,三把两把撕成粉碎。

国旗是代表国家的,日本兵撕毁了美国国旗,也就等于侮辱了美利坚合众国。然而,这一次事件,依然还是不了了之。

我曾不止一次在街头巷尾,同胞聚集之地,听到有人这样批评英、美两国领事馆一连三次的发生的故事,他们在说:

“英国和美国一向是兄弟之邦,这一回在南京,做哥哥的挨了耳光能够忍得下去,难怪做弟弟的挨了打也就不吭声!”

抗战爆发以前,我国政府聘请一批德国顾问,他们由于长期居留,大

都携家带眷，住在南京，因此，南京城里很有不少德国人的住宅，难民区里，德国的国旗所在多有，到处可见。

德国领事馆曾否受到日本人的骚扰，我不知道，但是，德国人的住宅屡遭洗劫，抢掠一空，据我所听到的就有好几件。

姑且在此举出一个例子，德国顾问施泰秋中将，家住南京上海路十一号，就在孝园的附近，施泰秋中将携眷离京前，他请一位吴先生，和一位董先生，代他看管一切。在施宅遭劫以后，我和龚敏先生也曾搬进去住过些时，由我亲眼目睹的劫后凄凉，以及吴、董两先生的娓娓细诉，所以我对施宅被劫的经过，知道得相当清楚，清楚到我能在战后出庭作证的程度。南京陷落后数日，负责留守施府的吴、董两先生正在高枕无忧，睡得香甜。忽然被一阵擂鼓般的敲门声惊醒，两个人急忙披衣起床，点起灯来到外面一看，一群日本兵已经进了屋。

其后方知，那一夜，日本兵敲门敲得相当之久，但是因吴、董两先生正在熟睡之中，所以起先他们并没有听见，等到他们被更猛烈的敲门声所惊醒时，日本兵业已施展出“妙贼”的手段，——由于施宅的大门太坚固了，日本兵用枪托猛砸也砸不开，于是他们便翻墙而进，从通往晒台的太平梯攀援上去，爬到临近晒台和太平梯的一间盥洗间，打破了一扇窗子的玻璃，伸手入内，打开窗栓，开了窗户，然后钻身入内。就这样，临时客串“妙贼”的日本兵，接二连三的到了楼上。

欺软怕硬如此皇军

他们一上楼就开始动手搜劫，用连偷带抢的方式，将施宅所有的皮箱、抽屉全都撬了开来，稍微值点钱的衣物尽往自己的身上塞，其余的也抛置一地，满目狼藉。最糟的是将大批瓷器、玻璃器皿一件件的砸成粉碎，木器家具更是逐件捣毁，无一孑遗。转眼之间就将陈设华丽的施宅变成了一个凌乱不堪的垃圾场。

当日军将施宅楼上楼下全部劫掠捣毁，破坏无遗后，他们一个个的怀藏手携，满载而归。吴先生和董先生一看大势不妙，乘日军一走，也悄悄的想开门出去，另找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住。可是，当他俩一到大门

口,恰好有一位施泰秋中将的德籍朋友,顺便前来探看探看,跟吴先生、董先生打了个照面,问明白缘故,便力劝两位先生仍旧住下。吴、董二先生显得非常为难,那位德国人便再三的安慰苦劝他说:

“假使真的是日本皇军跑来抢劫,我一定会去找日本领事,向他提出抗议,叫他负责赔偿,追赃。不过,那也得由你们二位,先开出一张损失清单来。所以,你们千万走不得。”吴、董二位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留下来了。他们请那位德国人进屋去看看,日本兵的搜劫是何等的彻底?德国人似乎还不大相信堂堂日本皇军竟会做出这种卑劣无耻的勾当。他到了楼下,看到那抢劫破坏后的惨状,正要开口发问,吴先生听到楼上还有翻箱倒柜的声音,他马上就告诉德国人说:

“楼上还有人,一定是日本兵。”

德国人也听见了,顿时便说:

“走,我们上楼去看看!”

有一个德国人陪着,吴、董二先生胆子也壮了些。于是,由德国人领头,吴、董紧紧相随,三个人一齐走到了楼上,果然瞧见还有几个日本兵,还在楼上东翻西找,搜劫值价的东西。德国人这下可人赃并获,证实了日本皇军是专为抢劫而来的,他当下就勃然大怒,拔出了手枪来,指着日军破口大骂:

“你们是土匪,不是军人!你们专抢德国人的东西,还不给我快滚!”

日本兵在大发洋财,搜得起劲,骤然看见来了个碧眼金发的德国人,亮出了手枪,又在厉声叫骂。猛一下全吓着了,于是争先恐后,抱头鼠窜而逃,一下子逃得干干净净。

但是德国人说话算话,他决不善罢甘休,一面请吴、董两先生赶紧开一张损失清单,一面由他自己上日本领事馆,他说他要把日本领事拖来,看一看日本兵乘火打劫的“杰作”。

吴先生和董先生,由于不知道清单如何开法,便由吴先生来找到了我,请我帮一个忙,随便开一张清单出去,叫日本领事馆照价赔偿。我因为曾经到施泰秋中将家里去过,约略知道一点,他留在京寓的财物,价值多少。因此便一口气代他开了六千余元的损失清单,然后,国仇家恨,齐集心头,我又在清单后面,附加了这么意味深长的一笔:“六朝古物,价值

逾万。”

当日本皇军纯粹以挑衅的态度，屈辱、劫掠、破坏、捣毁各国驻京使领馆的那一段时期，各国使领馆之中，惟有苏俄大使馆，不理日本皇军武装入侵的那一套，他们在大使馆的大门口，架起了机关枪，日夜戒备，摆出了随时准备付诸一战的姿态。说也奇怪，日本以苏俄为世仇，但却因为苏俄大使馆时刻备战，不惜以武力对付武力，日本皇军反倒畏缩不前，敬而远之了。日本皇军不但不敢轻易尝试，挨近苏俄大使馆的门口，甚至在必须通过苏俄大使馆的周围时，也是拔脚跑步，迅速通过，就怕苏俄大使馆的卫兵开枪扫射。由此可知，日本人根本就是欺软怕硬，没出息的。

屠杀比赛骇人听闻

日本皇军明目张胆的遍劫各国驻京使领馆，事后，我们并不曾听到相关各国提出抗议，有所谴责。在南京城里的我国军民，仅只辗转收到十二月十七日，蒋介石所发表的“告国民书”，郑重的昭告国人下列三点：

一、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中必经之途径，欲解除压迫，完成革命，决非少量代价所可希冀。此日多忍痛一分，将来成功亦增多一分。

二、目前情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决无中途屈服之理。此次抗战绵亘五阅月，敌方最初企图实欲不战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敌者，始终为战而不屈，不屈则敌之目的终不得达，敌愈深入，将愈陷于被动之地位。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三、日本侵略中国实为其侵略世界之开始。数月以来，虽国际之制裁尚未充分发挥，而公理之是非固已大白于天下。吾人不问国际情势如何，必当尽其在我，初不必遽行失望，尤不可稍存依赖。

.....

基于蒋介石的谆谆告诫：“此日多忍痛一分，将来成功亦多增一分！”

在沦陷后的南京城里，我们这么多陷于水深火热、血腥屠戮之中的好几十万军民，才能忍辱偷生，千方百计的保全自己的生命，只要留得有一口气在，总有一天，我们会获得跟日本鬼子拼命的机会。

南京大屠杀是在南京城陷以前，全城外围进行激战的时候，就已经揭开了序幕的，南京陷落前三天，两名凶残成性的日本低级军官，宫岗准尉和野田准尉，即曾双方约定，作一次骇人听闻的屠杀比赛：谁能够先杀死一百个中国人。

这两名东洋屠夫，手拿着代表日本武士道的军刀，在紫金山四周，四乡八镇的遍地搜杀我国同胞。十二月十日，他们在约定地点紫金山下见了面，两名疯狂的刽子手，手里的军刀全都砍缺了口，野田得意洋洋，沾沾自喜的先问宫岗：

“我已经杀了一百零五个中国人了，你一定比不上我了吧？”

不料，宫岗竟声声狞笑道：

“哈哈！你输了，我杀的中国人一共是一百零六个，恰巧比你多一个！”

于是，两名屠夫相对狂笑了一阵，野田不服输，他振振有词地说：

“我们原先约定了的，看谁先杀一百个中国人。现在你我都超过了一百之数，还是不能判定，究竟是谁先杀到一百个的。”

宫岗便说：

“好，那我们再杀下去，这一回，我们看谁先杀到一百五十个中国人！”

于是，屠杀比赛继续进行。日本报纸不仅大登特登，还刊出了他们持刀拎人头的照片。

等到南京陷落，日军进城，全面的，卷地毡式的大屠杀也就随日军之人城而展开。这一次见人便杀的屠城血洗，持续了整整两个礼拜，把一座六朝古都杀成了尸山血海。然后，又突如其来的贴出了一张布告，在布告中措词严峻的说：

“南京市内难民概须办理登记，否则不准在南京市内居住。凡在南京市内居住之市民，不分男女老幼，患病与否，应一律在限期之内自行办理登记手续，不得以任何理由，委托他人办理！”

托词登记全面搜杀

这个布告一贴出来，不啻在数十万难民群中，投下一块巨石，激起轩然大波。家家户户，男男女女，全在惴惴不安，议论纷纭，从早到晚相互探询，讨论，计议，焦急，因为谁也猜不透日本鬼子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我则告诉与我同住的难友们说：

“毫无疑问，日本人是为了全面搜杀我武装同志，出这个布告，逼迫所有在南京城里的难民，不得不挺身而出，让他们再仔细的搜查一下，”

郭迪民同志直在点着头说：

“营长说得对极了，这是日本人在零星搜杀以后，再来一次集体屠杀！”

吴学模同志也说：

“岂止我们当过兵的要遭殃，我看连女人也有危险。这些天来，日本人不是到处在找花姑娘，就苦于找不到吗？借口登记，逼得女人非得抛头露面不可，那不正好由他们选？”

他这么一说，同住难友之中那几位太太小姐，全都吓得面无人色，浑身簌簌的发抖；你望我，我望你的，声音哆嗦地说：

“天啊，那可怎么办呢？”

有一位黄先生是给日本人逮去过，后来又由我们大家出力，把他救了回来的。由于他在日本军营里耽过，这会儿又想了起来说：

“嗯，吴先生这话不错啊，鬼子正想多找些漂亮些的花姑娘，送到日本去咧。”

几位太太小姐更骇怕了，都急得哭了起来。于是大客厅里，又是大哭小叫，满屋愁惨，我看了于心不忍，只好安慰她们说：

“你们先别着急，布告刚贴出来，我们还可以多挨几天，看看风色。”

可是黄先生接口就问：

“万一过了日本人规定的限期，登不上记了，那不就糟了吗？”

郭迪民问他：

“怎么叫糟了呢？”

黄先生一声长叹的答道：

“日本人的布告上虽然没有明说，可是，他们规定不办登记就不准住在南京城里，到那时候，一给他们搜出来，那就没有命了。”

这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筹思久久，实在是想不出来一个应付的办法，迫不得已，我惟有姑且作了个决定说：

“我看这样吧，我们中间有几位男士是老百姓，出面办登记可能没有危险，就请他们先去办，顺便看看情形究竟如何？”

那几位男士的神情反应，都是面面相觑，颇有难色。惟独一位张先生自告奋勇，他慨然的说：

“好，就由我去打这个头阵。要是我给日本鬼子逮去杀了的话，那也是：‘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我认命啦！”

张先生的仗义勇为，使我深受感动，一方面想给他壮壮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实地的去观察一下，日本人玩的究竟是什么把戏，因此我毅然决然的说：

“张先生，你放心，明天一早我陪你去，我们俩见机行事就是了。”

难友们多时相处，患难与共，彼此间确已建立深厚的感情了，他们和她们一听说我也要陪张先生去办登记，非常的为我耽心，齐同一致七嘴八舌的嚷嚷了起来：

“郭先生，你是教导总队辎重营的营长，怎么能去冒这个险？”

“不行的，郭先生，你当了那么多年的军官，日本人准会把你查出来的！”

连张先生都在说：

“郭先生，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不过，你确实犯不上冒这个险！”

夫妻对泣生离死别

我伸手摇摇，拦住了他们的由衷关怀，极力劝阻，然后莞尔一笑地说：

“不要紧的，我方才不是说过了吗？到时候我自会见机行事，决不会让日本人把我逮着！”

贾维翰听后马上就说：

“营长，我也陪你去，跟着你见机行事，总比自己一个人去冒这个险，来得好些。”

他这句话又打动了身为老百姓的黄先生，他侧过头去跟他的太太说：

“太太，明天我也陪郭营长去，让我先登记，等我看过了情形你再去吧。”

“也好，”黄太太满面流泪，抽噎不止的说：“可是你要小心点啊，别像上次那样，又给日本鬼子拉了去，那就再也没有人来救你啰！”

看他们两夫妇相对歔歔，一付生离死别的情景。我但觉得阵阵心酸，两行热泪几将夺眶而出，我不愿当众落泪，便从沙发里站起身来，步向门口，边去边说：

“我去看睢团长，跟他说一声。”

打开大门，迎面一阵寒风扑来，猛可的打了一个寒噤。夜已深，天将雪，穹苍铅沉，一团漆黑，四周是无限的落寞与凄凉：这便是六朝古都，龙蟠虎踞的石头城吗？千古以降，历朝历代，石头城几曾如今这般的深埋于恐怖凄厉之中。

到了北平路三十四号，见到了睢友兰团长。两人一见面，就谈起了有关登记的这件大事，睢团长神色忧悒，愁眉不展的说：

“日本人的手段太毒辣！”

我也一声长吁的道：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事到临头，也只有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可是，”睢团长和我面对面的坐下，又说：“日本人逼得太紧，咱们连走着瞧的机会也没有哇！”

我接口便问：

“睢团长，您的意见是说——”

他斩钉截铁的说：

“我准备明天去办登记。”

“您何必这么急呢？”我劝止的说：“我正是来告诉您的，我打算明天先去办登记，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您最好等我的音讯再去。”

“不，”他坚决的说：“明天我们一道去。”

“这又是为什么呢？”

“时不我予。”他叹了一口气说：“一来日本人规定的期限很短，迟了恐怕来不及。二来，越挨到后头，只怕检查得更严。”

他这一句话点醒了我。于是，我俩当场约定，翌日一早，就去闯这一道鬼门关。

第二天一大早上，睢团长就过来约我们同去办登记了。我权充商人，睢团长说他是教员，贾维翰说是开车的，高先生则依然本色——他是个老百姓。

临到指定登记的地点，就在马路边上，急于登记领一张“救命证”的人，早已排成了一条长龙。我们五个人排在队伍末尾，隔不多久，又发现我们的身后，又接起了一条长龙来。由此可知，睢团长“时不我予”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一轮旭日，从暧昧云层里渐次的探出脸来，笼罩大地的雾气徐徐飘散，我们都在打量着周围的情景，蓦的，睢团长低声语我：

“你看！”

黄兴公子忽生奇祸

我顺着他的眼色望去，不觉倒抽了一口冷气，心想这下完了，还说什么见机行事呢，分明自己已经陷身绝境，再也无法抽身急退。就在马路尽头，自雾氛中出现了一排十几辆大卡车，隐隐然可见卡车上荷枪实弹的日本兵，难友们排成的长龙前后左右，又有日军枪上刺刀，正在严密的监视。毫无疑问的，这正是另一场血腥屠杀的周密部署，日本兵一旦查出了他们认为可疑的人，马上就会被拖上卡车去，集体运送到某一地点，全部加以杀害。

我正在忧心如焚，急于设法脱离险境，忽然听到有人在轻轻的喊我的名字，回头一望，不禁惊喜交集，原来他正是我的一位好朋友，革命先辈黄克强（兴）先生的四公子，我知道他新近方自法国归来，却不晓得他也陷在南京城里，此刻和我们同在这一条“长龙”之中。当时，顾不及寒

喧,我一望他还是那么样白白胖胖,威武雄壮,心里一急,脱口而出的说:

“你这样怎么能通得过检查呢?”

“是呀,”他也十分焦灼的说:“我正在为这个着急哩,你有什么法子没有?”

我想了想,蓦的忆起他的京戏唱得很好,便向他建议的说:

“你就扮个唱戏的吧,唱戏的皮肤白净些,多半可以说得过去。何况,万一日本人不相信,你还可以唱一段给他们听听。”

黄先生正慌得没了主意,觉得我这个建议也不无道理。可是,他方自在说:“好极了,好极了”,忽又想起了一件事,一指自己的眼睛说:

“哎呀,我这副眼镜怎么办呢?没哪个唱戏的,戴我这种深度近视眼镜的呀!”

我当时就不假思索的说:

“干脆,把眼镜扔了,现在是性命关头,我们只要过了这一关就好了。”

黄先生听信了我的话,把眼镜摘下,暗地里抛得远远的去。然而,眼镜一扔掉,他就两眼乌瞅瞅的,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反倒不像个戏子啦,只是,一时之间,谁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来。黄先生喟然叹息的说:

“算啦,我就听天由命吧!”

就在这时,来了一位獐头鼠目,胁肩谄笑的汉奸,领着一个趾高气扬,神情倨傲的日本军官,他请那名军官往中一站,自己站在一边,拉开嗓门,穷吼直嚷的向我们这一条“长龙”说道:

“这一位是大日本皇军大官,他是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的‘救星’……你们当兵的,还不趁此机会,赶紧站出来!你们要晓得,现在不站出来的话,一过了今天,查出来就要杀头的呀!快点快点,……只剩五分钟,四分钟了……”

尽管他一个劲儿的在催,可是,回答他的,却只有一双双憎恶痛恨的目光,“长龙”之间反而变成一片寂然,阒无声响。我想,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中国同胞,一定跟我自己一样,都在心底怒不可遏的咒骂:“你这助虐为恶的汉奸,谁会上你的鬼当!”

小汉奸穷嚷嚷了好半天,长龙似的队伍里,依然毫无反应。在日本

主子跟前，他可能是觉得太丢脸了，便搭讪的自己走过来，逐一的诘问、检查。在他身后，还跟着几个如狼似虎的日本兵，看上去像是在监视，其实则是在顺手牵羊，专抢难民值钱些的东西。

三冬腊月尸臭熏天

汉奸带着日本兵，查问到我了，我竭力的保持镇静，装出若无其事的神情，当小汉奸开始向我发问，他一开口便先诈我一诈说：

“你在哪个队伍里当兵？”

我故作惊诧的说：

“我几时当过兵的呀？我是做生意的。”

问话紧接着而来——

“你做什么生意？”

“开杂货店。”

“店呢？”

“在光华门，早烧掉了，我才搬到难民区来住的。”

那名小汉奸就此不言语了，他顺手发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盖着一颗私章，我还以为这就是“登记在卷”的“救命证”呢。詎料，那小汉奸又大喇喇的说：

“拿到山西路去，再换正式难民证。”

淌了一身的汗，结果才只过了第一关。

在我之后，就轮到睢团长了，汉奸还没问话，他便抢先回答：

“我是教书的，也因为住的房子烧掉了，才搬到这里来住的。”

汉奸将信将疑，从上到下，打量了他一眼，又问：

“你的家眷呢？”

睢团长不慌不忙的回答：

“都逃到乡下去了。”

“喏，拿去！”

又一张小纸条递到睢团长手上，天幸见，他也渡过了第一关。

问到贾维翰，他一口咬定他是个开车的，汉奸倒也不再多问，可是，

在他后面的一个日本兵，却一眼看中了他身上穿的一件毛线衣，便在众目睽睽下，毫无忌惮的上前一步，厉声一喝：

“脱！脱下来！”

贾维翰被他闹得莫明其妙，张口结舌，急切间说不出话来。我在一旁看着，就怕横生枝节，赶忙低声嘱咐贾维翰说：

“把你的毛线衣脱下来，送给他算了。”

贾维翰有点不服气，嘴里咕哝着，当众把身上那件毛衣脱下来了。他先递给那名汉奸，再由小汉奸双手送给日本兵。

果然是黄克强先生的四公子出了问题，三言两语，两名日本兵便不由分说，硬把他给拉上了卡车去。日本人的横蛮无理，使我们怒发上指，血脉偾张。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形之下，我们赤手空拳，又怎能和挺刀荷枪，大队的日军斗，再把黄先生给抢回来？幸好的是，事后听说，黄先生这一次有惊无险，凭他的急智，最后还是逃过了这道关口。

过第一关，检查完毕的难友，很快的便给押解到山西路去。沿途都有穷凶极恶的日本兵撵着赶着，就像驱牛赶羊一般，稍微走慢一点的，日本兵必定高声喝骂，拳足交加。这时候，在漫长的难民行列里，没有一个人带得有表，所有的表都给日本兵抢光了，我向一名日本兵所戴的好几支腕表上瞄一眼，这才发觉，时间已是下午二点钟了，难怪肚皮里饿得咕咕直叫。

自从日军在南京展开大屠杀以来，整整两个礼拜，这还是我破题儿第一遭在光天化日之下出门，在大马路上走。放眼四望，马路两旁横七竖八的，也不知道躺着有多少尸首。三冬腊月，冰天雪地，而那些尸首却已在发出腐烂的异味。这些石头城里的孤魂野鬼，不都是无辜惨死的我国同胞吗？

逞欲肆暴恬不知耻

到达山西路，这才晓得，领取难民证的地点，设在以前的中苏文化协会，那儿才是严格盘诘，仔细搜查的鬼门关口咧。

我们依然井井有序的排着队，只是，在我们到达鬼门关口之前，先就

有了四五千入，已经排起了好几条队伍。看样子，过这一道关还不知道要等多少时间。行列之中的难友，人人咬牙切齿，恨声不绝，却是，人在矮檐下，怎得不低头呢？

记不清楚究竟等了多久，我早已饿得两眼发花，有气无力了。好不容易才轮到了我们。起先，由几名汉奸坐在长桌后面，一一问话，一一的填写，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全都问过也填好了，满心以为这下总算拿到“难民证”。然而，刚要伸手去接，一名汉奸两眼一瞪的道：

“忙什么？还要到里面去，由大日本皇军亲自问话检查咧！”

听了这话，不由得又是心头一紧，心想这一重重的关口，自己是否能够顺利通得过，实在是大成问题。实逼处此，万般无奈，也只好硬起头皮，排队到里面去。抬头一望，里面有八九个日本兵，正在细细的搜检列队而入的难友们。

我一脚踏进门里去，劈面便是一阵冷风，我本能的将脸往右一偏，这一偏却使我躲过了日本兵的一记耳光，他一巴掌不曾打着我，也就懒于再下手了。同时，由于我的脸部在他跟前来上一次正面又是一次侧面，让他看清楚了我的面部特征。于是，他便顺手记了下来：鼻高、面长，有金牙两颗。

写完了，这名日本兵却又不肯将“难民证”交给我，还在两眼上下不停的打量着。我心里有点嘀咕，神色间却装着毫无所谓。我的眼睛一会儿便被另一个惨怖的场景吸引过去：那一头正在给女人们办理登记，有的女人剪短了头发，有的女人脸上抹着锅灰，绝大多数的女人都穿着宽大而褴褛的衣服，尽可能隐藏她们的曲线。那些日本兵呢，却早就知道她们是在故意装老、装丑，逃过被日本兵拉去逞欲施暴了。因此，他们猥亵的笑着，像一群卑劣的野兽，搂搂抱抱。上下摸索，举止的下流，居心的狠毒，令人齿冷发指，吓得那些女人尖声大叫，东闪西躲，偏偏两只脚又像被钉牢了似的逃不掉。我眼见有几位少妇长女被拉开衣襟，露出雪白的胸膛，由那般旁若无人，禽兽般的日军肆意侮辱，又有人被横拖竖曳的拉到后面去，紧接着便是惊呼骏喊，与声声磔笑，这情景委实是不堪入目，令每一个黄帝的子孙愤慨莫名，五内俱焚。我几乎就要忍不住了，我正想奋身上前，跟这帮衣冠禽兽拼命。一名日本兵许是看出了我脸上的

悲愤神情，他使劲的把我往门外一推，我险乎栽了一个跟斗，幸而有难友扶起了我，悄声的告诫我说：

“这不是咱们拼命的时候！”

我向他点了点头，表示道谢，然后脚步踉跄的奔出大门去，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受了无数的折磨与屈辱，我算是取到一张难民证。前途福祸今，无人可以测知，不过，至少我可以在南京各处抛头露面，随意行走，我当然能看得更多，听得更多了。

沦落后的南京，这一座空前未有的阿鼻地狱，终将全面展开于我之前了。

烈焰腾霄一烧三月

从民国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宣布奠都南京宣言……到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首都南京被日军攻陷，整整十年又半的惨淡经营，埋头建设，政府与民众十年又半的辛勤与努力，让万恶日军的一把火，付之一炬，夷为平地，其中包括耗资三百万元，建筑得金碧辉煌，美奂美仑的交通大厦。

日本兵一进南京城，可以说是焚烧、屠杀与奸淫同时并举，三管齐下。只不过，在惨遭屠戮与蹂躏的南京市民心目之中，纵然水火无情，但是大火还来得及躲避，总比奸与杀，恐怖与威胁来得轻一点，因此，初期还不怎么觉得，然而，大火燃烧为时一久，全城悉为烈焰浓烟所弥漫，空气污染，空前严重，人们这才感到，连呼吸都快窒息了。

烈焰腾霄，黑烟笼罩，气压低得差堪令人窒息爆炸，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团漆黑，肮脏龌龊。每一个人的鼻孔，都像是无底的黑洞，每一个人的头发，都沾上了余烬飞灰，每一个人的胸腔，都充斥着烟氛与热浪。三九腊月天，熊熊燃烧的大火，逼出了周身的热汗，从早到晚，日复一日，陷后南京的每一个人就这么在忍受着大火的烤灼。

椅子上，桌子上，地板上，马路上，满布着滚滚而来的层层烟灰，白昼，但见浓烟冲天，夜晚，又见火头处处，火光烛天，灼灼的红光冲向无边无际黝黯的穹苍，使劫后的大地，备添凄凉。

在难民区里,伫立楼顶,瞭望大火,成为万千难民的日课,大伙儿忍住呛咳捂住口鼻,眼睛里漾动着悲愤的泪水,朝着火光起处指指点点,一个个大嚷小叫,高声尖喊:

“呀,金陵大学起火啦!”

“喏喏喏,中央商场也烧起来了!”

“哎哟,交通部也遭了火呀,那是三百多万现大洋造起来的咧!”

悲愤、哀叹、跌足、流泪,南京市残余的三十余万同胞,在亲眼目睹首都“火的洗礼”,也可以说,这是首都在火葬!

红尘十里,鳞次栉比,万商云集,行人如梭,南京最热闹繁华的地区,首推太平路与中华路,因为在这两条马路的两旁,一概都是崭新而整齐的楼房。每天一到华灯初上,从内桥一望,直到中华门,这一条南京精华所在的中华路大道如砥,一览无余。再自大行宫,一眼望到夫子庙,和中华路一般有着闻名全国的公司商号,脍炙人口的酒楼饭庄,高级娱乐场所,无疑是全南京观光的中心点,财富的集中区。入夜,霓虹灯、各式彩色电炬,荧荧灿灿的闪亮起来,使这两条南京闹区大道,成为火树银光,不夜之城。再加上车水马龙,急管繁弦,以及摩肩接踵的行人,欢喜赞叹的游客,红男绿女,笑声盈耳,前后十年间,那儿是人间仙境,东南天堂。

曾几何时,十恶不赦的日本军阀来了,他们一涌而入,如水银泻地,控制了整个的南京城,到处奸淫掳掠,到处哭声震天,从点燃第一根火柴开始,日本人是计划的要将我国首都化为一片瓦砾。

大火历时三月,全城付之一炬,这一场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呢?

为什么要说日本人是计划的将我首都南京夷为一片平地呢?

我曾问遍各处平民百姓,调查大火的起因,我所获致的结论是——

八十老翁两度遇劫

日本军队一进南京城,便展开了他们预定的焚烧劫掠行动,冲进一家大店铺,或者是大宅院,首先便在屋子里放起一把火来。火光熊熊,四处蔓延,倘若这家宅院或者店铺里还有留守的人,他们为了免于葬身火窟,必定会抱着细软财物,夺门而逃,这时候,屋里屋外的日军正好候个

正着,他们将逃生的人一个个的逮下,刀劈枪杀,夺了细软财物就走。至于遗留下的火灾,急于搜劫的日本军,谁还有这份闲心去扑灭呢?

“焚烧劫掠”,我这才了然我国成语的层次分明,必须先有焚烧,然后才有劫掠的啊。

假使被焚烧的那一家店铺和住宅,果真已经逃匿一空,连一个人都没有了呢,大火燃起,烈焰荧荧,日军就趁着火光遍处搜劫,但凡稍微值点钱的东西,他们是断然不会放过的。

这是南京大火的第一个起因。

南京大火的第二个起因,在日本军队滥施杀戮劫掠以后,整座南京城,经过数以十万计的日军一搜再搜,一抢再抢,早已十室十空,人人身无长物。于是,三五成群的日军便满街乱跑,到处游荡,等到他们走累了,想要歇歇脚,就信步走进一户人家或店铺,取一盏油灯,把灯里的剩油倒出来,浇在桌子椅子上,或是床铺地板上,擦根洋火来取暖,当火势蔓延,一发不可收拾,他们便拔脚开溜,另去找一处烤火的地点。因此,火舌乱伸,火星四溅,由地板烧到门窗,烧到室面,烧到楼房……难民区里的中国同胞,谁敢冒着必死的危险,前去抢救。就这样,一个火头引发另一个火头,终将南京全城烧了个精光。

一场大火,历时三月有余而不熄,损失了多少生命财产,简直是无法估计,有一天,我听到一位老人家,眼望大火,泪流满面的说:

“长毛造反,曾国荃攻克南京的那一回,南京也曾起过一次大火。可是,那一次的损失,就连现在的万分之一也没有啊!”

我听了,不觉肃然起敬,忙走过去,请问这位白发皤皤的老者:

“老人家今年高寿?”

眼光盈盈的望我一眼,方答:

“八十。”

曾国荃攻克南京的那一年,他才八岁,八岁与八十岁时,一连两次目击南京名城惨遭浩劫,我可以想像得到他的心情。

在逃离南京废墟以前,我曾经走遍南京的大街小巷,旷地广场,我在内心中暗自作了一次估量,南京的大小建筑物几乎全被残暴不仁的日军烧光了。幸存的建筑,除了业已洗劫一空的外国驻华使领馆,就只有日

军占用的司令部、军营、院、酒吧……，只要站在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极目眺望，从紫金山通过市中心区，以迄下关，仅只剩下黑黝黝、冷清清的断垣残瓦，焦木余灰。

耗资三百余万元建成的交通部大厦，嵯峨雄壮，全盘西化，堪称南京城首屈一指的豪华建筑物，经过一场大火，前后焚烧了四五天，所残存的，仅有钢筋水泥的墙垣，零星片断精美绝伦的壁画，还有便是四周围水沟上的铁栏铁盖，水沟里的积水业已干涸，街边，广场，废墟上，满是日军所破坏的我军军用品，成捆的军衣、一堆堆的军用公文箱，一辆辆报废了的摩托车、自行车、篷车、军用卡车。那里面，很有不少是我那个辎重营的旧有之物，如今早已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看在我的眼里，确曾使我的热泪夺眶而出。

国民政府定鼎南京之前，南京的商业集中区在城外下关一地，那年头，下关的繁华兴盛，较诸市中心区，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十年又半的期间里，市区建设突飞猛进，下关同样的也在与时俱进之中。然而，经过日军焚烧劫掠的这场空前浩劫，下关连一家完整的店铺都没有了。我曾和难友们在下关作了一次别后的巡礼，触目所及，都是令人怵目惊心、凄凉哀伤的景象：偌大的地区，那么热闹的道路，不仅行人寥落车马稀，甚至不见一块招牌，一个摊贩。只有三三两两，趾高气扬的日本兵，在空旷的街道上靴声橐橐，悠然来往。

日本侵华，最毒辣恶劣的一招，便是他们奉行“以华制华”的一贯伎俩，他们每占领我国一处地方，头一件事便是尽快建立一个伪组织，捧出一批卖国求荣，寡廉鲜耻的汉奸来，作为他们宰割欺压陷区同胞的工具，南京陷落，当然也不例外。

陶宝庆落水当汉奸

只不过，南京市的伪组织，组班却一再迁延，大有“千呼万唤始出来”之概，由于万墨林先生写《沪上往事》，将陷区汉奸的嘴脸揭露无遗，信其必将成为一部信史，因此我仍狗尾续貂，将万墨林先生所未写到的一些琐闻，和盘托出，也许可以借此保存了一小部份丑恶面的史料。

南京伪组织为什么会一再延缓,迟迟不能成立,原因很多。首先便是日军在南京奸淫烧杀的行径太惨酷了,使为虎作伥,丧尽天良者也为之心惊胆寒,不敢冒险一试。其次则由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社会领导人物,非逃即匿,使日方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曾经有一度,风传社会名流楼小嘉即将出面,代日方维持市面,但是消息传出了十多天,其结果依然是石沉大海,延到南京失陷后一个多月,仍还是没有汉奸伪组织出现。

南京没有伪组织,就日方来说,确实要比陷区同胞更着急。他们明明知道这是我国难胞消极抵制之奏效,但却由于装设电灯、修复自来水、开娼、开戏、开市等等问题始终无法解决,甚至于连街上站岗的伪警也没有一个,因此使得日方主事人急得无可奈何,他们曾计诱国际委员会的几位正义人士,用交换条件为名,找出了几名工头和龟头。他们帮日本人修好了电灯和自来水,也开设了几家妓院,解决解决兽兵的兽欲问题。可是,他们还是不肯下水当汉奸。

一方面固然是基于国家民族大义,不愿做卖国求荣的勾当,贻羞万世,受尽唾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南京城里汉奸太难当了,时刻都有生命的危险,由于爱国同胞在日本人的饮水、食物中下毒的事件,层出不穷,汉奸便成为他们“验毒”的牺牲品。日本人在喝水或进食之前,一定会逼着他们先尝尝。

日本人在南京一个多月还找不到一名汉奸,街头巷尾,盛传曾有两名落水者,有过如下的一段对话,显然这并不是虚构的。

甲汉奸满腹疑虑的问乙汉奸:

“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东一下西一下的,是否真当了汉奸呢?”

乙汉奸的回答是——

“不当汉奸不晓得汉奸的苦,他妈的! 哪个王八旦再当汉奸!”

直到南京城陷一个多月后,难民区中方始有人言之凿凿的在说:

“他妈的,陶宝庆那个王八蛋,真要出来当汉奸,维持市面了。”

陶宝庆在南京地面小有名气,他是汤山陶庐的主人,靠陶庐里的温泉,赚了不少的钱,一度当选过南京市议员,他在南京出名是在军阀统治时期,一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鼎南京,他便开始销声匿

迹,杜门谢客了,只不过偶而出出面,做一点慈善事业,一般说来,南京人对他的印象还不太坏。

然而,“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的呢?有人说他是被动的、临时的,有人说他是误上贼船,也有人说他是为救活三十万难民着想,更有人说他是被北洋军阀卢香亭拉出来勉为其难的。

据我所知,则陶宝庆的当汉奸确非出于自愿,而其当了汉奸,尤为不争的事实。

因为,陶宝庆刚刚粉墨登场,日本人便畀予他如次的几项“任务”:

- 一、立即解散难民区,使三十万难民不再受国际人士的保护。
- 二、迅速安民,恢复市面。

这两项“任务”,不用说陶宝庆是绝对无法办到,而全部缴了白卷的。理由很简单,难民区里的难民都是劫后余生,所谓伤弓之鸟,闻弦心惊,便打死他们也不肯脱离难民区,自投罗网,引颈就戮。再则,市区房屋早就全部烧光了,又叫三十余万难民何处安身立命,更何况恢复市面,各安生业了。

卖国贼穷得没饭吃

陶宝庆奔走多时,依然无法完成日方赋予的“任务”,他又深恐日方对他下毒手,万般无奈,迫不得已,曾经一度冒险逃亡,其结果是被日军捉了回来,挨了他日本主子的一顿痛骂,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的“活动费”,总算未将他治罪,只是他一再称病辞职,日方的“批示”则是不准,从此以后,他一筹莫展,只有担着汉奸的名义,再拖下去。

南京全城方经屠杀血洗,百业停顿,市廛全毁,在大混乱中成为了一个死寂世界,莫说贪污舞弊括地皮,便连苛捐杂税也无法征起,于是当汉奸的不但没有“好处”,连混口饭吃都大成问题。更严重的是日本人还在不断的向他们伸手要钱。

汉奸们捉襟见肘,就难免丑态百出,为了捞钱吃饭,只好出之下下策。第一步是骗,私自印售“通行证”,不分男女老幼,每一张“通行证”的售价是两千元,也曾有人上过他们的当,花两千元去买了一张回来,詎料

方到城门口,便被日军戳破,三把两把的撕成粉碎,这一个骗局就此揭穿了。

此路不通,汉奸们又向日本军方摇尾乞怜,请他们赊给一批日军用米,拿到市面上去卖,叵耐难民之中身上还有钱的少之又少,尤有国际委员会逐日发售食米,价格远比日本军用米低廉,汉奸赊出去的米卖不出去,反倒要赔日本人的钱。

两条搞钱的路全走绝了,汉奸们又妙想天开,巧立名目,发出“公告”,征收起“摊贩生产税”来。他们把难民区里的上海路和山西路的马路两旁,划分成段,作为“摊贩区”,先诱使难民前去摆地摊,然后再雷厉风行地开始征收“摊贩生产税”,大大的敲了一笔竹杠,使那些摊贩们欲哭无泪。

征收摊贩生产税,总算是给他们捞到一笔钱,只不过,这种甜头只能吃一回,难民们上过了当,谁还敢于再摆摊了呢。汉奸们山穷水尽。他们又征收车辆税,却是全南京的难民还有什么人坐得起车子呢?继而,再没收无主空屋,廉价出租,那里想到南京难民早就油尽灯枯,没有人付得起房租了。

南京的汉奸伪组织,自头目陶宝庆以降,人人叫苦连天,个个饥肠辘辘,实在混不下去,居然又开起澡堂子来了。汉奸们在难民区外开设了一家“又新池浴室”,日本人马上就得到消息,他们成群结队的跑来洗澡,汉奸们不敢不巴结讨好日本人,惟有将“优等座”、“官座”、“西座”、“头等座”,一概给日本人留着。可是日本兵洗完澡以后,却是一文不付,侍候稍不周到,还要对茶房拳脚交加,甚至于还会到三等座里去搜劫中国人的钱。这一遭,汉奸们又是偷鸡不着蚀把米,想把澡堂关闭都还关不掉呢。

南京的汉奸为生计所迫,走投无路,只好从解散国际委员会,威迫三十余万难民撤离难民区下手,他们派出了许多宣传队,到难民区里去做宣传,先诱使难民脱离难民区,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汉奸们还到日本军部去苦苦哀求,由日本驻军司令部加以物质支援,同时下了一道命令,大意是说:凡是迁出难民区的,不分老少,每人“赏给”军米一袋。

汉奸们窃窃自喜,以为这一回一定可以诱使大量难民迁出难民区

了。因为，在三十余万难民苟延残喘，衣食无着的当儿，一袋军米当然是一项极大的诱惑，可是，当日本驻军司令部的通告一发出，难民区里的难友们马上就相互告诫：

“那怕日本人和自治会说破了嘴，我们也万万不可以相信！”

又有人异口同声的说：

“我们现在所吃的饭，都是蒋介石汇款来接济的。国际委员会负责维持到底，保险没有问题，我们绝对不能上鬼子和汉奸的当。”

于是，一批批的汉奸宣传队开到难民区里来了，他们经过汉奸们的训练，但是对于忠贞爱国的难民们，说来说去就只有一句话：

“离开难民区的，马上发一袋米。”

难民们纷纷的反唇相讥：

“米在那儿呀？你先出去领来给我们看！”

宣传队都作反宣传

宣传队的成员，都是些个无知无识的青少年，虽然受了日军和汉奸的利用，良心犹未泯灭，一听难民们的反诘、调侃，当下就胀红了脸，当着众人之前，嗫嗫嚅嚅的说出了真心话：

“是他们叫我们这样说的嘛，究竟有没有米发，连我们也不知道呀！”

围观的难民哄然大笑了，也有人在向他们探问消息，高声的道：

“喂，你们在外头，可曾听到什么消息，蒋介石什么时候打回来呀？”

一听到蒋介石，连那些汉奸狗腿子都流露出孺慕兴奋的神情，他们不由自己的说：

“快了，快了，蒋介石就要打回来了！”

有人抓住了他们的话问道：

“日本鬼子呢？他们是不是准备撤退了？”

狗腿子们马上就随声附和的说：

“是呀，他们已经在准备撤退了。”

这便是南京汉奸伪组织所作的拙劣宣传，欺人的谎言，连他们自己的狗腿子都无法置信，反倒变成反宣传了。伪组织门庭冷落，门可罗雀，

汉奸们薪水无着,生计维艰,一个个的垂头丧气,无精打彩。有时候,那些吃饱了死人肉的凶恶野狗,也可以在伪组织里扬长出入,到处乱走,汉奸们的狼狈,真叫人看了又好气,又好笑。

汉奸们千方百计,搜刮需索不成,他们便使出最后一记杀手锏,遍街贴出通告,限期办理户口清查,并且硬性规定,但凡住在南京城里的难民,一律五家联保,如果查出有一名问题人物,那么,相互联保的五家老小,都要大遭其殃了。

这一着倒是很厉害的,纵使南京全市经过一连三月的大屠杀,幸存的国民政府各级机关人员,以及军官士兵仍然不在少数,由于难友们同生共死,相处颇久,彼此的来历都很清楚,只差不曾明说而已。伪组织认真要清查户口,勒令举办五家联保,一家老小性命攸关,那就相当的麻烦了。因此,在伪组织的通告贴布之初,我就非常的耽心,和难友们一连商量了几天,我决定派一位罗钧雄同志,到伪第四区公所去打听。

罗钧雄同志冒险进入伪第四区公所,见到了伪第四区区长方浩,向他问道:

“我们住在各国使领馆的人,应该怎么样办理登记呀?”

方浩声声冷笑,危言耸听的答道:

“哼哼,日本皇军早就查出来了,有很多国军军官,都躲在外国使领馆里,利用洋人做掩护,皇军已经在准备采取行动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罗钧雄同志明明知道方浩心怀叵测,不怀好意,惟恐露出马脚,匆匆的就溜了出来。当他回到我们的住处,将方浩的威胁恫吓之词复述了一遍。大伙儿不由得齐齐的一惊,同志们自此日以继夜的讨论这一个大问题,究该怎样应付。有一位张先生,先前是一家孤儿院的职员,他便建议的说:

“我们的那家孤儿院被日本兵放火烧掉了,内部的情形我很清楚。我看我们就推说先前是同事,都在孤儿院里工作。”

大家都觉得他这个建议很好。就此一致通过,再安排各人的职务,有人说是院长,有人说是教员,我则谦称为图书馆主任。大伙儿从早到晚勤于练习对答词句,希望在汉奸前来诘问时,不致露出破绽。

然而,正当我们小心翼翼,准备应付汉奸们的清查户口,街头又贴出

了布告,伪组织勒令全市市民办理五家联保。而且还规定了联保的办法,那便是由五家有家眷的相互保证,决不隐匿“反动分子”,决不逃出南京城,倘若在五家之中发现了一名日方或汉奸所指控的“反动分子”或有人冒险逃亡的话,五家老小将会连带治罪,没有一个人可获幸免。

这一来,问题便更严重了,我们这一群人,大都具有军人身份,正是日方和汉奸亟亟于清查的对象。我们大都没有家眷,而且,即使有家眷的话,别人又怎敢和我们合办联保?我们又怎忍欺瞒别人,使他们担戴那么大的危险?筹思再筹思,商议再商议,最后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决不能在南京继续住下去,五家联保,终将把我们撵出南京了。

一时权宜之计者流

但是逃出南京谈何容易,南京城里城外敌军密布,岗哨工事,层层叠叠,有如天罗地网一般,我们无兵无勇,但凭满腔热血,赤手空拳,又怎能逃得出去呢?我们真是进退维谷,不知所措了。

借由雷厉风行的清查户口,与办理五家联保,伪组织里的汉奸大概有点油水可捞,办事也带勤一点了,在伪组织南京市政府的大门口,出现了伪朝旗帜,赫然竟是民国初年所使用的五族共和旗,旗分红黄蓝白黑五色,每种颜色等距一横条,伪组织悬起这种不伦不类的旗帜来,又强令每户人家各悬一面。最令人气愤的是,伪府五色旗之左,还悬上了一幅日本国旗,那正是耻辱的烙印,无耻的标记。

民国二十七年初,南京沦陷后最黑暗惨淡的一个旧历大年初一,在日方的唆使之下,由伪组织发动,假座大华戏院,开了一个所谓的“中日恳亲大会”,同时也就是伪组织正式开锣的“成立典礼”,时在南京陷落后,首都军民惨遭屠戮者在三十万人以上,尤其日军淫威逞暴之下几已无一全节之女,衣食无着,庐舍为墟,人人切齿痛恨日军残暴,恨不能食其肉而寝其皮。

在这种悲愤已极的心情之下,中日之间又有何亲可恳?只怕汉奸方面亦已稔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强迫规定,每户各派三名代表参加,违者即予严惩,以“反动分子”论,宁非滑天下之大稽。

据参加过这次“恳亲大会”的难友们说,日本军司令官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尤其即席“致训”,他在大放厥词的道:

“时至今日,中国人还不觉悟,仍然在勾结英美,顽抵大日本帝国?……希望你们这些优秀分子,能够趁此大好时机,复兴中国!”

上海发行的《新申报》,便根据此次“恳亲大会”,作了一番肉麻当有趣的报导,在陷区同胞读来,真个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新申报》诬称南京市面全部恢复,万民腾欢,普天同庆,还刊出了几帧伪造的照片。其实呢,偌大的南京城,难民区之外,莫说是老百姓,连狗都没有一条。

南京市伪警察厅,是在日军攻陷南京一个多月以后成立的,伪厅长是华洋饭店老板,显然是地痞流氓临时客串,经费由日本军方拨给,每个月只有三千元。伪警察厅长拿这三千元经费左支右绌,连薪水都发不出来。因此在开头的那一段时期,简直就找不到人来干的警察,后来才有一批退職警察因饥寒交迫,硬起头皮出来应征,他们穿着原有的制服,由于领不到枪,仅只在手上拿着一根短棍子。这批伪警见了日本人怕得要命,看到中国百姓便耀武扬威,欺凌压榨,一会儿挨日本人的拳打脚踢,一会儿又将老百姓的挑担地摊,搜翻得凌乱不堪,看了他们的行径,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教导总队有一位司号长,长得人高马大,白白胖胖,由于他体型的特殊,在教导总队数万官兵之中允称第一,因此总队上下没有人不认识他,南京的老百姓对他也很熟悉。这位司号长曾经在某次阅兵的时候,将他胯下的一匹高头大马,压得眼睛都睁不开来。他在南京城陷时也未及逃出,后来他当了一名伪警,使得很多人都兴起“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盛叹。其后方知,他当伪警是有作用的,屈身为贼的目的主要在于掩人耳目,便利脱逃。后来他果然如愿以偿,逃出了南京死城,辗转抵达武昌,参加了干训班。由此可知,在伪组织中,也有不少人是在作一时权宜之计的。

据说,当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率部攻抵苏州,马上就取出一份事前调查所得的苏州各地所藏古物一览表,按图索骥,勒令收藏者将我国名贵古董字画一一交出,因此,连姑苏城外寒山寺里的那一口古钟,也被搬到了日本。

时日曷丧与汝偕亡

这一次日军大举侵华,我国在名贵古董字画上的损失是无法胜计的,日军从上到下,都将洗劫我国文物,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们事先做过严密的调查,攻陷南京后立刻便展开了有计划的搜劫行动,各机关,各学校,各博物馆、图书馆,达官富贾的公馆、各大公司、各大商家所贮存的古董字画,几已被他们一扫而光,尽数劫走。万一有“漏网”的,日军犹在持续不断的搜劫,同时更以半买半抢的方式,在地摊上作最后的劫掠。可想而知的是,这么多许多无价之宝一船船的给运到了日本,就此永无重见天日之望了。

除了古董字画,珠宝珍玩,日本人全面劫掠的第二着眼点,厥在制造枪炮子弹的原料——破铜烂铁。日本军方的运输舰,一艘一艘的驶来南京下关。所卸下的堆如山积的“货物”,不是枪炮,便是子弹,这些都是侵占我国领土,屠杀我国同胞的利器。除此以外就是大规模毒化我国陷区民众的毒品、鸦片、吗啡、海洛因。

当这一批批的日本运输舰启碇返去,不用说,他们一定是满载而归的,一艘艘运输舰上载满劫自我国的金银财宝,古董字画,而其中最大宗的,尤推制造枪炮子弹的原料:破铜烂铁。

日本人洗劫我国各地的破铜烂铁,竟比他们搜劫金银财宝、古董字画,更要积极,尤为彻底。如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原料缺乏颇为严重的国家,尤其是钢铁一项,几乎全无来源。因此,所有日军在来华之前,即已奉到严厉的命令,见了钢铁之类的金属品,必须列为首先下手之列。于是,日军每到一地,破铜烂铁必定洗劫一空,每一户遭了殃的人家,从铁门铁栅,到铜锁铜栓,无分巨细,绝对无一幸免。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公私双方,生命财产的损失,堪称空前惨重,无比浩大。唐生智守南京城,原打算持久作战,长期抵抗,所以守南京的部队,在在都是国军中的精锐,预先贮存的军用物资,更是堆积如山,所在多有。其中为数最多的,还数军用米、洋面和汽油。

由于南京失陷太快,所有的军用物资,根本就来不及破坏,这正好给日本军方发了一笔大财,全部笑纳,照单全收。汽油马上发交日军使用,军米和洋面呢,又给他们做了无本生利、利上加利的好生意。

以洋面为例,在麇集三十余万的难民区里,一袋洋面的价格,高达国币八元,日本官兵不便将洋面运到难民区里去发卖,他们便想出了个一石二鸟,利上滚利的主意,在他们的驻扎地,公开设立钱币兑换处,规定国币一元五角,兑换日本军用票一元。就这么一兑换,先赚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纯利。

一般人也许以为,谁会倒贴本钱,用十足通用的国币,去兑换日本的军用票呢?殊不知,兑军用票的人,不但每天大摆长龙,而且往往争先恐后,大打出手,争得头破血流。

原来,日本人在另一方面,又在大卖特卖他们掳获而去的洋面,彰明昭著的在做没有本钱的买卖。同时硬性规定,每袋洋面的价格是日本军用券二元五角,如此这般,难民区里的贫民,为利之所趋,便每天去排队,兑军用券,然后再去买洋面,搬到难民区,一转手之间,可以赚到一倍以上的利润。其实,真正在两面赚钱的,仍然是日本人啊。

日本军以驻扎在南京城里,经过持续三个月的大屠杀后,良知未泯者,难免神明内疚,坐卧不宁,加上南京残存军民,都抱着“时日曷丧,予偕汝皆亡”的敌忾同仇心理,尤使日军在畏惧国军反攻,民军报复之余,无时无刻不在惊慌恐怖之中。

日军胆怯风声鹤唳

有一天,五六位国军官兵,自南京城外,潜入南京城里,匿身于中华路附近的一间地下室内,恰巧有五名日兵,押着四名中国夫子,经过那间地下室。我军健儿便一涌而出,枪声起处,将五名日军全部射杀,倒卧于血泊之中。然后,告诉那四个夫子说:

“你们不要骇怕,中央军已经进城了!”

四个夫子一听,当下便欣喜若狂,雀跃三千,他们疯狂似的拔足飞奔,欢声大叫,从中华路一直喊到难民区,口口声声的——

“中央军来了!”

“中央军进城了呀!”

喊声不绝,猛一下子,全城的三四十万劫后灾黎,莫不鼓舞欢欣,欢声雷动,扶老携幼,争先恐后的奔出门来欢迎中央军,“中央军到了”的喊声响彻云霄。与此同时,满城的日军也就吓破了胆。

日军信以为真,于是心摧胆裂,丑态百出,纷纷的脱下军装,改穿便衣,抱头鼠窜,东奔西跑。兵营、街头,到处可见抛弃的枪械,成堆的黄呢军服,中国人拍手在大笑,日本军官恼羞成怒,拔出手枪来加以弹压,他们竭力制止日军弃械易服而逃,只是那能制止得了,于是,日本军官开了枪,有好些日本兵糊里糊涂,在奔逃之中白白的送了命。

时值清晨,我正待起床,忽然有一位难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前来报告:

“郭先生,好消息,中央军已经进城了!”

我听了不觉一跃而起,忙不迭的问道:

“可是真的?”

“真的呀,”那位难友兴奋万状,手舞足蹈的说:“我亲眼瞧见的,街上的日本兵全跑光了,难民区里的日本旗,全都被人扯了下来。”

正说时,外面忽又传来劈劈啪啪的鞭炮声,难民们大喜过望,拍手欢笑的道:

“哎呀,有人放鞭炮了,没有问题,一定是中央军进了城!”

说得连我都有点将信将疑了,不过我为了慎重起见,一面派几位同志,分赴各城门打听确实消息,一面告诫同住的难友说:

“不论国军已否进城,马上就会有一场大混乱,列位还是在这里等着,轻易不可出门。”说罢,我穿好衣服,急急的推门而去,难友们着急的喊住了我问:

“郭先生,您到哪儿去?”

“我去找睢先生,”我头也不回的答道:“跟他商量商量,我们应该怎么接应国军。”

难友们在我身后大叫:

“郭先生,您要早去早回啊! 我们都在等着您的消息,及时出动呢。”

“我知道！”

一口气跑到睢团长的住处，把我所获得的喜讯，三言两语的说给他听。经过我们两个人静下心来一研判，我们的共同结论是：中央军攻进南京城一说，似乎不太可能。

果然，就在这个时机，军机轧轧，破空而来，须臾，天崩地坼般一声巨响，一枚炸弹轰然爆发，紧接着又有罹难同胞的悲号哀呼，大哭小叫，刹时间便乱成了一团，仿佛世界末日业已来临。

和睢团长携手奔回我的住处，沿途所见，一群一群的难民仓皇失措，东奔西跑。及至抵达我的住处以后，一位同志从中华门快马加鞭的赶了回来，他带来了确切的消息，仅只有五位中央军便衣入城，枪杀五名日兵，造成南京失陷后最大的一次混乱。

防空司令幸得不死

日本军官在混乱之中枪杀了不少夺路而逃的日本兵，军方又惟恐难民区里的中国难民对日军群起而攻之，一发而不可收拾，所以他们不惜出动空军，在越聚越多的难民群里投下一枚炸弹，导致了重大的伤亡。幸亏飞行员发现难民群中夹杂得有日本宪兵，正在竭力维持秩序，为免自相残杀，方始中止了轰炸。

就基于这一场虚惊，使南京城里的日军深切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恐惧日益加深，几使他们神经崩溃。在日本兵营中，每天夜里，都会有日兵突然之间从熟睡中惊醒，尖声怪叫：

“中国兵来了，中国兵来了！”

甚至于，还会有汽车上的日本驾驶兵，逃命似的自驾驶座上跃到地面，双手抱头惊呼骇喊——

“中国兵来了呀！”

利用日军的恐惧心理，我开始发动我的部下，把握日军到处拉夫的机会，进入日军之中，尽可能的制造恐怖事件，有以瓦解日军的士气军心。有一次，我有两名部下被日本兵拉了夫，派在日军南京防空司令某少将那儿充杂役，他们偷空悄悄的来到我住处，和我联络，我认为有机可

乘,便很热烈的接待他们。

我这两名部下,一个叫杨龙,一个叫焦如贵,都是我营里的上士班长,我知道焦如贵胆大心细,视日本人如死敌,他必定有拼死歼敌的决心。杨龙的胆子比较小些,他还有个老母亲住在南京。

当时我也曾向杨龙提出建议说:

“你给那个日本防空司令当勤务兵,他很相信你,可以放你出来到处走走。你就不妨利用这个机会,莫再回去了。你去找你的老母亲,再想办法离开南京城,两母子一齐到后方去吧。”

然而,杨龙却在慷慨激昂的说:

“营长,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嘛。我要先完成营长交代给我的任务,再去找我的老母亲。”

我还在劝着他说:

“人有后顾之忧,就很难一力向前。你还是去找你的母亲吧。”

杨龙却又坚决的说:

“不,营长,我早想过了,我要先公而后私!”

话都说到这里了,我只好坦然的告诉杨龙和焦如贵两位上士说:

“这件事难是难,不过做成功了以后,效力必定很大,我要你们干掉那个日本少将。”

杨龙一拍胸脯说:

“营长,你放心,这件任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给杨龙和焦如贵,找到了一枚手榴弹,让他们神不知、鬼不觉的带到了汤山,日军驻南京防空司令部。手榴弹藏在焦如贵的身畔,回日军防空司令部时,幸好不曾被搜出来,当天夜晚,焦如贵唤醒了熟睡中的杨龙,悄声的说:

“走,我们去干掉那个东洋防空司令!”

逃离危城存此纪录

杨龙都跟着他走到日本防空司令的寝室门口了,只要把手榴弹抛进去,轰然一声爆炸,那位日本防空司令必死无疑。然而,偏偏在这紧要关

头，杨龙想想又胆怯了，他紧张的抱住焦如贵的手，低声的说：

“不行不行，这颗手榴弹一爆炸，我们两个准定也送命啦！”

焦如贵义愤填膺的说：

“我们两个上士，拼他一个少将，那有哪点划不来？”

可是杨龙却抱住了焦如贵的手臂不放，他在哀求苦恼的说：

“莫忙嘛莫忙嘛，让我再想一想。”

就因为他非要想那么一想，遂使扑灭彼獠的大好时机，错失交臂。日本防空司令在床上咳了声嗽，使焦如贵也提高了警觉，手榴弹原封不动，两个人很狼狈的逃下了汤山，潜入城内，找到了我。焦如贵痛斥杨龙的胆怯误事，使他功败垂成。事已如此，我只好慰勉焦如贵，又责备了杨龙几句，给了他一点钱，叫他去找他的母亲，然后逃离南京。

当年盘踞南京的日本兵，往往会有如下这种颓丧悲观的哀鸣——

“中国有装甲人——铁皮人！大大的我们不能回国了啊！”

他们所谓的“装甲人”、“铁皮人”究竟何所指呢？说来可笑，他们指的是南京四郊的红枪会会员，中国老百姓的民众自卫组织之一。

日本皇军破题儿第一遭，和南京郊区的红枪会会员遭遇，是在南京城陷未几的郊区蒲城。当其时，蒲城正呈真空状态。既没有中央军，也不见日本兵。地方秩序，系由以红枪会会员为基干的地方武力所维持。

第一次遭遇的那一天，三名日本皇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大踏步的进入蒲城镇，直吓得镇上的平民百姓，少妇长女鸡飞猫跳，没命奔逃，只有镇上最大的一家茶馆，空阒无人，却在就中的一桌上，端然坐着一位少年英雄，有两支手枪，放在他的面前。

这位少年英雄，正是红枪会会员，他一身是胆，专等日本兵前来，三名日本兵一到茶馆，少年英雄便双枪齐发，砰砰两响，将当先的两名日兵双双击毙，剩下一名日兵，直吓得魂飞魄散，抱头鼠窜而逃。

从此以后，各地红枪会风起云涌，不时予日军惨重的打击，使日军损兵折将，军心士气大为沮丧。“仇恨人心会生根”，这便是南京民众对于日军大屠杀的报复之举、行动表现。

我在南京蛰居三月，自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陷，以迄

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冒险逃出南京,转赴后方,投身抗战阵营。三月之间,濒死者屡,好不容易留下这条性命,让我在七十以后,完成这部“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纪录,冥冥之中,也许这就是天数吧。

[本文节录自郭岐著《南京大屠杀》,台北中外图书社编印,
1979年出版。]

危城脱险记

——《南京大屠杀》后一章

郭 岐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南京城郊经过谷寿夫纵兵屠城后，真所谓腥风血雨，尸骨遍野！鬼哭神嚎，惨绝人寰。中国人固然怨声载道，国际间更一致谴责。日本侵华总部，也认为长此下去，决不是征服中国的办法。只好下令将屠夫谷寿夫他调；改由中岛部队，进驻南京！中岛为了恢复南京秩序，第一步骤，先选其所部精锐，组成临时宪兵队。付与很大权力，可以就地处罚不法的日本侵华官兵。始将疯狂了两个多月，为所欲为的日军不法行为稍作收敛。第二步骤，就是策动无耻汉奸，出而组织“维新政府”，以便施行以华制华的毒计。第三步骤，就是开放城郊菜民进城卖菜，城内的难民准许沿街摆设地摊，作为一时的救济。这样一来，城内城外的小市民们，才算稍有活动的余地。然而对于匿藏在难民区的中国军人，仍然防范甚严。因为军人：第一有组织能力；第二可能藏有武器。若起而反抗，仍然是心腹大患！因而由新组成的日本宪兵队，分成警勤区，分住在难民集中区的山西路上，与上海路中段，随时随地作防范措施。这是他们的明防，而在暗查方面，更将会华语的日本宪兵，换成便衣，冒充中国人，混进难民区，专探匿藏于难民区中的中国军人。只要有一点军人的破绽，他们就会即时逮捕。因此我留困南京的后期，遇事多用眼睛看，少用嘴巴说，免得言多有失，遭到杀身之祸。此外还得随时提高警觉；随地临机应变，才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日军检查险遭不测

当我三迁北平路卅四号施泰兴公馆后，不久，大家为了劳逸平均，

乃规定每一位同居的男性难民,均要轮流去菜市场去买菜。有那么一日,正轮到我值日买菜,我就提上菜篮走出施公馆大门。为了躲避日本鬼子,不愿走大街,乃找小巷觅近弄。然而小巷近弄,巷狭弄短,每每视线不够。当我右拐左弯走出巷弄时,始发现巷口外,也就是菜市场门前,正有日本宪兵作临检行人之举。我距离太近,已被他们发现,无法绕道脱身。只好硬着头皮,以极镇静的态度,装作平民的样子,向菜市场口走去,被他们排入临检的行列。当时被检的人群,大都是真正买菜的普通市民,他们当然没有问题。检查过后,也就放行,各走各路。当我轮到检查时,因我身躯并不高大,对我并不甚注意。当日本宪兵令我放下空菜篮,验看我的双手时,突发现我右手掌边,长有蚕茧状,当下情况大变,引起他们的怀疑,认为具有军人特征。因为军人日夜抓枪,久而久之右手掌边,就要磨出蚕茧来。于是主检的一位日本宪兵,竟大声喝斥的说:

“中国兵,扣留下!”

由这一声的喝斥,方知他们临检的目的,仍然放在中国军人身上。我当时不仅态度镇静,尤且面带笑容,毫无惧状,即时回称:

“我家世代经商,根本不知当兵为何事?何来的中国兵?”

“你右手掌边,长有蚕茧,就是当兵证据,你有何说?”

当我排入临检行列时,我发现临街的店面,原是一家弹子房,现在虽不开张,但店面里的陈设还在。于是我就地取材,随机应变,即时回称:

“我自幼就喜欢打弹子,这家店铺,我就是常客,手掌边的蚕茧,就是弹杆给磨出来的!”我一边回答,一边就比划打弹子的姿势。因为我言之有物,装模作样也很像一个玩家。那位临检宪兵,不能不信,于是就挥手让我过去。当我弯腰提取我的菜篮要走时,另一位满口京腔的日本宪兵,接下又说:

“慢着,慢着!听你说话是北方口音,怎么能成为南京人呢?当然是因当兵才到了此地。”这的确是个大问题,一个人的乡音是不能因时因地而有所改变的。为了避免回答缓慢致遭怀疑,我紧接着回称:

“我家世代经商,商人以四海为家,居无定所,那里有生意做,就往那

里跑。当家父在归化城经营西口皮货时,我就在该城出生的,牙牙学语,以及进国民小学读书,都在归化城,因而学成北方口音,这是自然情事,何足为怪。”

我当时特举归化城而不举平津,具有两个原因:第一那个发话的日本宪兵满口京腔,他一定对平津熟悉,我不能自投罗网;第二归化城与我山西老家右玉县,仅隔了一道边墙(长城),我在县城住中学时,每年远足旅行,归化城大都是我们游玩的目的地。以后服务军旅,返家探亲时,也以该城为搭乘平绥铁路火车的起落站。该城大街小巷的街名,我都了如指掌,如果该宪兵继续追问,我当然会有问必答,不致露出破绽。大概那位日本宪兵是平津通,而不是绥远通。一听我说是出生于归化城,他就不再追问。就此这样,我又绕过鬼门关,没有进入枉死城。当我买菜平安回到施公馆。道出上情,全馆难民都为我捏了一把冷汗,同声为我道了万幸!

窥识日人面部特征

我在南京蛰居期间,三天五日都要遭到日本人的检查。每次碰到日本人,首先就是要注意他们的面部表情,然后再想出应付的措施。久而久之,让我窥出了日本人的一点小小特征。就是日本人的下眼皮稍与中国人不同。我国人的下眼皮较厚,而弧型亦较大;而日本人的下眼皮较薄,弧度较小而直。因为与日本人会面多了,可说屡试不爽。即使他们换了便衣,我仍然可以一眼看出。因而陷身南京三个月,终能平安脱险,未遭浩劫,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有一日我到山西路难民区去访友,马路边有一个出售卫生纸的地摊。我原想返回时买一包备用,因而停留一下向摊主问价时,突发现卫生纸上,另摆有一只码表求售。码表只是运动场的宠物,值此兵慌马乱期间,根本无人过问,当然也就成为地摊中的点缀物品。而我虽陷困首都,但每日早晨,都要练一次太极拳。平时用多少时间,都无从知道,如将其买下,多少有一点用处。于是我以外行人的举动,一边拿起放在耳边作听状,一边就向摊主人说:

“这只表已坏了，听不到走的声音？”

我所以这样装模作样，第一是要试探摊主，是否认识码表，如不认识，我就可以出低价买到；第二为了防隔墙有耳，隔街有目。怕被日本侦探，侦知我是知识分子，或军人身份，那样一来麻烦就多了。说也奇怪，就在我和地摊主人交谈时，不知何时背后来了一位旁观者，听到我说“表坏了”，他竟插口参言加以指教的说：

“这是一只码表，在运动场作计分计秒之用，一按这个纽就走，二按纽就停，三按纽就复原。”

当他一边解说，一边按钮时，我就注视他的下眼皮，一眼就认出他是日本人，不管他是普通日本人，抑为便衣侦探，都应该远离为妙。于是我就顺水推舟地回答：

“既是这样的表，我买了没有用处，我不买了！”

我回答以后，就提起每次上街作掩护的菜篮子，扭头就走。在我走了一段距离，回头再望，发现那个参言插嘴的人走远了。我再回头，仍返原摊，仅以四角法币，将那只码表买到手中。当我沿地摊大街，拐弯进入山西路口时，突又发现刚才向我发话的那个人，也正同方向在我的前边漫步街头。我就尾随保持距离慢行，免被他发现生疑。就在此时，适有一辆黄色小汽车，车前插有一面膏药旗，沿着山西路急驰。在我前边走的那个人，竟远远用手一招，那辆插有日本旗的小轿车，就被招了过去，仅说了三言两语，即登车而去。由此可知那个参言插嘴，满口说中国话的人，就是千真万确的日本便衣侦探。假使我买表时，露出一一点中国军人的破绽，一定是吃不了，要兜着走，够我瞧的。因为我当时一眼认出他是日本人，当即提高警觉，设法远离，结果当时虽然逢凶，但事后仍能化吉无事。亦云幸矣！

被害军民何止卅万

南京陷落三月中，被日军屠杀的死难军民，据一般调查统计，总数达三十万之多。但在实际来说，还不止此数，因为调查统计总数，是指日军明杀者而言。然而因日军陷城，暗中死去的人数更不在少数。所谓暗中

死亡者,系因忧郁成疾,以及生活无着,终于走上绝路自缢死亡者而言。现举亲身所历二例为证。

当我迁居北平路卅四号施公馆后,全院难民仅有三四十人。其中最值得同情者,即为黄姓父女二人。黄先生年约五十出头,生性胆小,一听飞机大炮之声,就浑身发抖,终而因忧成疾,再加饥寒交迫,病势日重一日。而孤女年仅十五六,终日垂泪,无法可想,上街乞讨,怕被兽兵掳去,委身嫁人,时地不宜,年龄又小。老者终于二月初旬一命呜呼,我们同院难民代找了几片门板,钉制成简易棺材把死者埋葬附近空地。而幼女举目无亲,当我们翌日为他筹钱的当儿遍寻不着,最后找到埋葬其父的坟前,她已吊死在附近的一株小树上。他们父女的惨案发生,当然仍是日本军阀的暴虐所造成。

第二件惨事也发生在施公馆内,有位原籍方山的曲老先生,学得一手裁缝手艺,生活原很美满。当日军进攻南京近郊时,他为躲避日军骚扰,就携妻带子逃进南京城里,城陷以后,也辗转住进施公馆。一因坐食山空,忧愁全家生活无着,二因胆小,一听枪炮声音,浑身就要战战兢兢。在二者交迫之下,终染重病。负责看管施公馆的吴先生,因有前车之鉴,不愿公馆内再见死人,于是就下令要他们全家搬走,而他们三人,因时值隆冬,大雪纷飞,离开施公馆,不被病死饿死,也一定会被冻死!当然他们不愿走。因而她们母子两人哭哭啼啼的要求不要撵他们。我既同情曲老先生一家的困楚;同时觉得吴管理员的顾虑,也没有错!我既然同情双方,乃提出双方都可同意的折衷办法:不妨将曲老先生,以病人的身份,送到附近市立鼓楼医院,医治好了,固然是曲家之福;即使医药罔效,也算寿终在医院,在曲家母子来说,算尽了人事,在施公馆来说,落个眼不见死人的安静。至于医院要钱的话,到时大家再想办法。我的意见一经提出,很快就获双方同意。当即就将病人硬送到鼓楼医院,不料时隔一夜,翌日天明鼓楼医院的报丧通知就来了,要其家人前去收尸。曲太太一听到曲老先生的死讯,当时昏了过去;而其幼子随就嚎啕大哭!但是吴管理员闻声即来制止。原因是为了全院几十位难民的安全,惟恐日本鬼子,闻声追查,那就麻烦来了!因而不让他们母子哭泣。亲人死了,连哭的自由都没有了!这真是人间惨事!这也就是亡国奴的下场!夫

复何言！

这时医院催促曲家人去领尸抬埋，但他们母子二人，母弱子幼，根本拿不出办法来！于是我就发起义助，有钱的助钱，有物的助物，有力的助力。首先由我做起，先捐了一件避难时购买的棉袍，作为曲老先生的寿衣，另赠法币五元作治丧费用。他母子两人，非常感激，当下向我行了民间大礼，双双磕头致谢！同院难民随即引起同情，也就一元两元同伸援手！结果共收了十九元法币。另由几个年轻小伙子，协力帮助才将曲老先生的尸体，埋葬于前几日病逝的黄老先生之旁。就在施公馆一隅中，旬日内就无辜死了三人之多。在全南京市陷敌三个月中，因受日本军阀之侵袭，无辜死亡者，难以数计，如将这些无辜牺牲者，也加在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中，总数何止三十万呢？

情势险恶存身困难

我们这些具有军人身份的难民，在南京甫行陷落时，虽因兵慌马乱，随时有被敌人杀死的可能，相对的也就因为全城没有秩序，反而东躲西藏也比较容易。当中岛部队进驻后，先之设法维持全市秩序，继之出现了维新伪政府。这样一来，反而使匿藏的军人，困难增多。原因是日军的占领仅是点线，而伪组织的出现，却是全面的。点线好躲，全面难藏。尤以伪组织宣布南京居民，必需五家联保。如有不实之情，五家要受联坐之罪！我们这些外地军人，就无所遁形！更使人心惊肉跳的事是，我匿居的施公馆，隶属南京市第四行政区，而第四区伪区长方逆浩，则是一位丧心病狂，不折不扣要向“皇军”邀功寻赏的真汉奸。硬要主张将其辖区内，匿藏的中国军人，一个一个清查出来。当这个消息传到施公馆后，我就头皮发麻，深深感到，不仅施公馆一地，不是继续匿藏之所，即整个南京城，都无容身之地，非早日设法逃离凶城不可。留困南京城内教导团的军官，平时有来往的第一位就是睢团长友兰先生。他的官阶比我还高一级，匿居危城，危险性更大！于是我就密赴睢团长的匿居处，既是请教，也是共商，大家的安全只有逃出南京城，才是最上上之策。

睢团长在南京陷敌三阅月中，得能安然渡过人间浩劫，全靠他有一位精明干练的副官宗荣武先生随时随地维护使然。宗荣武是江北泰兴县人。是江北最富庶的县份，自古有金如皋银泰兴之谚。而泰兴西邻扬州，东近通州，为帮会山门最高的地方。因而宗副官老早就加入帮会，尤且辈份不低。对下层社会的关系，可说非常的好。当南京陷落时，除将睢团长夫妇，安置于现址匿居后，他反而躲到下关的和记洋行内。因洋行内也有同帮的人，他就摇身一变成为行内的干员，持上洋行买办的身份证明，随时随地打听日伪的行动，凡有重要消息，就随时向睢团长通风报讯。睢氏就凭此，来作趋吉避凶的措施。因此当我赶去向他说明来意后。他接下就说：

“此一情况，我已知晓，正打算找老兄来商量一下，但我们都是外省人，要想出城，还得找宗副官想办法才行。”

宗副官如救星降临

就在我和睢团长说话时，宗副官就来了，宗副官也因为情况不好，想劝睢团长夫妇早日离开凶城为佳，于是他说：

“以现在敌伪准许城郊小贩自由出入南京城的情形，我们困留城内的官兵，要想出城已非难事。只要大家化装一下，就可混出城去。但是出了城要到大后方，路途怎样，我们如坐瓮中，全然不知？为了出城后有个落脚处。我看先让我回一趟泰兴老家去看看。如我的老家现在还平安的话，凡是教导团逃出南京城的官兵，先到我家住下，将通往大后方路线觅妥后，再作转进的打算。”

宗荣武提出的办法，不仅想前，还要顾后，睢团长和我除了佩服他的才干外，只有点头赞称的一途。在睢团长点头以后，接着以关怀的口吻说：

“此去探路，沿途要多加小心。必须早去早回。近来敌伪搜索国军官兵甚急，我和郭营长匿居南京的处境，日危一日。必需近日设法离开凶城为好！”

“请二位长官放心好了，去年双十二陷城的晚上，在挹江门口未被乱

兵踏死，阎王爷就不会再召见我了！我的老家距南京城，仅有两百多华里，如要坐船顺适的话，多则六日少则五天，就可打个来回！”

在宗荣武返家探路的短暂时期间。日本宪兵正联合伪组织人员，大举作地毯式的稽查，明为催促难民们早日完成五家联保；而暗中就是加紧搜索中国军人。我在施公馆中，竟由马路新闻，听到很不利本身的传言。说是北平路卅四号内，不仅有中国军人，藏匿其间，尤且还是高级军官。我在前二处意大利总领事馆匿藏时，因部属们不时会见，致使难民们都知道我系军官身份。为了人安己安，也就是为了隐匿身份，才一而再的作三迁之举。自秘密迁进施公馆后，我不再在匿藏处会见部属。因而我的身份，全馆难民就无人知。于今竟然传出施公馆内，匿藏有高级军官，所指何来？是否除我而外，真有高级军官其人。我因迁来时短，根本难知底细，莫名其妙。但本人身为中级军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而不听到此一消息，我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虽急得乱转，但是走投无路。在万般无奈的急情下，只得再趋睢团长处共商办法。如睢氏匿居处较为安全的话，我就请求迁来，作短暂的匿居。谁知当我会到他时，他也因为五家联保的事，大感为难。睢氏夫妇得能居匿现址，完全是由宗副官担保介绍的关系，平时虽愿掩护匿居。但要五家联保，就绕弯儿的推辞。其不安的心情，也正和我一样，我何能再要求迁来此处避难呢？在此情此境下，惟一的希望，就是宗副官探路工作顺利，早日返回，领上我们逃出南京，才算一了百了！说也凑巧，就在睢团长和我，忧心如焚的时候，宗副官突现眼前，当即向我俩作了探路工作的简报，说出沿途的情形：由南京到泰兴，除了长江中有日本军舰航行外，江北根本没有日军。如出城后的官员们，在他的老家落脚非常安全。至于出城后的行途，可采江北的陆路，与沿长江东行的水路均可。听说水陆两路上偶有土匪、共产党武装出现，好在他此次探路都没有碰上。如果我们出城之后，能找几支短枪随行。那就万无一失，可以安全回到泰兴。

决走水路八仙过海

我们匿居南京的危险，既日甚一日。而宗副官的探路工作又很顺

利。于是要讨论的问题是：第一邀哪些人同行？第二走陆路好？还是水路好？第三由哪一城门出城？第四出城后，在何处集合？于是我们三人即时逐项研讨：首先商讨同行人员，人多了担忧财力不够；人少了对付土匪、共产党武装人力就感单薄。当时睢团长仅提出他们夫妇二人，外加一位宗副官合计三人。笔者即时提出了四人，其姓名是郭迪民、龚敏、李炳才和杨春旺四位班长。我之所以特提他们四人，正因为我所有的四支手枪，都由他们四位保藏中。宗副官采路简报中，说明需要几支短枪随行，藉作安全保障，如有他们四位人枪同行，正好排上用场。因此出城的人数，便决定共计八人。其中睢夫人是惟一女性。正如同古人所云的七男一女的古八仙，如何过海，就得各显神通！

接下研讨的事，就是出城后，走陆路好，还是走水路的好。我的带枪的四位班长，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我当时也是年仅卅岁出头的青年。只要有路可走，走水路走陆路，都无所谓。因此关于路线问题，我就未便提出意见。然而睢团长就不同了，为了体念其夫人，自幼出身于名门，自小养尊处优，如走陆路，欲想找代步工具，雇马觅车，恐难如愿，非用天生的两条腿走路不可。那样一来长途跋涉，未免就要辛苦了！尤恐因妇道人家走路太慢，影响大家逃难行程，那样的后果更不堪设想。如是水路的话，大家同乘一船，进退如一，就没有以上的顾虑了！因此睢氏即时提出主张说：

“如果水路行得通的话，我主张走水路的好，不知郭岐营长以为然否”？

睢团长既然征求我的意见，我接下就回称：

“走水路，走陆路，我都无所谓。最好由宗副官来决定。一来他是当地人，现在的目的地又是他的老家，对当地地形，老早熟悉了；二来他刚才探路完毕，明了近况。由他来选择路线。一定是最适当的！”

我发言毕，睢团长点头表示允当后，就双目注视宗副官，要他说话，宗副官沉思了好一阵，方始说出他的意见：

“我这次回家探路，回家走水路，回京时走陆路，水陆两路都可走得通。不过为了我们出城方便计，似宜采取走水路。南京全城十二个城门，现在均已开放，任人通过。但十二城门的检查方面，据我的经验，以

挹江门的检查较马虎。其他的城门较严格,原因是挹江门为通下关要口,下关是南京的水陆码头所在地,出入此门的人终日川流不息,守门日军就不宜逐身搜摸,免生拥挤事情,除非得到特别情报,或出入人员有慌张情事时,才作搜身摸体之举。而其他城门,因人数较少,每人都要搜身检查。因此,我们出城,宜走挹江门,不走他处门,原因即在此。此外和记洋行就在下关,就可作为我们出城后集聚处所。尤且和记洋行的后门,就通渔船码头。我们雇船水行,可说既方便又秘密。如再利用黎明或黄昏的时候下船东行,那更是人不知、鬼不觉的逃离了南京。因此我也主张走水路好!”

宗副官在南京城陷前,仅系教导总队编制内的一位上尉副官。但在此时此地,他已成为我们逃难群中无上权威的总指挥。他说走水路为宜,当然就得采取水路。何况他又举出走水路较为方便的许多理由呢?

化装小贩偷带手枪

接下研讨的问题,就是我们出城的人,要化装成什么样的人等,才能顺利到达和记洋行。以宗副官多日来出入挹江门的经验与观察。仍以化装成菜贩煤贩渔贩等为宜。第一这些贩夫走卒,当时正为敌伪们所欢迎,以便供应所需;第二通过挹江门的人群,虽然各色人等都有,但仍以这些劳苦大众为最多,尤以早晚两个时间。这些人,出入挹江门,可说是川流不息。如我们出城的七人,也化装成劳苦大众的模样,更于早晚时分,混在其间随人群出城,就不会有问题的了!

我的四位班长,原就是出身于劳苦大众群中,现在要他们再化装成劳苦大众,无异让他们返璞归真,那还有什么问题。至于笔者,原以耕读传家,现在要我化装成一个贩夫,也是轻而易举,绝对很像。我们出城的七人中,最成问题的就是睢夫人,她当时不仅年轻,尤且貌美,如以女性身份出城,小则要被兽军吃吃豆腐,大则可能遭受污辱。这样一来,那就有违逃离危城的目的。为了事不出纰漏,尤且人人都要安全,最后还是由宗副官,想出一个瞒天过海之法,将睢太太一头秀发牺牲掉,剪成男人的发型,脸上再擦上些黄土,化装成男病人的样子。不戴帽,光着头,表

示货真价实，绝无虚假。再装成一个哑巴，硬是不开口说话，以免漏出娘娘腔调。如被日军查询，睢团长就以家长身份，代为回话。一个病容的男哑巴，日军就不会再注意了！

最后就是我所保藏的四支短枪如何携带出城的问题。这是我们当时最感困难的一个难题。敌人在各城门设卡放哨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中国军人与武器出入南京城。于今我们这些军人，不仅要想出城，尤且还要带武器出城。这无异向日军挑战寻衅？其后果的严重性，是不可言喻的！然而我们三人，当时谁也不愿意打退堂鼓，兴起放弃不带的念头。此中的原因：第一逃命还要保命。如果由敌人的魔掌中，逃出来的性命，在半途中送在土匪、共产党武装手里，那就有些太不值得！为了保命，我们必须设法，把手中所保有的四支短枪，统统带出城外，以便作脱险后的安全保障。第二军人爱枪，已成天性。只要手中有枪，谁也不忍放弃。然而运枪出城，在当时来说，正犯着敌人的大忌！睢团长和我人出城都感困难，对于运枪当然无法可想。最后还是由我们的智多星宗副官，去钻日军的空隙，终于想出一个办法：

以宗副官不时出入挹江门的观察，自中岛部队负责守城后，派驻挹江门的卫兵。很少向妇女们作搜身摸体的举动，年龄较轻者，有时被摸一下脸蛋儿，吃吃豆腐的事，偶或有之；而年老貌丑者，根本就是自由出入，不加理睬。他看在眼里，想在心头。即时联想到和记洋行的老妈子女佣人，不仅年逾五十，尤且腰粗臀大，所穿的两截衣裤，犹如两只油桶。如于每一腿上绑上一支手枪出入城门，绝不会引起守军的注意。何况该老妇家住挹江门内，因在和记洋行作佣人，每日至少出入挹江门两次。多日来根本没有出过问题。如以重赏，付给她半年的工资卅元法币，去作这件事，一定可以如愿以偿！俟宗副官有了这个构想后，他就向睢团长和我面对面的说：

“关于我们带枪出城的事，我已想出一个办法。”

“有了办法就好，你快说，”睢团长紧接着追问。

“以高价雇用和记洋行的女佣人，就可办妥！”

“不知需要多少钱？”

“给她卅元法币就行了！”

“卅元法币太少了吧？”我接着补充说道。

“卅元是她半年的工资，在她看来已是个大数目！”

在此情此境下，睢团长和我都无用武之地，只有宗副官表演的份儿。我俩只好点头应允，无话可说，当由睢团长付给卅元法币，此事算是定案。

宗副官收到钱以后，接着又说：

“事不宜迟，那就请郭岐营长，分别通知藏枪的四位班长，务必于今日下午将四支手枪，送来此处，交由睢团长保管，好于今明两日，让老妈子运出城外，带到和记洋行。至于出城的仕官，也要在明晚六时前，齐集下关，好在夜色掩护下，乘船东行。我现在就分别去雇渔船，并和老妈子商谈携枪出城的事。”

钱物用品小心隐藏

当我分别通知郭迪民等四人，对于人枪的事，务必依时去办理。我就在通知他们四人后，顺便到估衣街摊中，选买了一身适合身材的一套工人装，另外再添购一条麻绳，一根腰带，一条破麻袋。在卅四号焙制了两张大饼，再将平时所用的一只旧热水瓶，内装少许水，统统装在破麻袋里。在外表算是小贩的食粮与饮水。其实旧水瓶底内，作了我携带钞票的保险箱，内中藏了好多张五元法币。当时五元钞算是大钞。此外又买了几盒火柴，每盒取出一半火柴，内中又可装一张五元钞票。就此将我所存有的二百多元法币，全部安全带出。那时还有一枚五钱重的金戒指，算是我全身最值钱的饰物了。逃难出城，既不敢明戴在手指上；又不宜暗藏衣袋中。如被日军发现，当然没收无疑，尤且会影响身份暴露。但事关逃难川资，非设法带出不可。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较安全的办法，就是用一尺长的细麻绳，将其吊在背后裤裆中。如遇敌人搜身检查的话，顺腿摸摸不着，开怀看看不见。终于这件宝物，又被我顺利带出。此外还有一尊小型水晶佛像，制作精美，人见人爱，平时既爱不释手，此时仍然不愿丢弃。如果被敌人发现，也一定会被没收。于是我即时买了两斤冰糖，先将冰糖温热，然后将热水糖浆，糊在小佛像上。小水晶佛就

此隐身不见。当时盛产蔗糖的台湾还在日本人手里,日军对糖类并不重视。用糖掩护小佛出城,居然也获成功。最后就是伴我多年的一条英国毛毯,毛长质轻,过去行军时固然实用;现今逃难,尤为所需。当然得设法带走。只得多走几家估衣摊,专选既脏且旧的被单子,将其缝制在内。装在破麻袋里,既不引人注目,看了还要恶心。就此这样,我化装成一个小贩,与小贩可带的东西物件准备好后,终于民国廿七年三月十一日晨,乘出入挹江门来往行人众多之际,我就混出了被困三个月的南京城。当时守城门的日军,仅是注视来往行人的行为。并未一一着手摸身检查。睢团长为了相互有个照应,约好同行,而睢氏身材高大,其夫人又年轻貌美,虽经化装,仍令人为之耽心。就在此时,突有进城的人行为慌张,致将守城门日军注意力移注过去。我们三人乃乘机混出。原想出了城门就可无事,谁知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时下关一带,正是日军水陆运输军用物品,最繁忙的地带。仍然沿各街口设岗放哨。由挹江门到和记洋行,还有一段距离。因此当我们过一弯就被日哨盘查,拐一角就遭日军检查,好在我们三人是化装成煤贩与渔贩,而煤港与渔港正都在前面。虽然经过五次的盘问与检查,但因与事实相符,他们也就相信了!虽然受了不少的窝囊气,总算安全抵达到和记洋行内。

出挹江门不堪回首

由北平路出挹江门,到达和记洋行有好长的一段距离,竟然走了两个多小时,算是我留京七年,步行街头最长的旅程。由城里看到城外,都是残垣破壁,有好多旧游的街巷,经过时已认不出名称。只有三百万元巨款兴建的交通部大楼,一向引人注目,现在还能认出。但也是仅见到几堵凸墙,还耸立在原址。自来水管到处漏水,电话线、电灯线,坠落满街。以致全市电话不通、电灯不明,也没有自来水用。迫得人去汲井水。昔日繁华首都,如今变成鬼域世界、人间地狱。当我们到了和记洋行内,才又看到电灯发光。三个月未睹此物,一见之下竟刺得睁不开眼来。俟我们八个人先后齐集于该行内,该行的伙计们,都是一见如故,这就是同胞爱!竟然备了一桌酒席,来给我们压惊,既算接风酒,也是送行席,大

块肉，大壶酒，使我们这“过江八仙”吃了个痛快。民国廿七年的春节，我们是在无酒无肉无饭的悲凉情景下渡过的，这一餐无异成了我们年夜饭了，不仅饱了口福，尤且心情快乐，因而使我终身难忘！和记洋行是位于下关的商业区内，占地很广，规模宏大，是首都有名的进出口大贸易商号。平时用人与出入该行的人，都非常的多。现因兵荒马乱，行业虽然停顿，但当我们到了该行之内，发现行内人头攒动，仍然热闹不少。因为该行也成了难民收容所，不过藏此处者，多是与该行有关系者的介绍，才被收容。当我们吃完丰盛的晚餐后，宗副官又为我们引介了匿藏于行内的三位军官。都是原来驻在南京的宪兵团营连长，他们因人数少不敢贸然离京。如今获知我们明日雇得渔船，东行泰兴，他们也愿同舟共济，逃离危城，以便早日转进后方，再为抗战效力。大家同是落难人，尤且目标相同，只要船不逾重，当然欢迎！

登上渔船沿岸多尸

翌晨黎明，也就是民国廿七年三月十一日，我们十一人，出和记洋行的后门，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形下，悄然登上雇好的渔船，十一个人一齐挤藏在船舱内，连大声的话都不敢说，驶离了渔船码头。

时序进入三月，正是江南下雨的季节。在行旅的人来说，当然途中不愿遇雨，但是那天我们虽然登程，都希望下一点小雨。第一、下雨天，沿岸的日军岗哨，为了避雨一定都躲在岗楼里，监视就较松了；第二、满江濛濛细雨，无异成为我们避难的天幕，对于我们乘舟离京，有莫大的帮助。不知事有凑巧，还是天如人愿，当我们开船离港时，濛濛细雨就布满江面。我们也就很顺利的离开下关码头！这时我的内心感触，真有漏网之鱼与脱笼之鸟的兴奋！但回首仰望紫金山，仍在凄风苦雨中，象征故都蒙尘之情。我在南京一住七年，南京已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于今离开故乡，不仅没有送行人，竟采取偷渡的行径，连句大声话都不敢说。顿时使我引起莫大的悲愤！此耻不雪誓不为人！

所雇渔船离开下关渔船码头后，仍然沿长江南岸，顺江东下。当船行巴斗山附近时，睢团长有意在此停靠一下，以便解决早餐的问题，并顺

便休息片刻。但岸上情况不明,如遇敌人,岂不成了漏网之鱼,再度投入罗网中。为了全船人的安全计,我即时提议,先派宗副官与杨春旺两人,上岸打听后,再作靠岸之举。而渔船必须仍在江心航行,免遭敌人袭击。当他们二人登岸进行打听工作之时,我们的乘船已荡到江心。突发现岸湾停有一艘小汽艇。岸上已有数名日军拦着宗、杨两人搜身摸检。好在他们没有带武器,仅搜去两元法币。睢团长和我见状后,速令船夫划船东行。宗、杨二人只得在岸边赶了七八里路,才再赶上登船东行。当船过巴斗山后不久,风忽转向,沿江吹起强劲的东南风,我们的乘船,不仅船速大减,有时被风吹得倒行逆施,向西移动!船夫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放下长绳要我们乘船人,登岸拉船前行。于是我们由乘客一变而成为拉船夫,事非得已,只好得听船夫的指挥。当我们登岸一看遍地都是死尸。此地离南京城已有二三十里,时间已经过三个月,遍野死尸,仍然还在,无人过问处理。因为腐烂的情形,有的肚涨如斗,但被腰带扎得成了李铁拐的酒葫芦状,有的无头,有的缺腿。臭气四溢,令人发呕。这些死尸,清一色都是军人。就在我一路拉船,一路俯视死尸时,竟然捡起好多各部队的符号,其中赫然也有教导总队士兵的姓名。见景生情,不禁令我回忆起双十二晚上,在挹江门里,大军拥挤,混成一团的情形,好在我当机立断,折回解散,才将一营官兵的性命救下。否则的话,我们全营也一定走上此一绝路!

由下关到龙潭沿岸,除了死尸之外,就是破船残舟,布满了长江沿岸。敌人既无暇来处理,当地人也不敢冒然去过问。首都保卫战,虽早已结束,然而战乱的景象,依然存在。致使我们拉船东行,频增许多困难。

江北土匪岸边打劫

当天晚上船到龙潭对岸,即江北仪征县属的大河口。当时江北还没有日军开到,但国军已经撤离,此地正成为无政府状态,换言之也就是土匪世界了!所雇的渔船也算到了地头。于是我们一方另雇渔船,一方仍躲在此船上不敢登岸。整整一夜既不敢开灯,也不能说话,以便避开土

匪抢劫。当翌晨新雇到的渔船来了，大家换船后，即开船东行。约行廿里到了划子口地方，大家原想在此地吃饭休息。当我们船到的地方，早有一条空船靠在岸边，岸上有几个人，都在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不知为何？为了安全乃向他们发问：

“前边有日本鬼子没有？”

“鬼子倒没有，却有黑头（土匪）。 ”

接着他们用手一指岸上北方又说：

“刚才把我们抢了个一干二净，使我们走投无路了！”

这时我们才明白他们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原因，为了自卫，我们马上把四支手枪取出，即时装上子弹应变。各人都占好船位，分配任务。并令船夫继续前行。这时对岸正是镇江的金山寺，虽然仍居江心，有其巍峨的气概，但因濛濛细雨的笼罩，远远望去，好像变了颜色！当我们行进十二卫附近时，在北岸上突然出现了二十多个人，竟大声唬吓的说：

“停船检查。”

土匪也打官腔，居然说明要检查。我们当然不理，继续前行。土匪头儿接下又说：

“如不停，要开枪。”

宗副官接着以本地话去问：

“有公事吗？”

“公事没有，拿家伙来（有枪拿出来）！”

“家伙是有的，是公家的，不能给你们，你们扰乱地方，打家劫舍，是不应该的，我们都是军官，你不要想歪主意。”

就在此时，突然雷雨大作，雨势再加风势，一时江浪涛天，翻江倒海。我们的船在惊涛骇浪中，顺流东下，土匪们也不知去向。

泰兴口岸太平世界

翌日船到口岸，口岸就是泰兴支流入江的地方，算是泰兴水陆码头的一个大镇。在口岸江心，停有两艘军舰，据当地人说，原是我国的兵舰，现为日军所俘，正雇油漆匠来粉刷改图日军旗号。这样的情形，在

镇江与江阴都有。睹物生情,倍觉难过。当我们弃船登陆后,已是泰兴地境。既无日本鬼子,也没有中央军,一般居民的服装,都是正常的,既无男扮,也无女装。公鸡报时而高鸣,母鸡生蛋而大叫,真是太平世界的样子,不知战争为何事。宗荣武的老家村名为宣家堡,距口岸有九华里,其老母由问卜得知今日一定可到。乃由宣家堡骑了一头毛驴前来迎接,老太太还是小脚,步履维艰。尤其那天还是雨天,老太太冒雨迎子,可知母子连心,其情可感!于是我们雇了两辆手推车,把我们同行十多人的行李载着,赶到宣家堡,时已上灯。宗老太太为我们杀鸡添酒,我们这些人也好像是久别游子,回到自己家里的情形一样,愉快极了!宗府隔壁就是一家浴室,仍在大做其生意,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洗个热水澡,这也是自南京陷敌,获得自由后第一次的享受!当一个擦背的青年给我擦背时,他头上还戴着一顶青天白日帽花的便帽。顿使我心花怒放、不由自主的将其小帽由头上拿下,看了又看不忍释手,澡堂中的人,以为我有神经病,都在停止工作,注目看我!其实这是自然表情的流露。一个顶了十多年青天白日帽花的人,竟然三个月绝了缘,怎能不加珍视呢?

泰兴虽是好地方,当时仍未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我们逃难的目的,不是为个人逃生命,而是要转进大后方,再度为抗战效力,以便争取最后胜利。由泰兴转到大后方,其途径可采水陆两路进行。取陆路就得沿运河向北走,走水路就得雇船沿江东行到上海。但此时已听到日军要进攻通州之风声,江面已封锁,一般船只不易通过,当时宣家堡的人虽然过着太平世界的生活,但睢团长和我仍然忧心忡忡。

搭上英轮闯关抵沪

就在此时有一艘英籍大客轮在口岸码头靠岸,宗副官认为机不可失。即时赶到口岸多方设法以重金购到四张由口岸到上海的船票。开会商议的结果,我的四位班长愿各带短枪由陆路转后方。而睢团长夫妇率宗副官和笔者四人,登上英轮开赴上海。当英轮经过南通县的天生港时,日军正以舰炮猛攻该港,因为天生港是南通的水陆码头,欲占南通必

须先攻占该港不可,英轮虽绕过该港而东行。但日军仍放出多艘炮艇在江上巡逻。我们站在船头上看得十分清楚。大概日艇恐英轮有窥视军情之嫌,突有三艘炮艇驶向前来,并以旗语,要英轮停航,以便检查。但英轮舰长以为英轮不受日军节制不予理会。但气焰正盛的日军炮艇,一见相拒之情,竟鸣炮示威。该英籍船长为了全船人的安全计,不得不停航。但该舰长一面以旗语虚与委蛇,表示接受日军的检查;一面发电上海英舰队求援。因为天生港距上海不到百华里,快速军舰在一个多小时内就可赶到。当日军登上客轮后,船长就极力笼络招待,先开酒瓶,继送茶果。登轮日军也就不客气的大吃大喝起来。竟将检查商旅的事置诸脑后,全船的乘客当然无事了!就在登船日军喝得醺醺带醉,丑态百出的时候,英国的两艘较大军舰由上海开到停轮的江面。日军见状慌忙下船,登上他们的小炮艇远去。这就是日本海军的行为,有如强盗,见了警察就抱头鼠窜而去。我们全船人就在两艘巨舰护卫下,安全的进入上海市,停靠在法租界的码头。我们四人就近在法租界内觅了一家较小的旅馆住下,以便节省川资。当时居住上海租界内的中国人,大都是巨商富贾,以及下野的军阀,他们有的是钱,仍然是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不知中日战争为何事。当时法租界大舞台,正上演梅兰芳、谭富英、金少山、李万春等巨星的名剧,每日仍然客满。但我们四人虽知错过此一机会,可能就是终身遗憾!但谁也不愿提议去看戏。第一川资已罄。一张戏票的价钱,足够三日的旅资,我们实在看不起;第二心情不好!到了上海,生命虽获保障,但自由仍然有限,仅能在租界内活动。而租界内又无熟人。除了旅馆又无去处。在每人心情苦闷下,那有闲情逸致去看戏呢!

当时上海有钱人的生活,虽然过得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糜烂生活。但在下层社会,正与此相反。当我们停留上海的一个周日,我们四人在茶馆进早点的时候,该茶馆内的食客可说川流不息。正当我们举筷进点时,而另桌上的茶壶嘴,突然扭动转向对准了我们的方向。此种举动睢团长和我根本不知何意?但宗副官一见此状,即时也将我桌上的壶嘴对准了他桌。这是帮会中在茶馆问讯与联络的暗语。当两人表明身份后,宗副官就将我们脱险的经过,以及欲想转进大后方,现在困留上海的情形,和盘托出说了个明白。而对方竟大义凛然的答应

代购四张由上海到香港的船票。并担保安全上船。另加一封致香港帮会赐助函件。就这样我们在下层社会人士的义助下,平安地顺利地离开了敌军占领的上海!

命相家灵验的预言

走笔至此,尚有一段插曲,似有补缀于此的必要,就在我们离开上海的前夕,突然在晚报广告栏内,看到名相家袁树珊的地址。睢团长一向很相信命相之说,当时正在苦闷状况之下,他提议走访袁树珊去看一次相。但我的人生观,认为命运是自己奋斗创造而得之,算命问相,都是后来知,不去也罢,就借口推辞。然而睢氏一定要去,宗副官也有意一试。于是他们硬拉我一同前去。四人既同舟共济,当然不能峻拒,只好随同前往。当睢团长夫妇及宗副官先后看完后,他们三人同时指着我说,转面向袁氏说:

“给郭先生也看一次命运如何?”

袁树珊大相士即时将我的双手详细端详,再抬头略窥我的面相后,就说:

“郭先生是军人,到四十岁时可升少将师长,将在沙漠中作战,因此战而失败有性命危险,不过最后仍然能脱险归来!享有后福!”

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袁相士当时讲过以后,我根本不信。但当我由上海经香港到武汉报到归队后,不时升调,由重庆而西安,而兰州,而凉州。最后调到新疆,果于四十岁升为国军四十五师少将师长。戍守伊犁区精河县。此一经过,又完全应了袁相士之言。于今思之,仍觉迷惘!在我想来,大概是因南京死难三十万军民的冤魂不让我死,以便为他们申冤作证,好叫谷寿夫来偿命吧!

[录自郭岐著《南京大屠杀》,台北中外图书社编印,1979年出版。文字略有删节。]

还 俗 记(节 录)

钮先铭

首都浩劫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傍晚,我从营部走到富贵山掩蔽部的总部里;晋见我的团长杨厚彩上校。他在嘈杂的办公室中,中断了和别个军官的交谈,突然的对我说:

“先铭,整顿一下你的部队,准备出击。”

“出击!”我不由的惊叫了一声,“报告团长,从什么方向出击?”

自从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日的关系,一直胶着在“温战”的状态之中。局部的战斗,虽然随时都在触发,但却随时又加以弭止,使得全国的军民,都窒息在这种不冷不热之间,而从兹因循了六个年头之久。到了廿六年的七七和八一三,掀起了全面抗战的热潮,才算吐了一口气。

战况由北而南,初期的重心是置于淞沪;以装备较弱的陆军来对付海空足以直接支援的强敌,本不合乎战术的原则。但是为了建立全国抗战的信心,促进举国上下的团结,在战略上争取领先,我们忍痛牺牲大部分野战的实力,而付之孤注一掷。

说来也是奇迹,在敌方即以海军的舰炮来说,就有七百门之多,空军的轰炸扫射,以及陆上支援的重武器尚不在内,而我们却居然支持了三四个月之久,这不能不说是精神重于物质的例证。

十一月底,敌军在金山卫登陆,抄了我们的后路,直指向首都的南京;一部还直下宣城和芜湖,形成了包围的态势。在围城战的前夕,司令官唐生智对我们这批守城的官兵训话说:

“南京至少要守六个月，我们将与此城共存亡。”

我当时的官阶虽很低，但我气儿却很壮，所以我也相信这句话。因为在民国二十三四年间，我服务于工兵，经我个人的亲手，在南京的外廓汤山一带，曾经参加过一道坚强防卫工事的建筑。这虽然比不上马奇诺的要塞，但却有相当的坚强性，所以一时的固守，应当是不成问题。

谁知从淞沪退下来的野战军，其所残留的武器，已不足以构成火网的编成，而又缺乏预备兵力，无可增援；工事虽好，其奈无火力何？

于是这一道坚强的工事，根本没有发生效果。

十一月底的一个清早，我接到步兵团团长谢承瑞的一个电话——这位在南京殉职的团长，尔后却做了我的内兄——

“老钮！你的两个兵逃到我的防地里来了，你快来领他们回去。”

谢团长还在电话里咕噜了一阵，说我的兵不会打仗。

我和谢承瑞结为姻娅虽然是他阵亡以后的事，可是我们是留法的同学，而且是多年的同袍，所以谁也不会怪谁太唠叨。

我率领的工兵营，这是一种支援作战的兵种，所以我派了一个排的部队在光华门外的工兵学校附近工作。工兵学校，也早已做了一套坚强的核心工事，我派的那一排兵是去补修附廓的战壕。当我到谢团去领那两个兵，我问他们：

“你们看见了敌人么？”

“报告营长！看见了！”

“穿的是什么颜色的军装？”

“黄的。”

敌我的识别，大概没有认错。

“你们打了没有打？”

“打了两枪。”一个兵回答我。

我随手取了她的枪来检查，果然在弹筐中只剩了三颗子弹。战场心理是极其微妙，最精的射手，在战场上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命中率。我那一群新兵，只放了几枪，其效率是可想而知。

我当时有一种直觉，我对承瑞说：

“老谢！这可不是玩的，汤山的阵地既已放弃，而工兵学校的核心工

事,又没有阻挠敌人,那么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

谢承瑞团长也和我有同感。筑城与攻击火器是相互平行在发展,近代化的要塞工事,都无法阻挠敌人,那么靠古代所筑的城池,何足以应战?况且我们又没有充分的火力!

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中,我的一个工兵营和谢承瑞的一个步兵团就并肩的坚守着光华门。

敌军在城墙上轰了一个大洞,挺进了一个重机枪班,我也牺牲了一班人才扑灭了这一挺重机枪,总算又将敌人赶出了城。后来一般非正式的史料中记载,都说南京的围城战,敌军是从光华门攻入的,那是天大的冤枉,我和谢承瑞真是尽了最大的力量,始终没有使敌人得以扩张他们的战果。

因为我一星期都没有休息,能得到一点空隙,所以我就回到了鼓楼附近的营部,准备吃一顿热饭。十二月中的南京是相当寒冷的。

我还没拿起筷子,杨厚彩团长的电话来了,要我马上到总部去。他除了担任工兵团长外,还兼教导总队的工兵指挥官,所以他有一间办公室在富贵山的地下工事里。

当团长告诉我准备出击的时候,我惊叫了一声:

“出击!”

我这声惊叫是有理由的,因为所指的出击方向是由中山门,那里曾由我们工兵团敷设了数带的地雷,敌人固不易通过,我们何尝又可以飞越雷池?

团长对我的追问使了一个眼色,候一群其他的军官退出了他的办公室以后,他才告诉我这是总退却,因为保密,他在众人面前才指令我出击。这一下子却使得我们这一班少爷兵,不得不发呆了。

人家称我们教导总队为少爷兵是有渊源的;中级干部都是留学生,杨厚彩和另外一位步兵团长萧劲,甚至于我们的总队长桂永清将军自己都是留德的;而谢承瑞、廖耀湘和我都在巴黎喝过一点洋墨水,士兵们的薪饷也比普通的部队每月要多发两块袁大头,吃得比人家好,拿得比人家多,穿得比别的部队漂亮,所以在军队中,都叫我们是少爷兵。这并不比老爷兵这个名称来得更光荣,仅不过是平均年龄都比较轻,身体也都

棒些，故欲做老爷兵而不可得。

少爷兵在战场上是相当遭嫉的，我们的部队在上海的八字桥就吃过一次亏。

“你们教导总队比我们吃得饱，一定比我们打得好！”

别的部队都这样冷言冷语的对我们；所以战场的左右依托就被松懈了，常常变成了孤军奋战。

退却中更是尝到了这杯苦汁。

当我奉到杨团长所下达的退却命令之后，我第一想到的便是渡江工具。作战是沿江南的一边，敌人的攻击重点又指向着城南的几个门——包括光华门。所以我的退却只有向北去，而一江之隔，就形成了背水而战。

教导总队工兵团装备中，本有二十四只大型的橡皮舟，在还没有发明海军陆战队所用的 L. S. T. 登陆艇以前；大型橡皮舟已经是最新型的渡河工具。可是当我们赶到隐藏的仓库时，已被别的部队放火烧掉了，说是为了坚壁清野。仅有一只是漏网之鱼，那便是杨团长预先控制置于下关的某地。藉此，桂永清将军总算得以渡过了长江。

阿鼻地狱

《华严经·音义引珠丛》云：凡以器斟酌于水谓之挹。城门距江边甚近，站在城门楼上真是有一手挹江之感，所以名符其实的叫做挹江门。

自从六朝以后第九代的我们定都南京后——除周吴、东晋、宋齐梁陈外，尚有朱洪武及太平天国均都于南京，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南朝的第九代——挹江门的内外都铺设了宽阔的柏油大道。所谓挹江门，只不过是旧城的楼修饰一新而已。使得这一带是颇具现代化都市的规模。

我只率领着很少数的部队，因为大部分都留在光华门以阻绝敌军的进攻；当我经过鼓楼附近的铁塔，那上面本是用霓虹灯标示着“总理遗教：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以夺取为目的”的灯光标语。但是电断了，已不复光照人间。我经过时还回头看了一看，在暗云的衬托间，尚能隐约的看得见两行大字。我还在想：人类为什么不肯恪遵古训？而要以战争

为手段,以求达到夺取的目的呢!

从明故宫经过鼓楼,一直到北平路口新住宅区的这一段大道上,虽然部队拥挤,车辆阻塞,好在前进是同一方向,而且道路也比较宽阔,所以我还能勉强的掌握住我的部队。可是一经到达铁道部和交通部的大厦的近旁,各色人等几乎都拥塞在马路的当中。因为先头部队的受阻和停滞,而后续者又相继前拥,向横的方向更是无从发展,你争我夺的谁都想迅速逃出挹江门。

在混乱之中,我想勉强将我的部队集结在路旁,当我再度发令报数的时候,能集中的人数已不到三分之一,我统率的二个连,到此只剩下三五十人了。其余的当然是在惊恐中,各自行动,以期各自逃生,而致失散。

我指定了一位军官,要他掌握住这残余的几十人,而我自己则带了二名传令和一位上尉军官吴楚——现为台湾的名作家——一行四人,在人与人的夹缝中,挤向挹江门去侦察情况;打算斟酌实情后,再来行动。

一阵轻机枪的断续声,从挹江门的城上掠空向南呼啸而过,从弹道曳光的高低,一时判断不出这些轻机枪所发射的目标,可是我很清醒,可以认清这种发射的目的并不在杀伤城下的士卒,那么当然不是敌军抄袭了后路,来阻击我军的退却。

可是成千成万的部队,谁也不知咫尺间会发生什么变化,也不知道是前进好,还是后退好?像穿梭似的在这局限的地区中蠢动。于是人挤人倒,人踩人过;尖声的惨叫,在黑暗中呈现着一片阿鼻地狱的景象。

一辆新型的小轿车,像人海中的一块礁石,当然是无从移动分寸。我们四人手牵手的挤了过去,想藉以有所倚托,免得被人潮挤倒,对流弹也想有点掩蔽。这辆小轿车的机器还继续在发动,而车中却空无一人,想来是乘车的人们已舍车逃命,连机器熄火的一瞬间都不肯浪费。

“老乡!是怎么一回事儿?”我问着附近的一位不辨官兵的军人。

“守城的部队没有奉到退却的命令,不准我们出城。”

是否所言确实?然却言之有理,我只好姑妄听之。

又是一阵枪声,弹道压低了,可能有一部分的士兵被杀伤;情况当然是更形混乱。当时企图冲出挹江门的部队的数量,总远在百倍于守军之

上,喻之以理固可以解决问题,即压之以兵力,也未尝不可以突围;可是人群已经成了散沙,连一块泥土的力量都结合不成。

“国梁!我们怎样办?”国梁是吴楚任公职的名字,也是我的表弟。

“呆在这儿是等死,我们只有另想办法。”

“另想什么办法?那样高的城我们也爬不过去!”

“我们可以从仪凤门出去,仪凤门是小火车铁道的通路,根本没有城门。”

他马上拖着我就想开动。

“不!国梁,我们还有部队。”

我曾指定一位连长掌握住残余的部队,千叮万嘱的不许他们离开,我自己岂可一溜了事!

好容易等我们再挤到部队原站的地方,我那九牛二虎之力还是白费了,已无法再找到半个人。人与人之间早已失去了信心,他们当然不会等我回来,也想像我一定不会回来。

我们四个人之所以还没有走散,是因为我们一直是手牵着手。

南京城里有一条小火车道,是由下关而至城南,正和已往万华到新店的铁路一样,所谓“小”仅不过是形容其为短途的支线而已。仪凤门真是没有城门,仅切开城墙而铺设了铁道。可是一辆火车头却正停放在那狭道的当中,发生了阻塞作用。所幸火车头并不算高,而知道有此途径的人也很少,所以我们总算很快的得以通过。

可是一出南京城便看见下关一带的一片火海。

火烧下关

我虽然前后在南京住过了不少年,可是对下关却非常的生疏。因为下关本身虽然为商埠与交通的中心,然而在公教人员看来,却仅不过是一处水陆交通的驿站而已。

除了京沪车站和长江码头以外,几条与长江平行的街道,都保持着旧式商埠的典型。无怪上海人一到了南京,第一个印象,便感觉到是一股土气,马上会打起南京的口腔,叫一声“大萝卜”。

我们一翻过了仪凤门,首先是不辨东西,而所看见的却是一片火海,反映着阴暗的云层,倒很像黄昏的晚霞。

“怎么办?”我站定了一下,并不是问讯,而是自言自语的道白。

“我们跟着营长。”其中一名士兵似乎在表明他对我的忠贞。其实自营长以下,只剩了三名官兵而已。

“朝北走,我们到江边上去看看。”又是吴楚接了腔。

其实不能朝正北,而应当朝西北,因为仪凤门在挹江门以东,而下关一带的码头都集中在仪凤门的西北方向。

在南京城外的部队,并不少于在城内的;其混杂则有过之,中间还夹杂了许多的老百姓。因为在城里虽然也遗留了许多平民,可是当局业已指定了北平路的新住宅区为难民集中之所,那一带本是南京的新社区,高楼广厦,形成了新兴的王谢门庭;达官巨贾早已疏散去安全地带,人去楼空,正好收容一些行不得也的难民。新住宅区是偏于南京城内的西北,并不当于纵贯往复于下关的要道,所以在围城战开始后,在城里反而不大看得见老百姓。

下关则不同,战场在东南方向,又有一城之障,而且一江带水,在平时本是舳舻千里,渡江应当不是一件难事。生于斯,长于斯的老百姓,吾民吾土谁也不愿意背井离乡。于是在这一条狭长的江边走廊,民也兵也混杂在一起,其混乱有过于城里,是可想而知的。

最大的原因还是那一把大火,到底是谁放的?受命于谁?迄今三十年,已无法查考,也无人再去查考!坚壁清野,背城借一,甚至于是破釜沉舟,也许都是哀军致胜的奥策;可是战略上既需要撤退,那便变成了搬块石头砸脚,自己和自己开玩笑。

我们四个人手牵手,东弯西转,西转东弯,一道一道的火阵阻绝着,硬是到不了江边。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这是杜工部的怀古诗,中间两句简直是为这时的下关写照。火烧赤壁,历史又重演了。

好容易从火缝中钻到了江边,滚滚长江,却看不见一艘船只。我不是楚霸王,却有站在乌江江头的心境,可惜的是我没有自刎的决心。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好在我们是退却，并没有向日本投降。后来兵学家蒋百里先生在抗战中有两句名言“胜也好，败也好，就是不和他讲和”，这是抗日的最高战略原则。

不只我们，一群散兵游勇，既无船只，但谁也不愿意站着等死；于是拆房子的拆房子，搬家具的搬家具，凡是木料，和可以浮起来的东西，都想集中来作渡江的工具。虽缺乏绳索，却有的是绑腿和布片，在毫无合作精神的当中，也有某种程度的利害相关，三三两两，扎起木排。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仗打垮了，谁都争先恐后的想渡过江去！

我却呆住了，连想抢一点木头的心情都完全消失。“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军人做到了这个田地，真是生不如死，何必再贪生怕死的来苟延残喘！

“报告营长，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你。”

本营的一位姓夏的上尉医官，突然一把抓住了我，他是本营中走散的一员，又在江边上遇见了，这真和见到了亲人一样的亲热。

“其余的人呢？”我无精打彩的问着。

“都走散了，那么黑，谁看得见谁？”

“那么你怎样出城的？”

“挹江门还是被冲开了。”

“为什么我们的人不听从我的话等在那里？”我曾经命令部队在交通部的附近集结着，等我侦察后再回来定行止，可是在混乱中，他们自己行动了。

“黄连长都管不住，我还能管得着？”

医官不是部队的统率者，他当然没有责任，而我却不然，这句话反而令我为之汗颜。

我只好默默无语，也许我还在继续发呆。

“营长！我们总得想个办法过江才好。”夏医官又催促着我。

“你们想罢！”我还是站着没有动。

夏医官和吴楚开始行动了，两官两兵，一共四个大人就在附近找了一堆木板和木棍。

“营长！把你的绑腿解下来。”

我不由自主的反听从下级军官的指示。

“腰皮带也要。”

我也照办了。

木排到底被他们四个人扎成了,可是其面积不到三五尺见方,不要说不够坐下或俯卧着,连站五个人的位置也不够。

二名士兵抢先推着木排下水,夏医官是这一场戏的主角,当然也跟了下去。

我看看,三个人已经使木排压下水去几寸。我回头对吴楚说:

“国梁!你是我的表弟,先让他们三个人过去吧!”

吴楚盯了我一眼,没有开口,也没有行动,木排顺着江飘动了,只有我和吴楚,还留在江岸。

甘心伏居

整个教导总队,得以渡江的人,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以我们的工兵团来说,其他的营连也有许多官兵是渡过江的,上级杨厚彩团长他就掌握住一些士兵,救助了许多的生命。尔后我们也常见面,还在陆军参大做了一次同班同学,我每见到他就心跳;我总觉得我不仅对不起我的部下,也对不起这位长官,在那工兵团中,他对我是另眼相看的,在战况最紧张的时间,还发表我当他的团附,因为当年的编制,并无所谓副团长,所以可以说他曾倚重我为他的左右手;而我却没有达成他所给我的任务。

终一场抗日的战争,除吴楚以外,我从没有再见到我所统率过的那工兵营里的同事们,我钮先铭这三字,不管是好是歹,这二十年来,也常在报纸上应应卯,而却没有一个工兵营的人找过我,全军覆没了?当然有三分之二的士兵是当时坚守着光华门,也许作了壮烈的牺牲,可是未必没有一位活着的?而尔后竟没有一个人再理睬过我,足证我当时是统率无方,甚不孚人望。

我做了一辈子的职业军人,从少校又爬上了三四级,所负过的责任,也竭尽绵薄,只有做过对不起自己的事,却从没有做过一件愧对国家的

行为；可是那一次的南京之战，却有弃甲曳兵之嫌，欲求五十步之笑而不可得，迄今尚使我耿耿于心。抗日的战争虽终于胜利了，而我的心情，总觉得正如乃木大将的诗一样：“愧我无颜见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

我之默默无闻于军中，自有愧不如人之处，这是天谴，迄今令我甘心伏居……

教导总队的全衔是陆军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从名称上来看是军校的示范部队；可是事实上却是一个新装备的步兵师。以这一个部队作为试验，目的在革新全国的陆军，装备和训练是相当精良的。可惜孤掌难鸣，何能一枝独秀？在上海八字桥一战，背着少爷兵的绰号，已经吃了一次大亏，元气既伤，班师南京，只剩了一个空壳；虽然也曾获得了人员的补充，而都是一些连立正稍息都不会的新兵，遑问其如何放枪打仗？

我记得在围城战的前一个星期，还拨交了一百多名的新名给我，怎么办呢？总得要用呀！还是黄连长算是行家，做了几十个石灰靶，一次就教完了步枪射击，好得都是些农民出身，圆锹十字镐总没有什么不会用的，这就算是我们的工兵了。

这样的兵，就送上了战场上去，其成绩可想而知。当我和吴楚两个人站在江边上，我真有楚霸王兀立乌江的心情，也许我的勇气不足，但是我却不承认我怕死，因为当时的心情，却比死还更难受。

夏医官和两个兵爬上自扎的小木排上，载浮载沉的飘走了，只剩了我和吴楚两人。

“二哥！总不能就站在此地吧！”吴楚叫醒了我的沉思。

其实江边并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成千成万的散兵游勇，都在各打各的主意。不过谁也不问谁，谁也不顾谁，人！变成了只有自己而已。

“你看！”我指着周围的士兵。“你比他们多值几文钱？”

“不！命令是叫我们退却，并没有叫我们死。”

“你是学体育的，你游过去吧！我却不能。”

“不是这样的说法，你看！那里不是还有船开过来么？”

吴楚用手向江心一指，真是有一只小火轮从浦口斜着开了过来，一注意，连发动机的声音都隐约的听得见。

斜着开过来到哪里呢？目的似乎在下关的下游。我们便也顺着下

游走下去。

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长江的船只还应当不少,可是私人的当然早开起跑了,公家的,或者被征用的,一次开过了河,连开船的人也想逃命,谁还会将船再开过来?有一只船居然开过长江,回到南岸,倒真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走到了海军码头,那只船就是靠在那里。可是铁闸门关闭得紧紧的,荷枪实弹的守兵在乱嚷一阵,内外的散兵更是叫得响彻云霄。

有两只小火轮为高级司令部所事先控制,守将唐生智听说是坐这只船过江的。豪语至少要守六个月的大将,却脚板抹了油,先跑掉了。总算还有点良心,又放了过来,一次一次的接送其余的人。然而这是为高级司令部的,当然轮不到我,更谈不到士兵。

到了命令和纪律都失去了作用,荷枪实弹的守兵与前拥后挤的人潮,其比例既不可同日而语,那么所谓阶级也就等于零了。

可是越是不守秩序,就谁也上不了船,那是必然的态势。叫喊打骂,各人无所不用其极,只是谁也不敢放一枪——到底大家都是中国人。

我和吴楚都站一旁,既没有挤,也没有让,好像是在作壁上观。倒不是我们有那样镇静,而是觉得徒挤无益。

吴楚拉拉我的衣襟,又向东边指指。我们就从人群的后面绕到铁闸门的右方。

海军码头的铁闸门既非铜门铁壁,亦非门墙万仞。这个码头因在下关中心的下游,人潮的拥来,大都是由西而东。等到一看见铁闸门,门里又有一条渡船,谁都是下意识的只知道向那铁闸门拥;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两侧的阻力却极其脆弱不堪。

我和吴楚很容易就翻过了东侧的铁闸,可是里面的拥挤却又不亚于铁闸的外面。最微妙的是渡船不能切实的靠岸;因为一靠岸则一经蜂拥,那么渡船的负荷必然过重,不是搞翻了,便可能沉没江中。所以渡船只停在离码头几尺的江中,让渡江的人用力跳上去;等装载到了相当的程度,便又开动。

等我和吴楚挤到码头边,渡船大概已经离岸五尺。吴楚是学体育的,倒是一踪而登,我却没杨传广的本领,卜通一下便掉在水里。我虽是

抓到了一点船边，可是船移动得太快，一把没有抓稳，我就仍然在水中挣扎。

“二哥！我来拉你一把！”吴楚倒是叫了一声。但我觉得何必两个死。所以我只是在水里向他摆摆手，就再没出声，眼看着那只渡船迅疾地流去。

自我解嘲

死字在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相同；即使是同一个人，在时间与空间的场合若不相同时，他对于死字的意识，也就会不一样。佛教中常用“生老病死”和“生住异灭”这两句话；在我当年只有二十六岁，虽然也读过这两句佛经，可是从来也没有加以深刻的分析过。何况我十八岁就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用一句酸溜溜的说法：便是弱冠即投笔从戎，当然有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豪气，哪里还会马上想到死字。可是当我掉在江流中，我却想到了“生住异灭”这四个字。

自我的解释是：长成了是生，学了军人是住，打了败仗是异，掉下水是灭。

——就这样的死灭吧！有什么后悔？

说真话，我当时真没有再想到国家，没有想到家庭，也没有想到自己。切切实实的体会到了《心经》上所谓：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有人一定会说我这是违心之论，或是会说我是打肿脸充胖子，硬要说：无有恐怖。凡人在一生中，说他是颠沛流离也好，说他是多姿多彩也好；起伏的曲线的幅度越大，那么他所体念的经验也越多。然而不论人的一生中有多少变幻的经验，但是对于死字的经验是不易得到的。因为一死便一了百了，再也没有机会来向人间报告他对于死的体验。

可是我却有过了一次，在那瞬间，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是自言自语道：

——就这样的死灭吧！有什么后悔？

在那弥留之际，真是人之将死也，其言也善。

天公偏偏又不让我就那样的死去,使我又恢复成一个其言不善之人,岂不恨哉?

我若真为南京之战而死,以一个小小的营长,纵然未必能够正名人忠烈祠,但各国的王公巨卿,一入吾境,哪个不向无名英雄墓献上一个花圈,那么我又何尝不能分到一杯羹?

内兄谢承瑞先生,我在前段首都的围城战中曾经提到过的那位教导总队的歩兵团长,他便在那次战役中殉职了。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在南京沦陷四年忌的那一天,曾在重庆《大公报》上写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题名曰《战友谢承瑞先生》。我当时不称之为内兄,而称之为战友,便是为了哀思着首都的笼城战。我记得结论我借用了刘賁两句诗:“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古人谓哭师于庙门,哭友于寝门,我对承瑞,永远以畏友尊之,尽管他是我的大舅子。这位曾任陆军大学的教官,今日的大将军群中不乏其门生弟子,但是现在再提起他的人却很少。只有有一次煮酒论英雄时,有一位拍马屁的朋友对当年的参谋长桂率真(永清)上将说:你们教导总队出身的将士们,都是中国一流的军事人才。桂率公却很黯然答复说:“一流的人都殉职了。现在所剩下的都是二流的,连我自己也在内。”那朋友又问:谁是一流的?桂公不假思索的,只答复三个字:“谢承瑞。”

我不像吴楚是学体育的,而且又是陆军,永远是旱鸭子,平生什么玩儿的都会,就是游水要不得。卜通一下掉下了江中,哪有泳渡长江的本领。有许多取义成仁都是逼出来的,这一下子岂不是得其所哉!可惜天公并不栽培我,上帝既不肯立刻召见,而阎王也不愿意打开地狱之门来欢迎,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说出来也非常的简单:在大陆当时,南方部队的冬季服装都是棉军服;我既没有打算泳渡长江,当然不会脱得只剩条短裤,那么这一套棉军装,在一个短时间,简直变成了有浮力的救生衣。

人有一种求生的本能,不管我游泳的技术如何的不佳,可是手舞足蹈乃是自然的动作。其实在水里,越是乱动越容易加速其下沉的可能;可是奇迹又发生了,由于我的手舞足蹈,却抓住了一根相当粗的木头。

在前文我已经叙述过,猬集在江边的散兵游勇,在不可能抢登仅有

的两只渡轮时,则只有找些可以有浮力的东西来扎成渡河工具,当然其中系以木材为主体。可是如何才能将找来的木材加以结接,而使其足以载人呢?最需要的就是要靠绳索。下关一把大火,从火场中抢木头尚不难,找绳索则不易,所以绑腿腰皮带都变成了重要的材料。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些长短不齐,厚薄不整的木材,只靠那一点布条和短短条带何足可以抵挡得住?木排冲散了,人下了水,木材便满江飘浮着。

夏医官和那两名士兵所自制的木排,似乎也未能逃此浩劫,否则两名士兵不谈,以一位上尉医官和营长的关系,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其已葬身鱼腹,是可以肯定的了。

我就是抓住了一块飘浮在江上的木头,于是除了棉军服变成了救生衣以外,又加上了一个救生圈,所以变成了不该死的死了,而该死的却没有死。

我并没有学到达摩祖师那一苇渡江的法门,一根小木头也不能成为佛法无边慈航普渡;近乎零度的冬季寒流,我在水里也动弹不得,棉军服再泡了水其重量则有过于钢铁盔铠;这该可以了结了罢!

长江的滚滚洪流却又将我冲上了岸,但是并没有得北渡,而仍在南京江边。

真是命里该当,还有许多罪要受;老天哪肯就这样的便宜了我?

最长之夜

因为在江中抓住了一块木头而又被冲了上岸。照平常的看法,那可谓是得以救生,其实是再度去送死!因为既不能北渡浦口,那么清晨可能就得和敌人见面。当军人本是打算和敌人常见面的;可是我现在是手无寸铁,队无一兵,见面的地点,不是战场,而是陷区,那是多么一件悲惨的事!

假若我早就想到这些,而又逆料着那些可悲的后果,我相信,我可能不会再爬上岸来。可是求生是直觉,而不是思想,根本什么也没有想到。

当时使我直接感受到是“冷”;近乎零度的天气,飒飒的江风,暗暗的

黑夜，而又凄凄的是孤人。从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来看，可以说都算是绝境。何况，心冷胆寒！在神经上所负荷的，更有时甚于肉体！

由于江浪的冲流，我上岸的地点，已远离下关。先前，我和吴楚是从下关沿江而下的，在海军码头失足坠水，顺流东下，已更是下游的地区了。

爬上了岸，浑身发抖，我吐了一口气，第一个思考，是如何将这一身透水的棉军服脱掉？棉军服泡了水，在寒风中，其重量与温度是可想而知的。可是何处去找衣服来换呢？那样冷，我总不能脱一个精光吧！

在泥泞的岸旁走了一段，遥望着下关的火势，虽然仍映照碧空，但附近却一片乌黑。好似世界上只剩了我一个人，连先前下关那种热闹场面，都不容许我参加，我简直是被摒弃于阿鼻地狱之外了。

爬过一节断崖的堤岸，忽然发现了一堆野火，有许多散兵围着，我便急忙的奔了过去。火！现在对我是救星；不仅我需求取暖，而且我需要驱除孤独。

“老总！让我也挤进去烤烤。”

我拨一个士兵的肩膀，想挤进那个火围中去。

“你也掉下江去了？”那士兵回头看看我，借着那火的光亮，他看到我一身淋漓。

我注意到那个他所用的“也”字，我问：

“你们也掉下江里去过么？”

“可不！”另外一位老总答着。

“怎么一回事？”

“扎的木排散掉了。”

“那你怎么爬上岸的？”

“问你呀？”

“我，没有扎木排，抢渡轮踏了一步空，离岸很近。你们都会游水！”

“哪个舅子会？”

“那怎会爬上岸的？”我一直在怀疑，我追问着。

“上游有湾，水往南岸冲，所以我们又被冲上了岸。”

我才发现，这是“流线部”的问题，自己是工兵出身，却忽略学术上的

教养,而对长江的实况,也未加以研究,未免有愧于我所学的兵科。

一班玩命儿的老总们,围着一堆野火,好像童子军举行营火会似的心情,大家谈论着。

谁也没有问谁贵姓,谁也没有问谁是属于什么部队番号?战争歇锣了,敌人还没有来,真像一场戏与另一场戏中的间隔,乐得借此机会休息片刻。

我也一样,管他天亮后怎样?先将军服烤烤干再说。

“肚子饿了,谁带了有干粮?”一个兵嚷着。

“他妈的,你还想吃东西?”一个兵骂着。

“干粮袋的带子,都用去扎了木排,那里还有干粮?”

“真是鸡飞蛋打,两头都没捞儿。”

大家一面烤着火,一面闲聊着,还是这人抢白似的在说话。只有一位士兵,从我挤进火围后,就没有见他开过口,总是用一对无神的眼睛盯着我。

我是否当时业已注意到,我忘记了。可是,——管他的——既已抱了这种心情,就满不在乎!是极度刺激后的神经麻痹?是过份恐怖后的思考麻木?我全不知,总之就有那样的镇定;用句大话来说:已置生死于度外。

军服虽还没有完全烤干,但寒气却已被驱除;照着所有人的脸,通红的。

那位从没有开过口的士兵,转到我的身后,牵牵我的衣襟,马上又放开了手,向黑暗的一方走去。

我先是一惊,但却领会到他的用意,我从火围旁跟了他出来。

计划突围

从光明又回到了黑暗,我也从梦幻重新返回现实。透湿的军服,被火烤过后,还没有全干;水化成蒸气,经寒风一吹,真是冷热交并。

“你是钮营长吧?”

走到别人已听不到的地方,那位士兵停步,回头问着我。

“你认识我?”

这并不是否认,敌人还没有来,老实说,我也没那样的机警,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半天不说话的人,而又私自拖我离群来打交道。我马上接着问:

“你是我营里的?”

营长不认识自己的士兵,这是身为主官的耻辱。可是得原谅我,我这个营组织还不过两个月,而陆续又补充些新兵来,最后一批是十一月底,距离围城的时间,不到两个星期。在那种兵荒马乱中,要教我记忆每一个士兵,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我才问他是否是我的部下?

“我在谢团长那里,可是,是由你招来的。”

“那你是在步兵团里,是芜湖招来的那一批弟兄?”

九月底,谢承瑞团长到芜湖去接收新兵,曾要我去帮忙过。

“你为什么刚才看见我,直盯着而不给我打招呼?”

“我不在工兵营,我只见过你一面,怕认错了。看了半天,觉得面熟,一直在想。还有……我怕你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向那围火的人群一指。

最后一句话,很表现他的机警性。

“你贵姓?”我开始对他增强了信任。

“我姓贾,叫贾利川。”

“入伍前做什么?”

“裁缝。”

裁缝是手工艺的细作工人,知识水准,一般都比农民或粗工较高;到此又感觉到,我已经有了伙伴,再不是孤独的了。

“那些人都不是我们的?”我也向人群一指,所谓是不是我们的,那是狭义的解释,是否属于教导总队的单位。

“都不认识,谁也没有问过谁。”

“我们怎么办呢?”人,到了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总欢喜问别人;而自己对自己也会发出一连串的问号。

“我跟着营长走。”

“跟着我走有什么办法?你看我这付样子!”

绑腿和腰皮带,都给夏医官们作了捆扎木排之用。战时我们教导总队,都是戴的德式钢盔,铁器在水里太重,我将它甩在江里了。

小杜有两句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千百年后，若有人在长江底打捞出这一类的钢盔和武器，不知是否尚能考证这前朝否？

一套军装，而没有腰皮带，没有绑腿，又没有帽子，其狼狈的情形，是一望而知的。

可以说不像是一个军人，简直是形同乞丐；这就是败兵的群像。

惟一可以证明我是军人身份的，除一套棉军装外，便是那军装的左臂上，钉了一个盾型的符号。在战时，一般都是不挂阶级的。

教导总队符号的花纹，事隔三十年，已完全不复记忆。我记得在围城战的前个把星期，上级司令部又送来了一批新臂章。猛一看，与旧有者完全相同；但仔细的观察，才发现内中的图案，正正印了一个相反。例如说：里面画了一支枪，本来是向右的，而现在却变成了向左。

我向来很粗心，当时我根本没有看出来。我向团长杨厚彩上校说：

“一样的东西，再发它干什么？我们又用不着两套军装。”

“你仔细看看花纹，是相反的。”他笑了。“总队长怕敌人偷印我们的符号来渗透，所以换了。”

当我回答贾利川说：“你看我这付样子！”同时我也自己打量了一下我自己。我顺手哗的一声将那个臂章撕了下来。我并不是怕万一被敌人俘虏后，来拷问我的部队番号；而是感觉得我实在有辱教导总队的官兵，我先自褫除了我的武装，那臂章是惟一代表教导总队的标帜。

贾利川看见我这个动作，他没有再答腔，马上脱去了他的军装棉大衣，也将他的臂章撕下。

他是否是同我一样的心境？我没有问他。至少，他是表示和我一致行动。

“营长！你穿上这件大衣吧！”他将脱下来的军装棉大衣递给我。

“不！我不冷，你也一样的需要。”

我似乎并没有询问过贾利川的年龄，当年我才满二十五，即使比贾大，也大不了许多。大家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脱衣相护，在我似乎还没有这种必要，虽然我也是心领感激的。

“我不需要，我没有掉下水，你的衣服还是湿的。”

没有再推辞,因为我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他没有掉下水的事;因为那批围火的兄弟们,似乎都是从江里再爬上来的。

“那么你怎会走到此地?”

“我根本不准备渡江。”

“那你打算上哪里去?”

“芜湖,我是芜湖人。”

“你是征得来的,还是募得来的?”

民国二十六年当时,我们似乎已经在实施征兵制。但户口年龄,体格检查,以及抽签等事,都做得不彻底,所以可以说是征募并用。

我是一个职业军人,除了不得已而做俘虏外,我必需设法归队。贾利川则有其不同的想法:

“要我来当兵,仗打败了,我现在可以回家去了。”

所以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要回芜湖。”

“芜湖!怎样回法?”我已没有那份心情;晓以大义,来劝他归队。而归队又到哪里去归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出中华门或水西门走,办不到。只有从后面绕过去。”

他的话是对的。从江南铁道或长江的轮船,采用平时的方法去芜湖,当然此时不在话下。出南面的中华门或西南的水西门起旱路,那是敌军包围与攻击的重点;西南方向的南京那几道城门,哪里还有方法可以钻得出来?所以绕过敌军的背后过去,也许反而能找到一个空隙。

“那我跟你走。”

贾利川曾一度想依赖我,而我现在却反而想依赖他了。正确地说:我们是互相需要,也可以说是相依为命。

“走吧!天快亮了。”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捡支枪来

已近冬至(阳历十二月二十二日),这是夜长昼短的时节。我和贾利

川交谈的时候,大约是清晨的四点左右。距离天明,还有两个多小时,可是自从昨晚,九时开始退却起算,到此时已经过八小时了。

在台北前年有一出影片描写诺曼第的登陆战,直译之为“最长的一日”。当时我备员中影,主持人问我如何译成中文名?我主张译为“度日如年”。虽然未被采用,但我深深的体会到在战争中之时间难挨。若是我能写一剧本来描南京退却,我一定命名为“最长的一夜”。

我和贾利川携手一直向东走。我们为什么要向东呢?那是指向敌军而迎头顶去,岂不是找钉子碰!照理,若不能从中华门或水西门起旱,也得溯江而上。不用船,或许可以顺着江边走去。我们却走了一个相反的路,是谁领导谁的?不知道!贾利川为什么会先走到下游,我呢!当然是因为掉下了江,又没有鲤鱼跳龙门的本领,总不能逆流而上。所以我们因缘时会的遇着了,就向着下游的沿江大道走去,我以贾利川为向导,而他也许认定我来领先。

从江岸一上马路,人就很多,当然仍是些散兵游勇。可是这不同了;你向西走,我向东行,到底到什么地方去?谁也没有真正的目标。人云亦云的,在路上搭了两句话,个人可能又掉了头。在南京城里,退却都指向挹江门,上渡船,奔向海军码头,这全是方向一致的。可是于今连这一点共同的目标都没有了,完全是不知所从。于是弄得速度不一,道途阻塞,遇到有叉路或十字路口,更是何去何从,行不得也哥哥!

我脚踩着一件软绵绵的东西,提起来一看,是一件军装棉大衣。我递给了贾利川说:

“喂!弟兄,穿上吧!”今晨的寒风真冷,他却脱了一件大衣给我。

“走路,怪热的,穿了反而累赘。”他接过去,但没有穿上。

天,作麻麻的粉亮了,我才看见满路边都是些被遗弃的军用器材,连轻机枪都有。我捡了一枝七九步枪,但近边又没有找到子弹。

营长是小单位指挥官,工兵的任务也不在放枪,所以我连手枪都没有带一枝。说句笑话,当了一辈子的军人,我从来没有在战场上放过一粒子弹;要是有的话,那便是打靶和打猎。

我为什么要捡一枝枪,其理由连我自己都不明白。军人!离了枪,就算垮了。捡枝枪,在潜意识方面可以壮壮胆,至于说是可以杀敌,或者

是可以自杀来刎颈以见志,那些我却都没有考虑到。

“贾利川!你也捡一枝。”

“要它干什么,未必我们两个人还去打一仗?”

“不!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要有对等的力量,还可以拼一拼。”

不知道他有没有懂我这句话?即使甘心当俘虏,也不能让敌人“碰”的一枪无名的打死,至少我也得有还手的余地。

贾利川没有追问我说话的理由,也没有照我所说的去捡一枝步枪。我们一面走,他伸手在地下捡了一个手榴弹袋,那是像一个背心可以穿上身的,前面有四枝木柄手榴弹系着。

他没有将手榴弹的背心穿上,而用手提着;反而将我给他的那件军装棉大衣,随手抛了出去。

悼念谢承瑞

我们沿着公路走着。在一大堆人群里,我不知道我们是先头还是殿后?因为这些散兵游勇是集散无常的,见了叉道也许就转了弯,有时候从叉路又冒出一股来。

这些我们都没有去理会他们;我一面沿途在地下找子弹,还检了一顶布军帽,这样子,我的武装可算齐全多了。因为外面有大衣遮着,腰皮带根本看不见,只是少了一付绑腿而已。

天大亮了,是否有太阳,抑或天阴,我已记不清楚,至少是没有下雨。白天比黑夜给与人较多的安全感,明知危险是一分一秒在接近,但并没觉得太怕,我还是与贾利川闲聊着。

“谢承瑞那一团怎么样了?”我问着他。

“不知道。”

“你不是说在他的团里的么?”

“我在通信连,驻守在新街口的一班总机上。后来看见许多士兵都在朝下关方向走,我就跟了出来。”

从贾利川的话里,似乎他根本没有接获退却的命令,也没有听从班长的指示,而是自由行动的。也许他因为我是教导总队的一位中下级军

官,不便向我详细说明他的行动,生怕我有所责备,所以他的话比较含糊。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的过失,有过于他一个士兵,我还有什么资格来教训他呢?

关于谢承瑞的情形,九个月之后,我回到武汉归队时才听说的。有一个传说是说谢、廖(耀湘)、钮三个人都躲藏在南京新住宅区的法国大使馆,因为当时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出来。教导总队只有我们三个留法的学生,从表面上看来,这种谣传,似乎有几分近似。据此,桂率真总座还特别托外交单位转向西迁的法国驻华使节探询,答复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南京的法使馆,根本没有留人驻守。尤其是廖耀湘在南京失陷后的三个月就回到了武汉,所以更易证明这完全是属于谣言。翌年九月十七日,我到汉口的法比瑞同学会,一下就碰到了一位同学徐懋熹,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

“啊呀!老钮,你到底还是回来啦!”

“怎么,你们都以为我死了么?”

“可不!我们都为你开过了追悼会。”

忽然有一位同学大叫一声说:

“这就是我们为他开过追悼会的钮先铭!”

这一下子现场的同学就将我包围起来了,害得我从头到尾的叙述了两个钟头。很简单,吴楚回到了武汉,活龙活现的说我掉下了江里。一套棉军装,一个不善于游泳的人,又是在严冬的黑夜,不淹死也该冻死。既有人证,那么我是死定了。所以桂总队长还发了一点类似抚恤的慰问金给我的家属;而同学会也为我举行了一次追悼会。听说这是七八月里的事,距我归队,只不过个把月的事情而已。

“谢承瑞有消息么?”我问着懋熹。

“一点消息都没有。你有什么?”当然他也说了法国使馆的一种传说,由于廖耀湘的归来,此谣已不攻自破。

懋熹与承瑞是同时在法国,两人比我都早,而情感亦极深。徐是出身于法国的圣西尔军校,谢则毕业于法国炮专及兵工大学。可说正牌的留法学军事的学生。我和耀湘则不同,耀湘毕业于军校六期,而我的养成教育是在日本士官,我们两人倒是同时在法;不过是鸦鸦乌的,仅在纹

银的表皮上再镀上一层薄金而已。

懋熹和我对于谢承瑞的下落，都非常的忧虑。南京围城战，非正式的统计是死了三十万人；承瑞的存亡真是值得我们担心。可是由于我这由鬼而又还魂的出现，我们对于新的幻想，反增加了一层信念。后来，太平洋战争中，菲律宾沦陷了三年之后，舍表弟王启南才从马尼刺逃回重庆，这些例子，都添加了我们对于承瑞的幻想。

当然在桂率真将军尚未去世之前，是常常怀念着他。为国捐躯，乃军人的光荣，自是死得其所；可是以桂率公之历久追思，则承瑞之死，亦可谓士为知己者死矣。

谢承瑞是堂堂的中华民国的陆军步兵上校现职团长，殉职后不能称之为“无名”英雄。国家之褒扬，自有待诸后日。客岁，罗家伦先生不知为了要编一篇什么国史史料，曾派人来向我要了一篇谢承瑞的小传，也许这是为他垂名青史的准备；这真是使我们歿存永感。

背城借一

我和贾利川一面走一面谈着；是我们跟着人群，还是人群跟着我们？谁也不知道，总之是人跟着人而已。就这样的走着，我们走进了长江一段狭谷；在南京近邻有一所名胜区叫做沿江十二洞。到底有没有十二个洞，我既未数过，也未去过。但是其中最有名的是三台洞，传说是达摩祖师曾驻锡其间，然后才一苇渡江，前往嵩山少林寺。

沿江十二洞是西起于南京的上元门，东达燕子矶；这是一排连绵的小山，与长江相平行，因为对岸是平原，所以形成不了所谓“峡”，可是一边是山，一边是江，却成了陆地通行间的一个狭谷。

我们走进了这条碍路本是失策的，决不合乎战术上的逻辑。可是就因此一步之差，反而尔后导入到鸡鸣寺，使我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卒获苟全性命于乱世；在佛学中所谓“因缘”，这与宿命论并无关，而是偶然性的。

当一群约有二三百败军之兵走进这一段狭谷的时间，似乎在这一群人中，也有人发觉进入到碍路的危险性，所以有一个老总向大家叫着：

“我们这里面，哪一位阶级最高？”这一位是说广东官话的人叫着。

“这是我们的营长。”贾利川突然作了这样一个答复。

贾利川在最初我是认为他很机警，突然如此的孟浪，却出我意料之外，当然他有他的理由；一群散兵，并不是甘心受敌人宰割，组织起来，作背城借一，即使不能扭转乾坤，至少或许可以当作一股力量来突围。

我倒也有同样的心情。

“那么我们就请营长组织一下，带我们通过这条碍路。”那位广东军官继续的要求着我，同时也是向大家说的。

这当然义不容辞，却也有这种切实的必要。

我先盘问了那位军官的底细，姓名现在我忘记了，阶级大概是尉官，好像记得是属五十七师叶肇的广东部队，事隔三十年，我记忆是否有误，待考。

我先将这二三百人整顿了一下，大体分为三队。有步枪的分为第一队，其中还有一挺轻机枪，但却缺乏子弹。有手榴弹的为第二队，徒手的为殿军。我检查了以后，才发现这部队并非完全是乌合之众，因为还有炊事兵担着行军锅灶，当然不是完全弃甲丢盔。

我走在步枪队中，随时注意着前后的部队，贾利川倒紧追随着我。

“贾利川！你拿着这枝枪。”

那枝步枪是我在微曦时于大路上捡得的，其后也搜到了一二十粒子弹。这本是想用以自卫，可是现在我有了部队，为了指挥便利，我倒没有自己持枪的必要了。贾利川只背了四个手榴弹，所以我将步枪给了他。

“营长！我这里有一个望远镜。”

一位老总走过来递给我。

“我倒希望有一枝手枪。”我望望他，一面接受他的赠与。

“可惜我们都是下级官，没有人带手枪。”他这样回答我。

“你的阶级是？”

“步兵排长。”

那时的印象，都是称职而不称官阶的，所以他仅仅告诉我关于他的职位，我也没有再追问，猜想是中少尉。

我有了望远镜，这虽未必能增强我多大的武力，但却增强了我指挥

的信心，很想背城借一的，穿过这条碍路以突围。

最后考验

大约又走了个把钟头的路，先头的斥堠，也警惕的搜索着，倒也蛮像是在战备行军前进。

时间大概是上午九时左右，我们隐约听到了断续的重机枪声，是否已到达燕子矶？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地图，而广东部队对南京的地形更不熟悉。

斥堠侦查的结果，说是碍路的右侧，业已发现敌军。这本是意料中事，敌军虽是从南方攻城的，可是实施两侧的钳形包围，直指向上下流的江边，乃是必然的方式。所以我倒是相当的镇定，先命令部队停止，想召集那临时指定的三位队长以及那位广东军官，共同商量一下作战的方针。当然应当将部队展开，可是这是一条碍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绝壁，所处的地形，是绝对于我们不利。

当我还没有想出最适宜方法的瞬间，殿后的部队却开始异动了，就是那些徒手兵，以及两三挑的炊事兵。

我本不太重视那一小队人马，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武器，自然无法列入战斗力量之估计。所以我马上对那位首先举我为领队的广东军官说：

“有枪的弟兄们不要动，这是我们惟一的机会可以突围。”

我只是对这位军官说的，我之所以没有大叫，因为这些多半是广东籍的士兵，听他的指挥，比听我的可能性来得大，很想利用他的声音来下达我的命令。

可是一线牵动千斤，几十个人的奔跑，却发生了连锁性的感染，整个的部队突然间的向后转了。那时我再大声的喊叫，却早已失去了控制的力量。

由于瞬间的蠢动，我反被挤下路旁的沟中，等我好不容易爬起来，部队已绝尘而去，连贾利川也在内。

又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坐在沟边的土坎上没有动。我在想，先前一位军官递给我一架望远镜，而我当时却希望是一枝手枪。假如那真是一

枝手枪,我想我会在那瞬间自戕的,因为这时使我比昨夜所经历的更难受。

在大退却中,虽因布置得太不周密,而发生了绝大的混乱,那个责任并不完全在我。可是现在却是我自己掌握的部队,也是最后的惟一希望,而突然如此的变化,真使我心灰意懒,不知所从!

“营长!你还坐在地上干什么?”

反转来再叫我的不是贾利川,而是那一位广东军官。在先前,部队停止前进的时候,他本是和我在商量对策,在这个临时组合中,他是我的副手,他和我以及贾利川三个人,一直没有分开过。在蜂拥的向后转中,他也被人潮挤走了一段路,但他回头看我坐在沟旁时,便一面喊叫,一面又转回过来。

我没有答复他的问话,我还是挥挥手,正和昨晚向吴楚挥手一样的心情,意思是说:你走吧!用不着管我。

他终于走过来将我牵了起来,说:

“这有什么办法!我们这点武器也冲不过一挺重机枪,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子弹。”

“不冲岂不更是等死?”我顶了他一句,可是他是冤枉的,他哪里能掌握得住那个部队,因为那也不是他原始编制的连排,仅不过大多数是同籍的士兵而已。

“你总不能一个人呆在此地吧!”他勉强的拉着我。

敌军并没有前来追击,重机枪的射击声也稀稀疏疏,更没有看见弹着点所指向的目标。因此我们反而有时间在那刹那间争执。

“有什么两样?横竖要当俘虏的!”

“一个人与一堆人不同,敌人若发现一个人,一定是先开一枪。”

这种理论我没有追问他,我只是说:

“挨一枪就算了。”

“不!我们先下去再想办法,总比在此地好。”

在这种生死关头,事前无一面之识,而能尽袍泽之情,那样,来相互扶持,使我又产生了一种感激心,不得不随他走去。

我觉得我真该死,虽然事隔三十年,何以会忘记得如此干净?反而

记得那个贾利川的名字。对于那位广东军官,我只记得是瘦长的个子,凹凹的眼睛,而颧骨很高。就这一点印象,迄今我常在梦寐中搜寻着。

但我那次最后的考验,却终归失败。

我们又回到了上元门。城是沿着一带高地建筑着,出城进城都好像要上一个高坡似的。我站在那城门口向内外一望,一堆一堆像蚂蚁似的猬集着的士兵,总数总在数千人以上,当然不仅是先前我所率领的那一点人马而已。

时已近午,最奇怪的是有许多的行军锅灶架着在烧饭,不仅是我先前徒手队中的两三担。我真觉得不可思议!要全是个人行动吧,当然谁也不会愿意挑一担行军锅灶,许多士兵连枪都抛弃了,谁还肯挑那样笨重的东西?若是集体行动的话,那么是有组织的,应当行动有所计划。可是东一堆西一堆,似乎散漫得无从收拾。

那个广东军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我而去!我真不明白那是什么心理?先前他那样死拖活拉的将我从沿江十二洞地区拖了回来,而现在却又溜之大吉!战场上的心理,真叫人不能捉摸。

于是我向每一个行军锅灶走去,兜一圈,看看有没有刚才我那徒手队中两三担炊事兵的人。当然我也认不清楚,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再叫我一声:“营长!”换句话说:再没有人来答理我了。尽管有成千成万的士兵散集在那里,而我个人却十分的孤独。

我在那直通城外的公路上徘徊着,真是进退维谷。在公路的左侧,有一条二三十公尺长的小径,我看见尽头有一所瓦屋的小民房,门口站着一位年高的老太婆。

我突然有一种新的幻想产生,我在想:老太太总不会是一个孤人住在那里,假设能找到一套便衣来替换,而又有一所民家来掩护,或许可以避过敌人的耳目。我这样思索,正想由公路弯进那条横径去的时候,却听见后面有一个士兵奔过来在叫着:

“营长!”

“你认识我?”我停步问着。

“先前我在你那部队里。”

“我还有什么部队?你看这里有成千成万的士兵,假设要能组织的,

我可以当师长。”

“他们谁也不理谁。”

“就是这句话：一盘散沙！”

因为我和那位突如其来的士兵搭话，他又口口声声的称呼营长营长，即使是已变成了纸糊的尊严，但我终不好意思走进叉道，去找民家。我们是向北走着走着说话的，这样我们又跨出了上元门。

那位士兵大概不想再走出城门，所以一到城门口，又觉得和我谈话并无结果，所以就招呼了一声回头的走了。我也不是故意的泼他一头冷水，可是我已经试验过，在这种战场心理之下，以我的力量，实在无法再能组成部队，所以我对他回答的话，都是些心灰意懒的，使他只好弃我而去。

我佛有缘

城外与城里的景况则迥然不同，那本是萧条的村落，房屋向来就很少；即使有几家，从城台的高地看下去，都是些没有屋顶的败垣。是原来这样的荒芜，抑或是受到战祸的波及？此处地处偏隅，并非战场，何以会如此的残破？我在想也许是因为一城之隔，守军为了坚壁清野，或许是事前加以破坏。可是后来我所知道的并非如此，乡村小屋都是土砖所建筑，而上面的梁椽却是木料，所以都被散兵拆去做渡江的工具了。

只有一所房屋是例外，虽非高楼大厦，而却屋瓦齐全，被包围在一个矮树林里，从城台的高地上，隐约的可以看见，相距离不过三两百公尺之遥，已临江边，简直像一处荒漠绿洲。

我没有再入城的情绪，也没再去找那个倚闾而望的老妇；我便信步走向那瓦屋去。

走近才发现是一座农村的小庙宇，门楣上石刻着永清寺三个字，正与我的总队长桂永清将军同名。

寺宇是很狭小的两进，前进是大殿，后进是禅居，与大殿相连的还有两间耳房，左边是柴房，右边是厨灶。

庙子的内外已有三五十位士兵，有的根本躺在地上睡觉。里面供奉

着一尊什么菩萨？我不知道，这尊菩萨却被扔倒在地上，因为神龛神桌都是木质的，早已也被作为渡江的工具。只因砖造的庙宇太坚固，无法拆下它的栋梁来，所以还保持着它外表的完整，但内部却已经是不堪入目的了。

厨灶间里已有士兵在烧饭，我们都是同样的服装，见人如不见，谁也不理谁。

右边柴房的门半掩着，但内部漆黑，是否有窗子？还是紧闭着窗？总之看不清楚里面。

我正站在门外犹豫着，里面却发出了声音：

“老总！请在外面休息吧，这里都是出家人。”

我循声的停住了，没有马上踏进那道门，我却喊着说：

“当家师请出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

果然走出来了一位矮小的和尚，年龄仅不过三十多岁，却显示出未老先衰的模样。扁着个嘴，鼻梁塌塌的，显得额角更高。他合十的念了一声：

“阿弥陀佛！”

我也不期而然的合掌恭敬的答礼。我说：

“大和尚，你能卖一点和尚的衣服给我么？我身上还有一点钱。”

“到现在，钱还有什么用？”

“倒不是说钱，菩萨心肠，你总得救救我吧！当兵的，敌人来，决逃不掉。”

“你受过教育？”

“受过的，我是军校出身。”

“在哪个部队里？做什么？”

“在工兵营里当连长。”我没有说出教导总队，官阶我也说矮一级。

“那你是军校八期的？”那位矮小的和尚似乎很内行，几乎使我怀疑着他也是当兵的乔装，可是他那体格却不像。

“是的。”我随口答应。

“那你等一等，可不要进来。”和尚说完便又走了进去。我当然遵命伫立在柴房门外。

我替你剪

约摸过了五六分钟的时间，那位和尚从里面叫了一声：

“你进来。”

我才踏进了那间柴房，那本是有窗户的，但用的是木板窗盖，不撑起来，里面便漆黑；但有漏缝，有一点微光射进来，进入之后，过了一下子，还可以模糊的看见一切。靠右墙边是一堆树枝和木柴，地下全铺着稻草，也有一个小的粗木桌子，和两个木凳，稻草上坐着四个人，我却看不清楚。

站着的那位年轻和尚，一手推开了通往后院的木门。门一打开，当然室内顿放光明。四位坐在稻草上的人，两位是和尚，两位是居士，年龄都在六七十岁之间。

那位年轻的和尚手里拿着一套僧衣说：

“到后院来换。”后院是仅通柴房的，不会有人发现。

当我在换僧衣的时候，他一直都在旁边催促着。

“我看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得快换。”

“……”我没有开口。一面迅速的脱衣，一面将内衣衣袋所带的钱掏了出来，十元的纸币，大概有三十几张，我一起拿给他。

“告诉过你，钱在这个时候有什么用？我不要。不过你带在身上反而危险，不如压在那个花盆底下。”他手一指，在后院有一个没有栽花的花盆。也没有得我的同意，他使用我的一块手帕，将钱包了，往花盆底下一塞，还用力的向土里一压，我也当然没有表示异议。

“要换就得彻底，否则会看得出来的。”

一套军服连鞋袜都是军用品，当然得彻底的脱去。就是内里所着的汗背心衬衫和短裤，那些都是我从法国穿回来的舶来品，岂是一个和尚所应穿着？

“你这个头发不行，不像和尚。”当我摘去了那顶捡来的军帽，他望着我说。

“现在还有什么办法？”

在部队里,我并没有留发,而是剪着平头,可是这个把月来,为了战备,为了工事,为了作战,所以长得来四不像。

“也许还有时间,我来替你剪一剪,这样会影响我们大家的安全。”

剪一剪我倒不介意,平头长长,倒不一定不像和尚。但他说会影响大家的安全这句话,却使我受宠若惊,感觉他已经有心收留我。

他没有再等我回话,便跳进了柴房,不一下子,就取出一张木凳,手里拿着一把剪刀。

“坐下,我替你剪。”

我当然是唯命是从,很快的我就变成了光朗头,自己用手摸摸,倒真有点像一个和尚。

六道轮回

在我换僧衣的时间,年轻的和尚很盘问了我一些话,除了我最初瞒了他关于我的阶级以外,其余我都老老实实的告诉了他。因为那是对日抗战,凡是一个中国人,都有敌忾同仇的心理,我不应处处以小人之心防人;但是我却没有将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那一节说出,因为这是对日战争,从敌国军官学校出身的人,不免会使人有所顾忌。

在他为我剃度的时候,他没有开口,这回该我盘问他的时间到了。

“大和尚!请教你上下。”

这回倒使他吃了一惊,因为请问和尚的释名,为了尊敬起见,普通都不用粗俗的问法:和尚!你叫什么名字?

“你居然晓得用上下两个字问和尚?”

他认为“上下”两个字是僧间的术语。其实在中国旧礼教的高等社会,请教于长者的姓名,也是用“上下”两个字;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详加解释的必要,仅仅说:

“我也是佛教家庭。”

“那真是因缘!我叫二空,既空于生,复空于死,也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知道《心经》么?”他问我。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我没有直接答复他，我岂只知道《心经》，而却背诵了心经里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下两句。

“老总，这真是因缘了！”他绝叫着：“你懂得佛学中所谓因缘这两个字的意义么？”

“为什么？”我仰起头来望着他。

“在你来要求僧衣之前，已有许多人来要求过，当然也都是老总们。我们都拒绝了，生怕将来会受到连累。可是不知为了什么？也许你太礼貌，没有硬闯进我们的柴房，又因为你的官阶很高，所以我去请示师傅，他才叫我收容你，而你又真正是一个佛教徒，这岂不是因缘？”

“谢谢你，二空大和尚，在我也许是罪孽还没有能解脱，所以还得留在地狱饿鬼畜生的下三道里。”

佛教中所谓六道轮回，即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和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而后者则称之为下三道，所以我说我还得留在地狱饿鬼畜生道里。

“不！居士，你是有善根的，所以我师傅才叫我收容你。”

难友群像

经过二空一番打整之后，我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和尚。我们匆促的离开了小院子，生恐有人闯进来发现了我们的秘密，尤其是怕敌人。

可是敌人并没有即时来到，而敌机却已临空。在抗战初期，敌我的空军实力，虽尚悬殊，但我军常能把握着局部的空中优势，所以表现得相当的精彩。十月间敌机曾数度空袭南京，在大校场的上空，我机曾击落敌机一架。当时来袭的都是些轻型的战斗机，并无轰炸之虞，所以我们都爬在屋顶上看空战，喝彩叫好，大有作壁上观之概，谁也没感觉到空袭的严重，当然也因为我们甚能掌握着局部空优，更无所谓畏惧。可是到十一月廿四五日间，我空军八十余架，编队西飞武汉，首都的空防，顿然成了极端的劣势。在围城战的期间，我们对于敌机的空袭简直没有还手的余地。

十二月二三日，我骑了一辆摩托车，正走到梅园新村附近，遇到了空

袭,我当然下车在民房的墙脚边,找一个角落隐蔽,当时我的摩托车的后座,还带了一个士兵,我即时嚷着:

“你快点爬下来。”

可是那个士兵是新兵,一时慌了,不知所措,仍然呆站在路当中,结果被一枚小型炸弹的破片,削去了他半边屁股。我当然非常的惭愧,在紧急中,我没有能维护他;但是他是幸运的,当晚他就乘了一艘伤兵船运往了武汉,终使他免受到退却时的浩劫。

由于上述的事件,我对于敌机的来袭,特别提高了警觉。所以在永清寺换了僧衣之后,我一听到机声,便一个人悄悄的溜向江边,在附近所有的房屋都已被破坏,只有永清寺还可以算为一个目标。何况在寺门内外还有许多的散兵。

然而敌机并没投弹,也没有扫射,只是在低空盘旋,往复的在作侦察。因为敌机在空中盘旋的时间很长,我不知不觉的在竹林中的地面上睡着了。这当然是由于终夜的奔波疲乏,使得我对于睡眠比任何需要都迫切,我才意识到那些在庙里地下的兵士,其所以悠哉游哉的原因。

可惜我没有获得美梦,而醒来仍在林间,时间大概是下午的两三点钟。

我又奔回到庙里的柴房。

“你上哪里去了?”二空有些埋怨的口吻。

“……”我没有敢答复说怕有空袭,因为我一个人躲了去,并没有邀大家同去避空袭。

“告诉你!你一离开庙子,就不像是一个和尚。”

我除了一袭僧衣以外,真没有一点像和尚的地方,尽管我换得彻底。头发虽然二空给我剪去了,但是并没受戒的香洞。即使我真是皈依了佛,在没有受戒之前,我还是优婆塞(居士也),而不能称之为比丘僧;何况我又是一时的伪装!虽然我从二空那里获得了一顶和尚的便帽,但是却经不起检查?一经揭去,即可发现真像。当然我们也预先编排了一种说法,例如说:传戒要在规定开戒堂的时期中举行,而且还得由高僧主持。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庄严而公开的仪式,并不是每一个小庙子里都可以单独举行,所以我没有遇到这种受戒的机会。

可是这一大篇堂而皇之的理由,打算向谁申述呢?现在所需避免的是敌人,向敌人说明这些理由么?他听不听,听得懂么?这都是问题;所以在二空的意见,我绝对不能离开庙子,只有在有菩萨的地方,我能勉强的像一个和尚。

这一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头,在我避难的八个月期间,也可以说是我做假和尚的八个月期间,除了最必要的事件以外,我从没有离开过庙宇。佛法无边,我才是真正的在菩萨保佑下,而幸免于难。

当我参加了永清寺柴房里的一员,我才作试探性的以期明了我们这一群蛰居在这一间黑漆漆房间里的人员的背景。从最简单的说,连我一共是六个人,三僧三俗。我当然不必再说,还有两位在家人,一位是矮小的老者,在附近的居屋被散兵拆散了——当然也是为了要木头来渡江——,是一位无家可归的鳏居老人,因为和这永清寺是近邻,也凭这一点交情,所以避难到了这里来。这位沉默寡言的忠厚长者,后几个月中都很少和我说话,背景和经历也极其单纯,所以我反而忘记了他的姓名;可是他并不是故意的不理睬我,对我的来投奔,也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的意见,真可以说是一位朴素的老农。他惟一的一个儿子出去当兵去了,但不是列入这次南京守卫战的阵容,而是很久以前的事。从此杳无消息,也可以说是生死不明。他家里有薄田半顷,茅屋一椽,却又在这次战役中,一夕之间被毁灭,这位老者的心情,其沉痛之程度,当可想而知。他可以说是块肉余生,每天在叹息中渡过日子,连对他最亲切的老和尚,他对他都很少说话。事前他带来了一点糙米,寄煮于僧炊。

还有一位在家人,则完全相反,虽然也是七十岁的老人,可是高头大马,方面圆睛,加上两撇仁丹胡子,若是穿上军装,倒有点像日本军阀的模样。事前二空就警告过我,这个人不要去惹,他是一位不太好办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江心的八卦洲上的一霸,虽然并不是什么蒙面大盗,但却是江湖上的人物。

千古胜迹

我始终没有到过江心洲,所以对于人文地理都无可奉告,只知道上

面有村落，有街道。既是集群而居，当然就可能产生所谓“霸”的人物，这位仁丹胡子的老先生，便是其霸之一。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名。并不是我太粗心，只因当时无纸笔墨砚，我无法记载下来。只知道他姓史或者姓施，因为史与施在南京口音几乎同声，所以我只有这一点记忆，我就称之为施先生吧！因为施先生向来是永清寺的施主，因之也被老和尚所优遇之。

八卦洲在江心，敌人来自陆地，既无草船借箭的江上战役，照理说，应比上元门的永清寺地区更来得安全。施老先生为什么要来此间避难呢？而且又是背井离乡一个人来到。说来也很简单，施老先生既是洲上的一霸，生怕在战乱中有人借故报复，所以他事前就寄居在庙子里来的。

施主施先生是有家有室，可是伯道无儿，只有两位闺女，听说颇具姿色——可惜我始终没有见过。施先生是一位极其机警的人物，他在南京笼城战开始的时候，早已有了警觉，便将阿弥陀佛的老妻留守家园，而把两位如花的少女却放在一只小渔船上，隐匿在芦苇堆里，自己则匿居到永清寺来。事前既能未雨绸缪，所以他获得保全了身家性命，这不能不钦佩他的机智。

这位老者最初对我却很不利；他反对二空收容我，据二空曾告诉我说，施老头子一直都觉得我参与了他们的阵容，是自己种下一个祸根。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壮丁，换上一套和尚的衣服，头上又无戒疤，真是既不像在家人，又不像出家者，岂不是找一个把柄让敌人来抓？

这些话并没有说错；原有的五人阵容中，就有四位是老人，一位是弱者——未老先衰的二空——像这样的一个集团，只要敌军不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似乎并没多大的危险。但加上了一个我，介乎僧俗之间，谁看都是不伦不类。施老先生的主张，是为了集体安全，岂能说他光是利己主义！

可是天下真有奇怪的事，其中一位瞎子的老和尚，偏偏要坚决的收容我；在那里不仅包含着一种佛学上所谓的因缘，而且还隐藏着一段：国家的兴衰，江湖的恩怨，爱与恨相交织的小人物的故事。

在前文中我曾叙述过永清寺的柴房里，坐着一位瞎子的老僧，他的法号叫做守印法师。他与二空，在出家后是师徒，在出家前却是父子。

守印师原是湘军出身的吃粮人物，在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尔后的北平——的时候，他正是守军中的管带。管带这个阶级就是我们新制军中的营长，与我守南京时的官职，完全是同等的身份。在北京城破之后，他也有过一段艰危的经历，所以当我请求二空卖给我僧衣的时候，——在这里我特别用一个卖字，是因为我事前与那三位和尚也好，二位在家居士也好，都无一面之缘，所以在最初，我没有希企着丝毫感情上的作用。假设说一定也有一点的话：那也无非是想依托在国家民族的大前提上面。二空打量了我一下，还盘问了一些小问题以后，便去请示他那是师父而非师傅的守印大师，我这里不写师傅而写师父者，因为守印师之于二空，真是名符其实的师父。

二空的请示，却引起了守印师的回忆。据守印师尔后对我说：由于二十年间的盲目，虽然失去了视觉，却养成了他极其灵敏的听觉。经旬的枪炮声和一夜间的退却，他纵然未能目睹，而却闻之甚详。正当他悲愤着国家的垂危，又回溯着往事的悲伤时候，听到了我在柴房门口和二空的一段对话，所以他没有等二空详述我的来意，他就马上对二空说：

“收容他，拿我的僧衣，给他换个彻底。”

二空之所以对我如此的亲切，完全是受命于他的师父。守印老和尚对我的要求，承诺如此之快，决心如此之坚，完全是基于他对庚子年的回忆，所以他当时并没商之于另一位老僧——他的师兄守志法师，当然他更不会征询两位居士的意见。假若他当时稍微犹疑一点，再问问大家，那么他们决不会收容我这样一个当兵的人。假若他们真是普渡众生的话，也不一定就会轮得到我，因为在普渡我之前已有过许多的士兵曾经提出过各种的要求。

守印师和二空是来自城内的鸡鸣寺。在鸡鸣寺与北极阁之间，战时构筑了一座通信系统用的防空掩蔽部；事关军事机密，一经开战，早就封闭了鸡鸣寺，以杜绝游人的来往。所以二空师徒二人，远在两三个月之前，便寄锡在上元门的永清寺里。以身份来说，他们是来挂单的和尚，永清寺一切的主持，是属于守志法师的权限。

鰥居的老农是守志师的邻居，施先生是永清寺的施主，那两位优婆塞（梵语，男信徒）的寄居，都是先获准予守志住持。根据庙宇的清规来

讲,守印师与二空和尚根本没有收容我的权利;好在守印与守志两位大师,在家是三湘的同乡,出家是佛门的师兄弟,所以守印师的果决,并没有遭受到守志大师的激烈反对。可是他从心里是不太赞成的,他和施先生抱着同样的观念——隐匿一个士兵,等于是偷藏着一颗定时炸弹。

可是普渡众生是佛门的信念,所以守志师还是抱着对我同情的心境。万想不到后两天,我便皈依为他的弟子,而且尔后我脱离虎穴,也是他护送我去到沪滨。

皇军来了

二空对我非常的亲切。当我为了顾虑空袭,在江边的竹林里睡了一觉回到柴房以后,他虽然有点埋怨我不该离开庙子,但是他接着问我:

“你饿不饿? 这里还有冷饭。”

自从昨晚六时以后,约二十个钟头之间,可以说是滴水未入;要是也算是喝过水的话,那么就是昨夜掉在江里,曾经喝过几口江水。可是我并不感觉得饥渴,在竹林中一觉之后,体力也许恢复了一点,但精神仍然是不能镇定。二空既然问到我,于是我就反问他:

“你们吃过了中饭么?”

“哪里! 你看怎样的煮法?”他说着,同时用手指指柴房外的散兵,接着又说:

“我们的饭是昨晚煮的,当时还不知道会打败仗,所以根本没有准备。”

“我也不饿。”我倒不是客气,真是一点食欲都没有。

在三点到五点这两个钟头之中,柴房外面也许还是有许多士兵嚷嚷着,可是柴房内的我们六个人,几乎是窒息到鸦雀无声。大家没有交换过一句语言,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等待敌军来临,如何来闯渡这一关?

柴房外的士兵们也渐渐降入低潮,渡江既不可能,午饭也已经吃过,率性倒在地下睡觉。

我端了一把小木凳子坐在柴房的门口,可以观察着;当然是外弛内

张,一直是竖着耳朵在听动静。

天气突然开朗,太阳光线从云缝中射将出来。

我在追溯中又脱离了现实,对着无限的夕阳而叹惜。

“敌人来了,是从上元门方向来的。”

瞎子师傅守印师突然的叫着,眼瞎而耳却聪;等我们都听到皮鞋的声音,至少是在守印师发觉的十秒钟以后。

果然一队的皮鞋声逐渐接近,但并没有跑步的模样。接着就是一阵的乱枪声,子弹掠空的吼哨着,我马上扑向稻草堆里,和那五位僧俗一同的卧在地下。

等到皮鞋声到了庙前的广坪时,枪声忽然中断,继之而起的是东洋人发音的中国语:

“来来!”这声音断断续续的叫着。

“碰”的一声,很重的皮鞋踢在柴房的门板上,其实柴房的门根本没有关;一个戴着钢盔的鬼子兵,用已上了刺刀的枪在房门口向上划了几划,也叫着:

“来来!”同时还用日语吼着“Koi”,也是来的意思。

我马上对我们这个小集团的人说:

“我们都得出去。”

我没有时间向他们说明理由,这柴房里太黑,又值夕阳西下,鬼子兵从亮里向黑地看,当然看不清楚,可能一发横,抛一个手榴弹,或者是一排乱枪,那就糟了;所以我要大家都出去。

我站起来,顺手先将木板窗撑开,使鬼子兵对柴房里能一目了然,然后我扶着瞎子和尚陆续的走出柴房。

来的仅不过十来个鬼子兵,这不过是一班人马,虽然武装齐全,但没有戴阶级,仅在胸襟前缀了一块紫红的绒布,以代替部队的符号。

从服装上来看,十人之内没有一个是军官,仅有一年龄稍大的班长。他指挥的叫着:

“教他们排列成队。”

这是用日语指挥着他的兵,我当然听得懂,我马上对我们的人说:

“我们站到这边来。”

因为庙子的内外,至少还有数十名我们的老总,鬼子兵正指挥着他们在排队,听不懂话,在用枪托推动着。我指使我们的一个小集团站在另一边,我是想表示我们这几个人不是散兵。

散兵集合好了,鬼子在每一个人身上摸摸,大概是搜索有没有带着武器。当然这些士兵早已将枪丢了去。

检查倒也并不十分的太严格,马马虎虎摸了一摸,就将队伍整理好。鬼子的班长马上转过来看我们,我扶着的是瞎子守印师,鬼子望望他,又回头看看庙里倒在地下的菩萨,他用日语叫了一声:

“这都是和尚呀!”

听到了这一句日本话,我的心才定了下来,因为鬼子们已经明了了我们这一群的身份,在没有处理那一大堆散兵之前,至少不会对我们这几个人先来一顿乱杀。

一缕冤魂

前后虽不过十几分钟,可是紧张的情绪,使得每个人都近乎昏厥。我也并不例外,但我必须故作镇静,我还得照顾着我们这个小集团,大家也不期而然的听从我。我意识到只要有一步之差就会出乱子,我必须把握时机来渡过这第一道难关。

守印师是我扶出柴房的,我当时并没有特别的用意,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鬼子班长第一个就检查瞎子和尚,连他的眼皮都被摸了一摸。七十老僧,货真价实的瞎子,鬼子班长的警觉性已经走了下坡,对我这扶着瞎子的小和尚,连看也没看,摸也没有摸。第三位是守志师,也是七十老僧;第四位是二空,矮小文弱得不堪一击;第五位是那位老农,当然也不在话下;第六位是施先生,那两撇仁丹胡子就先惹起了注意,可是虽是高头大马,却也有古稀的年龄,一套袍子马褂,系裤腿而兼白袜粉底鞋,横看竖看也看不出是军人来,所以倒也轻易的过了关。

我们本来只有六个人,三僧两俗,加上我一个假和尚。可是不知在什么时候?突然末尾增加了两名,一个胖胖的穿着黑大衣,一位瘦瘦的穿着长袍子。他们大概看见了有非士兵的行列,所以也就站到我们这一

边来。

鬼子班长先拉开那胖胖的黑大衣,里面是一套警察服装,这与日本的警服是大同小异的,鬼子马上叫着:

“是一个警察!”

照理那一队散兵都还没受到虐杀,一个警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至少总不是直接参战的士兵;可是那位警察实在太沉不住气,太慌张了,便大叫起来:

“我不是的!我不是的!”

言语隔阂,心理变态,敌我之分,胜败之别;鬼子班长举起了三八式的步枪,倒过头来用枪托甩向那警察的脑门子,当然马上就头破血流。被打击的人后退了两步,鬼子反过枪来,一扳机,“碰”的一枪,那位警察便应声倒地,再没有一点动静。这是我在沦敌后所亲眼看见的第一个被虐杀的人,俘虏的下场,谁教我们打败仗!

最后轮到那穿袍子的细高中年人,照我看来是当地的老百姓。只因为穿了一双黑胶鞋,那与当年国军的军用鞋相类似,便被推到那散兵的行列里去。其后果如何,我虽不知道,但可想而知已被列为战俘。

鬼子班长检查人员完毕以后,便拉着二空走进柴房,由于事前我已将木板窗撑起,鬼子对于内部的情形,自可以一目了然。二空被拉进去的时候,自然是吓得来面无人色,我们也担心着吉凶未卜。还好不到一两分钟,鬼子就又走了出来,对一个日本兵说:

“里面有木柴,我们抬一点去烧饭。”

日本兵马上指使了几个俘虏兵,抬出了一大堆,可是没有绳索,也没有扁担,无法拿木柴归拢在一起。他们将遗散在地上的中国军服,用刺刀撕割成布条,然后又找了几根较长的木柴来做杠子,这才勉强的结成了五堆。鬼子支使着八个中国兵抬了四堆。还剩了一堆,鬼子班长就指着我用口语说:

“你们两个和尚来抬。”怕我不懂,又用手比划着。

我当然是懂的,鬼子指定要两个和尚抬,那只有我和二空了,守志师实在太老,守印师又是一个瞎子。

我当然赖不脱,可是我没有要二空做;因为二空尽管是瘦弱,到底还

是太年轻,这不足以做我的掩护,所以我挑选了那位老农,他是年老而又有力的。一老一少,比较对我的形势有利。

有的是士兵,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中的和尚来抬一担柴呢?我当然百思不解。然而我又怎有资格询问呢?我虽然未被列入兵士俘虏,但仍是沦陷区里的被征服了的人。

绝口不言

我立志不说日语,是我在脱去军服,换上僧衣时所决定的。我自己认识得很清楚,只要我不死于乱枪之下,日语是我最好的护身符。那很简单,一个会说敌军语言的俘虏,必为敌军所重视,何况我还是敌方军事学校出身。

会说日本话的俘虏,轻则可以做通译,重则可以榨取情报,更重的则可以利用为傀儡或汉奸。前两则我都不怕,通译是舌人,无伤大雅,既已陷敌,能有勾通言语的人,也许还可以免除许多陷区中不期而遇的麻烦。情报,我当时的职级很低,知之不多,逼也逼不出来;最怕的倒是怕要我当汉奸。

从清末以来,一直到了九一八事变前后,进过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总数虽不到一千名,却集结了中国内战人物之大成。其中固不乏革命元勋,但却也有许多捣蛋分子,所以在内战中,常常有同学的打同学。日本军方早看穿了这一点,所以对于踩进了士官学校门的中国学生,就无所不用其极的来拉拢;无非是小则以增加中国的混乱,大则极力培养汉奸。

以我自己身经其事来说吧!在士官毕业的成绩,名列在三分之二以下,头尾三年的在学期间,就告过将近一年的病假,这当然不能算是一个优等生。若以才华而论,我哪里值得日本军人所重视?反不如说是落得他们所看不起。可是当时在陆军省(即陆军部)和参谋本部的少壮军人,有许多人都和我做过密切的朋友。例如说尔后侵华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在陇海路打击我们最烈的原田熊吉,以及抗战末期的华北军司令官根本博,当时都是日军少壮派的中坚分子。

以年龄上来比较,我当时才十八九岁,比上述那些日本军人都小上一倍还转弯。以阶级来说吧!我是一名士官候补生,带的是日本中士的阶级,比他们中大佐(校官)小了个十级八级。那些日本军官为什么要那样的敷衍和拉拢我呢?当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像上述的日本军人的做法,倒不光是对我,每一个中国的士官毕业生,或许都有这种经验。可是他们对调皮捣蛋的学生却特别的欣赏,规规矩矩用功读书的人,反而不太重视,例如说:曾经当过台湾省政府委员的朱文伯学长,就是高我一期的军刀生(毕业名列第二,获军刀奖)。可是我相信他没有我认识的日本烂仔来得多,因为日本军方当时认定了我是一块做汉奸的好材料。

然而我却要使日本军人看走了眼,我在南京沦陷后一共做过八个月缺两天的假和尚,几乎每天都得和日本官兵相周旋,可是他们将刀架在我脖子上过,我也没有说过一句日本话,其原因就是不甘心当汉奸。

我很知道,我只要向一个日本的官兵,用一句日本话说:

“我是你们士官的毕业生,我和你们的土肥原贤二都是朋友。”

我相信听见我说这句话的日本军人,一定是惊骇得来屁滚尿流的将我恭送到他们的高级司令部去。

我不用押解而用恭送两个字,并不是我吹牛,因为日本在战时从十七个常备师一下扩充到近百个师团,一般下级军官,都是干部候补生(等于我们预备军官),对士官出身的人,看得来比老子还要尊重,何况我还是侵华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朋友!

其后果是如何呢?一定是在利诱威胁下去做汉奸,除非我不要性命。

但是两者我都不甘心,惟一的方法,就是我不暴露身份,所以我在陷区的八个月之中,我始终没有说过一句日本话。

忠 贞 智 慧

脱险归队后,许多爱护我的亲友都誉我为忠贞之士,我觉得那并不是给我最高的荣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做人的起码条件,并不是

一个最高的标准。战争是一种综合艺术,要有极高的智慧,才能进入到那个领域。为僧八月中我能够和日本军人耍,耍得他们始终没有拿我认出来,这才是我最得意的杰作。

前节我提过,十月间,敌机数度空袭南京,在大校场的上空,曾被我们击落了一架。这架日机的驾驶员,居然跳伞而获生。在他着陆被捕的时候,他写了一个旧识的中国军官名字给逮捕他的人看,无非想借过去之友谊,以期保全他的生命。

若是以那位日本军人和我相对照,我觉得在抗战第一回合中,日本早已经打了一个败仗,胜利固不待于八年之后。

一九六四年九月三十一日,当年赴芷江洽降的今井武夫少将,曾发刊了一本回忆录。其中对我在南京为僧的事迹也写了一大段,不过还是偏重在我婚变的传奇故事,至于我如何才避免了日军的耳目,则仅仅的只附带了一笔:

“占领之后的混乱告一段落,日本军的官兵常游鸡鸣寺,与钮氏相邂逅,但终未感觉异状而避免发现。”(原书二六八页)

日本军知道我在南京的那一段事,并不是在战争结束后才揭晓的。在民国三十一、二年间,《纽约时报》曾经为我来了一大段专栏特写;这个记载马上被日军编入了人事资料。所以今井在他的回忆录里又写着:

“我们对于钮少将的极其传奇性之战历,已于英文报纸上读到。战争之惨酷,其对于人生影响之巨,自不得不使我们加以反省。”

从上述一节看来,日军对于我在南京的那一段,是曾经加以重视的。假如我一念之差,为了说一句日本话而暴露了我的身份,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恐怕我早已无颜来写这一点回忆以告慰读者诸公了!

营长挑柴

我既然不肯说一句日本话,当然就无法问鬼子为什么要我们和尚担柴去?而且是担到哪里去?鬼子班长既指定了我,只好再拖那位老农,一同硬着头皮去了。

鬼子兵先将那些散兵的队伍押在先头,五担柴火跟在后面,浩浩荡

荡的向西走上公路。

“他们要我们担到哪里去？”老农轻轻的问我。

“不知道！大概是到上元门。”我也轻轻的回答，因为方向是向那边走。

“他们要柴火干什么？”老农还在继续的问。

我还没有回答，也不知道如何的回答，正在想：真的他们要柴火干什么？是不是要火烧活人。

“啪”的一声，一根木棍子打在我们担的柴上。同时听着一句怒吼：

“Damade”

不知在什么时候，鬼子班长手里横了一根树枝，来当马鞭挥着。Damade 在中文写是“默”字，意思是不准说话。幸好树枝是打在柴捆上，并没有打我和老农。

仅仅才三二百公尺的路程，沿途却躺了许多死尸，这当然是先前鬼子兵前来永清寺时沿途所射杀的。

先前由于过分的惊恐，鬼子兵从何方而来，我根本没有意识到。现在才知道敌军是先进了城，然后再从上元门出来，作沿江的扫荡，根本没有从燕子矶作沿江十二洞的包围。所以我和广东部队想作碍路的突破，只听到燕子矶方面的轻机枪声，而没有遭受到追击。我已无法再作重新的推测，假设我所率领的广东部队不自行散去，是否能够办到突围？事已过去，正确抑或是错误，已无从倒转时光来挽回！

可是有一点我得承认，那位曾自居我的副手的广东军官、却有着深度的作战经验。当我一个人坐在沿江十二洞公路边的土沟时，他还回转头来拉我，告诉我：一个人逗留在那里是极其危险的。

这一点真不错，敌军的扫荡，一看见可疑的个人必先开枪；而看见一堆可疑的人，反而想包围起来活拿。前来永清寺的鬼子兵就完全采取这个方式，凡是在树林间或公路旁的散兵都被射杀，而反而将在永清寺的一大堆人加以保留。我若一个人留在公路旁的土沟边，当然也不会逃此命运。至于说：那些被集结的大批俘虏，到底遭受到如何的处理？且听下面分解。我倒不是在这里卖关子，事关抗战的整个问题，必须另辟专题来报告。

鬼子班长既用木棍来禁止我和老农说话,我们只好战战兢兢的担着柴走。

当我一走进上元门——前文我已叙述过,上元门是筑在高地上的。我居高临下的看过去,成千成万的中国散兵,分成一堆的坐在地下。人数是大得惊人,超出了我上午所见到的十倍或百倍。而鬼子兵呢!至多不过是一连或两连,总不应当在一营以上。

四面都架着轻重机枪,将超过百倍的散兵包围着。失去了武力,而且哀莫大于心死,一到了甘心做俘虏,人再多也就没用了。

鬼子兵集结了许多的中国炊事兵在烧饭,整齐的集结了许多的行军锅灶在一起,一看就可以明白,这是为俘虏兵吃的。

从永清寺带来的一群散兵,到这里真是小巫见大巫,到底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一眨眼就没有看见了,无疑的,在大堆中又增加了一小堆而已。

五担柴木则被指定送到炊事兵群去,这倒使我又来一次心惊肉跳。上午我所临时率领的广东部队,就有几组炊事兵,假设其中有人识出了我而叫出声,岂不是会令我全功尽弃!我只好在不知不觉间拉低了一下僧帽,低着头解开柴捆。

但是我的顾虑是多余的。每一个被俘的中国兵都是自顾不暇的端坐在人堆里,一动就遭受到鬼子兵的怒吼,可能枪托就会居高临下的落在背脊上。一片鸦雀无声,出声的只有鬼子兵们,无意义的吼着,或者是用日语叫着,至少他们还没有找到通译。

这便是被俘后的群像。

柴火被交代了之后,四担担柴的中国兵,当然归纳于俘虏群。我和还有一位老农又该如何的办呢?又使我紧张起来了,似乎没有人再来管我们,但又不敢走,真是进退维谷,哭笑不得!

哪知先前的鬼子班长却走了过来,手里拿了几筒米——这是像一根粗而长的香肠式的布筒,灰色的,一看便知是中国军的补给品。他一面递给我,一面嘴里叫着:

“心焦!心焦!”的发音。

慷他人之慨,将中国军米送给我们;似乎是没有问题。只是那一句

日本话,我却不懂。以我的日文程度虽不算高,何至于连简单的单字都听不懂?真使我纳闷!他看见我还不走,也许他认为我还不够满足,又掏出了一包香烟递给我。这是一包“誉”牌的二十支装军用烟,只值日币七分钱,是日本最廉价的烟,我在日本的部队中抽过。这是只准日本士兵买的,连士官学校都没有得卖。因为日本士官学校是禁烟的,虽然对中国学生并不严格,可是并不预备军用烟供给我们。事隔八九年,今日以准俘虏的身份,而接到一包日本军烟,真使我感慨系之。

当他将香烟递给我以后,马上挥着手说:

“I—ge I—ge”

这是快走的意思,我听懂了,马上搓着颈上戴的佛珠子,合掌恭敬的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便和那位老农逃出了上元门。

在城门口的守卫的鬼子也没有阻拦我们,我向他点了一个头,扬了一扬手上的那包军烟,它当作了我的通行证。

魂不附体

老农走出上元门,才松了一口气,他说:

“我以为他们要拉夫呢?”

老农和我所紧张的观点不同,我所顾虑的是怕被发现身份,怕被虐待俘虏;而老农呢却怕的是被拉夫。拉夫这个名词,好像在台湾的字典中,业已被删除了,可是在大陆的旧式部队中拉夫简直是部队的特权权利。那是因为许多杂牌部队,根本不讲求供应和补给,所以一到部队开发,便施行拉夫,以权充人力的补充。老农还是抱着这种旧式的观念,所以顾虑的只是拉夫。

“我也没有想到,要我们担柴来,是为了给我们几筒米。”我文不对题的答复着老农。

“他们为什么要给我们米?”他又怀疑的问着。

“我也弄不清楚!”

照敌军那种残暴行为来讲,不可能有慈悲为怀的心肠。从严格的来说:哪怕是一筒军米,既属于“战利品”,也决不是一位班长可以加以随便

处理；可是这是属于一种战场心理的变态，他要虐待我们一次——要我们担柴，然后又施以小惠，以表现他的威武和权力，哪怕他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班长。

我们在归途中已经是夜幕低垂，所幸南面是小丘陵高地，碎石子的黄土公路，在白云的反射下还勉强的看得清楚。我们就急促想奔回永清寺，幸好已天黑，上元门外，并没有敌军巡逻部队，否则那是极其危险的场合。

“啊呀！”我惊叫着。

原来是一个死尸，挡在公路上，几乎绊我一跤。这不可能是我们进城的这一段短时间所被虐杀的，在我们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发现而被阻绊着呢？我想是由于担柴时过分的紧张，早已是昏淘淘的麻木了一切的反应，同时沿途的尸体也实在太多，我也就见如不见了。

“好狗不挡路，没出息的，死了还挡在路上！”老农一面骂着，一面吐了一口口水。

“……”我没有回声，我在想，假设那死尸是我的遗体的话！我的灵魂被绊着了，我是该可怜他呢？还是该骂他呢？

说也奇怪，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有一种错觉；觉得我早已死了——当然是死在江中或者是永清寺这一段时间中——现在还在行动的，只是我的灵魂。这种错觉观念，一直持续到十年八年之久，好像是等到胜利后才逐渐模糊的。我常常于夜间在床上的时候，自己捏捏自己的手臂，但也自己知道痛。

快速的跑回到永清寺的柴房，门口的那具警察的尸体，又几乎绊了我一跤。

庭殿是一片寂寥，连日间那点潦乱的风情，都不可再获。

守志师是永清寺的住持，在灶房里为大家烧饭，二空却在佛殿里打扫散兵的遗物。一见我们终于回来了，他带一点高兴的心绪说：

“你们还是活着回来了！”

“要是去送死的话，本应当轮到我和你，而我却代你找了一个替死鬼。”我指指先走进柴房去的老农。

鬼子班长当时本是指定我和二空担柴的，我却变更了老农，在那种

情况下,我们这个小集团几乎都是完全听从我的安排,也许是他们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我怎样的拨,他们就怎样的动。但老农却始终没有埋怨我,给他担任了那样一份好差事,可能是一去便不复返的事情。

“我知道,你想帮我的忙,好得这回你们去的也没死,可是以后又怎样?天晓得!”

“这种事儿,只能说闯一关算一关了。”

“你看那个警察。”他的手指向着躺在庙门的死尸。

“你没有看见,沿途有的是。”

“我没有看见?!就在我们这六亩地的庙园四周,就有四十六具。”

“四十六具!”我叫着。

永清寺周围都是石榴园,在这六亩多地的石榴园中,就有四十六具被虐杀的尸体,那是多么一件触目惊心的事!

法名二觉

守志师为我们做了一顿饭,当然谈不上有菜,可是这是我二十四小时第一次得到的补给。略事安定,也才知道有点饿。

在吃饭的当中,我将担柴去的情形告诉了大家。从我拿回来的米和香烟来看,对我们这一群人,不应当再有什么恶意。大家的判断,难关已经过去,或许不会再有对我们过不去的行为。

“还不敢说,”我对大家表示意见:“我相信今晚还会有巡逻部队来的,所以第一我们不能关门,第二我们点着油灯,免得鬼子看不清楚乱开枪。”

大家都觉得我最有办法,当然不会有人反对我的发言。当我拿出鬼子班长送我誉牌军烟时,只有守志师是抽烟的,所以我只取了一支外,整包的都递给了他。我说:

“师傅!你留着抽罢!”

守志师没有推让的接了过去。他问道我:

“你叫什么名字?”

“师傅!你还问这个干什么?”我实在不想告诉他我的真名姓。

“那我们总得替你取个法号,才能叫你。”

“我看替他取个名字就叫二觉。”瞎子的守印开了口。

“二觉,那两个字?”我问着。

“既觉其生,更觉其死。他叫二空,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意思,我们下一辈的排行是二字。”

“那太好了,我就叫二觉,阿弥陀佛。”

“你就做守志师的徒弟,我已有了二空。”守印师扁着嘴说,因为他满嘴没有牙齿。

“那你快向师叔磕头。”二空在旁边怂恿。

“师傅!请你收我做徒弟。”

我当然相机行事,哪有不照办的道理?

守志师用手牵了我一把说:

“不用行大礼,以后再为你开香堂。”

“人家也不真当和尚,你还要人家受戒?”

八字胡须的施施主笑着说。

“不!施主,你看今天这类浩劫,我们还不看穿?要到什么时候!”我对着施先生合掌行了一个礼。

“二觉有善根,他真是佛门弟子。”守志师傅对我的印象完全变了。

“我们不都吃过粮的么?现在已皈依了。”守印师和守志师虽是和尚,但也都是吃粮当兵出身的,所以对我肯做和尚,异口同声表示赞成。

“师父眼睛也看不见,你看看二觉像不像一个做和尚的人?”二空和他的师父顶着嘴。

“我当年带你一同做和尚的时候,未必也像个做和尚的人?”

守印师反顶了回去。

我当时还不知道各人的背景,在这兵荒马乱的当中,我只要能适应环境,能安渡难关也就够了。尽管心理上也有些好奇:什么都是些吃粮的人,什么带着二空一同做和尚?但是我却不敢深问,生怕问出纰漏来。然而我却非常的担心,和尚暂且不说,以施先生的长相,这简直是卧虎藏龙的地方,会不会惹起敌人的注意?再加上我这一个假和尚,头上又没

有香洞，岂不是给人辫子来抓？

好容易闯过了第一关，但是还是难关重重！素无一面之缘，又无金钱的利诱，全凭着佛法无边的因缘，就可以生死与共，岂不是过分的迷信，所以我只有扛着国家的招牌来打动他们。

“两位师傅！”我叫着：“你们刚才说过，过去也是吃粮的，请看！今天这一场简直是阿鼻地狱。国家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当兵的还能干什么？只有放下屠刀，虽然不能立地成佛，也就可以忏悔了。”

两位老师傅都同声叹了一口气。

“你多大年纪？”施先生无动于衷的问道。

“二十六，民国元年的。”

“什么阶级？”

“上尉连长。”我还是瞒了一级，其实我还兼代那杨厚彩的团附，实际上已是中校了，何况在留法之前，我早已做过炮工两校的中校教官。

“你很有种，刚才那一场，不是你，我们都应付不下来的。我们得靠你，你安心跟着我们，以后我负责送你过江去。”

施先生的话，很带一点江湖气。我才安了一点心，但是我还是露了一手说：

“那是因为我懂得一点日本话，鬼子说的，我大概都懂，所以比较容易处理些。”

“你会说日本话？”大家都异口同声的惊讶着。

“不！在军校学外国语文的时候，也学一点而已。”

我又有有点后悔露了这一手，但却发生了很大的作用。我懂得日本话，至少我比他们高了一层，他们得靠我。

我们那天晚上一同的躺在稻草里，我还是精神亢奋得睡不着，但觉得全身骨头都痛。

呲牙斜睨

一夕数惊；尽管那样疲乏，可是巡逻车在公路上驶过时，小探照灯光线的透入，都使我不能安睡。我望着那小木桌上一灯如豆，和那些纵横

在稻草上的同伴们——在十小时前我们还是陌生的——我一面恐着当夜可能发生的遽变，一面担心未来的后果，恐惧和孤独同时侵袭着我，而夜深的寒气，一床与二空相共的薄被，更使我浑身发抖。

所幸敌军的巡逻车，并没有作沿江的扫射，整夜也没有再侵入庙门，总算苟安的度过了沦陷后的第一夜。

守印、守志两位老和尚随时都在咳嗽；施先生在梦寐中常发出叹息；二空不断扭动着身体。一层稻草，铺在黄土地上，盖的仅是一床相共的薄被，虽然大家都不敢宽衣解带，一齐都是和衣而卧，可是庙门既没有关，柴房亦未闭，严冬的江风，破晓的寒色，谁又能入睡呢？

比较睡得好的，恐怕要算那位老农。断续的鼾声，随时都在侵袭我们的思潮。

天还没有粉亮，守印师叔——我已算是守志的徒弟，所以应当称呼守印为师叔，——突然的叫我：

“二觉！你能不能帮帮忙，让我解一次小手？”

我当然义不容辞，因为他是一个瞎子；我就一翻身的站了起来。但如何才能帮助这位瞎子师叔解小手呢？我正想发问，守印师叔已经先有所感应的说：

“在那墙边有一个马桶，你提过来扶我坐上去。”

我照他所吩咐的提了过来，木制的桶，这是江南一带的便器，红漆早已剥落了皮，桶盖也已裂了缝，我一开开，里面早已积存了半桶粪便，一股臭气，扑鼻而入。

我扶着守印师叔，帮助他坐上，我站在他的面前，扶着他的身体。

“你真好，我们全得靠你，二空虽是我亲生的儿子，可是一个不孝的东西。”守印师花花的小便，一面向我唠叨着。

我没有敢回话，我当时还弄不清楚他们既是师生而又兼父子的关系。

“师父！你又在说我的坏话？”二空根本没有睡着，不过是懒得为他的师父提便桶而已。

“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解手非要人帮忙不可，幸亏有二觉来了。”守印师扁了一扁嘴，又叹息了一声。

“那你昨晚为什么不收他作你自己的徒弟？”二空翻了一个身，拉了一拉那床薄被，现在他一个人可以享用。那本是他个人的，而昨晚却分了一半给我。

“啊呀！师兄！”我不得不开口了。“这是什么时候？你们还有心情来斗嘴！”

“是他一天到晚找我的麻烦！”

“我虽然昨天还是外人，现在总算是师兄弟了。有事弟子服其劳，一切让我做好了。”

“你读过古书？当兵的。”守印师率性解起大便来了。

“师叔！请你不要再叫我当兵的好不好？我现在是小和尚，你不也吃过粮的么？现在是老和尚，都一样的。”

“……”守印师抿着嘴微笑了，接着又叹息了一声，我知道我掀起了他的回忆。

“天快亮了，大家都起来，等一下鬼子又会来。”

守志师傅坐了起来，摸摸他的山羊胡子。

我伺候守印师回到稻草堆里之后，他盘脚坐着——但驼着背，不是坐禅的姿式。

“师兄！便所在哪里？我也得去放一放。”我问着二空。

“就在这墙的外边。”他向着东墙一指。

当我拉了一拉僧衣的斜领正要起步的时候，他却制止了我。

“且慢，二觉！顺便带着那马桶去倒一倒。”

这是他第一次指挥着我，我当然是极其乐意的有事弟子服其劳；不过多少有点反感，只觉得二空实在太懒，总算找到了像我这样一个替身。

提着马桶，弯过了东墙找到了茅坑。可是又是一具触目惊心的尸体，横在茅坑的前面，只距离三五尺远，正挡着路。

那具被刺刀所刺杀的，一摊紫色的血渍，染在灰色军服的胸脯上，呲裂着牙，半斜着眼，真是死不瞑目；形态比那庙前的警察更难看。

我踟蹰不前，而又进退维谷。但一横心，自己对自己说：

——有什么可怕，我若横在这里不也是和他一样的——

当我正提着马桶，想从他头部跨过去的时候，我停住了，觉得这样对

死者太不恭敬,结果还是从他的脚边绕了过去。

我真流泪

从井中打起一点水,搓了一搓手和脸,哪里去找毛巾?只能让风吹干,井水不冷,比寒风还暖和得多。

守志师将昨夜剩下来的剩饭炒了一下,要大家快吃。

“鬼子一会儿就会来的,大家快吃,中午我们不烧饭。”

守志师很够机警,不愧为一个老吃粮的人。果真我们到那天的深夜才吃到第二顿饭。

这回我们将桌子抬到大殿上来吃。说二空懒么?也不见得,昨晚他就将大殿扫除了一次,今早又在那里打整。

“二觉!我们来将菩萨抬一抬正。”

施先生不愧为是一位善男子,他要我和他将倒了的佛像扶正。那下面的神龛,早被散兵取去当作渡江材料去了,所以老佛爷就名符其实的垮了台。

施先生也顺口叫我二觉,这在我又是一种欣慰,我真的算是和尚了。

“我们不要光抬菩萨,也将那位警察老爷抬抬开好不好?天堂和地狱只隔这一道门。”我指着门外的警察尸体。

“不能抬开。”二空提出了异议。

“为什么?”我和施先生都怀疑的问。

“万一鬼子不高兴就糟了。”

人被虐杀了,抬开都生怕鬼子不高兴,这才真是亡国奴的滋味。我联想起了甲申录闻的一首诗,是一位烈女所作的:

腐骨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
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谁叫我们贪生怕死,连尸首都不敢抬开。

“那还有在茅坑前的一具,多难看。”我还是有点不甘心。

“一共有四十六具，我数过了，我们都抬得开么？抬到哪里去？”

“过几天就会腐烂的。”

“不会，天太冷，又在风里头，和风干腊肉一样。”

和风干腊肉一样！我吸了一口冷气。

我只好顺从着二空的意见，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还想活着。二空的意见本是似是而非的，可是搬出了毛病，岂不是祸由我起！

在那以后的十几天之中，我们一出庙门，或者是上一次茅坑，必须要跨过那两位无名英雄的尸体。我总是先念一句“阿弥陀佛”，然后再从他们的脚边跳过去。

我对那两位先烈，只能表示这一点敬意，我深觉得活人真是不如死人来得香。

白天倒还可以，有一次夜急，我不得不上茅坑，我面对着那一位，起初倒真有点怕；可是仔细的想想，我们本是同泽同袍，只一瞬间而人神遽隔，他倒永息了，也许早登天堂；而我呢？却还被遗留在这阿修罗道中，他若在天有灵，应当护佑我，有什么可怕？

十几天以后，稍微安定了一点，我还是和二空两人将那两具尸体移到了江边去，当然无法埋葬，连想找一床芦席掩盖掩盖都不可得！

我真的流泪了，经过前几天那样的恐怖与悲伤，我都没有哭过，这一次抬尸，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我真的是涕泪交流；或许是稍微安定了一点以后，我才恢复了一点人性的感情。在那以前，眼是红的，筋是暴的，也等于活尸一个而已。

“不用难过了，这是臭皮囊，与他的灵魂何关？我们都是学佛的。”

二空安慰着我，与他以前所说的“风干腊肉”，其心情也迥然的改变了。

我呢？依旧是“凡夫迷离”，既不能觉生，复不能觉死，有负我的法名“二觉”。

两具尸体虽然移开了，可是在六亩地的石榴园中，还有四十四具，我们又向哪里移呢？只好听其自然。

我们吃过昨晚的剩饭以外，一齐不约而同的都坐回敷地的稻草上面。为什么呢？大家都等着，等待着鬼子再度来临。谁也不敢一个人停

留在佛殿里或者是庙前庭院上。人靠着人，要死也死在一块儿，大伙儿一同盘着腿，好像是一群老僧在入定。

朝曦从门缝中射了进来，冬风也随着黎明转暖。可是我们大家在先前曦微中那一点朝气又消失去了，谁也没有肯说话，是谁也没有敢再说话；越是沉默，在沉寂中越更发生恐怖；越是等待着，而时间也就觉得愈长。

大约是九点钟的前后，红日已上三竿，守印师叔又先发觉了皮鞋声。

“就要来了，没几个人。”他用湖南腔低沉地叫着。

我们都竖起耳朵听，果然是来了，皮鞋声音不杂，不像是大队人马，来的只有三个人，大概是一士两兵。

马鹿阁下

三个鬼子一走进佛殿的门，看见那已扶正的佛像，先就鞠了一个躬，来意倒还不恶。我们从柴房里，向外看得很清楚；我推了一推二空，轻轻的对他说：

“你出去应付一下，能拜菩萨的不会马上就杀人。”

二空倒也没有推诿，站起来走了出去，宣了一声佛号：“南无阿弥陀佛。”

“是个庙子！”鬼子伍长用日语叫了一声。他没有理会二空，却跨前了一步，向柴房里张望。

我早已将木窗撑了起来，大家当然知道我的用意，虽然要忍受着寒风的侵袭，但柴房里却很明亮。

“一共几个僧侣？”这当然是用日语问的。谁也不懂，二空又落在鬼子伍长的后面，我就不得不硬着头皮站了起来。

“一共是几个僧侣？”他又重复的问了一声。

我何尝听不懂，可是我不能用日语答话。于是我就先点着两位老和尚，再点着我自己和他背后的二空。

他似乎还没有满足，便将步枪向地上一竖，用手臂夹着，然后从军衣袋里取出了一叠军用报告纸，用一支红铅笔写着：

“僧几人？支那兵有？”

他还没有写完，我早已看明白了，我从他手里要过纸和铅笔来，马上也用似中文而又像日文的写着：

“四僧二百姓，皆良民，请阁下保护。支那兵无。”

“马鹿！俺也成了阁下？”他用日语咕噜着。

在日本军队中的习惯，要官拜将军才能称阁下，我是故意这样写的，一半是讨好他，一半是表示我不懂。“马鹿野郎”是日本人最普通的一句骂人的话，此地他仅用了马鹿两个字，我只意译为：“胡说！我也成了将军？”

尽管他嘴里再骂“胡说”，可是这马屁还是拍得不错。他又抽了一张军用报告纸，还是用红色铅笔写着：

“此系寺宇，皆为良民，应予保护。”

这回他是用纯日文写的，除汉字以外又加了些日本字母。日本人写的字，多少与中国人所写的形态不同，兼之又是用的日军军用报告纸，当然一看就知道不是伪造。我从他手里取得这张纸条以后，实在高兴极了，虽然明知一名伍长的便条，既无“关防”，又不签名，那会有多大效力？可是总是日军写的，唬唬其他的兵，总有一点用处。

这三个鬼子兵连后院都没有检查就走了。

鬼子是要用鬼符制的，一点不错，那张纸条，果然发生了莫大的效用。从第一批以后，每隔二三十分钟必定有另一批鬼子来临，其人数则不一，至少是三名，多则十来个人。

每一批，我必定将那张条子给他们一看，同时也必定的大声恭诵一声佛号。我故意的将南无阿弥陀佛的陀字，读成“达”字的发音，因为日本人念佛是念成：

“南无阿弥达不子。”

“不子”是在佛字下面又拉了一个语尾声，而陀字则读成达字的发音。这本是梵语的译音，中日两国，念法应当是相同的，到底是谁念走了板，虽然我也到过印度和锡兰，尔后又到过印度的佛教圣地加雅，但是对梵语并无考证。

我不敢完全照日本人的念法来恭诵佛号，我仅仅将陀读成达字，只

要使鬼子兵能听得更清楚，也就够了。

鬼子羊羔

日本可算是佛教国家，所以十个兵之中倒有七八个见了佛像就会鞠躬，一尊佛像，一声朗诵的佛号，一张日本兵所写保护符，不管来了多少批，都一关一关的安全闯过。

有一批大概五个人，照例的巡视了一周，又看了“鬼子符”以后，突然从干粮袋里掏出了一包“羊羔”给我，嘴里念念有词叫着：

“心焦！心焦！”

也和昨日鬼子班长给我米筒一样，无非是给我的意思，但我实在惭愧，留学五年，还是孤陋寡闻，不知道“心焦”两个字的发音，到底汉字是如何的写法？

这批鬼子走后，当中有一二十分钟的间隔，我对大家说：

“鬼子还给了我们一包羊羔，谁吃？”

“羊膏？荤的，我不吃。”瞎子师叔首先拒绝了。

“不是羊膏美酒的羊膏，而是羊羔。是一种水果做的冻子，但比中国的冻子硬一点。”我解释给大家听。

“管它是荤的素的，让我来尝尝。”守志师傅从我手中接了过去。

“我来给你拆开。”

我又抢了过来，撕开包装纸，找了一根筷子，将羊羔压切成一小段一小段，每人都分着了一块。

“师叔！羊羔是素的，而且是甜食，你尝尝看。”

我特意送了一块到守印师的嘴边。

“是素的，我也不吃，我没有牙齿。”

“不硬！你试试看么？”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塞进他的嘴里。

“不错，蛮好吃的。”大家都同声赞许着。

“可惜太少，等一会儿你再向他们多要一点。”二空简直是食髓知味。

“我可不敢！等一会儿，他们再来了，你找一支笔写着羊羔两个字，

嘴里再念着心焦,心焦,他就会给你的。”我调侃着二空。

“二觉真有种,连鬼子都给你吓住了;昨天的米,香烟,还有羊膏。什么?羊羔,怎么写法?”施先生笑着说。

“糕饼的糕字。”

“管它什么羔字,好吃就得。”二空接着腔。

“二空!你有种,等一会儿向鬼子要要看。”

“你还是找二觉,他比我有办法。”

“丘八吃八方,和尚吃十方,你们都不懂?”守志师吃了一小块羊羔以后,从僧衣袖里取出了昨晚我所拿回来的那包香烟,燃了一支吸说:

“二觉!你也来一支。”

“我不吸,师傅。”

“当兵的不吸烟?”

“师傅!你又走了口,我是和尚。”大家都笑了!

“和尚也可以吸烟。”

“我不是不抽烟的,可是想留给你吸,来之不易。”

“不要怕!只要有庙子,有菩萨,又有和尚,总会有施主来孝敬的,哪怕是日本鬼子。施施主!你说对不对?”守志师向着施先生笑。

从那天早上起,糊涂的日本兵阁下,写了一张“应予保护”的鬼符,又吃到了一包羊羔;味纳的错觉,一时大家将昨日的惨状似乎都忘记了,觉得日本鬼子很好对付似的。

心经半卷

下午三四点,一辆汽车隆隆的从公路上来了,谁都听得到,用不着守印师敏锐的听觉。继之是一阵皮鞋声,不只是三两个人。

来的鬼子在十人以上,其中两人一看便知道是军官;虽然也同样的没有戴阶级符号,可是手里不是持着步枪,而是挂着战刀。

日本刀自古随着武士道而出名,但自火药武器发达以来,日本刀早已变成了古董,仅供爱好艺术品的人们鉴赏,实际上早已失去了利器的作用;可是在战争中,日本军官都将日本刀装备成军刀,其用意无非是想

发挥昔日固有的武士道精神而已。可是这大半是机器制成的,而不是匠心的结晶。

我一见带有军刀的鬼子,当然一望而知是军官。一老一壮,年龄相差总十岁以上;可是老的似乎反不如少的阶级来得高,因为这一次十人以上的大军兵临,像是以这位少者为主脑。

在日本军人中,军官与军士,其阶级观念是极其分明。一位军士若没有加受补充教育的话,很难升到军官,仅能到准尉阶级的特务曹长而止,可是这一批特务曹长却是日本军中的真正骨干,在战时所担负的责任,往往较初出茅庐的军官为重而阶级也许比军官要小一两级。

依我的猜测,来的两位带刀的鬼子,一个是少中尉军官,一个是特务曹长。自从昨晚以迄今日的午后,川流不息的虽然来过了不少的日本兵;可是由军官所率领的部队,这还是第一遭。我一看便意识到个中的严重性,然而我们其余的五个人——三僧两俗,都是鬼子并不难应付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因之反而加以忽视。

这一次摆的架式可大不相同,十来个枪兵分站在四角,端着枪,上了刺刀,手摸扳机,如临大敌的样式。

先由一个班长似的鬼子兵,将我们都赶到庙前的庭院,排列在离那警察的尸体不到五尺的地点。先由那班长作一次情况报告——这班长并不是昨晚首次来过的班长。报告词的大意是此地是上元门外面江的一个小庙,居住者是四僧两俗,均加以多次的巡视与侦察,似尚无寓藏支那兵的嫌疑。先说明地形其次是敌情,在叙述着任务而到判断;虽然仅仅是短短的几句话,而层次分明简单扼要,鬼子兵的教育,真算不错的。

鬼子班长报告如仪后,两位日本军官——少者在前,老者在次,向我们作逐个的检查。我当然仍是扶着守印师瞎子和尚。可是经过我的时候,稍微瞟了一眼就移注其次的人们。而对二空则略事盘旋,可也没有发问。

这样顺利的通过,我已预感着不妙,但我想或许对我们全体必再有一番审问和训话。若是基于耀武扬威的心理,那当然很容易满足他们,即使有些疑问,只要是对全体的,我也有办法应付,因为这一日夜

之间,我对于同难的五个人,大体已经摸得很清楚,半真半假的,也未必不可以敷衍过去。在人员检查完毕了后,两个军官商量着要看看庙宇的环境,当他们提出似乎要人带路的时候,我指指二空,同时又用中国话说:“你带他们去看看后院。”这也很自然的,在六人之中,只有我和二空年纪较轻,我既是扶着瞎子和尚,那么再有任务,自然而然该轮到二空了。

他们还没有起步,我做了一个手势,问他们我们可以不可以回到柴房去?当然我先指着瞎子和尚,他是我们的挡箭牌。年轻军官点头示可,我就扶了守印师,而且将其余的人一同带回了柴房。

我想这大概又算过关了,鬼子看看周围的环境,还不就打道回衙!哪知他们才绕了半个圈子,就闯进了柴房。还没有进门,我听到那个老的在说:

“我看那个年轻的人就不像是一个和尚。”

“我们来盘间盘问他。”少者也附和着。

不知在什么时候,老者的军刀已经出了鞘,他一进来就在我的肩膀上敲敲,你说我能不怕么?当然是吓得魂不附体,但我还得装着镇静,心想未必就在柴房里杀我,要杀也得拖到庙外去;何况他们还要再盘问我呢!这是他们在进门前所商定的,何至于不问而诛?可是我知道这一关将相当的成为难题,会不会非使用我的王牌——日本话不可?我得好好的应付,沉着气,尽量的不要我最后的一招为妙。

老者用刀敲敲我的肩,同时伸手示意要检查我的手。我伸出了双手,手心朝天,他用手在我的手心四周捏了又捏,这大概是看我的手掌,有没有起硬茧;当兵的持久了枪,每每有这种现象。但两位日本傻军官,万没有想到我不是兵,而是一个官。假若那少者是士官学校出身的话,至少也是我的后辈;检查手掌,当然难不着我。

其次他又要检查我的头部,还是用刀背在我的头顶上敲敲,先要我脱下那顶僧帽。这一下我可真慌了,若是要检查我的戒疤,那不是马上就会现形,哪里还能避掉?

我想我该用日本话了,那将是图穷而见匕首的时候;可是我还在作最后的忍耐,只要他不放枪,不要刀;我总还有余裕的时间。

菩提萨陀

过去我都没有注意到,日本的和尚是不受戒的。戒条最浅的解说:是戒杀、戒盗、戒淫、戒妄、戒酒,谓之五戒。日本和尚既吃肉,又讨老婆,如何能戒杀戒淫?明治维新时有一位有名的和尚叫大谷光宗,不仅有和尚夫人,而且还有和尚小老婆;尔后在日本文坛上颇负盛名的九条武子侯爵夫人,便是大谷和尚的庶出。

老者既不检查我的戒疤,那么要检查我的什么呢?大概是检查我有无日晒的显明痕迹;戴着军帽,日久必有一道显明日晒痕迹,额角与脸面,往往是曹操而兼包公。

可是这位日本行伍出身的军官,又是棋差一着;我们教导总队戴的是德式钢盔,都是从德国买来的来路货,中国人的头又比德国人小,戴上几乎遮到了眼睛,两边又有护耳的边缘,久晒也不会那样的黑白分明,使他看了半天,还是没有看出一个所以然来。

“啊呀!他的头发是自己用剪刀剪的。”他突然有了新发现,向少者叫着。

少者看了看马上做了一个手势,用两个指头作了一个剪发状。我马上点头表示同意。

大概他们没有带纸笔,就找了一枝细柴枝子,在泥土的地面上划着字:

“为何?”

我马上接过他的树枝子,也在地面上回答:

“三月无理发。”

合情合理,这个漏洞又给我弥补上了。

他们在莫可奈何之中,少者又开口了:

“问问他有没有行李?逃兵是不会有行李的。”

他们还在商量,如何进一步检查我,我都听懂了,也已有所准备,可是我不能马上动作,因为一动岂不露了马脚。

老者又用柴枝写着:

“行李有？”日文的文法是倒装的，所以他将有字放在后面。

这我才点点头，立刻对站在一旁的二空说：

“请你拿一个和尚的行李给他们看。”

说也奇怪，昨晚因为抬柴，二空曾将他的一个衣包放在剩余的柴堆上，他就将那个包袱取了下来。真是菩萨保佑，那二空的衣包里是有两件和尚的衣服，一本经书，三张当票，和一把剪刀。这是一把西式的剪刀，二空昨天为我换衣裳的时候，在这个衣包里找僧衣，才发现了业已忘记的剪刀，也就是发现了这把剪刀才为我剪头的，后来又归还到这个衣包里。

情况吻合，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但老者却兴犹未尽，还是站着不动。

“我们可以回去了。”少者已有些不耐烦。

“不！让我再看看。”

“那不很简单！是不是真和尚，只要问他会不会念经？”

日本人念经的方式是合掌搓一搓，再拍两下；少者没有拔刀，手当然是空着，就做了这样一个姿势。

这回我可不能等他再问我了，既见到少者在作念佛的姿态，我马上就点头表示我会。

他用手指，点一点我的嘴。

我的脚立刻站成一个八字形，闭着眼，合掌恭敬的念起《心经》。这是我孩提时依着母亲膝下所学会的，可是我十六岁就留学日本，七七以后才从法国回来，一个洋里洋气的学生，总不会朝夕诵经吧？但我对《心经》却完全记得；第一是因对这种哲学的思想向往，第二我觉得文辞之庄严秀丽，有过于《古文观止》。

可是幼年的记忆，虽然应当是非常的牢固，然而十几年不和佛经见面，也就有些模糊了。何况心里又在弹琵琶！正念到“菩提萨陀，依波若波罗弥多故”的时候，因为这是《心经》里像绕口令的一段，我也就要打顿了；正在这个挤骨眼的时间，老少两位日本军官忽然同时说：

“好了，停下。”

“我说他是和尚，对不对？”少者向着老者，似乎表示他是胜利的。

老者没有答话，就用刀头在地面上写着：

“何经?”

“《心经》。”我捡起那柴枝回答着。

日本军人视军刀为极神圣,而老者用刀头来写字,是已表现他的愤怒。可是还好,终被少者拉着走去,但他还是回头快快的望了我一眼。

缁衣渡江

鬼子军官一走以后,我身上好像脱了一层皮;像打了一次硬仗,一个回合完结了,精神骤然的放松下来,使得身体完全不能动弹。

我往稻草上一倒,连口都懒得开。其实紧张的倒不只是我,除了瞎子师叔比较眼不见为净以外,其余的人几乎都吓得昏了过去。尤其是二空,虽然他是个真和尚,而且也很瘦弱,但无论如何他总是一个年轻的人,要派支那兵,未始他不能顶一名。

“当你叫我拿衣服包的时候,我全身都在发抖。”说起来他全身似尚有余悸。

“刀子又没有搁在你的头上。”我倒称起英雄好汉来。

“可是你是我收容的,最后我还不是要连累受罪?”二空的话倒也有道理。

“二觉!我看你还得另打主意,这种事可一而不可再。诸葛亮演空城计,一辈子也只演了一次,演第二次我们都受不了。”施先生丢出了话,这无异是集团中有人提议,要向我下逐客令。

“不行!”守志师转过来庇护我,他说:“以后再查的时候,少了一个人,我们怎说法?而且你们谁能应付鬼子!除了我的徒弟二觉!”

守志师是永清寺的住持,而且话也说得很重。施先生虽然是本寺的施主,到底还是香客;留我也好,逐我也好,似乎没有多大的权力。

“那可得自己打主意了,不要惹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施先生虽然是一霸,可也读过书,用了两句成语,反将守志师傅一军。

“施主大人!你的女儿还躲在芦苇窝里呢,你又不能回八卦洲,将就点儿吧!我们是几十年的朋友,要死也死在一块儿。既上了梁山,最好是不要下去。”

守志师也不是一个好惹的，尽管现在是和尚，还没有脱江湖气。梁山泊上宋大哥的神气摆了出来，施先生也只好服服贴贴了。

我倒有点觉得过不去，他们五个人本是相当和谐的，说老实话，只要不死在乱枪下，实在没有什么危险。加上了一个我，真兵假和尚，纵使一时瞒得过日本鬼子，总非长久之计。何况最初和最后的目的，都是想渡江，所以我为了和缓他们对白的尖锐化，我说：

“施先生，你不是说有办法使我过江的么？早点替我想办法，大家都安全。”

他攻击我，我就贴上去，倒使他为难了；他结结巴巴的说：

“现在很难，我只有那么一只小船，而且闺女还躲在上面。”

“小姐！躲在芦苇窝里，也不是一回事，你怕鬼子找不到？不如连你一同过江去。”说真话，只要能过江，我不就达到了目的，前夜掉在江里，为的是是什么？无非是想过河！何况先前的这一场戏，文场武场，虽然都勉强的拉了过去。可是谁保得鬼子不再查呢？所以我鼓起了三寸之舌，专盯着施先生。

“我不过江，本乡本土的，过了江我连饭都没得吃。何况我还有一个黄脸婆，怎么办！”

“那么小姐就交给我，总比在芦苇窝里安全点。”

“你没有结过婚？我招你做女婿。”

“我真的想做和尚。”我没有正面答复他。

“那只小船也不行，漏水，而且也太小。我看还是等几天，我带你上下关去，那里人多，我有办法。”

“施施主的码头在下关，在下关他很有办法。”守印瞎子师叔补充了一句。所谓码头，当然是江湖上的术语。

“那我就拜托施先生了。”我还是往他身上贴。

“你既做我和尚的徒弟，可不能再去做施施主的女婿。”

守志师这一句话，惹得大家都笑了，总算得紧张中松了一口气。可是只有一个人，既没有说话，也没有笑，那便是和我一同担柴的老农。不知他先前看见鬼子把军刀在我头上幌的时候，他有没有也吓怕？

从鬼子军官来检查以后，总有两个钟头，再没有鬼子来临。我猜得

一点也不错,那两个官儿来查,才是正式的,以前那些鬼子兵,都是瞎扯;最多不过是些斥堠而已。既经正式的检查过,就可以安定一下子了。所以我就帮着守志师傅到对面的灶间里去烧饭。

这灶是江南普通式的构造,用砖砌的,大小铁锅两口,一个烧饭,一个炒菜,整个灶除灶头的一面贴着墙,其余三面都临空,灶口在后面,有一个小板凳,可以坐着好向灶口里添柴火。

永清寺在乡间,平时也不能靠善男信女们来送多少香火钱。惟一维持庙里生计的,倒是六亩地上所产的石榴,枯枝便是烧饭的柴火;诚所谓:落叶添薪仰古槐!

和尚也嫖否?

我平生就没有烧过饭,在日本和法国也和同学合伙自炊,可是轮到我的工作都是洗碗,所以我对于烧饭完全外行,正如孔老二的朋友所说的,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人,因此我对守志师傅说:

“师傅!你烧饭,我烧火;我做火头军。”

“你叫我不要说军人,你自己又说军人了,犯忌。”守志师傅有一个很幽默的性格。火头军是古代的炊事兵。

虽属旱季,又系枯枝,可是我用了五根洋火都没有点着。

“我的和尚少爷!我们有多少洋火,让你这样糟塌?”

守志师听见我卡擦卡擦划洋火的声音,伸过头向灶后一看,还是熄的。

“到院子里去捡一点稻草来。”

先用稻草引火,枯枝才点着了,坐在那里又可取暖,非常安逸。

在烧饭中,守志师傅问我:“你怎会念《心经》的?”

“小时候跟妈妈学的。”

“所以我说你有善根。先前几乎将我吓死了。”

“你吓的是我会念经还是鬼子的刀?”

“也许可以说是吓的是你会念经。”

“为什么?”

“我以为是菩萨显圣，附在你身上的。”

“师傅！我就是菩萨下凡，用不着菩萨附身。我做菩萨的时候作了孽，所以从天道里贬到阿修罗这里来了。”

“啊呀！你真懂得不少，你还知道六道轮回？”

“因为我有一个佛教的家庭，父母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你还会念什么经？”

“还有《往生咒》、《金刚经》我也念过。……‘一时佛在舍卫国’……但是我背不出来。”

“我以后一点一点的教你，你有善根，好好的做我的徒弟。我圆寂以后，将这个庙子交给你，有石榴，吃不完用不尽。”

“……”我没有答腔，直是在烤火，我想起了从江里爬起来烤火的事，还不到四十八个钟头。江山旦夕间易手，我从工兵营长一下子变成了虚无僧，谁说是“国破山河在！”

“你为什么不答腔？”

“我已经是你的徒弟了，还说什么？”

“告诉你，不要打那施老头子的女儿的主意，丑的像个母夜叉。”

“师傅！我现在是泥菩萨过太湖，自身难保，还会想女人么？而且我已经做了和尚！”

“做了和尚？才一天。二空做了二十年和尚了，还会嫖。”

“嫖！和尚也嫖？怎样的嫖法？一个光朗头，几个戒疤！”

“有什么不可以？你可以装出家人，他不可以装在家人。一顶瓜皮帽，不和你那顶和尚帽一样？”

“刚才几乎出了纰漏。”

“夫子庙的娼妓，不是日本鬼子，是摩登伽女。”（注：印度摩登伽种之淫女，见《楞严经》）

“哪里来的钱，你卖的石榴也给他去嫖。”

“我有钱也不能给他嫖呀！他们鸡鸣寺，有的是大施主。”

“他们是鸡鸣寺？”

“你不知道？他们也是避难来的，我本来也在鸡鸣寺，后来让给他们了，我图此地清静。”

“听口气他们是父子，怎又做了师徒？”

“守印是庚子年的管带，北京失陷了，他就没有再吃粮。”

“和我一样，打败了仗，只好削发为僧。”

“他哪有你这样大彻大悟！那以后，他又在江湖上混了多少年。有一次在镇江借码头弯船，遇到了仇人，一个石灰包，打瞎了眼睛，这才做了和尚。”

“二空呢？那时候应当还小。”

“母亲早死，所以也就带着出了家。”

“怪不得，那不是他的志愿，所以他还在思凡；何不让他还俗！”

“那总有一天，拖也拖不住他的。可是你可不难呀！你自愿的，要好好的做我的徒弟，我将衣钵传给你。”

酒肉穿肠过

这一顿晚饭是我们两天来最香的一顿。昨晚倒也煮了饭，可是没有菜，只是用开水泡泡大家就吃了。

可是今晚不同，从情绪来说，有过对鬼子兵的幻想，有过对鬼子官的恐怖，但是难关也就都渡过了，而且这两三钟头都没有看见敌人来，大有曲终人散，只剩下我们这个戏班子来宵夜。

还有了菜，守志师不知在哪里藏了些大白菜，也煮上了两碗，一大一小，我都一齐端上了桌。热乎乎的饭，热乎乎的菜，虽然是黄连树下作乐，可是人为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扒一口儿！

个人在世不说，就以国家来说吧！日本有什么理由来侵略中国呢？最大的借口还不是人口膨胀，粮食不足，归根结底是为了吃饭。

吃饭既然得要个理由，我们六个人吃饭的理由是：不管你鬼子多狠，骗过了你，我们还是能烧饭吃，所以我们这顿饭吃的很愉快。

一上桌，守志师傅就说：

“小碗是素的，大碗是荤的。”其实所谓荤素，只多了一匙猪油而已。

这倒使我为难了，当然素的是为和尚吃，荤的是为施先生和老农吃的，我到底是算和尚，还是算在家呢？最奇怪的是荤的那一碗反而大，为

什么要那样的优待施主？

守志师傅一上来扒了一口饭就先拈了一筷子荤炒白菜，这倒为我开了路，其实真正吃素的只有守印师一个人。像守印师那样的人，才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吃过粮，又在江湖上混混，一个石灰包打瞎了眼睛，就带着儿子出家，终身茹素，是真正的大彻大悟。

“你也吃荤？”我碰碰二空的脊〔手〕臂，我不好意思问师傅。

“为什么不可以吃呢？”这答复的不是二空，而是守志师傅，他已感觉到了，这话也等于是问他的。

他马上接着说：

“《六祖坛经》里，就有‘以菜寄煮肉边’之说。吃荤吃素与学佛有什么关系？”幸亏他不知道日本和尚还可以结婚，否则他也会讨一个和尚太太的。

“所谓五戒者是杀、盗、淫、妄、酒，无非是为了清心寡欲，像师傅这般的高龄，吃荤吃素，已没有多大的关系。”

这我本是为他打圆场的，他已感觉到，马上就回敬了我一句。他对二空说：

“二空，你虽然是师兄，可得跟二觉学学，他的佛学根底比你深。”

“那是我们师叔的福气好，收到了一个好徒弟。”

二空的话里带着酸溜溜的意味。

“宗教还不是劝人为善，像你这样以子孝父，以弟事师，还不够好的？”

我的立场真难，他们说话，一拿我夹在当中，可能就将我挤扁了。“他呀！”二空用斜眼眇了一眇守印师说：“自己作了孽，全报应在我身上。”

这一下子可更糟了，大家都有牢骚，不仅是牢骚，而且是牢骚满庙，我怎个处呢？

守印师极有涵养，他对儿子兼徒弟那句话，简真当没有听见一样。他突然换了一个题目来问我，使我们又都回到了现实。他说：

“二觉！你刚才为什么不将那张保护证给那两个鬼子军官看？不是可以省掉许多的麻烦。”

“保护证，一个兵开的，官还承认？那只能唬唬鬼子兵的。幸而我没有拿出来，否则可能我脑袋都搬家了，我在日本军里很久……。”

我一下子说溜了嘴，想缩已缩不回去。

“你到过日本？”二空第一个惊觉到。

“不！我说错了，我是说：我知道日本军很多；我们在和他们打仗，不研究还行？”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二空也不是草包；在那夜共被睡觉的时候，他还轻轻的说着：

“我相信你一定到过日本。”

我装着没在听见，也不加以否认。二空确是一个机灵鬼，待这种人，不能太欺侮他，我正在寄人篱下。

开门揖盗

一顿叫人愉快的晚宴过去了，我对大家说：

“今晚我们可以关门早点睡，鬼子不会再来的。”

“你不是说，叫不要关门么？”有人在里面提了一句。

“情形不同，鬼子军官检查以后，决不会今夜再有人来敲门检查的了，这等于登了记，也就是备了案：永清寺四僧二俗，良民。”我夸张的念着。

“一会儿叫开门，一会儿叫关门，我真弄不懂。”

这是老农今天第一次开口。

“这叫做贼走关门。”施老先生也很幽默。

“一点不错，施先生。”我说：“你只说对了一半，应当说是开门揖盗，而后再才贼走关门。”

大家又笑了，可是老农还是没有笑，因为他还不懂这句开门揖盗的意思。

“大家出去放放罢！我好来关门。”

“不要急，先扶我解一次小便。”瞎子师叔在稻草铺上扭动着。

他倒不一定是指着我，可是二空根本坐着不动，我又只好代劳了。

守印师登〔蹲〕在马桶上，一只手抓着我的僧衣下摆说：

“你再去倒倒干净。”

“上午已经倒过了，现在只是些尿，倒它干什么！”

我倒不是一天怕倒两次便桶；晚上我真怕到那茅坑去，一具尸体横在那里。

“尿多了，明早解大便会溅上来的。”

这倒是有理，我只好又提着便桶出来。好在小便根本不必上茅坑，于是我就连便桶里的，一并就地处理了，可是还得绕过那警察的尸体。

一切都就绪了，我最后关了庙门才上床，其实并没有床，但稻草倒堆了好几寸高。可是有些地方压扁了，一凸一凹的。能关门睡，至少可以避免寒风。

油灯还是点着的，生怕万一凑手不及，找不到洋火。

我们刚睡下不到三十分钟，有些人已经睡着了，有的已经在打鼾，我也在迷迷糊糊中。守印师咳了一声，连接着叫我：

“二觉！听，又有人来了。”

“没有关系，是巡逻兵。”我又翻了个身。

但不到两三分钟，简直就来拍我们的庙门。

“啊哟！不好了，二空！”我推醒他。“起来，鬼子又来了，只有我们两个去。你拿着油灯，我去开门。”

二空和我一咕噜的爬了起来，可于我倒骇怕起来了。我突然想到那个老军官，临走的时候，对我横了一眼，他始终不太相信我是和尚，会不会晚上又来报复我？可能让我说日本话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两天来应付日本人都是我打头阵，现在能叫二空先上前去么？同时也没有什么用处，——假设他的目的，真要是对付我的话。

奇怪的是被敲了两下门，又不敲了。似乎不太急，征服者用枪托打，或用皮鞋一踢，那扇木门还挡过什么东西？来者既不如此急，反而增加我的怀疑。

不过总得硬着头皮去开门，弄毛了，那岂不更糟糕？

门一打开，一个电筒的光就射到我的脸上，眼睛都睁不开，根本不见

来人是什么样子？他用手向我一推，并不太重，仅是要我让开路，就直冲的走进了我们的柴房。二空本是端着油盏身在柴房的门口，当然向内一闪，油灯又端进了房，他反而落在后面，看见是两个鬼子，全副武装，戴着钢盔。

一个鬼子先进去了，一个却站在庙门与柴门之间，这两扇门本是成直角形，相距也不过几步远。

我倒绕过那两门之间的鬼子，也走进了柴房。只要不是那个老者军官，我倒没有什么害怕，而且我若不挺身上前去应付，这同伙的五个人为什么要收容我？何况他们也真应付不下来。

第一个鬼子兵一踩进柴房，四面张望了一下，先就是一脚踢翻了那只马桶，这是经我清理后放在稻草铺前面的，以备瞎子和尚半夜的不时之需。大概是有点挡路，鬼子就先来了一脚，幸好先已经倒干净了，否则那一晚上恐怕就无法让我们睡觉。

“心焦！心焦！”第一个鬼子叫着。

噢！心焦！心焦不是要给我东西么？我虽然从没有学过这句日语，可是鬼子给我米、香烟以及羊羔，不是都先叫“心焦！心焦”的么？何以他还不拿出东西呢？只干叫着。

他叫了几声“心焦”之后，马上用刺刀指着一只木箱，这原是放在柴堆下面的，有一头却露在外面。

“来！来！”这是中国发音，同时又用刺刀戳戳木箱。我才明白他要检查那只木箱。

“二空！我们将木箱拉出来，让他检查。”

二空有点踌躇，但终还是照我意思办了。上面的柴枝不多，柴底抽箱，柴枝滚了个满地。

木箱并不太大，一头加上一个铺盖卷，正好是一担行李。和尚挂单是否就是这一套装备？我不知道，总之是一个人挑得起两头的东西，就像那样大小的木箱。

只要不要命，木箱给鬼子检查有什么关系？

“钥匙在哪里。”我向着二空。

“在师父身上。”

一把洋锁，单薄得可怜。鬼子不等我向守印师拿得钥匙，就急不可待的用刺刀“碰”的一声撬了开。

乱翻一阵，里面都是些较好的僧衣，海青（僧礼服）袈裟，还有几件法器。其中有一件红木镶玉的如意，最底下有一包袁大头。

结果是一件毛背心和那包袁大头的洋钱被抢了去。

鬼子一得手，往身上一塞，没命的转头就跑了出去。

开门揖盗，贼走关门，我先前的话，简直成了忏语。

惊魂甫定，二空哭起来了。他埋怨着守印师父：

“我说要埋藏起来的，你不信，这回不是完了？”

“……”守印师只是扁一扁嘴，什么也没有说。

“财去人安，算了。”施先生劝慰了一句。

“你们也不事先告诉我，也不交给我；问你们有没有钱还不肯说，不是还是完全送给了鬼子。”守志师反倒是一套风凉话。

“算了，施先生的话不错，财去人安。前晚我在挹江门内还捡着一部汽车！我也没有能拿得动。”

真的在退却中，挹江门内有一部无人的新汽车，连引擎都没有熄火。

大家又睡了下去，我悄悄的问二空说：

“多少钱？”

“一百零八块。”正好和一串佛珠子同样的数目。

“我赔，你替我埋在花钵下的，不止这个数目。”我对二空说。

心焦罪过

在抗战的期间，有两句新生的日语，一句就我前所述的“心焦”，另一句是“罪过”。在战前我留日五年，战后也去过多次，但从未听到有人提过这两个字。

但是像“心焦”与“罪过”，既不流行于战前，复不应用于战后，却是很少的例子。无以名之，只好叫它为海外战时言语。因为这两句话，似乎仅用之于海外战地，在日本内地，即使在战时，也没有人听说过。

“心焦”听说是写成“进上”两个汉字，我们也可以译之为呈上。照表

面上看来,并不含有恶意,毋宁说是一句敬语;可是鬼子兵在我沦陷区作打劫或强索的时候,一定都用“心焦”这两个字。

当然在鬼子兵给我们一点小惠时,也会用“心焦”。例如我在上元门内所接受日军班长的一包香烟,他便是用的“心焦”这一句话。当时我虽然不懂,总以为是不含恶意的语文〔言〕。可是隔一天来抢守印师一百零八块袁大头的时候,同样也是用的“心焦”。征服者在被征服的地区中,当然是随心所欲,予取予求的,所以我才音译其为“心焦”,我想这是无上恰当,比写汉字“进上”来的强得多。

“罪过”两个字,也是音译,而且要用江浙的发音才来得适合,是日军在奸淫妇女时的用语。这个字在我留学的时代也没有学过。

抗日战争虽然于卢沟桥爆发,但真正的会战,则是在京沪和金山卫的登陆,当其兽性发作而强索与奸淫妇女的时候,无不使用“罪过”两个字。其正确的发音用罗马字并〔拼〕为 zai gu。

“罪过”并不是我所创造的意译,据说有一日军当着一位老祖母强奸其年幼的孙女,老祖母惨不忍睹,连声叫唤着:“罪过! 罪过!”于是这个字便流行出来,而变成一种专门名词。

“心焦”与“罪过”永远成为日语中最丑恶的语文〔言〕。

集体屠杀

在抗战中有三张足以代表日军丑恶的纪录照片。第一张是一位缠足村妇,奸后被杀,还在阴户中插了一根树枝;第二张是一位穿着老百姓衣服的男子,被蒙着眼睛,跪在地上,等候日军来挥舞他的战刀;第三张是活埋陷区人民的情形。听说这三张照像曾用幻灯片在美国的各地上映过,在场的妇女观众睹之无不惊叫。

但是在我耳闻目睹的日军残暴行为却不仅如此;其惨绝人寰的还在后头!

两个鬼子兵“心焦”“心焦”的将瞎子和尚的一百零八块银元心焦去了,焉得不使守印师叔一夜的心焦?这是他毕生的积蓄,至少是他在战时仅有的财产。他和二空由鸡鸣寺驻锡到永清寺是在两三个月之前,不

仅南京还没有笼城,即淞沪一带战场也还在胶着状态之中。因为鸡鸣寺被征用为通信施設,所以他们寄居到永清寺的时候,可以说还算是平时,根本就没有警惕。为了连师兄弟守志和尚都不让他知道,因而一到南京笼城时,也不便再加以藏匿,以致遭受无妄的损失,还不如二空为我埋藏在花盆下的钞票来得幸运得多。

那一夜只听到守印师和二空的叹惜唏嘘;守志师傅和施先生投以不屑的眼色,和老农那羡慕的神气。而我呢!也是一夜不眠;我当然不会幻想着敌军的慈祥,可是仅仅在这二十四小时之内,其虐杀,其抢劫,层出不穷的花样变幻,冷热不同的心理变态;以及小集团中各人对我看法的不一,都使我发生无限的恐惧。留之不安,渡江无路,家亡国破,真不知何以自处?

第二天一天都没有什么异状,敌军分批的巡逻,似乎成了例行的公事,而且间隔也略加延长,一批一批的过去,最多只是伸进脑袋来看看柴房,并没有进入来骚扰与查问。

在将近傍晚的时分,夕阳将沉,突然来了一批较多的徒手鬼子兵,没有携带武器,所持的都是斧与锯,在我们那六亩地的寺园里,砍了许多石榴树枝,长约五六尺,前面留一个杈桠。

“这做什么用?”二空先发出疑问。

“大概又是要柴火。”施先生猜想着说。

“我们柴房里,还有许多现成的,为什么不来拿?”守志师傅不同意他的说法。

“我想是用来支撑什么帐蓬似的东西。”我也自作聪明的在猜测。老农还是没有开口,而守印师叔只是默默在听我们谈话。

可是并没有迹象使我们过分的忧虑。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南京陷敌是十二月十二日,大概正值农历十一月的月望前后,也正是月明星稀之夕。

夜深矣!我们听到大批人马嘈乱的步调声,正沿着公路东下;猜想又是从上元门出来的部队,正向沿山十二洞那条路走去。也许是利用月夜换防,所以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同时既没有进出到永清寺的区域,只不过是旁边经过而已。

人声过去了,间隔着很长时间静寂,我们在稻草垫子上逐渐入睡。

约在午夜清晨之间,突然重机枪声大作,距离大约在千公尺内外。

“你听!”我推推二空。

二空坐了起来,没有子弹掠空的哨吼,更没有飞向寺宇附近的声息。

“大概是夜间演习,空包。”这回是二空自作聪明的说着,他一咕噜又睡了下去。

——战时还演习?空包?——我存疑着,但我却猜不出其所以然!

一夜就在这疑惧中度过。

偏不讲和

在永清寺下游一两公里的沿岸,有一个叫做大湾子的地方,这是一片很浅的沙滩,由于“二水中分白鹭洲”的缘故,长江流速都是在八卦洲的北面,流经“中洲”南方的流速甚缓,形成了一片浅滩清潭。

当然是在那重机枪声后十多天我们才发现的,鬼子兵在大湾子用机枪又虐杀了我们被俘的军兵约二万多人。

读者诸公还记得前述我和老农送柴到上元门内去的事么?那是供俘虏作炊事之用。当时我只顾忌到自身的安危,从没有想到敌军对俘虏的如何处理?即以被俘的官兵自己来想吧!既已被俘,放下武器,最多不过将遭受到虐待和强迫劳动而已,生命的保障,或许已不成问题。

谁知只度过了短短的两夜,就被驱逐到大湾子去作了集体的牺牲!

那天那些徒手鬼子兵到永清寺附近来砍石榴树所作的树叉子,原来是作来一批一批用以推尸体的工具。

据尔后非正式的统计,南京之役,我军牺牲了三十万人,其中大部都是被俘后而虐杀的。我亲眼所见的尸体,便在两万具左右,也就是在大湾子的那一大堆。

后来我回到后方,与情报工作同志,还再四作过追溯敌情判断。大家的结论是:日方以为既已攻下了我们的首都,我们必会作城下之盟来讲和;为了削弱我们的人力与兵源,不惜违反人道和国际的惯例,来作一次集体的屠杀。

一直到翌年的一月中旬,日揆近卫文磨才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讲和的声明。其间约有一个月之久,日方是在作单相思的幻梦,以期待着城下之盟的构想。

“败也好胜也好,就是不和他讲和”,这是蒋百里将军在抗战中的座右铭——百里先生当时任陆大校长。以空间换取时间,乃是我们元戎的最高决策。

希特勒集体屠杀犹太人,那虽是后于中日战争数年的事,可是希魔的屠杀,却极尽其科学化之所能;其处理尸体,早备有周密的计划,以免除事后的困难。而鬼子在南京的大屠杀,虽然也运用了重机枪,但那却等于是原始杀人的方式,尸积如山,以致数月后都无法处理。

鬼子兵之所以选择大湾子作屠场,或许是想用长江的流水,将那批尸体,得以顺流而下的冲去。可是冬季水枯的季节,正如苏东坡先生所说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兼之大湾子里,根本没有流速,如何能将那么多具的尸体冲走?

其所以准备了树枝木叉,也无非是想将尸体推到长江里去。日本人是惯于此技的,读者诸公不知尚能记忆所谓“白河流尸”事件否?这是早于七七开战前两年的事。在华北的日军在平津附近因为要做一些军事工程,既不能从日本国内运输人力来构筑,又生怕使用中国人而被泄露军事机密。所以绑了几百名的中国民夫去做奴工,而事后完全加之屠杀以灭口。“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无定河源出晋境桑干泉,经察省南折抵河北,因忌其无定而更名为永定;白河便是永定河的下游的会合。

白河流尸仅仅不过是三数百具,又值春水泛流的期间,所以一冲入海,处理就比较容易。可是在大湾子是两万多具,尽管是想尽方法用树叉推到江里去,但却无法使其畅流,以致使那么多尸体,完全滞积在浅水和沙滩的旁边。

南京的大屠杀,据非正式的史料说,总数在三十万人左右,这个统计虽未必十分正确。但以永清寺六亩之地而言,就有四十几具尸体。周围不过千公尺见方的大湾子,就屠杀了二万多人。则南京大屠杀的总数,号称三十万之众,似乎也不为言之过甚!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那惊天动地的原子弹丢在广岛,其死伤的人数,据官方正式的统计:死者七万八千余人,负伤和行踪不明的五万一千几。合计也不过十三四万而已,还不到南京大屠杀的一半,日本军人在南京所作的残暴行为,是制造了两颗原子弹的事件,等于广岛加上了长崎而有余。

原子弹是当年美国迅速结束战争不得已而使用的。当初的计划本预备投掷于东京、大阪、名古屋的一等城市,但为了人道,才选定次要之广岛和九州的小仓,而小仓的那一颗因为飞行的能见作〔度〕太差又临时改投到长崎。两颗原子弹所给予日本人的死伤,总数也还不到三十万人。

死尸臭票

尸体的处理,是迁延到一两个月以后才实施,正确的日期,我已无从记忆。大屠杀的那一晚上是月夜,照阴阳历的换算,应当是农历的十一月十五前后,那么距离农历新年约为一个半月。记得我遵照守志师傅的吩咐,将于大年初一要向佛祖顶礼,所以在初一清晨我一起来便先去打开庙门,一只时常来去于庙中的野狗,突然出其不意的从我腋下钻了进来。我由于受到了一点惊恐,而生气,便随手在那只狗头上甩了一巴掌,不意竟将狗嘴里所含的东西打了下来。低头一看竟是一只干枯了的人肢,活像一只佛手。以我这个所经历的时间来推算,那么全部尸体处理,至少是在农历新年以后。

记得是一个晌午的时分,由几个日本兵带来了一群中国人,手臂上都佩带着红卍字会的符号。他们来到庙里要我们也派一两人共同去处理那被集体屠杀的尸体。这差事当然又落在我和二空两人的身上。

来人有一位是日本和尚,穿着与和服相似的道袍,头上戴着白色方巾,脚蹬白袜与草履;手持一件法器,很像中国僧侣所用的磬,而又像一个有柄的小锣。

从永清寺到大湾子,约有一公里多的路程。那位日本和尚领先,敲着法器,口中念念有词,这自然是为超度亡魂而诵经,可没有理会我们这两个中国和尚,连先前进入庙门,也没有向菩萨顶礼,好像连在中国的释迦牟尼

尼,也值不得他膜拜似的。这是一位随军僧侣,早已受到日本军人的感染,一股要想杀人的模样,可惜他手中持着佛教的法器,而不是一枝来福枪。

在半路上我们就闻到一股腐尸的味道,一群来人和日本兵都备有口罩,而我和二空连手帕都没有一块。

季节已进入严寒,而干燥得来没有雨雪,所以寺庙周边的尸体,像是置放在大自然的冰箱中,当然不会腐烂。可是大湾子的则不同,小部分是泡在江里,即使在沙滩上的,也常为潮汐所侵蚀,所以已在逐渐的腐烂。永清寺相隔有千余公尺,地处于长江的上游,冬季的西北风是向东南吹送,一时倒没有闻到臭味,可是才走了一半路,那气味就触鼻不堪。

等到一走近大湾子,那就不仅是嗅觉所感应的了。最触目惊心的一大堆尸体,拥集在一个小地区内。东倒西斜,俯仰不一;身上都还是穿着不全的军服,所以还看不见肉体的情况。可是从面部看去,大都都是没有了鼻子,因为腐烂是从嘴唇和鼻子开始,一排门牙突露在外头,已经形成了半骷髅的模样。

我不能想像屠杀当时的情况!纵然有再多的机枪,在那样一个小地域里,总不能一口气就将两万人杀完。当然是分批实施,为什么没有丝毫的反抗嘶叫,也许是为机枪声所淹没,而我们在庙里不曾听见。

那一天只是由红卍字会作了一次视察,并研究葬埋的方法。真正付诸实施,是以后一个月中连续不断的工作。我只去过这一次,尔后有事,我都要求二空一个人去,因为我这个假和尚,在中国人眼里,是很容易露马脚的,何况那一幅悲惨的景象,实使我不忍再次目睹。

可是却有许多在附近劫后回来的老百姓愿意去帮忙,因为往往在尸体的衣袋里会发现不意的财富,后来有一阵子南京流通着一些名之曰“臭票”,颜色淡一点,而带一股微薄的臭味,并不是伪钞,这都是从尸体中所发掘的货币,当然不限于大湾子二万具尸体的身上,因为南京之役有二三十万的牺牲,其所搜出来的臭票的数目,想像中也煞是可观。

曲终人散

万秋和恨水两先生以我为模特儿所写的《第二年代》与《大江东去》

两本小说,都着重我在鸡鸣寺做和尚,而忽略了永清寺。后来章孤桐先生也送过我一首诗:

鸡鸣古寺问谁登? 不识南朝有废兴!
却笑梁台饿天子,命输江右少年僧。

梁武帝饿死台城,我却因匿居台城而获救。造物弄人,每多乃尔,我倒不相信宿命论。

在我做和尚的事迹中,永清寺时代,是占了极重要的关键。因为我投门圣间,在素无一面之缘的人群中插足,竟能因缘际会,得以化险为夷,这一切都是在永清寺中。

三位方外,两位居士,其所以许我容身插足其间,与其归之于命运与因缘,毋宁说是敌忾同仇得更恰当。

经过了一段时期,连鬼子兵都懒得到永清寺来了;只是部队换防交代后,来作一次公事式的巡逻,这倒使我们落寞得来无法形容。

我除了伺候瞎子师叔的大小便以外,所有庙中的粗事,都是我和那老农两个人做。施先生是老施主,和尚是佛门的主人,只有我和老农才真正是寄人篱下,所以有事也该我们两个做。而我则更甘心,永清寺对我,不能不说恩同再造。

闲来无事,便在太阳下捉虱子和默念着做诗。只有一套在身的和尚内衣,有四十天之间没有擦过身,更谈不上洗澡,在腋窝下便生了虱子,捉虱吟诗,便是我消遣的方法。

可惜寺中无纸笔,当时一点拙作的小诗,都无法记留下来。现在只记得在上元节的八首诗中的第一首,敢呈读者诸公教正:

上元门外上元夕,人在浊流江上立;
岂愁人缺月常圆? 只恨江山无半壁!

诗非当兵的本行,其所以愿献丑以贻笑大方者,不过欲使读者诸公了解我当时的心情而已。

在一段时间以后,施先生常于傍晚的时间回到八卦洲去。他的女儿还是在白天躲在渔舟上,他有一个暗号,晚间则同渡回家。早出晚归,施先生白天反而来到庙里!我想那与其是逃避日军,毋宁是逃避地方上的对他不利。

有一天的早晨,但不是拂晓,施先生还未来到庙里,我们听见江中有机动船声,接着又是一排轻机枪声,不知向什么地方扫射?在江阴我军连惟一的一艘好军舰“海平”都凿沉了,来做阻塞的工作,所以有一段时期,日海军无法溯江而上。

我们为这件事很为施先生担心,更为他的小姐忧虑,虽然我并无意做他的赘婿。从那以后施先生就没有再来到庙里,我们也没有去问过他的下落。

老农也在打主意将他家的茅屋顶盖起来,可是守志师却对他说:

“用不着盖了,你横竖是一个人,就在我这里住下去好了。二觉、你、我,我们三人过下去。”

守志留老农,等于用了一个长工,六亩地的石榴园,本不是一个人可以照料。可是也拿我计算在内,真的希望我从此出家么?守志师出身行伍,也行走过江湖,难道对我这件事,看得那样的单纯?

无论如何,我总是感激他的。自从我称呼他为师傅之后,谁都知道,这本来是一种形式的,而他却真的将我收为徒弟,处处都维护我,几乎是无微不至。

而对守印师叔和二空,他却口口声声常在说:

“他们总要回鸡鸣寺的,我也养不起那么多人。你可不用走,苦饭总有得吃。”

南京——首都虽然沦陷了,抗日战争还是再接再励,我当然不承认我是亡国之奴,可是我却不能不承认我等于是丧家之犬,而守志师傅能给我这种温暖,这不仅是身体的收容,而且是心灵的倚托,焉得不使我感激涕零!

纵使不谈国家民族,可是佛学所谓贪嗔痴爱,一个廿六七岁青年的我,真能五蕴皆空么?守志师傅越是对我好,越令我心上发生矛盾。

挑肥拣瘦

是不是南京和下关已组织了维持会？我无法知道。以日军过去的惯例，每侵略一个地方，必利用当地的傀儡或某种团体，以统治其占领区。也不一定全是汉奸，像大湾子的收尸，红卍字会的工作，便不失为善后的行动。

到民国廿七年三月初，沦陷倏忽三月，地方上已略形稳定，而老百姓也逐渐的回家。

“我们也得回鸡鸣寺看看，在此地也不是长久之计。”有一天二空和我闲聊着，他看见附近的居民，都在设法盖他们那没有梁的茅草房子。

“进得城去么？”我怀疑的问着他。

“据说可以出入，只不过城门口有鬼子兵，出人都得向他行个礼。”

“不用什么通行证？你怎么知道？”

“用不着，我问过许多的老百姓。你敢和我进城去看看么？”

“不行！我一离开庙子，就不会像个和尚，尤其在中国人的眼里，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还是带老头儿去吧。”

二空不敢一个人进城，所以我建议他带老头同去，老头儿是我们对老农一向的称呼，因此也就忘了他的姓名。

在那一天的晚间，我们大家一同的商量着这件事。晚间这一段时间，据我们的经验，连鬼子的巡逻兵也不会再来，所以便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世界。

守印师叔和二空都迫切想回鸡鸣寺，出家人本谈不上有家，而庙宇也不是和尚的私产。可是和尚也是人，是人就未能免俗，所以守印师和二空就心心念念的不能忘怀于鸡鸣寺。其次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永清寺的储粮不多；守志师傅一直在嘀咕着，总觉得吃饭的人太多，而米则一天一天的在减少。

守志和守印是师兄弟，照理本应是患难相依，疾病相扶持。他们本也是如此的，远在南京沦陷前，守印和二空就避难到了永清寺，前后算算快半年了。可是一进到暂时性的苟安时期，守志师就有点嫌食口太众，

诚然所谓共安乐之不易，何况我们当时并还谈不上安乐！

回鸡鸣寺之计既定，翌晨二空就想偕着老农一同先进城去侦察一趟。在吃过早饭以后，我正在洗碗，二空走进厨房来约我到江边去谈谈。

“我和师父若是回鸡鸣寺去，你得和我们同去。”二空拉着我到竹林里来，主要的就为着谈这件事。昨夜大家一同研究的时候，两位大师都避免提到我，倒也不是将我排除于他们两个集团之外，无宁说是都有意在争取；因此我倒不必顾虑无家可归，反而觉得是左右为难。所以二空约我到竹林里来谈，开门见山提出这个问题，我却不便作肯定的答复。

“你觉得鸡鸣寺一定回得去么？三个月的征用，三个月的真空，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了，你去看了以后再说吧！”我避重就轻的回答着二空。

“不能回去当然不谈，相反的呢！师傅已经离不开你，那么大一个庙子，加上一个瞎子师傅，我一个人还管得了？”

“总之还是去看看后再说；我和你都是年轻的一辈，这件事最好由两位师傅去决定。你知道我的立场，你们既救了我的命，总不能叫你们为我而增加麻烦。”

“这就是师傅的意思，你既然算是守志师叔的徒弟，他便不好意思开口，只有由你自己拿出主张来。”

“啊呀！师兄！我们两个处得不错，我才敢说这句话：你们不赶我走，已经是天高地厚，难道我还敢挑肥拣瘦？”

六 根 不 净

二空和老农一直到下午都还没有回来，我们留守的三个人很为他们担心。自从施先生一去不返，我们对于鬼子总不免提心吊胆，何况二万人的集体屠杀，六亩寺园中的四十六具遗尸，这些记忆犹新，焉得不使我们犹有余悸？

在做晚饭的时间，我在烧火，守志师傅在做菜，这已经成了我们师徒两人的专职。我故意的逗着守志师傅说：

“师傅！你那些腊味还藏了多少？”

“哼！吃尽当光，干干净净，幸亏只有我们师徒两个人吃，才维持到

现在,要是拿出来给大家,早就吃光了。”

“那么米呢?”

“米,你不是看见的么?到如今也只够十天半月的了。”

“那么我们真得想想办法,不能就这样等着挨饿。”

“他们不是已经决定回城里去么?你打算怎样?”

我还没有试探出他的口气,而他却直接了当的问着我,倒使我有些不好意思说。我只好反问他道:

“师傅你看怎么办?我还不是听你的。”

“听我的?这要看你的决心。”

我索性站了起来,从灶口绕到了前面,面对面,比较更好说些。我一本正经的向他说:

“师傅!你也是当过兵的人,守印师也是。你们当和尚都是临阵脱逃下来的么?”

“临阵脱逃?我们从来没有那样的做过。”他将锅铲一放,似乎有点激动,当过军人的人,谁也不愿意背上“临阵脱逃”这四个字。

“那么我也不能临阵脱逃吧?”

“你怎算临阵脱逃?是渡不过江去。”

“打败了仗,即使当俘虏,也得设法逃回去;何况我还没有当俘虏,未必就这样的躲下去?”

“若是当俘虏!那你早在大湾子里了。……”

“那倒是实话。”我抢着说:“这完全是你们救了我,怎叫我不感恩戴德!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救我?我们是亲戚么?是同乡故旧么?还不是为了国家,为了和日本人打仗。”我特别提高喉咙接着说:

“师傅!你现在虽然是出家人,可是你亲眼看见,二万个弟兄,一夜就用机关枪扫光,这口气你忍得下去么?”

他听了我这句话,马上拿起锅铲,将锅里的青菜,急急忙忙的乱炒一阵,我发现他思想已进入到极端的矛盾。可是他却气吼吼的说了一句:

“那你是打算离开我了?”

“不!师傅,这是一个原则上的问题。我住在哪里都一样,最后的目标是归队,打仗;除非战争明天就结束了,那么即使你不留我,我自己也

得留在此地做和尚。”

“为什么？”他又停下来望着我。

“南京失守，并不能说我们一定就算打败；真若明天就结束了战争，那就真是证明我们失败了，我除了做和尚还有什么路可走？我当然不太知道，你们虽没有详细的告诉过我，可是我在想，你和守印师从当兵到做和尚，其间的过程也不外乎是这些原因。”

“可是我舍不得你，舍不得像你这样有善根的徒弟！”

“师傅！你只看到了正面，没有看到反面。你七十二，我才二十六，你未必想找一个徒弟，像二空那样，每晚换着在家人的衣服，去逛夫子庙？”

他突然提高了声音说：

“那你真是六根未净！”

鸡鸣寺行

我们的对话，在无可奈何之中僵持着。我真没有意思要上鸡鸣寺去，在我本人来说，一动反不如一静。永清寺的环境我摸熟了，鬼子兵巡逻的时间，我已可以为他们画一张作息进度表，猜测得清清楚楚。一旦我若跟二空他们上了鸡鸣寺，又得另打天下。万一出了岔子，岂不是弄巧反拙！

我所争执的，是他们不应当长期的挽留我；救了我的命对我只能说是做了一半的好事，其次的一半是如何将我送出敌人的虎口。

我和守志师傅在灶下的僵局，卒被二空从城里回来的兴奋所打开。

尽管还相当的冷，可是二空和老农却跑得满头是汗。他一面拿下僧帽来擦着光朗头，一面喘着气。

“喂！二空，你还理了发？”我看二空变了样子，反倒像个和尚。

二空没有答理我的话，而兴奋的说：

“我们拿到了通行证，你们也得去拿，还得扎一针。”他又从和尚衣的大襟里取出一张三寸长方的纸条。

“给我看。”我一手就抢了过来。

原来是一张防疫注射证,写着二空和尚和地址鸡鸣寺的字样。

“针在那里打的?”我问二空。

“一进城就有鬼子军医设置着桌子在那里打针。”

“上元门?”我想距离那么近,何以我们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不!中央门。回鸡鸣寺要从中央门进城。”

“这不过是一张防疫注射证,并不是什么通行证。”

“出入城门都得看这个,而且还得向守门的鬼子脱帽行礼。”

“出入城都得检查,是为了防疫,并不是为通行。你若没有带这张证明,他们还可以替你打第二针,并不会不让你通行。”

“总之有了它,什么地方都可以去,等于通行证,你们都得打。”

我无意再和二空争执关于通行证与防疫证的区别,我们所极需明了的是鸡鸣寺的情况。

据二空的说法,鸡鸣寺完全没有遭受到破坏,连景阳楼上香客休憩所用桌椅板凳都齐全;只是灰尘满屋,需人去打扫与整理。他已在另一所庙宇里约了两位和尚搬了进去,先打整一两天,我们就可迁入城内。

二空倒很有办事的能力,在这一天之中,他居然处理井井有条,还理了发,吃了一顿很好的饭。

“只有小馆子开门,东西贵得不得了,倒是什么东西都有得吃。”二空馋了三个月,这回是打了一次牙祭。那位父兼师职的守印师,从来也没有有限制他吃素与吃荤。

在我们一同吃晚饭的时候,二空一直夸张着他那鸡鸣寺之行。两位老和尚,都与鸡鸣寺有香火之缘,当然是希望知道的越详细越好,所以除了听取二空的报告外,根本没有想到商量新的问题。

我呢?对鸡鸣寺完全不清楚,在赴欧留学之前,曾去游览过一二次,除此以外,只是从历史上知道梁武帝和后庭花曲的故事。

我所关心的倒是我本身去留的问题,二空既又找了两个和尚住进鸡鸣寺去,那么人手也应当够了,似乎用不着我再回去。我可以在守志师傅的庇护下,再留住永清寺一个时间,然后设法渡江归队。

因此我倒安心的听他们在谈话。

出水要钱

饭后我拉了拉二空的袖子，示意他到竹林里去谈谈。

我们同仁立在江岸，遥望七里洲——与八卦洲相连的——上面，也已有几家灯火在若隐若现的闪着。

“我已将花钵下面的钱取了出来。”我说着，一面从衣襟里取出钞票拿在手里，这是我在当天下午二空进城的时间里去取出来的。点点数目一共有一百七十五元，但我先自藏下了二十五块，我说：“这里有一百五十元，我想做三等分，你五十，师傅五十，我自己留五十。”

我又怕他觉得我自己留得太多，因此我又补充了一句话：

“我留的一点是预备渡江用的。你们回鸡鸣寺去，也许要用一点钱。”

“用不着，师傅还有一点钱。”二空干脆的拒绝我。

“那一百零八块，不是被鬼子‘心焦’去了么？”

“那是现大洋，还有钞票，他缝在衣服里的。”

“还有很多？”我觉得做和尚也不那么简单，各人有各人的秘密，他不说，我完全不知道。

“也没有多少，只二三百块。”

“肉烂在锅里，只要我们其中一个人有钱，都可以通用。”

本来生死都与共，钱还有什么不可以通用呢？大家都在落难中。

“哼！师父的钱才不会拿出来呢！那是他准备买棺材的。”

“和尚圆寂了不是要火化的么？”圆寂是方外人死去的术言。

“也怕有个病痛呀！”

“那，这五十块钱你留着，以备万一。”

“也好！”他一手接了过去，也没有争执多寡。他向衣襟里一塞，然后说：

“你不打算跟我们去？”

“我能自作主张么？今天你不在的时候，我试探了师傅一下，他还骂我六根未净呢！说我是落水要命，出水要钱！我怎么好再开口。”

“怎么是落水要命，出水要钱？”

“那还不简单，救了我的命，我又想跑了。”

“命也不是他救的，应当说是我师父救的。我师父当时想起了庚子往事，才答应收容你的，而守志师叔那时还有些反对。”

“不过他总是这庙的住持，即使当时他没有点头，也是默认，我才有今天。”

“他要你做什么？”

“要我做什么？做徒弟！师叔有你，他却少一个徒弟。”

“他有过的，人家受不了，给他骂走了。”

“骂走了？”

“可不！那个和尚借着朝山的名义，宁可到别的庙子里去挂单。”

“也许师傅的智慧很高，不能有一个笨的徒弟。”

“那个和尚也不笨，只是守志师叔太独裁。”

“他们都是军人出身，所以很有点军人气概。”

“这倒是实话，他的功名不如我的师父，而军人气概却比我师父重。他哪里是在修菩萨，他简直是在修阎王。”

我不愿意在背后说守志师傅的坏话，于是我换了话题说：

“你甘心做和尚么？你也只比我大几岁。”

“我甘心。”他答应得很干脆。

“为什么？”

“我没有读太多的书，还俗去连做录事都没有人要，而现在我可以当鸡鸣寺的住持；在不打仗的时候，收入也很可观。只是不能讨一个老婆，可是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光棍儿更好办。”

“……”我不知道该如何的接腔。

“我看你是不甘心做和尚的，守志师叔应当明了这一点。”

“你看，我是职业军人，总不忍看国家这样受鬼子的欺侮吧！”

“当然人要有血性；我来向师叔说，只有我不怕他。”

抬着守印

那天晚上，我们点着油灯，一同商量着如何回鸡鸣寺去。我当然不

提我的话,只待二空和我两人能说服守志师傅,让我能早点渡江归队。

“守印哪里走得动那远的路?现在也没有洋车。”守志师傅在安排一切,他的个性,是愿意大家都听他的。守印师傅和二空来永清寺的时候,还没有进入战况,所以还有洋车可坐,洋车是三轮车的前身。

“不走也得走,未必还抬了去?”二空顶着守志师傅。

“我慢慢的试试看,你们扶着我。”守印师傅想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当然是抬了去。”守志师傅没有理守印师傅的词儿。“要他走,还不是涅槃在路上,最后还是得抬。”

“哪里去找轿子?”我倒觉得稀奇了。

“轿子?还不就用那把破竹椅子。”

“没有杠子也能抬?”

“那还不是现来做。”

“谁抬?你也参加?”二空还是不放松。

“我抬?守印没那么大的命!你,老头,和二觉,换班抬。”

“有我?”我倒兴奋起来了。

“你不也要去拿通行证么?”守志师傅也将防疫证叫成通行证。“通行证越早拿到越好,逾迟一定逾麻烦。而且你一个人根本不能去领,出了庙子,你哪里还像个和尚?抬着守印,就是你的护身符。”师傅斩钉截铁的侃侃而谈,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那也好,我抬师叔进城,领到了那张证,我再回来。”

“你回来做什么?就住在鸡鸣寺,鸡鸣寺是大庙,此地是土地堂。”

“师傅!你不要误会,我并不在乎大庙和土地堂,我所想的是渡江归队,请你老人家不要生气。”

“你才不要误会呢!既想归队,就得上鸡鸣寺去。”

“为什么?从此地过八卦洲,或从下关渡浦口,不都比城里近些。”

“八卦洲加上七里洲比南京城还要大,施施主和他的丑女儿,大概已经被鬼子吃掉了,哪还有人送你过江?从下关渡浦口,一边是敌人,一边是我们,两军相对,谁先看见,谁先打你,那也过得去的?”

“那么说起来,除了打完仗,我简直无法归队了!”

“那也不见得！鬼子占领了，未必还不许人走路。城里消息灵通，慢慢去想办法。此地是死地方，连领通行证我们都不知道。”

“师傅！我总觉得你是在对我说气话。”

“放心！我比你大了一倍还转弯，我还生你的气。你是富贵中人，二十年后，你可以当大将。我绝对留不住你的。”

“我并没有富贵之心，只是忍不了鬼子这口气。”

“忍不了这口气，就是有七情六欲，也就是有富贵之心，连富贵之心都没有，你还能再去打仗？那真可以当和尚了，根本连城也不用进，通行证也不必去领。”

守志师傅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格：果断、勇敢、独裁，可是有正义感。

南京和尚

鸡鸣寺有十五个世纪的历史，所以我们在鸡鸣寺上还加一个古字，名之曰古鸡鸣寺，以示其历史的悠久。我随守印师叔和二空师兄来到鸡鸣寺之后，曾撰过一篇“古鸡鸣寺小志”，其原文如下：

鸡鸣寺，古名同泰寺，建于梁武帝大通元年，迄今千四百有十二年头。武帝好佛，金陵当日寺刹林立，杜牧有句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殆非虚道！

武帝宫于台城，即寺之北隅；官后尝设门以通，盖便于参诣。

大同十年，骤毁于回禄；方议重建，而侯景乱作，工未竣，武帝身舍矣！南唐易称净居寺，明洪武二十年始更名鸡鸣寺，土木大兴于敕建，香火更盛于一时。清季末叶，太平天国之役，又随浩劫而毁；乱定后虽获重兴，宏壮几不及昔之十一。世劫轮回，沧桑再变，而鸡鸣寺之昂然存焉，未始非佛日之辉所应也！

寺供观音大士，殿为北向，昔有联云：“问大士何为倒坐？恨世人不肯回头”！普渡众生，慈航永泛，惜凡夫迷离，遂不得彼岸同登耳。

山门石级，右有志公台，为武帝时宝志禅师施食处。寺位于鸡

鸣寺山颠，筑景阳豁蒙二楼以供朝山进香者之憩息，北眺玄武，东仰钟山，南瞰建康全城，历历如入方丈。风雨晦明，景色万态；西为北极阁，古之观象也。寺东有井名胭脂，乃景阳宫井，陈后主与张孔二妃曾避难其间，后庭花曲犹存，胭脂水冷，凭吊者其亦伤兴亡之感乎？

上记是我在鸡鸣寺里做和尚时候的拙作，时间是民国廿七年旧历三月，也就是南京陷敌的翌年春间。我当时在乱纸堆中找到了一张宣纸，就用寸楷写了一张横幅，上款是写给“二空师兄住持两教”，下面是题着：“戊寅三月二觉敬撰并书”。这幅字一直存在寺里，直到八年抗战胜利，重新寻获，现在还存之我的行篋中。

为僧八月

我在南京一共为僧八个月，其中有五个多月是挂单在鸡鸣寺。鸡鸣寺，无可否认的，在我这一生的感情中，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可是我对鸡鸣寺，却嫌其不够一个庙宇的性格。若有人问道我：鸡鸣寺比上元门的永清寺又怎样呢？这两座庙宇都是我出家的地方。我的回答是：我更喜欢永清寺。

进门便是佛殿，右为柴仓，左为灶屋，殿后仅有的一间禅房，却早为散兵所毁，虽然是败瓦颓垣，却隐现在六亩的石榴园中；不要说是一所庙宇，即使是一间茅屋村舍，也有超然出世之感，何况还是庄严佛土，朴素得来所谓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诸相。纵然不做和尚，但能居于其间，也可以与世隔绝，回复到无怀葛天之初民，一簞食，一瓢饮，人纵不堪其忧，而自己却可以不改其乐。

当初二空极力主张我去鸡鸣寺的时候，当然是为了守印师叔的需要；可是我自己的师傅守志师却十分的反对。在某一段短时间，我还误会了守志师傅是在吃醋，其后我才体会到他，是要我永久出家，以承继他的衣钵。守志师傅毕竟还是一个人；以他的性格来看，与其说是一位和尚，不如说是一位隐侠，最多也只不过是像日本所谓的虚无僧——由武

士而洗手不干的行脚者。所以当他发现我还有人世之念,他就毅然放手让我去鸡鸣寺。

“师傅!你也去鸡鸣寺好不好?”在我们师徒二人单独作最后决断的时候,我曾这样的劝过守志师傅;我说:“永清寺已是破箕烂筐,粮食也不够,何不一同到鸡鸣寺去住?”

“我才不去鸡鸣寺呢!”他一口就拒绝了。

“为什么?你不也住过鸡鸣寺吗?”

“是我一手交给二空的。”

“我常感觉到你对二空并不太欢喜……”

我还没有说完,他便抢白的说:

“那个不成器的东西。”

“既觉得他不成器,为什么要将鸡鸣寺交给他?”

“因为鸡鸣寺也不是一所成器的庙宇,所以我才交给一个不成器的东西。”

我对二空的成不成器,根本不感兴趣,因为我觉得他是被迫出家的,在和尚当中之不成器,倒是很自然的现像。至于说鸡鸣寺是一所不成器的庙宇,当时真使我闻之吓了一跳。所以我马上反问道:

“为什么鸡鸣寺是一所不成器的庙宇?”

“那是茶楼酒馆,哪里是一所庙宇!”

“茶楼酒馆?”我觉得守志师傅越说越不成话了。

“阿弥陀佛!说是酒馆,未免过分!茶楼则当之无愧。”

“真的么?”我还在怀疑。

“还会是假的!鸡鸣寺有两座楼,一座叫景阳楼,当然以陈后主的景阳而得名的,还有一座叫豁蒙楼……”

守志说到此,打了一个顿,说不下去了,因为他根本说不出“豁蒙”这两个字的意义。但是他马上又接着说:

“景阳楼和豁蒙楼都摆了许多茶桌,人们哪里是来拜菩萨,还不是来看玄武湖的风景!”

出浊世而不出红尘,这便是鸡鸣寺不成器的原因。在这里我也得学守志师傅的口吻,先宣唸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说:

“庙也何罪，只是守庙的一班和尚，却靠这些来托钵化斋。”

“鸡鸣寺只有两个地方，才真是古迹。”守志师傅曾这样的告诉我说：“那便是胭脂井和台城。”

胭脂井坏

谁都知道梁武帝是饿死在台城的……我曾提起过章孤桐先生送我的两句诗说：“却笑台城饿天子，命输江右少年僧。”这意思是说：同样的是受敌人所围攻，而我的命却比梁武帝还来得大些。

十五世纪以前的台城，是否即今日之台城？沧海桑田，我始终有些怀疑。因为南京现有的城廓应当是建于明初，而又一度毁于曾九帅的九年围攻；恐怕古之所谓台城也，并不一定是在现存的台城那个地方。但是我却不敢妄加论断，因为在鸡鸣寺后，真有与全城无关的一段城廓，大家都叫它是台城。

至于说到寺东的胭脂井，我敢百分之百的武断说：那决不是景阳宫井，更不是张孔二嫔妃所避难的地方。因为那口井，既小得可怜，更浅得可以，何能容三个大人？

《南畿志》云：景阳井在台城，陈后主与孔贵嫔张丽华投其中，以避隋兵。旧传栏有石脉，以帛拭之，作胭脂痕，故名胭脂井。

鸡鸣寺在景阳、豁蒙二楼开茶馆，本是广结香火之缘，固未可厚非。我对鸡鸣寺最难忍受的，是因为鸡鸣寺题名为鸡鸣禅寺，这个禅字用得来似乎不大适当。

“鸡鸣寺到底是什么宗派？”有一天我和二空都坐在守印师的房里，我直率的问二空师兄。

“净土！”他直截了当只说了这两个字。

“净土宗？净土宗是以念阿弥陀佛为原则；所谓‘出口轻，入耳深’。但是禅宗却说是：什么叫做阿弥陀佛？是以不空文字为标榜，以内观静虑为真谛，岂可以念阿弥陀佛？”

我这一问真问倒了二空，瞠目不知所对。

那时瞎子守印师叔，正盘脚坐在床上，突然念起《金刚经》上的偈语：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据我对守印师的了解，是八国联军时清兵的军官，升华后为江湖的大哥；卒为仇人所暗算，打瞎了眼睛，才洗手隐匿于寺宇之间，所以我从不与他谈佛学，虽尊之如长老，却没有把他看成僧侣。但适我和二空在理论上所争执的时候，他却用偈语来解决了我与二空之间的问题，我这才意识到他真正是一位和尚。同时也是一位好父亲，为儿子二空解了围。

鸡鸣寺的宗派不明，还有二个实例：在西边有武圣殿和送子娘娘的塑像。

一般庙宇都塑二十四尊诸天菩萨，中国最欢喜数字成双，所以庙宇里前有哼哈二将，中有四大金刚，旁边有十八罗汉，除了正中是西方三圣外，两旁总是成双的，以示均衡与对称。可是鸡鸣寺的诸天却是成单的廿五数，当然又惹起了我的疑问，不得不问道于瞎子师叔。

这回他却没有用经典的偈语或佛学的故事来答复我，而说道：

“那一尊多出来的诸天，便是你的化身，这叫做因缘。”

鸡鸣寺里的诸天菩萨，有一尊竟是我钮先铭的化身，岂不使我闻之不寒而栗，受宠若惊。所以十年后我在三十六岁的自寿诗上曾写着：

妄说诸天现是身，修罗饿鬼证前因，
谁怜明镜尘埃满，只剩征衫血泪频；
未免有情难遣此，本来无怨岂尤人！
行年卅六虽非晚，惟恨迷离已失真。

我自从走出鸡鸣寺之后，一直都在下三道里徘徊，直等于是修罗饿鬼，仅未当到畜生道而已；那里能谈得到上比诸天？正如我所撰的古鸡鸣寺小志里说的一样：“普渡众生，慈航永泛，惜凡夫迷离，遂不得彼岸同登耳。”

那座死城

我在鸡鸣寺做和尚一共约半年之久——我出家为期共八阅月，从民国廿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之日起，迄廿七年八月十一日止，八一

三周年纪念的前两天才回到上海。在这八个月之中,前两个月是在上元门的永清寺。于鸡鸣寺期间,我真正出过庙门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南京城内打防疫针,这不得不到临时的卫生处去;另一次便是离寺去沪,逃出陷区。因为我本是一个假和尚,虽然有一袭僧衣来掩护,可是年龄才廿七岁,正当壮年,又是当兵的出身,怎样的装腔作势,也去不了那纠纠武夫的模样。在郊外的永清寺也一样,有一个庙子,庙子里当然一定有和尚,故不易给人看出破绽来,一旦没有菩萨的掩护,那么我这个假和尚,一眼就可能被人看穿了。所以我拿定宗旨,不到万不得已,我决不出鸡鸣寺的庙门。和尚虽假,而菩萨却是真的。

我虽然没有出过庙门,可是鸡鸣寺原是建筑在鸡笼山上,古诗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鸡笼山虽仅是一座小丘,但比一层楼总高些,当然可以俯览南京全城,所以我撰的古鸡鸣寺小志里这样的写着:“北眺玄武,东仰钟山,南瞰建康全城,历历如入方丈。”这并不是咬文嚼字,凭空在写文章,而是身历其境,句句都是写实。

我为什么不写动态呢?这里又有一段悲愤的回忆,在南京沦陷之后,有一段时间,简直等于是死城,根本没有活态可述。我忘记了我到底是那一天来到鸡鸣寺?可是我留存着一个印象,大概是在阴历的二月十九日的前几天,系照佛教的俗习,二月十九、六月十九、和九月十九是观音菩萨的生日。

我们回到鸡鸣寺不几天,正恭逢着二月十九日,在鸡鸣寺来说,是应当有一次盛大的道场,可是当时除了我们几个和尚以外,并无任何的香客来临,其寂寥的情形,并不亚于在永清寺。可是再过了四个月,到阴历六月十九日,居然来了许多居士来进香,我们才意识到南京城开始再苏醒,总算是有了点活气;在那以前,处于敌骑之下,南京等于是一座死城,因此我根本无法写出南京的动态。

甲申录闻中有两句诗云:“腐胔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前句是写战败的惨痛,后句是写意志坚强,尽管是在敌军的铁蹄下,也许是已经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可是士可死而不可辱,以沉默无言来作抗议,决不与合作,这便是沦陷后南京城内所遗留下的人民的心情。

我因为没有出过鸡鸣寺,所遥望的孤城又是那样的凄寂,所以我对

鸡鸣寺以外的情况,可说是毫无所知。距离鸡鸣寺最近的房屋,恐怕要算考试院了,据二空告诉我,考试院与鸡鸣寺却有一段因缘。

国府奠都南京后,各部院会都大兴土木,其中如铁道部交通部都是琼楼玉宇,画栋雕梁的大厦。当时的考试院长戴季陶先生为了寻求考试院适当的院址,曾多方的勘察,因为所看过的地点甚多,各具优劣,所以反而无从作取舍。有一天戴先生到鸡鸣寺游览——或许是来进香,因戴先生是一位极其虔诚的佛教徒——他老人家刚一爬上山坡,正要走进鸡鸣寺的山门,一眼就看到山门上所树立的一座魁星点斗的塑像。戴先生灵机一动,朝着那魁星所持的铁笔望去,便决定以那笔所指的一片田园,来做了考试院的院址。

魁星点斗,本是世俗所传的民间故事,也是金榜题名的吉庆语,戴先生因缘时会,据此而取决了考试院的地址,倒成了一席佳话,使得鸡鸣寺与考试院相映增辉。

这段故事,颇使我也为之向往不已,所以我在鸡鸣寺的期间,几乎每天我都要到那山门口去望望那座魁星。有一天我正在寺前漫步,远处走来了一个日本兵,手里携着一架照相机,正寻找各处风景在拍照,我向他指指那魁星的塑像,他就卡擦照了一张。在我随二空等回居鸡鸣寺之后,日本军人来游,几乎是每日的常事,过了几天,那个不知姓名的日本兵居然又重来鸡鸣寺,将他所照的相片,印了一套给我,内中就有一张是那魁星的照片。

我因为对戴先生与那魁星的因缘故事,一直都非常的向往,所以后来我离开鸡鸣寺的时候,在携出极少的物件中,还带着那张照片,几经转战,竟保存了七八年之久,一直到抗战胜利。

胜利之日

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八日,受降的前一天,我随侍何公应钦上将乘坐着美龄号飞到南京,那是一架 DC—4 的座机,当时是最优良而且是最豪华的飞行工具,何公上将——指示我下机后应办的事情,其中包括着要向敌将冈村宁次大将去下达的一件命令。

“你下机后,就将这道指令送给冈村去。”

“是! 报告兼总司令。”何公当时是以参谋总长而兼任中国战区的陆军总司令官,所以我们都称他为兼总司令。我接着说:

“部下有点小要求,希望兼总司令能给予批准。”

“什么事? 你说说看。”

“我下机后,我想先去一趟鸡鸣寺,然后再去送达冈村的命令。”

“为什么要那样的急去鸡鸣寺?”何公上将笑着问我。他当然对于我曾 在鸡鸣寺落发为僧的经过知道得很清楚,可是却不知我为何一下飞机就得先去鸡鸣寺不可?

“报告兼总司令,在七年前民国廿七年八月十日的下午,我离开鸡鸣寺的瞬间,我曾向菩萨顶礼许愿,说我一旦胜利回京,一定先回到鸡鸣寺,所以我请求兼总司令能让我了这份心愿。”

何敬公并不是佛教徒,然对我那“万死孤城未肯降”的故事,却非常欣赏,所以上将一口就批准了我的请求——因为所须要的时间有限,并不会耽误公事。

我一飞到南京,便一直奔到鸡鸣寺的山门,九月八日下午三时左右,南京那样热的天气,却令我是一身的冷汗,因为那魁星不见了,真使我无限的失望。我为了对这件事印象太深,所以后来我出资又重塑了一座魁星点斗的塑像于鸡鸣寺的山门头上,其形态就是依据七年前日兵所照的那张相片。这才使魁星点斗重新再指向着考试院。此举颇为戴季陶先生所嘉许,而我也认为是毕生的光荣。

我们自上元门回到鸡鸣寺不久,日军开来了一些部队进驻到考试院,兵临山下,当然令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麻烦。可是我们并不太恐惧,因为日军官兵来游寺,日必数起,最多的时候,可能过百,那与在永清寺的情形迥然不同,鸡鸣寺的佛像都完美齐整,即使是凶神恶煞的敌军,一进入到庄严佛土,似乎也不敢妄为,有的甚至于还合十顶礼,所以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不再那样怕鬼子兵。

我与二空约好,凡是鬼子兵来寺,无论是游览,抑或是拜佛,都由我出面来接待。我当然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日本话,可是鬼子兵说什么我都懂,自然比较易于应付。

中国有句俗话说：横心进衙门，直心进庙门，鬼子一进庙门，倒也老老实实，不像沦陷初期，在永清寺那样的凶神恶煞，所以我倒也应付得自如。有一天从考试院来二个日兵，既不是来观光，也不是来参禅，而是要来拉夫，要和和尚去帮点忙，搬点东西。

起初连我这懂日语的和尚都被吓唬住了。在永清寺我们有过这经验，我和老农为鬼子兵抬过柴，虽然并没有遭受任何虐待，可是后一两天便来了一次大湾子的大屠杀，这次莫非又是历史重演？使我们余悸犹存。可是奇怪的是，并不要和尚“心焦”些什么东西抬送到日军去，而是要和尚去抬东西到寺里来，实际是要“心焦”些什么东西给我们。

经过我和鬼子兵假装用笔谈，才弄清楚，原来是考试院里藏了许多的佛经，要我们抬到庙里来保存。盗亦有道，这倒是出于我们意料之外。

“师兄！不要怕，你跟他们去，我是不出庙门的。”因为我曾和二空约法三章，凡出庙门的事都归他去办。

那时候，鸡鸣寺里除了守印师叔，二空师兄及我以外，二空还在山下别的庙子里找来了两位真和尚，一位法号是道原，另一位是弘道。因为鸡鸣寺比较大，瞎子师叔既不管事，守志师傅又不肯来，光是我和二空，实在照应不过来，所以二空才去找了两位同道，而道原、弘道两位大师也乐意来此挂单，因为山下的庙子反而不如鸡鸣寺来得安全。

二空带着另外两个和尚以及前来的日本兵，经过了三天的时间，往返了十几次，才将考试院的藏经，都搬到了鸡鸣寺来。搬来的是以日本印的“大藏经”为主，但经我整理之后发觉业已残缺不全，因为是日本印的大藏经，所以日军要我们搬到寺里来保存。此外还夹杂其他的中文书籍，经史子集，各种的书籍都有一点，而以诗词最多，像《宋六十一家词》、《明词综》、《清词选》，都完整无缺。

我以留下来照顾瞎子师叔为理由，虽然我自己从没有去搬过那些书，可是却鼓励二空和另外两位和尚，能尽量的将那些书籍都搬到寺里来。经典固为和尚所珍视，二空虽俗，但对书籍却也特别的爱好，所以他们虽然出了几身大汗，然却乐而为之。

那些书此后都成为我最好的读物，我对于佛经多少有些知识，都是在那鸡鸣寺中所得以进修；自从一出庙门，迄今近三十年，我连想看的一

本释迦牟尼传都只拜读了一半，世俗所羁，心为形役，我自也觉得惭愧万千。

未能免俗

我本不想到鸡鸣寺去，这句话的意义并不是说我欢喜永清寺；而是说我最终的目的，是逃出陷区，既然都是暂时性的，则一动不如一静。理由也很简单，永清寺的搜查和大湾子的屠杀，风险都已经过去，在我离开永清寺的当时，已再没有鬼子兵来骚扰。我所处的环境既已十分的熟悉，当然比较容易应付。鸡鸣寺在我是一所陌生的地方，城里既不比乡间僻静，预料驻防的日军更多，我又何必进城去自投罗网？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的师傅守志大和尚有一股子江湖大哥的气息：要么不和你交朋友，一旦真交上了，那么哪怕是三刀六眼，白的进，红的出，都不在乎。二空却不够此格，年纪轻，没有担当，在没事的话，他当然也很够友善，一旦出了问题，他到底有多硬的肩膀？我实在是有些担心。而守印师叔呢，一个瞎子，又弱不经风，尽管心肠并不逊于守志师傅，可是任何事，他都无法担负起来，连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而又兼徒弟的二空，他都左右不了，遑问其他？

我实在不愿意换一所新环境，一个假和尚，万一弄巧成拙，岂非全功尽弃。但我非去鸡鸣寺不可的理由，第一是守印师叔非常的需要我。我到永清寺去本是一位不速之客。在那腐肉白骨满疆场的时候，原是不受欢迎的人。可是我狼狈的逃入寺中，要求二空予以收容，二空请于守印师父，马上就获得了允诺。这个决定，为时没有超过五分钟。说起来，二空和守印师父未免有些过分的草率。敌军兵临城下，庙里的神龛都被阿兵哥拆散了去当渡江工具，大殿上东倒西歪的一大堆散兵，惟一保持着佛门圣地的就算是那一间柴房，岂容兵大爷再行侵入？然而收容我竟是一诺千金，焉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由不速之客而变成重要的一员，这是我个人创造的成果。原因有二，一是我能对付鬼子兵，其次是我能伺候守印师叔。也因为以上的两个理由，二空才拼命的争取我去鸡鸣寺。

尽管守志师父不齿鸡鸣寺的风格,不欢喜二空这位承继衣钵的人;可是鸡鸣寺毕竟是他们传统的本山,当然不肯轻易放弃,所以他也怂恿我前去。同时他既认清了我不肯放下屠刀,与世隔绝,那么想逃出陷区,也只有先进城去。

进城的布署,却是煞费周张,在这一点上,倒颇能显出二空的能耐,也很表现他的机警。他先率同了老农作了一次侦察,马上在鸡鸣笼山下丹凤街的某寺院中——我已忘了这所寺宇的名称——找了两位和尚道原和弘道一同去清扫。他所推测,认为守志师父决不让我进城,也怕我根本没有胆量穿过这道日军的防线,所以他就准备了二名预备队,以壮其阵容。丹凤街的某寺院,与永清寺地位相等,同为鸡鸣寺的下院,所以这两个小庙,都仰止鸡鸣寺为本山。

二空万没有想到守志竟能一诺千金,居然放手我同去鸡鸣寺!这当然是出于他的望外,为了我肯一同回鸡鸣寺,那么进城的那一关,则又不得不大费周张了。

守印师父既是瞎子,又是年近七十的高龄,当然无法步行。所以我们就用旧藤椅扎了一顶临时的轿子,由我和二空、老农三个人轮流抬着。

我们是由中央门进城的,二空之所以不选定上元门的原因,是因为中央门是出入南京城的要道,来往的老百姓很多,虽然同样有日军驻守在城门口检查,但因为出入的人们比较多,反而容易混得过去。

果然不出二空所料,驻守城门的鬼子兵,只注意到瞎子和尚以及那顶轿子,对于我便轻易的放了过去。可是我!却出了一身的冷汗,简直是等于伍子胥过昭关的模样。

古 鸡 鸣 寺

鸡鸣寺在南京防卫战中是被征用为军用通信中心,但不仅在战火中毫无所损,即我军撤退,也仅仅搬走了通信器材,并未加以破坏,所以鸡鸣寺是全然保持着它的完整,一经我们四个年轻的和尚加以清理,马上就恢复了旧观;可以说是一无所缺。

我们回鸡鸣寺不到两天,便有来朝山进香的人,可是并不是中国人,而仍是鬼子兵,日本是一个偏重于佛教的国家,所以到鸡鸣寺来的日军,倒没有像在永清寺那样的横强霸道。大都是来向佛祖顶礼,以祈求保佑不要战死。

日本军人被召出征的时候,亲友常常共同赠送一面签名的日章旗,有时还写着“武运长久”等字样,这是含带着祝福的意味。所以这面旗常为日本出征军人所珍视,视为一种护身符的象征。

他们一到鸡鸣寺来,很多鬼子兵却打开这种旗子,要求和尚在上面加写几个字,或者是盖一颗鸡鸣寺的印信。可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鸡鸣寺的图章,所以常使他们失望。

我们并无意胁肩谄笑来向日本兵拍马,可是为了减少我应付上的麻烦,我觉得这颗鸡鸣寺的印信,实在有其必要。

“为什么我们连一颗印信都没有?”我问道二空。

“寺庙也不是衙门,未必还要有关防?”二空顶了我一句。

其实海内的大庙宇,也都是有它的印信,大概是被二空搞丢了,所以他不服气的顶了我一句,因为他本是鸡鸣寺的住持,住持便是方丈,等于官厅的首长,哪能连印信都丢了去?

“你去找一块印石来,我来刻一个。”

“你也会刻图章?”二空问我。

“我看到书架上有一本六书通,那是中国文字变迁的一本说文,只要再有一块印石和一把修脚刀,我便能试试看。”

在西式的修指工具尚未发达之前,修脚刀几乎是民间日用品必备之物,所以寺里也不例外,现在所缺乏的倒是一块印石,不知到哪里去找?

真是无巧不成书,居然在乱物堆中,让我找到了一盒印石。

所谓一盒的印石,是用一个两三寸见方的石雕盒子,里面装着大小不同由几块而拼成见方的一盒印石。我在鸡鸣寺乱物堆中找到的就是装这种印石的石盒子,盒子的盖和内部的印石都不知去向,只剩了一个石盒子的盒底。可是这个石盒子的盒底却派了我的用场。

我平生虽好弄文墨,但是对金石却完全是外行,古鸡鸣寺这颗石印,是我平生所刻的第一颗图章。如前所述,一个石盒底,一把修脚刀,一套

六书通,我便完成了这颗印。后来二空到考试院去搬大藏经的时候,一并将孝园书翰和其他的书画用纸,及笔墨图章,一网打尽的都搬到了庙里来。

因为在考试院里取来了很多的石章,所以有一段时间,石刻就变成我在鸡鸣寺中的消遣与嗜好。

关于刻图章我还有一段插曲,某天有一位日军的尉级军官来到庙里,看见我正在刻石章,便给了我十元日币——要我为他刻一个图章。我们用笔谈了很久——因为我不肯说日本话——他说明要我刻中井石松四个字。关于字体我曾将六书通取出来任凭他挑选,他选择了半天,还是莫衷一是。最后他写了“御胜手”三个字交给我,意思是说随我的便。既然是随我便,我就将中井两字刻成钟鼎,而拿石松两个字,用芥子园画谱的初描法,刻了两个象形。后来他来取印的时候,高兴得来又加送了我十元日币,二十元足够我们和尚们十天的开销,当然是一笔大收入,可是那块石头,也是取之于考试院,到底能值几许,我自己也无法估计,不知是蚀了本还是赚了钱?

我在鸡鸣寺总共不到六个月,至少刻过十个图章,假设我能基于这种偶尔的机缘,加上兴趣和工夫,我相信我对于金石这一行,应当有点成就。

我亦挥毫

自从我用石盒盒底刻了一个古鸡鸣寺的印章之后,这简直成了鸡鸣寺一份家当。每逢一个日军兵来要求盖一个图章,总得自动的付几文钱,多则两角,少则五分,积腋成裘,变成为我们生计的工具。

有一天来了一个日本兵,一定要见住持。鸡鸣寺本不是大丛林,谈不上有严密的组织,可是二空是当然的承继衣钵人,我是个假和尚,守志师傅不来,守印师叔是瞎子,道原、弘道二位和尚是客,那么二空自然是惟一当家师了,而我呢!最多只不过是一名“知客”。

日本兵既要见住持,我只有请二空出面来挡了,而我还是站在旁边支援二空来应付。这位日本兵不是要盖图章,而是要鸡鸣寺的住持赐一

幅墨宝。当然我没有用日本话来通译,但假装用笔谈来了解他的来意。二空听了,甚为得意,马上安排出文房四宝,用宣纸写了一个大佛字送给那位日本兵。

和尚写佛字倒也算是恰到好处。可是二空写那个佛字,是左右开弓,立人边用左手写,弗字用右手来一刷。刷得来东倒西歪,简直像永清寺的菩萨倒在地上一样,看去可能连他自己都认不得。那个日本兵总算好说话,丢了一角钱在桌上,居然将那不成字样的佛字收了去,还算没有发脾气,可是我却捏了一把汗。日本兵走后,我对二空说:

“师兄! 不管日本是不是敌人,他请求大方丈赐一幅墨宝,乃是出于至诚,像你那样用霸道的写法,恐怕会搞出乱子来。”

“日本人不是欢喜草书么?”他顶着我的话。

“不错! 日本人是欢喜草书。你知道唐朝有位和尚叫怀素的么? 那恐怕要算是我们和尚写草书的始祖,俗话说:‘草字不落格,神仙都认不得!’你若有志于草书的话,总得好好的练练。”

二空倒还算有自知之明,从那以后,凡是有日本兵请求写字的,他都委之于我。我还是用住持二空两个字落款,因为大多数的日本兵,都非要加上住持这个头衔不可,所以我只好冒名顶替的用着鸡鸣寺住持二空来题书。

谁知一以传十,十以传百,在日本军中谁都知道鸡鸣寺有个二空的和尚会写字,于是敬求墨宝的就越来越多;大有门庭如市,应接不暇之势。

最初题字的内容,都是由日本兵自己来指定的,一个大佛字,我当然是乐意驰书,可是像武运长久那种字样,就不得不使我头痛。对方虽然不知道我是中国兵,若是日本兵能武运长久的话,我还搞个啥子? 所以我绝对不愿意写那些歌颂战争的文辞,为了采取主动,我就先写好许多的条幅,等候日本兵来选,顶多到时候再加上一个他所要的上款。

我除了写一个大佛字以外,最常写的是二首唐诗,这两首诗因为我平生所爱读,也正应鸡鸣寺的景色,这两首诗是: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十里啼莺绿映红，水村山廓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我在前文叙述过，凡盖一次鸡鸣寺的图章，大概我们的收费价格是五分到一角钱。这个价格是谁公定的呢？当然是日本兵自己，他们以一传十，十传百，于是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价钱。

自从由盖印到写条幅，当然也就随货而涨，一个大佛字，普通不会超过三角日币，而一首诗也不会超过五角。当然兵与官所出手也不同，但能付价一元日币的，却寥寥无几。

在为日本兵写字的时候，我在心理上却发生了一个极端的矛盾。一面是为了全寺僧俗的生计，我不得不竭力以赴。另一面我是一个中国军人，打败了仗，假装和尚，每天为日本兵写字，甚至于还得写武运长久，这种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所以我写字的落款，都是用二空的名字，当然因为他是住持，另一原因是我不愿意与日本官兵为对手，哪怕是用我的法名二觉，我也不愿意。

在永清寺的时间，虽然我是一个败军之将，可是我换了一袭僧衣，仍然是在和日本兵战斗，当然那仅是在斗智和斗法而已。可是一到鸡鸣寺，生活比较正常，对敌忾之心，就不免有所松懈，所以我无时不得不在自责和觉惕之中。为了压抑我自己烦躁的心情，我尽量抽出时间来恭录各种经典。

抄录经典，亦乃佛学修行之一道。可惜我能抽出的时间，并不太充裕，因为我一天若是要应付四十张条幅的话，每每要挑灯夜书，根本没有空余的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所以我所手抄的经典，并不太多，心经和弥陀经本不太长，而寿春本的金刚经，也不过是六千多字。

佛教中的戒定慧，儒学中的定静安得，这个“定”字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一定要能定，才能够一笔不苟的用楷书来抄经。可是正如放翁的诗说：“心如老骥常千里，身似春蚕已再眠！”我虽身似春蚕，而心却潦乱，幸亏还能抽出时间来抄经典，才压抑住我那不能定的心。

孝经空白

有一天,我看见日历,是戊寅年的五月二十五日,正值家母的诞辰。我就开始恭录一部《孝经》,这也用孝园书翰的格子纸所抄写的,也许是孝园这个孝字启发了我,才用《孝经》来以志孺慕之忱。

因为有一个值得纪念的原故,所以在我离开鸡鸣寺的时候,只带了这一部《孝经》以及日兵为我所照的几张照片逃离陷区。本想是将这部手抄的《孝经》呈献给我的母亲,可是当我到了上海,才知道家母正避寇于牯岭,由于溯江而上的水路已为敌兵所遮断,我已无法再到匡庐去定省晨昏,所以这一部《孝经》,便保留在上海的住宅中。

这是民国二十七年八月间的事,当时抗战才开始整一周年。谁也没有逆料到这一个抗日战争,竟会延长到八年之久,而我的这一部《孝经》,因为没有能带到后方,对于家母,我也无法捧献。

老僧圆寂

我幼年承欢膝下,从母亲的口授,我就学会了《心经》,后来在上元门乡间的永清寺里,鬼子兵为了检查我是否是真正的和尚,曾逼我念经,而半卷《心经》,竟救了我一命。《心经》上说:无有恐怕,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师叔守印大和尚圆寂的时日,因事隔已经二十七年,我已无法记忆。但我有一个印象,应当是在民国廿七年旧历的五月二十五日以后,而又在六月十九日之前。因为五月廿五日家母的华诞,而六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守印师叔便是在这两者之间的时期圆寂的。我恭写孝经是在家母生辰前后,那时守印师叔尚未圆寂。而六月的观音道场时,因为守印师叔业已西归,我们还为他做了佛事。

守印师叔的圆寂,对于我的离寺赴沪,是有密切的关连。自从我随同守印师叔和二空来到鸡鸣寺之后,虽然同样的是在做假和尚,可是生活的方式却有极大的转变。从几种角度来说吧!在永清寺时,我们对于

鬼子兵是十分的恐怖；大湾子集体被屠杀的同袍，总数约在二万人以上，即以六亩大的寺园中，就有四十六具尸体，那种残杀战俘的行为，不仅是有失人道，且违反国际法中的战争法。所以我们僧俗一同，当时无时不在恐怖之中，到了鸡鸣寺之后，情形就不同了。来到鸡鸣寺的鬼子官兵，大部都是为了观光而来，而且还带着几分求神问道的性质，例如说他们要盖一颗鸡鸣寺的图章，或者再加上武运长久几个字，无非是祈求佛祖保佑，不要让他战死。因此他们来到鸡鸣寺，当然不再那样的横强霸道。这并不是说日本官兵受到菩萨的感召，而放下了屠刀。而是因为争城夺地既已告一段落，剩余的便是如何使用怀柔的政策，来牢笼着陷区的人民，以遂其统制者的欲望。

摆出噱头

鬼子兵既不杀人，还要送我们和尚几个钱，我们当然是欢迎之不暇。也许读者诸公会讥笑我们是在媚敌，其实不然，杀人之血未干，复国之心何变？可是鸡鸣寺里一共有四个真和尚，一个在家人，连我这个假和尚，一共六名之多，凭一颗印色盒底所雕刻的图章，和我那一手不登大雅之堂的丑字，居然能骗鬼子官兵几个钱，以养活僧俗六口，我们当然不肯随便放弃这种最简单的谋生方式。

在我个人当然还是一种痛苦，第一是何时才能脱离这个苦海，逃出虎口？其次，一个弃甲丢盔的军人，每天来为敌军卖字，而且有时还被迫写“武运长久”那些不悦目的字样，焉得不令我耿耿于怀？！可是从另一角度来看，我也有我的乐趣。倒不是为了我未被俘被杀，得以偷生为快，最要紧的是我能运用我的机警，永远不为敌人所识破。可惜我从事于情报工作垂二十年的事，都是在鸡鸣寺之后，否则我倒可以夸耀，像我那样能掩护于敌后，是值得大笔一书的业绩。我一天能逃避过敌人的耳目，便是我一天的乐趣。

在鸡鸣寺中，虽然鬼子官兵再没有过用军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可是我也有过几次的受窘。一次来了一位日本军官，非常像我在士官学校的教官，那时我毕业士官才几年，双方都没有多大的改变，万一被他识破，

岂不是全功尽弃，所以吓得我脸都变了色，幸亏对方倒没有十分的注意，总算逃过了这一关。我敢肯定的说他真是我的教官，不过他万没有想到我这个和尚，竟是他的学生，所以这是他的疏忽。

另一次是我和一个日本军官在笔谈，他问的是有关南京的历史，那当然是我很熟悉的故事，虽然我们只限于笔谈，可是我一时忘形，竟从口中发出了一个 Hai 的发音，这是日语中的 Yes，虽然这仅是一个单字，却是一句真正的日本话，这也几乎使我露出了马脚，可是也因为那个日本军官的感觉很迟钝，使我又逃过了一关。

我在南京陷敌后的八个月之中，始终没有说过一句日本话，只是由于一时的疏忽，说过一个 Hai 字。

在鸡鸣寺中，我见过的日本官兵，实在太多，其中曾有一位日本的高僧来访问。我为什么知道他是一位高僧呢？第一是他由一位尉级的军官所陪同来的，而且对他十分的恭敬，其次他口口声声的提到他是从日本京都的西本愿寺来的。西本愿寺不仅是日本的名刹，而且是名人辈出，有过封爵和尚——大谷光宗（光宗或有记忆上的错误），并与日本维新政治有关。已故的日本女流名作家九条武子夫人便是他家的小姐，这是日本佛教中可以结婚的一派。

这个和尚的气派确真不小，先用日本佛教的礼节摩拜了佛祖，然后正襟危坐着要我和他来谈论佛学上的问题。当然他并没有用怀疑的眼光来考问我，可是想考验我对于佛学的根底，却是一件事实。

我也和他摆出噱头来，先叫二空取出大红袈裟来披上，又叫另外一位和尚——大概是道原师傅替我搬了一把太师椅，和那和尚对面坐着，然后才和他笔谈，最后还送了他一条字幅，使他十分满意而去。这与其说是我们在比佛学的高低，无宁说在比派头，被我这二虎子一唬，他也觉得很够味道。其实他那股子阵仗，也是摆给那位军官看的——那个小小的尉官，连坐也没有敢坐下，真是所谓随侍在侧。

可是不久却来一位钉头，年纪相当的大，阶级大概是上士或者是准尉，这在日本军中叫做特务曹长，是非官又官的阶层，而且是日本军中的基干，也是最难缠的一种军人。他是个基督教徒，当然不会向菩萨顶礼，一来就问了我许多古古怪怪的问题。我对于佛学本只有一点浅薄的知

识,对于基督教更是隔行,虽然我对于任何正当的宗教都是一样的敬仰,可是身穿海青(和尚的法袍),就以这一个立场,既不能卑,也不敢亢,倒真使我有些为难。所幸我对于他的所问,总算还能草草的敷衍过去。最后他问我:为何佛教只讲“空”字,未免太不合乎人生的实际。这个问题真是非常难答复,因为我说深了他不会懂,说浅了,使他看不起。忽然我灵机一动,记起了从考试院所取来的书堆中,有一本基督教的圣诗。

我在接受那位基督教徒的问题之后,马上走到书架前取出那本圣诗,翻到短歌第五首,我指给他看:“在救主面前发出大荣光,世上事你必看为虚空。”虽然这是一本中译本的圣经,可是世上事你必看为虚空,他也看得懂,何况这一本书的排列和装订,他一看也就可以看得出那是他所信仰的宗教的经典之一。

由于我很能对付日本人,当然全寺的和尚,都对我另眼相看。守印师叔是瞎子,他待我倒是始终一贯的。他由于庚子之变而连想到军人战败之苦,才决心的收留了我,这完全是出于同情;假设从佛学的某种狭义观点上来讲,未许不可以说是违反了“是非心不可得”的定义;可是在那兵临寺下,不顾自身的生死,而肯超度一个弃甲丢盔的败军,这倒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观念,正符合佛教的法则。那位老僧,对我最初并无任何的要求,至于我一直侍奉着圆寂,连马桶都愿意为他倒,那是在他收留我之后所发展的形态,并不是他所预期的收获。

二空在永清寺的那一段时期中,对我多少有点嫉妒。他有一种好胜的性格,二位师长都是当兵的出身,可能像二空那点学问都不具备。二空五岁便随着亲生的父亲守印师父为僧,当然也没有进过什么正式的学校,听说他的读书只是在私塾里读过几年而已。可是二空的佛学的程度不能算是太差,常识更是相当的丰富,足证他的天资并不太坏,也许还高人一等。可惜遁迹空门,并非他的志愿,所以结局是相当的惨。

两僧一俗

由于二空对我有真正的认识,也对我发生了真正的情感,所以我在鸡鸣寺才能够很安全的呆下去。

鸡鸣寺一共有三个生面孔，两僧一俗。两僧我在前面略略的提到过，二空为了打扫久无僧居的鸡鸣寺，曾到丹凤街的下院，请了两个客师来，法名道原、弘道，一位是豫南，一位是皖北，但都说的是北方话。俗话说：和尚吃十方，这反映出和尚倒无所谓省界，所以原籍湖南的二空也与他们处得很好。在离开永清寺之前，二空是否曾将邀请客师的事告诉过我，我没有十分的注意。等我来到了鸡鸣寺，才发现了有两位生面孔，当然不由得不得不使我为之一怔。

“师兄！你怎样告诉那两位客师的？”

“我只说守志师叔收了一个新徒弟，还没有受戒。”

“这样的说法妥当么？”

“你放心，我要没有把握，我也不敢这样的做，因为当时收容你的是我而不是他们，我不会自己开自己的玩笑。”

“你和他们素来有交情？”

“倒不是，第一是和尚与世无争，他们用不着出卖你。第二和尚虽然是出家人，可是国家观念还是存在。”

这两个理由，本都不太切乎实际，可是回想起永清寺当时的三僧两俗，也是素昧生平，居然共了那种生死的患难，鸡鸣寺已比永清寺来得安定，只要敌人不来严查逼供，或许也不会有问题。这样的想法，只不过聊以自慰而已，却仍不得不使我提心吊胆。虽然如此，敌忾同仇却真是事实，这才是抗日战争真正能胜利的因素。不久之后，那两位客师完全知道了我的来历，却没有打算出卖过我。

两位客师虽然没有打算出卖我，可是对于我却相当的欺负，因在早晚的功课时，我不会唱经，有这一点缺欠，当然是比他们矮一节。

我既不会唱，又不肯学，而为那两位老师所讥笑，自是理所当然。自从大藏经从考试院搬来之后，我除了写字之外，每天就将我自己埋首于那书堆中，这倒惹起了两位客师的敬意。所以他们就常说：二觉师傅才是真正的在学佛，我们不过是在做一个和尚而已。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我当时以一个假和尚而能为真和尚所尊敬，或许是由于我无时不在战战兢兢以图上进。生于忧患，我倒是真正的体会过。

尽管我为诸僧所推崇,但我从来没有敢妄自尊大,尤其是对守印师叔的侍奉,在鸡鸣寺的初期,守印师叔的马桶还是我倒的。

“二觉!你太辛苦了,像倒马桶那些粗事,我不想要让你再干。”二空有一天私下对我说。

“不!伺候师叔是我的乐趣,何必假手于人?而且假如叫客师来做,也许会引起反感。”

“那么我们再请一个佣人来好不好,我们这里也得有个人磨墨。”

僧俗一同

当时我一天要写几十张条幅,磨墨便成了一个最苦的差事。因为已无墨汁可买,而从考试院里却搬来了许多上品徽墨和端砚,所以磨墨的工作,全落在两位客师的身上,有的时候还觉得赶不及。

磨墨既成了我们庙里重要工作之一,所以二空主张多用一个人,我也就没有反对,因为以我写字盖章的收入,在经济方面并不发生问题。我所顾虑的还是又要让多一个人来知道我的底细。

可是二空还是极力的保证,他想新用的人,是他的旧识,和我一样也是当兵的出身。连逃避敌人的经过,都和我大同小异,所以以他自身的利害关系,就不敢出卖我。这个姓刘的弟兄,年纪已有四十多岁,一向在军校当伙夫,当军校内迁,由于他年纪太大,就没有带他走,或许是他自己愿意留在南京。总之当时并未实施兵役制度,退伍还不那样的严格,所以一脱了军服,便变成了老百姓。在南京沦陷之前后,他就随着难民,避难于山西路所指定的难民区。到了我们回到鸡鸣寺的那个时期,难民都陆续的回家,所以老刘反而弄到来无栖身之处。有一天二空下山买菜,邂逅于途,就要求二空收容他到鸡鸣寺。这并不是为了逃命,而是为了生活。

二空和我商量,仅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其实二空早已答应了他,第二天老刘就带了一个小包袱,来到了山上,就是我想阻止也来不及。

老刘来寺之后,我仔细的观察,倒是一位极其忠厚的人。据他说:山西路一带,虽经国际红十字会指定为难民区,可是日军并没有十分的尊

重这种国际法。所以花姑娘与当过兵的人,纵使在难民区里,还是不肯轻易的放过。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就在天花板里住过三个月,才逃避了日军的搜获。这与尔后荷兰少女躲避德军的故事,可以比美,可惜老刘太笨,语焉不详,而我当时也没有打算写文章,因此也没有详细的追问。总之那次日军的奸淫掳掠,为举世所周知,也用不着我再来画蛇添足。

我在前文中一再提到僧俗一同,所谓俗并不指我自己,而是指老刘。在永清寺时是三僧两俗和我一个假和尚,在鸡鸣寺则是四僧一俗与我一个两栖人物。所以在当时真正知道我底细的一共有八个人,萍水相逢,又非亲朋故旧,而能够如此保密,不能说不是一件奇迹。其实还不止这八个人,日子一久,丹凤街的下院,以及与鸡鸣寺略有往来的人,一看我这个廿六七岁的壮丁,说是和尚吧!又没有受戒,八九不离十,早已看透了一半。归根结底,还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这种意识所支持。中华民族伟大之处就在此,用不着喊口号,贴标语,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早已有所养成。而且这种养成的基础,全在下层民间;到了知识分子,反而是有的是为利禄所薰心,才产生了汉奸与叛国的行动。

自从有了老刘之后,不仅是磨墨有人,而倒马桶的事,也一并为老刘所管。我呢!清晨随着和尚班朝课——其实我连朝课都不会做完,因为我根本不会唱经,我是我行我素,一早先向佛祖顶礼,然后马上就到守印师叔房里去写经。

守印师叔的身体是日益衰弱,不仅不能起床,到后来连一日三餐,都得靠人来喂。尽管我不用为他倒马桶,可是他的饮食起居,我还是不愿意假手于老刘,瞎子的听觉一向是敏感,从脚步的声音,他就早已辨别出是谁。

“二觉!你又来写经啦!”

“是的,师叔!”

“过来,和我谈谈。”

有的时候,我也会回答他说:“不要打扰我嘛!害我总是写错字。”恭录经典,希望一笔不苟。而且也只有清晨在九点钟之前,才是我自己的时间,一过此时,鬼子兵就川流不息的来到,一直要等到黄昏之后,我才

可以歇下来。晚上尽管还有时间,可是被剪断的电源,始终没有接火,一灯如豆,我除了写大字外,实在没有办法录经,所以清晨片刻,我非常的珍视。

传家之宝

写经是我家庭的传统,所以我不希望守印师叔来打扰我。可是有时为了解除他的寂寞,偶而也搁笔来和他谈谈。

“二觉!我告诉你,二空是靠不住的,我要一死,鸡鸣寺就完了,顶好你不要打算离开。”

“你老人家一时不会归西的,何况还有守志师傅在。”

“你不要看他是吃肉的和尚,他才是真正出了红尘的人,他不会来的。”

这一类的话,我时常在写经的时候,搁下笔来,和守印师叔闲聊着,日子一久,却变成了老僧常谈,我也不会在意。可是知子莫若父,知兄也莫若弟,守印师叔对于二空和守志师傅,真是太清楚了。

有一天晚上,我去伺候师叔就寝,觉得他的呼吸很急促,我去叫了二空来。二空学着医师的式样,用耳朵紧贴着师叔的心脏听了一阵,他对我说:“没有什么!这是他的老毛病。”

我想这也是实话,正打算和二空一同退出师叔的禅室,守印师叔一把抓住二空的手,嘴巴扭了一扭,我就靠近了过去。他用另一只手也抓住我,将二空和我的手重叠在一起,紧紧的捏着。

我倒为之一怔,觉得有一种预兆,守印是行将灭度。可是二空还是补上了一句:“这是他的老毛病。”

于是我们同时抽出了他所捏着的手,轻轻的退出了禅房,好让他可以充分的休息。

第二天早上,老刘第一个发现了守印师叔业已归天,当我们全员集结在他的床面前时,看见他紧闭着眼,泯着那没有牙齿的嘴唇,像是一股笑容,他的遗容是非常的安祥的。

“油干灯熄!”二空首先开了口。他没有一点悲哀,这是对的,究竟涅

槃,这是老僧的超度,连我与其他两位客师以及老刘都没有哭。

我马上屈膝的跪了下去,先念了一卷往生咒,其他的僧俗,也跟着我同样的朗诵着。

火化和尚

和尚火化的工具是相当的原始,用一口底层有孔的大缸,下面敷满了木炭松香和檀香木末等,然后将肉身抬放进去,这座缸——等于俗家的棺木,放置在一个砖头的架子上,下面再用柴烧,火力既不能使其旺盛,通风的系统也不可能太良好,所以得烧上七八个钟头,才能够火化完成。

葬仪是在鸡鸣寺的山坡下举行的,连同丹凤街下院的和尚以及从永清寺赶来的守志师傅,一共总有六七位僧侣围绕着那口大缸诵经。只有我和老刘除了一度去参拜以外,并没有参与诵经,因为老刘是俗家人,而我这位假和尚又不会唱诵,跟着转似乎也没有用。同时庙丧也不能写一张“勉当大事”的字条贴在庙门口,更挡不住鬼子官兵的来游,所以也还得我和老刘来应付。从景阳楼上可以看得见葬仪的会场,因此倒招揽了许多鬼子兵来观光。

守志师傅的性格非常特别,以他的辈份,以他的健康情况,他应当继续主持鸡鸣寺的,而他却让给了二空,同时对二空并不满意。他正如守印师所说的:你不要看他是吃肉的和尚,他才是真正出了红尘的人。守志师傅在那一年将鸡鸣寺交给二空的?我不知道,似乎还在抗日战争之前。在那澄平时代,他都愿意离群索居,处兹乱世,他那里还会回到鸡鸣寺来。

“师傅!你为什么不常常来看看我们?”大概在我们回到鸡鸣寺半个月之后,他曾来过一次,我这样的问他。

“过城门,还得向鬼子兵鞠躬,我就讨厌。”

这就是守志师傅的性格,所以他不大到鸡鸣寺来。

可是他也来过几次,据他自己说,完全是为了看我,同时也是为了生活,因为永清寺的生活本来是靠石榴,当南京沦陷前后,谁还有钱买石榴

吃：何况石榴树枝早被鬼子兵砍了去又屠杀的死尸！所以他不得不过来鸡鸣寺拿几个钱去买米。

鸡鸣寺的经济，我可以说是大权在握，那也很简单，因为完全靠我一枝笔和我雕刻的那颗鸡鸣寺的图章。二空在这一方面，倒从不揽权，收入进来的钱，他完全听我支配，我俨然是鸡鸣寺事实上的住持。

我离开永清寺的时候，我记得我留了一点钱给守志师傅，大约是五十块钱，以当时的币制，以当时的生活，守志师傅和老农可以维持一个月的生活。所以当他半个月以后来看我时，我只给了十元的一张钞票与他，因为我所剩的已不太多，其中有三十元，我缝在一件僧衣的下摆里，预备离寺归队之用。这三十块钱，我打算饿死也不再拿出来用。

过后守志师傅再来看过我几次，那时我手边已有了几个，我便一把一把的钞票塞给他，所谓一把一把的，也不过三五十元而已。守志师傅从来没有婉拒过我，但也从来没有要过，收到手，便往僧衣里一塞。二空都知道，我也不瞒他，他也连一句闲话都没有说过。

摩登姑娘

也许我给守志师傅的已超过他的需要，因此他反而来鸡鸣寺更少了。不愿向日本兵鞠躬，或许也是原因之一。他每次来时大概都是在上午十点钟左右，以步行的速度来计算，他大概在八点钟就得从上元门出发，他一来到，二空必叫老刘去买一点鱼肉，一方面是招待守志师傅，一方面也为此我们打一次牙祭。

守志师傅来得既少，而我们两人说话的机会更不多；因为当他十点钟来，和下午两三点钟走的这一段时间，正是我忙着应付日本兵写字的关口，无法静下来和他聊聊。连吃一顿中饭，我有时也得放下筷子两三次，周公三吐三握，想不到我在作和尚的时候，才尝到了这种滋味。

“师傅！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么？”我当然每一次都得这样的一问。

“没有！只是来看看你。”他也是千篇一律的答复。

好像对我的还俗归队的事，简直忘记了一样，反而不如在永清寺时那样的关切。

“我总不能就这样的呆下去吧？”我有时反而逼着和他谈。

“不！现在他们还需要你，等等再说。”

——连你也需要我，对不对？——尽管我没有这样的说出口，可是我真这样的想过。

当守印师叔圆寂之后，是我们请丹凤街下院派人去找守志师傅进城来的。他是鸡鸣寺的长老，丧仪应当由他来主持。和尚的葬仪，也有些繁文缛节，整整的就搞了两天。守志师傅也就住了两三夜，永清寺是交给老农看守着。

在他打算第二天清晨回乡的前夕，守志师傅把我们都叫到景阳楼茶座里，开了一次鸡鸣寺的“大公会议”。他对于鸡鸣寺的现况，垂询得极为详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报告，他闭着眼睛，拈着他那山羊胡子，仔细的听着。

他突然睁开眼睛，望着我说：

“二觉！你得准备离开这里了。”

“是的，师傅！可是我还没有打听出来怎样的走法？”

走，是我的心中思想，可是真一谈到走，我反而有些犹疑，因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几个月的匿居，决不能功亏一篑。

“二觉现在不能走，现在全得靠他。”二空当场就提出异议来。

“你想靠他一辈子么？”师傅瞪了二空一眼。

“我是说现在。”

“现在你们存了多少钱？”

“大概三、四百块。”

其实守印师叔圆寂，二空又多了二三百元，这是瞎子和尚缝在僧衣里的。

“二觉一个月可以赚六七百，为什么只剩了三四百块？”

他知道，庙里每月的开支，不会超过二百块钱。

“师父圆寂，也用了一些，而且真正能卖字也不过这两个月的事。”

“好，你们俭吃省用，到二觉为你们储蓄到一千块的时候，我来接他走。”

“师傅是不是又得将二觉师领回永清寺去？”这是二位客师中的一位

问的。

“怎么？我未必还要他去为我摘石榴？”守志师傅给了那位客师一个钉子碰。

“我怎样的走法？师傅！”我倒是想讨论讨论如何走法。

“这，你交给我，我自然会为你安排。”

“那么师傅说说看。”

“到时候，你自会知道，现在说了也没有用。”

“我真有些害怕！”这是我的真心话。

“既害怕就不要走，不走的话就到永清寺去摘石榴。现在的鸡鸣寺比永清寺更危险。”

“为什么？”二空问着。

“你刚才不是说，已经有中国人来庙里玩了么？二觉这假和尚虽唬得过日本兵，你看他这股神气，那里唬得过中国人？”

我们的“大公会议”，在“教宗”的裁夺下，就这样的结束了。第二天早上，守志师傅什么也没有说，便回到乡间去了。临行的时候，我又塞了二三十块钱。这回他却拒绝了。

“留着，快凑满一千块钱，我现在不要。”

他将钱向桌子上一丢，看也不看它一眼就走了。

是真的，鸡鸣寺的游客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又将豁蒙楼也整理了出来，大致是招待鬼子兵在景阳楼，而招待敝国的香客，则在豁蒙楼。当然这也不能严格的区分，不过我的纸笔墨砚都放在景阳楼，日本兵是为来买字的，自然就会到景阳楼来。而中国的游客，谁还愿意与日本兵凑热闹？也就自然而然的上了豁蒙楼去。

可是有一次却来了一批汉奸的新贵，还带了几个高跟皮鞋的摩登姑娘，大摇大摆的进到景阳楼来。其中似乎有一个还会说几句蹩脚日本话，和日本鬼子兵来搭搭讪。

在那一段时候，我和二空又重新区分任务，他带着一位客师在豁蒙楼招呼，而我和老刘在景阳楼磨墨写字。应付日本人，我是绰绰有余的。当我看到来了一批汉奸新贵，我却有点慌了，于是我对老刘说：“有贵客来了，你快去请当家师来。”

观音道场

我一面吩咐老刘，一面还是埋着头，为日本兵写字。

二空来敷衍了一阵，汉奸大人们不但不想走，还要吃素面，老刘本来是伙夫出身，只好叫他去搞。就在这个夹档的当中，汉奸大人们干脆就靠近我来看我写字。

“这位大师，请教你上下？”

“小僧释名二觉。”

“出家几年了，受过什么教育？”

“出家有五、六年了，只读过私塾。”

“字，写得不错，好像很下过几天工夫！”

因为我也得伺候汉奸大人，当然不得不搁笔下来应付；幸亏日本兵瞪了他一眼，他才识相的退了过去。

汉奸的嘴脸，比日本人更难堪，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沦陷区曾有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汉奸狐假虎威的欺负一个老百姓，那个老百姓也不肯示弱的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为什么帮日本鬼子来欺负我？你又不是日本人的儿子？”

那个小汉奸却答复说：

“我是日本人的儿子，你是日本人的孙子，你还不听话？”

沦陷区的老百姓，只够做日本人的孙子，至少得比汉奸矮一辈，这倒也是事实。

那时的南京出现了一个所谓大道政府，既不属于华北的伪政权，而头号汉奸汪精卫又还没有来到，这个大道政府是日本军部夹带中的过渡时代的伪组织。头目是保定军校出身的任援道，后来还做过汪记伪府的海军部长。

我与任援道，早就有过一面之雅，这是九一八后不久的事。那时我刚毕业士官，正闲居在天津的家中，一天有一位客人来访家严，而家严又不在家，我只好出头来应对一番，这位访客便是任援道。

他说他是代表胡展堂先生从香港来的，临行时胡公叫他来看家严，说天津最好的绍酒在钮府，所以他要家严请他吃顿饭。候家严回来，我当然一五一十禀告了堂上。

“再来不要理他，是骗子。”家严对我说。

“您不是认识胡展堂先生么？他说他是胡公的代表。”

我回问着家严。

“胡汉民先生，我怎能说不认识？不过我从来没有和胡展公喝过酒，他怎知道我家的绍酒好？”

果然不出所料，任援道就以胡展公代表的名义，在天津大行招摇撞骗，也骗到了日本人，六年之后，他就做了南京大道伪政府的头目。

自从有了伪政权，沦陷区的老百姓就又矮了一节，做了日本人的孙子，当中还有一位汉奸的老子。

“师兄！今天这一幕戏，是不能再唱的。师傅真有眼光，他老人家早就说过，中国游客多了，比日本鬼子还难伺候。”

当天晚上我和二空商量着。

“有什么关系？司马懿的兵临城下，诸葛亮的空城计还敷衍了过去。”

“你要知道，诸葛亮的空城计，一辈子也只唱过一次，我不能天天唱呀。”

我知道二空的心理，因为还没有积满到一千块钱，他倒不是看钱比洗脸盆大，而真是怕鸡鸣寺这个家当不下去。

旧历六月十九的观音道场来了，居然有许多善男人善女人去进香，挤得鸡鸣寺满谷满坑。而且也有人来做佛事，所以收入就不尽靠我来写字了。

中国人游客愈多，而我的处境也就愈危险。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和二空的心情都非常的恶劣，随时都有冲突的可能。

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守印师叔之生存，本无剩余价值，可是他之死，却使得二空像个没头的苍蝇，而与我之间，也失去了一个平衡的作用。就以我来说吧！自守印师叔圆寂后，我就再没有抄过经，因为鸡鸣寺中再也找不到那样一个宁静的房间，换句话说，再没有一位瞎子的长者，来

做我的屏障。二空看到这个情形,也知道我实在无法再呆下去了。

又进红尘

一天晚间,我和二空私下的恳谈着。我将利害得失都剖解得非常的清楚,居然打动了二空的心。

“好,那么我们去请守志师叔来,请他为你计划一下,他曾答应为你设法的。不过我怎么办呢?”

“你?好好的守着鸡鸣寺,生活既不成问题,而且鬼子兵也来得少些了,大概都开到上游和我们去打仗去了。”

那时的敌酋是松井石根,只留下些留守部队在南京。

“我不是说生活,我是说,我根本也不想做和尚,这完全是为我那瞎子的死老子。”

“那么你想还俗?”

“我想跟你一同去后方当兵,打日本鬼子。”

“那我倒也赞成,不过鸡鸣寺呢?”

“有了庙,你怕没有和尚来住?”

“可是,我不知我上海的家还在不在?因为那里只有我一位庶母曹太夫人住在那里,万一也搬到了内地去,那么我连上海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怎样带你去?不过南京我也还有一个家,是我二叔的,在城南的小西湖,明天我开一个地址给你,据我知道,还有一个老家人在守着,你去问问他,有没有上海家里的消息?”

我上海的家,是在旧公共租界的新闸路,料想不会有多大的变动;可是为了事前周密计划起见,我想先去南京叔父的家去打听一下。

可是第二天二空自城南回来,据附近的老百姓说,钮府已被日军烧掉,而那位老家人也被杀了。于是这条线路就被割断了。

另外还传来一个最坏的消息,说南京水西门有一个庙子,像我一样,收容了一位警察老爷,不久被日军识破,连和尚都一齐杀死。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无从证实,可是使得我和二空都下了最后的决心,想赶快逃出这个虎口。所以我马上就去找了守志师傅进城来商量。

“出城这一段都包在我的身上，不过听说买车票到上海，非日本宪兵队的许可证不可，这一点我办不到。”这是守志师傅的结论。

“宪兵队？”我惊叫着。

前几天日本宪兵队来了一位上尉军官，并不是来求墨宝的，是来调查有没有日本兵带着中国女子到庙里来“罪过罪过”，因为他们发现有日兵带了一位中国女人在志公台白昼宣淫。志公台就在鸡鸣寺山下的上坡处，虽然在鸡鸣寺范围内，却离了一大截路，根本无僧看守。是否有日本兵借志公台来作了阳台？我们根本不知道，而宪兵队却来调查这件事。那位上尉军官留下了一张名片，还送了一担米来给鸡鸣寺，说如有任何的事，都可以到新街口的宪兵队去找他。

我们就利用了这个机会，我要二空和守志师傅去一趟，就说我们鸡鸣寺的地契都保存在上海，老和尚要带一个小和尚去取回来，因为“大道政府”（伪组织，编者注）公告，要老百姓去税契收租，这是汉奸政府敛财的一个方法。

日本宪兵队居然中了我们的计，发了一张许可证，写明老僧少僧各一名，允许购票赴沪。

“师兄！你呢？”我问着二空。

他对我摇摇手，他似乎动摇了，根本再没有提他想跟我还俗，一同去当兵打日本鬼子的事。二空永远是一位思想矛盾的人物。

时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十日下午三时，这是我拿到通行证的正确时间。守志师傅马上就催着我走，我心乱如麻，只将一本手抄的《孝经》，几张日本兵为我照的相片，还连同一件海青（僧衣的一种），打了一个小包。

“快点走，我们到下关去过夜，明早一早的车我送你去上海。”守志师傅又催促着我。

“不！师傅，请等一等。”

我拿了一本《金刚经》，在大殿的观音佛像前跪了下来，我沉着气，一口气念完了一卷《金刚经》，才跟着守志师傅走出了庙门。一群和尚都送到山坡下，每个人的眼眶都是红的，比守印师叔的圆寂，还来得悲伤。

从此我这又踏进了红尘。

将军一误

非将曹沫宽心迹，百折何尝壮志休？
敢誓孤忠盟日月，岂甘宿命寄蜉蝣！
将军一误千秋恨，白骨成堆万世仇！
触目尽多肠断处，伤心偏过旧碉楼。

——重过下关

这是我三十年前在南京做和尚所作的诗中最后一首。我不是诗人，对这一方面的天份也很低，但我却非常的欢喜中国的旧诗词，所以有的时候也作无病呻吟的哼哼几句；可是在永清寺也好，在鸡鸣寺也好，更是我一生最易呻吟的时间，所以就写了许多的诗，可惜有一段时间，根本找不到纸笔，因此也就没有纪录下来，也许以我的诗，并无纪录的价值。

可是我离开鸡鸣寺最后一首在南京的诗，我此时还是得献丑拿出来。以诗论诗，也许是连边儿都没有摸着；但，这是写宝，是反映败战后心理的一幅写真，我自认为并不是无病呻吟！

这首七律的前四句，是写我自己，也是八月为僧，结束的最后写照，不必再详加注释。将军一误是写唐生智，一位临危拜命的主帅，上对国家领袖，下对孤军的数十万守军和人民，而一开口便说要守六个月，结果只比六天多了一天，这是杀无赦的罪。他个人的功过不谈，三十万军民的被虐杀，这一门子账，都该写在他的身上。

胜败本是兵家的常事，何况还在抗战的第二回合——第一回合是淞沪——，判断假设不发生错误，下关浦口虽有一江之隔，但这是我军的大后方；江阴早已封锁，船只并不缺乏，即使是想背城借一，也该将老百姓多疏散一点，何至于会弄得来“白骨成堆万世仇”呢。

和尚虽假

我从永清寺抬着守印师叔的轿子从中央门进入南京城，当时进入城

门必先在校门口扎一针防疫针,对于扎针,一般老百姓都觉得有点儿痛,因为这一张防疫证明书同时也可以当成通行证,所以大家也就只好忍受了。其实我能安全进城已经够了,来到鸡鸣寺后,根本没有打算再出山门。和尚虽假,而菩萨却真,离此我就会失去保护:这是守志师傅对我的训示,也是铁定不变的法则。可是在四五月间,又有警察来通知要所有的和尚去打防疫针。为了这件事我和二空不得不重作慎密的考虑,防疫注射证明既有通行的效力,若是不打,万一有事,我便丧失了机动性。去打针吧!设若因此而被发现我的仿真,岂不糟糕!但我们研讨的结果,还是决定去扎一针;因为我得随时打算逃出陷区,必须保持着最高的机动性才好。为了以策安全,我们订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第一、在我个人的伪装上,必须先下一番工夫。时令已届春和气暖,若再戴一项僧帽,似乎是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但若脱帽而头顶上又无戒疤,那么会不会使人生疑?那都是很大的问题。在众僧的计划之下,要我先理了一次发,但不要剃成光头,而是略为保留一点长度,在感觉上虽是一个光头和尚,却又像很久没有理发的模样。然后再在头顶心中,用拔毛的钳子,钳去一些头发,隐若的使它类似有些香洞。这样子一眼看去,便不会被人怀疑。然而我们对这种作法并不能完全放心,所以二空又先派了丹凤街下院的一位和尚去打头阵,作了一次斥堠的侦察,然后我才夹在诸和尚的中间去接受防疫注射。

其实我们这种费神的工作,都是多余的事;因为执行注射的人员,根本没有鬼子在内,大家既是中国人,谁也不愿找谁的麻烦,扎一针本可以很容易的过关的。可是因为当时的南京,在财力和物力上都无法有相片,为了防止注射证的冒领和冒用,因此在注射证的一栏里,必须要填明年龄和特征。假设我果真拐了一条腿,或瞎了一只眼,甚至于脸上有个大疤,那倒反而容易填写了。可惜的是我五官端正,头角方圆,平凡得来丝毫找不出一一点特征来,使得那负责填写的人员,无从下笔,就不得不多看我两眼。这却使二空和其他的和尚都急得变了脸色,生恐我被看出了纰漏。所幸我前面已经说过,大家都是中国人,何必为日本鬼子卖死力,能马虎也就马虎过去了。

鬼子兵在南京为什么一而再的要注射防疫针呢?是那样的重视沦

陷区的人民卫生么？当然不会是如此的简单。在此我们不要忘记的大屠杀，据非正式的统计是近三十万人；在我所写的空门行脚中，大湾子黑夜的扫射，就有两万多具尸体，这仅不过占总数的十五分之一而已。其余在南京城的内外，可以说是，无处没有不被杀害的军民。这些被杀害的尸体，纵使已加以善后的处理和掩埋，却也是极为草率的；“大难之后必有瘟疫”，这是中国的老话，鬼子既在南京驻有重兵，当然生怕受到传染，所以才一而再严厉的施行着防疫注射，哪里是为了中国老百姓的死活！

“山门石级，右有志公台，为武帝时宝禅师施粥处。”这是拙作在鸡鸣寺小志的中间的一段。这个志公台便在入山山门的入口处；志公台是以砖石所建筑成的，可以说是相当的坚固。当然我决不敢相信，那便是梁武帝时代的遗迹——一千四百年前的建筑；可是却一定比现有鸡鸣寺来得古老。这一所志公台，因为建筑得相当的坚固，一切佛像以及供奉的桌台和香炉，都是石质的，所以既无人偷也用不着和尚去看守。

毛病就出在这里，鬼子兵就将志公台当作了阳台，拖了些民间妇女，到那里去强奸。说也奇怪，日本宪兵队会禁止士兵强奸中华民国的妇人么？果真如此，那么根本不应当发生所谓奸淫掳掠的事。侵略军最高目的也就是掠夺，对于部队的小掠夺，根本是抱着闭一只眼睛开一只眼的作风。宪兵队之所以来调查“志公台事件”，其目的是在防止性病；换言之无一不是利己主义，正和防疫注射一样，岂有为中国老百姓着想的道理？

宪兵队长来到鸡鸣寺的用意，是要我们和尚随时都到志公台去巡逻一下，以便使强奸民妇的鬼子兵多少有点顾忌。其实这也是空话，鬼子兵曾有过当着其父母以强奸其子女的实例，焉是和尚巡逻便可能阻止其暴行；宪兵队长之前来鸡鸣寺，照我看来，仅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

由于宪兵队长留下了一张名片，要我们和尚随时可以和他取联系；我们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向他去要了一纸的通行证，使得我和守志师傅得以成行，就此逃出了陷区的虎口。

我和守志师傅一走出山门，再也看不见二空那一班送别的和尚们，顿时一股说不出其所以然的情绪就涌上了我的心头。能逃出陷区是我

八个月来无时不在追求的目的,可是自从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下午,我一头钻进了永清寺的柴房以来,几经患难,历尽艰辛,养生送死,休戚相关,我真是和那一班和尚们,发生了不可分离的感情;所以我一出门,反而站定了脚,回顾那一石造的牌楼,久久都不忍离去。

“怎样?不想走么?想做和尚的话,不妨跟我回到永清寺去,这所庙子是值得你留恋的。”送我出寺的守志师傅,本是驻节在永清寺的。

守志师傅永远不会解除他那种高度的幽默感。自从守印师叔圆寂后,在“大公会议”席上,力主我逃出陷区的是他,向宪兵队挺身而出,去领取通行证的也是他,自动愿意陪同我突破陷区的更是他;而他在下山的瞬间,立即这样的调侃我,这并不是他有意来挖苦,而是出诸于他那幽默的性格。

他那种高度的幽默感,是出之于极其自然的,我根本不以为怪,可是我却无词以对!

“……”

“有点怕么?那么你就一路念《心经》吧!记住!《心经》救过你的命,‘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

他没有来拉我的手,而却从我的手取去了那头小包袱,头也不回的向西走着,我也只好闷着头跟了上去。

过了中央大学,再走到鼓楼附近,这区域曾是我工兵营的防区,有一所碉堡是我的工兵营所筑的。我瞬间所感触就是:“触目尽多肠断处,伤心偏过旧碉楼!”

怵目伤心

“你还是念《心经》?”守志师傅向着我。

“不!我在做一首诗。”

“又在做诗?也好!你有做诗的心境就过得了关的!”师傅笑着对我说。

“不,师傅!不是这样的说法,您看看那个。”我指着那座碉堡说:“那是我做的!”

“你从前打过麻将么？”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扯到了题外。

“很少，师傅！我不太喜欢赌钱。”守志师的这一问，真弄得来我莫名其妙。

“大赌一次吧！我送你还俗，便是希望送你去再赌一次；赢它回来。输掉了个把碉堡算什么？我们还有的是赌本！”

“谢谢师傅的金口玉言：我们一定要赢回来才是，否则我宁可跟您回永清寺去做小沙弥。”

“因为你有这股志气，我才冒着极大的危险送你的。守印死了，我老了，二空不中用，一切都寄望于你。”

“打仗与阿弥陀佛也有关系么？”我奇怪师傅的说法。

“怎么没有？永清寺的石榴园中就有四十六具被残杀的死尸，我们怎对得起死了的人！”

守志师傅毕竟也是吃粮的人出身，这一股子气，他也一样的咽不下去。听了他这句话，我的胆子才壮起来；说真话，我对于这一次走，是相当萎缩的，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害怕，硬着头皮冲，无宁可说是很受到守志师傅的鼓舞。

“师傅！今天还有夜车到上海么？”

我想起了我们不光是要出鸡鸣寺的山门，还得坐车到上海，而现在的昼间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虽然夏季的昼间很长，但等我们走到下关，也得在黄昏的时候。

“要坐明早的车了，哪里还有夜车？这条铁道常常会中我们的埋伏。”

“埋伏？我们还有兵在沿线打仗？”

“不！是埋伏，不是正规的部队。”

第五纵队，游击部队，这些字眼都是尔后才流行的；不说守志师不懂，连我这个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也都似乎没有学过，我们在兵学上只学过“奇袭”而已。

“那是奇袭，怎能说不是正规的部队？”

“不是就是不是，我比你知道得清楚。前些日子还挖掉过一段轨道呢。”

“您怎会这样的清楚?”

“为了你的安排,我已去过下关好多次了。”

“那么我们在下关要过一夜?”

“当然。”

“住在哪里?有旅馆么?下关不是全都烧掉了。”

“山人自有妙计!”守志师傅打着戏腔。

我们行行复行行的走到了挹江门,这更是触目尽多肠断处的地点。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夜里,我就是在此,失去了我部队的掌握,而成了一个光杆儿的败兵。

挹江门因为根本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战斗,所以并无多大的破坏和变迁,连新生活运动的大标语,都没有变更,只是换了一幅红饼饼的日本旗!站在城门口守卫的,则是耀武扬威的鬼子兵。中国老百姓走过这里,都得要脱帽鞠躬,我和老和尚当然也不能例外。

“这就是我不愿时常进出城门的原故。”

当我们学着其他老百姓行礼如仪,而走出城门之后,守志师傅轻轻的对我这样的说。

我当时非常的恍惚!大退却时我在此阻于自己的部队,而现在竟得向鬼子兵鞠个躬,才能跨出了这道门;这道门毕竟是地狱与天堂的分野线么?!因此,我虽然与守志师有同感,而其份量则不同,所以我仅作了沉默的抗议,并没有响应他的话。

在大退却时,为了坚壁清野而火烧下关,历时业已八个月,但并没有任何复元的现象,最多只不过在败瓦秃垣上临时盖了一点茅草,使没有逃亡或没有被杀戮的老百姓以避风雨。

夏昼很长,天没有太黑;在路边人们所摆的地摊还没有收场,当然尽是一些破铜烂铁,为求一饱,倾其所有的想换几文买米的钱,强烈的显示着战败的萧索。

“易饼市旁王殿瓦,换鱼江上孝陵柴!”我突然记起这两句古诗,无头无尾的也仅仅只记得这个片断;可是,这真是为这些日暮途穷的人们在写照,更强烈的反映出国家的兴衰。

守志师傅正偕同我走向废墟的一条曲巷中。

劫后下关

“师傅！我们到哪里去过夜？”我又再度的问着，当然劫后的下关已经证实不会再有旅馆；连鸡鸣早看天的歇店也找不着。

“我说过；山人自有妙计，你还不够放心？”他反讥了我一句。

“为什么我们出城也不查防疫证？”

“全都打过针了，还查个啥子？”

“那么我们的通行证有啥用？”

“那个是为了明天买车票用的。”

“……”我没有再说话。

“又害怕了么？”

“不，师傅？天快黑了，我有点着急。”

“鬼子兵的刀搁在你头上，我不是看你很镇静的吗！”他靠拢我一点，用肩膀顶了一顶我的背说：“你推推那个门看！”

那是一所楼房，屋梁和有木料的地方都已烧去；只剩了四面砖墙。本来就是红砖的，烧过火反而变成黑色的了。石库的门框应当是配上一对对开的黑漆大门，可是只有一片薄板掩蔽着，而且大小还不太合缝。这便是守志师傅用肩膀指示要我去推的门。

我愣住了，连屋顶都没有的房子，会有人住么？我们或许要靠在墙脚边过夜吧！

门突然自动的开开了，里面漆黑，我一眼看去看不清内里的人。

“请进来！”一股很熟悉的口音，但一时想不起是谁？忽然间觉着背后有一股力量向我一推，我只得顺势的先钻了进去。守志师也随着跨前了一步，就手掩上了那片薄板门。

只听到一声擦洋火的声音，燃着了桌上的腊烛，才使我看清楚了，原来是施施主——也是永清寺时代的难友的一员。

“很奇怪吧？我没有被鬼子兵杀死！”他先开了口。

“施施主！你怎么在此地的？师傅！你也没有告诉过我！”

施施主也曾是我们在永清寺里的难友，自从他不告而别的回到八卦

洲去后,我久已不闻他的消息,这位地头蛇,甚至于我怀疑他已被鬼子兵杀掉。

“告诉你干啥?施施主叫我不要说的。”

“坐下,坐下!慢慢的谈。”

施施主先接下我手中的小包袱,哈哈的大笑着说:“二觉师!你没有想到吧!老夫还有这一手!就凭我两撇仁丹胡子,料想鬼子兵也不敢杀我。”

这是一所钢骨水泥架子而镶以红砖的旧式楼房,二楼的屋顶是木梁,所以被烧掉了,但一楼与二楼之间是水泥顶板,还可以聊蔽风雨,从外面看来反而看不出是有人在住着。屋里当然谈不上有什么摆饰,可是一床一桌和几把凳子,并不显得太寒酸和局促。

八仙桌上放了三碟小菜和一瓶高粮酒,杯盘碗筷都很齐全。守志师傅首先坐了下去,用手先拈了一条猪耳朵塞在嘴里格拉格拉发出那细嚼的清脆声音。

“施主!你真是洪福齐天。”我和施先生也一并的对面坐了下来。

“你为什么不说是菩萨保佑?对了,你明天就得还俗了,可是不要忘记了你曾经是佛门弟子!”

我们一面喝着高粱酒,一面就开始聊着。记得自从江面上有了一只日军的小汽艇巡逻之后,本是早来晚归的施施主,就从此没有再来过永清寺;我当时曾为他和他小姐很担心,却没有料到今天逃出南京的第一步,先作了施先生的座上客,焉得不令我是又惊又喜!所以我先举起了酒杯说:

“施施主!我先借您的酒敬您,以祝您福寿康宁。”

“不!应当我祝你这一次去旗开得胜!”

“不要这样酸好不好?我们三个人一齐喝。”守志师自斟自酌的先干了一杯。

施施主话一开头,便叙述着他如何的机警,当他一听到江中有了敌军巡逻艇,便直觉得感到江心洲上再也呆不下去。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小姐来到了下关。因为下关是他的山门码头,只要有人,他便有办法居留下去。最主要的着眼是下关的大难已过,而江心洲却是方兴未艾,所以他们把握时机,宁可搬到敌人的窝里来,反而会安全得多。

“您为什么不教师傅告诉我们一声,免得我们那样的挂念你。”我偶

而在他的谈锋中，插问了一句。

“枉空你还是个军人出身，连军事保密都不懂？”他又浮了一大白眼说：“可是你要知道，你来下关都是我和你师傅为你布置的哟！”

“那我当然得谢谢您，施施主！”

“那你得先谢谢你的师傅，他本是江湖上的大哥，不过早就洗手了。”

“施主！不要再宣我的底好不好？我们大家再干一杯。”守志师又一饮而尽。

乱世姻缘

“那么，施主！您的小姐呢？”我问着。

“她已经回洲上去了，现在已经安全了。”

“怎么？你还俗便想当施家的女婿。”守志师傅又调侃着我。

“我们施家有这种福气？二觉师！不，你俗家到底姓什么，假设你不嫌弃的话，我叫我闺女等你，等你打胜仗回来。”施施主将酒杯放下，很认真的对我说。

我突然的站了起来，我向施施主鞠了一个九十度躬，这回我没有合十来行佛教的礼节。我一面说：

“施主！您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位假和尚的祖师叫做曼殊大师的么？”

“我知道，好像他姓苏。”

“就是他，他有一句诗，是仿唐人的句子的：恨不相逢未剃时。我现在又得仿我这位假和尚的祖宗，我是要说：恨不相逢未娶时。”我怕施施主和老师傅都不懂，所以我最后又补充了一句说：“我是结过婚的人。”

“那怎么你在永清寺的时候没有谈过？”施施主脸都红了，幸亏他已经喝了几杯酒。

“这也是军事保密。”我笑着说。

“我说嘞！一个洋学生，哪有二十六七岁不结婚的。”老和尚又夹了一块猪耳朵。

“师傅！”我转过头去望着他说：“您怎说我是洋学生？我几时告诉过您么？”

“你发誓，你懂不懂日文？你瞒我的事太多了。”

“是的，师傅！我也有我不得已的苦衷，今晚是我在南京最后的一夜，我愿意将我的身世都报告你们。……”

“用不着，还太早。”老和尚制止我再说下去，他说：“假设我们不出岔子的话，明晚，你到了上海后，再告诉我；现在连我也不想再多知道。施主，请你也原谅。”

大家都太认真了，谁都没有再开口。守志师傅的高度幽默感也使唤不出力量来。还是我再度发难来打破这种沉寂，我说：

“施施主！您既然在下关这样的有办法，您为什么不设法送我过浦口去，免得我还得折腾到上海，而上海又不是我们的后方。”

“哼！浦口呀！早已有了敌人，那里还过得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今年三月至五月间，我们在鲁南打了一个胜仗，杀死了好几个师团的敌人，我们称之为台儿庄之战。”

“您怎么知道？”

“我当然也有我的情报，鬼子搞不过我们的；凡是中国人都会为我做情报的。假若能过浦口的话，我早就叫你师傅接你来下关了。”

“谢谢您，施施主！我虽然无福做您的女婿，可是我愿意也做您的徒弟，出家的师傅算他，在家的师傅算您。”

“不！我们洪门不讲这一套，假设能开香堂的话，我倒愿意收你做弟兄。”

施先生突然站了起来，拉出了一个江湖上的信号，拐了一个双龙头。

那一晚上，我们三个人——施施主，师傅守志和我——谈得很晚，等我们灭烛就寝，大概已经到午夜了。因为我们都没有表，所以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间。

帮会中人

我从来没有以帮会的身份接触过帮会的人，可是我对帮会之所以有好感，完全是由于施施主的感情，可惜是他始终没做到我的拜兄！

我和守志师傅在施施主下关的行馆里过了一夜，已如前述。施先生

因为认识他的人太多，怕被敌军识破，所以才安排了叫他的小兄弟来护送我们。一起床，我们就各人吃了两个鸡蛋，和一些馍饼。这些东西都是那位小兄弟所带来的。

“快吃，好去占位子。”施施主自己并没有吃，却催促着我们。

“几点钟的车？”我问：

“八点。”那位小兄弟答复。

“那么应当还有两个钟头。”我们虽然都没表，但以日出来推测，应当相差不远。

“但是要依队买票，而后又得排队进月台，差一点就会挨枪拐子的。”这又是那位小兄弟所作的说明。

“可是还是得多吃点，吃不完的馍，二觉带着到车上去吃。”

“……”我没有接腔，可是我心里在想：京沪路要不了几个钟头的路程，中饭还不在上海家里去吃？未必还要在火站上啃硬馍？这句话我并不敢当面说出口，倒不是怕谁！而是教施施主和师傅听见了，岂不觉得我太狂？还没有飞出笼子，便已妄自尊大，连硬馍都不屑啃了！

“本来，要我去拿出几张车票来，也不算一回事；可是鬼子兵的事就难办。”施施主在自言自语的道着。这句话要分两段来解释，前半句是表现他的势力，后半句是说鬼子兵的麻烦。到底麻烦到什么程度？我当听到施施主的口气时，还没十分的体会到。

守志师傅将吃剩的馍用报纸包着，塞在我的那个灰布的小包袱里。这里面是几张鬼子兵为我照的相片，一部写经，以及一和尚的礼服“海青”，但并不是袈裟；连同灰色的包袱皮，也都是僧侣的专用品。

一切都定当好了，这时施施主才从床上跳了下来，将他那白粉底儿的缎子鞋趿着；已经很旧了，鞋后根倒了下来，我当成了拖鞋在用。

他翘着八字型的两撇仁丹胡子，脸上显露出一股严肃的气象，正和我初入永清寺柴房时所见着的一模一样，可是那是惶惑性的，而这回却是带着正气。

他突然紧拉着我的手叫着：

“表弟！”这回他一反其前的没有叫我二觉，他说：“南京的收复，就靠你老弟了，我是土生土长，当然不用说，即以你亲眼所看到的，亲身所受

到的，这口气你忍得下去么？我和你师傅都老了，等不等得到，我不知道？假设到时候用得着我们的话，我会带着弟兄们去响应你的！”

施先生的性格特征是豪放，又是江湖上的大哥，这一段话不仅是气壮山河，而且是一言九鼎。我听了后心直跳着，一时发呆了，不知从何答复才好？

“还不快点跪下，向施主叩一个头；不说将来当你的丈人，还不当你的拜兄？”洪帮不像清帮以师徒称，而拜兄是龙头大哥。

我当然是遵从师傅的指示，双腿就跪了下去。本来还想说几句什么的，可是喉咙有什么东西梗着了似的一句也说不出，而眼泪却像开了自来水管式的流了出来。施先生急忙欠了一个身，右腿也弯曲了一下，是还礼？抑或是为了牵我一把，一手将我拉了起来。

四只眼睛一相对；从没有表示悲伤的施施主，我看见他脸上的皮肉也在牵动。可是那只是一瞬间，他马上就强欢为笑的说：

只许流血

“当兵的只准流血，哪可以流泪？你真打回了南京，应当是我向你下跪的。走吧！老弟！一路保重些。”他说着又偏过了脸去。

“施主！我决不会辜负你的厚望！”我总算想出了这样一句。再想增说一句什么的时候，守志老和尚却将我推出了门。

太阳从东边射过来，我们既无洋伞，又无僧帽，连纸扇也没有一把；光光的头皮，直冒着汗。八月十一日的盛夏，即使是清晨；也已经是够热的了。

小兄弟在前面走着，头都没有回过一次，在旁人看来，似乎根本不和我们一起；我却和师傅并肩的走着。

“我说了那么多的笑话，你们却还要对哭，真叫我没法子了！”

“师傅！这种时候，我们还笑得出来么？您想想看！”

“那倒也是实话，当我听到施施主说：不知道等不等得及到你打回来的时候，我也想哭了；所以我才开开玩笑。呀！我们都七十岁了，二觉！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打得回来？”

“我想大概总要两三年吧!”这本是随便猜猜的。

“两三年!我们总要能等着才好。”接着他又叹了一口气,幽默感似乎一点都升华不起来。

“师傅!你们那样暴露我的身份,不要紧么?”我点点前面的那位小兄弟,我一直都对他有点儿顾忌。

“江湖上保守机密的程度,比吃粮的更高明些;三刀六眼,那才严格呢!你大可放心。”

“师傅!您所说的吃粮时代与现在的时代不同了。”

“不见得!我看是半斤八两。”

“何以见得?”

“要像相信菩萨那样的信法,才会从心眼儿里来服从的,否则防人之口,甚于防川。”

守志师傅也懂得许多,旧东西知道得不少,只是不会用,像“信仰宗教化”的那类新名词而已。

走路的人已不少,当然还谈不上熙熙攘攘;因为行人一多,我就不敢再多话了。

距离车站本不太远,一出大街,人更多了。正街上的房子,当然不再像曲巷中那样的破败,可是即使是重予修葺的,也仅属于临时性的模样。距客岁下关大火,业已八阅月;由撤退而陷敌,在坚壁清野而不资敌的原则下,火原是自己人放的,加上敌人侵入后的骚扰与掠夺,下关是受过两重的浩劫,即使现在已能喘了一口气。幅度是极为有限的,何况还仍在刺刀之下!

人一多,转眼就没有再看见那位小兄弟。我紧拉着师傅的衣襟,生怕再有所失。

“那位兄弟呢?”

“不用管他,你跟着我走。”

守志师傅当时并没有详加说明;后来到了我上海的家里,他向我解释,才使我明了这一段布置的经过。

在车站上的布置是这样的:买票排队都非得亲自不可,施先生的门徒只是散布在四边,假设突然发生了乱子就一拥而上,使我可以免脱现

场。或者是声东击西，来转移目标。这位小兄弟之来引接我们，是为了识别我们；我固不说，即使是守志师，施先生的门徒也未必个个认识他。因此，待我们还没有到车站之前，那位小兄弟，已经消失在人群之中去了，仅仅在远处观察着我们，并用眼色来和各个岗位联系。这种布置的方案和经过，是到了上海，完全安全之后，老和尚才告诉我的。为什么不事前让我知晓呢？据他的解释是：我事前若是知道，必会四处去张望，或许会破坏他们的布置。这也许是太小看了我；可是无论如何，施先生的布置是够周密的，诚使我无任感激之至。而保密的程度，也真是使我愧弗如也。也因为此，我才对帮会感到浓厚的兴趣；但我毕竟是一个军人，服从已经养成了天性，战时既有命令不准参加，我就再也没有与这个团体接触过。

噤若寒蝉

我和师傅一走进车站，就觉得内外的情形是迥然的不同。虽然里面也有许多人，可是静得来却鸦雀无声；而且一行一行的整整齐齐的排着队，一共有三四条行列，其先头都向着购票的窗口。京沪线的南京总站到底有几道门我已记不太清楚，大概是有五道出入口。因为每道出入口的两旁都站有日本宪兵，一进了门也就是进入到鬼子兵所监视的范围之内。无怪乎中国老百姓便噤若寒蝉，连每个人呼吸的微音，几乎都怕被日本宪兵听见，摒息得像窒息了似的。

我本是跟在老和尚后面的，但一踩进了车站的玄关，见到那一番情况，便不知不觉的用细步追赶了几步，过犹不及的，几乎赶在老和尚的先头去。

“跟到我的后面去，我们现在要排队去买票。”守志师傅用眼色指挥着我，同时轻轻的向我说着。

老和尚似乎是很熟悉此间的情形，毫无考虑的走向一队的排尾，我紧贴着他而跟在后面。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一队呢？是否也有头二三等之分？我不知道！可是观察各排队行列中的服装，一时却分不出来他们在社会阶层的身份。同是被征服者，纵使以前各有不同的环境，而现在

却同一样变成了奴隶，根本没有什么分别。

我转头看看车站中心所悬吊的大钟，清晨的时间还不到七点，距开车的时刻，还有一点钟以上的余裕。而我们的来到已不是最早者，正可以说明老百姓在京沪线上的行路之难。当时的京沪线上，到底能对开几列客车，无从查悉，我也似乎无心去研究；但至少是与老和尚所说是相符的，那便是并没有夜车，因为怕中我们的埋伏——游击。

站里除了列队等待购票者外，当然也有人在穿梭的来去，但大致都是鬼子兵，极少是中国人；即使有，也是被迫的奴役者，那位去接我们来车站的小兄弟早已没有看见了，他根本没有进入到车站来，据老和尚尔后的说法：他是一段一段将我们递交给另一组的人，而那些为鬼子兵所拉去的民夫中一半以上都在帮会的组织里，所以情报的传递是相当的迅速与灵活，鬼子兵一切的举动，几乎他们都完全可以观察到。

车票发售开始于七时，是开车前的一个钟头。售票窗口用了一层不透明的色纸隔绝着，内里是否有日本人在监视，我无从观察。总之手续倒还算相当的简单，票钱和通行证一并的塞进去，很少有用语言上的问答。可是当时的照相行业还没有完全恢复，通行证上没有贴相片，和以前的防疫证上一样，还是在注记栏内，记载着特征。照这样看来，张冠李戴，调包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我们的通行证是直接向日本宪兵队领的，如向伪组织的机构去领，到底是怎样的情形，我和老和尚都没有那种体验。

买车票用法币或日币都通用。在被占领的地区，使用敌币是必然的现象；可是当时我还没有见过鬼子兵的军用票，那大概是尔后才发行的。

鸡鸣寺由于鬼子官兵的来游与“购字”，我们每天都有相当的收入，完全都是日币；而日币的兑换率到底是多少，我已经不复记忆，但日币高于法币，同时也超过法币的通行信用，那我还留着很深刻的印象。

耀武扬威

由于日本宪兵队所发的通行证是硬底子，车票很快的就购到了手。可是并没有马上允许我们进站，又得来一次第二度的排队，这一次是改

向着人轧口。同时改为两行列队,因为有两个轧口可以剪票进站。而在剪票之前,又还有两道手续;第一道是检查行李,第二道是用喷雾式的喷筒来向每个人全身消毒。

在售票将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个类似班长阶级的日本宪兵,突然大声的叫着:

“叫他们整齐的排列起来。”

他的声音很大,虽然这并不是一句军队术语的“口令”,可是他用口令的音调和方式叫着。因为他用的是日语,当然有许多中国老百姓听不懂,由于他的叫声尖厉,使得许多人都发生震惊和恐怖。但谁也没有敢乱动,生怕危险马上会临到自己的头上。这种情形和心情几乎和八个月前上元门里被俘的官兵一样。

我当然听得懂日语,马上就明了了那鬼子宪兵班长的用意。最奇怪是我那位守志师傅,他虽然并不懂日语,可是鬼子班长叫唤的同时,他已开始行动,拉着我就向轧口去排队。

老和尚对于车站的事,事先对每一过程都经研究过,真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也足证这位出身于吃粮的和尚,宝刀不老,反应还是那样的敏捷;不愧为江湖上的大哥,在僧侣中也是方丈级的领袖人才。

老和尚与我动作既迅速,这回我们就排在前面,很靠近那剪票的人轧口。其他的老百姓——乘客,是要等到通过翻译后才排队的,已经是落后我们一步。

那些翻译人员是被迫而来的么?抑或是雇用而来的,我一时无从揣测。以我当时的判断,大概都是伪组织中的一批小猢猻。一件白衬衫,仅戴了一个黄布的臂章以为区别,但臂章上根本没有缀字。

由于通译者转译一叫。车站中已购得车票的人,随即向人轧口排列得整整齐齐。

“将行李就地的打开来。”

这回不是鬼子兵下口令而转译的,而是那些小奸汉们自作主张的叫着。大概是由于每天的动作都葫芦一样,所以也就越俎代庖了。

排队时因人与人之间并未保持距离:一蹲下来就不免你冲我撞,多少有点骚动;排尾的人不得不递次的后退几步,让出一点空间来。

“不准乱动！”这又是那位通译人员的叫声。

所幸并没人是挑担抬箱的；行李既简单，稍为侧过一点身子，就地也就打得开了。检查行李也是中国人在执行，当然宪兵队的鬼子兵还是盯在旁边，有时也用那黄皮大马靴踢踢老百姓的行李，却没使出那些惊心动魄的狠劲儿来。检行李的主旨似乎是在有无隐藏武器？对其他的东西却不太严格。当然，在这种非常而又兼痛苦的环境中，不用说：决无观光旅行的乘客；即使有事，能省也就省了，这种心情下所携带的行李，还会太多么？更不会有违禁品；何况都恐惧着“心焦心焦”（注：“心焦”为抗战时日军向我老百姓索物所用之语，日文中并无此话，我尔后亦曾请教于精通日文者，谓为“进上”之发音，我音译之为“心焦”。盖日军劫夺，我们不得不心焦也）。连稍为值钱一点的东西，也就不敢携带，所以执行检查的过程，也就非常的简单。

这一次的乘客到底有多少？我没有心情去暗察和暗计。大概总不会超过三百多人呢！照兵学交通教范上所规定，每一节车本是搭乘七十至八十个人，这是连同步兵自身所携带的装备。至于说一列车到底是串连着几节车？那要看车头的出力大小而有所不同。客车是要注意到乘客活动的空间，根本与载重无关，这一次只有三四百人，那么这一列车大概不会超过四五节车箱。

检查虽然很快，但距离开车的时刻，也只剩下十五六分钟了。鬼子班长示意着那个译员可以允许乘客进站了，就在这发令的同时，在人轧口剪票处出现了四个穿白衣的人，很像医师，又像是护士；各人手上提着一架喷雾，在剪票闲隙间，向着每位乘客喷射着消毒剂。

三 少 三 多

我和守志师傅因为在第二次排队占了先，所以我们一经剪票消毒后，也是占先的进到了月台。列车早已停放在站边，但不只四五节，至少有十节以上，先头几节是铁皮货车，我想大概是属于物运或军运的范围，仅以乘客车来看，有四节车就够用了，我们既占了先，当然就优先上车，位子也就由我们先选。

“就坐在靠车门的地方，上下都方便些。”

守志师傅在这一段时间也许是紧张过度了；但以他的性格，不应该如此，或许是因为到底有那把年纪——七十岁的老僧，从昨日下午出鸡鸣寺起，在十六个小时之内，睡觉还不足四五个钟头。不必说到奔波，即以那种提高警觉的情绪来说，也就够受的。所以他一上了车，便就近选了个座位坐下同时用手一指，将靠窗的那空位让给了我。虽然我俩的行李一共才一个小包袱，可是我还是伸起手来，将它放进那高架的网篮内。然后我就和师傅并排的坐着。

乘客都陆续的上了车，有条有理依次不乱的都坐了下来。我突然涌出了一股感慨，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生得那样的贱！要在刺刀下才会严守纪律。在公共秩序上，我们过去实在太差了，这未必是我们民族的弱点？！

火车准时开动了，我大概也和师傅一样，绷紧了的情绪一下子就松弛了下来，久已闷在心头的一口气，好像可以就此吐出。虽然离上海还有一大节路程，可是已经上了车，而车又开动了，岂不是等于过了关？可是正当我在想说一句话来和师傅攀谈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站在车箱与车箱间的过道处，却站着一名武装齐全的鬼子宪兵。我调转来向那一头一看，也是同样的有那样一名鬼子。无疑在每节车的两头，都有鬼子兵在监视着乘客，以防中途发生任何不利于日军的行动。

这一次我那位师傅却打算错了，选择的座位离得日本宪兵太近，我们的一举一动，无疑的是最容易惹着他的注视。假设能选在那节车的中间，至少不必在那虎视眈眈的目光下打寒噤。这也难怪守志师傅，连同施施主——那位江湖大哥在内，在他们所能打听得到有关乘车状况中，却无人有过开车后的经验；所以守志师傅才无意中选定了那离宪兵最近的座位。

当时京沪沦陷已半载有余了，日军为了确保他们的统制权，宪兵当然已不便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的杀人，可是我一看见他们便呕心，倒也不定是那么样的骇怕。我本想和师傅说句什么似的，可是到此却被那股呕心所阻了回去。

行车速度也不算太慢，我凭窗放纵着我的视线，深深的感觉到：“空

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沿途真是有那么大的变迁么?那倒也不见得。京沪战争是着重在上海与南京两地,尤其是攻打南京,是由金山卫登陆所迂回作战,所以铁道沿线的村镇,都反而没有太受到战火的破坏;我所说的,“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的这句话,无宁是心理上的感触,远胜过视野的直觉。

车子虽不是见站即停,可是一停却很久。此行既不是观光,更非公务,而是仓促的逃亡,当然事前也无从去研究行车表,这一次车,到底是慢车还是快车?抑或在这种非常的时期中,根本就无所谓快慢之分。沿途的停顿,并不是为了旅客的上下,自可断言。是为了错车,或是忙于军运?则不得而知了。只知道每隔多少站,便更换另一批宪兵。就这样子逐站移交,而监视着我们的行程。除了几个大站以外,车站都没有挂钟。正确的时刻在多变的环境中,很难推测。

看了一阵子窗外之后,回转头来再看看车里的情形,我发现有三多与三少。第一是男人多而女人少;前文也叙述过,在这种时期,谁还作不必要的旅行?陷区虽初告苟安,但日军暴行的记忆犹新,女人当然还不敢随便出门。在我乘坐的那一节车上,可以说没有一个女客。在排队购票的行列中,我倒也看见一两个女人,大概都是五十以上的年龄。第二是粗人多而知识分子少;第三是老人多而壮丁少。这三件事可以相提并论来聊聊。政府西移,知识分子随着内迁,壮丁不是从军便被迫害。这两种人少,乃是必然的现象。还有一个因素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暴力统治,最愿忌的是被征服者的“智与力”,智是知识,力是力量,老弱愚民则毫无作用,所以在日军的骑蹄下,只有这种人比较容易苟延残喘,换言之也只有这两种人的行动比较自由。施施主两匹仁丹胡子,粗眉大眼,目光眈眈,他到底有多高知识程度我不敢说。虽然一眼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愚民,可是其所能幸免于鬼子兵者,就是仗着他那七十岁的高龄。再以我这一次逃离虎口来说吧!骗取宪兵队的通行证,是师傅老和尚去出的面;而乘车赴沪,为我掩护,也靠老和尚,无非都是针对日军心理上的弱点。

许多描写战争或间谍的影片,对于沦区的火车和车站的镜头,都不太切乎实际,只有我才真有这种亲历的经验。在鬼子宪兵监视下,我不敢过份的东张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视线,闭上眼帘,一只手搓着颈

项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状。另一只手偶然的一按车座的座垫,却又有一种新奇的发现。

荒凉冷落

我们坐的那一节车,是一辆正式的三等客车。我国素因经济落后,车辆缺乏,所以常常用货车来改装客用。虽然也有座位,是像市内公共汽车似的,分成两排长凳。但正式的客车则不然,不论是头二三等,座位都没横列的。其等级的区分是在乎坐垫的软硬,空间的宽窄,以及靠背是否可以两面移动。一般在战前大陆上的三等火车,很少有软垫的座位。而我们这次所坐的却极像日本国内的三等客车,连座垫绿呢,都是同样的材料。

钱塘江铁桥的落成,正值抗战的前夕。使用期间虽短,但却发挥了最大的效力。那便是将所有的车头和车皮,经过这一道铁桥而移转我们的后方。当然我不敢说是全部而一辆不遗,可是像这样合乎标准的三等客车会遗留下来么?同时又何以与日本式的三等车可以乱真?甚至于座垫的材料与颜色都同质。

日本本土所敷的轨道是一〇六七公厘的窄轨,根本是我们所采的一四三五有所不同,所以我判断我们所坐的那节火车,一定是南满铁路所转过来的。昨夜,在施施主的行馆里,曾听到我军在鲁南的大捷,那便是台儿庄之役,我当时坐在车里想,假设我军还占有平浦线上任何的一点,那么南满线上的车辆就无法经北宁线而驶入到平浦,再轮渡到京沪。交通是战争的命脉,敌人的血液循环既比我们流畅,那么机动和补给都倍于我方的灵活。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许多人都相信这样一句口号:“以十个打一个,也得打垮他。”这种信念固未可厚非,但是这种战术思想,却是错误。因为十个人并不能只食一个人的粮食;补给十个人的粮秣,而来打一个人,那么我们赔本就未免太多了。可是吃不饱的兵,又如何能打仗。

当我发现所乘的这辆车是来自于南满的时候,我真有点不寒而栗。

“饿不饿?我们还带了有馍。”老和尚打断了我的思潮而问着我。

“我不饿,师傅!你自己吃。”

“不吃也罢！又没有水喝。”

京沪线上的车站，原是有许多小贩的；可是在这大劫之后，是乘客买不起？抑或是日军根本不准小贩进站，总之沿途什么东西都没有得买。硬馍若没有茶水，当然是很难下咽。也许我在鸡鸣寺被养骄了，远不如在永清寺那样能吃苦。

“我们到了上海再吃吧！”这句话几乎是我与老和尚同时说出来的，这样，我们师徒又作了一次会心的微笑。觉得我们逃出虎口的胜利在望，顶多只要再忍耐两三个小时就够了。

守志师傅并不需要逃出沦区，而是专诚的掩护我，由于具有这种佛祖拯救精神，所以他对于这次成功的切望，也并不下于我。

京沪间的快车最多不过行驶五六小时，这回却走了九小时才到，等我们达到上海北站，已经下午五点。从鸡鸣寺出发，到此已是整整的二十五个钟头。

上海北站，是否曾经被破坏，抑或是修复？我完全没有心情去注意。读者诸公！请你试想想看：从客岁民国廿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之日起，迄兹是八个月差两天。当天是八月十一日，也正是八一三周年纪念的前两夕。在这两百四十天左右日子里，我是怎样过的？！当然在永清寺的后段以及鸡鸣寺末期，并没有受到任何的迫害。可是，挨一刀倒也无所谓，一天一天的来被折磨，在心理上却是一件很难忍受的事。所以等火车一进了北站，我的身体当然还是得随着许多乘客一致行动，可是我的心反而急速的跳着，恨不得马上插翼就飞到家里，然而事情却没有那样的简单。

购票上车，我曾经排过队；这回下车，鬼子兵也不会那样容易的饶我们。在上海车站里，又有和南京车站一样的那么一批译员，在鬼子宪兵的指挥之下，将这些乘客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志愿进入租界的，一组是要留在上海陷区中的人。

天堂地狱

战前上海共有二个租界，法租界是单独的。公共租界本是英美义

〔意〕日等组成；可是以苏州河为界，以北的地区全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所以虹口一带等于是日本独占的权利，在廿六年八一三揭开战火之后，我军曾一度攻入这个地区，所谓“四行仓库”之战，与英美的租界，仅苏州河一水之隔。鬼子宪兵所要区分的就是要知道谁是进入英美范围租界的人，虽然仅一水之分，但是这是天堂与地狱的分野线，只要一踏过桥，日军就管不着了。

我上海的家是在公共租界的新闻路，所以我和师傅并向那一组去排列。

“这是怎样一回事？”师傅问着我。

“还不是又要排队。”

“不要紧么？”

“有什么法子。”

到了上海，也就是超出了施施主的势力范围，所以老和尚就摸不着头了；一摸不着底儿，守志师傅当然就有点着慌，所以遇事就问着我。我何尝不也一样，所不同的仅不过是用不着通过译员，先听懂了鬼子宪兵的话而已。谚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後的五分钟，我也只能强自镇静来应付。

这一次排队所费的时间比在南京车站还长；检查行李也比较严格，每一件衣裳，都得抖开。而每一本有字的文件，都得经过翻阅。到此我才明白：在南京车站上是检查武器和炸弹，怕的是中途发生袭击。而上海车站所检查的呢，目的在于有无间谍行为，所以对有文字的东西就特别的注意。我们所携带的东西，当然不会有问题，而那本写经和几张和尚装的相片，反而增强了我的掩护。

志愿进入租界的人，比例较多。是否其中也有和我一样的只进不出的人在内，我无从探悉；可是谁也不愿志愿长期居处地狱，乃是必然之理，根本不用去问。

行李检查就费了一个半钟头，我看见车站的大钟，已是下午六点三十多分；所幸是昼长，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

车站外面，排列了十几部“巴士”式的交通车，我们仍是被驱使着依次登乘。是否也曾收了我们的费用，我已不复记忆，总之在译员的口中，我们知道这是真正开往租界去的，假设他们不是存心欺骗我们的话。

车子编队开动了。北站距苏州河边只不过三几公里，这一下子总该踏入天堂了吧！不要急，还不能有那样的快！就在这样一段短短的路程中，我们这一批来客，又经过了十次检查，有海军也有陆军，从军服上去看，便一目了然。三步一停，五步一站，有的是上车来观察一番，有的是勒令全体下车，在路旁又重新检查行李。最奇怪的是没有随附译员，所以并没有用语言拷问。然而一切都是用枪托来指挥，自然是凶神恶煞，所幸是并没有伤人，也没有“心焦心焦”的抢夺事件。

十多辆公共汽车在白渡桥的左岸停下来了，从中国司机的口里，我们才知道从这里可以自由步行过桥。苏州河上有两个白渡桥，一个叫外白渡桥，而另外一座桥却没有顶上一个“内”字。我们便是在第二座桥头下的车。

桥面虽然很宽，而距离却不甚长，以横切线中央为分野，靠着虹口方向的是站着日本兵，而另一方则由穿着裙子军装的苏格兰士兵所驻守。步行过桥时反而没有再受到检查，行经日本兵的面前，每个人都得行个礼，已成了陷区被征服者的习惯，所以即使已走进苏格兰士兵的防线，大家也都照行不误，可是苏格兰的士兵却目不斜视，装着没有看见似的，当然不会像日本兵那样点头答礼的样式。

我和师傅一踩到左岸的陆地，一同吐了一口气。不！或许是深呼吸着，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师傅劈头第一句问我是：

“你到底是姓什么名谁？”

“我姓钮，叫钮先铭。”

“哪个钮字？”

“钮扣的钮。”

“倒是个怪姓。”

“因为我祖籍是蒙古人。”

白渡桥边

在太平洋开战之前，大家都称上海的租界为孤岛天堂。这一块蕞尔

的小地区,因为有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尽管日本军再狠,却投鼠忌器,还不敢明目张胆的侵入。所以有这一段期间,在消极方面,作了我们避难的场所;在积极方面,也作过我们活动的基地。我并不是租界的颂仰者,我常常说:南京沦陷是新愁,而上海租界是旧恨,这是代表我对租界的看法。可是,这一次我却权宜运用,作了我逃亡的踏脚石。

租界本在含垢纳污的地方,长存在这一块小小的十里洋场中的,因为接受了一点西洋文化,同时又受着帝国主义的掩护,狗仗人势,盛气凌人,这与汉奸所谓我是日本人的儿子与你是日本人的孙子之说,并无二致。我和老和尚一过了白渡桥,虽然立即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却马上被一批地痞宵小所包围,彰明较著的伸手向我们要买路钱。我猜想:大概每天都有一批难民流入到这孤岛天堂来,所以白渡桥变成了“望乡台”的阶沿坎,谁都得从这里通过,于是乎便在这阴阳分界处,培育了一批寄生虫。美其名来照顾你,为你安排宿食之处;其实几个人向你一涌,不说是你所携带的行李可能就少了一件;即便是你口袋里的钱,也会乘机被扒了去。

我们两人都是和尚,而且只有一个极小的灰布包袱;在这批小流氓眼里,照理说应当放过的。可是并不其然,一窝蜂的拥了上来,先从我的手里将小包袱抢了过去,口中念念有词的说:

“师傅们!我为你们找一个清静的旅馆,又便宜又安静,还离庙子很近。”

“是离静安寺很近么?”守志师傅站住了,他揪着他那只有几根的山羊胡子,笑嘻嘻的问着。

静安寺,说起庙子来并不算大丛林;可是在上海的名气却响亮得吓人。在公共租界中有一条主要的道路就叫做静安寺路,简直等于纽约的第五街。老和尚这一问,小流氓倒傻了,于是乎守志师傅便拱了一拱手说:

“兄弟们!我们是过路的客人,借码头弯船的,请包涵一点儿吧!”

释家行礼是应当合十的;而守志师傅却抱拳为礼,当然有他的名堂,就看他似伸非伸的三个手指,那批马路英雄已经是点头散开了去,而那抢我包袱的那一位,也就双手的捧了回来。

桥头照例有一段引道。着裙子的苏格兰士兵,都驻守在桥面上;而引道上却只有中国籍的巡捕。巡捕这两个字在下一辈的青年们也许非常的生疏;这是清廷治安部队的一种名称,租界都是始于清季,所以租界上的警察,沿习至今,还是叫做巡捕,而警察局则名之为巡捕房。

桥头引道间既有巡捕,那些马路英雄还能横行么?那只是睁着眼和闭着眼,或许是坐地分赃的。

我们没有和黄包车夫讨价还价便跳上了车,这是“上海人”的派头,拉到了地点,只要你付给他恰到好处行情,便决不会发生争执。我们和那批小流氓在桥头引道上所演的那一幕过场戏,早已看在黄包车夫的眼里;知道我们并不是“羊盘”,所以我们一上车,便拉起就走。

“和尚师傅!到哪块?”哪块就是“哪里”这是长江北部沿岸的俗语,上海的黄包车夫都是江北人。

“新闸路”,我的车是领头。

到此我才想到我在上海的家;这是我一位庶母曹太夫人的居处。从民国元年以迄当时,在那二十六七年间,丝毫没有变动。其间经过五四、五卅、卢永祥与孙传芳之争夺战,以及革命军的大业,由于与政局无关,所以我钮家那一处据点,永远在平易中存在。我自欧洲归来,根本没有来到上海,所以我不见上海的家已经有好几年。也可以说我小就没有在那个家长住过,因为我并非庶出。

近家情怯

上海的家,永远是一成不变的,这是我具有信心的印象,何况南京保卫战的前夕,前妻 S 便经由这个家而到南京去找我,到此只不过八个多月,何致于会有所变迁?可是我所担心的是庶母曹太夫人长于我三十有六,当年已是六十出头的老太太,风烛残年,是否仍健在?我却不敢逆料,这便是我近家情怯的理由。

我带着师傅是从后门灶间进入我上海的家;这也是依照上海的一般居家的习惯。后门是打开的,我是回家,当然用不着通报。

“你们找谁,就往里面乱闯?”首先便受阻于老家人田喜。灯光很暗,

又是两个和尚，无怪乎他要来阻拦着。

“田喜！是我呀！”

“啊！二少爷回来啦！”

田喜那一股张惶失措的神情，和那大声的喊叫，真是可以吓坏人！这是太出乎他的意外，所以他一把抓住我，想看个清楚。

我没有答理他，一拂他那拉住我僧衣的手，便冲上楼梯去；我知道曹太夫人的起居都在楼上，是很少下楼的。

楼上是用一股骚动来迎接着我，家中正在晚餐，除曹太夫人及舍妹先因之外，还有几位长亲在座。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说：

“先铭！你没有死呀？！”

在尔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中，凡是亲朋或同僚见到我，第一句都是这样一句话。历时八个月而没有一点消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为举世所惊闻，所以我没有死，反而成为意料的例外。

“我说先铭这个孩子是不会横死的，我们钮家也从没有做过一件缺德的事。”曹太夫人向来对我是爱如己出，她抚摸着手这样的说，同时我看见她的眼眶都红了，这当然是喜泪纵横。

“妈！”我这样的叫着，我素以母礼尊之。我说：“这就是我的命太苦，没有进忠烈祠的份儿！”

“不要瞎说，仗没有打完呢！”

[节选自钮先铭著《还俗记》，台湾中外文库 1971 年版。]

南京大屠杀目击记

钮先铭

七七事变后一个月，我奉召自法返国，参加了上海的淞沪战争和一九三七年末的南京保卫战。不幸的是日军以野蛮人而加上文明的智慧与武器，我们打败了。而我个人则躲在庙里——南京鸡鸣寺，装了八个月的假和尚，才逃出了虎口归队。

日本隐瞒南京大屠杀

这里我有一个感想兼感慨！

三十年来台湾的出版界都走“现实路线”。抗战胜利了，抗战过去了，还写它干啥子？新的问题还多着呢。一个不写，一个不看，致使南京大屠杀的纪实，只有郭歧的《南京大屠杀》和我的两本书《空门行脚》、《还俗记》，大家都当小说看，并无敌忤同仇的心情，也无痛定思痛的意识。南京大屠杀的经过，不要说青年人，就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长者，谁还关心呢？

日本人更自私，其隐瞒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并不自今日始。十余年前日本《产经新闻》，拟出版一部八十年的秘录，曾到台湾约了二十一位中方编辑委员，我是第二十名，末座是一位中尉排长。我看到那张名单，觉得非常的庆幸，虽然我是倒数第二名，还有一位背榜的中尉排长。

我当时庆幸的是既有抗战当年的中尉排长，则在大著作中必定会穿插些小故事，所以将我在南京陷敌后的见闻，写得有声有色，以供日方编辑采用。谁知付梓后，一字未提。

南京大屠杀发生于抗日初期一九三七年末，也就是国共二度合作的伊始。

南京大屠杀当然是日本暴行最显著者,其实日本军国主义者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件以来一连串的残暴,真是罄竹难书。我所能记忆的不过是千百分之一而已!

在抗日战争初期,日军暴行的照片,有三张最为世界各国所注目:一是一位中国老百姓跪在地上,眼睛被黑布蒙着,站在旁边的一个日军,正举着武士刀作砍头的架式。二是有十名左右中国老百姓,在挖土坑,准备一个个自己活埋,日军正在监督着。三是躺在地上的一個中国老妇人的尸体,下身赤裸着,阴户里插着一根树枝。

这三张照片,当然完全是日本人自己拍下来的。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据统计约有三十余万人,军与民没有太精确的区分,我想是一样一半;或许被屠杀的百姓比被俘的军人更多一点。南京当时是首都,也是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别市,虽然经过淞沪会战的警觉与有计划的疏散(公教人员及眷属),本地居民还有不少留下的。围城战也经过了十天以上空隙,精壮的人或向西沿江而上,或向北渡江而走,也逃掉了一些,剩余的完全是老弱妇孺,有其行不得也之苦。这些人大部被我方维持治安的执事人员,指定集中在南京市山西路新住宅区,这是一片广大的新市区,可以容纳一二十万人。当时虽然未申明那是不设防地区,至少也曾经过万国红十字会出面处理,应是国际公法上公认的事实,一般说来是不应加以侵犯的。

在山西路划定的难民区内,日军的暴行真是罄竹难书。奸淫掳掠自不在话下。当着祖母强奸未成年的孙女,当着丈夫奸淫其妻女,都是最普遍现象。倒是有一段传奇故事:一个少女藏在夹层的天花板里,居然躲过了浩劫,真可比《少女安妮的日记》。

安妮也是藏在古老建筑的夹层房里之间,可是我们那位少女却藏在不到两三尺高的天花板里,渡过四个月的难关。尔后因为汉奸组织了“大道政府”,日方也想买好民心,才结束这段公案。

做和尚亲见日军杀人

我所目睹的南京大屠杀,几乎都在城外——沿长江一带。敌军是由

金山街(原文如此,应为金山卫)登陆,绕到南京城南进攻。我所守护的光华门正首当其冲。敌军攻击重点既在城南,我所退却的方向只好朝北,走出挹江门,到了长江江边。由于渡江的船只不足,我被挤落江中,再度游靠江岸。

我既失去部队的掌握,只有沿江而下,到了上元门——也是南京沿江的一座城门。由于坚壁清野,所有沿江的民房都经破坏,只有上元门一所小庙名为永清寺,占地约六亩,而庙宇只有三小间。我投奔到那里,为寺僧所收容,其中是三僧两俗:两位和尚都七十开外,一位是三十出头的矮小徒弟;两俗是一个七十开外的施主,一个是七十左右的老农——因茅屋被破坏而寄食寺中。

时间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三至五时之间,敌军已追到上元门,沿江扫荡,已杀死了不少国军,又有鬼子兵数人来到庙外,见人就杀。在庙产六亩的石榴园中,遗体就有四十六具。我们是躲在柴房里,四僧两俗,因为我彻底换上了僧衣,也就排入三僧之列。

日兵进入柴房,并未开枪,看见满屋都是干柴,便指着柴禾,要寺僧送两担柴禾,并指定我和那老农担去,地点是上元门内。我们担柴入城,看见有两三万被俘的中国士兵,两手抱着头部,挤坐在高低不平的地上。有少数中国炊事兵正在举火烧饭,似乎是想供被俘者一顿饱饭,所以才需要相当数量的柴禾。我们放下柴禾后并未遭到为难,归途已近冬季日短的黄昏,总算安全回到破寺。

尔后两日,经过十数次的搜查,而且在寺门外又杀死了几个躲藏的军民。寺内的六人勉强渡过了第一道难关。我们躺在柴房的稻草上,经过漫长的日夜。第三天傍晚,来了几十名日军,并没有再进庙内,却将石榴园里的树枝完全砍走带光,在战慄中我们揣摸不出鬼子兵的用意。

沙滩上进行集体屠杀

时值农历十一月月圆前后,寒风瑟瑟,月照昏沉,夹一点带雪的细雨。

午后,先听到一阵铁钉的军靴声,夹杂着一阵人与人的磨挤声,经过

五十公尺寺庙与公路间距离传过来;行进方向是由东而西的长江沿岸。我和那位年纪较轻的和尚徒弟在研究:“大概是鬼子兵换防吧?”他对我战战兢兢细语猜测着。“一定是的,那是利用夜间行军,比较保密些!”我还自作聪明,用我军人的判断对答他。可是我在想,鬼子兵行军就行军,换防就换防,为什么要将庙里石榴园的树枝都砍掉带走,也是当作柴禾烧么?虽属冬季,枝叶尽落,石榴树枝并不那样的干枯,哪能随便燃得着火?何况鬼子兵多次来搜索庙里柴房,何尝不知道这里还存有相当数量的枯柴?我俩怎么猜也猜不透,只好蹣卧在稻草堆里战慄着。

再经过一两个小时,远远地传来一阵机关枪枪声,很密,并不像在点射。这样更将我弄糊涂了,心想也许又有我军来反攻,发生了战斗。到天明之后,却一点声息都没有了。平静的死寂,使我的心更加速跳着。以后的多少天中,敌军的小部队或一两个士兵还是来到庙里搜查,将老和尚所仅藏的一百零八块银元,以及可以御寒的毛衣和毛背心都掠夺了去。

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发现,在距离寺庙上游一公里多的江边,有一块地名叫做大湾子,是长江河流的弯曲部分,靠水的一小片沙滩上,竟躺着无数的死尸,一半泡在江水里。老和尚的徒弟法名二空,他大胆偷偷地去看一次,才发现了真相。原来前次半夜里的人潮声,以及连续的机关枪声,是日军把俘掳来的我国士兵,集体屠杀在那个长江的大湾子里了。这也证实了砍掉我们石榴园的树枝,是当作大叉子,将一批一批被屠杀者尸体推到长江的水里,以便顺流而下冲走。

这是敌人想将死尸流入长江灭迹,无奈冬季水枯,而弯曲部分的长江,水流不畅;且尸体又太多,不可能尽数冲走,才剩下了一大堆,遗留在那一大片沙滩上。

心惊肉跳,惨不忍睹

开春渐渐和暖了,那一大批尸体也渐渐腐烂,一股尸臭传到我们小庙周围。不久来了一批中国人连同少数的日本军官,其中还有一位日本的随军僧侣,手持法器,连敲带唱的念着经咒,来到庙里,硬要我和二空

和尚一同去处理那批死尸。当我和二空一同来到大湾子,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沙滩上堆满了尸体。由于江水的潮汐,流冲尸体,使得半干半湿泡在浅水中,由于天气渐暖而逐渐腐烂,露在破军服外面的手脚和面部变成了半骷髅型。眼前所呈现的情景,即使用“心惊肉跳,惨不忍睹”来形容,也不尽然能描述我和二空两人当时的心情!

来处理那批尸体的中国人是属于红十字会的,有别于国际共同组织的红十字会,是中国特有的道教组织。处理的方式只是挖坑埋葬。死尸太多,人手总嫌不足,但乡野的老百姓却越集越多,是日军征来还是自动来帮助的,我不知道。后来我才了解,那次埋葬的尸体,据统计有两万余具,先已被冲走的尚未算在内。

日军暴行岂自南京大屠杀始?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一个目击者身份,我将这历时近半个世纪、渐为人所淡忘的旧事重提,是希望能让后一代的青年,子子孙孙,不要忘了我中华民族的痛史!

以我个人的心境来说,我只能用《甲申录闻》中的一首诗来表达:

腐骨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
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原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编《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南京大屠杀脱险记

田兴翔

1937年“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从“七七”已开始]，引发了我国全民族的八年抗战。当时我在陆军103师613团任排长(103师是由贵州25军王家烈的第1师改编的)。8月底由湖北罗田奉命，在广济武穴乘轮船到江苏镇江，登陆后车运武进(今常州市)，徒步至江阴，归入“长江下游江防总司令”刘兴的战斗序列，担任常熟福山镇(不含)、八圩港(今张家港)、十二圩港之线长江南岸的江防守备。在二月余的守备中，虽然遭到日海、空军的狂轰滥炸，但并未发生陆上战斗。

11月，日寇分由杭州湾金山卫及常熟的浏河口登陆，正面的大场阵地被突破，上海守军全面西撤。103师也同时奉命放弃阵地撤到江阴东南的香山、詹文桥地区，联系东北军112师霍守义部，担任“江阴要塞”的守备任务。在日军东、南、西(北是长江)三面围攻下，日军凭藉海陆空的优势，我军也在要塞炮火的支援下，苦战了六昼夜，双方死伤均重。由于日军主力已进陷丹阳、溧水向镇江、南京进攻，我师与霍师奉命由江阴突围，我师在左。师部命613团团长罗熠斌(贵州德江人)率部打开敌人据守的江阴至武进公路上申港镇据点。从晚六点开始进攻，反复拼搏，战至夜十二时许，突破口虽然打开了，但罗团长和数百官兵却壮烈牺牲在敌阵地中，敌人也死尸遍地。在激战中，师长何知重(贵州桐梓人)、615团团长周相魁(贵州人)、政训处长李荇宣(湖南资兴人)等失踪，我的左臂也受枪伤。突围后，部队由副师长戴之奇(贵州兴义人)率领进入镇江。这时镇江已在日军围攻中，炮火连天。我师奉“首都卫戍总司令”唐生智命令，接替并指挥霍揆章187师的522团守备镇江作战(镇江是当时江苏省政府所在地)。激战了四昼夜。此时安徽芜湖失守，南京已被

围攻。我师又奉命由镇江背敌向南京转进。

当我师到达南京尧化门附近,守备钟山(紫金山)的教导总队桂永清部已和日军发生战斗。我师在桂部掩护下经天宝城进和平门,师部驻“国民政府及参谋本部”内,各团分接原广东部队中山门至光华门的城垣守备。我师虽然在江阴、镇江两地突围激战中残破,但全部官兵尚有七千余人,抗敌士气仍然很高。副师长戴之奇对部队训话时说:“唐总司令说南京是国家的首都,国际观瞻所系,我们这里有十几个师和特种部队,十几万人。我已下定决心和大家一起,战到一兵一卒都要和首都共存亡……这是我们杀敌报国的机会……”

我们接防按常规作战法,以主力布防第一线城垣内外,但这里是敌人主攻方向,又在敌人众多的“系留气球”(一种系在载重汽车上的空中气球,下系观测吊篮,从空中直接观测我军阵地,以电话指示炮兵及部队向我轰击)指示下,炮火、坦克、空军、步兵配合轮番向我轰击,我军伤亡太大。后来我军改变战法,把大部队后撤,以一连一营地轮换坚守。敌人的攻势更加迅猛,城墙城门都被摧毁出数段缺口,部队既要堵击敌人,又要用沙袋等障碍物堆堵敌人的击破口,伤亡更重,一连一营换上去,不到20分钟即伤亡殆尽,尸横遍地,敌人也陈尸阵前反复拼杀。

12月12日入暮后,敌人的坦克、骑兵数路冲入,师部电话紧急通知:“总司令部电讯中断,不知去向。”此时电厂停电,全城电灯熄灭,紫金山上熊熊大火,城内炮火交织,房屋燃烧如同白昼,部队失去指挥已呈溃散,纷纷向挹江门逃往下关,企图渡江。我们退到新街口,中山路上已被军队车辆逃难民众挤得水泄不通,行李什物抛塞满地,敌人的坦克骑兵又从后面追杀,人群死伤遍地,部队官兵被冲散,各自挤在人群中向下关奔逃。我挤到挹江门附近时,数万人不能出城,枪声大作,守城的三十六师宋希濂部未奉命令不准出城,而且三道大城门洞口都用沙袋堵塞了两米多高,人群出不去,城上城下官兵对射,遍地军民死尸,血流成河。

正在这无法出城的混乱中,偶然碰上师部副官主任王景渊(贵州省贵阳人,贵州解放时任十九兵团四十九军军长,在晴隆率部起义后,任国民党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副主席),少校参谋岑元彪(贵州荔波人)等十多人,前有堵后有

追,无法出城。上尉副官杨季余(贵州遵义人)提议从城墙上吊出去。大家从街上绸缎铺里拿来几匹绸布拴在城墙垛口上,然后拉着绸布吊出城外,到达下关已是午夜。江边数万军民混杂,人山人海,船只渺无,人们使用木杆、桌椅、床架、门板等骑在上面企图渡向浦口,由于天寒水冷江阔,风浪冲击,溺江而死者不计其数。王主任见状,便告诉我们,趁早离开向燕子矶方向找船。由于紫金山上火,城内外炮火连天,道路几同白昼,我们到燕子矶天已微明。在江边小渔村里找到一只小渔船和一艘夫,把船拉到江里,一下就跳上十几个人,船即往下沉。王说:“我到对面八卦洲就叫肖副官(肖世铨,贵州大方人)开大船来接你们。”由于他级别高,对岸又停有几只大木船,我们只好下船让他先渡。船到江心时,岸上的散兵越集越多,有人高声叫喊:“对面的船开过来!”喊了一阵无人回答,便用机关枪向船射击。我们看到待船已无希望,岑元彪便说:“我们走吧。”十几个人就夹杂在散兵中向下游的芦苇滩乱窜,到十三日中午,几十里长的大芦苇滩遍地都是散兵、乱马和逃难的老百姓,敌人的海军也溯江到达,空军飞机也飞临上空,狂轰扫射,芦苇着火燃烧,兵民死伤遍地,同行的人也多不知去向。剩下岑元彪、军需吴培鑫(贵州遵义人,携带有国币一万多元)、无线电报务员糜崇宪(贵州毕节人)和我,还有一个连长(姓名已忘)等五人躲在一个小山脚,既冷又饿,走投无路,天已渐黑下来。

晚上九点钟左右,在月光下看到从远处来了数百人的部队,不像日本人(前面没有太阳旗),走近一看,都戴有“扬重”臂章,是103师615团第3营。营长肖志刚(贵州人)拿着一张句容附近的地图对岑元彪说:“惟一的选择只有向句容方向突围,转向皖南,其他别无生路。”岑元彪对我们说:“同部队行动只有被消灭一途,我也走不动了(他身体胖)。”军需吴培鑫说:“只有自寻生路了。”我就拉了糜崇宪一把(因为他祖父糜典绪在普定当县长时,糜和我是小学同学)说:“走吧!”就夹在部队中走了。在月夜摸索走了约三个小时,越过铁路,大约走到汤山附近的公路上,忽然发现天空升起了三颗红色信号弹,刹时三面枪炮声大作,部队立即四散奔逃。我和糜也循原路回跑,在途中又遇到教导总队姓袁的连长,他说:“这里的地形我熟,老百姓也有些熟人。”于是我们三人就跑到尧化门

北侧的祁家边小山凹里一姓袁的老农家里，房屋已被炮弹打毁一半，只有一个六十多的老头在家。老人看到袁连长就赶快拿来便衣叫我们换上，把军服藏起来（便衣都是教导总队的学兵寄在他家的），又煮了稀饭给我们吃，然后叫我们在他那被打垮了的牛圈草堆下藏起来。这时也先后进来了十几个徒手士兵（没有发现我们）。天刚亮不久，就看见枪头上挂着小太阳旗的日本兵搜山，一进门就把这些士兵抓出去，用枪托乱打，忽听乒乓的几声枪响，这些人都躺在血泊里了，又向打垮的牛圈草房上打了几枪。我们三个人带有两支廿发的“自来得”手枪，屏着气息卧在乱茅草下牛圈门的两侧，枪口对着门外，准备日本兵若搜查牛圈，我们就开枪拼杀。结果日本兵看圈内没有动静，也没有放火烧房子就走了。以后又来几批，看到地上躺着死尸也就走了。我们躲在牛圈里，一直捱到天黑，老人煮点稀饭给我们吃。第三天已看不到搜山的日本兵，我们拜别老人走到江边一个小村庄，那里面空无一人，地上躺着横七竖八的死尸，江面上静悄悄的，我们已走投无路，三人商量，既然不能脱险，被日本兵抓住是死，倒不如冒险渡江，即使死在长江里，也比被日本人杀掉荣誉些。于是各自寻找渡江材料，找到三个“采菱盆”（椭圆形，是妇女们用来坐着到池塘里采菱角的大木盆），又各拣了两个散兵丢下的搪瓷饭碗用来划水。三人同时下水渡江，天已入暮，天寒水冷，下水不到半小时，各自已消失在茫茫的大江之中，我已处于失去知觉的状态。第二天中午，太阳照射到盆上，我忽然苏醒过来，发现盆被芦苇拦住，注视江水流向和日出方位，判知己到北岸，欣喜脱险了，真是谢天谢地谢祖宗的护佑。但困难又来了，要走到岸上还要穿越一百多米茂密的芦苇滩（我们这里叫芦毛竹）。我只有用手一根根地把芦苇折断下来绑成两把，第一是分开通路，第二是芦苇轮换在浮泥上垫脚，一直挣扎到太阳落山了，上岸后疲惫交集，周身糊泥湿透，倒在地上动弹不得。这时有一位牵着水牛回家的老人经过，看到我湿漉漉地躺在地上，立即把牛放下，抱来稻草烧火给我烤，替我拧干衣服，然后带我回到他家里，给我吃饭，给我烤干衣服，并对我说：“我们这里叫瓜铺，距扬州只有三十里。往西沿公路经六合县城、水口寺可到滁县，有五百多里路，那里有火车北去，现在鬼子已占浦口，你要连夜赶路。”临走时，老人还送我一元大洋。我在感激和惊恐之

下,连这老人的姓名都忘记问就立即上路。走起路来真是连走带跑。夜半到六合县城,政府机关都已撤离,只有一部分人在那里烧水煮饭给南京出来的过境官兵和难民吃。我在那里吃了一餐饭,又继续赶路。这以后同路的人也越来越多,黎明时到了水口寺,已听到日本人的机关枪声,不敢再往滁县,就和大家一起向北跑四十里,到了来安县城。向西走四十里到津浦铁路的张八岭车站,在那里等车的兵民有几千。我们师的官兵也不少。最后只来了一个车头挂着两节车厢,据说是开到滁县以北去炸铁路桥的,大家一拥而上,连火车头的烟囱上都挤上了人,拖到了嘉山站增挂车箱把我们送到安徽蚌埠。

我师 618 团团长万式炯(贵州铜仁人)、副官主任王景渊已在蚌埠设收容所。在那收容约一星期,先后归来官兵约六百余人,肖志刚营只脱险回来一个连长王家楨(贵州德江人),和我一同渡江的糜崇宪也归来了。万团长率领收容的人员,由蚌埠经安徽田家巷、寿县、正阳关、河南潢川到信阳乘火车到汉口横店下车,开往黄陂县城集中整补。在江阴失踪的师长何知重、团长周相魁、政训处长李荃宣等也回到汉口。副师长戴之奇南京失守后化装脱险经南昌、长沙回到汉口。这一战役,我师七千多人进入南京,战后回到武汉归队者不到一千人。师部的一个“军士训练队”四百多学兵被俘遭集体屠杀,三个多月只回来一个劫后余生的中校队长蔡国祥(黔南人)及一个身中七弹的学兵。被杀的人中有一个副官处的中尉书记丁国辉是我县马官人。据后来生还者说:“12月13日起,日本兵进入各国使馆在南京鼓楼附近设立的难民区搜查,凡发现面额部位未被日光晒黑或拴皮裤带的人,都一律诬之为抗日官兵抓走,然后集体屠杀,屠杀者不下数万人。其毁尸灭迹的办法是:一是集中以汽油烧毁,扬灰长江,二是集体坑杀埋没,另一种屠杀后抛尸江中。还有日本兵以杀人多少为竞赛的:南京陷落的那几天,从新街口到下关,一群日本兵提着战刀,在街上见到中国人就杀,看谁杀的人多。这些罪行,是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目睹记录或拍照下来的历史证据,抢掠、强奸妇女,更是形同禽兽。许多中国妇女被强奸后又遭杀害。数千名贵州人民的优秀儿女惨死在日寇的枪口和屠刀下,迄今已六十周年。原在贵阳市三桥修建的“八十六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上,都刻上南京牺牲连长以上

人员的英名(解放后碑被拆毁)。六十年来,我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幸存者和见证人,没有一刻忘却这一深仇大恨。

我们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十年来,变化巨大;如今经济发展,富国强兵,兴旺发达,我们更应提高警觉,揭露当今日本一小撮右翼分子篡改历史,拒不认罪,美化战犯,否认侵略,在青少年教科书中有意模糊侵华罪行,毒害青少年的罪行。日本投降后,埋藏在我国地下的大量细菌毒气弹至今仍未彻底清除,其侵华罪证累累。中华儿女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深仇大恨的!

[原文载于《贵州文史天地》1999年第3期。]

一〇三师南京脱险记

万式炯

“八·一三”沪战爆发,第一〇三师奉令开赴上海、南通附近抗战。

当时,本师师长为何知重,副师长戴之奇,王景渊任副官主任,我任六一八团团长。

一九三七年八月底,全师由湖北麻城出发,在武穴乘轮船开赴南通县之长江南岸浏海镇,拒止敌乘舰登陆,掩护上海主力作战之左侧背。归江防司令刘兴指挥。掩护目的已达。即奉命向江阴转移。江防司令刘兴命令本师与一一二师并肩作战。本师担任防守黄山、君山、巫山、稷山、定山之线,拒止由无锡方面来攻之敌,一一一师位置于江北之天生港十二街港地区,与江阴形成犄角之势。

本师六一三团(团长罗熠斌)担任守备巫山、香山线;我六一八团担任守备定山、云亭镇之线;六一五团(团长周相魁)作机动使用。师长何知重位置于黄山要塞附近,六一八团位置于金童桥。

十一月二十九日,日寇向我要塞炮击,经我要塞发炮还击,打沉敌舰三艘,伤一艘,日寇由陆路来攻,首先向六一三团阵地进犯,被该团以强烈火力阻击及近战拼搏而未得逞,接着敌人向六一八团进攻,敌战车疯狂向我阵地前进,我团早已挖掘又宽又深的壕沟,使敌战车进去而不能出来,入夜相持,我团挑选敢死队一班人,乘夜冒死爬上敌战车顶上,向“瞭望孔”投弹,炸死驾驶兵,同时用集束手榴弹(十个手榴弹用铁丝捆成一束)放置在敌战车履带下引爆,使敌战车被炸毁,敌之攻势受挫。

第二日(十一月三十日),六一八团三营九连连长夏民安由定山退下来,于是定山高地失守,副师长戴之奇要将夏“就地枪决”。我为之说情,保证其能“戴罪立功”,并增加第七连,令夏率领反攻,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激烈争夺,终于将敌驱逐,夺回定山高地,双方伤亡甚多,夏民安战死。

第三天(十二月一日),日寇陆、海、空军一齐向我师阵地猛扑,我师各团在要塞国防工事之线,可恨管钥匙的人不见了,国防工事门打不开,真是急人、气人!何知重将三个团兵力全部使用,几次打退敌寇攻击,六一三团副团长刘崧生阵亡;本团营长李仲春负伤,剩下营长赵旭、刘彬如坚持战斗。六一五团两个营长负伤,剩下一个营长程鹏坚持战斗。敌人越攻越近,我要塞重炮只能打远,不能打近,敌人进入死角,炮打不到,因此敌人水陆并进、攻击益猛,然而本师官兵愈战愈勇,大家都有强烈的保卫祖国责任感,誓死守卫阵地,敌我相持入夜。本师奉江防司令刘兴命令向镇江前进,参加保卫南京作战。

当夜,本师转移,走到江阴城边,始知日寇是由无锡方面来攻。第一一二师打了三天,已经奉命转移撤走,而本师还不知道,以致处于腹背受敌的苦战境地。夜间十时,我师退到江阴城西之钱家村,被日寇早已预设障碍,布置机关枪网阻拦去路。黑夜之中,火光四射,密如蛛网,我师官兵中弹身亡很多。六一三团团长罗熠斌、师部少校参谋魏自远阵亡。我立即挑选敢死队一班人,绕小道到夏港,爬到民房顶上,向日寇投掷手榴弹,将敌机关枪炸毁,我部乃得顺利通行,到达申港宿营。

天明之后,方知师长何知重、参谋长王雨膏、六一五团周相魁在黑夜混乱中由黄田港码头过江北,向汉口方向撤退,这场战斗,我师死伤官兵三百六十余人。

第一〇三师加入保卫南京之战斗,是受命于危城之中。当时师长何知重因病赴武汉。副师长戴之奇同师部驻南京城内成贤街,以便与唐生智长官部就近联系。本团担任守备中山门,团指挥所驻明故宫午朝门。

第一天,我因事上街,看到家家关门闭户,走到鼓楼一带,见有外国人出面组织“难民区”,打着“万国红十字会”旗帜,冀得国际上公认的人道主义保护。只见南京居民扶老携幼,肩挑背驮,拥入“难民区”内避难。

我回到团指挥所,召集各营、连、排长登上中山门城上视察阵地,构置火网,只见孝陵卫方面之敌,正与教导总队激战中,南京城墙又高又厚,敌步兵无法进犯。

第二天,日寇用炮兵向我轰击,我方已准备大量沙包,填塞缺口。官兵奋勇,互相激励,视死如归。团营连排长一齐登城御敌,敌炮弹破片和

沙子横飞,七连连长戴伟当即阵亡,中尉排长张方升充接战,午后五时师部及唐生智长官部的电话均已无法联系,派去联系人员回报说,日寇已打到水西门,唐长官过江到浦口去了。又据报,日寇攻下雨花台、汉中门、水西门,到处放火烧房。我环顾三面,火光烛天,想要撤退,无上方命令何人负责,我约集各营长开会商议决定,撤往浦口。

一到下关,大失所望,部队无船过江。有的说宋希濂把他们的部队乘轮过江后,将船烧了,还下令关了城门,想使南京城内官兵知无退路,只有向前死战。有的说撤下来的部队争抢乘轮,混乱中放火烧了船。我们无船过江,只有望洋兴叹!大家为了找船,人们忽而向东,忽而向西,来来去去,加上后面日寇放枪,更使大股人流拼命夺路奔走,军队的建制也被打乱,官不识兵,兵不识官,致智者不能尽其谋,勇者不能竭其力,谁也不听谁的指挥。后来,我与班长吴凯辗转至秦淮河边,通过浮桥渡过秦淮河。因浮桥不坚固,人多桥毁,不少人坠入河中。

继后,我与吴凯随人群走上新河附近,见有木商堆积的很多木排,可以使用,每排约可乘十人,用枪托和钢盔当桡板,殊知划到江心,被幕府山二〇五高地日寇炮兵射击,打在我们木排附近,激起很大水浪,使木排震荡颠簸,我乘的木排被震垮了。一根根又粗又长的圆木漂在水中,仍可载人,未垮木排上的士兵热情呼我,并伸手接我上他们的木排,得到到江心洲。

我随人群乘木排到江心洲,遇到本师和他师的一些官兵,他们都想在江心洲休息,说有三天三夜没吃饭、睡觉了。我劝他们:这是江心洲,还要过一条更宽更大的长江,才能到北岸休息,千万不能停留。

正在焦急找不到渡船之时,遇到曾在江阴共同作战之东北军一一二师万团长(忘其名),率领该团在芦苇丛中隐蔽待命。在此慌乱之中,该团尚能如此整肃,说明这位团长才干颇不寻常。一一二师退出南京可能较早,万团长告诉我,该团正找到一只木船,派军官过江去找船来迎接部队。多感谢这位团长好意,允许我与吴凯二人搭船。因溃军强抢上船的人太多,木船划至离岸边数丈远,尚有人双手抓住船沿不放,船就要沉没了,该船负责军官手执马刀,乱砍爬船人的手指,断指落入船舱,人皆溺水。昔年兵书有“船中刳指盈舱”之说,今天就在眼前。

此船划到江心,看到半沉半浮的人们,如泡炒米,千千万万,呼喊救命,其状甚为凄惨。

当初在下关时,除三十六师及第十军先已撤退过江,广东部队邓龙光部向另方向撤退外,其余十多万军人均往下关集中。见无渡船,纷纷拆毁民房,粗制滥造扎成木筏,又有人用芦苇扎成苇筏,或用大木盆和打谷用的挞斗,抬到江中,用手划水,一遇风浪,不少人葬身鱼腹。我二人所乘之船,侥幸已划到北岸,急忙找木船去江心洲接本师部队。正喜找到五只小木船,船在行驶中,遇到敌舰,船破人亡。痛心之余,我两人掉头朝江北龙王庙走去,直奔江浦。发现原来唐生智部署在浦口之第一军早已不在。然后知我一〇三师守中山门距下关最远,是撤退最迟的部队。

夜半,我与吴凯在严冬的月光朦胧下,随溃兵行走,饥疲已极,吴凯建议在路边坟角休息一下,我未同意,于是我俩又偏偏倒倒地朝前走,到达汤泉镇,远远有哨兵问:“是什么人?”我一听是本团连长戴文的声音。相见之下,由悲转喜。我问他收容了多少人?他答已收容一百八十余人,接着我让他写了几十张字条四处张贴,通告一〇三师官兵到正阳关集合。

到正阳关,我和师部副官主任王景渊分别收容的一〇三师官兵共有三千来人,我们联名发电至汉口一〇三师办事处转告师长何知重,说明集中的官兵人数,何即电报送军委会。本来军委会认为一〇三师早已完了,所需经费,已经停发。见此电后,知一〇三师仍然存在,经费照发,并令我师开往黄陂整补,继又由黄陂转平江整训,准备参加武汉会战。

本师副师长戴之奇,在下关挤散之后,半月后才得见面。他说,当时在下关见撤退的官兵较多,且无渡江工具,乃转身回城,在“难民区”目睹日寇暴行:先喊一批人出来检查额头,如有帽子痕迹,定为军人,使用刺刀戳死,其余平民分批用机枪射死。至于奸淫妇女,刀刺幼婴,更是惨不忍睹。戴副师长乔装成卖菜农夫,混出城门,乃得生还。

六一八团一个上士班长吴树云,在下关混乱中走散,逃到八卦洲双桥村,见有三千多人被日寇用机枪扫射,吴头顶被机枪扫中,痛昏过去,苏醒后从死尸中爬出,绕道回队。

师部兵站军官刘介康由南京“难民营”逃出,他说因办兵站,身上有钞票,与当地小商贩妇女,假装夫妻,借机逃回。他目击“难民区”开始时有外国红十字会出面交涉,不准日寇进入,后来日寇以“难民营”有中国兵为借口,强行进入检查,凡右手有老茧者,断定为军人,然后用长绳拴成一串,带到下关铁丝网区喂军犬。还有,残杀婴儿时,用刺刀戳进肛门,高高举起取乐。又见日寇进行砍头比赛,一个日寇手提三个人头,照相请奖。

师部副官肖仕铎说,他在下关被挤散之后,开始是几个人乘一“芦筏”。人站上去有一半在水中,弃芦筏登岸,在燕子矶、吉祥厂用五百元向一老婆婆买得一个“采莲盆”。用双手划水去八卦洲,到达八卦洲南岸,见从堤岸被江水冲下来的尸体,不计其数。肖又说,登上八卦洲之后,见洲上有一条大河,贯通长江东西,潮涨时可行船,潮落时是污泥。肖为了找船,远远看见这条小河中有许多人站着不动,近看乃是一些身陷泥淖不能自拔的死人。

[本文原名为《忆一〇三师参加南京保卫战》,原载《文史天地》1995年第6期。]

南京惨案目击记

老 兵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后，我们在中央军校受训的这一期应届毕业生，便于八月的下旬，在南京如期毕业了。毕业后，我被分发在中央军某师炮兵营，担任少尉排长。先在上海一带，与敌人作战将近三月，后来因为敌人在金山卫附近登陆，我在上海方面作战的部队，恐被敌军截断后路，处于不利的态势，不得不放弃上海，沿着京沪铁路，向南京方面作战略上的撤退。于是保卫南京的战争，遂于二十六年（1937）十二月上旬，正式开始。

我师由上海撤至南京后，仍然奉命配属于担任南京城防的战斗序列，直接受南京卫戍总司令唐生智指挥。因为敌军的行动迅速，一方面分由京杭国道、京沪铁路直接向我首都进扑；一方面则由安徽广德方面，分由芜湖、天王寺二路，向我南京作大包围的迂迴。于是我南京在十二月的十日左右，已经完全处于敌军的三面包围当中。南京向外的交通，因为江南铁路已被敌军截断，陆路完全断绝。惟一可以作为疏散运输的，只有下关方面的长江水道。但是，这时由上海方面撤退下来的军民，麇集于南京城内的何止一、二十万！再加以原来在南京未能及时随中央各机关撤退的，人数更有可观。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拥挤的旅客行李，真如云涌山积，到处一片紊乱，仅靠长江方面的少数船只运输哪能济事？

十二月十一日，敌军已向我南京城作直接猛烈之攻击；尤以雨花台、中华门、通济门方面，战争最为激烈。一时炮弹如飞雨，炸弹似降雹，所有繁华热闹的地区和街市，如太平路、白下路、中山路一带，平民死伤最多。再如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被敌机机枪扫射的，其数目更不可以数计。这时，因为自许“与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已经私自乘坐飞机

逃走了,所以守城部队,一时群龙无首,指挥失其重心;更显得整个南京城,是一片悲惨和混乱的景象,好像世界到了末日似的。

十二日的上午,敌军已经进入南京城内。此时,我守城部队,仍然各自为战,沿途与日军作激烈的巷战,惟因日军的坦克车队已经进城,我军与之抵抗,当然都是有死无生。

当日军沿中山北路,向我朝挹江门下关方面撤退之军民追击时,其中甚至发生我军自相残杀的现象。死伤累累,沿途尸首遍地皆是。

这时由新街口向下关方面撤退的人潮达数里之长。挹江门原来是关闭着的,待这一汹涌的人潮到达后,城门还只被挤开了一半,其余一半,尤未推开。而一些急于求生的军民,便如潮涌似的,争先恐后一齐向下关江边奔驰。由于你争我夺,大家反而都不易出去;这时后面的逃难者,也想争到前面,于是你推我拉,大家打成一团。在后面的乱军当中,更有的用枪向前面射击的,再还有用汽车向前面冲击的。如此一来,前面的人潮,有的死伤了,有的倒下了;凡是倒下去的,即使你是活人,也永无机会使你再爬起来。因为后面的人们,便会毫不犹豫地一齐向你身上踏了过去。据说被人踩死的男女,就有好几百人。我那时也在撤退的行列后面,到了城门一看,挹江门前死伤的尸体,几乎砌有一个人那样的高,后来清查其数不下五千余人。我看大家很难由此出城,才转回水西门方向,另找出城的路径。

大家到了江边,这里混乱和悲惨的景象,更不是以言语可以形容的。因为大家到了江干,都想利用船只向浦口方面逃生;但是这时江边的大小船只,少而又少了,这些麇集在江边的数万军民,如何可以敷用?负责运输的几只比较大的轮渡,开走以后,再也没有方法靠岸。刚才几只小轮才一靠岸,大家都如狂蜂似的一齐向上爬去;轮船一离码头,因为载重过量,连船带人即刻沉入江中。还有的人,看见自己还未上船,而船已经开走,他使用枪甚至机枪向船上射击,一人如此,人人如此,直把那船打漏得下沉为止。有人自雇木船,欲向对岸划去,或因超过重量下沉,或因被人打翻死亡,也没有一人可以渡过江去。更有的自用木板桌面做成临时木筏,以期脱离虎口,终因江中浪高数尺,空中风雪纷飞,结果仍然翻倒江中。于是满江都是人头,水面全是尸身:呼爹叫娘之声震动天地,救

命叫子之音充满宇宙。世界上悲惨的事,还有比这一景象更甚的吗?

我由水西门从城壁上用绳子吊出城外,一到江边,正看见一只小木船离开岸边不远。因为装得太多,即刻沉了下去,其中有一位十分漂亮和打扮入时的小姐,掉下江后,左手提着一口小皮箱,右手抱着一块木板,大声在江中呼救。她说,如果有人能够救她性命,她愿意将她带的珠宝首饰以及现金二十万元奉送,而且也愿意嫁他。但是这时人人自顾尚且不暇,谁还能去作急公好义,人财两得的事?

下关江边数万军民,正在作生死的挣扎,意图渡过长江的时候;空中的炸弹和机枪,又在向这群毫无抵抗能力的军民头上,大肆扫射和轰炸。顷刻之间,卧身血泊,横遭惨死者,其数当以千计。大家惊魂甫定,蓦然,一队队骑兵和坦克车队,又分由长江上下两游以及挹江门方面,直向下关江干扑来。一阵枪炮声后,大量的人群,顿时减去了一半;而长江水中,则又陡增了成千成万的惨死之鬼。

我看时机迫切,即选择江边的贫民区去躲避。幸而离开江边不远,我用五元大洋买了一套破烂的贫民衣服,急忙将军服换去,并用灰土把脸上弄脏。恰好附近有一个八十岁左右的老乞丐,坐在那里哭泣;我便一把将她背在我的背上,代她提着篮子,慢步向下游走去。口中塞着一块红薯,边走边嚼。突闻身后铁蹄声起,二十余个敌人,已经迫近我的身后,但我头也不回,仍然往前直走。一个十分凶恶的日本兵,一把将我抓住,嘴里叽哩咕噜不知说的什么;这时我的心里,反而异常镇静。我“呀呀”的装成哑巴,而且又把我的左臂伪装成残废。那日本兵见我只是一个完全残废的乞丐,他就使力把我一推,将我“母”子二人摔倒在地,这群强盗这才呼啸而去。过了许久我再给了这老乞丐二元大洋,把她放在地上,我又另作打算。

水陆交通既已完全断绝,一时当然没法逃走。我虽然暂时逃去了敌人的残杀,但久了又将如何呢?多方考虑的结果,于是在这天的下午,我便又去到鼓楼医院外国教会所办的难民收容所去登记,意欲躲过几天再说。谁知收容所里,已经收容了五、六千个男女,真有人满之患,但为了自己的生存,又有什么办法呢,仍然只有挤下去。听说像这样的收容所,全南京城不知有好多个,而且全都有人满之患哩!

这天晚上,我们正挤在一起睡觉的时候,大队的敌兵,忽然来到我们收容所里搜查。他们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寻找年轻漂亮的女人,一方面也是为看收容所里有没有我们的官兵。我们大家排成数列,一齐站在鼓楼医院走廊的前面,由敌兵的队长,逐一加以检查,稍有姿色的妇女们,都被拉入敌人的军车中,凡是光头的青年男子,或者头上有戴过军帽黑白不同的痕迹的男人,都一律被他们押入军车上去。我因为是干炮兵的,平日已经留上了西装头,这时已是一头乱七八糟的散发,再加上我穿的是破烂衣服,所以当时才侥幸的逃出了他们的魔掌。凡是未被抓出的,以为自己的灾祸可以避免了,谁知敌兵正要撤去时,竟有一人大叫“立正”口令,敌兵看见男子当中,有谁听到“立正”而站好的,又被他们拖上车去。我虽然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突呼“立正”口令时,我也曾立了正,但我站的是中列,比较隐蔽,同时我立刻就已明白敌人这声立正口令的用意,所以我又马上装成毫无所闻的样子。于是,我又逃出了敌人严格搜查的大关,但我有一同学,就是因此罹难。

在鼓楼医院被抓去近千的男女,连其他收容所所抓去的,约有一万多人。当天晚上,女的被奸淫后,与男的一同集体枪杀于雨花台郊野,然后挖一大坑共埋之。日军像如此的集体屠杀南京平民,不知还有多少次。

一个星期以后,水上交通先被恢复,我才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偷偷地由下关渡过长江,沿津浦陇海铁路转入武汉长沙,再次的加入抗战行列。

事后,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当南京沦陷时,我在城内的军民,直接间接死于日军手中的,除作战牺牲不算外,总数约在十万以上。这一笔亘古未有的血债,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七、八年,但在今日回忆起来,仍是令人发指的!

[原载台北《新生报》,1964年4月29日。]

我怎样退出南京的

倪受乾

我与我的兄弟们都有一个坚确的信念：死守南京！

两年前，当我们担任南京防务的时候，这新兴首都给了我们不少难得泯灭的回忆。现在那些温暖的回忆都一一变成失望和忏悔的酸果了，因为，那耻辱的日子来得太快——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十二日！

我们辜负了一切已失和未失的土地上的人民的期望，一切为祖国牺牲了的灵魂都将感觉不安，而最可痛恨的是在这毫无计划的撤退中，损失了无数的财产（军火和给养），成万的未发一弹的弟兄们都成了瓮中物！

从中央路、中山东路、丁家桥……涌来的人群汇集成一条泛滥的洪流，随着暮色的渐深，这洪流是逐渐逐渐的在汹涌起来。督战队的枪声阻止着这条洪流的推进，硫磺味的火花，在凝固的骚乱的夜色中闪着光彩。庞大的军用卡车，流线型的私人汽车……涌集着，减少了道路的宽度，公文箱、军毯、自行车、枪支……在人们的脚下阻碍着每一步的移动。

空际交织着一切人类所制造的器物发出的繁响；震动着人们刺耳的忘形的叫喊、叱喝、叹息和谩骂……

战争还在城外进行着。

一个大得出奇的脑袋，在我的眼前晃动，这个脑袋上没有帽子。他背负的小木箱，抵着我的胸口，同时我的颈项上正接受着另一个人的急促的呼吸。我每移动一步，必得把腿抬得高高的，否则便不能前进。有一次，当我把腿抬高而又放下去的时候，踩在一个圆圆的东西上，几乎滑跌下去，用脚仔细一探摸，竟是一个人头！要不是迅速的抓住大脑袋的小木箱，不久，别人也许会踩上我的头了。想着想着，我闭上了眼睛。

这时，我们是在挹江门的城楼下。

睁开眼睛已经在城外了,大脑袋在我的眼前消失了,抚拍着疼痛的胸部,我把一股淡淡的哀愁,吐向寒冷的空气里。我不知道自己和一切旁的似乎着了魔的人们,正在进行着一件什么事。如果说这就是退却,这退却未免太突兀,太离奇!

远天的炮声沉寂了,然而那缓慢的点射的机关枪的鸣响,这一刻,反而更为清晰。

我未曾注意到身旁杂踏的步声,或是慌急的招呼。一道红色的光芒迷惑了我的双眼,紫金山的半腰正蜿蜒着一条灿烂的火龙,敌人在开始破坏我们的障碍物。同时,在城垣里外的各处,腾起了可怕的火焰与浓烟,那些用血和汗凝成的我们人民的财产,都在贪婪的火舌的吞噬中毁灭了,消失了。

在码头上,在宽阔的江边马路上,人流像沸腾的水一样激荡着。天上满布云翳,淡淡的月色透过云层抚摸着呜咽长流的江水。平时熙来攘往的江面,这会儿变得如此的冷寂了,该有千万只贪婪的求生的眼,在这冷寂的江面上搜索着吧。

偶然的一瞥里,看见了我们的团长。特务排剩下二十人左右跟在他的后面。特务排的后面,就是我的那些纯朴的、憨态可掬的弟兄们。他们热烈而高兴的招呼我,似乎当前的情况并不足以使他们踌躇或惊骇,大约是只要不离开团长,每个人都有一份燃烧着的希望。

团长派出一部分人去分头搜寻民船,和本师专备的小汽船,剩下的人便焦急的期待着。当然,很快的大家便失望了,民船没有了,小汽船因为江水低落的缘故,在江边搁住浅。虽然是搁住浅的船,竟也挤满了人,恰似一群蚂蚁聚附着一只死蝇一样,因而船也就越法难以入水了。这是一个严重的场面,团长沉吟的听取了各人的报告,扬起了忧郁的眼,向江边眺望了一下,忽然大声的吼着:“每个人都去找船,不然,我们只有向回冲!”而他自己呢,就在群众扰攘纷纭中,悄悄的带着两个卫士走了,我看得很清楚,然而我没有转告任何别的人。

从城里涌出的人流,继续不断的增涨着,码头上有承受不了的样子。

各种声调的方言啊,各种情绪的呼喊啊,而枪声又到处毫无忌惮的响着,黏附着这痉挛的大城市的一切,喧杂而综合的响声,散布得辽远而广阔,好像某些野兽群的可怕怒吼。人们都丢弃了一切其他的意念和良心,——只挣扎着力求把自己的生命带向扬子的彼岸去!

当弟兄们发现团长已经独自离去,更像断线之珠似的爆开了。他们狂喊、叫嚣、埋怨,甚至我还听到低声的呜泣。羞愧和悲愤咬啮着我的心,使我禁不住吼叫起来。

“跟我来,要活命的跟我来!”

海军码头左二百公尺的地方,我们散乱的行列停止下来。一些广东弟兄们正从别的地方掬来些木板,整齐而崭新的,破碎而发霉的。解除他身上的负载,抱起他们惟一的生命的寄托,从沙岸上缓慢的滑向辽阔的江流里去。

一座燃烧起来的汽油库底烛天的火光,映照着江面上起伏的人头,哀惋的呼救声,刺心的飘送到岸上人们的耳边来,而湍急的江流,贪婪的将那些起伏的人头和呼声一个个的吞灭了。

“现在船只是没有的了,一定要过江的话,我们得赶快找木板,找木板!”

环绕着我的弟兄们沉寂着,为眼前的情景所憾,没有一个人敢于回答,更没有一个人移动。

“既然不愿这样干,那我们只有冲,冲出去!”

手臂如林似的竖立起来。

于是开始点验人数和枪支:人四十八个,步枪三十二支,驳壳三十二支,轻机关枪一挺。整齐了行列,沿着江岸,穿过人丛,一直向西去。我们的企图是突破敌人最弱的一环,把芜湖作为我们的目的地(我们不知道芜湖先南京失陷)。

当喧杂的人声在我们的耳里变成了一片模糊的海啸的时候,这四十八个的行列便停止下来,我镇静而严厉的发出最后的命令:

“把刺刀上起来,子弹压上膛!”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回答我的是一片沉默,四十八双可耻而懦怯的膝头零零落落的屈向地面。

他们中的一个颤抖着嗓子：

“报告排长，为什么我们要冲出去呢，多少万人并不……”

好像一个响雷震破了我的耳膜，全身的血液无节制的奔腾起来。

退后几步，我颤抖的手卸下肩上的轻机枪，将它架放在地面上，瞄向那屈膝的四十八个：

“解决了你们这四十八个不要脸的狗彘的！”

像触了电似的，那四十八个歇斯底里的齐声嗥叫起来：

“呀，啊，排长，请……请……”

……

一个意念倏地刺到我的脑海里，“啊，训练不够，中国人！”

我的按着板机的手松落下来了！

现在，我置身于一个半圯的阁楼上。破碎的窗门面对着一一条宽阔的马路。远处的火光和沸腾的人声从窗口扑进来，不时的把我从半睡的状态带回到一种极度不安的情绪中。

疲乏了，可是我不能静静的睡一下。

坐在窗下的地板上，将头埋在双膝中，完全成了一个临命待决的人。

“啊，我的寄托给兄弟、姊妹、友朋、伴侣与祖国的热情什么地方去了？”

回答我的是这死去了的楼房空洞的回声。

在微光中，看到手表上的短针正指着三点三分。

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十二日的夜快要完结了。

一阵连续的手榴弹的爆裂声，把我从朦胧中惊醒过来。

杀戮和流血正迎接着十三日黎明的到来！

人群如水似的从街道的南端向北倾泻下去，又从北端冲激回来。敌人的轻骑兵昂然的跃过障碍物，把子弹毫无标的的从短短的马枪中放射出去。七五的榴霰弹在空中炸裂，铅片如雨似的散落下来，从各个角落里，子弹飞跃出来，在人们的头上呼啸着，织成一道繁密的火网……

敌人的弹丸穿过我们的胸膛！

我们的弹丸穿过敌人的胸膛！

一个永世未有的混乱的巷战！

这一切没有给我以丝毫恐怖。我希望一颗无情的子弹来了结我的生命，或是让火焰把我的躯体整个吞卷去！

当我正将驳壳向一个佩着指挥刀的野兽瞄射着的时候，街道对面的楼房下涌出一群我们的弟兄，三个人迎接着弹雨倒了下去，其余的便与南来的敌人肉搏相遇了。

不知从什么地方，手榴弹抛掷出来，扰乱着敌人的尾端，刺刀上的血滴向四下里飞溅开去，我的注意力全盘给一个年轻而红黑的脸庞吸引了去，在极短暂的时间里，这年轻的脸庞解决了八个。八个！

但是最后显然的他受伤了，痛苦的蹒跚着没入一条小巷里去。

为一股同情和兴奋所激动，我从狭窄的扶梯上冲跌下去，在那小巷中的垃圾桶旁，我发现了他。他手抚着创口，大而明敏的眼，向远天凝望着。

“同志，让我扶着你走吧，这儿可不能久留！”

“不，我自己能走，只要休息一会，你还可以去拼一下，拼一下啊！”

他的坚决的拒绝，使我感到悲愤和自惭，泪水沿着两颊流下来了。

我回到江边。

江边依旧是惨淡而扰攘的，仍然有些贪求着生命的人抱着木板滑向江流中去，好像他们情愿将生命埋藏在波涛里面。

从脚边拾起一支配有刺刀的中正式步枪，加入到一股向前冲击的散乱的行列里去，现在，付出我的生命的时机已经来到了。

敌机在低低的黯空中怪声的上下翻飞，可是始终没有一只炸弹伤害及我们，轻机枪子弹的尖声的呼啸，迫得每一个人屈着腰前进。

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仇仇相遇的恶斗。

只要发现敌人，我们就不顾一切的把他们扑灭，同时，敌人对于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散乱的行列，忽而急疾的跃进，忽而又停止下来。

在市轮渡码头的近边，我和另外一个人爬进一辆小型的坦克车里，企图利用它冲向城里去，而让它成为我们的坟墓。

但是即刻我们便失望了。机关枪的子弹没有了，同时我们又不知道

怎样才能使这怪物前进一步，原来我的陌生的同伴也只是一个步兵上士啊！

步兵上士徐金奎同我默默的坐在一间宽敞而暗黑的店堂里，两人拼命的抽着烟卷，时而用指头在满布灰尘的矮桌上划一个数目字——计算结果在我们刀尖上的敌人，时而倾听着屋外的战斗的音响。

数目字一个个的增加起来，八小时的格斗，完全在我们的记忆中重现了一次，最后，我们相互来一个总结：37~41人。两人相对会心的笑着。

这时疲乏和饥饿开始紧紧的纠缠着我们，可是谁也没有起意去找一点食物。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我们的食物呢，世界是整个的陷在恐怖和死亡之中！

徐金奎现在显然为某种情绪苦恼着，他坐一会又站起来走几步，然后又重新坐下。在垂暮的微光中，我看到他的眼中闪着一种光芒，那光芒透示了无尽的仇恨和愤怒。

“现在我们只有两件事：吃饭和杀人！”

抓起涂血的枪支，一阵卷风样的他窜出去了。于是，我沉入了更深的孤独。

一小时以后，徐金奎带着新的血迹回来了。

当我迎过去的时候，他递给我一包米和一罐已经打开的风尾鱼。

他独个儿守在门边，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进店堂后身的狭隘的厨房，开始做我们的晚餐。

就着余烬的微光，我们两人贪婪的将半熟的米饭一碗一碗的填进辘辘的肚肠里，当我说：“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晚餐了！”徐金奎苦笑着。

将筷子放下时候，他抬起右脚给我看，腥血浸透了他的鞋底。

“生平第一次看到成渠的血，嘿嘿，血的南京，南京的血！”

十四日的早晨，我同徐金奎坐在栖霞山的一棵树下。现在我们已经换上便衣了。

山后一千尺的高空中，升起敌人的观测气球，敌舰在江中来回逡巡着，机关枪如沸水似的向岸边扫射。

某些地方飘展着血色的太阳旗！血的色彩给予我们不可忍受的刺激，我们站起身来。

朝南的山腰里三个敌人纵情的谈笑着，循山径向我们走来。我们两人迅速的隐蔽起来，同时从身后拔出我们的驳壳枪。

“左边的一个你干，其余的让我来！”

我的话声未落，徐金奎的枪声响了，同时我的十颗子弹也迅速的喷射出去。敌人应声翻下去。五分钟内我们越过了三个山头！

收容着一万余难民的栖霞寺，显得异常喧杂而纷乱。难民们听到敌人已经入城的消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各处飞来的关于日军暴行的传言，使得寺僧们的安慰和饰词，不复能解除他们的焦急和恐惧了。

我和徐金奎现在也同其他难民一样，接受每天三餐稀饭的施与，晚上我们便宿在山顶上一个小小的破庙里。

日子在期待和焦急中一天天飞了过去。

十七日的夜晚，寒冷而凄凉，天上朦胧的月色，从破碎的瓦片中筛落在满布灰尘的神龛上，小庙的破碎的墙，透进来尖利的风，并且断续的吹进栖霞寺的夜深的钟声。这凄凉的景象使得偎依在干草中的我和徐金奎久久不能入睡。

一个黑影，倏地从门外闯进来，他手上执着一柄闪光的刀：

“喂，拿出你们的钞票来，奉大日本皇军司令的命令，中国的钞票现在一概不准通用，要调换大日本的！”

对面墙角里的几个难民，都被这个夜半的不速之客的威胁吓呆了，相率从草丛中坐起来。

“快，不拿出来的，看家伙！”

这威胁的吼声，激起了另外几个扮作难民的伤兵的不平，而低声的窃骂着。徐金奎悄悄的从我的身边爬向前去，把驳壳猛的举起，瞄准着那不速客的胸膛：

“把刀放下来!”

那家伙受了这意外的反击,疯狂似的大声号叫求救起来,但是一次、二次、三次,他总不愿丢开他的刀,这遏制不住我的同伴的恼怒,而将扳机扣动了。震耳的枪声,惊哭了母亲怀里的孩子们,这古怪而顽强的家伙应着枪声,尖嚎着蹲下地去,终于在地上痛苦的游动着而不声不响了。

所有的人们似乎都为这痛苦的膺惩感激着。

“打死个把趁火打劫的汉奸,不算什么!”

“干得好,干得好!”

第二天早晨,我和徐金奎把那个汉奸的尸体拖出去掩埋了,一个老者犹豫的走近我们的身边,向四下里看了看,低声的说:

“要过江吗,五只洋一个人?”

“过江,在什么地方?”

“过去两里路。”他指着偏东的方面。

于是我们走回夜宿的破庙里,将两只手枪埋入盛米的锅中,系在老者的扁担上,跟着他走下山去。敌舰傲岸的在江面上来来去去,显得很匆忙。远处有几只小小的木船摇荡着,大约也是装载着与我们同样命运的人。有时,敌舰上的机关枪会对这些木船来一阵突然的扫射,甚至迫令停止检查,或不准通过。当我们的船渡过二分之一的航程的时候,正有一只小型巡洋舰从西向东去,舰上的敌人用望远镜向我们瞭望,急得摇船的老人直跺脚,叫我们把身子缩到船舷下面去,好让敌人以为这是一只空船。焦急和恐惧就这样压抑着每个人的心……

终于小船一步步的挨近北岸了,全船人的脸色也开始变得明朗起来。

愈近北岸,血的国都、被蹂躏的国都也就离我们愈远了。我们胸中蓄着一腔急待发泄的羞辱、愤怒和仇恨……

踏上北岸的土地,回首遥望,早晨的南京笼在一片茫茫的薄雾里面。

二十七年四月九日重抄

[原载《战斗的素描》,重庆作家书屋 1943 年 11 月出版。]

目睹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惨状

倪永潮

我毕业于黄埔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六期,从事警务工作多年,历充南京政府高级警官。1937年我任职于首都警察厅,在南京保卫战中,负有维持社会秩序及地方治安重任,还授有市区巷战的作战任务,以至南京沦陷前未能撤离。十二月十三日早晨,日寇侵占南京,我沦为难民,为时两个多月。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曾屡遭生命之虞,均以机智得免,真是虎口余生。在这两个多月的难民生涯中,我亲眼目睹世上罕见的日寇南京大屠杀惨状。

当时“南京保卫战”,由于作战方案估计不足,判断错误,南北通路均为自己截断,部队无法及时应变撤离,大批被敌包围,成为俘虏而遭集体屠杀。日寇进城后,对我同胞奸淫掳掠,严刑拷打,放火屠杀等等无恶不作,真是惨绝人寰。

劫 掠

日寇进城后,南京城内所有房子,均被搜劫多次,即使英、美、法等使馆及大使住宅,也无一幸免。凡稍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搜劫一空,如各种车辆、衣服、被褥、食物、首饰、钢笔、字画、古董、其他文物等。对于商店,日兵先砸开大门,争先恐后地抢劫一番,然后在日军官监视下,有计划地装上车运走,有的则付之一炬;由于难民中的一些零星钱财及其他较为贵重的东西,不论多少,悉数搜劫一光而走。

奸 淫

日军疯狂地强奸妇女,从五六十岁的老太婆到幼女,都是他们发泄

兽欲的对象。难民区的间银巷一号,在十二月十八日前后,我亲见日本兵强奸妇女两人,幼女一人,妇女中一个是肚子,立将临产;被奸幼女,下部鲜血直淌不止,数日内不能行动。同月十九日下午,有腰佩刺刀的日本兵六人,闯入五台山村十三号,排队轮奸一个理发师的妻子,因下部受伤严重,流血不止,旬日后死去。日本兵为发泄兽欲,常来各女难民收容所,抢掠妇女多次,每次人数不等,多则十多人,皆有去无回。疯狂的强奸事件,逼得难民区收容所的妇女们都将已烫的头发,日夜用开水泡直,同时在面部,颈上用锅煤涂抹,变人为鬼,以期幸免于难,结果反因其特征招来横祸。据有关史料记载及几位德国人的估计,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奸污事件就有七万次以上,根据后来国际法庭审判认定达二万次以上,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单在金陵女子大学及美侨住宅等地,就有一百人次以上。

放 火

劫后南京,断垣残壁。满目荒凉,每日每夜都有日兵多处放火,城内火焰冲天,黑夜如同白昼。太平路和中华路一带,几乎全城焦土,讲堂街的教堂和青年会,也全被焚烧,明瓦廊一带民房同样变为焦土,城郊的民房草棚悉数无存。难民即使有幸返回故居,也无家可归。当时饥寒交迫的难民,就处在这样的悲惨境地之中。

酷 刑

南京是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日寇认为反日情绪特别高,对南京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则更抱有戒心,如在难民收容所为其发现,一律作“抗日未成分子”处决。上述党、政、军人员被捕的,全被交特务机关和宪兵队,受酷刑逼供,如火烫、灌水、针刺或放军犬抓咬人体等,没有一个不被折磨死的。日寇还用以下三种办法妄图彻底肃清我方隐潜的上述党、政、军人员:

(一) 进行居民登记(以南京市民为主)

在分区分所进行居民登记时,戒备森严。先令难民集合广场,排成

四行,向登记处依次进行,领取证明条,再换取居民证。在领证时,经过盘查询问,被认为有“抗日未成分子”嫌疑的,即遭扣押,交宪兵队处理。

(二) 召开遣反大会

宣布皇军“大恩大德”,原来不住南京城市的人,都可向遣返机关申请返乡,并给予川资和提供交通方便。日寇借难民领证时,经过盘问,认为有嫌疑者,当即扣押,交宪兵队处理。

(三) 突击搜捕

突击搜捕的方法是:事先布置各收容所的汉奸,当日军军官到收容所时,突然发出“立正”口令,凡军人或受过军训的党、政人员,突然听到此口令往往未及思考,习惯地立正不动。因这样被捕的为数不少。

以上被捕的人,经审讯终了,装上卡车运到郊外,关进民房,用煤油焚烧灭迹。

更有甚者,将被捕的“抗日未成分子”,剥去上衣,把他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作刽子手刺枪的人头靶。刽子手持着上好刺刀的步枪,距十字架约十五六公尺处站立,叫到“杀”的口令后,即持枪向前冲刺,高喊“杀!杀!杀!”在冲到十字架面前,仅做了刺枪动作,此时又听“停”的口令,而跑回原地站立,接着再做第二次。此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同胞,因受惊吓而脸色苍白,已处于昏迷状态。刽子手第三次持枪冲刺,才刺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同胞的胸部、腹部,乱戮、乱刺。声声惨叫,闻者心碎,血肉淋漓,目不忍睹。而全身沾满鲜血的日本刽子手,则发出阵阵狞笑、狂叫乱蹦。

屠 杀

十三日下午后,各街各巷,到处可以看到被枪弹打死或被刺刀刺死或军刀砍死的我同胞尸体;在池塘阴沟里,堆满用铅丝扎捆双手或连穿几个人手心的三五成堆的同胞尸体。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一时许,有我军警三千余人,为日军所俘虏,押送中华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饮弹殒身;其中未死者,也悉遭活焚。十二月十八日夜晩,复将被围于幕府山的军民五万七千余人以铅丝捆扎,驱赶到下关的草鞋峡,亦用机枪射杀,对其

倒在血泊中尚能挣扎者，也均用乱刀戮死，并将全部尸骸浇以煤油焚化灭迹。

十四日，日军在一座大楼的收容所里，清查难民身份。凡认为可疑的人，当即予以扣押，撕开衣服进行检查，结果约有五百人被认为是“抗日未成分子”，由该检查部队营部命令押解玄武门处决。受押解的人被驱赶到玄武门内右侧一片大洼地时，刽子手用事先已架好的轻重机关枪八挺一齐射击，顿时血肉横飞，连距刑场五十米外的日兵身上都溅上了鲜血。尽管枪声淹没了呼救声，但当机枪停止射击，就能听到令人颤栗的惨叫声。如此反复射击三次，惨叫声才逐渐消失。

十五日，在五台山进口处，有腰佩刺刀的日本兵三人，迎面碰上一约二十岁、剃光头、着黑色中山服的青年（后据了解是打铁的徒工，中山服是他拾来的）。他们认为这个青年是“抗日未成分子”，不容分辩，当场用刺刀直刺胸前、腹部而杀死。类似这样的日寇杀人事件，不计其数，实在令人不忍耳闻目睹。

据审判日本战犯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的判决书上详列的屠杀罪证，屠杀最惨烈时期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即日寇谷寿夫部队驻南京的时期。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被掳我国军民遭日寇集体屠杀、焚尸灭迹的达十九万余人，以外零星屠杀、尸体由慈善机关收埋者达十五万余人，被害总数达三十五万人左右。

值此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以万分崇敬的心情缅怀为祖国民族独立而八年抗战作出牺牲的烈士们，并以沉痛的思绪，如实追忆我当时耳闻目睹日本军国主义者南京大屠杀的部分罪行，公之于众。如有启迪教育于后代，则感幸甚。

[原载《金华县文史资料》1989年第1辑。]

日寇在南京屠城片断

周绍定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失守，当时我在南京防空部队工作，十一月，受命参加保卫南京战役，率军训队人员驻守在光华门、通济门外一带地区，任务是保护大中桥飞机场、通光营房，控制京杭铁路及汤山句容一段国道，与其他各营、连驻守阵地，形成交叉火网。十一月底，日寇兵临城下，南京已被团团围住，我队阵地只得撤入城内挹江门城楼和盐仓街后的山头上，控制敌人水陆两路的后续部队及空中侵扰。岂料敌寇诡计多端，主力避走河流、公路主道，而由青龙山、牛首山小径迂回攻取南京，致使我连控制区域难觅敌踪，无法发挥炮火威力。十二月初的一天，敌机一个中队，排成品字形由上海方向进扰南京，飞入我队火力网内，我队立即发炮射击，正巧，其中一小队敌机怀弹未掷，当我军一炮击中领机后，所载炸弹空中爆炸，波及左右两机同归于尽，一机坠水，葬身长江，一机空中焚毁，一机拖着乌黑的尾巴坠落紫金山麓，使我队创建了一弹击落三机的罕见战果。大大壮了我们的军威。几天后，战斗更为激烈，敌人陆空联络并进，装甲兵掩护攻城，敌兵鼓着他那武士道精神，在那霜冻之天，短裤裸体，背负大刀武器，足穿开趾胶鞋，手持铁钩绳索爬城，我们官兵英勇沉着应战，及时给敌人以严厉的惩处，但由于短兵相接，敌我伤亡，均属惨重。

当我们尚在浴血奋战中，詎料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司令部竟于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在敌人攻城紧迫的时刻抛弃了与城共存亡的决策而仓皇撤退了，我在战斗间隙向友军团、营联系，已无人理落，再派传令兵直接到司令部请示，却也是空无一人，在万般无奈之际，也只好通知全队官兵把武器拆散埋藏，各自化装杂入难民之中寻找安身之所。

我化装进城后，到四条巷中山养蜂社充作养蜂工。此时，城内到处

是弹痕炸窟,尸首狼藉,街道两旁的树干上,飘挂着被害者的残骸,繁华的京城,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简直是人间地狱。天明以后,日寇便大举入城,一场疯狂的大屠杀开始了。首先是从军人开刀,一批批赶往下关、雨花台等处,进行扫射。成千上万的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就这样被残杀了。接着,敌人又编成了几十个杀人队,在城内挨家挨户四处搜查有军人迹象的人。鬼子们为了满足他们的兽欲,多少同胞被杀害,多少妇女被糟蹋。

一天,我落脚的中山养蜂社,突然来了十多个日本兵,走在前面的是一个手持驳壳枪的日本军官,从他的领章上可以看出是个中尉,符号上印的是“铃木”二字,其余寇兵都挺着上了刺刀的长枪,我偷眼看了几个符号上写着川岛山村、黑四村、长崎广本岛芳子(是个女的)等名字,这伙人一进屋就东张西望,首先由两个鬼子监视我和一个姓陆的难友,其余的人便翻箱倒柜,寻找他们所喜爱的东西,家具衣物,散乱满地。最后,那个叫“铃木”的家伙出来对我和陆两人问话,开口说:“你们大大的有你的!”老陆误解他的意思,以为是要吃的。便进房端出一缸蜜糖来。铃木给了老陆两个耳光,还摇头晃脑地吼叫:“否哪? 否哪? 不米西,大大的有。”由于言语不通,指手划脚折腾了半天,我们还是莫名其妙。可敌人始终不肯放过我们,便将我们带到三条巷尾一所公馆内。这里关押着被日寇掳来的男女老幼好几百人,铃木到场审视了一番,马上指示寇兵们,凡是身着军服者,头上有白圈者,膝盖黑下腿白的,都押入东厢房中,青年妇女数十人押入西厢几间房中。突然,铃木又使出新招,高声地说:“蒋委员长大大的有。”听众中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大吃一惊,甚至有立正者,于是这些人又被清出到东厢房去,由一个说中国话不大流利的人分别提审。不久,就来了一队人马,把东厢房的一百多人押向雨花台方向去了。接着,又听到西厢房的一百多人传出了喊叫、啼哭、殴打之声,妇女们被侮辱了。然后,再用车把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送往明故宫难民所集中。我和其他十八人被送到通光营房马厩扣押。当晚,即遭到吊打捆绑,严刑拷问,有的受刑不过,只好承认是军人,第二天,十九人中有十五人在操场作了环靶,有的被击中十余枪,这些尸体第三天都被投入大中桥河中。中午,日寇的一名护士,进监来为我们几个尚未死去的人敷药,

我已感到或有生机了，我渴极了，要求给我冷水喝，结果除送来一桶冷水外还捎来一碗面条，四个馒头。过了两天，我们伤势有所好转，敌人要我和另外两人去下关运菜，车抵挹江门口，只见尸体横街，腥臭难闻，继续前行，到达沿江马路，突然敌机在头上嗡嗡作响，鬼子兵即刻拿出一面太阳旗插在车上，几个携带短枪的寇兵，把我们赶下车，进了一间屋内，恰巧此屋后面，放了五六桶剥掉壳的桐子肉，他们误认为板栗，一齐贪吃起来，隔不多久，便发生了呕吐、腹泻。我见时机已到，便目示其他两个难友，一同下手，经过一番搏斗，将三个看守的敌兵，通通干掉了，我难友中也有一人伤重死去。剩下我与另一名未死者，这时，我们交谈，才知道他姓徐名洪飞，浙江义乌人，系炮校中尉军官，我们跑出来后，只见江面正有无数想尽方法泅渡的同胞，我与徐也只好找来一根条木强渡天堑，好不容易浮至中流，敌机又临空向飘浮在江心的军民开火了。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顺水流舟前进，直到半夜才流到八卦洲，上岸找了点吃的东西，这时，天已发白，我们继续渡江，可敌机也继续飞来轰炸扫射，一颗颗炸弹落水，击起冲天浪柱，成千上百的人被吞没，最后活着到达彼岸的已寥寥无几了。

[原载《湘潭文史》1989年第7辑。]

我所经历的日寇南京大屠杀记实

唐广谱

我叫唐广谱,原籍阜宁,在六合县竹镇街上居住已四十多年。1937年,我才十几岁,亲身经历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惨剧,至今仍历历在目。

当年,我在国民党教导总队第三营营部当勤务兵,驻守在上海江湾。自蒋介石下令国民党部队全部撤出,我也随教导总队从江湾节节败退,一路逃到南京。

我们逃到南京不到一个月,日寇又进逼南京。教导总队被布置在城内担任城防任务,指挥部就设在新街口原国民党交通银行地下室,我做警卫。

我们进驻交通银行地下室不久,日军攻入了中华门。当得知日军冲到太平路时,教导总队的头脑们就拔脚先逃了。我和六个弟兄,也连忙向下关方向奔逃。这六个弟兄中有一个叫唐鹤程的,是盐城人,与我至好,故相约结伴逃命,至死不离。

我们六个人跟着逃亡的人群,向挹江门跑。一路上,逃命的国民党败兵像潮水。当我们来到挹江门时,挹江门口被人流堵得水泄不通。有的人在拥挤时被摔倒,人们就从他身上踩过去,再也起不来了。看到这情况,我们六个人相互用绑腿把彼此的手臂绑在一起,相约如果谁倒了,两边的人就把他拉起来。就这样,我们六个人一道硬挤出了挹江门。

溃逃的士兵把整个下关的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望着眼前的大江,人们不知往何处逃是好,我们也随着人流盲目乱跑。这时,有一个当大官的,骑着大马,冲进人群中,用话筒高喊:“……弟兄们,要活命,跟本人冲!”乱兵们看到有当官的指挥,也就镇定些了。那个当官的叫轻、重机枪在前开路,步兵随后,往上新河方向奔逃。当大量溃兵奔到上新河

桥时,桥窄人多,很多人都挤不过去。我和唐鹤程没有挤过桥,其他四个人也和我们挤散了,不知去向。我俩没法,只得跟着没有来得及过桥的溃兵,沿着长江向龙潭、镇江方面跑。

我们利用高高的芦苇作隐蔽,在江边芦苇滩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奔逃,当我们逃到一顶桥前,鬼子已在离桥不远的城墙上,架上几挺机枪,把桥封锁住了,许多想冲过桥的人,都被打死在桥头、桥尾,血流满地。我们乘鬼子扫射停歇的片刻,冲过桥,往燕子矶跑。到了燕子矶街上,已见不到一个人影。我们找到一块厚厚的肉案板,两人使尽吃奶的力气,好不容易把它抬到江边,放在水里,想扶着它渡到江北去。可是我们忙得精疲力尽,它还是在南岸边转溜,没办法,只得又回到燕子矶。

天黑了,日本鬼子杀人的枪声越来越近。我俩没命地跑上山,蹲在坑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天还没亮,日本兵搜山时发觉我们。鬼子把我们押至街心的一个空场地里,背靠背,手臂对手臂地绑起来。此时,场地上已站满了像我们一样绑着的人,而且还有许多人陆续被鬼子赶到场上,捆绑起来。后来,我俩随着这一大群人,被赶到幕府山原国民党教导总队野营训练的临时营房里。这所临时营房共有七、八排,全是竹泥结构的棚子,里面塞满了被鬼子抓来的人。我们被关在里面,连饭也不给吃,到了第三天,才给喝水。鬼子稍不如意就开枪杀人。到了第五天,我们被饿得肚皮贴着脊背,都只剩一口气了。很明白,鬼子要把我们活活地饿死,有不少大胆的人,认为饿死不如拼命,就暗中商定以放火为号,各房的人一起冲出去。那天晚上,有人烧着了竹屋。火光一起,各房的人都一起向后冲去。当大家推倒营房竹围时,见竹围外是一条又宽又深的沟,人们急忙地跳下沟,泅水或涉水逃命。可是,沟外却是一堵绝壁,大家都傻了眼。这时,鬼子的机枪向人群扫来,血把沟里的水染得通红。逃命的人又被押回房里。因为房子被烧掉了不少,只得人靠人、人挨人地挤着,像塞人罐头一样,透气都十分困难。

第六天早上,天还没有亮,鬼子就把我们都赶到院子里,把所有的人臂弯对臂弯地用布条捆绑起来。等到全部人都绑完,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然后,鬼子用刺刀逼着这一大群人排成队,向老虎山方向走去。当时,人们已饿得一点气力也没有了。日本鬼子在队伍两侧,看谁走慢了,

就给谁一刺刀。走了十多里，天已经黑了，敌人改道把我们赶到上燕门离江滩不远的空场地。六天六夜没有进食，又走了许多路，一停脚步，大家就瘫坐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一时间，场地上黑压压地坐了不知多少人。

虽然如此，求生的欲望使人们觉察到鬼子要集体屠杀。我们相互用牙咬开伙伴的结头，准备逃命。人们还没有全部把结咬开，四面探照灯亮了，漆黑的夜一下亮得使人头发昏。接着，江面上两艘轮船上的几挺机关枪和三面高地上的机关枪，一齐疯狂地向人群扫射过来。大屠杀开始了。

枪声一响，我和唐鹤程赶忙趴在地上。只听见许多人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国万岁！”随着枪声、口号声，许多人纷纷中弹倒下，许多尸体一下把我压倒在地上，他们的鲜血染透了我衣裳。我憋着气，动也不敢动。二十多分钟过去，枪声停息，我战战兢兢地摸着唐鹤程，拉拉他，低声问：“你怎么样，受伤没有？”他说：“没有，你呢？”话声未落，机枪声又响了起来，我吓得伏在死人堆里，一动也不敢动。等到第二次扫射停止，我发现唐鹤程一点动静也没有，就紧张起来。我用力摇他，他还是不动。当我摸到他头部时，才发觉他头上中了一弹，鲜血直往外涌，吓得我连忙缩进死人堆里……。

过了许久，不听枪响，我想：要赶紧离开这里，才得活命。我慢慢地、轻轻地从死尸中探出头来。前头尸体七横八竖，挡住了我。我想：向前爬，敌人一定会发觉，就用脚勾住后面的尸体，慢慢地一点一点向后缩，缩到了死尸堆边，我再也不敢动了。

探照灯早已熄灭，黑沉沉的夜，淹没了大屠杀惨绝人寰的现场，江水哗哗，真像凄惨的哭声。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听到鬼子收拾东西的声音，接着便是他们走的声音，汽船也突突地开走了，我才大着胆，慢慢地连走带爬，向下游走了十几里。我爬到一个窑洞边，只见窑洞口也横七竖八地躺着被鬼子杀害的同胞。我也顾不得许多，爬进能避风的窑里。

迷迷糊糊地等到天亮，又迷迷糊糊地待到中午。当我看到一艘小船直向窑洞方向摇来时，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当小船靠岸时，才看见船上有一老一少，都是中国人。原来，他们是南岸的人，为躲鬼子到对岸八

卦洲去,现在趁鬼子巡逻船不在,过江来装牛草。我立即跑出窑洞,奔向船头,请求老人家救我一命。老人见我满身是血,一副狼狈样,让我藏在船舱里,用稻草盖好,把我带到八卦洲。

后来,又几经凶险和周折,我才到了解放区竹镇。定居下来。以上我讲的一切,仅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我亲身经历的一个片断。当时,日本鬼子在南京屠杀了二十几万无辜中国人民,其惨状比我所经历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虽时隔近五十年,但只要一提起这件事,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可幸的是我的后半辈子,生活在解放区、新中国,尽管其中也有一些波折,但我毕竟活到了向四化进军的今天。这真是:历尽浩劫残生在,喜看神州遍地春。

[本文为唐广谱口述,吴燕整理,原载《六合文史资料》1984年第1辑。]

南京大屠杀见闻

夏明贵

今年是“七·七”抗战五十周年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历了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惨重灾难,敌机轰炸,敌炮轰击,敌军烧杀抢劫,造成家破人亡,财产毁灭,这场战争,中国军队就伤亡三百八十万。南京大屠杀更是骇人听闻的灾难!我亲身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情景,现将一部分所见所闻,回忆写出,以供编写抗日战史的参考。

一九三五年冬季,我在贵州部队一〇三师经过考试,选送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军官训练班第四期学习。一九三六年夏季毕业后,回到驻扎在湖北省麻城县宋埠镇的一〇三师,任中尉附员,被派到军士队当教育班长,三个月一期。办了两期军士队后,一九三六年冬季,师长何知重派人到贵州招收青年子弟一百多人,再由各团选送一些人编成学生队,准备训练一年后,作一〇三师的预备骨干。师部调六一五团中校副团长陈永思任队长(贵州绥阳人,一九四九年在贵州任四十九军二四九师师长,部队起义后是政协委员,已逝世),李东辅任上尉教育副官(安徽滁县人,一九四九年任四十九军三二七师参谋长,部队起义后到重庆军大高研班学习),杨绍虞任第一区队上尉区队长(务川人),我任第二区队上尉区队长,周忠贤任第三区队上尉区队长(贵阳人),杨周二人是我在军校的同期同学,他们都在保卫南京战役中牺牲。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抗日战争爆发,我军作战部队,遭受敌军陆海空军猛烈攻击,伤亡甚重,敌军在上海侵占面积逐渐扩大。又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后,以强有力的兵力,分几路突破我军设防薄弱部分。直奔宣化〔城〕、芜湖,进逼首都南京,我军在上海抗战形势陷于不利。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一〇三师从鄂东麻城赶赴江苏常熟,担负

江防,确保江阴要塞,掩护我军在上海作战部队战略转移。十二月四日,一〇三师在常熟复兴镇沿江岸构筑阵地,停在天生港的两艘敌舰,发现我师行动,向沿江岸炮击约两小时,击毁民房甚多,我师稍有伤亡,当晚,金鸡港、十二圩港被敌占领。十二月六日,一〇三师转守江阴要塞,次日开始,江阴要塞同敌炮兵进行炮战两天一夜,八日晚,一〇三师分路纵队经江阴城边向镇江转移,六一三团前卫营通过江阴桥正向通往镇江公路前进中,因本队与敌遭遇,经过一场激烈夜战突围后,伤亡甚重,上校团长罗习斌、少校营长刘松森不幸牺牲,一〇三师士气受挫。

一〇三师从镇江经丹阳向南京转移,沿途敌机不断轰炸扫射,十二月十一日午后四时许到达南京紫金山脚,见敌两个气球悬在空中,观察南京城内情况,指挥敌炮兵向南京城内射击,敌机九架在南京上空盘旋轰炸,南京已被敌军围困,三面受敌,面临长江,陷于被动挨打,形势对我军不利。天将晚时,一〇三师从守在紫金山教导总队的阵地上通过,进入南京城内,当晚学生队住参谋总部,参谋总部已被敌机敌炮轰击得破烂不堪。十二月十二日,六一五团、六一八团接替中山门城防,学生队在中山门公路构筑战壕,天晚时,紫金山上起火,越烧越旺,守南京的部队开始由下关渡江,向浦口方面转移,学生队同师部失去联系,队长陈永思已回六一五团,一区队长杨绍虞代理队长,学生队最后撤退,挤出挹江门到达下关时,沿江岸无船,后撤部队齐集下关沿岸,同敌军展开了一场突围拼搏激战,学生队随大部队涌向芜湖方向冲杀,三次冲入敌封锁线内,因伤亡甚多,未能冲出,又转到燕子矶,向栖霞方面冲杀,仍未冲出。十三日拂晓后,敌军缩小包围圈,在敌机轰炸扫射下,我军与敌拼杀决战,这一战役中一〇三师伤亡惨重。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我在激烈战斗中遇见了六一三团二营机关枪连上尉连长陈少清(贵州人,四十多岁,从当兵升到连长,作战经验多),我们两人在一起率领着二十多个士兵,据守在挹江门城墙上,居高临下用机关枪狠揍敌人,天将晚时敌人不敢再向我们逼近,在弹尽粮绝,饥饿疲劳的情况下,陈少清对大家说:“我们不能再硬拼了,大家快换便衣进难民区去隐藏下来,以后看情况各人找自己的出路。”我和陈少清还有机关枪连的班长手上负了轻伤的陈国安三人一起,于十三日夜挤进了难民

区,在人山人海睡到十四日上午,从此我开始过难民生活,眼看屋内外和过道上到处都挤满了人,我们找不到立脚的地方,看到有人在空场上搭窝棚,我们三人商量后立即动手,到处搜集木料芦苇等物,很快在空场上搭起了窝棚,当晚,我们在附近民房中找来了被盖及垫的吃的用的等东西,白天敌军派出小部队不断地在难民区外围巡查,深夜是我们活动的时间,接连几个晚上,我们把吃的用的东西准备得很多,陈国安的力气大,一百几十斤大麻袋一包的米,他背回来六包,这够我们吃几月了。时间一天天过去,我逐渐地知道了一些难民区的情况,我在的难民居住点是金陵大学图书馆,我知道的还有一个难民居住点是金陵大学的蚕桑系,这个难民区就是以金陵大学为中心,难民区的周围都设置有铁丝网,美英法等好多个国家的国旗插满了周围和屋顶上,到处都贴有布告,中日双方的武装部队和军政人员一律不准进入难民区,敌军在围攻南京城时,没有逃走的南京市民男女老幼全部移住难民区,不准敌机敌炮向难民区轰炸炮击,看来难民区是个暂时的慈善性组织,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员就住在金陵大学的校本部。敌军侵占南京后的几天深夜里,有敌士兵进入难民区,向难民要手表钢笔等贵重物品,要青年妇女,难民区时有闹嚷哭啼声,听说青年妇女已住进到校本部,白天敌军在南京城内到处搜集军用物资和贵重物品,夜间难民出去找吃的穿的用的东西。南京城内起火了,浓烟滚滚,白天晚上不停的烧,这里熄了那里起,烧了二十多天,敌军同难民区的负责人商谈好了,每天早上有四部汽车开来金陵大学图书馆门前要劳动力,身强力壮的男人都可以去干活,管吃的,还发几斤大米,管他怎样喊,我们三人决定不去。据回来的人说:是去搬运枪弹军用物资和掩埋尸体。

一九三八年元月份,在难民中传说“敌军已知道难民区内隐藏有很多官兵。正同难民区的负责人商谈,要搜查难民区”,我们知道这一消息后有些着急了,我们三人是外省人,没有妇女同居,不像一家人,容易被清查出来,要走是走不出去的,怎么办?一天的早上通知来了,要住在图书馆的难民,全部到金陵大学的大操场集合,一个不准留,查出要严办,我们走进大操场后有人来招呼,八个人一排对得整整齐齐,台上有人在高声大喊,不准说话,不准交头接耳,操场的周围,有敌军的武装部队,楼

上,屋顶上架有机枪,戒备森严,接着住在蚕桑系的难民也来了,操场上挤满了人,站得密密麻麻,台上摆有一排桌子,几个敌军军官和几个中国人正在交谈,一个戴礼帽穿长衫戴黑眼镜的高个男人开始讲话了,声音很大,主要讲的是“我们已经知道,在你们当中隐藏有很多官兵,希望你们能自动的站出来,不伤害你们,给你们安排做工,让你们很好的生活下去;你们要是不出来,是没有出路的,首先是没有吃的,想走,你们是走不了的,惟一的生路是快站出来”。讲话后不久,有人站出去了,眼看出去的人越来越多,旁边帮腔的人在喊:“快站出来,不要错过机会,以后清查出来就难办了。”我们三人摆了头,决定不出去。直等到下午,并无人站出去了,才把站出去的约五六百人站成四路纵队由敌军武装部队押走了。剩下的人仍按八个一排站整齐,按秩序到台上领良民证,住蚕桑系的先领,两边站有几个人监视,发现有可疑是隐藏军兵的要被抓去,开始检查很严格,后因人多,天快黑了怕发不完,检查就放松了。我们得到良民证后回到图书馆不久就天黑了,这天太累了,吃点东西,躺在床上睡到约十二点后,邻近窝棚里闹嚷把我吵醒了,过去看,只见老广小李(广西部队的士兵)周身是血,有的正忙着给他换衣,洗脸上的血,小李告诉我们,当天站出去的人,被带到一个周围有墙的空地上坐下,几挺机枪一齐扫射,他的颈部和身上三处受伤,检查时,他装死,检查的走了他才逃回来的。难民区常有传说:在挹江门外,在燕子矶等地,敌军在集体杀人,一次就是几百,有用机枪扫射,有用战刀砍头的;我看到在蚕桑系附近的小高地上,有条三米多宽和深,约三百多米的长壕,汽车运来尸体丢在壕内。

敌军守备南京部队司令部的布告贴出来了,主要内容是“难民区即将撤销,家住南京城内的难民准备回家;家不在南京城内的难民,准许出城回家过年”。布告贴出后,难民区震动了,急急忙忙地准备回家,有的又怕回家后敌军乱来,无法过活。难民区沿途地摊很多,出售衣物用具等东西,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我有点发愁了,整天在难民区游逛,一天中午我从蚕桑系回图书馆途中遇见了刘介康(遵义人,一〇三师六一三团中校副团长,后调任师部总教官),我们像见到亲人样真高兴,拉着我到他的住地,他同八十七师工兵连刘连长(四川人)还有龙三哥(鞍山人)

三人一起住在金陵大学临时工住的房屋里,龙三哥是泥水工,给金陵大学打灶,南京被敌军围困回不了家,刘介康介绍我同他们认识后说:“时间很紧,我们三个已经准备好了要走,龙三哥给我们带路,他家住鞍山附近,我们先到他家,他能想法送我们过江到和县就好了,你回去准备好同我们走,不要告诉陈少清,人多了不好,你明天早上过来我们就走。”(一九四〇年夏季,一〇三师整编后住湖南安江,何绍周任师长,李荃萱任三〇八团上校团长,刘介康任中校副团长,我任第一营少校营长)我回到金陵大学图书馆后激动得一夜没睡好,早上悄悄地带上点必需的东西,就到刘介康的住地,一人一担,他们已经给准备好了,一头是被盖,一头是些米油盐碗筷之类的东西,我们在一起约定了,出城到途中有检查盘问时,由龙三哥去说:“我们是回家过年的。”我们忧心忡忡地走到中华门时,看到四个敌军武装士兵,两手横握着上刺刀的三八式步枪,指定我们五十米以外停下,两个戴礼帽穿长衫戴黑眼镜的中国青年男人说:要我们去一个人,龙三哥去了,见他们谈话不久,龙三哥用手示意要我们走,出了中华门向去芜湖的大路走远后,我们如释重负,想不到就这样容易出了南京城。这一天在途中经过了四次岗哨和巡逻的检查盘问,我们都顺利地通过了,走到距龙三哥家还有约四十华里时,眼看天将晚了,我们决定在距大路边约三四百米远的村里宿一夜,这个村有十多家,进村看,没有人,天快黑尽人回来了,龙三哥向一位老大爷说明我们的来意,同意我们宿一夜,又说:“白天敌军常来搜查,夜里没来过。”离开南京后的第二天下午,我们到了龙三哥家,龙三哥的母亲妻子一大家人在盼望,见到龙三哥回来了真高兴,捞鲜鱼忙着搞吃的,一时靠近山边住的几十家都知道了,这个村相距敌军住地较远,还未遭受过敌军的杀害,我们正吃晚饭时,龙三哥的姐姐要她的儿子(约十四五岁)来看三舅,他姐姐家住在鞍山脚边,龙三哥问起江边的情况,他的外甥说:“每天天将亮时有船过江,每个收伍角钱,鞍山码头,白天常有敌艇开来开去,码头上用铁链拴着两只狼狗,很凶恶,敌艇不在,人也不敢走近码头。”龙三哥问明情况后告诉我们,明天天亮前到江边乘船过江,由龙三哥的外甥带路,我们睡到鸡叫时,听到山上有枪声,屋后有脚步声,龙二哥出去后不久回来说:是本地的,他们知道白天有人挑着担子来龙家,是想来抢东西的。龙二哥

对他们说明后就走了,我们不能再睡了,立即收拾行李吃点东西,向龙三哥家告别,走了约十华里到江边,交了伍角钱上船,十几个人在一只小木船上,离岸不久天亮了,风平浪静的船到江心,眼见敌艇从南京方向开来,船上的人紧张了,只听划船的说:“不怕,不要摆头看。”眼见敌艇距小木船约百米处开过去了,船靠拢芦苇边,划船的喊快上,十几个人很快地进入了芦苇中,在陷过膝的污泥里很艰难地走了几十米才上岸,洗净身上的污泥,这算是从敌占区进到了安全区。我们直奔安徽和县,经仓山、舒城、黄梅、宿松,到武穴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从报上看到登载有一〇三师官兵速到武昌留守处报到的通知,在留守处见到了师长何知重,他对我们说:“你们能回来了就很好,一〇三师损失太大了,现在湖南平江补充整训,你们到陶主任那里(一〇三师留守处主任陶守伦),每个人领壹佰元,领军服换了便衣,休息两天同我一起回部队。”春节后不久到了平江,从此,又开始过军队生活。

[原载《南明文史资料选辑》1987年第5辑。]

南京沦陷脱险记

罗春霖

一九三七年冬,我部(即廖磊的第七军)奉令由山东日照县开赴南京。说是要参加南京保卫战,官兵们无不斗志激昂。一到南京,我部即奉命担任中华门外工兵营房地区的防守任务,命令强调:要与防地共存亡。当时南京报纸上大肆渲染“与首都共存亡”、“死守南京三个月”之类的某司令官的豪言。我们的长官话也慷慨激昂地疾呼:“死守南京。”我们这些下级官兵也群情愤慨,意气风发。

我部阵地的右邻是四川部队,左邻是中央军八十八师。进入防区后,团长便督率我们构筑工事,日以继夜,不眠不休。日机轮番轰炸,由于我们隐蔽得当,它也只有无目标地乱炸一气而去。工事构筑就绪,日军就大举进攻了。只听到震耳欲聋的炸弹与炮弹声,此起彼伏,不休不止。此时,营长命我带一个班长、两名士兵去与左邻部队第八十八师取得联系。我们匆匆出发,中午到达八十八师师指挥所。他们十分欢迎,随即派两名通讯兵跟我们回指挥部,了解我部的方位、路线。不料回到阵地,竟不见一人,只听到远处敌人的炮弹声。这时,我惊慌不安,茫然无计。随来的八十八师两名士兵见状,要我们赶快随他们回八十八师去。我看也只有如此了,便同向八十八师阵地奔去。同样令人吃惊,他们阵地也阒无一人了!我想一定是战局突变,部队仓惶逃遁,谁也顾不得谁了。可是,我们到南京来参加保卫战,还一枪未发呢!

这时天已黑了,我们商量,只有先迅速离开战场,再设法找部队。我们分成两组,由班长带一名士兵做尖兵,我们四人随后跟进,向枪炮声稀疏的地方走。快天亮时,前面的人停止前进了。等我们赶上来,他们说前方有个荷叶池塘,塘边有几间茅屋,但没发现人。我便派班长接近茅屋,侦察动静。片刻,他来告诉我:屋内锅灶桌床均有,门锁着,四周不见

一人。我判断,可能是弃家避难的农户,便决定进屋看看再说。班长套开了铜锁,进到屋里,生火烧水。我派一名士兵在门外隐蔽放哨。此时,大家非常疲惫了,正想洗洗脚躺一会。突然哨兵来报告:有一伙人向这个方向走来。我立即出去观察。这时天已大亮,远处四个人形清晰可辨,其中还有两个黄色衣着,必是日本兵无疑。班长说:“等他来,一枪一个。”我说:“不要鲁莽,先藏起来再见机行事。”我当即命他们赶快照原样锁好门,下到已干涸了的荷塘里去。荷叶虽枯萎,但梗密叶宽,可以隐蔽。他们五个人下去以后,我在上面观察,没有暴现之处,自己便连忙下去隐蔽起来。屋里除一锅热水外,没留下任何痕迹。

不一会儿,只见那四个人走进了屋,果然有两个荷枪日军。一个老百姓进屋后,又走出来大声喊叫:“小×子——,小×子——,日妈的,到哪去了?”说着,便朝我们这儿走来了。当时,大家都很紧张,不远处,班长已把子弹上了膛。我赶紧示意勿动。那个老百姓走到我的近处,一看,完全是农民装束,五十开外,面容显得忠厚善良。我伸出手来,向他招呼。他即大惊失色,然后用手指指屋里,意思是屋里有日本兵。我招他拢来,悄悄地对他说明情况,请他帮助。他回答道:“好危险!我们的军队一下子都跑光了,没跑掉的全被杀了。那个当翻译的是我的亲戚,找我回家来拿莲子给日本鬼子。我还怕是躲藏在外儿子回来了呢,原来是你们。暂时不要动,等我把他们带走了,你们再进去。”

我们只好在藕塘里忍受着冻饿,等他们走了之后,我们才又进屋。天黑以后,屋主果然带了白天陪同日军来的那个翻译进屋来了。他详细问明我们的情况后,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身份不同,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抗日。我当翻译是工作需要,详情不必问,信得过我,把枪支弹药交给我,我们的人需要它,我可负责把你们送出去。你们先在这里休养几天,不要出门。这里还算僻静,不要紧的,至于吃的东西,我派人送来。”我当即表示一切听他的。

第三天上午,他果然带来两个人,送来六套便衣,让我们扮成小商贩模样,每人一担箩筐,说是到下关去跟皇军挑东西。那个翻译对我们说:“日本天皇已下令,不准日本兵再屠杀了。这两位护送你们的小老弟,都有维持会的证件,只管放心大胆跟他俩走,不要怕。”于是我们把枪交给

了他,向屋主再三感谢后动身。

进中华门,穿城而过,出挹江门,一路之上,只见尸体纵横,有的盖上芦席之类,有的暴露在外,还有小孩子和老年人的尸体。街头到处弹痕血污,很少行人,整个城市阴云惨惨。我们只管埋头赶路,不敢细看。到了下关江边一僻静处,果然有条小船在等着我们。护送我们的那两个青年跟船主低声说了几句,船主连连点头:“老大交代的事,不办好那还行?你们打转吧,这几位交给我就是,包你坏不了事。”

船主点开了船,我们同护送的两个青年再三道谢而别。刚松了口气在舱里躺下来,只听船主一边撑船一边说道:“你们算命大。那天真是败兵如山倒啊!当官的早跑了,成千上万当兵的涌到下关来,木柱、门板也被抢光,往江里跳,那狗日的日本飞机在天上用机枪扫,把江水都染红了。一个南京城,没见响一枪,就让小日本占了,还说要死守呢,可怜老百姓遭殃啊!”

我们听了,既觉不寒而栗,又感羞愧难当。那些天我们在船上,谁都不想讲话,只是睡了吃、吃了睡。也不知船主怎么躲开了敌人的眼睛,离开了沦陷区,经过和县,把我们送到了安庆。

[作者于五十年前南京沦陷时,是桂系部队第七军二十四团的一个排长。原载《新邵文史资料》1988年第1辑。]

丁丑南京屠城记

祝晴川

保卫南京战役

上海国军之溃退

1937年11月9日夜,上海国民党政府军队约70余师之大部队,仅由几条公路西奔,大军拥挤,争先恐后,复遭日军袭击,造成极度混乱。由于无组织无计划、无明确退却目标,既不能逐次抵抗以迟滞敌军之行动,又不能互相掩护,以达同舟共济之功。日军之追击如入无人之境,不旬日苏州失陷,无锡、常州、宜兴相继沦陷。我广大富饶美丽之国土竟被不足国军半数之敌所蹂躏,接着造成史无前例之南京屠城,日军之残暴史无前例,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尤甚。

保卫南京国军之部署

1937年11月20日,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副之;参谋长周斓、副参谋长余念慈。其长官司令部设于挹江门内铁道部。参加保卫南京之战斗序列兵力计有11万之众。其部署如下:

外围阵地:

第二军团徐源泉之第十军有四十一师丁治磐部,四十八师徐继武部,在乌龙山、栖霞山地区占领阵地,紧密联系乌龙山要塞,严密封锁长江,并阻击沿铁道西进之敌。

徐源泉部于12月5日始先后从沙市船舶输送到达南京煤炭港登陆。军团指挥部设南京城内颐和路,幕僚有谢少将高参,祝晴川少校参

谋,喻义上尉参谋、王虚舟上尉参谋。有警卫一连,电台一部,勤杂人员多人。

当徐部船舶经汉口时,有参谋部中校参谋刘某求谒军团长。徐派我代为接见。刘要求搭船到南京,回程用轮船运回全部参谋本部之军用地图。国民党军队自上海退却造成南京恐慌,其高级军官不顾地图及其他军用物资,仓皇逃至武汉,当各军来领取地图时始感失职,乃急派刘参谋求援于我军之船舶。

12月6日徐源泉军团长领我乘汽车到乌龙山和栖霞山附近视察四十一师、四十八师如何进入阵地的。我曾要求各师应按固有之阵地进入。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磐说固有之工事不适合我军现有之武器装备,并且多数固有工事埋在土中,锁了铁门,敌情紧迫如其扒出不如重新构筑适用。徐决定依情况之适否尽可能利用固有工事。当时,目睹沿铁道线退下的军官士兵络绎不绝,引起守军不安,经与交谈,谓退却退得官兵各不相顾,不知退到何处?有的部队是接防江阴要塞的,原守江阴要塞的部队听日寇攻来就不等接防者到达,将要塞锁了,钥匙交给了乡保长,形势急迫,乡保长也跟着退却的部队逃难跑了,接防要塞的部队到达后进去不去要塞,也就跟着退下来了。

七十四军俞济时部率五十一师王耀武部、五十八师冯圣法部守备淳化镇、牛首山一带。

六十六军叶肇率一五九师谭邃师,一六〇师(叶兼师长),及八十三军邓龙光率一五四巫剑雄师,一五六李江师占领汤水镇一带阵地,阻击沿京沪杭公路北进之敌。

复廓阵地:

以七十八军宋希濂之三十六师(宋兼师长)占领红山、幕府山、下关、挹江门一带阵地联系狮子山要塞,阻击来攻之敌。

以七十一军王敬久之八十七师沈发藻部守备光华门、红毛山及通济门营房一带。

以七十二军孙元良之八十八师(孙兼师长)守备雨花台、中华门一带。

以教导总队桂永清部在紫金山、麒麟门、中山门一带占领阵地,拒击

由京杭公路来犯之敌。

卫戍部直辖部队尚有宪兵两个团,炮兵第八团之一营、战炮队、高射炮队、通讯营、交輜大队,另外有一连德式战车。

围攻南京之日军

第六师团谷寿夫部、第十六师团中岛、第十八师团牛岛贞雄、第十四兵团末松茂沼,以后又增加竹下义晴旅团、伪满于芷山旅,在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下,分进合攻。以第六师团谷寿夫部为主军,以雨花台、中华门为主攻方面,以紫金山为助攻方面,此外尚有飞机、系留气球、战车部队,城陷后江面始有海军活动,前后计八万之众。

南京鏖战与城陷前后

外围之防御战:

东路之敌陷镇江后,于1937年12月7日与我外围守栖霞山之第二军团四十八师徐继武部接触。

同日,其主力沿沪宁公路西犯句容、汤山,与我六十六军叶肇部发生激战。

中路之敌沿宜兴京杭国道北犯,已于12月6日在淳化镇与我七十四军俞济时之五十一师王耀武部,发生激战。

西路之敌于12月8日猛犯芜湖,守军和地方官员弃城而遁,敌军进城屠杀我无辜人民2000余人于江边。

12月8日,我外围部队之六十六军、八十三军在汤山镇遭敌重大压力,两军不支,转移至城郊紫金山东区;进入复廓阵地与教导总队桂永清部联防。

同时我七十四军俞济时部退出淳化镇大胜关外围阵地,转入大胜关东北地区与敌激战中。我外围部队仅有第二军团徐源泉部之四十一师与四十八师坚守阵地,密切配合乌龙山要塞与敌浴血激战中。

12月8日下午由于第二军团长徐源泉以连日激战伤亡严重,要求卫戍部速派汽车运回伤员,火急补充各部弹药和给养。经军团参谋祝晴川与卫戍部副参谋长余念慈交涉,发给了各种弹药与补给,但一时无车运

出,则更无车运回伤病员。祝晴川求交辎大队冯大队长协助,冯祝以同乡私交故,由军团部出据借与卡车 30 辆,当即将弹药补给食粮等物资运往第一线,于 9 日早运回伤病员入后方医院。徐军团长在回第一线前曾询祝晴川,接战以来对战局看法如何?祝答我虽有金陵天险,但敌今有海陆空之优势,故利于敌,不利于我;敌以三路来攻,重点在雨花台、中华门方面,应以有力部队防守,所谓“守其所必攻也”。今卫戍部以教导总队桂永清部四万余众之精锐配置于紫金山中山门一带,其机动部队当有万人积置未用;以败军之余之八十八师守雨花台、中华门,将加速城陷必矣!徐决定将于城陷之后,以木船横渡长江向六合撤退,命令城内军团部之电台,应加强随时与前线联络。

复廓阵地之防御战:

12 月 9 日南京外围阵地悉遭敌军击溃。七十四军俞济时部弃大胜关、牛首山之线,败退至水西门。敌尾追至水西门之上河镇一带与其激战。

12 月 9 日午后我第二军团四十八师退至和尚桥一带与我四十一师协力固守阵地。

同日南路之敌陷高桥门、七孔桥,沿大路向光华门进攻,以一部占领通济门外之营房以进攻通济门。

同日沿京杭国道中路之敌,向我教导总队、体育场、马群一带高地展开进攻,教导总队不支,退守紫金山第二峰、麟阁寺、西山之主阵地。

12 月 10 日敌围攻南京复廓阵地,午后敌一部突入光华门外廓,经教导总队与八十七师沈发藻部协力反攻延至黄昏始夺回阵地。

同日拂晓,敌攻占我老虎洞阵地,集中力量向我紫金山第二峰和西山主阵地攻击。与敌反复争夺激战竟日。同日我乌龙山要塞,炮声隆隆,配合我第二军团之四十一、四十八师仍固守和尚桥一带阵地中,电话线已被破坏,仅能用无线电与城内军团部联络。

12 月 11 日,各线激战终日,在水西门外发现敌之侦察部队。此刻敌势迫近城垣矣!

同日敌增加有力部队猛攻我乌龙山要塞,及第二军团两师之阵地。

12 日敌主力谷寿夫师团之白土联队用重炮猛攻中华门外重要据点

雨花台。我八十八师伤亡惨重,正午败退,而雨花台随被敌贺屋兵大郎大队占领。敌占领雨花台后,扩大战果,迅以重炮轰中华门,以一部火力向城内新街口、中山路射击,声震全城,数处大火硝烟冲天。八十八师残部仅2000余众守备中华门,复受敌重炮轰击。敌之白土联队以步工联合部队猛攻城垣时,八十八师于12日下午弃阵地向下关逃走。经卫戍部派人截回,但我中华门阵地被敌重炮轰击毁坏,城墙数处倒塌,炸出一缺口。敌在火力掩护下,已蜂拥登城矣!八十八师不敌散去,城防随被打开,我光华门失守。

同日拂晓,敌以主力,配合坦克,系留气球两个高如紫金山,猛攻我教导总队中山门外之主阵地,中山陵园、遗族学校、关王坟一带阵地多处被突破,敌军逼近之中山门、紫金山主峰仍在我军固守中。上午敌空军轰炸频繁。同日敌十八师团先锋部队已过江占领和县,牛岛师团之一旅正向浦镇方向前进中。敌酋松井石根下令谷寿夫要“全歼南京守军”。同日,敌加强兵力突破我和尚桥第二军团之四十一、四十八师之阵地,并占领扬扬山、银孔山一带,继向我乌龙山要塞进攻。而我第二军团之两个师仍奋战坚持中,我乌龙山要塞之炮声威震长江两岸,迫使敌舰不敢过此逆流而上。

挹江门与下关之惨剧

12日下午2时,卫戍部综合当时情况:(1)敌主攻军第六师谷寿夫部已攻占中华门。中山门门外之战斗异常激烈。(2)敌军猛攻乌龙山要塞,情况紧张,我第二军团仍在固守要塞。在乌龙山下附近,敌舰正在江面清扫水雷、扫除障碍物作业中。(3)陷当涂之敌已渡江向浦镇前进中。以唐生智为首的卫戍南京长官们,根据以上的情况就认为战局难以挽救,扔下十几万军警宪部队、67万市民于不顾,于斯日约5时下达了“各军向广德、宣城、芜湖间,分路突围”之命令。仅有广东部队八十三军邓龙光执行了命令,率部绕栖霞山敌之间隙突出残部外,第二军团徐源泉部,连退却命令也未接到,直至12日深夜从逃难者顺流而下之船伏中,才得知下关大退却的混乱情况,独断专行,通知了乌龙山要塞向黄天荡江岸分批乘木船、木筏渡江,有计划地全军向对岸六合县撤退,绕皖北全

军撤回湖北矣。

12日正午,卫戍部副参谋长余念慈,曾挂电话到第二军团司令部找祝晴川参谋,申斥未曾经长官部批准,擅自扣押交輜大队之卡车不还,应按军法从事。祝答道:从12月8日以来,我第二军团所指挥的四十八师、四十一师,在乌龙山、栖霞山一带浴血苦战,伤亡重大,伤病员急待运回,第一线弹粮急需补充,这是卫戍部该办的后勤工作。但贵长官部仅批发粮弹不给车辆,祝参谋不得不请求交輜队冯大队长援助,军团部出据向交輜大队借车运弹粮给养到前方,回程运伤残人员,这是替卫戍部办的事,从哪里论,这是触犯军律?余听了后又改用温和口吻说道:那就算了。命令立即将借用车辆全数交回。祝即照办,接着冯来找祝谈,从11日起交輜大队的车辆都被调出给长官部搬家,今天更甚,通往下关到挹江门附近已很难通行。

同日午后5时,第二军团派在卫戍部参谋处任联络参谋王虚舟气喘吁吁地跑回军团部道:挂了几次电话不通,卫戍部的通信班已撤走,听说唐长官已对各部下达突围命令,长官们早已过江跑了。据此军团部与前线用无线联络几次不通,祝乃召集在颐和路指挥所的军团部人员开会,谢高参、喻、王参谋相对无言,仅有特务连长愿率其官兵出挹江门过江找部队。祝参谋乃到军团部对门交輜大队借坐车一辆、卡车三辆,率特务连官兵及愿随行者,乘车开往挹江门。见路上异常紊乱,两侧扔的军服武器弹药行李满地。时枪声四起,经中山北路时见退兵拥挤,人声鼎沸。车驶至卫戍部不能通行,全体下车。遥望城中大火数处,硝烟弥漫,北望钟山以东日军有两个大系留气球,高与峰齐,炮声隆隆,敌机仍在活动。卫戍部已空,仅有一中校参谋立在门前大声说:负责守城部队严禁放弃阵地退却!挹江门不准通行!祝率部绕至挹江门,见人人争先恐后,都往半开之城门拥挤,守门之三十六师和宪兵部队大声呼唤:“没有命令一律不准由此门出城!”同时,被踩死踩伤的人马车辆挡路,逃命者不顾死活争先抢出。祝参谋睹此情况急回头找特务连长拟商量转到其他门出城时,早已被人冲散不知去向矣!祝无奈偕其勤务兵孙元臣急奔回原停车处,见青年司机仍守在新座车等候,急乘车仍回颐和路军团部,时枪声更紧,人惊呼日军进城!祝见谢高参、喻、王二参谋等均已换便衣变成

难民矣！

南京屠城之惨状

当敌军迫近南京时，留在南京城内的加拿大人、瑞士人和各使馆留守人员、金陵大学教授们、以及传教师神甫等倡议组织难民区，即“国际救济委员会安全区”，由瑞士使馆参赞费希平任主委，加拿大人约翰司达尔任副主委。经卫戍部批准，划中山路北路以南地区，自新街口起到山西路止为难民区，可容纳 30 余万人居住。区内各大宅第均编号为难民收容所，颐和路我军团指挥部亦被划入难民区内。

祝晴川当回到颐和路军团部时，考虑到同仁们都在一个收容所，附近的群众都认识，不如及时分散到其他收容所去，以免遭受不应有的损失。祝遂换上其勤务兵孙元臣之棉袍、夹裤，二人同往山西路口处一收容所住了一夜，发现各收容所中我军政人员为数不少。13 日晨，祝又偕孙元臣转移到上海路陶谷新村七号之难民收容所。因此处原为我第十军驻京办事处，有赵全忠副官及勤务兵孙得胜和一名湖南的老兵共三人留守。在南京城陷前，祝曾批给办事处米面各 50 包交赵，祝认为在此处住几天两个人吃饭不成问题。

日军集体枪杀我无辜军民

12 月 13 日日军大举进城，首先以清扫战场为名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肆搜捕我无辜之军警宪官兵，他们呼之谓搜捕“逃散兵”。当然对那些显而易见是放下武器投降俘虏者，一律捆绑；对于光头者，头额有日晒痕者，手上有老茧者，口音是北方人者，都在被检查之列，尤其是年龄在 20 上下者很难幸免！1947 年 3 月 13 日在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战犯谷寿夫之判词云：“自 12 月 12 日至同月 21 日间在日酋屠杀刽子手第六师团谷寿夫部队驻军期间，计中华门外花神庙至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 19 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 15 万余具，被害总数达 30 万人以上，尸横遍地、惨绝人寰。”

“12月15日下午一时我军警两千余名,为日军俘获后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后饮弹殒命,其负伤未死者悉遭活焚。”

“同月18日夜间接将我被囚在幕府山之军民57418人,用铁丝扎捆驱集下关草鞋峡亦用机枪射杀,其倒卧血泊中尚能挣扎者,均遭刺刀戮杀,并将全部尸骸浇以煤油焚化。”

纵兵强奸,以杀人取乐

审判战犯谷寿夫的判词中又说“日军陷城后,更四处强奸,以逞淫欲。据外侨所组织之国际委员会统计,在1937年12月16日至17日我妇女遭日军蹂躏者已越千人,其方式之离奇残虐史乘所未闻。”

“如12月13日,民妇陶汤氏,在中华门东仁厚里五号被日军轮奸后剖腹焚毙。怀胎九月之孕妇肖于氏、16岁少女黄桂英、陈二姑娘及63岁之乡妇亦同在中华门地区惨遭奸污。乡女丁小姑娘在中华门堆草巷经日军三人轮奸后复迫令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拒不从,竟被处宫刑致死,又在中华门外土门头有少女二人因遭日军强奸羞愤投江自尽。”

“又日军官二人以杀人为竞赛:其一杀105人,其一杀106人获胜。”

“凡我留京妇女岌岌自危,乃相率奔避于国际委员会所划定之安全地区。然日军竟不顾国际影响,逞其兽欲,每乘黑夜越垣入内不择老幼,摸索强奸,虽经外侨以国际团体名义迭向日军当局严重抗议,而日将谷寿夫等均置若罔闻,任其部属施虐如故。”

1937年12月初,南京市人口约60万人,随战争之发展,市民流动性很大,城陷前南京卫戍部批准划中山北路以南地区为“国际救济委员会安全区”。日军13日进城后“安全区”逐渐缩小,从山西路口经中山北路、鼓楼、新街口线以西地区,从新街口经汉中路以北地区为南京城内西北一角。其地有各国使馆、金陵大学、以及达官显宦们所建造华丽洋房住宅,各省市、各军的驻京办事处等。日军兵临城下,主人南逃,因此空房很多,故能收容大量难民。

13日城陷,市民惊慌失措,住在中华路两侧的居民们为了躲避炮火轰击,都纷纷逃进“安全区”。外加政府机关人员及未来得急撤退走的政府人员和军警宪等,都躲进“安全区”。一时人口剧增。

南京“国际委员会安全区”上海路 陶谷新村七号难民收容所之所见所闻

一腔怨愤，满目凄凉

1937年12月13日晨，笔者偕通信员孙元臣化装成难民潜移入上海路陶谷新村七号（原为第十军驻京办事处），当时已沦为“国际救委会难民收容所”。从山西路经上海路，见国军扔的武器弹药、被服等遍地都是，难民们携幼扶老惊慌地奔逃！远处枪声不断，时闻爆炸巨响声。笔者与原办事处少校副官赵全忠（山东济宁人）同住在假三楼一间小屋中，孙元臣和原办事处留守士兵二人同住在院中平房里。赵对笔者说，未及退出城外之我政府人员和部分军警宪等以及化装之后勤人员、部分战士均留在“难民区”中，加上居民不下40多万人，如果日军进行大搜捕，前途将不堪设想！长期不能恢复交通不得自由疏散，则生活也必将发生问题。为了应付清查与被捕，与赵说好我们五人冒充太平路盛锡福帽厂的店员，笔者冒充该厂经理刘鸿儒。因刘与笔者同乡同学又系远亲，知其已赴重庆，与其年龄身高相差不多故敢冒其名。赵同意冒充盛锡福帽厂店员，即并告知其他三人。

斯日军大举入城，气焰嚣张，将要“全歼南京人民”，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疯狂大屠杀，纵兵奸淫、纵火抢劫，数十万我手无寸铁的无辜市民沦为鱼肉！日军更不顾国际关系的准则，首先不承认“国际救济委员会”之组织，更不承认“难民收容所”之划分。他们竟以搜捕“逃散兵”为名将其虎狼之众开进难民区，组成三五成群的搜索队持枪闯入各难民收容所，为所欲为，实行其奸淫虏掠残杀纵火等暴行。

南京汉口路金陵大学有一女生宿舍，“国际救济委员会”曾将其划入安全区，大门悬有美国国旗（因为金大为美教会财产）并有一美舍监女士管理。日军野兽们开进来先将美国国旗撕得粉碎，大队闯进去，在宿舍追捕奸污妇女！一时叫哭连天，守在门房的那位好心的舍监女士也嚎啕大哭！虽经“国际救济委员会”负责人数次向日酋提出严重抗议也无济

于事,致原躲避在金大女生宿舍的学生和投奔这里来的妇女们不得不再四散分逃到其他收容所去,但很难逃出日军接连不断地、三五成群地闯入搜捕和轮奸!

12月16日中午,一中年妇女携二少女从其他收容所转移到陶谷新村七号求收容,赵全忠副官安置她们三口住假三楼另一小屋中。她们三人去搬行李回来进门时,见有两名日军持枪尾随而来,她们三人大惧急登三楼进小室中,二寇持枪进入,将中年妇女推出,一者持枪守门,其一人门欲将二女奸污时,中年妇女在走廊大呼救命!笔者在室内闻之感于义愤急出门向持枪守门者用日语曰:“您们大都是日本受过良好教养的知识人,家中都各有姊妹,难道这种行为能容忍吗?”守门者问:“她们是你的妹妹?”笔者答道:“正是!”持枪守门者即呼出室内之伙伴曰:“停止!快出来!”二者行奸未遂面赤而去!笔者即劝中年妇女将二女改服男装,少出门以免再生事端!

陶谷新村七号难民收容所三层楼外有平房十数间,共收容南京市民约200口。笔者于12月13日潜移到这里后,就逢着三五成群持枪日军闯进收容所声称搜查“逃散兵”。开始时有人用日语说明本收容所全是商民无“逃散兵”,就这样日军被一批批地应付走了。但是听到其他收容所有惨遭杀戮者,有遭奸淫抢劫者,有将无辜青壮年民众押出城外集体枪杀者……

一天下午听到有25个收容所被日军包围,每个收容所都被绑去一批难民约千人,都被送到五台山集体屠杀,接着浇上煤油焚尸灭迹。笔者对各层楼的老者说:“为了避免事故,减少牺牲,各家少女幼妇最好改装,各家的青少年不要出门乱跑,最好化装成老弱。”当时人人都惊惶不安,家家都挣扎在生死边缘,所以就都照办了。约在15日夜间叩门声吼急,全楼大惊!笔者前去开门,带队者大怒,大骂为什么关门,为什么不快开门!笔者用日语回答:“时将夜半大家都睡着了,很对不起,迟开门了!”带队者听笔者用日语回答也消了气,并问:“这里有‘逃散兵’否?”笔者说明都是南京市民,各家都有证明,他们用电筒到各层楼各室照了照,就率众而去。日军夜间的行动是想奸淫和屠杀的。

掳掠我青少年何处去了？

1937年12月19日下午，日军竹下义晴旅团司令部的山本曹长（上士）来收容所找笔者曰：“前日我带队到这里搜查‘逃散兵’时，听你说日语很流利，你们这个收容所也很礼貌，我将此事回报了旅团参谋长。参谋长今日派我来请你到司令部去谈谈。”当时笔者闻之颇为忐忑不安，但又不能拒绝，乃鼓足勇气告别了同伙随之而去。当笔者随山本出了陶谷新村东行时，沿途见很多房屋被焚毁，有几处余烬尚燃；珠江路中山路口尸体纵横血肉模糊，高楼大厦黑烟红焰时断时无，昔日繁华今成瓦砾。日军自13日进城即开始大屠杀、大抢劫、大纵火、奸淫虏掠，其残暴其罪行罄竹难书！

山本曹长带笔者边走边谈中透露出他们曾于进城后大批掳掠我青少年一事。说什么将送到日本受良好的教育……笔者闻之不胜愤恨！无怪自日军入城以来，难民们很多哭诉着：“我们的孩子被抢走了！我要我的孩子！”究竟这伙强盗当时掳掠了我多少少年孩子，运到哪里去了，受的什么教育？50年了，日本的朝野和知情者并没对此作出一点交代！

闯过竹下旅团司令部

当笔者被山本曹长带到日军参谋长室时，就清楚地看到墙壁上的军用地图标写着“竹下义晴旅团”的字样，其地图上红蓝铅笔的指向是从芜湖向南京的。经山本曹长介绍寒暄后，笔者又在其办公桌上的文件封皮上看到“竹下义晴旅团”几个大字，睹此颇感不安。竹下义晴是笔者在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时的学生队长，很怕在此处遇见他，被认出我来。当12月初我军团开往南京参战时，我参谋本部下达的情报说：“竹下旅团在山海关。”可能他们又从山海关调来攻南京的。旅团参谋长对笔者说：“日前山本曹长带队到难民区搜索‘逃散兵’回来报告说您会日语，我们都认为语言不通会造成很多的隔阂，因此我旅团愿请您担任旅团宣抚官，如何？”笔者很礼貌地回答他说：“本人在南京中华路开设有盛锡福帽厂，当有店员多人，贵旅团的盛情得回去和店员们商量好才能答复，还请多关照。”日军参谋长又说道：“不巧旅团长阁下去开会去了，不然会和您

好好谈谈的。”临别时日军参谋长给写了张证明以便通行。由山本曹长送笔者出了旅团司令部时天色已晚，回程经过断垣破屋一片瓦砾，凄惨荒凉不忍卒睹！经过重重岗卡赖持证明得以平安通行。笔者回到收容所和赵副官研究了环境，共同认为不宜在此久住，决定转移。

参加“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救济难胞和收殓死难者尸骸工作^①

“卍”字是梵文，其含义为“吉祥之所集”。释迦牟尼佛胸部所示之卍字为“瑞相”和“万德吉祥”的标志。唐武则天时音“卍”字为“万”，在佛经中即被写作“卍”。红卍字会即用佛经中的写法及含义而命名的。该组织是仿红卍字会的国际慈善机构。“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于1922年10月正式成立。有钱能训、徐世光、熊希龄等先后任会长。在抗战时期，山东高密人马登瀛（字海峽）是同盟会老会员，曾任第十军副军长，是该会中的要员。

12月20日上午，南京世界红卍字会分会会长陶道开（名锡三），乘坐难民区当时惟一的豪华汽车到陶谷新村七号来访。因为陶的侄子全家在这里避难，他们曾对陶说全赖盛锡福刘经理在这所收容所里主持，因此陶谷新村七号难民收容所得以平安无事，所以陶锡三亲来访。

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中的人物和简况

陶道开年将七旬，须发皆白，身体健壮、精神矍铄，对笔者深施一礼拱手曰：“刘先生您是南京的名商户，快请出来帮帮红卍字会吧，救救这一方受涂炭的同胞吧！”说着声泪俱下，笔者当时很受感动。接着他又对我说：“日军自进城以来杀戮、纵火、掠夺、奸淫连日猖獗不止！住在我火瓦巷南京市红卍字会的家属及逃到那里的难民数百口，老少妇女无不被其奸污，有羞愧自杀者多人。但日军川流不息入夜到明不胜其虐！所谓国际委员会，日军坚不承认。前日就连金陵大学女生宿舍的妇女多被他们施虐蹂躏！西方友好人士天天提出抗议，但日军如火添油更加其残

^① 文中将“红卍字会”之“卍”字理解为“卐”，有误，本文收录时，改为通用“卍”字。编者注。

暴。最近各收容所中被奸污之妇女羞愤自杀投入沿上海路几十个池塘中者天天不胜数！务请老弟大发慈悲，出来助一臂之力吧！”笔者乃接受他的邀请，和他谈妥带着赵全忠、孙元臣，皆以盛锡福店员的身份乘陶车到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山西路办事处。笔者被聘为该会的交际处副处长。

南京红卍字会的主要人物：

会长陶道开（名锡三）南京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

副会长陈冠麟，山东乐陵人，保定军校六期生。在南京建康路有房产，是陆军部少将司长。

副会长张南悟，湖北人，老留美学生，铁道部专员。

副会长许传音，老留美生，铁道部专员。在南京有房产。曾出席过远东军事法庭作证。

交际处处长孙叔荣，南京人，日本驻华大使馆雇员。

掩埋队队长欧阳都麟，河南人，旧警官。其掩埋队员约有40人。

以上人员当时除陶道开年近70岁外，其余皆在50以上年龄。

当时南京红卍字分会拥有掩埋器材、芦席若干捆、草席很多、棺木十几口。每日在五台山庙中发放米粥，属纯布施，不收费。在山西路口处和火瓦巷南京红卍字分会处亦每日施放米粥，天天耗米很多，当时于山西路办事处尚存大米几十袋。南京红卍字会中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义务职，欧阳都麟所辖之掩埋队中有少数长期工人有工资，而南京红卍字会的收入全依靠会员们捐献。

就副会长陈冠麟对笔者介绍：南京红卍字分会在南京沦陷前就参加国际委员会安全区的救济工作，但自日军入城后不承认“国际”这一组织，肆无忌惮地纵兵杀戮、纵火、抢掠、奸淫……如何解难民之倒悬，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了。在本月13日前，我后方之医务人员带着器材药品没有退出挹江门者大都化装潜藏在难民区，曾来会要求收容。他们愿帮助救济难民，已将他们以红卍字分会会诊所的名义，分布设在难民区中各大收容所附近。城陷以来急救、抢救、接生日有数起，嘱笔者注意要保护好这批医务人员。陈并提醒千万当心那位孙叔荣处长。孙原给日本使馆当雇员，城陷前曾被政府通缉跑了，今又和日本联络上，最近孙与

陶合谋组织维持会,我们都很怕红卍字分会的声誉受影响。

世界红卍字会对日本的救援

笔者于12月20日上午来到了南京红卍字分会“山西路办事处”,蒙他们给我们三人安置好住处,热情招待,反使笔者忐忑不安。自城陷以来听到的是日军天天疯狂地对我无辜同胞的杀戮消息:纵火、掠夺、奸淫、城内到处是断墙残壁、街头巷尾尸体枕藉,整个城市被野兽们弄得一片凄凉!成群结伙强盗们仍肆虐如故,全城无一块干净土,“安全区并不安全”!

笔者在红卍字会办事处偶于一书橱中看到很多印刷的小册子,详细地刊载了1923年秋“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救济日本东京大震灾大米十数十万吨、曾雇用外轮浩浩荡荡地从上海开往东京的报道。我国人民以“救灾恤邻”的高尚行为,当时赢得了日本人民的感念。笔者认为这件事和当前日军对南京的暴行对比,很能触动日军中有人性的人们的向善心,因此就选了几册带在身边备用以作证明。

欧阳都麟是南京红卍字会的老会员,河南开封人。都麟是卍字会的道号,和副会长陈冠麟同届,称之为同参。都是“麟”字。他年50上下,留有两撇黑胡子,满神气,向笔者谈了他负责的掩埋工作的情况。欧阳说:“从中日今年上海战争以来,红卍字分会的掩埋队,不光是为贫苦的老百姓服务、施舍棺材、出工埋葬等等,连被我们击落下的日军的空袭者的尸体也归红卍字分会处理。”他并幽默地对笔者说:“在埋葬机坠战死的日尸中还有意大利人的尸体噢!这不是带有世界性的吗!”笔者惊问其故?欧阳接着说明其原因。自1937年“八·一三”中日在上海展开血战以来,日本海军之海上空军不断地轰炸南京。开始我空军还能迎战,由于在上海损失太重,以后南京的空方全赖苏联义勇空军击落日军空袭飞机十数架,大获全胜!初战时被击落飞机中的尸体由市卫生局负责掩埋,以后南京市卫生局为了不花钱,就指派南京红卍字会负责掩埋。欧阳说他负责掩埋日本空军尸体20多具,每体一棺,全部埋在中华门外。

笔者认为南京红卍字会分会所办的以上两件事都带有世界性的慈善事业。

日本从军僧到南京红卍字分会

1937年12月21日晨,日军从军僧塚本和尚左手执太鼓、右手执木棒,边走边高声念念有辞,其弟子小野僧两手打着印有紫地白字隶书“南无妙法莲花经”之大字长幡来到了南京红卍字分会山西路办事处。笔者合掌相迎彼此寒暄后,他说,进城后曾来访数次没人接待他,今日幸会。他们师徒二人来此愿以佛祖慈悲为怀,为南京红卍字分会服务。笔者感谢他师徒二位的盛情,并介绍了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曾于1923年秋,运去东京大量大米以赈济大震灾。接着各送给他俩印刷品一份。他们阅后很受感动,共同回忆了日本遣唐使之来华,鉴真和尚之渡日,自古有史以来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人民之友好情意来之不易;但是自从日军进城以来,肆无忌惮地大屠杀、大纵火、奸淫、掳掠肆虐不止,践踏了东方文明,践踏了两国从古建立起来的友好!我们三人正在怨愤地交谈中,会长陶道开回来了,笔者介绍其互相认识,会长就以南京红卍字会的名义招待他师徒二人午餐。为了阻止日军疯狂奸淫,塚本和尚除以日本佛教会的名义向日军最高指挥者提出抗议外,还于当晚亲往火瓦巷南京红卍字分会收容所去当门卫,直接阻止,并派其弟子小野僧住到五台山收容所去保护那里的难民。果然经过这两位从军僧人的热情帮助,当晚火瓦巷和五台山两处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的收容所的秩序有所改善。

塚本和尚与其弟子小野僧自从12月21日起至笔者1938年2月1日离开南京止计41日,在阻止日军杀人、奸淫和帮助掩埋死难者的尸骸,向敌后勤部要粮救济难民等工作中,和笔者配合得很好。

日本海军嘱托之来访

12月24日午前,日本海军高级嘱托盐泽到南京红卍字会办事处来访。在交谈中知其专为寻找自中日交战以来空袭南京时,所有阵亡的日空军尸体下落。他说自日军进城以来,他受其司令官的委托,专为此事到处询问,至今迄未得到明确消息。笔者即将欧阳都麟掩埋队长请来让他详细地介绍了由他率队历次掩埋在中华门外的日空军尸体情况。盐泽记下了时间、地点、所掩埋的尸体数目后,千感万谢地拜辞而去。

25日下午盐泽又来,他感谢南京红卍字分会以慈悲为怀,一尸一棺地妥善掩埋日空军事。当他们得到确切埋葬地点时,已将全部尸体掘出,尚能辨认姓名者,都按日本习惯火化成殓即将运回日本云云。盐泽对笔者说:“海军司令官阁下对于贵会的义举,感激万分!感恩报德是日本武士道的精神,让我转达他必将亲来贵会表示诚敬的谢意。”笔者认为事关重大,即留盐泽晚餐,并请副会长陈冠麟、张南悟、许传音、欧阳都麟来共同商议(当时陶道开会长和孙叔荣忙于筹备他们的维持会,不过问红卍字会的救济工作)。当时大家一致认为,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是济世救人的慈善团体,是不能接收任何人的感谢的。如果说“感恩报德”的话,就请盐泽先生表达我会的意愿,立即停止日军对南京城人民的一切暴行!

笔者又同盐泽交谈了自12月13日以来日军对南京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今“安全区并不安全”,希望日本高级人士及早采取措施,停止对南京市民各种暴行。他答应即向当权者反映,一定采取措施。笔者又将1923年秋,我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救济东京大震灾大米印刷的小册子送他一册,他阅后很受感动。

12月27日上午盐泽带着日本海军司令官乘汽车来到办事处,对给他们掩埋战死的空军尸体表示感谢。他郑重地说:“妥善掩埋空军战士的遗体是崇高义举,深表感谢!”并赠送现金日金纸币一宗(不知其数),整齐地捆好以表达谢恩之意。笔者除以礼接待外,并谢绝了赠金,对他们说:“红卍字会秉承佛祖菩萨慈悲为怀做的工作,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名义都不能代替所作的善果,所以不能接受谢金。”当盐泽带领着日本海军司令官到达红卍字办事处时,副会长陈冠麟等均表示不愿出面去接见,并坚决对笔者说不能接收日军的分文!笔者据此就客气地送走了日本海军司令官。当他们上车前,盐泽对笔者道:“关于日军闯进难民区及违反纪律问题,司令官阁下会同陆军首长已决定整顿军纪,禁止日军进入难民区非法行动,即将设岗哨,以维军纪。”

从1938年1月初起,难民区进口处各设了岗哨,人心稍得安宁,杀戮、纵火、掠夺、奸淫之事稍减,但随之而来的困难,即40多万之众麇集于城中一隅,食粮、青菜、卫生、城内尸体遍地……如何是好!

二川喜代主计大尉

1938年1月初,南京红卍字分会所设的火瓦巷、五台山、山西路口三处施放的粥场即将断米之时,副会长陈冠麟、张南悟、许传音三人一筹莫展,请笔者一同商量办法。时有曾从中华门外逃进难民区的市民、参加了南京红卍字会的救济难民工作者,说出中华门外的几个“义仓”中存有大量大米,何不请刘先生向日方交涉开卡车出城去拉?

1937年秋,华中地区丰收,国家征收之军米军库皆已盛满,乃借“义仓”数座储备。自南京卫戍部成立,大批军米皆拨给卫戍部使用,当时食粮弹药武器足够30万军队半年之用。往年南京红卍字会曾有过救济用米存在“义仓”的事。

笔者认为“义仓”者,人民行义之米仓,说成是南京红卍字会之存米仓很有理由,就答应了去交涉。先组织人员赴现场去拉米看看。笔者偕副会长许传音(远东军事法庭出席作证人)、日本从军僧塚本和尚,外加搬运工人五六名,乘大卡车开出中华门外驰至“义仓”时,见遍地大米碎包、被日军击毙之男女尸体纵横惨卧,可能是附近的饥民到这里搬米时被日军残杀的。同时见日军正在调动十数辆大卡车,由一曹长(上士)率领数十名士兵从仓中往车上搬装大米。只见塚本和尚下了车大声叫骂道:“这些仓库的大米是南京红卍字分会救济难民的大米,不允许你们掠夺!”即上前阻止搬运和装车。带队的曹长大怒骂道:“你这个畜生,是一条吃里扒外的秃驴,你管得着吗?”即将塚本和尚打了几耳光!塚本竟奋不顾身地扑向曹长,两人扭打在一起。笔者上前分开二人好语劝解才停止。带队的曹长也礼貌地对笔者说明他们是奉驻在南京城里市中心新街口兵站司令部幅中佐的命令,来此搬运这批大米进城转入军仓的。

笔者与许传音、塚本和尚研究后,决定到兵站司令部找幅中佐交涉,因此一行又乘原车开到新街口日军兵站司令部。我们三人见到了幅中佐。幅中佐有四十五六岁,肥胖的中等身材,黑短小胡,盛气凌人。问笔者何事而来?笔者向幅中佐介绍了南京红卍字会的救济慈善工作,说明偕许会长这次来访的目的,即中华门外义仓之大米两仓原是南京红卍字会救济难民用米,今被兵站车队运到城里,请发还。幅中佐狂笑着对笔

者道：“大日本皇军占领地区，一切人力、物力都归皇军所有，红卍字分会有什么权力说义仓之米是红卍字的呢？”笔者接着答道：“中国没有对日本宣战，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一向是友好的，是日军侵入到中国领土内的。你刚说一切人力、物力都是皇军的，这是一种什么现实，这是违背国际公法的行为！”幅中佐听之马上转成缓和的口气问道：“您是学国际公法的？”笔者答：“然！是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法系留学生。”幅中佐即请我们三人到客厅坐下喝咖啡。笔者即将1923年秋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救济日本东京大震灾的印刷册子送给幅看了看，幅就客气地说道：“刚才很失礼，请原谅。中华门外义仓中的两仓大米既是贵会的救济物资，当然要还的。至于如何还法，请您们和二川喜代大尉研究。”幅讲完，即叫出二川大尉，将事说明后就走了。

二川喜代主计比笔者大一二岁，人极诚实无骄横气，经笔者介绍情况后，他说：“中华门外义仓的两仓大米，是近几日发现附近饥民开仓搬米，经驻在附近部队阻止才决定运进城里的，贵会也在城内救济，为了节约贵会的运输力，全部给您们送到城里仓库中，你们可凭证到仓库提米，您看好吗？”笔者问许传音会长，他感到能这样很好。红卍字会只有一部四吨的卡车，一天仅能运五六次。按五次计算每日20吨即40000斤米约400担米到月底仅能运1200担。二川大尉说有困难临时再解决，就给了我们提取米的双联单，每日凭南京红卍字会的印章领取，即发米的协议达成。笔者在与二川喜代交谈中，提到曾在日本阅读过战时经济学的权威森武夫先生的著作，他说森先生是他最尊敬的老师，谈到战时经济时都有共同的想法，且越谈越投机。因此他说要到办事处去拜访笔者，为了长时间要运米，笔者就表示欢迎他去。就这样愉快地缓解了南京红卍字会无米放赈的问题。

掩埋死难者与赈济生存者双管齐下

经过各式各样的斗争，日军对南京人民的暴行于12月底有些收敛。但有一天正在吃中午饭的时候，一位少年妇女跑到办事处呼救，说日军一人将她的丈夫打死了！笔者偕塚本和尚和欧阳都麟掩埋队长急忙跟随呼救的妇女到他家中，见其丈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饮弹伏面而亡，血

流不止，少妇见状嚎啕大哭！盖日兵独自持枪闯入他家欲淫其妻，妻呼救时夫奔入，军开枪，其妻得逃到办事处报警，因其家离办事处很近故也。此时难民区入口处已有岗哨，而这家距离哨处很近，如此白昼行凶，岗哨形同虚设！塚本和尚火冒三丈去质问岗哨为什么白昼放进人来行凶不管！笔者同欧阳回办事处叫了掩埋队员数人抬木棺一口，又一同到死者家将其夫收殓埋葬于附近空地中。

经此事件，欧阳队长提出应及时地掩埋我死难同胞的问题，打算从12月12日起，自山西路口经上海路两旁水塘中一直到五台山附近对我被杀难民及被奸不从贞烈而死及被奸后羞愤自杀投塘者的尸体进行打捞。认为应在严冬季节先从各个水塘捞出尸体，用卡车载出城外义地里埋葬，以免到开春日久尸腐不堪收拾。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决定将南京红卍字会新收进一批义仓大米，用米代金发给掩埋人员和司机等工作人员，再烦塚本和尚师徒押车出城谅无阻碍；并征得二位副会长的同意，尚得塚本和尚愿为死难者念佛送葬；又烦日本海军高等嘱托盐泽和塚本和尚向日本当局说明始取得《南京红卍字会尸体掩埋许可证明》。

1938年1月初旬开始埋葬工作，笔者一同参加了埋葬工作。大家将打捞出塘的尸体分开男女，每体用芦席一床裹好洒以石灰最后用草绳捆好，再装上卡车，约一卡车可装50具。塚本和尚同司机坐在驾驶室以便出城，车开到中华门外红卍字会义地，在那里已派来的掩埋队员掘好一些大墓穴，每穴葬50具，男女不同穴，埋好后立标登记。当时已将掩埋队员分做两组，一组在义地掘穴卸尸掩埋，一大组在城里捞尸裹体、装车。当初捞尸体的掩埋队员，有的从各具尸体中得到金手饰和钱钞，据为己有，大家反映甘苦不均并影响工作效率，因此委任欧阳队长掌握一切财物先归公，再按掩埋队员均分之原则处理。

笔者回忆起开始掩埋时的情境，横尸满地，惨不忍睹！我无辜之难胞罹此荼毒，怨愤奚似！又想起塚本和尚和其弟子小野僧二人从不懈怠地跟车击鼓念经超度生灵！对他师徒二人大无畏慈悲精神更使终生难忘！

从1938年1月初南京红卍字分会开始掩埋工作，在欧阳都麟队长的率领下由塚本和尚和其弟子小野僧跟卡车敲鼓念经超度亡灵的进行

着对死难者尸体之掩埋工作,一直进行得很顺利。约于1月中旬欧阳队长回办事处吃午饭时,曾怨愤地对笔者说,今天曾帮助收容所一户掩埋了一具男尸,死者是一位国府委员,当日军进城时他愤然殉国,死前曾有绝命诗一首……。笔者闻之很受感动!当时请欧阳进一步地问清事迹,欧阳也应允了,可惜笔者于斯月终即匆匆地离去始终没给这位烈士留下史绩,真是遗憾之至了!

笔者在2月1日离走后,欧阳都麟掩埋队长仍坚持他的慈济掩埋工作。据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统计,在南京大屠杀时共掩埋了43 061具死难者的尸体。

1938年新年时,日主计大尉二川喜代带着日本酒和鱼类来办事处“恭贺新年”,他说共发还了义仓之米约7 000担,合350吨。由于红卍字会卡车少,在运输中二川曾派车助运,笔者感谢他们友好帮助,使归还的大米早日运完。二川并表示将提供一切方便帮助南京红卍字会的难民救济工作。

日本海军嘱托盐泽也曾来办事处贺岁,并用数辆卡车运来儿童食品、糖果、小孩衣物毛巾等物,和面粉若干袋等等,请求南京红卍字会替他们发放给难民区的难民,并说:“敝司令官阁下,很为贵会为掩埋我战死的空军尸体的义举所感!因此将贵会不肯接收那笔谢金,到上海买回这些东西,请贵会收下,当作新年贺礼分发给难民吧!千万拜托。”笔者经与副会长陈冠麟研究决定让他们自己分发,南京红卍字会决不插手!盖自掩埋尸体以来,每日所听到的、看到的死难同胞各种惨状,同仇敌忾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啊!笔者就答复盐泽道:“这是好事!理应代贵部分发。但为缓和贵军对难民们的暴行的反抗气氛,贵军自己发放,其效果不更好吗?”盐泽嘱托很同意笔者的说法,即告辞而去。约于1938年1月中旬盐泽又来访,并说上次救济难民直接发放效果很好。由于难民麇集在南京一隅月余不得沟通,各家各户均感无米为炊。盐泽又多次用卡车运进难民区大宗的米面均以低价出售以济民困。时难民区很多在马路旁摆摊设点做买卖、开小吃店、饭铺……。盐泽对以低价售粮之“义举”,颇为自我欣赏!笔者也称赞他活跃了难民区的生活,但近40万众长期不准自由地在城里活动,逃进难民区的南京市民不准回家久非良

策,时又因很多人吃不上菜,难民区中有很多生病的,故笔者建议“难民回家”(指从市内各区逃进难民区的市民)、“难民还乡”(指郊外或各地人民),烦盐泽向军方提出,要求对难民作出安全措施。由于铁路通车尚待时日,城内被残杀市民的尸体尚待清理,所以难民区一时尚不得疏散。

1938年1月下旬,我中国习惯的春节即将来临,笔者建议南京红卍字会应该对难民区中贫困户发粮,对城陷以来义务参加南京红卍字会的各诊所义务人员发粮,在春节期间五个粥场应加粮施赈。各副会长都同意了,印了很多粮票,在飞雪中笔者带领会内工作人员到贫困户家送施赈粮票!这次春节是在国破家亡、强寇暴行、惊心动魄、满腔愤怒中度过的!

1938年1月31日下午,二川喜代大尉带来日本酒两大瓶及鱼、肉罐头等物来贺春节,笔者留其晚餐,二人酒酣忘情共吟唐诗《枫桥夜泊》,相顾失笑!他说:“可惜镇江隧道故障不通,不然我们乘火车到寒山寺听听钟声多好!”笔者接着问道:“何日能通?我想到上海去。”二川说:“每天兵站有交通汽车、卡车开往上海去,您想去什么时间都可以。”笔者乃说了一篇假话道:“南京红卍字会是上海的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的东南分会。自贵军占领后至今已49日,本分会食粮虽有,但钱财空竭,我想去上海向总会要钱以济难民。”他问什么时候走,我决定明天一早走,他约定明早8时前到新街口兵站司令部见。晚饭后他就告别了。

斯日晚,笔者到副会长陈冠麟家告别,恰巧副会长张南悟亦在陈家,张知之乞求笔者也将他一同带走,见笔者有难色,张声泪俱下地乞求救让他离难。陈也为张说项,因张是湖北人,家属都住在汉口,中日战争不知何日了局,张在此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等。因此笔者就答应了张的要求,约定明晨7时一同由山西路办事处乘红卍字会的卡车送到新街口日军兵站司令部换车。

笔者又安排了赵全忠副官和孙元臣通信员,并给了孙回家的路费百元,还给他一件旧棉袍,因南京红卍字会为笔者新做了件灰布棉袍。又嘱咐他,京沪铁路通了,可乘车到上海,再乘船到青岛,由青岛回老家掖县。如在这里有困难可到盛锡福帽厂。南京盛锡福的店员都知道我,和他经理是亲戚。笔者又给他写了一纸介绍信请他们对孙关照。

夜半时有敲门声,闯进一中年男子,开门见山地对笔者道:“我是没有退出城的中央宪兵营长,城陷时求红卍字会收容就义务在会工作。我早看出您也是和我一样,您在会里所作所为使我看在眼里敬在心上!知道您明天要走,今天我冒死请求将我一同带着!”笔者就答应带他。于2月1日晨7时,笔者偕张南悟,宪兵营长一行三人乘南京红卍字会卡车来到新街口,在日本兵站司令部找到二川喜代,他留我们一同吃了早饭后,就安排我们乘兵站卡车驰往上海矣!当二川送笔者上车时给了我一件证明,说道:“你办完了事回来时,可持此证到上海兵站搭车回南京来,再见吧!祝您一路平安!”

笔者一行三人乘日军兵站卡车驰出南京市,一路坎坷不平,沿途村落集市都是断垣残壁,焦土无垠,尤其是经过城市,高楼大厦多半遭到焚毁,我东南富庶美丽的城市遭到日军之狂烧,目不忍睹,令人发指!

卡车奔驰终日,仅在无锡和苏州稍事停车休息,日落西山始进入上海市。笔者一行三人到法租界找到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的负责人,他招待了我们。张南悟副会长暂留在上海,笔者和这位宪兵营长以同仇敌忾的心情一同经香港赴武汉归队去了!

1987年3月7日完稿

[原载《青岛文史资料》1989年第8辑,文中个别地名有误,为保持原貌,未作改动。]

虎口余生

——南京抗战亲历记

孙晋良

八·一三以后经过三个月的血战,上海已全部沦入敌手,南京政府已迁往重庆;贪婪而凶残的日本侵略军,张牙舞爪扑向南京。大街小巷,商店关闭,行人稀少,只有战士们忙着备战,有的搬运军用物资,有的构筑工事,空气十分紧张。就在这个当儿,我由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报国心切,怀着满腔热忱,毅然脱离学校(滋阳乡师)直奔南京参战;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二日加入三十七陆军医院当上看护兵,未穿上军装就到病房上班,伤员很欢迎,自己很乐意。

隆隆的炮声,一天比一天清晰,敌机天天空袭,都被高射炮打得不敢低飞,盲目投弹而逃,两架被击中,拖着长烟坠落了。十二月七日敌兵已临城下,首先猛攻中华门、光华门,八日战斗最激烈,我中华门失而复得,我院由逸仙桥转移太平路,距前线不过二三里。由于战况激烈,伤员下不来,九日一早,我们受良心的驱使,自告奋勇,组织担架队廿余人,冒着枪林弹雨,忘了饥渴劳累去抬伤员。来到中华门里,硝烟弥漫只见死尸累累,碰见还活着的伤员,我们抬上就走,但不能全部抬光,剩下的呻吟着,号叫着,十分凄惨。十日,我院转移龙蟠里时,敌人又攻旱〔水〕西门,夜间重炮轰城,地动山摇,救护车整夜不停,送来伤员急救后,即转移后方。谁知情况逐渐恶化,第二天后路不通了,大家惴惴不安,由于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废寝忘食,人们形容憔悴,精疲力竭,最后转移上海路,整夜不见救护车运来伤员,大家更焦急,谁也不敢入睡,前方情况不明,但闻清凉山我军炮兵彻夜怒吼,半夜后才发现中山北路的人群如潮水般流向挹江门去,马路上丢弃的行李衣物,历历皆是,此种情景显然是炮火掩护下的退却了,这时的医务人员束手无策,战无力,退无路,决不能降,更

不能无代价的死——走投无路。

十二月十三日晨,稀疏的枪炮声持续着,死神笼罩南京城,我们同乡同学九人为了寻找栖身之地,来到珠江路(原陆军大学校)第三难民收容所,由于三天没吃饭,虽不觉饿,但渴得心里冒火,只好在难友中买点米,借个面盆烧饭充饥。次日午后气势汹汹的鬼子兵来了一群,端着刺刀横冲直撞,有个七八岁的小孩正在吃饭,被一脚踢倒,饭碗滚了几米远;鬼子闯入各楼各室,吆喝着“通通集合”,然后逐个检查,青壮年带走二百多人,十二月十六日鬼子又来了,这次带人更多,我和同学王孝芳都在内。临行前,我看见西北角一座楼房有鬼子站岗,同列难友立即向我使眼色,低声说:“莫看!鬼子正在轮奸妇女,刚才有人走近,被打得头破血流,生命难保,唉!……”

穷凶极恶的鬼子兵,端着三八式枪,刺刀明晃晃,押解我们东去。行进中忽然队伍停下来,鬼子军官叫我和另外几个小青年出列,又和另一个鬼子叽咕了几句,指着我说:“开路!”可是我在返回原地的路上又被散兵抓去当苦力,抬些抢来的食物,出和平门又行二里才到他们的驻地,路过和平门车站时,只见一片瓦砾,废墟中横七竖八的死尸不计其数,有的已烧焦,看不清面貌,硝烟味、腥臭味,令人作呕。

苦力活干完,我立即返回,谁知在途中又遇一鬼子军官纠缠,连说咪西!咪西!汉奸伙夫也帮腔:“别怕,太君叫吃就吃吧!”其实,我恨其入骨,岂肯吃他嗟来之食,狡猾的军官却认为我是小孩,指手画脚地要我跟他一道打蒋介石,我点头答应,他竟哈哈大笑,我乘机要求先回家告诉老人,请他开个路条好通过哨卡,他痛快地写了什么“良民……沿途保护……”等字样,署名番号是中岛部队、蒲州联队,印章刻着“云同”二字。

拿着路条走到和平门车站北边,不料遇到杀人坑(坑长宽各五六米,周围铁丝网)一群刽子手,端着上刺刀的三八枪,朝我们同行的七人迎击,不问青红皂白,用木棍劈头盖脸地乱打,嚎叫着硬向杀人坑里推赶。正在紧急时刻,忽然南面来个鬼子,叽里咕噜地乱叫,刽子手答上话,就吩咐我和另一个小孩跟他走,刚走不远,只听得后边枪响了,还夹杂着嚎叫声。来到和平门外一个马厩,鬼子指使俺俩干活,我假装害怕,不敢接近大洋马,他看我俩无用,索性挥手说“开路”!就这样,才经和平门进

城,回归原处时,同学们惊喜交集,同声问我:王孝芳呢?听说鬼子列队带走的人全部机枪点名,因此断定王孝芳同学是牺牲了,五十年来我一直怀念着他。

几天后得悉军医人员都在中山北路外交部,由国际友人马冀牧师组成万国红十字会,收容伤员三千多,正在医疗中。我们闻信赶到,仍做护士工作,在这期间,曾会见原军医杨××,听他叙述个人遭受机枪点名的情景:密集队形排好队,不准动,先由汉奸胡言乱语的讲话,待队后架好机枪,汉奸退下讲台,立即扫射,都倒下后刽子手再逐个穿刺,如有动弹的再补刺几刀。他说:我是未中弹扑倒假死的,曾挨两刀,咬紧牙关未动,因此待到天黑,从尸堆中爬往鼓楼医院获生。由此证明鬼子列队带走的人都是这样杀害的。据当时万国红十字会透露,截止1938年元月份已埋尸骨十万具以上,可见杀人之多,骇人听闻。1938年4月份,伤病员全部治愈出院,我和同学们才逃出南京,奔向抗战大后方,途经江北,蒙新四军叶飞支队热情接待,迄今难忘。

虎口余生,血的教训,铭刻肺腑,不能光凭热情报国,更需要精湛的武艺,卓越的战术,用以复仇雪耻,因此下定决心,报考军校求学,以达到救国救民之目的。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已五十个春秋了,回忆我身临其境的见闻点滴,如实汇报,作为历史见证,望国人永远毋忘在此惨案中死难的同胞。

[原载《徽山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

南京沦陷目睹记

罗祚威^①

内蒙买马

1937年12月1日,我将在绥远归绥(今内蒙呼和浩特)买来的军马120匹运抵南京,同行的有骑兵团第二连排长郭时,两个班长和四个马镖师。到浦口时,看到站台上坐着很多逃难的难民,南京城内的公共汽车已停开,我们改乘小火车到孝陵卫,教导总队营房内只有少数留守人员,骑兵团已开驻汤山镇,当天我们即去汤山镇归队。

归队参战

我到汤山镇不久,就听说日军由京杭国道向南京进犯,先头部队已达沧波门,与我队(教导总队骑兵团)第二连遭遇,郭时排长阵亡,代连长南振炎败回汤山镇。10日,我们奉令撤回城内,住进北极阁下考试院内。当晚又命令全队官兵去中华门支援守城部队,我们尚未到达南门,即被前面部队所阻,不能前进。队长下令在马路边休息待命。听自前方下来的士兵说,敌军用炮将中华门城门轰破一个洞,把重机枪插入洞内向城里扫射,我军曾派人持麻袋堵塞洞口,死伤很多人也未能堵住,最后选出几个敢死队员,从城墙上缒下去,用手榴弹将机枪炸毁,才解了危急。

^① 作者当时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骑兵团兽医。

返回营房

不久,我队奉令返回驻地,这时已是深夜了。在城外 10 天,没能安心的睡觉,今晚在城内原想可以安心睡眠了。谁想到天将亮时,敌人向城内开炮,炮弹就落在住处附近。我们也顾不得再睡了,赶紧穿好衣服,带着武器跑出来躲进门前的防空洞内。

炮声停后,骑兵团队部转移到珠江路丁三汽车行,三个连分住三个地方,队部只有一个传令班和兽医室十余人。12 日,队长王翰卿去总队部开会,队附南振炎私自去下关找车想逃走。傍晚,队长自总队部回来,对我说:总队部命令骑兵团三个连不带马匹,明日拂晓通过中央军校后面的富贵洞(那时城防总司令是唐生智,桂永清以教导总队总队长的身份兼副总司令,总队部即设在富贵洞内),绕到紫金山敌军的背侧去出击。他那时意志很消沉,要我陪他下棋,同时和我说:“他这次出击,可能回不来了。”他要我等他们走后,想法逃出南京。他的家眷都已去江西,要我将她们接到湖南我的家乡去。正说着话,忽听门外有人喊王队长,队长叫我出去看看。只见来人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我是骑兵团的兽医罗祚威,他说你赶快叫王队长出来,有要事。我看来势很汹,只好回去告诉队长,说是那人一定要你去。王队长连忙出来一看,原来是总队参谋长邱清泉。邱见王后,低声说部队撤退了,马上去下关集合!说毕即乘汽车走了。王见我在他后面,便对我说,你立即带领传令班去通知各连到下关集合。说完他也乘汽车走了。

撤退无路

王队长只身走后,我立即通知兽医室的人先撤,自己带着传令班杨班长等去通知三个骑兵团。当我们到达每个连住地时,都已空无一人。我只好和传令班的士兵一起骑着马到新街口,想从新街口往北经中山北路由挹江门出城。想不到中山北路挤满撤退下来的散兵,无法通过。于是我们改走老马路经三牌楼,走铁道部后门进去,从前门出来一看,马路

上人挤人,秩序很乱,还有许多人在马路旁边人行道上等着,无法过去。只好又回到铁道部,从后门出来,打算去金川门出城。

快到金川门时,遇到总队长桂永清及一些随从人员,他看到我们是教导总队的(我们都佩带着“教”字臂章),要我们下马,把臂章撕掉,随他一起出城。我当时看他也很狼狈,于是向杨班长说:“你把我的马牵着跟在后面,我先前去看看。”当我们走到前面岔路口时,忽然看到前面有几个带着第三十六师臂章的士兵,架着机枪,叫喊着不许后退。桂永清说我是副总司令,为什么要阻拦我?他们说:“副总司令也不能过去。”桂不顾阻拦,贸然冲过去,他的卫士也一起冲过去了。这时那几个士兵举枪想追击,副总队长周振强赶快站出来打圆场。我看情形不对,于是回来和杨班长等骑上马向后跑去,进海军部后门,从前门出去,再到中山北路,仍然是人挤人,不能通过。

冲出城去

我们站在路边正犯难的时候,忽然看到一队骑兵从人群中冲了出来。我一看是骑三连的队伍,他们看到我在路边,即喊我们跟他们一起冲。于是,我和杨等插到他们中间。他们说:“连长和排长都不见了,只有几个老班长将队伍拉出来,要我跟他们一块儿走。”我们冲到挹江门时,看到三个城门洞堵死了两个,中间一个在城墙下挖了一个宽一米多的壕沟,城门洞内用麻包堵了一半,两个士兵站在麻袋上,一面持枪向天空射击,一面高喊不许退!前面的骑兵冲过去将那两个士兵冲倒,我跟着冲过去,那时因天黑,看不到有沟,许多人被挤到沟里踩死了,我冲过时沟已被死尸填平,马踩到死尸上突然打一前失,我趁势扒上麻袋,一下就翻过麻袋堆,摔下来时踩到一个人身上,原来是桂永清的卫士,才知桂也是从挹江门出来的。

渡江不成

我跟随着桂永清到江边找船,桂叫我传知士兵们将马都推到江里

去。在江边，只见很多散兵在往来寻找，看到一只小船，即鸣枪令其靠岸，很多人都急忙抢前登船，以至船载过重，划到江心即看到那只船慢慢沉没，船上的人高喊救命，亦无人理睬。桂永清看在江边找不到船，就对大家说：谁能找到船，当奖5000元。

我和杨班长看到没办法，便离开他们向江边走去。忽见江心中有一大木船，摇摇晃晃，好像没有人掌舵似的。我和杨商量，找一根长绳，系上一块木板，由杨骑木板向大船划去，我则在岸上放长绳。因天黑，看不清杨班长，过一会儿，忽然感到绳子松了，赶紧拉绳子，只见木板不见人，心想他可能落入江中。我正在着急时，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喊我，仔细看去，只见杨班长已爬上江心那只木船并将它慢慢地向江边靠来。

等船靠岸，我连忙喊桂永清上船，并将在岸上的骑兵连士兵约100余人都送上船去。最后连长陆传瑞也来了，他拉着我说还不快点上船，等什么？想不到桂永清上船后，看到不断的上人，连忙叫快开船。这时船已离岸，我因眼睛近视，怕跳时看不清而落入江中。当陆连长跳上船时我已松开他的手，由另一饲养员武××拉着他的手跳上船去，不幸落入江中，连呼救命。后来我归队后，才知道他们都以为我被淹死了。陆还说 he 上船后，听到有人喊救命。

突围失败

看着船已离岸，我只有独自在江边上徘徊。天亮后，忽听枪炮声，在江边的散兵都向燕子矶方向跑去，我也跟着跑去。在路边上看到有十几个带“教”字臂章的人在休息，我便走上前去询问，才知他们是刚由前线下来的第一连，该连只剩下连长和十几个人了。连长高振芳是军校九期毕业，谈起来曾和我在中学——北京师大附中同过学。于是，他要我和他们一起去找船。先是他们连的凌排长都到下关街上去，将门板拆下用绑腿捆成木筏，由士兵推入江中，让高和我先上去。但我和高都不会游泳，一上去，筏子一歪，将我俩翻倒在水里，他们赶快将我俩拖上岸。于是，改由凌排长带几人先上木筏过江去找船，要我们在江边等候，我和高等了很久，未见凌回来。我说在骑兵队部曾看到情报说，日军是由京杭

国道经句容侵入南京的，镇江一带无敌踪，我们何不顺京沪铁路先到镇江，再渡江到扬州！他也同意我的看法，于是向燕子矶走去。

教导总队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部队，所有的军官都是军校毕业生。装备最好，每个官佐及班长等都发一支德造的20响驳壳枪，官兵均发呢军装，骑兵还发马靴。后来上海撤退后，原来的三个团扩充为三个旅九个团，官兵一律发灰布棉军装。我因回来较晚，没领到棉衣，在退却时仍穿着呢军衣。那些散兵都认为我是一个高级军官，纷纷前来求我带他们走。到燕子矶时已收容数百人。高振芳和我商量，要我出面把这批人组织起来，由高指挥向京沪线冲去。天黑后队伍出动，未走多远，即看到有电话线，再前进忽闻对面有人声，我们高呼口令，不见应声，反招来枪击。于是我们都卧倒向对方还击，后来高听到枪声不对，不像日军的三八式枪声，连呼停止射击，始知对方也是逃出来的散兵。高看到这样冲不是办法，又将队伍带回燕子矶。

到燕子矶后，即有人出来说（天黑，看不清是谁，只听到是北方口音），这样冲法，只是去送死，我们还是向敌人投降吧！敌陆军中有很多是东北人，向他们投降或许不会受虐待。那时队伍中有骑兵队通信排20多人，由排附蒋××带领着。蒋向我说：我们也投降罢！我说你看我穿着呢军装，敌人一看就会认出我是个军官，不会放过我的，我决不会白白去送死。我们是中国军人，要有民族气节，决不要干这种蠢事，但这些人执意不听，最后落得可悲的下场！

分道扬镳

当我正对有人提出投降表态时，高连长暗中将我拉到一边说：“我们决不能投降，先找个地方躲一下，等日本人进城后，再化装去镇江。”主意已定，我俩和我的勤务兵罗焕文趁天未亮，即退出队伍，走出燕子矶街上，到田坝里钻进一个草垛里藏了起来。不久，即见那些散兵排成一队，由一人打着白旗向死路上走去。随后又见日本骑兵分散到各村庄搜索，边搜查边放火烧房子。直到天黑后，我们三人才从草垛中出来，找到一座空院子，有四间房屋。我们走到最后一间，罗焕文在屋里找到一篮缸

豆和一个铁锅。我们将屋里的凳子打散,生起火来煮豇豆吃。大约在那屋里躲了三天,白天钻到床底下,晚间出来到地里找些白菜吃。

有一天上午忽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原来后面的房屋起火,只好胡乱找一件旧衣服套在军衣外面跑了出来。见到许多人有的挑着担子,有的空着手,都换了便装,匆忙地在公路上乱跑。公路两边躺满了死尸,有的还扶着重机枪,有的是被敌人捆住双手后用刺刀扎死的。走不多远即到尧化门营房,房屋都已焚毁,院坝中到处躺着死尸。我们因白天走不出去,只好躺在死尸旁边装死。等到日落以后,才沿着铁路向镇江方向走去。

进难民所

天大亮后才走近栖霞山,见路旁死尸很多。听过路的人说栖霞山庙里设有难民收容所,想去那里躲一下。走到江南水泥厂时,听说那里也收容难民,于是先到水泥厂。只见厂里铁栅栏门关着,有一工人在守门。我们请他收留,他听我和高都讲的北京话,连忙说:“我们都是老乡,快进门来!”他把我们安置在一间大屋里,并向一个外国人作了介绍(据说是厂主人请来守厂的)。以后,每天由那个外国人带领我们去江边打捞死尸,捞上来后埋在江边一个小山坡上。我一共捞了8具死尸,全是被火烧过的残骸,面目都辨别不清了。

大约在江南水泥厂住了7天,忽然听那位北京籍的工人向我们说,日本人明天要来厂里检查,叫我们赶快走。他给我们一床棉絮,给我找来一双布鞋,并将我穿的呢军装拿去丢在山洞里。这时已有渡船过江了,他们把我们送上船,过江到瓜埠去。

渡江归队

渡江后,我们顺着公路向西走去,途中遇到两个人,他们说是自南京逃出来的。日本人进城后,将他们赶到江边,用机枪扫射后,把死尸推到江里,他们只受了点轻伤,从江里游上岸跑出来的。

3月初,我们回到汉口,在武昌骆伽山战干团团部见到桂永清。他说教导总队已改编为第四十六师,要我去该师报到。高振芳则留在战干团任学生队长。我到衡山第四十六师后,因骑兵团已缩编为骑兵连,兽医的编制也大大缩减,派我去骑兵连协助工作。在那里我遇到原通信排的朱班长,他也是和我一起在燕子矶遇着的,他参加了投降的队伍。据说天亮后他们由一个汉奸率领,打着白旗向敌军走去,离开燕子矶不远,即遇上敌骑兵,命他们缴械后,都关在铁罐车中,两天没给饭吃,第三天就将他们带到江边,站好队,从背后用机枪扫射,接着又挨个用刺刀扎,最后将他们全都推入江中。我想这就是变节者的下场!朱头上中了一枪,右肋部挨了一刀,但未致死。推到江里后,他便乘机泅水逃走。他要我看他的头顶和右肋都还有伤疤。

以后,又遇到几个从南京逃出来的同事,他们是等日军进城后,才化装出来的。先到上海,转去香港,经广州到武汉报到后,才回到部队的。他们说,日军进城后,先由汉奸带着到难民区(鼓楼医院附近)搜查散兵,查出很多人,都带到江边枪杀了。他们在街上还看到有些日军用儿童当靶子,随便枪杀,而且到处烧杀、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南京最繁华的一条街——太平路,自大行宫起至花牌楼均被烧光。

1948年我曾去南京联勤总部副官学校学习,该校即设在原教导总队遗址上,我到处看看,都已非原来面目,骑兵队的几幢营房已成一片空地,马厩也只剩下几块水泥厩床。我曾到过一户普通民宅,据主人说,他一家十余口,南京沦陷后,敌人曾来敲门,因开门较迟,全家大小都被杀害,他当时不在家,才幸免于难。据说像他家这样的遭遇,在南京不知还有多少家。

1987年7月4日

[原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南京大屠杀见闻

耿九青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后,我曾在南京城内的难民区里渡过了艰难的三个月,亲眼目睹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的一些情景。

南京市内的难民区是在淞沪战争期间设立的。淞沪战争爆发后,日军飞机对沪宁线反复进行狂轰滥炸,大批百姓流离失所,像潮水般涌入南京。为了安置这些难民,当时国民党当局与国际红十字会在南京市内设立难民区,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居住。难民区内还设了数十个粥厂,每天向难民赈发两次大米粥。所谓赈发,并不是白给,而是让难民自己花钱购买,不过价钱很便宜,一角钱可买到十个竹签,每个竹签可换到一大铜勺大米粥,可够两个人充饥。

1937年12月初,日军大举进攻南京时,我在南京宪兵第十团当兵。12月12日,我团奉命撤至下关渡江。当时,南京卫戍总司令唐生智早已乘火车逃走,部队无人指挥,想过长江也找不到渡船。一时间大批军队混乱不堪,官兵纷纷各自逃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所措,就又回到南京城里,混入难民营里避难。在难民营我碰到了我们宪兵十团的两个弟兄,一个是九连的王仲良,一个是二连炊事兵王松林。我们为寻找住处费了些周折,一般老百姓不愿收留国民党官兵,幸亏我们碰到了个姓赵的老木匠师傅,是河南人,与王仲良是老乡,才让我们暂时在他那里住下。

12月13日,日军进入南京城。日本兵十分凶狠,不管有无抵抗,都是以榴弹炮开路,然后端着刺刀进行搜索。按国际公法规定,军队是不能进入难民区的。但日本军队不管那一套,照样从难民区里穿行,还经常到那里骚扰。收留我们的赵师傅怕出事,让我们离开他那里另找住处。我们找了些破席和木棍,在乱坟岗上搭起了一个席棚子,算是有了

住处。以后,我们的吃、穿、用就在黄昏或清晨时到难民区外面去寻找,一早一晚是日本兵很少活动的时候,否则碰上他们就有丧命的危险。

在这一段期间,我亲眼目睹了日本军队对南京人民的烧杀、奸淫、抢掠。他们一进入南京城就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日军下士都配有战刀,他们将每把刀砍下100个人头称为“祭刀”,因此这伙野兽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不到20天,除难民区外,整个南京城人烟绝迹。我们在早晚外出时,常在一个巷子里就见到七八个乃至十几个尸体;有的人家,锅里还盛着刚刚做好的饭菜来不及吃,人就被杀害了。有一个叫石寿山的南京人,逃到我们席棚里,哭诉了他一家人的悲惨遭遇,他家五口人,夫妻俩和三个孩子,住在太平路34标。就在日军进城的第五天,有五六个日本兵闯进他家,轮奸了他的妻子后,又用刺刀将她捅死。三个孩子也被劈死。当时他没在家,才幸免于难。

从1938年2月中旬开始,日本兵天天开着大汽车到难民区里抓夫去埋死人。我看到每天有几十辆装满尸体的大卡车,开往城外雨花台一带,一直运了一个多月。被敌人杀害的人真是无计其数。

日本兵毫无人性,连禽兽都不如,糟蹋了无数中国妇女。有的妇女被轮奸后致残,有的妇女被轮奸后当场捅死。大屠杀后,难民区外成了无人区,他们又到难民区里来继续做恶。金陵女子大学在难民区内,当时住满了男女难民,日军闯入该校,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妇女。其罪恶的兽行不可言表。在我们居住的院内有一姓秦的人家,家中有一个19岁的姑娘。有一次5个日本兵闯进来,姑娘躲藏不及,当即被野兽们轮奸。在3月份的一天,我看见一群日本兵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在国民政府门前的马路上打网球,真是无耻至极。

日军进城时正是12月份,天气比较寒冷,他们在大楼底下把大批家俱点着烤火,烤够了就一阵狞笑扬长而去,任其火势自然蔓延,一直将大楼烧着、烧光。我们在难民区经常站在高处向外眺望,看到南京城到处是大火,多者十几处,少则七八处,日以继夜,没有间断过,真令人触目惊心!1938年1月31日,我被抓夫到飞机场去,一路上看到原来南京城内最繁华的新街口、太平路、珠江路、白下路等地方,都被烧得连一间完整的房子也没有了,到处是瓦砾和熏得发黑的断墙残壁。

日本侵略军在大肆烧杀奸淫的同时,对南京还进行了穷凶极恶的抢掠,凡是他们认为好的东西都抢,然后将抢来的东西装上汽车运往下关,再由下关装上轮船运往日本。我国劳动人民世世代代所创造的财富,不知被这帮野兽烧掉、抢走多少!

不久,日军发觉难民区中混有国民党官兵,就以发良民证为名进行难民登记。这次登记是在1938年2月下旬开始的,登记站设在空场上,并排放十几张桌子,桌子上放着长长的木棍,周围还有几个拿着皮鞭的日本兵。登记时,让难民排成一路纵队,逐个进行审查登记。如果日本兵看你不顺眼就打你一棍子或给你两皮鞭。审查登记时,除问姓名、年龄、籍贯、职业外,还要让每个人脱帽和伸出双手进行检查,如果看到你额头比脸白,就说你是当兵戴军帽造成的;如果发现你右手虎口上有厚茧,就说你是持枪磨的。对有嫌疑的人,一律用汽车拉走,后果当然是凶多吉少。很多平时戴礼帽和经常拿镢头、铁锹干活的无辜百姓,也被他们当做士兵拉走而惨遭不幸。我侥幸没被检查出来,躲过这一关。后来我听说国民党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也躲在难民营中,他在脸上和身上抹了锅底灰,花了五百块钱买了一个小孩作陪伴,化装逃出城去。这件事使我受到启发,下决心设法逃走。不久,我联合了6个人,先到挹江门做了侦察,然后化装成买柴的,于1938年3月13日逃出了南京城,脱离了虎口。

[原载《河北文史资料》第20辑,1987年编印。]

一笔血债

一战士

我元月初间从滁县附近逃出来,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我一直留在南京,并且有十多天一直被扣留在敌营里。

伟大的南京,从去年十二月九日到十三日,在炮声、炸弹声、黑烟与红焰中,毁灭了,陷落了。

我本是×××队通信营里的小×长,十三日没有走得及,于是在一家没人的铺子里被俘了。那时我没被杀掉,是因为我已换了便衣,只独自一个人,并且没有在街上,偏偏敌人要找水夫,这样我才被押着走了。走在街上,真是难过,路上东一个西一个,都是我们同胞的尸体,我不敢多看,偏又不自主的偷眼细看,哪里还能看得清楚!多半是一堆血肉棉衣在一起模糊着,肚皮被扒开了,小便也割了去,后来我才知道,敌兵把挖了割了的东西,卖给浪人,还很可以得几个钱呢!

后来走到一所还略微像个样子的院子里,门口贴个白条子,也不晓得上面画的是什麼,另外还挂了一面太阳旗。里面还另外有几个同胞,袖子上带着一块白布,布上面有些记号,不久我也带上一个,这就是我们的护身符,有了这个护身符,我又在南京停了十多天,没有遇着危险。在二十六日敌军又往江北开拔,那时一个敌兵拔出手枪,预备给我来个“临别纪念”,真是我的命好,忽然最初俘获我的一个官佐,给他打了个招呼,摆了摆手,于是又把我带到江北滁县附近。到那里他们途上掳得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没几天就死了,还是我把她埋了的。那天晚上他们把我关在屋里,又出去寻女人了,我才得破窗逃出,幸亏他们还不是正式作战队伍,所以我能免死逃出。

被俘的那天下午,整整抬了半天水,说也奇怪,敌人有张地图,上面有些圆圈,谁知道那就是水井的位置,自来水当然早坏了,可惜我们没有

把水井都填住。第二天早晨我又被迫担洗脸水,一个敌兵让我把水担到后院里,又让我往屋子里送,我不明白,他就又踢我又打我,等我明白了,我只好往屋里送。我方才走进去,便一眼看见了两位女同胞掩着一条毡子,躺在那里,两个满脸横肉的“皇军”官佐,一个人穿了一件女衣在对脸狞笑。我很快的放下水桶,昏着脑瓜子走出来了,我幸亏仅仅是中国人,还没得是这〔两〕位女同胞的家亲或朋友!后来我见得太多了,才知道可怜的女孩子们,就在大白天,也哪能穿衣服呢!

又是一天,敌人伙夫渐同我熟了,午饭后,他笑得大张着嘴,露着牙齿,拿一张照片给我看,上面明明是大江,水里飘满了浮尸!这不用说又是敌海军和空军对难民攻击的战绩了。

一批女人赶进来了,她们的父兄、丈夫和儿女,那当然不用说了。黄昏时分,我见两个裸体女尸被拖了出去。不分白天和夜晚,总是听到哀号和嬉笑。日子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是在度日如年,十六号那一天,我们要搬了,这次走到街上,黑烟红焰,仍然没有断,同胞的尸体可实在多得可怕,特别多添了许多裸体女尸,有的很可以看出是反抗暴行,才被敌军顺势来个剖腹,手臂上都是伤痕。十个总有八个是肚子破着,肠子挤到外边来了,还有几个母亲和血污的胎儿躺在一起。他们所以裸体的原因也很简单,她们活着的时候,“皇军”还不让她们穿衣服,死了不给她们开刀破肚就是好的,还会把衣裳给她们穿上吗?这些女尸的乳部,不是被割了去,便是被刺刀刺得血肉模糊,这明明是“皇军”对于已经死了的女人还要再来一番侮辱!

这次搬到了一个学校的地方,这里已住有一部敌军,并且还有一百多个被俘的士兵和老百姓,敌军当然不会养活他们。就在十六日那天下午,武装同志一批一批的被扒了衣服,虽然挣扎也不行,都连手带脚的捆在柱子上、门上或墙角。那时,有了护符的我,躲在做饭和有水桶的屋子里。天哪!我真不晓得“皇军”还会用锥子!他们用锥子和针向我们同志身上直刺,直刺成了血人!被难同志有时叫骂怒视,他们会连眼睛也刺上两锥子,最后是用刺刀把喉咙穿破,血像泉水一般的涌出来,皇军便在旁拍手叫好!

对整批被俘的老百姓,“皇军”如果用不着他们,便把他们赶到空地

上,让他们各挖一个土坑,跪在坑沿上,不跪的话,就是照腿上刺一刀,那当然就跪啦!于是“皇军”就对准他开一枪,这么一来,尸体自然就倒在坑里去了。屠杀以后,掩埋的工作就该着我们这些白袖圈的人来干了。这些杀法真是要打破一切一切的记录呢!

只我的眼睛所见的血,何止三两吨?这是敌人给我们欠下来的南京血债的一部分。

[原载《兽军兽行》,广州《救亡日报》社 1938 年 4 月版。]

三、幸存难民的回忆

沦京五月记

李克痕

记者系南京某文化机关的职员，当南京陷落，因职务所累，未得退出，身受种种痛苦，目睹我男女同胞遭暴敌之蹂躏，想来伤心至极，泪已盈眶。我不善为文，谨就个人之经历，诚恳记下，献于我爱国同胞之前。

当南京局势严重时，我住在板桥（南京之南的一个村镇），一位六十三岁的老母和病得很重的妻伴着我，而我又是残废人（足跛）。一家人就是这样老弱残废，加之有公务在身，使我不得不留在南京。以下写我生活在敌人铁蹄下的实况：

（一）乞讨生涯

去年十二月九日，敌人由江宁县向南京进攻，我方在板桥之守兵较少，于是敌军很容易的占领了这重要的据点，向东可与牛首山呼应，向西可控制大胜关，南京受严重的威胁。当敌我在板桥一带发生剧烈战时，我躲在地窖内，只听得紧密的枪声，越响越猛。好久，枪声渐渐停了，一阵沉重细碎的脚步声，皮鞋的铁钉发出尖锐的惨叫，夹杂着几句听不懂

的话……这些飘送到我的耳鼓里,像一排利刃刺在我的心头上:

“呵,我被宣布死刑了,我就这样陷落在敌人的手里吗?……”

我所住的是一所较新的民房,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我搬到一家破旧的茅屋里,老葛(我的老仆人)就在这时被拉去作伕子,他只好随敌人去了,他的两眼发出忧郁光来,一边走一边回首望我,他的内心该如何悲哀,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是那样老弱,就是不死在敌人的刺刀下,也要累得筋断骨折。残暴的敌人临去时,指着我这残废的腿,发出奇怪的狞笑,啊,就是因为这条残废的腿,我才能活到现在!

十日晨,暴敌军开始烧毁房屋,附近的一些新房子都点火烧着,谁知就是这些破得不堪住的草房,也不能幸免呢?匆忙中,扶着年迈的妈妈逃出火场,躲到一所地窟内,病得极沉重的妻,被扔在茅屋里,我以为她一定烧死了,谁知她竟从火堆里爬出,这时兽兵正忙于焚烧房屋,跑来跑去,看到我的妻坐在道旁,烧得焦头烂额的,残暴的敌兵呀,他们不但没有一点怜悯心,并且在忙乱中还用皮鞋踢她,还报之以怕人的狞笑。我的妻已不能自由动作了,她忍着痛坐起来,为了避免敌人的糟蹋,她又爬进火堆内躲起来,当时房子已烧塌,可是还有燃着的灰烬,烧着她的棉裤,她昏迷了,直到我唤醒她,棉裤已烧得不能再穿,身上已烧得破烂不堪了,在凛冽的寒风里她只好穿那一条破单裤,却也烧破了好些洞。

一天就在火堆中过去,充满恐惧,也充满愤恨,死,这魔鬼,时时的要爬到我身上来?上帝啊,我只有将我的命运交给上帝!(在这里,我要声明的我是个基督信徒)天黑了,给人带来更多的恐惧成分,广漠惨淡的大地,越觉凄凉了,熊熊的火焰还在烧,除了远处传来的密密枪声,一切都现出死的沉默,藉着火光,映出敌军岗兵的凶恶身影!妈妈搂着妻躲在墙角,一天没有吃东西,饥寒交迫,使她们抖在一起。落雨了,凄冽的北风吹得越紧。这一带的房子全部被烧毁了,夜寒袭来越猛,我想找个寄生的地方,绝不能在破瓦颓垣的火堆里过夜,可是妻不能走路,妈妈同我又无力帮助她!

好容易我找到两个老人,求他们帮忙,他们只是摇头,我跪在地上不知磕了多少头,又应许给他们两元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们才答应了。一块破门板作了抬人床,妻已经人事不醒,我担心她会死!

雨落得越猛,夜色越深沉,我们在黑暗中踉跄,约有一点钟,我们到了一座僻静的山村,这里,逃难来的人很多,四面有密密的山环绕,不熟悉的敌人,对这里并没有注意。

我向当地住户借宿,他们都报以冷眼,因为我是外乡人(我是东北人),他们另眼看待我,妈妈向一位老太太求情,她只给我们一点稻草,我们只好这样露宿了。

妻倒在稻草堆里,妈妈伴着她睡,一切人都睡了,山村也睡了,近处的寂静显得远处的枪炮声更清晰,每一声巨响,每一片火光,都使我起一阵痛苦的痉挛,那是日本刽子手在屠杀我们的同胞,不知多少生命财产,顷刻间毁灭了。我躲在一棵秃头枯树下张望周遭,牛首山踞踞在远方,像一只垂死的野兽,已失去往日的雄姿,我们的首都,在敌人炮火下作死的挣扎,阵阵的喊杀声,是那样雄壮,听来却像鬼嚎,飘荡在夜空,掠过每个山头,奔向遥远的关山,唤醒那里沉睡的人们——那里是我们的故乡,六年了,我离开她,无尽期的流浪,如今,我又逃亡,望望明日的去路,我不禁迷惘!

.....

敌军疲于应付前方的战争,对于占领区域不得不忽略,于是遍地土匪起来了,敌人烧杀淫掠的来残害我同胞,这些无知无识的土匪们,好似忘记了他们是中国人,唉,我只好承认他们是一种可怜人!有钱人的性命是极危险的,土匪们注意你,抢你的钱,还要残害你!我本来随身带有公款二百元,不知如何为土匪知道了,他们屡次向我探询都被我巧言哄过了,以后我只好装着穷困,每日乞衣乞食度日,以后土匪再不向我歪缠了,不久,妻以久病不起,与世长辞了。唉,她与我逃出故乡,回到祖国的怀抱,在这样环境下,她死了,我只好看她死去,我没有一点挽救的办法!

这样的乞讨生涯,过了八十余日,尝尽了人间未有的痛苦、人生的折磨!

在荒野里露宿,南国的冬天,是阴湿且冰冷的,但找不到住处,后来租来一处猪圈棚,那是妈妈向人家跪了半天,磕了不少响头,并密许以每月租金两元方弄到手。最令我忘不掉的是一件向人讨来的破夹袄,整个

的冬天,我就穿着这件破夹袄,平日身体便是极不耐寒,现在又没有相当的住处,几次,我几乎冻死,但我终没有死!

我只好这样故作穷困,过乞讨生活,不然,那些可怜的土匪同胞们,抢了我的钱是小事,恐怕世界早已没有我存在!

想来,我的乞讨生涯是具有深长意味的,也是极令人伤感的!

(二) 南京城里

南京城里有各国所办的难民区,很早就听人说过,但进城是很困难的,要经过严密的盘查,方可进城,因盘查失言而死的,不知有多少。进城是这样危险,所以我总没敢打进城的主意,直至今年二月间,乡下的土匪闹得越凶了,我只好决定进城去住,行李是很简单的,背上一个小包裹,同妈妈向中华门走去。

中华门仍如从前那样雄伟,站在那儿守卫的人,却换了凶残的敌人!门洞处站有八个敌兵,一个官长样子的敌兵,还有两个汉奸,老远望去,怪怕人的,他们的样子都太凶了,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走问前去,侥幸得很。还是这条腿的功劳,我得到进城的许可证!

秦淮河不停的流,除了难闻的臭味,好似又添了些血腥气!

中华路、太平路一带的房屋差不多全烧了,颓垣败墟,我不忍去看,低着头赶快走,到了宁海路,这里有我朋友的一所房屋,除了一个看房子的人,其余的都逃走了。我就在这里住下,首先应办的事是领安居证(以前的安居证是中岛部队发的,三月一日以后,改由特务机关换发)。

在山西路大街上,放了一张桌子,两旁排列二十余名敌兵,雪亮的刺刀尽在向人发威,这是日本特务机关发安居证的地方。一群来登记的同胞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都不说话,连喘气的声音也低了些。每次有四个人站在桌子前面,一个戴眼镜、尖头、瘦脸的中国人的面孔向每个人详细的盘问,遇着身体健壮精神饱满的小伙子,同时其他三人又不认识他,那位戴眼镜的人只一挥手,便有日本兵走来架出去,这小伙子便送了命。据说已经有一万人之多,断送在那戴眼镜的老汉奸手里!

妈妈同我都很容易的得到安居证,只是一张白纸,几句“日文”,许多

人却为它送了命。安居证上面有两个大图章,是打过牛痘针与防疫针的证明图章,下面有图章是特务机关的,在特务机关几个字的上面,男人画“/”作记号,女人便写个“女”字。

以上是我个人的经历,现在就此结束,再报告别的事情。

(三) 难民区

南京未陷之先,国际救济委员会便设有难民区,地点是南由新街口起,经中山北路、中山东路、汉中路,直到汉中门、挹江门等地,当时一般人目为安全地带,但敌军入城后,竟不顾国际公法,肆意恣扰,外人亦无法制止。

南京陷落时,尚有四十万居民困居城中,难民区成立,但房价昂贵,一般人均裹足不前,在难民区居住者不过十五万人左右,难民区以外之居民,多被敌人残杀,后来难民区也失其效用,敌人是同样的抢、奸、烧、杀。

南京沦于敌手,国际救济委员会所储之粮,仅可支持数日,而难民又少有自己的存粮者,残暴的敌人又封锁粮食店,一时粮食大起恐慌,残暴的敌人又阻挠往南京运粮,国际救济委员会亦束手无策,百般设法,皆未成功,敌人这样做的目的,在破坏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效能,令其自行瓦解,敌人亦可除一眼中钉,其用心之狠毒,说来令人发指!

现在难民区,已有名无实,国际救济委员会,已无声息的瓦解了,敌人多方设法妨害该会工作,该会又有何办法呢?该会对我国同胞的关切与帮助,真令人感激,由于他们的同情,更反映出敌人的残暴,日本法西斯已失去人性,连狗的心肝都没有了!全国同胞们,全世界爱好正义的人们,快起来,消灭了这人类中的强盗!

(四) 敌人的兽行

在这一段里,我要多报告一些,事实上也应该多说几句。

自抗战以来,敌人在各战区所暴露的种种行为,真是万恶极了,烧、

杀、抢、奸，都是暴敌的拿手好戏，但这种残暴的行为，一方面能增强我们抗战的力量，另一方面可使世界主持正义的人，明了暴日是人中禽兽，是应该群起消除的，所以我们要尽力的暴露敌人的兽行。同胞们，我们该觉醒了，我们不该再作纸醉金迷的梦，日本人要亡我们的国家，亡我民族，他更要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能存一点苟安的心理！

敌人攻入南京后，抢、烧、奸、杀，是同时并行的。中华门、通济门、光华门一带，遭敌人屠杀更为惨痛，百姓死者不知其数，就是年迈的老人，也不能幸免，大街上尸身横躺竖卧，血流满地，暴露日久，有些被狗吃了，肚肠拖地，尸首不全，真是惨不忍睹。敌人又到处纵火焚毁房屋，尤以中华路、太平路、夫子庙等处为甚，烧得片瓦无存，往日繁华街市，今日却变成一片废墟，残瓦颓垣，真令人触目伤心，总之自敌军进城，终日火光冲天，烟雾弥漫，放火焚房几成了他的能事，有时且迫我百姓前往救火，却将我同胞推入火堆，看其活活烧死，而残暴无人性的敌兵，却鼓掌大笑。同胞们，这种拿我同胞的性命开玩笑的深仇，我们应当如何来报复？

抢掠，这也是敌人的拿手好戏。入城后，挨家搜索，翻箱倒笼，凡稍值钱的家什物，或完好的衣服被褥，亦被抢去，敌人用卡禁〔车〕装载不知运往何处。不过两天光景，难民区以外各处，被抢一空，于是敌人便设法到难民区内抢劫。敌人狡猾多端，宣称以检查逃兵为口实，闯入难民区，经〔遭〕国际救济委员坚决反对，但敌人对国际公法一向漠视，也不能制止敌人的疯狂行为。他那〔哪〕里是检查逃兵？只是检查衣箱，遇有贵重物品，即行掳去，我同胞只有忍气吞声任其抢劫。敌人又想出抢劫的妙法，在路上以检查行人为名，搜索行人衣装，于是我同胞所有之钞票及其他贵重物品，尽被掳去，即或有稍美好之衣服，亦被强行剥去，想起敌人这种卑鄙行为，真令人痛恨。

残暴的敌人好似得了疯狂症，恣意的掳掠我同胞的财物，就是留京外人的财物也不免受其抢夺，敌兵竟公然闯入外人住宅，翻箱倒笼，抢劫值钱物品，各大使馆之外人多离京，仅有看房子的〔中国人〕，对此暴行，亦无法制止，后由德大使馆发起向日军当局要求赔偿，并开具失单，日军当局允调查后再赔偿，并代惩肇事兵士，但调查时，日军事当局强迫看房人承认为我军民所抢，看房人以威势所逼，只好承认，敌人无耻极矣！

所谓“武士道”、“大和魂”、“皇军军纪”不过如此而已，与国际强盗有什么分别呢？日本法西斯是毁灭人类文明破坏正义的魔鬼。近视的人们，请你们认清这些日本帝国主义，对此破坏和平的战争，你们不该沉默不语，你们应当援助为正义而奋斗的人们，沉默，无异于为虎作伥！

说到敌人奸淫妇女，真令人气愤得无话可说，骂他是禽兽，他尚不如禽兽，他连狗的心肝都没有，他是完全丧失人性的！

日兵进城后，除抢烧杀，更重要的却是奸淫妇女，十一岁的幼女，五十余岁的老妪，都不免被辱，轮奸后，多被杀死。“花姑娘”，成群结队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上海“皇军娱乐部”，有的专供敌人长官以泄兽欲，一般敌兵，到处搜寻女人，在街上，在弄堂口，许多女同胞被轮奸，惨叫和狂笑突破了死城的空气，送到我的耳鼓里，不禁使我战栗，我不知是恐惧，还是愤恨！

街头上有很多轮奸致死的女同胞的尸身，通身剥得精光，赤条条的，乳房被割下了，凹下的部分呈黑褐色，难看极了，有的小腹被刺破了好些洞，肠子涌出来，堆在身旁地上，阴户里有的塞一卷纸，有的塞一块木头……多惨痛啊，这是人的行为吗？同胞们！起来复仇呀！女同胞们！起来自卫呀！

起初，难民区较为安全，一般妇女都到区内藏躲，敌军是从未把国际公法放在眼里的，深夜擅入区内，我妇女或被奸污，或被掳去，虽经外人阻拦，亦不生效，且外人竟有因此而被殴打，金陵女大、中华女子神学院，皆有此种事实发生。日军为避免我妇女见其来而逃走，多趁黑夜到各民宅搜寻妇女，且有换便衣者，敌军捉住男人，即指着小孩说：“要小孩妈妈！”或者说：“要花姑娘！”若答以没有，日军即行怒打，或以刺刀戳死。日军每捉到女人，即就地淫污，而迫令其夫或其父立于旁，目睹此非人行为，而奸后必将女人致〔杀〕死，这该多惨痛啊，想起来真令人发指！

以上对敌人的兽行不过说个大概，现在单独就几件事实来细说，这样可给读者以有系统的印象：

人桥——板桥某地有小河，水深仅没膝，当地居民将该处木桥拆毁，如此可避免敌军过河杀人。某日敌军六人行至该地，无法过河，便到附近村庄内捉来乡民多名，强迫伏于河内，乡民不肯，敌兵乃用刺刀威吓，

并以枪柄猛打,不得已乃伏于水中,层层叠起,作成一座“人桥”,敌兵在上面往来践踏,又用刺刀乱戳,日兵玩弄尽兴,鼓掌大笑而去,河内有被淹死者,有被戳死者,生还者极少。

玩弄老嫗——南京南郊六郎桥十八村处,居民皆为土匪,但颇有组织,人民亦较强悍。一日,有敌兵三名,到该处要猪鸡等,并找女人,当有王姓少女为其奸污,旋即去。当地居民皆愤慨,便决定如敌兵再来骚扰,必加以抵抗,第二天果有敌兵六名前来,居民大愤,奋起抵抗。当即枪杀敌兵三名,余三名逃走。不久,便有大队敌兵开来,以机枪大炮向该村猛攻,居民甚为惊恐,相率逃走,敌兵放火烧房,又进内搜索。在福音堂内找到陈姓老嫗三名,皆六十岁以上,敌兵无法泄愤,竟将三老嫗毒打,又强迫脱去衣服,老嫗不从,敌兵乃强行剥去,三老嫗脱得精光,敌兵驱之遍游各处,倍加羞辱,用刺刀划其身上各部,不禁老嫗哭喊,或用刺刀拨动干瘪老乳,令其怪叫,后用小刀乱戳其阴户,老嫗痛得昏厥了,敌兵割下小足,狂笑而去,真残忍极了!

乱伦——城外沙洲卫有朱姓人家,某日突去敌兵四名,将朱姓儿媳(年四十岁)强行奸淫,当日兵轮奸该妇时,强逼他的公公、丈夫、儿子站在旁边看着,轮奸后又逼其公公去奸淫,残暴的敌兵说:

“老头!你快活快活!……”

同胞们,这是多么万恶的事啊,可是这老头也只好照办,伏在他的儿媳身上,做个样子,可是敌兵认为不对,又殴打老头,叫他认真去做,……

公公奸了儿媳,敌兵又逼该妇之子(年仅十七岁)奸其母,……读者们,写在〔至〕此,我不禁手颤了,我真不忍再详细写了,总之,那儿子不干,敌兵会强逼的——读者们,我们替那站在旁边的丈夫想想,他的心理该作何感想呢?……敌人这种行为真是丧却人性,凶残绝伦!

敌军的种种暴行,讲起来真令人切齿痛恨,可是不可徒自悲伤愤恨,我们要亟起复仇,为我死难同胞复仇!同时我们更应当坚定信念,惟有与敌人死拼才能有活路,女同胞们,我们要自己不受辱,只有赶紧起来训练自己,我们能保护自己,同时要抱定一个观念,就是至死不屈!

关于敌人的兽行,我不想再写了,情绪很激愤,也很忙乱,只好止于此。

(五) 市面一瞥

自南京陷落敌手,日军屠杀奸淫,抢劫横行,市面房屋多被烧毁,商业根本摧毁,延至本年二月间,各处方有由敌人操纵之摊商产生,所卖物品多系敌人抢掠而来,售价昂贵,且人民怀有深仇,哪肯购买,故商业颇冷落,同时又没有相当房屋,没有一定的地方,后来在路旁起建板棚,权作贩卖处,情形简陋得很。

敌人在各侵略地行使伪钞,这已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在南京自然不能例外,并且闹得更凶。为了行使伪钞,日军当局想尽方法来推行,先将一切物品抢去,对日用品之出卖,严加统制,又阻挠国际救济委员会运粮至京,这都是敌人欲统制商业,吸收法币,摧毁我国经济的办法。因为如此一来,我民人只有向他购物。敌人用心狠[毒],手段卑劣,真令人气愤!

在南京行使之伪钞,有“满洲国”钞票、“军用手票”,以后者为最普通,也很简陋,日军随便印发,强迫民人使用,市面上不准使用中国钞票,欲购物品,须换得“军用手票”,方可购买,但往往“军用手票”又行使不通,小贩竟有因此而倾家荡产,无以图活。总之,敌人想尽方法吸收法币,害人之甚,殊令人痛恨!

白面贩卖所突然增多,公开贩卖,饭馆茶社皆可随便吸食,用毒品灭我种族,也是敌人亡我的手段之一。

剃头匠的生意较好,留长发的同胞恐敌人目为不良分子,都纷纷剪除,故剃头匠大发利市,不过这也只是目前的特殊现象。

大街上有日兵站岗,我同胞行其侧,须恭敬行礼,然后掏出安居证,检查后方得通行,人民只能在城内活动,城门从不让出去的。

近来日兵奸淫妇女的事,在白天虽少有见到,但在晚间仍多得很。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见之即趋前阻拦,藉检查为名,遍摸全身,百般调戏,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听其胡为,否则,刺刀举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没有一个妇人的影子!

近来敌人宣称,南京繁荣如故,这真是荒谬绝伦的话,日军入城之初,烧杀不绝,南京已成一座死城,近来,日军当局虽努力繁荣市场,但人

民皆知其诡计多端,除购买粮米等必需品外,鲜有与之交易者,市面冷落荒凉,有何商业可言!

(六) 伪组织

日军自占领南京,即进行组织伪政府,先后有自治委员会、督办公署之成立,今分述如下:

自治委员会——陶锡三任该会会长,副会长为孙淑荣,陶曾任律师公会会长,孙为留日者,该会寿命极短,其组织又未公布,故其内部情形不详,约分六科,有总务、财政、交通等科,其余名称不详。陶任该会会长之初,曾出布告安置散兵,劝告藏于难民区之散兵可自己承认,官方设法安置,愿返里者可资以路费;无知散兵竟有三百余人出首承认,被日军拘捕,在大方巷口尽被枪毙,后为红十字会埋于鼓楼二条巷口,利用该地两防空壕掩埋,作成两座大肉丘坟。据传陶以此事处置不当,乃辞职不干,但以〔亦〕盛传陶为纯粹之汉奸,甘心供敌驱使,究竟陶为何等人,殊属疑问,但以后从未见陶某出首作事,而自治会会长亦由孙淑荣代理,事实竟如何,殊属疑问。

自治委员会成立之初,即宣布没收公家财产,主人他去之财产,虽有看守人,亦被没收,宣称暂为保管,并代为出租,租金亦暂替保管,待房主归来,一并交还,说来冠冕堂皇,其用意为何,真令人怀疑。

督办公署——继自治委员会而起的,便是督办公署,署长为任援道,直到于今,南京的市政仍由该署主持,署长以下分财政、总务、教育、警察各厅,以警察成立最早,日军初入城,即有一旅馆老板王春生,出首组织警察厅,网络旧日警察厅供敌人驱使,据传王久为敌方作汉奸工作,此次在京汉奸中,以王为最无耻,谄媚固宠,真是毫无心肝。警察厅分保安、保甲、户记、救济、调查各组,又划分南京市为五区,难民区为第四区,其余不详。警察多为旧日的,他们都不甘心作敌人的走狗,有机会他们便要逃回祖国来,因此,常常有警察改衣便装逃走,但常为敌军捉回枪杀。

伪组织除为敌人作谄媚工作外,虽想稳定京市秩序,繁荣商业,但工作之始,即遭敌人阻碍,如敌军到处烧杀奸掠,民心惶惶,东移西迁以避敌人,焉有秩序之可言?只可作敌人爪牙,为敌人服务、征工、代觅妇

女……种种无耻工作。

伪组织之产生,纯系少数汉奸甘心认贼作父,为敌人效劳,多数人是受日军强迫,不得已而为之。少数汉奸从中作梗,便能破坏大事,所以对于汉奸我们应该特别注意,设法根本消除之。

(七) 教育与邮政

在敌人的疯狂威势下,民心惶惶,当然无法想到子女的教育问题,近来在难民区内虽有山西路小学、五台山小学已开学,但学生甚少,日人极力监视。

敌军对我幼童极表好感,日兵多随身带糖果,见我幼童便给糖果吃,我幼童对日兵之畏惧心渐渐消除,敌兵麻醉我幼童,用心之狠毒,真是可怕!

敌军当局为便利其士兵之来往通信,故欲恢复南京之邮政,但我前邮政局长李某,知邮政恢复后,不过为敌人便利,对我同胞之信件必严加检查,乃拒绝恢复邮政,敌人无法只好应允不检查信件,李局长方允以恢复,由三月二十六日起试办三日,看日方是否遵行条件,现敌人对信件并不检查。小包汇递均可,钱数不得超过二十元。邮局公务员之帽徽未变,惟须带有袖章,由日人制定标志。

其他关于饮水电灯方面,经国际委员会屡次交涉,已行恢复,自来水任意使用,尚不收费。

(八) 其 他

在这一段里,我要补充以上各段的遗漏,再报告些琐碎事项。

“自治委员会”之先,曾有“维新政府”之出现,主持人及内部均不详,其办公地点亦不晓。历时不久即消灭,仅有该组织之“行政院”出布告安民,但不久便烟消云散,自行敛迹!

关于“国际救济委员会”之名称,是经过几度改变的,最先有“难民收容所”,后又改称“国际难民救济委员会”。

敌人对给养之运输，颇感困难，江南路虽可藉之运输，但缺乏机关车，故敌人乃利用汽车换以铁轮行驶于江南路上，汽车亦缺乏，便强征民夫，捉耕牛，以运输给养，由此可见其困难矣。

我在南京之各政治机关，除交通部被焚外，余者皆完存，多为日军强占驻兵。总理陵无恙，由城内五台山可清楚望见，仍是庄严巍峨，人民看了亦觉安慰！

（九）怎样脱险

京沪通车，这消息振荡了每个人的心，但敌人不准我同胞乘车，后经国际救济委员会交涉，方允每次车只卖六十票。

要离南京的人，首先须持“安居证”去领“迁移证”。许多同胞都愿意脱离这人间地狱，但所有的钱财都被抢劫了，哪有钱坐火车呢？我费了好大精神，所有的钱没有被抢，这真是我的幸运，六月三日我离开南京。

在下关车站上车的时候，须经过严密检查，就是外人亦不能例外，且往往比我们更严苛！

车开了，车渐渐飞跑。别了，南京，别了，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被难同胞，别了，那庄严巍峨的总理陵，别了，别了，……紫金山，玄武湖，……渐渐的模糊了，说不出这时的感情是怎样复杂，不是快乐，不是悲哀，是什么？……

到上海时是在黑夜，在旅馆里住了一夜，我知道上海同胞在不断的作救国工作，尤以租界内的同胞，他们干得很勇敢，也很有收获。是的，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愿作亡国奴，我们都是热血有良心的中国人，我们都来打日本，一定能赶跑他！

在上海住了一夜，翌日晨便乘轮船转香港。现在我住在湖南的一个僻静山村里，每天安静的生活着，青翠的山，潺潺的水……这里的一切，引不起我一点爱恋来，我厌倦了这蛰虫似的生活，我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我愿意常常兴奋着！

当我在南京的时候，一个北平的朋友写信劝我回东北故乡去，他说：“你是个残废人，回东北去，安全是不成问题的，在国家，失掉了你这样一

个残废人,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我没有回答他,我要回到祖国,我虽是个残废人,只是身体残废,我的心并不残废,我有一颗赤诚热烈的心,我要把它供献给祖国!

同胞们,沦落在南京的四十余万同胞们,日夜在默祝着国军去拯救他们,我们不要再图安逸的享受了,纸醉金迷的生活没有我们的份!

记者沧〔沦〕落在敌人的铁蹄下,五月有余,目睹我同胞遭惨杀淫污(据统计,到五月初,由红十字会掩埋尸身二十七万,妇女三分之二被奸污,其他扔入池塘河水内之尸身尚不在内),身受种种痛苦,始于最近逃出虎口。敌人蹂躏我同胞之情形,真是惨绝人寰,不忍卒睹。同胞们!这样的深仇宿恨,我们必须报复,为我死难同胞报仇雪恨!

各位读者,以上只是诚实的报告,文字间毫没有修饰,但这是我身经目睹的事实,写出供献给我爱国同胞。敌人屠杀我同胞如宰鸡犬,真是难以忌〔忍〕受。我们只有积极抗战,为我死难同胞复仇,只有同敌人死拼,失地可复,同胞能救。同胞们!时急势迫,事实已不许我们再犹豫了!同胞们,快奋起!同胞们,快奋起!

读《沦京五月记》(汉口《大公报》七月廿一日社评)

本报连日登载着一篇血泪文章。就是李克痕君的《沦京五月记》。李君向在南京某文化机关服务,自去年十二月南京沦陷,一直留在南京,迄今年六月初始离开该地。这篇文章所写述的,便是他在五个多月中身经自见的事实。中外人士记述敌军暴行的文字,业已很多,而李君是最近才逃出南京,记述的更有许多其他文字未见的事实。李君这篇文章,毫无修饰,也少技巧,只是真纯的写实。我们读这篇文章时,遍体神经感到痉挛,满腔愤怒冲上发颠。古今中外多少战史,我们读不到这惨绝恶绝的纪事。所谓“衣冠沦亡”,绝不足以纪此痛。李君所见的只是沦陷后的南京一部分,而南京也只是我们沦陷地的一部分。谁见个魔鬼?就是暴日的寇兵。谁见个地狱?就是我们的沦陷地。看暴寇所演的罪恶,简直是人类所梦不到的。烧杀淫掠,已成公式。谁能想象,暴寇竟会以人填河作桥,任它践踏刺杀并溺毙;谁能想象,暴寇竟威逼平民翁奸其媳,子蒸其母。一般

人骂暴寇是禽兽,请问谁曾见过这样的禽兽?一般人骂暴寇是野蛮,请问谁曾见过这种野蛮?它简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魔鬼!

李君这篇文章,每一字都流注着中国人的鲜血,每一句都弥漫着日本人的罪恶。这篇文章,世界人都应一读,尤其是中国人,更应倾洒血泪以读之。这篇文章告诉世界人:日本是这样丑恶;战争是这样残酷。要保持人类的文明,必须共惩暴日;要维持和平的幸福,必须扑灭战争。这篇文章更告诉中国人:暴日不仅要亡我们的国,并进一步的不叫我们做人。它要在我们以礼仪治国的中华民族的脸上涂污泥,剥夺中国人的羞恶感,把中国人作践得禽兽不如!亲爱的同胞们!历史上的外敌来亡我国时,我们曾不惜诉诸之一两百年的长期战争,现在敌人竟要根本取消我们做人的资格,我们将怎样答复它!

这篇文章的意义太大了。它普遍的告诉中国人,国万万不可亡,亡了国便休想做人!它告诉中国战士,抗战杀敌是卫国保种的惟一手段。假使你们拿着武器向后退,失土中的男女老幼同胞的命运便绝对绝对漆黑了!牢记!牢记!抗战必须努力,土地万不可失!它告诉中国官吏,你们必须尽忠职守,赤心报国,在暴寇辣腕下做不得“亡国大夫”!它更告诉在后方各业各界的中国人,要刻苦,要勤奋,要节约,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安危已绝对交织在一起,没了国家,便也没了个人。我们皆有父母,我们皆有妻女,谁忍供暴敌杀戮蹂躏?我们再不能昏头昏脑地鬼混了,我们再不能花天酒地地享乐了,我们都要勒紧肚带,咬紧牙关,各自硬绷绷地做一个大时代的中国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知耻有勇的民族,这精神支配了我们五千年的历史,到现在决不能把这种精神丧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想想我们祖先的基业,看看我们儿女的前途,我们怎能不脸红?我们怎能不使劲?怎能不努力报国?怎能不重新做人?

当我们读李君文章的时候,敌机正来惨炸武汉,我们的血债记在纸上,更摆在面前。我们要时时记取这血泪事实,倍力进行光荣抗战,打倒暴寇,重现人类的光明!更把这篇文章遗传给我们的万

世儿孙读，使他们时时记住这民族深仇，永远歼灭这人类罪恶！

[本文作者李克痕，南京沦陷前系某文化机关职员，沦陷后成为难民。1938年6月逃出南京。此文于1938年7月连载于汉口《大公报》。]

丁丑劫后里门闻见录

陆咏黄 遗著

前 言

芦沟衅起，战幕揭开，倭寇挟其雷霆万钧之势，排山倾海而来，吾国受其积年侮辱，凡系圆颅方趾之俦，无不同声疾恨。虽国力准备未完，武器落后不敌，然积愤为雄，不惜重大牺牲，起而抵抗。八一三上海战事继起，一隅之地，应战三月，国际声誉，因以增隆，不幸少数部队在苏州哗变，影响前线战局，国军为保全实力计，由大场退却，而战锋乃直指首都矣。余以劳顿膺脑病，辞去微职，养疾于江浦县城，嗣因风鹤频惊，复移至县西区乡间，伏居七阅月。我首都亦既沦陷七月余矣。又以环境不良，资斧将罄，不得已忍辱归来，踏进城闉，不禁有城郭犹是人民已非之感。门东故居，已毁于寇火，乃借寓友人之庐，蛰处十一月，凡所闻见，无不怵目惊心，最难忘者，为学校倡言亲善，广授日文，奴育浸淫于学子，鸦片公开售吸，赌娼不禁，毒氛普及于平民，其所设施，不仅欲亡我国家，直欲灭我种族，使沦于万劫不复之地，扶植傀儡政权，亦不过实现其狠毒政策之一阶段耳，旅沪时，曾笔记其概况，兹因乡居无俚，复承同乡友人之避难在川者，来书询问当时里中情况，忆而录之，藉存倭寇祸国信讫，并以就正乡先进焉。

辛巳年初冬江宁陆咏黄录于川省巴县歇马乡之大磨滩

一

国府以次机关，既陆续西迁，任首都保卫之责者，为南京卫戍总司令

部,其总司令唐生智,所指挥之军队,及甫由四川步行开到之川军,综计约十师左右,近二十万人,以国都地位重要,关系国际视听,最低限度宜有三月之坚守,乃在高唱“保卫大南京”之呼声中,未闻有剧烈之抵抗,竟以撤守闻,我煌煌国都,遂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沦陷矣。

沦陷之前一周,城中秩序渐紊,居民自动疏散,避住各地,京芜车站及下关轮埠,行李山积,人力车一辆,索价至十元二十元不等,行者流离颠沛,城中宪兵警察维持尚力,未闻抢劫情事。未几,城内已成立难民区,北至山西路,南至新街口,沿中山路以西,汉中路至汉西门以北,地点均划入由留城之美国教会中人士主持之,居民之无资避难,及早受日寇诱惑,甘作汉奸之丑类,相率迁入,占居新住宅区中之空屋,且有将其动产预雇卡车运入者,亦有不肯轻弃其财产房屋,不愿迁入者,至三日前,警察挨户劝迁,继则强迫驱走,嗣多数军队,入居民宅,至是不愿迁者,亦不得不迁矣,然仍有年老之男妇,甘与财产存亡,而不愿离开故居者,此后寇军入城,遭惨杀者,即此辈也。

国军在淞沪一隅,抵抗近三月,自大场弃守,前线部队西撤,寇军接踵而至,不数日,即达首都近郊,且有一部分寇军先陷芜湖,再沿江东下至桥陵,登长江北岸,直趋江浦县城,故江浦先首都一日陷落,更趋浦口,其东面寇军,则沿京湖京汤公路,迫近城下,而首都遂受围攻,不二日,城东南隅通小火车之雨花门,先被攻入,次光华门,通济门等处故门东及夫子庙一带,首撷凶锋,受灾极巨,未走居民,受祸极惨,闻漏网者云,寇初入城时,逢人即杀,遇屋即烧,延至白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等,一切繁盛之区,烟焰障天,炮弹枪弹,爆炸之声,不绝于耳,至三日夜而始止,实洪杨以后之浩劫也。

城陷,国军留城不及撤退,尚有若干人,群趋挹江门,夺门而出,至江边,抱木板浮水而过,溺者不可数计,日寇飞机,在江面上低飞扫射,死者亦不可数计,浮水之本〔木〕板,取之于商店,不足,则拆民屋之梁柱,仓皇拥挤,渡者陷溺不免,不及渡者,被杀尤多,以断后维持秩序之宪兵某团,牺牲极巨,其死事精神,至足景仰,事后据掩埋队中人云,城内外收尸,约五万余具,兵士占十之七八,平民及壮丁,占十之二三,随江东流去者,尚不在内,少数兵士之逃入难民区者,寇军复往搜查,见年轻强壮而认为兵

士者，以绳系之，牵至空旷地方，用机关枪扫毙之，此种冤死者，又不知凡几，间有不枪毙，而视为战利品，以货轮载往他处，致失踪者，又不知若干人，妇女之被淫掠，在近郊战地者，不可胜计，在城中因教会设所收容，维持保护，尚不多见，然亦有被掠去，经交涉索回者，而自沪至京，各战地十岁左右之男女小孩，被装载往其国内者，数亦不少云。

初入城之寇军，类多短小凶悍，虬髯满面，闻为北海道未开化之虾夷，及朝鲜之浪人，杂以吾国东三省之胡匪，混合组成之，烧杀先锋队，狠毒贪婪，兽性充足，藉以表现其所谓“皇军”之凶残威风云，其烧屋方式，先认为可烧者，由寇目于门上画一记号，纵火者，则按号以化学液体药品，倾门窗上，即能燃烧，虽泼水不能熄灭，巨室层楼，不转瞬而子虚乌有，其次一方式，则因畏寒，拆所居附近房屋，焚而取暖。

当陷不数日，其随军队之后，接踵而至之商贩，浪人，僧侣，娼妓，文化侵略者，如风之飘，如浪之涌，各展其魔手，尽量抢掠，其□穴多在太平路，中山东路，新街口，鼓楼附近，其间房屋之未烧者，彼等如认为适用，即据而有之，未全毁者，则修葺改造而居之，毁尽仅留屋基，设在冲要地点，彼即在其上另建房屋而有之，如向交涉，则云，这块土地，是我“皇军”打得来的，房子你们可拆去，须将我修理改造费冲还，此种事情，发现甚多，其蛮横无赖如此。

商贩所用之店，多售日本人习用之各项货物，顾客完全日本人，中国人亦不去光顾，微如纸烟，自来火，医，醋，竹帚等，皆自其本国运来，饮食店亦然，其不愿利权外溢之用心，处处可见。至与中国人发生关系者，则多为半官性质，统制产销之洋行，即英美产品，必须经过其手，始准销售。次即浪人贩卖毒品之黑店，门前仍挂上洋行招牌，及收买贼货，压榨贫民高利之押当店，几乎没有一条街没有，门面上亦高标日商字样，恬不为怪。尚有一种浪人小贩，售卖药品，纸灯笼，日本年画，造谣报纸，沿繁盛大街挨户强卖，僧侣亦连翩而至，占有中山东路原佛教会房屋，改为东本愿寺，为总枢，企图侵略南京各寺之庙产，及从宗教方面，伸展其势力。有时街上发现如水浒中鲁智深型之凶相僧徒，手持皮鼓一面，随走随击，三步作二步走，横冲直撞而行，娼妓亦结队而来，在鼓楼附近，有“皇军”慰安所之设立，余曾于京沪车上，过某站时，见有成队日妓，在站问人知，

系有伤兵车将到，群往慰问云，至文化侵略者，设计更周，在珠江路某大厦中，设总机关，有调查，发掘，抢掠各组，并与日寇军事机关，有相当联络，行所欲行，莫敢阻遏，调查组，则事先作调查工作，如接洽汉奸，报告某处有大宗书籍，仪器，经调查确实后，即派抢掠组，实行掠取，如龙蟠里图书馆大宗书籍，被其捆载以去，又如石云轩私家藏书，亦为彼等掠去，且以货轮载回日本，发掘组工作如发掘朝天宫中央埋存之古物，强掠以去，曾经伪维新政府梁逆鸿志交涉，卒不能阻止，亦可徵日寇侵略行为，无微不至，不怕贻羞国际，此外不及闻者，又不知有若干条项焉。

二

金陵龙蟠虎踞，形势天成，自建都以来，道路广辟，市廛宏开，其间公私建筑，不知费去若干亿万，蔚成大观，乃经倭夷一炬，半成焦土，返里后，闲居无俚，乃约一二同志，踽踽街头，一以凭吊伤心惨目之劫痕，以作流水奔潮之记载，清算何时，索偿何日，固另一问题也。

城中被灾之区极广，繁盛地方较重，除划难民区之区域外，无不受劫火之洗礼，其中幸免者，则中华门以西之门西区域，近鼓楼之北门桥大街一带，受灾最重者，则由太平路经朱雀路，至夫子庙一带，中华门以东之门东地方，以日寇之先锋队系由通小火车之雨花门攻入，受灾亦巨。

余此次返里，系由水西门入城，两旁商店如常，不似劫后迹象，据云升州路全路损毁极少，建康路全路均被灾，旧坊口黑廊三山街口左右，承恩寺奇望街等处，中华路自内桥至三山街口均毁，青年会市民银行大绸布店银楼，均烧完，自三山街至中华门则隔两三家，即有瓦砾场一段，白下路被灾十余处，最大之中国银行亦毁，未开辟之长乐路，由武定桥至中华路，一段全烬，首都法院之大建筑与焉，由建康路至大行宫，步行一次，如历荒墟，路上行人复少，仅有履声橐橐之少数寇兵，满目凄凉，不禁心悸，东望中山门，寂如鬼域，西行经中山东路，至新街口两旁，尚有烬余房屋，然已为随寇军继至之日本商人修理改造，成为纯粹之日本商店，新街口以北之中山路，间有被灾者，其存留之公私大建筑，多为日寇军事机关占用，以南之中正路，除中央商场及大华影戏院被灾外，仅近白下路之一

段被焚,新街口以西之汉中路,完全改观,路中及路旁,建有四列木棚,延至上海路口,更历莫愁路达水西门,货摊林立,百货杂陈,以荒货,日用品,杂货,为最多,批发日货铺,小兑换钱铺,则集于近新街口之一段,喧嚣嘈杂,耳目震眩,此种货摊,原皆散处于难民区内,路边难民区结束后,迫迁来此者,中山北路中,如外交部华侨招待所,铁道部,海军部,均存在仍为日寇军事机关占有,仅华丽堂皇之交通部房屋全毁焉。

下关区域,则旧仪凤门外,大马路至惠民桥一段,及路两旁之鲜鱼巷,(至铁路桥止),复兴街等,尚完整,亦即为下关中国商民聚集地,此外地方不被烧净,即被折完,自京沪车站,可望到江边,建有多数军用仓库,传为日海军管辖范围,且为禁地。

日寇曾划分城内外各地为数区,城南为中国商民居住区,山西路新住宅区,为傀儡机关,官僚居住区,太平路至白下路以东,为日本居留民区,日本各项人等居之,并有保甲之组织,中山东路以北,及中山路以东,与城内外,原有要塞地点,皆为日本军事区,江宁铁路两旁十五丈以内,及明故宫飞机场,亦属军事范围,同为禁地,擅入者,有被枪击之危险。

三

一泓淮水依然绿,两岸烧痕不断红,此余戊寅夏返里后第一次到夫子庙,所得之印象,自东牌楼起,迄大中桥止,巡视一周,其间屋宇之被毁者,约十之六七,有名建筑物,如大成殿,魁星亭,得月台,奇芳阁等,均付一炬,同行友人,(曾居危城中者)语余云,城陷日,夫子庙一带大火,以大成殿为中心,东至龙门街,西至瞻园路,南至秦淮河,更延及河之对岸石坝街,沿河房屋,成为大火焰场,现在所有房屋,多系陆续兴建者,且十之七八,尚系用白铁芦席搭成,大成殿前后左右,□建有三四百所木棚,开设各类荒货小铺,沿路边,复有多数货摊,奎光阁就原址重建,仅有沿街一进,奇芳阁则移于贡院西街,卫巷口之一平房内,飞龙阁尚存在,开设荒茶馆,东行至龙门街口,雪园,六朝居,明远楼等,一带房屋尚如故,更东行直至桃叶渡口,如太平洋,六华春,海洞春,等房屋,亦幸免于厄,经桃叶渡口北行,至淮清桥及建康路东段,即奇望街至大中桥一段,则颓垣

断壁，触目皆是，又呈一片凄凉景象矣。

商业分布状况，大成殿附近，则有各种日用品货摊，古董摊，旧书摊，小食品店，露天游艺场，打高尔夫球赌摊，贡院西街，则有茶寮，酒肆，古董铺，日本商店，龙门街以西之贡院街，商铺种类同西街，其东有电影院，（原首都戏院，为日商占有，）押当店，（日商）京戏场，书场大酒菜馆，妓馆，（约十余处）及洋货铺等，而鸦片售吸所，则在东牌楼附近巷中。

晴日午后一时，至六时，游人麇集，不异当年，所不同者，众头攒动中，有腰挂倭刀之武士，足蹠木屐之粉人，（日本妇女喜敷粉，如无锡产之泥阿佛，）其行踪所及，多在古董铺，及路旁荒货摊，或茶寮酒肆中，伪机关复高揭五色国旗，伪电台，则广播醉人音乐，晚间则另有一番景象，电灯□放光明，书场戏场之锣鼓喧天，酒馆妓馆之笙歌盈耳，是又一般毫无心肝，发不义财之市侩，与为虎作伥，面染烟色之群奸，陶情行乐时也，哀矣。

四

首都既沦陷矣，应劫□而生者，则有维持会之伪组织，此辈群丑，原匿迹于难民区中，至是藉口维持地方秩序，群出活动，以道院中人物作会之干部，各区之坊保长，及久蛰思起之旧官僚劣绅等，蚁附蝇营，成一组织，会长陶保晋任之，会长以次有总务，财务，警务，等处，及秘书，科长，干事等名称，由杨九鸣，陈兰坡，王承典，王春生等，分任处长，王仲调，李幼生，马锡侯，冉锡章，黄月轩等，任秘书科长干事各职，有一位置，即不虞无人担任，此外未悉其姓名者，尚有若干人。组成后，由任秘书长之熟谙日本语之孙叔荣，及其他代表等数人，往与日寇头目，数度接洽，经其承认后，遂傀儡登场矣，然如此送媚日酋，并不视为奇货，闻代表中有罗逸民，其人住城北大石桥，相貌轩然，当日即失踪，传为日寇处死，此后陶王二逆，均一度受日寇掌颊之赏，愤而解职云，会以下有区，城内四区，下关一区，由何辑之，邓某口，胡玉荪，方浩等任区长，其中有某区长，因攫取中华路某典当大宗衣物，用货车搬运，经附近居民，向日宪兵队告发查究，而落职者，此公官运财运，太不佳矣，何某因大宗安居证，为游击队索去，恐日寇查究，服毒自尽，乃此中之大不幸者，其他如某某公然掠取中

央机关公物，搬运避难他往，无主之财物器具，及占领无主之房屋更不一而足，其黠者则将无主房屋，雇匠拆毁，移造于另一地基，如某某区长之华屋渠渠，即其类也，虽有禹鼎，亦不能尽铸其奸矣。

【附记】上述均闻之于在城之亲友，其真确性，闻者不能保证，但大致不离其宗云。

五

日寇既侵略我大江南北，滨海各地，未几复伸展其魔手，向经济政治各部门进攻，关税盐税，及交通事业，全部为其占有外，又搬弄傀儡，树立伪政权，网罗落伍军人，腐化党蠹，与军阀时代遗留之官僚，及各地方之土劣，成立伪维新政府于我首都，时在二十七年三月，其组织亦分中央，及地方两部分，中央由行政，立法，司法，三院组成，行政院，有内政，财政，交通，实业，绥靖，教育，各部，另有宣传一局，地方部分，号称二省两市，实际上，江苏仅有沿京沪线一带，约三十余县，且不完全，浙江仅沿沪杭线浙西一隅，不足十五县，安徽更少，亦只沿津浦南段，及江南之芜湖，亦不足十县，院长有梁鸿志，温宗尧等以，行政院长为政府代表，各部长，如内政为陈群，财政为陈锦涛，（被刺死）外交为廉隅，实业为王子惠，交通为江洪伊，绥靖为任援道，宣传局为孔宪铨，三省伪省长，苏为陈则民，驻苏州，浙为汪瑞闾，驻杭州，皖为倪道烺，驻蚌埠，上海市初为苏某，继则傅宗耀（被刺死），南京市初由任援道兼，继为高冠吾，南京警察厅，初为王春生，继为徐仲仁，（原名强首都第九局长）江宁县长为庞惕斋。

南京市政府既成立，维持会当然取消，其善于运动之份子已多加入市政府，不在维持会者，亦多夤缘加入，已有记不胜记之情况矣，其著者，如杨九鸣之为教育局长，王承典（鼓楼公共拍卖行小老板）为社会局长，孙叔荣之为秘书长，其余财政局为邵某，工务局为赵某，其下之各区，多数仍旧，增加乡区四区，均由各乡当地人任之，各上层组织，均有日藉顾问官指导，县有宣抚班长，完全作日寇之工具，徒增加吾民之负担，吾民何辜，遭此双层之压迫耶。

六

难民区成立后,先至者,尚有空屋可住,其后至者,则收容于教会,各学校中,一室容数十百人不等,室内不能容纳,则住于屋檐下路旁,风餐露宿,状至流离,住的问题解决,随之而来者,为食的问题,主持者,复分段设立粥厂,廉价售粥,贫苦阶级,因得救济不少,然经济充裕者,仍然自行炊爨,售卖各项日用品货摊又应时而生,闻收容难民,总数有三十万人云。

莠民之胆大者,不时出走区外,搬运无主货物,来区内售卖,此行彼效,趋之如鹜,有在搬运货物时,被日军枪毙者,然搬运者,并不因此稍戢,更有一种趁风打劫之奸商,廉价收买此项赃物,如业布者则收布,业古董者则收古董因而发不义财者,实繁有徒,某汉奸之亲戚为余言,以十九元之代价,收得若干件瓷器玉器字画,能值数千元云,又如某云,彼以每册一分钱之代价,收得四部丛刊数百册,余遇见时,彼正持一手摺,上列所缺册数,在书摊上觅补。

一般莠民,未待难民区结束,即自行出外返其故居,如被毁,则占住未被毁之房屋,并其屋内之所有而有之,屋主归来,则云,我替你看守有功,应有相当酬报,始可另迁,若屋主逃难在外,则将永久居之,此种情形,极为普遍。

另一种,则自己房屋损坏,即拆卸人家房屋材料,修理自己房屋,或拆卸人家房屋材料出售,多数无生计之莠民,认为发财机会,群起为之,故城内无主之房屋,不受日寇燃烧之灾,而蒙莠民拆卸之赐矣,如全福巷孙叔平家之房屋,拆成一片荒基,为余屡次经过时所目击者也。

一般莠民,因收入充裕,其生活渐形阔绰,饮食征逐,无异富翁,更有白面鸦片可吸,未及半年,依然还其莠民之本色,廿七年冬,冻死于路边,皆此辈也。

事变后,人民生计艰窘,失业者众,多数妇女受雇于日人新设之公司,如华中电气公司之低级职员,公共汽车之卖票员,尚属正当职业,次者受雇于日本商店作零工,满口日语,毫不知惭,不良者秽闻流布,亦可

哀矣。

日寇机关商店，多雇有翻译，此辈非北平天津人，即扬州人之在日本作理发业者，为虎作伥，借势欺人，为事变后社会层中，最时髦之人物。

娼妓公开，居民失业者之妇女，因以堕落者不少，最可慨者，初公开时，妓女群仿日本妇女装束，借广招徕，嗣为日寇宪兵所禁，始不见此种怪相。

居民中有以收买日本军用票老头票为业者，沿街叫唤，亦一种新兴职业。挑高箩，收买旧货者，极端发达，借见事变后人民生活之艰难，沿街叫卖之小贩，增加不少，多老妇小孩为之，其唤卖之声，漫长无力，侵晨听之，极为凄楚，岂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是耶。

城中虽有各级为组织，而各城门管理之权，仍操之日寇手中，居民之出入城，须经行礼检查验证各手续，稍一不慎，即受侮辱，年轻妇女之油滑不规则者，故意留难，受侮更甚，无知农民不谙手续，轻则罚站，重则遭打，一视日寇喜怒为转移，亡国之痛，于此见之，噫，夫复何言，述竟，结以俚句云，莫向故乡问消息，顺民旗下泪痕多。

[原载《南京文献》1947年第3号。]

日寇祸京始末记

陶秀夫

我中国自逊清末造以来，国势孱弱，日人之处心积虑，以谋侵略我国之疆土也久矣。夷考清光绪中叶，积于今五六十年间，主持国政者，始终隐忍迁让。而彼日人非特不谅我之苦心，且变本加厉，以致演成卢沟桥抗战之大变。于是日人得寸进尺，不知悔悟。中国乃忍无可忍，承□主席之指导，将士之用命，上下一心，坚决奋斗，故此次日寇之祸，兆端于北，不数旬而蔓延于南。上海既经血战，田横八百，播著义声，沿是由苏州镇江以达南京。虽我军义勇抵御，终于不支，倭寇借炮火之掩护，入城垣，而南京大屠杀之案，遂因之以起矣。

日寇之入城也，时当十一月之中旬，其时西城东城之居民，寥寥无几，纷赴美教士所组织之难民区。难民区者，位于鼓楼之隅，即沦陷之民借以托庇美教士之住所也，惟是杂处此间。而白日魔鬼之现形，仍不能祈安全于万一。故自日寇入城之次日，彼肩负枪械之寇，名曰检查，实即开始屠杀焚烧奸淫掳掠矣。吾且分别而一述之。

当其据城时，五花八门，川流不息者，日寇也。日寇入门，辄曰有花姑娘否，有则挟之以去，无则凡男子老少之在宅中者，咸令启衣搜查。如珍宝首饰货财等物，悉取去，若身有携带铜元者，则取而掷之于院外。越数日，强奸之风未已，而屠杀之焰益张。荷枪实弹者，日巡视于难民区之住宅，此去彼来，不下数十次。其名则曰检查遗留之兵士，实则消灭壮丁。凡年在十六岁以下，五十岁以上者，率不能免捕捉。而捕捉之壮丁，排列户外，宛如常山之蛇，首尾衔接。惟时作者所蜷伏之室，已捕去二十有八人。俄而又有寇至，视余室仅有六七十岁之老人三四辈耳，睹余须之尚黑，疑余年壮，复强迫入队。余出，而佩刀之寇摇手示余，幸免于难。盖知余已年将六十矣。至第二日，有一逃出此难者，谓该队分为三部，每

部队约三百余人,步行至下关煤炭港之空场,日寇以机枪从队尾扫至列队之首。彼性机警,闻枪声之将及,乃仆于他人之尸下,得免于死。屠杀既毕,于是日寇去,而彼脱血衣而逃矣。及彼再逃入难民区中。谈当时情形,历历如绘,令人不寒而栗。此事余按之远东法庭,审讯日犯屠杀案,略相符合。合众电之言曰:日军进入南京后,大肆屠杀中国军民之暴行。中国证人许传音博士出席国际法庭作证。许氏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学位,在南京供职多年。此次日寇入城,伊即从事救济工作,与美人及其他西方人士,协力保护平民。日寇入城后,逢人便杀,许氏曾随日寇巡视城内,睹各街堆积尸体,请其设法移去。又有某大街,点数尸体,可五百具以上,而多数则于未死之前,惨遭非刑之支解,其尸横卧街道,可为日寇到处射杀行人之证。许氏并谓日寇在城,不分南北东西其惨杀之残暴,事同一律,城内无处无尸,亦无一日寇不以杀人为快。为时日寇之南京司令官,则松井石根也。故远东法庭审日寇松井时,松井聆许氏之言,状至战栗,以手掀唇,呈不安之状者至再。许氏终言当时中国慈善机关,仅红十字会一家。掩埋各街之露尸,达四万二千具之巨,其中且多妇女于日寇强奸后,以刺刀杀之者。而南京设有安全区,居住平民,日寇以为有弃去武器之中国军士,着平民之服装,遂进行搜索,以嫌疑而枪决者也。然吾按许氏此说,实为吾目睹消灭壮丁之事实。许氏所谓安全区者,即当时号称难民区也,谓难民区有藏匿中国之军士,即所以为消灭壮丁计也。虽然,吾更犹有说者。日寇既屠杀壮丁之后,中岛队之野心未已,于是又有领安居证之一计焉。当其于未领证之前一日,有为虎作伥之詹某,以杀戮同胞为心,即阴以事贼为父。于是假上海路之旷场,号召难民,围如堵墙,而詹某则挟一日寇,驱汽车而来。其汽车上则置桌高如演讲之台,谓夫彼之此举,实难民之救星也,此后领证安居,必有保而始授证;如果无保者,或单身居此者,或因挪夫而来者,速于此时离开众人,另成一队,日军可遣送回汝之家乡,是有起死回生之德也。人群之中,有聆是言者,奔至伊所指定之一处,嗣更再三言之,而奔至该处者,几及二千人。演讲既毕,日寇乃统率此二千人以去,不二日而日寇遂悉歼之。不一年而詹某亦以鬼呼索命死矣。此关于屠杀之惨案者其一。

以言乎日寇之奸淫也。则除日寇于屠杀时,大肆其奸外。而一班兽

行之寇，每届暮夜，手执灯火，沿门寻觅，白发之老媪或免于祸。若年届四十以内，罔不施欲情之鸱张。即当入城甫经一二日中，始则于白昼行之，此去彼来，轮转不息，女子号啕大哭者，彼即曳衣去而莫知所之。故难民区中，美教会华女士于金陵大学内，设有保护女子之所，不一日而有人满之患。无如强寇既知该处为妇女荟萃之地，公然于晚间登门强入。及经教会华女士亲身抵抗，而彼遂以枪柄击保护者。华女士身受重伤，抵御如故。至次日与日寇司令交涉，由日营派兵夜驻大门之间，冀以获安全之计。不料日寇兽欲冲动，又于大学围墙外，猱升而入矣，号泣之声达于户外。华女士亦前后奔驰，达旦不寐，及几经与日寇据理力争。日寇稍知事理之雄长者，挺身自任，此祸始稍稍息矣。吾犹记日寇之入南城也，中华门、雨花门为出入通衢之大道，其时有妇女匿于雨花门侧之草中，日寇奸之，继复以刺刀洞其腹，折树枝插于私处。草棚内之老妪伤之，取破坏之席以覆其尸，日寇大怒，遂并杀此妪而去。又有行于雨花门之桥梁间者，则子扶其年将古稀之老母也，日寇叱而问之，其子以挈母出城对，日寇不许，笑令子奸其母。其子曰母也，日寇复强之。子怒以石搏日寇，寇举枪毙其子，母亦投河自杀。余尝于交通略定之日，从难民区南归，省视蹂躏之情形如何。乃甫行里余，而遍地皆寇，始则不准通行。继则见有妇女行至中途，日寇之揶揄，丑态百出，其描写实与风化攸关，而日本之为兽国，殆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吾於日报中，见中央社之东京电，载□远东法庭，直接听取南京美籍医师威尔逊之作证语，南京妇女，被日军强奸后，于二个月内，即产生第二期梅毒。慈善机关所掩葬妇女之尸，多数遭日寇奸后死者，日本奸淫暴行，诚世界文明历史上最丑之一页也。虽然，吾犹忆及许传音博士作证中有云，渠更发现被非刑虐杀之平民中，有妇女数人，惨遭强奸后，又从而以刺刀戮杀之，且死后于私处被塞以物。并目睹中国妇女死后，上身被掷于湖沼，下体腥血交流，并插以木棍。复有奸死床上，插以花瓶者。其经常乘坐卡车，往难民区将妇女带走，则又司空见惯矣。然吾举威氏、许氏之所说，证以吾在难民区中之所见所闻。时阅八年，此事实先后一辙。不但此也，吾又见日寇之商店有奸淫者焉，则强奸不允，泣而跪于店门之间也。日寇之机关有奸淫者焉，则向夕之时，妇女□经过营垒，褫其下衣，缚而暴露于电杆下也。

当夫军队纷扰之时，尸横遍野，吾亲见日寇率所养之犬，就女子之体而噬之。又於难民区中，与吾所居望衡对宇之程某，偕其十龄之女以居。及日寇搜检已至，呼其女而欲淫之，程某再四泣请，始□他去。若其他之强欲子奸其母，父奸其女，□致以抗不遵命，当场立毙者，不一而足也。此关于奸淫惨劫者其二。

以言乎日寇之焚烧也。中国抱焦土抗战之决心，而日寇即以销毁实力为毒计。况其狼奔豕突，进据京都，大有假烧杀以示军威之勇猛。于是有放火队之先锋，助攻城之逆焰。故总合日寇所焚南京之房屋，不下千万余户。虽曰东西南北，无地无之，而实则北城所毁者，多为官厅之机关，南城所毁者，悉为商人之店房，及平民之住宅，且北城所毁少于南城。南城所毁，又以东城为最烈。东城者，即中华门之东也。甲午以还，日寇存心欲侵略我国者已久。南京地处首都，文物财赋，久已著称。矧中国在战事未发之先，规划建设，既周且详，日寇早阴嫉之。嫉之者久，则其发之也烈。所由赭其庐，黔其垣，以期实力之无有。而我国胜利以后，因之建设乃倍加困难矣。日寇纵火之方法，既组织以军队矣。军队中有火具火枪之属，当之辄靡。如太平路中华路之市屋，毁者最巨。今虽于市街中巡视一周，大有庶矣之叹，殊不知金玉其外，亦败絮其中也。何也？外表犹是，内部全非，小民之精力竭矣。然吾谓南城所毁，又以东城为烈者。东城系属门东，门东之孔道，从中华门以达于雨花门而止。其间交通最为便利者，则膺府街经剪子巷、小膺府、仓门口以及于雨花门。此次日寇纵火之军队，从雨花门而入，于是经过之广楼大厦，无不化为灰烬。其约略可数者，如吴麟伯王炳文实首屈一指焉。由是从小膺府以及于剪子巷，而馆长卢冀野君之宅、及作者之住宅，遂亦躬逢其盛。以言其户则百余户也，以言其栋宇，则浸及数千间矣，以言乎所藏之书籍卷轴，则真不知其价值矣。惟其中有巍然独存者。询之居人曰：是当时日寇纵火之军队，居于此宅也。军队纵火，为日寇奉令必行之计划，但亦有日寇以儿戏出之者。日寇入城时，天寒矣，不数日雨雪霏霏矣。彼惨无人道之日寇，于是入平民之室，凡器具之可以引火者，堆而置之室中，浇以煤油，为取暖计。及乎祝融降临，池鱼殃及，而彼乃逍遥缓步以去，是又当日纵火之特别景象也。日寇于毁屋之外，复有拆屋之举，其巨大者，如五台山毁

及坟墓无论矣。即太平路之间,为日商萃集之地,往往以其构造之不合,或应用之不敷,则拆取他人之屋,以增修之。再不足,复占据他处之屋以储备。鸱鸢毁室,鹊巢鸠占,读《豳风·召南》之诗,能毋有动于中乎。然吾尝巡行南城之废墟焉,凡道路交叉之点,房屋悉兆焚如。惟地属市廛,商人为懋迁计,所以恢复者易于为力也。矧愍不畏死之徒,今日毁某巷屋,明日筑某商号,一转移间,商店多而民间之房益寡。所以胜利还都后,房荒之现象,实即于此肇之。夫子大成之殿,瓦砾盈场,而小贩乞丐之流,咸于此为安乐窝,是又不仅禾黍之悲已也。宋元嘉时与北魏战,房屋焚烧殆尽,飞燕巢于林木,今之南京,其覆辙欤。此关于焚毁之惨劫者其三。

以言乎日寇之掳掠也。倭国之以劫夺著名,已不自近世始。在昔有明之季,沿海诸省,屡受倭寇盗劫之患,及戚继光统兵防边,而中国之边患,始为之稍戢。其后苏州之寒山寺,所著称于世之古钟,即为倭人所盗取,此东南人士所深知也。南京自沦陷后,日寇之捆载车驱以去者不知凡几。尤其甚者,则僧寺之大钟铁鼎,以及文德桥之铁栏,商店之铁门,与夫电厂、自来水厂之铁锅炉等,余亲见其以数汽车,运至车站,载于火车而往者,亦数数若干次矣。当余之被困于难民区也,身藏二三国币,日寇且以手搜出之,入于彼之衣袋。而住屋之箱笼,循环搜索,日必数十次。始则取其简且便者,继则携有卑下之人,并衣服衾褥之略佳者,亦肩之而去。于是难民号寒啼饥,遂踵接于途。而日寇并施诡计于下流社会之徒,分以与之,且暗示其劫取。遂乃门户大开,成群结队,凡人民不居之宅,罔不受掳掠之惨。上海路人行道上,悉成黑市之摊,全城莫非赃物矣。虽然,此尤其小焉者也。日寇之掳掠,率军一队,卡车数辆,予取予求,不汝瑕疵,民间之精华悉尽。日寇劫物之方法,苟见笨且重者,则以石毁之。余亲见以枪毁巨室之玻璃,多至数百片,其出也复毁其雕文刻镂之门楼。是于掳掠之中,仍以破坏为事,日寇诚忍矣哉。然此犹无关于大体及文化也。自日寇派有精鉴图书者至,而图书之劫临矣。南京之中央图书馆,在抗战前虽属筹备期间。而所藏之图书,已不下十余万册。虽其后抗战发生,政府西迁,图书馆曾随带西书若干箱去。而还都后,据恢复该馆工作之蒋复总馆长言:检讨抗战时图书之损失,已受相当之严重,如旧存成贤街图书馆善本,其损失已千余万册,所幸重要者虽有散

佚，而大部尚存，或不难陆续收回，有恢复旧观之一日也。此外清凉山麓，国学之图书馆，亦以收藏经史子集见称，当时为柳贻征所经营。在抗战时，地处偏僻，颇为目不识丁者，作代薪之具。至若私人之藏书，则作者同里之吴庆老本馆长之卢冀野先生，历世所藏之卷帙，亦于房屋被毁时，为回禄挟之以俱去。即以作者而论，先人所传之善本，及本人所购置，亦俱有藏书，不免同情于吴庆老及卢馆长一掬伤心之泪也。然吾尝闻南城藏书家，以石云轩先生为最伙。石先生居与清溪相近，此番浩劫，片纸无存。附近之人走相告曰：石君之书，始则日寇以汽车运之，继则匪人以肩担负之，终则日寇举火焚烧之。呜呼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诚秦政焚书坑儒之再见也。当沦陷时，伪政府设有图书馆，曰将以保存书籍也。其后日寇派有精鉴图书者，遂得以按图索骥，而馆中所保，皆日寇之唾余矣，藏书云乎哉。关于掳掠之惨劫者其四。

今者政府已还都矣。南京之疮痍满目者，亦以复兴建设，谋补救之方法矣。即今痛定思痛，觉蒋主席之领导群伦，于抗战期间，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而后克有胜利之今日。是因抗战而遭受挫折，因挫折而敌伪摧残首都之南京，非特别仇视南京也，南京为中国之首都，大屠杀之惨，倍于他地，无非挟□骇之计，亟欲有以破坏我之抗战。而我军关于台儿庄之役、长沙之役、兰州之役，早已使日寇褫其魄而夺其气。矧天相中国，民气奋张。在沦陷时，即有小学生于国民学校之墙壁，大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地下工作之进行，亦不因予弟子陆玄南之被害，而□存退缩也。往者已矣，来軫方遒。蒋主席宽大为怀，虽以日寇之焚烧屠杀奸淫掳掠者，蒋主席非特不仇视之，且于无条件请和之后，示以仁慈之典。其分批遣送者，日寇当有以知更生之德矣。今者远东法庭正值审讯南京屠杀案之日，以前所述，如许传音博士之证明，威尔逊医师之证明，姑且勿论，其后更有美籍证人出席法庭。一为上海之密勒士评论报主笔鲍威尔，一为圣公会牧师麦克基。伊等目观日军残酷兽行，曾经魏氏于日寇攻入南京后之行动，摄为电影，并拟将此项电影，于密判日犯时，放映法庭。越数日又有劫后余生之中国证人二名，至东京报告，一为南京警士之伍长德，一为年仅十八岁之陈福宝。二人陈述，同于南京遭遇毛骨悚然之经过，惨无人道之情形，绘影绘声，心有余痛，盖千万被害者，得庆更

生者也。当时日寇驱逐无数之人民,前往汉西门外,为机枪扫射。而彼二人则死中逃生也。伍氏之言曰:余与无数同胞,被迫往汉西门外正当观望之际,即见数百人民,排列于护城河畔。日军即以机枪扫射,尸体俱仆入河内,其扫射尚未毙命者,日军复以枪刺死之。渠未经受刑之先,目睹十六队,每队一百余名,其穿过汉西门时,拼命奔逃,适于机枪放射前,倾仆于地,故未中弹,日军以枪刺余背,伪装已死。日军复以汽油灌若干尸之背,加火焚烧。余夜间从死堆中出。并欲以枪刺之伤口,供庭上证。然庭上已不忍看此残忍之创痕,遂拒绝之。陈氏之言曰:余被迫为日军掩埋同胞尸体,凡额有戴帽之迹,及肩有握枪之硬把,俱为日军所围集,而枪毙之。在二十七年十二月六日,复围捕大批年轻之同胞,令与日军斗拳,击胜者俱刺死。伍长德、陈福宝叙述之后,被告之律师,平日素称卖力者,至此亦意外沉寂,默无一言矣。

日寇之惨杀,既如上述,其在全盟国如英美报章所载,固早已斥日本为兽行之国,为二十世纪之丑历史。吾人早视之为公平之论,为正大光明之评。乃自远东法庭宣布证明人之言论,而东京日报,亦一致谴责陆军前此对于南京大屠杀。互守沉默者,今则加以攻击矣。大部报纸率于新闻栏内,用大字标称南京暴行真相,或则谓法庭对可怖之南京事件,毛骨悚然。亦有以小字标题,刊载证辞,并解释果有此事,甚为羞人,深盼吾人能遗忘此事。可见各报评论,俱毫无保留。谴责日本陆军暴行。甚属遗臭矣,此种遗臭充溢法庭,宜无怪法庭人士俱为之掩鼻也。《读卖新闻》并谓审讯南京大屠杀案时,松井石根聆各方之证言,低头下视,沉静而毫无动作,然而面部则已紧张矣。

考东京之国际审讯法庭,为中美英苏等十一盟国所组成。其首席法官,则公推澳代表威伯爵士,首席检察官则公推美代表季南,其主义即务使人类最高之智慧,期求阻止战争再起之表现。外报所谓东方纽伦堡之魔鬼现形也,受审之主要战犯,计共二十八人。此二十八人中,由我国检举十五名,今详核十五名中,与南京大屠杀案有切肤之痛者,其主犯则号称中国通之土肥原贤二也。阴谋诡计,既以侵略成伪满分裂之谋,兹复以吞并划南京屠杀之策,实行前驱之长桥本欣五郎也。以炮兵联队,参加屠杀之役,前陆相之畑俊六也。身为派遣军之总司令,驭下无方,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

石根也。暴行主谋，穷凶极恶，此数寇者。南京之大屠杀，实彼等为其罪魁。今宜于罪案公判已定后，提解南京，以继酒井隆之后，俾得与矶谷及谷寿夫同赴刑场，显伸国法，而为大快人心之举。吾知蒙难之被害人，亦必含笑九泉，感谢麦克阿瑟元帅之大义，而蒋主席之庇荫幽灵也。

今幸此大屠杀案，市临参会亦协助调查，委员会昨已正式成立，并通过分区调查事宜。观于通过办法所郑重声明者，云□主席交议。据秘书长签称，本会迭据各区报告，关于大屠杀案调查工作进行，应予被害人或遗族以有效抚恤，并救助其穷困颠连之非人生活，诚仁政矣。故临参会主张根据调查之资料，由会造册，呈请政府比照伤残将士抚恤办法，□名发以定额之抚恤金。而且被害人之子女，就学就业问题，由会请政府订立优待办法，通令实施。并拟呈政府转请□总善后救济总署，及英美援华救济联合会，参照会中实际调查所得，被害人之确数，发给一次定额之救济费。或指拨专款，办理救济被害人本身或遗族之福利事业。呜呼，西伯施仁，蔑有加于此矣。抑又闻之，临参会推定陈副议长，重修正行政院颁发之敌人罪行调查表，与敌人罪行种类表，以大屠杀为主体，而有关屠杀者，则列为附件。吾希望日寇所留之污点，均需于调查所得，一一洗涤而清静之。即如中华门外之风台乡，与城垣相隔仅七八里，有所谓菊花台者，日寇于屠杀时曾掩葬伊之军官，并建立纪念塔，矗然在望，乡农且羞称之。是宜于调查明确后，铲除净尽，勿令其污我之大好河山也。今日者日月重光，风云焕发。吾人以劫后余生，复留此悲痛之躯，扶杖而观建设之成。虽或则归自陪都，或则返于僻壤，或则蜷伏于沦陷之区，而今则同为一清白之国民也。即以作者之本身言，房屋毁矣，生产尽矣，垂老之身，抗战时已为日寇所残毁矣。吾之堂弟为日寇枪杀矣，犹子为日寇掷于水而淹没矣。吾之一人如是，则类于吾或甚于吾者，更不知凡几也。以余之不文，承通志馆长命撰文以记此南京日寇之惨劫。吾知挂一漏万，实不足以穷尽日寇魑魅之形。然本此旨以觐其余，亦不难想像而得之矣。则是记也。胡氏之患难一家言欤，湛氏之阖门殉难记欤，是又扩而大之。其关系于一身一家者小，而垂鉴于一都会一省市者大矣。爰泚笔而为之记。

[原载《南京文献》1947年第1号。]

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

汝 尚

南京今天一变而为血腥的地狱，那吃人喝血的魔鬼，他们的残酷行为，决不是我这支无力的笔所能表现出来的。这一篇记载，仅是我个人所身受的片段报告。在下笔之前，谨向被难的同胞敬礼，谨向沦陷在战区的同胞祝福！

一、别了，南京

我为了热病的纠缠，体温升高到四十度，不能遵照市府的通告，预先迁出南京；又因为“传染病”三字，被拒绝于难民区之外〔内〕，所以只好迁居在城北一间破陋的平房里。惟一照料我的，只有一个年已花甲的老人张德。

十一号那一天，阴沉沉的，片片的白云，布满了天空。可是早晨七点钟所发出的警报，一直到下午五点钟还没有解除。敌机来来去去，究竟有多少架，谁也不能肯定的说。总之，留在耳边的是不断的嗡嗡声和阵阵的炸弹爆炸声，一次轰的一声以后，房子就跟着摇荡起来。我躺在板床上，好像卧在大摇篮里一样。可是，这些在我们的心里早已失去了它的恐怖性，它不断地加添着我的愤恨。

光华门及通济门的战事，整日未停，虽然到了黄昏的时候，炮声渐稀，但是连珠放的机枪，已经找不出它的间歇来。

虽然敌机在黄昏的天空中漫无目的地投弹，虽然敌人的炮弹在天空中飞舞着发出锐利刺耳的呼声，但往难民区逃难的人群，仍旧扶老携幼，抱着日用不可缺的衣物穿过马路口的沙袋，向那里走去。这时候，他们对于生命的价值，已经估计到最低的限度了。他们带着死灰色的面孔，

踏着马路上被残酷的炸弹和炮弹毁灭的同胞所流出来的血汁,没有太息,没有顾念,一步一步的拼命地往前走。

大概是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市府留守的职员蔡君,突然的来了。面色红红的,微微有一些儿喘气。

“尚,你知道吗?我们恐怕要在今夜分别了!”他说话时的态度是那样的严重。

这几天来惴惴不安的心事,恐怕今夜要实现了!我不敢那样的想,但是事实放在面前,又不容我不问了:

“怎么?前线不利吗?”

“唔!”他沉默了一会,重重的呼了一口气。“即使我们退出了南京,这不过我们暂时的失利……可爱的南京终久有一天再回到我们的怀抱里。尚,我告诉你,据刚才所得来的消息,芜湖恐怕已经沦陷了,镇江封锁线现在也难保全了,所以今夜我们不能不退。”他的眼睛有些湿润。

下关所有的一切在军事上没有价值的建筑物,我军为了廓清射界及免为敌人利用起见,在前天起已经自动的焚毁了。熊熊的火光,笼罩着全城,象征着大毁灭的时期来到了。我们的房间内,虽然没有一盏灯,但血色的天空的火光,从被震破纸糊的窗棂中透了进来,已经足够看清房间内各人面部的表情。

我的理智已经完全为幻念所占据,我现在已记不清那时我的情绪如何,只知道我的全身像投在火炕里一样,热度又升高了。

蔡君临走的时候,好像这样对我说:“你安心养病,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将来在前线见,暴敌对于病人不致有所残暴吧?”我知道他完全是为了我的病而安慰我的。在这样水深火热的当中,还能谈到安心养病吗?那时我已经决定,如果将来有侮辱的事加在我的身上,我愿意以生命去代替。

因为精神方面的刺激,我的病症又使我沉到昏迷的状态里,夜半清醒转来,外面的炮声很疏落的响着,我听得出那是我军在狮子山以及紫金山一带所发出的吼声,但是机枪声及步枪声,像暴雨来到时的雨点一样的密集,并且从东南角伸长到了城中一带。我明白了,南京的命运,已

经到了最后决定的时候了。

张德是一夜没睡，他老是含着一筒将熄未熄的旱烟杆。听见了我在床上翻转的声音，随即用他慈祥的眼睛向我扫视一下。我们互相对视着，好像言语已经失去了传达情绪的能力。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了，最后他忍不住这凄凉的沉寂，告诉了我他晚上在前面屋子里听来的消息。隔壁的张嫂子同他的孩子今天往难民区去的时候，在三牌楼附近给流弹打死了。她那瞎眼的婆婆，已经哭了一个死去活来，到现在也没有人去问她的消息；他还听人说难民区里也落了几颗炸弹，炸死几十人，而且都是女人和小孩。在他结束了这段话以后，接连的摇摇头叹了几声：“太惨了，太惨了，老天爷真是没有眼睛！”

我知道，在他的心的深处，隐藏着不可磨灭的烙痕，我除了为那些无辜死难的同胞伤感而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天色转到微明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不能分清是什么时候天亮的，因为整个的南京城已陷入火焰的包围——钟鼓楼、新街口、太平路一带繁华的街道，都在火神的掌握里了，鲜红色的火焰迎风飞舞着，一阵阵的热浪和黑烟，呛得人喘不过气，睁不开眼睛，转瞬间一切的景物都改变了它的形象。我从窗洞里向外一看，惊奇得几乎使我跳下床来，啊！伟大的牺牲啊！伟大的焦土抗战啊！昔日莫斯科抵御拿破仑的侵略而实行的焦土抗战，想不到又临到了今日的南京，我们真幸运，能够亲临这一次的战役——为正义而战的战役。

密集的枪声从各方面传来，已经不能分清我方与敌人的，突然，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发出的尖锐的嚎声，突破天空，一直落到我们屋子后面五十米的地方，轰的一声，跟着就是一片混杂倒塌的声音，我们所住的那间屋子的后墙，也随着摇摆起来，倾圮了一角。顿时房间内成了灰土的迷宫。破桌上所有的用品，全都结束了它的命运。但这些，除了那一刹那的恐怖以外，也并不感觉到什么。

这一颗炮弹所给与我们的，是摧毁了三间破屋，一个卖菜的老人和他的小孙女被残杀了。

十二日就在这样烟火漫天、枪声混杂中结束了。

我的体温似乎已经减退了，晚间我居然能挣扎起来站在门口，向血

色的天空幻想了片刻。

十三日情势突然转变了,虽然枪声还是像昨天一样的叫嚣着,但是敌我两方面太不平衡。城里敌人密集射击,只换得我方几声疏落的回音而已。但在城外下关一带,迫击炮与机关枪的声音,好像整个的长江在沸腾着,我明白这一切的现象了,我知道南京的命运是怎样的被判定了。我好像听见我们忠勇的战士噙着眼泪在说着:“别了,南京!”我忍不住伏在枕头上流泪了。

二、忍受了最后的耻辱

人们幻想中的地狱是怎样的,我不知道,但在魔鬼掌握下的今日的南京,就是一个人间地狱了。我们沦陷在它手中的同胞,他们的处境和遭遇,比我们幻想中的地狱,也许要痛苦得多罢。

南京完全陷入了大混乱的状态。零碎的枪声,随时随地还可以听见,这是我们英勇的战士,散伏各处,和强暴的敌人作最后的拼命抵抗。

什么时候从龙蟠虎踞的南京城楼上扯下我们的国旗的,我可说不清,但十四日早晨已经到处飘扬涂着鲜血色的太阳旗了。当我和病魔挣扎爬起来跑出门外的時候,远远的望见了一面太阳旗,一种耻辱和愤怒竟使我喘不出气来,我想冲上前去将它撕毁,但我的神志已经失去了主宰,天地都在我的面前旋转着,突然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转来时,发觉了我又躺在床上。张德坐在我的身旁,他额上的皱纹,更加深了许多。

“你觉得怎样?心里难受吗?刚才若不是我将你背进来,如果给鬼子发觉了,那……那一切都完了。”他的声音有点儿颤。

“不,我要复仇,复仇!”我忍不住又流泪了。

“你现在且安一安心,复仇,也不是性急的事。像你刚才的举动,那只是白白的送掉了性命,于事毫无益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们读书人,大概会明白这个道理吧。”

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给我一个莫大的力量,我又何尝不明白刚才的举动是无益的,不过为了一时的感情冲动,我今后要努力压制我的感

情,从万难中找到复仇的手段。

失去了自由,生命有随时被毁灭的可能的人们,是怎样的可怜啊!尤其是在暴戾、凶狠、残忍的敌人铁蹄下的人们,命运已经抓在他们的手里,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有结束的可能。我们只有蜷伏在这间破屋里,听最后的宰割了。

我的病症似乎已走上痊愈的道路,热度渐减,精神渐佳,但城里的情形正和我病症相反,造成了空前的劫运,不但我不能出去探听一点儿实情,就是张德他每次出去一会儿,也被阻止回来。他究竟遭遇着一些什么事情,他不对我说,但是他每次回来时面孔所表现的惊恐情形,已使我明白了一些。我再三的诘问他,所回答的仍是一个含糊的“没事”。甚至他有一次回来的时候,额上流着血,他还不对我说是怎么一回事,他只说是不小心擦破了一点儿皮。啊,我完全明白了,这个富于含蓄的老人啊!

十五日十六日就在这样糊涂状况里半监禁似的挨了过去。

情形越变越坏,我再不能这样苟安的偷活下去,我要脱离这个死牢,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要呼吸自由的新鲜空气,这里窒息的残酷的污秽的妖氛,使我再不能忍受下去了。我这样的决定了是在十六日晚六时。

那天下午,天空阴霾,片片的寒灰色的云,飘过来,飘过去。微微的有点儿风,凄凉的,悲惨的景象,为着在毁灭中的南京而哀悼。

突然,像吹过一阵狂风似的,房门被什么冲击一下大开了,随即滚进了一个人。因为房间里光线太暗的缘故,看不清楚是怎样的一个人,等我们把她扶起,才知道是一个全身混满了血和土的妇人。面孔虽然染遍了血,可是掩不住那苍白的死灰色。啊,可怖的血人啊!

“舅舅!”她突然抱着张德大声的哭了。

“怎么,怎么? 轻轻一点!”那个持重的老人声音颤抖得非常的厉害,他知道他外甥媳妇——这个女人,会传给他一个怎样不幸的消息。他先扶她坐下。

“小金宝被鬼子杀死了,妹妹也被……”她的音调是这样的不平衡,显然的又想痛哭一场,但为了某种恐吓,又压制了下去。

“什么,你妹妹同小金宝怎样了?”他的声音有些发沙,眼角已经润湿了。

“被鬼子,被那杀千刀的鬼子弄死了!”她那愤急的情形,衬着那一副惨白而涂着血的面孔,使人一见就知道她那内心的苦痛是怎样。“天啊!她们死得太惨了!那些畜牲们,竟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小孩和女人,不知道前生和他们做了什么作孽的事,今生得到这样的惨报——”她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我给她一杯开水,来缓和她那高涨的情绪。

“今天一清早,金宝的爷出去了,一直到中午还没回来,我们正替他担心着。忽然的来了几个鬼子兵,凑巧我往后面厨房里去,也没看清到底是几个,大概有五六个吧?那些畜牲们,一进来,我就知道不怀好意,连忙往屋后草堆里一躲,妹妹同小金宝在房间里,来不及躲,被他们看见了。以后,我只听见金宝喊我一声,就不喊了,妹妹大哭大喊的闹了一阵,也没声音了。只有那些畜牲们嘻嘻哈哈的笑着,我躲在草堆里吓得直抖,大约过了二点钟,才没有听见他们的声响,我这才大着胆子跑出来,轻悄悄的回到房间里一看,天啊!”她忍不住又哭了起来,眼泪混合了血和土,简直分不清她的眼睛和鼻子。

“这群畜牲们!”她又继续的讲下去,“竟做出这样丧尽天良的事来。小金宝我那乖孩子,躺在桌底下,身上涂满了血,胸口和肚皮上被刀戮穿了两个窟窿;妹妹是在床上,赤身露体的仰卧在那儿,身上也尽是血,尤其是下身,天啊,这群畜牲们!可怜妹妹今年才十七岁,小金宝那样四岁的小孩子,怎么被……”她的喉咙已经发嘶,再也不能往下讲了。

“走,找金宝的爷,同这群畜牲们算账去!”她突然跳起来,发疯似的夺开门向外跑去。

张德一把没抓住她,愣了一下也随着她追了上去。

愤怒的火,已经燃烧到了最高峰,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决定明天离开这魔鬼的世界,设法获得一杆武器和这群畜牲算账。

张德突然一个人转来,带着绝望的神情,虽然天色黑暗,看不清他的面色,但我知道那一定是怎样的难看。

“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活了,这么大,也,活够了……”他那急促的音调,完全是被绝望、愤怒、耻辱所激成的。

我告诉他我是怎样决定了,并且说不愿看着听着这些耻辱的事而偷

活下去,我宁可在战场上做一个炮弹下的牺牲者,只要我们离开南京城是可能的话。他完全同意了我的意见,他还另外告诉我一些藏在脑里的这两天所遭遇的惨事,他说他看见了几个鬼子兵怎样用刺刀刺杀我们的壮丁,怎样在大街上调戏我们的妇女,他猜想着金宝的爷现在恐怕早已被害了,他妈赶上去也是白白的送死,最后他叹着气说:“这一次被害的人大概有十万吧!难民区里也是同样的运气。唉,南京的大劫啊!”

这两天准许在街上通过的,只有佩带皇军顺民通行证的人。为了要逃出这个污秽的屠场,所以不得不忍受了这最后的耻辱。

四块钱换来了两块白布上面印着皇军顺民的通行证,张德还设法得来了两张临时应役证,那是用了十块钱托人换来的。

含着眼泪在臂上缝好通行证,咬着牙在十七日下午走到马路上。

马路两旁的景物,完全改变了。残余的火烬尚在继续半熄半燃的烧着。到处都可以看见紫红色的血渍。

在太阳旗帜下的魔鬼们,随时随地都有刺杀我们的可能。我们除了低着头怀着不宁的心情向前走去,对于别的我们再也不能顾虑了。

盘据中华门的是八个凶横的敌人同两个汉奸,当我们把应役证缴验以后,全身被搜查一下,随即被释放出来,低着头从敌人刺刀下钻出破毁的城门。但是,在我们后面的一个妇人,却遭受了无端的耻辱。

我们不敢再回头看了,只有循着崎岖不平的道路向前走去。横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将要没落的太阳。

二十七年一月追忆于西安

[原载《兽军兽行》,广州《救亡日报》社1938年4月版。]

陷落后的南京

袁霭瑞

记者系×总队的小职员，此次南京战役，因未退得出，致遭困在南京，目视我男女同胞遭日军之蹂躏，真是言之痛心，述之流泪：记者本不会为文来描写，我同胞被敌军欺侮太甚，难以隐藏于怀中，故不揣汗颜将目击敌军禽兽盗贼行为来告诉爱国志士。

敌军入城之日，即大肆屠杀难民。南京的人数，在平时统计是一百万，至战事发生，迁徙者虽很多，因故未移者，就有四十万的民众。事后难民区成立，又因房价昂贵，均裹足不前，所以未有移到难民区居住的，尽遭敌人惨杀了，如中华门内、光华门、通济门的老百姓，虽七十之老弱老妇，无一幸免的，就是难民区的百姓们被其惨杀者，为数亦不可数计。街面的尸首，东一个，西一个，横竖的倒在地上，血流满地，尸骨不全，惨不忍睹，这是初入城的暴敌行为。进了城之后，每日奸淫掳掠，放火焚烧，十一龄之幼女，五十岁之老妪，三四人轮奸，奸后致死。其次放火，自日军进城后，终日大火冲天，烟云缭绕，未曾熄火。中华路、珠江路、太平路等处房屋，均焚毁尽，片瓦无存，砖墙倒塌，积堆成灰。记者居住于难民区上海路×号，十二月十五日闯进来了三个鬼子，衣服不整，醉醺醺的样子，嘴里叽哩咕噜，不知说些什么。老百姓睹其而来，则远走他避，一人未走脱，被鬼子上前捉住，脚踢手打，因为言语不懂，鬼子即问有花姑娘没有？此人胆悸心惊地答以没有，鬼子就把那人连刺了数刀，立倒于地，喘息待毙。三个鬼子走到房子里，可巧有一十二岁的女孩子，被其捉住，三人轮行奸污，孩子大声哭唤，女孩子的父母站立在门外，瞪目旁观，眼看自己的女孩子，被敌蹂躏，不敢上前拦阻。又附近席棚内住有相依为命的母女二人，十七日偶去鬼子四人，意将此女抢走，其母上前护阻，鬼子将母以刺刀刺死，终将此女掳走。

这些情形,均是目睹事实,每日类此事件,层出不穷,美国人所组难民救济收容所,认为较为安全,许多妇孺前往收容所居住,鬼子不顾国际正义,深夜擅入其内,将稍俊妇女,尽行抢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妇女收容所,有美国妇女看管,鬼子深夜跳墙而入,竟将该妇重打后将我们一位妇女淫污。二十日鬼子在太平路放火,火起后强迫百姓们上前救灭,既到该处,鬼子即将百姓们捆起丢在火中,活活烧死,鬼子鼓掌大笑。同胞们!你看像这等残辣的手段,残暴的禽兽,真是抽其筋剥其皮亦不足解恨!

自鬼子进城后,难民区吾之同胞,每日怀男抱女,扶老携幼,今日移此,明日居彼,抱被肩衣,对面啼泣,无有安时,伤心惨目有如是耶?如妇女在街上行走,鬼子特意上前乱撞,任意玩弄,心中怀恨,而面目还得强带欢笑,否即杀死。如壮年男子,遭遇鬼子,令背其行进。其次难民家小所有衣服被褥如稍完好者,皆被掳一空。敌军进城月余,每日杀人放火,奸污掳掠,无所不为,其极残暴之行为,可见一斑矣!

十二月二十七日即施行难民登记,吾之百姓们认为登记可保安全。所以争先恐后,前往领取登记证,数十万民,拥拥挤挤,冒着雪雨等候,在此当中,鬼子手捶棍打,任意行为,吾之同胞遭其蹂躏,头破面肿,敢怒而不敢言,其状极为悲惨,鬼子却鼓掌大笑。二十岁之青年认为抗日分子,检出拘走,均以枪毙之。记者几乎亦遭其难。如此死者万余人,日军进城之时,所有百姓门前皆悬日本旗,用作护身符,以为有此则可获得保障,那〔哪〕里知道鬼子仍是屠戮。唉!在铁蹄压迫下的同胞们!不知何日才能得出水火。现在南京之同胞,盼国军驱除倭奴,如盼云雨,焚香默祝,昼夜祈祷。

鬼子蹂躏国人,无恶不作。难民区小贩,鬼子买物,先前抢夺,后来即付日本钱,与伪国钞票。小贩不愿使用,鬼子观其不能流通伪钞,即迫民人以中国钞票购买日军所有军用伪票,再以伪票买其香烟面粉等物,价值异常廉贱。民人固有利可图,即纷纷购买,不意买票到手而不能买物。本来逃难的人民,每个人都是没有钱的,有几元钱拟维持生活,实想买点面粉贩卖,可得赚几文钱糊口,不料反倾家荡产,嚎泣道旁,真是敌人恶行,殊令人发指。百姓被其压迫欺侮,情可悯,在内地之同胞们没有

遭到此劫，一定会感觉不胜其蹂躏之苦。记者在此情形之下，一月有余，颇尝其苦，九死一生之险始于最近逃出，故向大家报告。爱国的同胞们，我们只有积极抗战，与敌一拼，抱着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之决心，失地可复，同胞可救，不要偷活苟安，现在贼寇屠杀吾之同胞如宰鸡犬，实在难以忍受，同胞们，赶快奋起！

[原载汉口《大公报》1938年2月20日。此文曾收录鹤琴、海燕编的《敌军暴行记》一书，1938年3月中央图书公司出版，但题目改为《在黑地狱中的民众》，无作者名。]

虎口余生记

林长生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妄想一举灭亡中国。当时在南京淮海中路一个小食品厂里学徒的我,并未及时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无从知道日本军残忍成性,也没有想到那场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将是多么深重的灾难,更没有想到战争将迫使我改变自己一生的道路。

我是南京六合新篁乡人。1936年底,我同村的一个堂兄林长华在南京淮海中路128号学徒满师。这样,老板许少兴便要带另一个徒弟,替代他做食品厂里的下手活。1937年5月,经林长华的母亲(我的伯母)林徐氏说合,许老板同意收留我到该食品厂学徒三年。

我是第一次来到南京,各方面都很生疏,街道的方位向南向北都分辨不清,自己又不识字,心里好害怕的。林长华看到我土里土气,担心我上街过远了“迷途难返”,便把我带到大门口,指着深蓝色底板上印有白字的门牌对我说:“上面的四个字是‘淮海中路’,中间是洋码子‘128’号,下面是‘第一百二十八号’。南京不像乡下见村认路。城里许多街道一个样,不容易辨认。认不得路时问淮海中路。记住巷口挂的‘许记食品厂’的牌子。”他还向我介绍了许老板的为人、家情,要求我应遵守学徒规矩。

许少兴是招郎的上门女婿,随其岳父姓。岳父死后便由他撑门立户,当家作主。他的岳母和老婆都特矮小。当时他约30开外,生有一儿一女,约在8—10岁之间。此外,许还有一个亲姨娘——沈老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中华门里的长乐街上,有些事也要他照应。

许记食品厂实际上是个小作坊,仅雇有一个广东人陈师傅,由他带领林长华做些面包、蛋糕、饼干之类的食品。128号并没有店门面,前三

间供他家五口人和一个老妈子住宿,后院一边连接的几间做厂房、厨房,堆放面粉、油、糖、鸡蛋之类的原材料,有一间供师徒住宿。厂房里有一个砖砌的烘烤炉,一个长长的案板,好几口用来发面的大缸。连接厂房的外一间面向小巷,专门用来包装食品。小店主或小贩经小巷从这里把新鲜的食品提走。此外,院角落处还有一个堆放煤炭、黄泥、煤球、蜂窝煤之类的小棚子,我常在棚子里做煤球和制作蜂窝煤,差事极苦。

许记食品厂收我做徒弟,计划升林长华为二师傅,增做糕点之类的食品,并打算在太平路开设一个门面,扩大营销业务,既搞批发也做零售生意。但就在筹划得差不多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我们听说“北方又打起仗来了!”但我们认为与己无关,谁也未引起注意,天天仍围着烘烤炉转,十天才有一次休息。

许老板的姨娘孤身一人,年已近70。和许老太太虽不是亲姐妹却胜过亲姐妹,常会到许家来做客。每次回去,许老太太都要她带些食品,总要我送她到中华门里的长乐街上的家里。她虽一人,却住着前后两进很宽畅的房子。据林长华说:沈家原在中华路上开有一个南货店,雇佣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家业底子很厚。只因儿子抽鸦片,孙子得病暴死,媳妇一气上吊自尽了。随后儿子又死于肺病,仅留下她孤身老人。现在尚有挨近中华路边的街中有几间房子租给他人居住,其中就有一个挑皮匠担子的李老头。我每回去长乐街时都要帮沈老太太将前屋、中院、后屋、厨房等打扫干净,碗厨、饭桌、板凳也都用湿抹布抹净;有时还要帮她在中华门米店买回一袋大米,供她食用。

这天下午,我把一袋子大米倒在她的米缸里,当即要求返回淮海中路。她看到我脚上的一双布鞋绽了线,便把她小孙子穿的一双力士鞋送给我穿。我谢过后便提着那双力士鞋往回赶路。当我走出长乐路口拐上中华路时,看到李老头坐在皮匠担子边等生意。沈老太太曾经当面介绍过:他也是江北人,是个孤老头,已年近60岁了。家乡人亲家乡人,我每次路过他身边时都要打个招呼。这次才走到他身边,忽见从中华门方向开过来一支武装整齐的国民党军队。一队队官兵步伐整齐,姿态威武,唱着军歌向北走去。

那雄壮的歌声振奋人心,招引来许多路人止步站在人行道上观看。

有人说：这支队伍到下关坐火车，开到上海去；上海又要打仗了！有人说“是一个师”，也有人说“不止，最少是一个军”。

我只感到惊奇，羡慕那些官兵步伐整齐如一，唱的歌子是同一个声音；机关枪、步枪都是一样的；马拉的大炮更是令我惊讶，打起仗来一定是天下无敌的。待队伍过完了，李老头问我“怕不怕”，我回答说“怕”。他认为这些兵都是“老良子”，打起仗来本事可大了，到哪里去都会打胜仗。我问他“南京也会打仗吗”，他肯定地说“不会”。他忽然看到我脚上的布鞋绽了线，便热情地催我脱下来让他修补。我很感激地坐在一个小凳子上脱下布鞋，一边等他补鞋一边听他讲故事。

他说：“小伢子家没有见过大世面。你不知道鬼子的眼睛是碧绿的，一出太阳就看不见东西了，也分不清南北。所以，鬼子在东三省打了好几年都打不过来。因为中国兵晚上躲起来，鬼子找也找不到。太阳一出，中国兵就撵上去，用大刀砍鬼子头。那些鬼子都看不见路，只好睡在地上打滚，有的滚下高坎跌死了，多数滚到大海里淹死了。”他的意思是说“不要怕，鬼子不可能打到南京来”。他看到我们听得很认真的，又说：“城墙这么高，鬼子又不是孙悟空，绝对爬不上来。”他尽量鼓励我不用怕，边说边把绽线的布鞋缀好了。我也没有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儿放在心上，谢了“李公公”，及时回到许记食品厂，每天仍是做那些繁重的杂活。

那时，民间很少有人看到报纸，更无广播可听，时事消息只能从道听途说中略知一二，与己无关的事都是心不在焉，东耳朵进，西耳朵出。到了八月初我们才确知日本鬼子很厉害，在北平进攻中国部队，一仗打得很激烈，双方都死了很多人。北平到底离南京有多远？广东师傅说“有两千多里。要走两个月才能到南京。”许老板担心做坏了面包、蛋糕，要我们别怕，说道：“鬼子在东三省打了好几年，后来又上海打，都没有打赢。上海离南京有六七百里路。对南京没有影响。”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我们，眼前又感觉不到战争对我们有什么威胁，精神上一点也不紧张，每天仍是围着面包炉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该干的活计。

但是，“八·一三”那天，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与“一·二八”战争不同，第三天日机便飞临南京上空狂轰滥炸。每次飞来十多架，恐吓式地

扰乱社会、威胁市民、动摇人心、破坏民用设施,使人对日军产生恐惧心理。

随着上海的难民相继涌到南京,日军对南京加紧空袭。有时一天飞来好几次,夜间又接着空袭。那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内藏亲日派,潜伏在南京大大小小的汉奸很多。夜间空袭时,地面上的汉奸便发射信号弹指示目标,与天上的日机紧密配合。人口密集地区和交通要道,遭日机轰炸的尤为厉害,死伤的平民特别多。

9月25日那天轰炸得最为残酷。自上午9时半至下午4时半,日机先后5次共95架次侵入南京上空,共投炸弹500枚,炸死炸伤平民600余人。当时下关难民收容所亦不幸中弹,被炸死者在百人以上。前往观看者只见残骸满地,碎尸血衣惨不忍睹;芦棚大火熊熊,浓烟直冲九霄。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广播电台都中弹,被迫停水、停电、停播,给居民生活上造成极大困难。中央医院亦遭到日机的攻击,住院病人和医护人员亦有少量的伤亡。法国大使馆附近亦有两颗500磅重的炸弹落下,幸未曾爆炸,否则办公楼将被炸倒,亦会造成人员伤亡。法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但日本竟然置之不理,继续派出飞机轰炸南京。

至此,市民们才恍然大悟,显得异常惊慌。随着国民政府迁都至武汉消息的传出,大公司、大商店老板纷纷携带妻儿逃往长江上游,大部分市民逃往江北江南乡下,暂避日机的狂轰滥炸。许少兴看到面包、蛋糕、点心的销路锐减,存货一天多似一天,又估计到形势将会越发严重下去,家里人又处在危险之中,便动员陈师傅和林长华暂时回家躲避日机的轰炸,待南京市面平稳后再回南京,重操旧艺。他又辞去老妈子,决定留下我照顾他岳母、姨娘和看守食品厂。开始时我很不愿意。但许老板又提到《保证书》上的规定:学徒三年,一切都要按老板说的去做;徒弟违约要按天数付给老板的伙食费。我只好勉强顺从了。于是,许老板便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到江北林长华家里去躲避日机轰炸去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做饭的老妈子也被辞掉。等许老板他们走后,仅过三天,她也背起包袱回安徽和县老家去了。

那年我仅13岁,不懂什么世事,对于战场上的形势更一无所知,哪里知晓日本鬼子杀人放火的残酷性,仍按许老板的嘱咐:隔一天去长乐

街看望沈老太太一次。她似乎什么也无所谓,厨房房檐上被猫踩落下几片瓦,也要我搬梯子将瓦添上去,盖严塞紧,防止再落下来。我提出要她到淮海中路去住,她再三不肯,看得出她很留恋这份祖传下来的家产。说心里话我也非常害怕,又很想家,因有《保证书》在许老板手里,真正要算伙食钱又拿不出,只好硬着头皮等下去。同时,我那天返回淮海中路时,又听到李老头说:三下南唐时,金陵被围困一年多也未被打进城来;现在的城墙这么高,鬼子的眼睛又见不得太阳,肯定不要紧,怕什么呢?我也信以为真了。

此刻,战场上的形势对中国很不利。11月4日,日军在上海东南方向的杭州湾登陆,企图包围我上海守军。中央军随即被迫从上海总退却。日军紧追不舍,直向南京方向追击过来。南京城里的难民和伤病兵一天比一天多。许老太太看到他们流浪在街头巷尾凄凄惨惨,挨冻受饿;又听他们说:日本鬼子残忍歹毒,沿途烧杀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她心里又为在江北的女儿女婿一家担忧。12月6日上午,经和沈老太太商定:要我到江北去跑一趟,把南京的真实情况告诉她女儿女婿;又嘱咐我:万一我不能及时返回南京,一定要她女婿从速返回,商量“要事”。中午饭后,我便到花牌楼附近的科巷去找我二姐林秀英^①约她一同回家去算了。

林秀英,生于1919年8月,是双胞胎,又先生母胎,故小名叫大桂子(其妹小桂子仅活一年便夭折)。她在1936年中秋节之夜离家,到南京当女佣;次年正月返回家探亲,回南京时她告诉我:她在科巷××号。当

^① 林秀英,女,1919年农历八月生(后来因婚姻问题有可能隐瞒年龄),是双胞胎,小名叫大桂子(其妹一岁多时夭折)。她于1936年6月到南京在一家当小保姆。南京大屠杀后一直无书信回家。村里人都认为她已被日本兵杀害无疑。1970年秋天,上海“清理阶级队伍”时曾有一男一女到我家乡调查林秀英的社会关系,得知我家是贫农,军属,我又立过大功,复员转业后在党委部门工作,取证后便离去。得知我二姐仍在人世,我先后6次到上海市公安局查户口寻找,只因五个年龄段内同名有数千人之多,从中选择相近条件的数十名上门相认,均不是而使我失望。1994年,当时接待调查人员的四星大队长罗加和告诉我:林秀英居住在上海长宁区,是编织工,因儿子要“结合”进领导而来调查。但此时我双目近乎失明,已无法前往上海寻找。看来南京大屠杀给我留下又一终身遗憾。

时我不识字,又忘记了门牌号码。到许记学徒后我曾抽空去找过她几次,均因忘记了门牌号数而未找到。9月25日日机大轰炸后,许老板已带妻儿去了江北,因担心我二姐的人身安全,我又到科巷去挨门挨户询问。有一个老太婆告诉我:她在公共厕所倒马桶时,双方交谈中得知有一六合姑娘叫林秀英的,好像东家住在靠近太平路。我又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挨门询问,终未查到一丝线索。傍晚很丧气地返回许记。当夜,我做了长梦:我二姐林秀英反反复复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12月7日早饭后,我经和平门出城,心急如焚似的奔向燕子矶。在经过砖瓦厂边的公路上,我眼睛忽然一亮,看到前面不远有一个打大辫子身穿短打的大姑娘,尤其看到辫根子处紧扎着一圈又一圈的红头绳,头脑中出现我二姐细嫩微红的脸蛋。想到这里忍耐不住,当即加快步伐追赶,上前一把抓住她挎着小包袱的右胳膊,欢天喜地地说:“二姐姐,你把我急坏,今天终于找到你了。”

她用左手拿过小包袱,右胳膊一挥挣脱我的一只手,转过脸来气愤地问道:“谁是你的二姐姐?”我一看,她一脸大麻子,在用右虎口擦去她刘海下的汗珠子时,我又看到她脑门上像皱纹荷叶一样难看,使我连连吃惊。她又教训我说:“小伢子,这么莽撞?若是别人,非甩你两个耳光不可。”我连连道歉,像根木段子一样站在那里灰心丧气,眼睁睁地看着她向燕子矶方向走去。我慢吞吞地紧随其后,在燕子矶坐上木帆船到通江集下船,徒步40余里,当天下午回到家里。妈妈见到我很高兴,得知我未找到二姐又哭了起来。我又及时地找到许老板,把许老太太的嘱咐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许老板向我问了一些其他情况,当场并未说什么。谁知仅仅只隔三天,许老板向我提出:要我和他一道同去南京取物,同去同回,仅有两天时间就返回来了。我妈坚持不肯放我走,但给我当保人的伯母却帮许老板说话,结果我于12月11日又跟随许老板回到淮海中路128号。此时,南京城里已经隐隐约约听到城外的炮声了。许老板的心情很紧张,和他岳母简单地交谈后,当即领着我赶到长乐街沈老太太的家里。他们在房里进行了密谈,取出一只约30斤的皮箱,我饿着肚子扛着皮箱,快步跟随许老板回到许记家里吃晚饭。当晚,从许老板和他岳母的谈话中得知:他已和他姨娘谈妥,万一世道再紧,外面穿起旧

衣服,带上钱和衣、被,二位老太太同去难民区避难;有可能的话就返回来看看家;世道一稳定就迅速返回家里,同时写信寄去江北,把南京城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许老板也表示,只要世道一安定,他很快地就返回南京。

南京城里已经停电停火。许老太太心情很沉重,再三念叨着家里还堆多少面粉、白糖、汤油(做桃酥用的);存放的面包、饼干被老鼠糟蹋得一塌糊涂。许老板也不忍心,只好对他岳母又进行细致的安慰。

南京的东边和南边都已炮声隆隆。1937年12月12日,我们天不亮就吃饱油炒饭。许老板提起他家一只小皮箱,我使用毛竹扁担的一头穿进皮箱的提环,拗起背在肩上跟随许老板赶路。街上许多市民打早涌出,背被子的,提包袱的,拖儿带女的络绎不绝,边走边骂声不绝。我们经和平门出城,路上逃向燕子矶的人成群结队,谈论着从燕子矶可以逃到江北去等事。但是当我们来到燕子矶江边上时,看到滞留在江滩上成千上万的难民因无船过不了江。他们唉声叹气,责怪中央军不顾人民的死活,把船都控制到隐蔽地方去了。许老板很有心计,见到没有希望从燕子矶过江,便毫不犹豫地领着我,匆匆忙忙地赶到下游的巴斗山,只见江边上停着两只小木帆船,而要过江的却有好几百人。船价暴涨,由原来的30个铜板涨到两元(约合600个铜板)。一只平常只能坐20个人小船,一下子涌上四、五十个人。许老板很大方,一出手给了船老板五块响当当的现洋,要求带我二人过江。船老板推辞一气后收下他三块现洋,却只肯带他一人过江。我又哭又闹,要求同船过得江去。船老板却要退钱,连许老板都不肯带了。许老板看到我那样又不忍心,站在跳板上递给我两张“中国农业银行”纸币说:“你拿着这两块钱等下一班船。万一没有船,你就返回城去。小伢子家,中央军又不会抓你的差,不要紧的。”船老板又一再催促,待许老板挤进船舱便抽掉跳板,另一个船工便猛撑一篙子,在众人咒骂声中那只木帆船顺流而下,像脱弦的箭一样飞速驶向江北岸的通江集。

站在江边上的好几百人都抱怨唐生智。其中又有人说:中央军已派人到江北抓船去了,不会再有船来。也有人说:大批的船只被中央军控制在三汊河、下关和鱼雷营备用;再多一些船只也会被他们一一抓去,不

会让我们老百姓过江。许多人愤愤不平的离去了。

我不知所措,跟随上百人站在江边上盼望能有船来。约摸过了半个多小时,忽然听到江北那边传来几声枪响。有人断定是中央军在强行抓船。至此人人便纷纷离去。我又怕又无可奈何,被迫按许老板的吩咐,跟随几个大人往燕子矶方向返回,指望从那里坐船到江中心的八卦洲去。但是,当我们来到燕子矶时,乌龙山炮台响起了雷鸣般的炮声,宣告封江了!后来得知,此刻三艘日舰已出现在栖霞山江面,是我炮兵炮轰敌人所致。

燕子矶的江滩上和街里的难民在增多,其中也夹有平民打扮的散兵。已是枯水季节,宽大的江滩上站着黑压压难民在等船盼船,想从这里渡江去,逃了一条生命。但是听说从早上到现在连一条船影子都未见到。人们纷纷议论叫苦连天,也有人愤慨地骂道:“唐生智说话不算数,坚守南京三个月,与南京共存亡,完全是骗老百姓的!”看到从燕子矶过江到八卦洲已经无望,我只好往城里赶路。迎面仍有很多难民陆陆续续地向燕子矶涌去。他们全然不知在燕子矶的难民已有好几万人了,像积水不畅那样被滞留过不了江啊!

下午2点钟左右,我赶到和平门时,守军还在试关城门。当我和一些难民在第三道城门洞里慌慌张张交错而过时,看到守城的官兵们正忙着往城墙头上抬运“水机关”,即马克沁重机枪。但没有丝毫军事知识的我,并未去猜测日本兵已距和平门不很远了。在下坡的路上我听到中华门外隆隆的炮声,然而我又想起李老头的话:“鬼子的眼睛是碧绿的,一出太阳就看不见东西了……城墙这么高,鬼子又不是孙悟空,绝对爬不上来。”我想着走着来到中央路上,迎面看到许多难民成群结队地走向和平门,估计也是逃往燕子矶去的。到达鼓楼便听到中山门以南隆隆的炮声,似乎比昨天的炮声有所减弱了。经过新街口,看到一些市民拖儿带女,哭哭啼啼地走进难民区里。放眼看去,一片凄凄惶惶,令人心酸。

到了淮海中路128号后,当晚我又奉许老太太之命,摸黑赶到长乐街,劝说沈老太太带上钱、被子和换洗衣服,明天打早去淮海中路和我们同住在一块,或者同去难民区避难,以免时时刻刻惶惶不安、担惊受怕。但沈老太太仍然犹豫不决。

日寇野心勃勃地试图灭亡中国,因而进攻南京的攻势极猛,恨不得一口吞下南京全城。鉴于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生死存亡,关系重大。因此我爱国部队在城外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给予敌人以迎头痛击,击毙了大量日本兵,阻滞了日寇进城的速度。市民们听到一些胜利的消息,都寄希望于爱国部队——击退日本兵的进攻,保卫住南京的城池,保卫住市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但是,形势突然变化,市民们的希望一夜之间便全部落空了。1937年12月12日下午2时,唐生智召开军长会议,下达“停止抵抗,撤离南京”的命令。命令迅速传达到师、团、营、连。整个守军紧急作出撤离南京的准备,城外我方的枪炮声突然停息下来。不知内情的市民、难民们还以为击退了日本兵的进攻,紧张的心情宽松了一些,却万万没有想到:日本兵借着中国部队作撤离南京准备之机,已经攻占中华门以西一段城墙,磨刀霍霍,正准备向南京市民和难民下毒手了。

南京市人民世世代代都要牢牢记住这一天——1937年12月13日这个大悲痛的日子——侵华日军不顾国际法的约束,对南京市民、难民们展开了残无人道的大屠杀。这一天上午,日军未经攻城战斗,摆开杀气腾腾的战斗队形从光华门、雨花门、中华门侵入南京城里,划定区域,明确任务。刹时刻机关枪声、步枪声、手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相互交织,一阵紧似一阵,日本军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我市民、难民、散兵、伤兵、病兵当作战斗对象进行攻击,倾刻间街头巷尾、居民门口一个一个活人被无辜打死,血肉狼藉,尸体纵横,伤者惨叫,呼天喊地。而追上来的日本兵残无人性,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都一一补刺一刀,决不饶过一个活人。

这时我正在劝说沈老太太快些动身。昨天晚上,她听我讲了所见到的那些险情,仍然心神不定。我又向她讲了和平门试关城门和一些难民走进难民区的事,她才慢慢吞吞地在灯光下捡好一包衣服。我从房门外还看到她从箱子里取出一些现洋,反复地数了又数,恋恋不舍地放在包袱里,试着提提后放在自己的床上。又过了好一会问我吃饱了没有,得到我肯定的答复才要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睡觉。早上起来,她要我帮她捆好被子,连同大、小包袱都提来放在正厅的桌子上。本来锁起门来就可以走的,但她又想到晚上为我煮的饭没有吃完,说吃过早饭再走也不

迟。她舍不得离开这个生活多年的家,更留念这份祖传的家产。犹豫中突然听到中华路方向响起的阵阵枪声,越来越近,又见几个市民惊慌地从她家的大门外向西跑过去,精神上也紧张起来了,急忙从后进穿过天井和前进,跑出大门外想向惊慌的人们问出什么事了。就在她跨出门槛的时候,一颗子弹正中她的头部,顿见鲜血从她的太阳穴处流出,两手张开似乎想抓住什么似的,挣扎中倒在门槛上死去。这是我亲眼看到被日本兵无缘无故打死的第一位老人。她很善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南京,却在1937年12月13日上午,被侵华日军打死在她的家门口了。正在我被吓得六神无主惊哭不已时,为送给沈老太太刚上好棉鞋的李老头气喘嘘嘘地跑进来躲藏,一把抓住我拖到后进,断断续续地说:“不……得了啦!日本兵……进了城,见到中国人……就开枪,许多人和沈老太太一样……被打死了!”我说:“不是说鬼子的眼睛碧绿……”在李老头对我解释的时候,几个日本兵快速从沈家大门外向西追过来,边开着枪追杀刚跑过去的老百姓。后面上来的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拨动一下沈老太太的尸体,又补刺一刀才走。

见此情景我又被吓哭了。李老头对我又劝又吓。因怕招来鬼子,我才止住哭声问道:“沈老太太被打死了,怎么得了?许老板一定不会饶我。”他说:“街上被打死的人很多很多。沈老太太又不是你打死的。别怕,许老板也不怪你。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快同我一道去难民区吧。”我们说话间突然有一个日本兵端着枪闯进门来,照准我开了一枪,子弹头把我右肩膀头上的棉袄撕开了一个口子,露出了陈旧的棉花。我当即被吓懵了。李老头惊慌地催促我说:“有什么要紧的快拿上,要快!”我慌忙提起沈老太太的小包袱,才转向迈开一步,又听一声枪响,子弹头穿过小包袱的底部,小包袱在我手上逛荡一下,随即一块块白花花的现洋哗哗地落在地上。我正准备弯腰捡现洋时,李老头抓住我的一只手在枪声中拖着神志模糊的我冲出了沈家的后门,随即我们汇入了躲避鬼子追杀的人流,在炸耳的枪声中跨过一具一具尸体,跑过一条条街巷,拼死往难民区里逃命。

由外国人划定的难民区在新街口西北,东起中山路,南起汉中路,北止山西路,西止西康路。李老头在南京挑皮匠担子十多年,对主要的街

巷都很稔熟。从长乐街往难民区里逃命全靠他领路。只要有松一口气的机会,他就会停下来告诉我这是什么街、什么巷,我们该往哪里走比较近。

好在当时大街上家家关门闭户,而在小巷里却有不少人家门户洞开,大概主人想观察外面的情况,仍有一些站在门里伸头向外张望。日本兵在后面追杀我们,或者前进的路上又遇到堵截要杀死我们的日本兵,我们便利用时间差,从小巷里的这家跑到那家,从这条街跑进那条巷,跑跑躲躲,躲一会趁有机会又往难民区里跑。沿途我们看到好几条街上大火冲天。条条街巷里都躺有被日本鬼子杀死的中国人的尸体。不少人家看门守家的人已被杀害,不时还看到儿童和妇女被奸后杀害的惨状。评事街上一具女尸怀里抱着婴尸,鲜血从皮革店门口的石阶上流到石阶下;另有两具男尸横躺在石阶上,鲜血从鹅卵石缝中流到街心里,令人胆颤心惊。

李老头在不住的叹息中想带我和另外三个人跨过一桥,再横越建邺路,准备抄近进入难民区。恰巧此刻建邺路东边又响起枪声,估计又是日本兵从白下路过来追杀老百姓,决不能横越建邺路去送死了。但往西逃命又无小巷,返回去将会离难民区越去越远,更不能站在街心里等死。于是,晕头转向的我们被迫沿河南小巷又慌乱地向东逃跑。

李老头和我从沈老太太家跑出,此刻途中到底跑过几条街几条巷都茫然无知,到底看到过多少具尸体也说不上来。我们本想通过中华路过内桥,但到了小巷的出口处又听到中华路上的枪声,只好打消此一念头,又迅速沿小巷返回,躲在一家空无一人的大屋子缓一口气。此时我才感到口干舌燥,拧开自来水龙头想喝水,无水出来。找到一口缸里有存水,我拿起小瓢舀起一瓢水咕咚咚喝起。他们每人都喝了一些水。我们站在这家的院子里静听,四面不远处都断断续续地传来枪声。大伙儿都认为直接横越小河和白下路,经洪武路直奔中山东路,再向西到难民区去的路最近,特别是巷子小也就比较安全。

时近傍晚,我们提心吊胆地走出这家大门,站在河堤下隔河向北看去,白下路上的中国银行五层大楼底部有好几个窗口往外冒出黑烟,估计才被鬼子纵火不久。好在此刻白下路、洪武路、中华路方向都没有枪

声,大家都断定是逃向难民区的机会。但是,当我们横越快要干涸的河底时,冷不防内桥顶上射来密集的枪弹,其中两个人中弹被打死。李老头不顾死活地领着我们快步如飞地冲上河堤跑上了白下路。我远远看到中国银行的墙脚下躺有好几具尸体,丝毫不敢迟疑一步,快步钻进洪武路口。往日菜市场上拥挤的人群已不见踪影,只有好几具尸体躺在街心伴随着空荡荡的一些肉案子。我们正向北往前赶路时,发现前面有好几个人也向北走。李老头催我加快步伐,说道:“这就不要紧了,一定能够安稳地到达难民区里。”我提出要去看看许老太太,也好把沈老太太被鬼子打死告诉她。然而还未等李老头说出可否时,前面不远处突然响起“嘎公!嘎公”炸耳的枪声,无疑又有鬼子了。枪声中只见二男二女调头向我们这边跑来。我惊哭着紧紧跟随李老头和一个中年人调头猛跑一气,在枪声中拐进闰查营小巷,迅速钻进一家大门。后跟进来的一个矮子很机灵,反身关上大门,又插上了门闩。

这家的房屋很宽敞,三开间,两厢两进,中间是小天井,后院半边是厨房,看来是个富有的人家。主人在市府任职,随着“迁都”带着老婆孩子已去汉口,独自留下老父亲在家守门。老先生头戴礼帽,身穿长袍,脚蹬棉鞋,已备足了四个月的米、煤、油和盐,以为中央军可以守住南京三个月,英美亦会出面干涉,日本也不敢蛮横到底,定会和中国签定停战协定,仍退回上海,南京必然安然无恙。

我们四人中的矮子是从秣陵关方向带着老婆、儿子、女儿前天才逃进城里,到难民区里没有找到住处,返回到马道街临时住在一个熟人家里。因为看到鬼子搜街打死了好多人,只好带着老婆和孩子往外跑,老婆在中华路上已被鬼子打死,惊慌中15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被冲散,生死不明。矮子讲着讲着哭了起来,估计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很难留下一条活命。另一个中年男人是从句容方向带着老婆孩子前几天逃进中山门里,因没有县里发的“难民证”,又没有熟人证明他的身份,所以难民区里拒不收留。他们曾经逃到下关,那里的人很多很多,因没有找到住处又返回城里。他们在外面吃尽了苦头,再往哪里逃已无指望,今天上午想冒死返回家去。但是,他们走到西华门却遇到杀气腾腾的鬼子,老婆孩子计三个人当场被打死,只身沿中山东路狂逃,后来又钻进小巷,

晕头转向地跑过几条小巷,本想跟着熟悉街巷的人经洪武路逃进难民区去,可是又遇上万恶的鬼子。他们途中所看到的烧杀情况与我们所见大同小异,都认为鬼子已下定决心要把南京城里城外所有的老百姓斩尽杀绝,不留一个活人。

老先生听了外面惨状,却说了他的不同看法,认为日本人也是人,不会那么不讲理,特别是不会不问清是什么人就把人打死。你们不该跑,站住让日本人检查,他们认定你不是中国兵,也就不会把你无缘无故地打死;你一跑,他们认定你是中国兵,就会开枪。那个中年人不同意老先生的看法,说他在家里就听说鬼子要霸占中国地盘,中国人不服,所以鬼子见到中国人就开枪打死。我这才逃离家乡,本想往乡下逃命,可乡下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鬼子,被鬼子打死的人很多。我有儿有女,好死总是不如赖活着,只有逃进南京城一条活路。今天的事实正说明日本要霸占中国土地,果真见到中国人就开枪一一打死,我的儿子才11岁,女儿才9岁,日本鬼子都不肯饶过他们啊!他说着说着就断肠似的痛哭不止,令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老先生心也软了,很同情我们不幸的遭遇,拿出锅巴要我们就着冷水充饥。

天黑了下来,外面仍断断续续传来枪声。

我们的心情难以平静,站在后院里观察周围的火情。不远处的中国银行那边显出红光,似乎是在内部闷烧,火势并不怎么旺盛;城南、城东和城北三个方向的火光已把空中的云彩映红,惟有西北角处暂时无火情。我们认定那就是难民区所在地的方向,都想能插翅飞进难民区去该有多好。大家想到德国人、美国人真好,在南京遭受浩劫时还设个难民区保护中国人;惟有日本人是世界上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在南京制造了千古难平的民族仇恨。

我一开始时非常惊怕,毫无主张,跟着李老头边跑边哭,还记挂着许老板不会饶我。李老头边跑边劝我,鼓励我,又给我作解释,说两个人在一块逃难总比一个人逃命要好,可以互相仗胆,互相照顾。后来,我沿途看到许许多多被鬼子打死中国人的尸体,神经逐渐麻木了,又觉得不听李老头的话早被鬼子打死,惟有跟着他逃难才有活命。但一遇险情我又怕又哭,以为再也见不到妈妈和姐姐了。李老头一劝说我又鼓起了勇

气,惟一的指望是逃进难民区里去,寻求德国人、美国人的保护。

当时,估计路上肯定不会顺利,就怕鬼子在每一个巷口都会设哨,又藏在黑暗处借助火光看到我们一举一动,而我们却看不到他们,危险性很大,因而我们不敢贸然去乱闯。老先生担心我们挨冻,特意拿出一床被子铺在一张空床上,要求我们将就一些。我们谢过之后四个人便和衣横躺在床上过夜,打算天亮后再往难民区里逃命。

第二天早上,老先生要到大门外去出恭,我也跟在他身后去解大便。他才跨出大门槛走了两三步,巷口处射来子弹便把他打死在家门口了。见此情景我大吃一惊,把伸出大门槛上的一只脚急忙地收缩回来。正在我惊恐无措时,一个持枪的鬼子飞快地闯进门来,见到我便凶神恶煞似地叽哩咕噜说些什么,又踢我一脚,皮鞋尖踢在我的左胯上,疼痛难忍,立刻哭出声来。正在那鬼子拔出带血的刺刀往枪口上安装时,我的一股热尿不自主地流在裤筒里,以为这一下非死在鬼子手里了。恰在这时,一个身穿旗袍、手提包袱的少女慌慌张张地一步跨进门来,见到门里有一个鬼子,惊叫一声“我的妈呀”,慌忙转身想往外跑。那个日本鬼子就奔开我,像饿虎扑羊一样一把抓住那少女的衣领。趁着那少女哭着挣扎时,我猛醒过来,飞速穿过天井,跑进后进。我们四人谁也不敢去搭救那个少女,只见又有两个持枪的鬼子闯进大门。因怕他们到后进来杀死我们,我们四人便惶恐地跑出后门,翻过后院的墙头,跳进狭窄的小巷,弯来弯去找到出口,又转上闰奩营小巷的中段,已知洪武路那头决不能去,只好加快步伐向东逃命。

此处距淮海中路不远,我已知闰奩营东去是娃娃桥,向南拐弯经观音巷是白下路。而闰奩营和娃娃桥相接处往北拐弯便是火瓦巷,去淮海中路已经很近了。但是,经过观音巷与闰奩营构成的丁字路口时,看到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具尸体,鲜血顺着鹅卵石缝流在路面上。有一具尸体被击碎脑壳,脑浆飞溅在墙上,腥味刺鼻,我直打寒颤。原来观音巷中有一栋楼里住有鬼子,门岗见到有人经过此处便开枪射杀。正对观音巷的一根电线杆上留有许多弹痕,擦过的弹头把木皮击飞,留下一道道口子。经过这里的人只要稍慢一下脚步必死无疑。我们四人又惊又怕,在枪声中快步如飞地跑过巷口,跑不多远便拐进火瓦巷,才敢放慢脚

步。才走到塘边上,我们看到迎面跑来五个人,有两人中弹倒下了。其中一个壮年骂声不绝,想用胳膊肘子支撑起身子回头看看杀人的强盗,却未能如愿,尸体终于滚下了塘坎。矮子迟疑了一下,也中弹惨叫着倒了下去。李老头领着我和那个中年人调脸就跑,随即跟随另两个人跑进娃娃桥小巷。另一个老头却盲目地只身跑进闾奩营小巷去了。我的头皮变得麻木了,经过大观园(现是南京监狱)门口时,看到该旅馆的楼房正在大火中落架,热气流带着灰烬直冲云霄。我们五人丝毫也不敢放慢脚步,一口气越过小拱桥冲上了太平路,抬头一看便被惊呆了——

近处躺着一具具尸体,北面的太平北路北端,南面的四象桥,东面隔着太平路的马府街都有大火,浓烟滚滚,而且火势还在蔓延,在扩展,走过去不被鬼子打死也要被火烧死。而且南面白下路十字路口处的鬼子在放枪,射杀零零星星逃命者。正在我们犹豫观望时,南面的鬼子发现了我们,紧随机枪声响,那个从句容逃出来的中年男子倒了下去,喊着“快跑”的另一个人也中弹被打死。余生的李老头,我和另一个人被迫茫然地调脸返回娃娃桥小巷。但是,我们才越过小拱桥,刚才盲目跑进闾奩营去的那个老头在枪声中又迎面向我们跑来。看来又处绝境:四方八方都是杀人的强盗,无处可逃,必死无疑。可是野兽都有避死就生的本能,人有思维 and 理想,那怕是有一线生的希望都不能放过。心慌意乱的我们紧紧跟随两个男人钻进眼前的一家深宅的大门,又跟随原来藏在门里的一个麻子一直跑进第三进,飞快地爬上厅堂壁板后面的一个楼阁。麻脸男子待我们五人都爬上了楼阁,神速地把木楼梯抽上楼阁,关严楼阁的木门,转脸屏住气从壁板缝里观察前厅、天井和厅堂里的动静。

紧跟着老头之后闯进来 10 多个日本兵,个个手上持有寒光闪闪的刺刀。鬼子挨个看着左边的那个房门,但都未进去,却集中用枪托捣砸右边的那个紧闭的房门;不一会房门被砸烂,从房间里拖出刚才躲进去的那个老头。几个日本兵一涌而上,围着老头乱打乱踢。老头脸上连连中拳,眼睛、鼻子都流出鲜血。最后一个日本兵一刺刀捅进老头的胸膛。那老头的惨叫声刺入肺腑。

我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不忍再往下看。

待日本兵从这家房间里拿出几床被子走后,麻子告诉我们:他是回

民,姓马,家住武定门里的城墙脚下,祖祖代代种菜谋生。昨天十点多钟,他听到城外和附近都没有枪声便到菜地去拔菜。然而才低头拔起一棵青菜,突然听到家门口有枪声,急忙往回跑,只见老父亲被打死在家门口场上,吓得他浑身打颤;又看到他老婆在堂屋里正和一个要强奸她的鬼子扭打在一起,他14岁的儿子已被鬼子用刺刀刺倒在地,连声惨叫不止。他浑身冒冷汗,一个箭步跳进大门,拿出门后的一把锄头,照准鬼子的头就是一下。却万万未曾想到击在鬼子的“铁帽子”上,嚓的一声响未伤到鬼子。那鬼子急忙松开他老婆想到大门边取枪,却被他惨叫的儿子死死地拖住了一条腿。而后他和老婆都感到鬼子不会放过他们,是死是活定要一拼,于是他们壮壮胆像打狗一样将那个鬼子处死。他老婆心都要碎了,抱起死去的儿子惨哭,喊冤叫屈。但是,铁路上又有两个鬼子向他家这边走来,他急忙拉住他老婆跑出大门。跑不多远老婆又中弹死去,他含恨扔下老婆的尸体向北逃命。然而他距在不远处越过铁路,转脸一看家里的房子燃起大火。他昨天晚上逃到娃娃桥,看到这楼阁上比较安全,就躲在这里等候机会再逃。

麻子哭了一会又告诉我们:这户主人已逃到安徽去了,只留下一个50多岁守门的女人,昨天遭十多个鬼子轮奸,晚上还艰难地摸到前面关上大门。他很同情那女人的遭遇,要她和他一道躲在楼阁子上,女人却不肯。今天早上,又有三个鬼子砸开大门,像狗一样轮流奸污她。最后一个鬼子站在床沿前强行行奸后,残无人道地用刺刀捅进了她的下身,女人无力地呻吟着死去。

刚才,麻子想到大门口看看动静,却看到我们一伙跑进这家深宅。幸亏有这个楼阁,否则我们全死在鬼子的刺刀下了。

于是,我们从楼阁子爬到那房间的天花板上,从楼板缝里看到楼下房间里床上一具女尸——女尸上身穿一件敞开怀的卫生衣,赤裸的下身两条腿耷拉在床沿上,腹部已被从阴户破开,一团肠子挂在她的裆下,双腿间的地板上有一滩黑血,令人毛骨悚然。

我们大伙儿谈起无论如何不能在这个地方等死,一定要逃到难民区。此刻,我们都把难民区视为在南京惟一的天堂,只有逃到那里去才有活命。麻子认为所有的大街上都去不得,盲目乱闯危险性很大。各条

小巷里家家户户的大门都开着，未打开的门因鬼子搜查抢东西，或找女人奸污，都被轰开了。只有利用时间差从这家跑到那家，躲躲跑跑，遇到个把鬼子先下手为强。你不打死他，他一定会打死你的，只有打死他才能保住自己命，看准了机会就往难民区里逃。

就这样我们五人又趁机小心翼翼地转悠到火瓦巷来了，在“何济公寓所”围墙外一个小巷深宅里，又看到一个老头随着一个30多岁的女人躲藏在堆杂物的房间里，很黑，不易被人发现。据老头介绍，女人是本巷贾先生之妻。她男人在国民政府里工作，已带着儿子逃到汉口去了。昨天，鬼子从她家里把她搜出来，看到她生得漂亮，硬要带到兵营里去奸污。走到塘边上，她含恨跳塘自杀。但又被鬼子从水里拉上岸来，死拖硬拉将她拖进本巷一个烧饼店里毒打，10多个鬼子剥光她的衣服轮奸了她。鬼子们离去后她的腿已无法行走，又想上吊寻死。老头劝她忍住气活下去。由于湿棉衣不能再穿，便把她架到这里，睡在黑屋中被窝里躲藏。

老头住在白下路上的观音巷口，儿子媳妇带着四个孩子已逃往江北。他和老伴都认为已经年纪大了，鬼子来了也不要紧。万万未想到鬼子十分歹毒。昨天上午，他和老伴听到内桥边的枪声，便站在门口向那边细看，只见鬼子边向他们开枪边向他们跑了过来。他们被吓得直打哆嗦，赶紧跑进家关上大门。两个鬼子砸开他家的大门，见到他老伴迎面就是一枪，当场将她打死；他迅速躲进房间，钻进房床下才未被鬼子搜到。下午时分，他通过观音巷逃到火瓦巷，发现了正准备上吊的贾太太，急忙上前劝说和安慰。

老头咬牙切齿地咒骂着日本鬼子，劝我们快去逃命。

我们个个都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总想快些逃进难民区去。这一带的路我很熟悉，便领着他们从背街悄悄地溜到淮海中路南侧的一个小巷子里。我要求李老头千万跟我去看看许老太太，生死也好向许老板有个交代。因窥视到淮海中路上座北朝南的金昌里几栋洋房里都住有鬼子，几匹大洋马就拴在围墙的大门口，持枪的鬼子从门口进进出出，看样子正处在搜杀老百姓的紧张状态。而许家的大门就在金昌里的斜对面，根本不能经大门而入。所以李老头劝我不要老鼠去啃猫鼻子，自己送死。但

我仍领着李老头等人从后门进到许记食品厂里,逐屋细看,面粉、白糖、汤油、食盐等被抢一空;我的破被子和破衣服被扔在地上。李老头看到我收拾地上的破衣服很急,催我快走。我仍将早上尿湿的内裤子换了下来。许家的前屋每一个房间里都被翻得乱七八糟,细软全被抢光。而许老太太的去向却无从知晓。

我又向李老头要求,带着他去科巷找我二姐。他气愤地责怪我真不懂事,你自己的命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想去找你二姐。恐怕她早被打死了。我哭,他又很同情地劝我,鼓励我。

天快黑的时分,我们本想向西经洪武路直接进入难民区。但眼前没有与淮海中路平行向西的小巷,同时也怕被金昌里楼上的鬼子发现,故被迫绕道到淮海中路东段。在一家小店的后院里,从一个老头的口里得知,许老太太昨天下午和邻居数人已经逃进了难民区。至此我才放心下来。然而我心中仍惦记着我二姐林秀英的人身安全。

当晚,我们五人摸黑,借助远处的火光,试探着一步一步向北来,打算从中山东路向西到新街口直接进入难民区里。又发现路上有巡逻的鬼子,被迫横越中山东路,在枪声中又有两人被打死。麻子、李老头和我心里早已划算好了,听到枪声拿出吃奶的力气快步狂跑,钻进碑亭巷小跑一气。估计身后没有鬼子追杀才拐进一个小巷,见有一线灯火迅速跑进这家躲藏。我的一颗心惶惶跳得剧烈,想到不知何处才是逃命的尽头,随时随地都有被鬼子打死的可能,伤心地又抽泣不停。李老头又怪我又劝我,麻子又鼓励我,我才停止抽泣。

这家宅深三进,也躲藏着好几个逃命的人。刚才一个警察点蜡烛换便衣才有灯光。我们向他们谈了逃命中所见的惨状。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南京城里已经涌进来好几万日本兵,小营一带、国民政府、西华门的中央饭店、新街口的国货银行、交通银行、外交部、铁道部,四面八方都住有鬼子,到处追杀中国人。

换上便衣的警察掌握的情况更多,判断的也令人信服。他告诉我们,国民政府上空已升起太阳旗,各城门楼上也都挂上了太阳旗,这些都标明中华民国的国耻和中华民族的仇恨;中山门里尸体成堆,都是日本兵把俘虏和难民赶到城墙脚下,全都用机枪扫射杀害;各城门,各要道都

有日本兵把守,见到中国人不问是青年还是老人还是小孩,不分青红皂白地就开枪打死,城里城外被日本兵杀死的中国人不计其数;中山北路、中央路上被日本兵杀死的人最多,尸体成堆,血顺沟淌,尸体密集的地段人都无处下脚。凡是女人,不问老少,都遭鬼子强奸轮奸,发泄兽欲后又将女人就地杀死。日本兵见到值钱的东西就抢,连香炉、蜡烛台、热水瓶都要抢去,抢后就放火烧房子,毁掉抢掠现场。你们现在看到的火光都是日本兵放的火,城南、城东、城北都火光冲天。难民区已被鬼子封锁,见到中国人往难民区里跑就开枪打死,一个也不放进去。要想活命,只有逃出城去。

大伙哀叹好久,有熟悉南京城里城外道路的人提议从玄武门旁边的城墙上跳入玄武湖水中,游水逃到和平门外。走一步是一步,在城外巡回的余地广阔,逃生的希望比较大。但又有人担心,从玄武湖游水上岸,穿着湿棉衣逃命,天太冷,不被鬼子打死也将被冻死。大伙儿一想也对,又畏难起来。那个刚穿上便衣的警察又说:“你们想要活命,只有千方百计地逃出城外去。城外被鬼子打死的人一定很多很多,你们不要怕鬼,可以跟死人换棉衣穿。到了这个时候,不要计较那些了。”李老头觉得这样做不得,活在世上也要欠“阴债”。但想到别无他路可选,磨蹭好久仍随大伙儿选择跳湖逃生之路。

当晚,我们一行七八个人,或明或暗的月光下,在冷枪声中横越了珠江路,转弯抹角,走过一条又一条小巷,提心吊胆地来到中央路上。借助月光和下关方向冲天的火光,看到路面上成片的尸体,一下子便把我吓得呆如木鸡,眼前尸体挨尸体,两边店门外也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血腥味刺鼻,催人恶心想吐。我心惊胆战,一迈开脚步便被一具尸体绊倒,扑在好几具尸体上,吓得我哆哆嗦嗦不敢动弹。幸亏李老头将我拉起来跟着他们继续逃命。

我们都壮胆绕过一具具尸体,向北走不多远,迎面遇到十多个同样是逃命的人。一问才晓得玄武门旁边上不了城墙,城门口有鬼子更不敢接近;接近和平门一段坡路可以上城墙,但城墙上有鬼子岗哨,不时用手电筒光圈搜索目标,万不可挨近。于是我们一起转向鸡鸣寺,从城墙倒塌处攀上城墙。我们遇到的那伙人想得周到,做了充分准备,带有两捆

很长的粗麻绳。我们把粗绳捆在小树上，一个一个系下城去，一路上小心翼翼，踩着玄武湖边冻土，在天蒙蒙亮时逃到太平门外来了。

我们都以为城外比城里安全，再不会有鬼子追杀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松一口气。其实也一样糟糕，同样随时随地有被日本兵杀害的危险。

太平门外城墙下不远处躺着一片成堆的尸体，从衣着上看有中国军人也有老百姓，肯定是被日本兵集体残杀的。我们小心翼翼地边走边看，细致观察正前方，从一条沟壑中爬上公路，路边两边躺着一具具尸体，到处都是丢弃的钢盔、子弹袋、水壶等。冷不防太平门城墙上响起了炸耳的机枪声，当场有八九个人被打死打伤，我不顾一切的甩开两条腿，紧跟李老头和麻子狂跑。到底跑了多远自己也弄不清楚，只觉得身后的枪声不再响了，又见到路边有一口水塘，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跑到塘边用手舀水喝足。这时才想起还是前天晚上，在闰奎营老先生家里吃的锅巴，肚里早已空空，四肢无力了。

刚才在我们身后跑得较慢的七八个又赶上来了，我们当即也跟着他们向前赶路，总觉得离南京城越远越安全。走着走着，在太子坟对面的公路坎下发现一只行军锅，麻子走下坎打开一看，原来是小半锅饭。听说是饭，我第一个跑到锅边，抓起冻饭就吃。有的人听说是饭连脚步也不肯停，直管自己赶路。麻子也吃了不少，只有我和李老头伸长脖子往肚里吞咽那带冰冻渣子的冷饭。随后我们又加快步伐追上那伙人。约摸9点钟时分，我们来到蒋王庙小街。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们：昨天和前天都有鬼子到蒋王庙搜散兵和老百姓，街头上山沟里还可以看到尸体。鬼子曾在紫金山上乱开枪，几只獐子被枪声赶出树林均死在鬼子手中了。晚上，他们都回太平门去了。鬼子随时都会来蒋王庙，很危险，此处不能久呆。北去的尧化门早被鬼子占领，东去的岔路口也有鬼子把守。昨天下午，有八九个人从尧化门处过铁路，大部分被打死，只有一个人逃了回来，夜间才偷越过去了。因此，在当地一个老头指引下，我们只好迅速爬上紫金山北坡——延伸到蒋王庙附近山岭上的马尾松林，等待天黑再去逃命。

就在这个树林里我们和 83 军掉队的罗参谋^①，亲眼遥看到大汉奸高冠吾在蒋王庙诱杀大批俘虏的现场。这个狗汉奸的重大罪恶多少年来都未被揭露出来。抗战胜利后我在南京见到了罗参谋，他应该算是一个难得的爱国军人。他为了刺杀曾经担任过敌伪南京市长和江苏、安徽、江西省长的高冠吾，曾冒险追到合肥和南昌，但因受条件限制都未能得手。

当时约有近千名教导总队和 83 军掉队官兵与部队失去了联络。这些官兵都是在夜间突围时因天黑未能跟上部队，便分散藏在蒋王庙街外的山沟里、柴草中和紫金山脚下树林中，处境危险，十分艰难。但这近千名散兵都是老兵，训练有素。特别是教导总队军士营的官兵，曾多次与日军作战，知道敌军对中国战俘一概杀掉的政策，故不肯轻易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敌人投降。昨天，约有一百多个日本兵到这一带搜索，有一部分军人特别是十多个伤兵因躲避不及都死在敌人的枪弹之中了。因而他们大多数用各种办法避战和敌人周旋，已经躲过了一个难关，都在等待时机逃离南京。

日寇也曾派飞机在这一带盘旋侦察，认定在此部分散兵活动的余地仍很宽广，地形又很复杂，有利他们隐蔽。他们虽分散但仍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比整体防守阵地的官兵更难对付。上上策是利用中国兵相信美国人会偏袒他们的心理，使用高冠吾出面诱降，此乃是兵家之计谋也。

中午时分，当时任日伪南京督办的高冠吾偕同汉奸们十多人，分乘三辆打着美国星条旗的小汽车从太平门驶出，一路鸣着汽车喇叭，耀武扬威地来到蒋王庙小街。冒充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在街外招来散兵代表“谈判”，向散兵代表诈称：“只要散兵们自愿放下手中的武器，美国使馆将出面与日军交涉，保证所有人的人身安全，负责用汽车送进城里难民区避难。爱国者也不用担心，度过眼前的难关，将来再去报效祖国。不

① 罗参谋失散后未去找部队，却留在南京与他人合伙赶马车谋生。后来他认出敌伪南京市长就是 1937 年 12 月 15 日下午在蒋王庙诱杀俘虏的高冠吾，并于 40 年夏天在朝天宫之东的南京大学（临时的）门口行刺未遂。但对敌人惊动很大，日军曾紧闭城门三天三夜，进行了严密搜查。

愿去难民区的也可以,分发路费,回家为民。”

散兵们一经脱离了长官的指挥心里很不踏实,考虑到眼前危险的处境,将来的去向多多少少地又符合自己的心愿,轻信了汉奸的欺骗。代表们迅速回到散兵中传达“美国使馆的好心好意”,约有500多人到指定地缴出枪弹,坐在一个邻近的山沟里等待汽车来接他们。

教导总队的班长吴炳生^①缴枪后有点半信半疑,疑疑惑惑地坐在散兵群中观望,担心“美国使者”不及时派汽车来,更怕“美国使者”与日军交涉破裂,日军派兵来将他们全部杀害。罗参谋也曾到蒋王庙参与“谈判”,心里想来想去总是有所顾忌。他又不认识高冠吾,想到南京保卫战中国部队处于劣势,战败已成定局;美国使馆事先未与日方取得保证,此刻单方面在战火中出面保护中国军人,其举动很为蹊跷,可信的程度太小了;同时他又想到撤退时曾经明确布置,一旦谁掉队了便各自为战,设法与鬼子脱离接触,直奔安徽宁国找83军归队。但他又不敢出面阻止那些散兵缴出枪弹。因而他决定不向日军缴出枪械为宜,又回到马尾松林中注视着山下的动态和情况变化。

三辆小轿车返回太平门后,未令缴出枪弹者等候多久,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分乘五辆卡车从太平门驶出,十分钟后赶到蒋王庙。迅速占领山头,旋风般架起轻、重机枪,夹以三八步枪,猛烈地向俘虏群开火,弹头像雨点般地向俘虏们身上泼去。

吴炳生看到日本兵抢占山头,又旋风般对准他们架起轻、重机枪,意识到了上当受骗,枪声一响便就地倒在身边的沟里装死。紧随着他倒下有两具尸体倒在他身上,虽受压而又不敢动弹,希望以此作掩护,逃出生命。

另有几个勇敢者突然醒悟,冒着日军密集的枪弹呼喊着重前仆后继,冲了出去。其余均在惊叫声中被日本兵打死。

面对成片散兵的尸体,日本兵又排成横队,见尸一一补刺一刀。有

① 吴炳生:上岸后,当地保长安排他在村中一间学屋里住宿,并供他吃饭。还有一位土郎中用草药帮他医治好伤口。后来他在瓜埠镇附近一个姓杨的人家做帮工。抗战胜利后便返回原籍江西。

呻吟者还要用刺刀拨动伤者的身子，连刺几刀致死。日本兵的一把刺刀透过一具尸体刺穿吴炳生的外胯肌，未刺到致命处，而他忍受剧痛未敢喊叫。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待日本兵在邻近的一个山沟里运走枪弹后，他便从尸堆里爬起来，又用绑腿包扎好自己的伤口，想着逃出地狱的办法。

15日晚上，天变阴了，天上飘着流动的云层，未圆的月亮不时从云缝中露出。紫金山北面一带长满山柴的丘陵时隐时显，很有利我们去逃命。我们估计日本兵此时不可能出来，周围三四十人分成好几股，各自商议逃命的途径。其中最担心的是渡江地点和有无船只的问题。

罗参谋和另外三个当官模样的军人都带有短枪，他们记下了这笔仇恨，在天才黑的时候便下山去了。

我们这一伙有十二三人。李老头和麻子对这一带的道路一无所知，计划跟随他人从尧化门之东横越铁路，借助南京城里和下关方向的火光，往北偏东方向直达江边。他们认为为了赚黑钱，总会有一些胆大者星夜架船到这一带偷渡。

天黑后，我们抓紧时间悄悄地下得山来，谁也不敢到蒋王庙小街寻问情况，从其街外横越公路，沿着小路向北走。我心里很害怕，担心天黑跟不上，哀求李老头一定要带我逃到江北去。李老头也要我放心，要求我紧紧跟着他走。

谁知道在尧化门之东横越铁路时被日本兵发现，枪声一响我看到麻子倒了下去，他还轻声喊着“快跑，快跑！”惊慌中我没有看清是不是李老头，紧跟着几个人狂跑，一口气向西跑出一二里路。待停下来看看南京城里和下关方向火光构成的轮廓，判定此时自己的位置，认为危险性更大，于是5个人一行又向北偏东方向赶路。

我失去了李老头的依靠，心里更加害怕。但又不敢哭。好在他们看我可怜，要我跟着他们赶路。这一夜到底走了多少路谁也不清楚，天快亮时来到乌龙山下游，距炮台约七、八里处。当即睡在深草丛中等待天黑，盼望夜间江北有船来偷渡。

到了下午，我们发现不远处也有十多个人躲在草丛里，估计也是在此等船的。派人去打听，果然如此。并告诉我们：昨天夜间有三条帆船

来到这里。每人要两块钱的船钱,有一百多人渡到江北去了。有钱赚,估计今夜还会有船来到这一带。

谁知这一夜,我们等到天亮却未见一条船来。大伙觉得距乌龙山炮台不远,恐有鬼子到此搜查,便三五成群地顺着江边往下游走。也是走走躲躲。上午曾有一架日机到这里低空盘旋。我们都趴在草里不敢动。这一带仍是丘陵,很少见到村庄。到了下午我们这五个人才走出十多里路,却遇到十多个带枪的中国兵。吴炳生一拐一拐地也在其中。

接着又飞来两架日机盘旋侦察。吴炳生等断定日机已发现了他们,明天定会派兵到这一带搜杀中国人,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渡过江去。一个当官模样的人问清我的情况后说:“小孩,来到这里就不要怕。只要有船,我们就会带你过江。”

就在士兵们和我谈话的时候,与我同来的另三个人摸不清士兵们的用意,更担心此处没有船来便悄悄地离去。第四者是个老头,看到当兵的对我很是和气,也就没有离开。他和我跟着吴炳生等向下游又走出二、三里,便来到一个小村庄,村头和村里都躺有农民的尸体;4户人家的房子被烧3家,另一家的瓦房中了几发炮弹,墙倒梁塌,好在没有起火,碎瓦堆在梁柱之间。在不远处的碾场上有2个被枪击穿的牛头,其颈和腿全被割去;2条牛身仍在,牛血已变黑,牛的肠肚也已露出体外。

吴炳生等人在山草里找到一口袋米,又在烧毁的房子灰里扒出一口锅,煮了一锅饭,吃后便着手拆下倒塌房屋的梁柱。本想及时搬到江边的,因傍晚看到几只飘着太阳旗的汽艇从下游驶向南京方向,而且那些日本兵都是杀人狂,不时用机枪扫射两岸被他们所发现的中国人。据到江边观察的士兵回来介绍:江面上不断有尸体向下游漂去,远处看到的一个个黑点估计也是漂浮的尸体。因此等到天黑,我们才把拆下的梁柱搬到江边,放在水里,作为向江北泅渡的工具。

那个老头向士兵们介绍江中流水和江北岸的情况,还讲了抱住梁柱泅渡的要领。他被那个当官模样的人看中,作为领渡人先下了刺骨的江水,借助或明或暗的月光,在江水里作泅渡示范。士兵们在此情况下都知道枪弹的重要性,把子弹袋捆在梁柱上,套上枪带皮带,并用绑腿绑牢。

我和吴炳生共用一个“驼梁”作泅渡工具。他绑好步枪和子弹袋,我

们协同把“驼梁”推下水，下到冰冷刺骨的水中，我们浑身打颤，上牙敲得下牙格格响。在他催促下他和我各骑在“驼子”的脚下，手抱“驼梁”，“驼颈”往上翘起，挥动两腿，奋力向江北泅渡。江中心一浪紧跟一浪，一时被浪峰托起，随之又跌下浪谷，那浪花像瓢泼的大雨一样从头顶上落下，打得脸皮麻酥酥的。有时又被迎面击起的浪花钻进鼻孔，呛得连打喷嚏，引起咳嗽。过了江心，吴炳生又催我用劲。此时双手和整个上身都已冻麻木了，惟有两条腿不停顿地在水里挥动，到底经过多长时间和游了多远，我俩都一概不知。好在江滩上有几个打捞从上游漂流下来木器的人。我们距岸丈把远时被一个壮年人一钩子挂住，缓缓地拖到岸边。吴炳生从“驼子”上取下枪弹，面向江中喊几声同伙的名字。见没有回音，便要一个农民领着他去找保长。

此处属六合县最南端的玉带洲。我上岸未走出几步便昏倒在地，幸被一个姓刘的老农民救起，在他家吃住四天，又帮我烘干棉袄和单衣、裤。临别时我掏出身上仅有的2元钱相谢却遭拒收。我跪在地上连连叩头，感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待我回到家里，我妈得知我逃命的险恶情况而为我高兴；但得知我二姐不知去向，认定已被日本鬼子杀害，便伤心地大哭起来。我随后大病一场，一个多月后，十个脚趾盖全部脱落，两个小脚趾盖再也未长出来，留下终身残疾。

[原载林长生著《南京大屠杀之铁证》，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年版。]

血泪话金陵

林 娜

那个姓覃的难民,这样告诉我:

十二月十一日深夜,住在我们附近的广东军队,突然走来通知我们,他们要撤退了,要大家也随军队撤退。我们很匆忙地收拾点东西,跟着他们就走。这时天已经快亮了。军队共约二三千名,带着几百难民,我们到了大行宫就遇到日本兵,他们已经攻进城了,正在沿途纵火烧杀。这样看来我们已退不出去了,难民便都退到难民区去,军队就化装散开。

当天下午八点钟的时候,有最激烈的巷战,我们极英勇的士兵,正在支持着最后的一两个据点,和他们进行光荣的决斗。枪声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停止。

日兵进难民区是在十三日早上,他们借检查为名,把壮丁妇女都赶到旷地上去,叫大家脱光衣服,让他们检查着。他们检查的地方,一共分三部分:一肩,二腿,三腰,凡是认为有嫌疑的,马上就被拖出去——只在山西路小学那儿,第一批就被拖去一百人,第二批一百多,第三批五百多,除一老人外余都未曾回来。

十四号,日本兵探〔采〕取撤兵式的办法到难民区来骚扰,他们不再成队的来了,三三五五的来搜着每个人的身要钱,但是纸票不要,他们认为它已不能用,失了价值了,搜去的尽是角子和铜板。到十五号他们连票子也要了,因为什么都抢光了。

至于女人,从他们进到难民区来,就没有一天不发生集体的奸淫,屠杀事件。在山西路小学那儿,有一女人甚至同时被八〔个〕日兵强奸,她于羞愤之余便跳楼自杀。其他的,我不愿意再说了。

他们一面检查,一面杀人,全南京堆积着的都是尸骸,后来由红卅〔十〕会出来招工人去掩埋尸骸,我也是那时被招去的。开始是到富贵山

一带去埋，每一坑二百人，尸骸都是老百姓，他们的手被用铁丝反绑着，在无情的机关枪炮火底下死亡了。埋完了又被调到南门来，这儿的尺〔尸〕骸都是被刀刺死的，每人至少有十几刀。有一姓李的朋友，在新街口被抓住了，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绑在电杆柱上，连刺七八刀，没有刺死，又被淋了两三天雨；我们把他埋掉时已经死了，但是眼睛还是愤恨的睁着。

他们抓到我们的俘掳〔虏〕，就命令他们自己挖坑，叫第二批人去埋第一批的，又迫第三批人去埋第二批的，这种残酷的屠杀，实在是开世界未有的纪录。在伪治安维持会门口，他们把人活活的倒钉在床板上，然后用坦克车开过去压死。女人因不堪蹂躏，吊死或投塘自杀者，不知道有多少！

这混乱局面一直到一月一号，伪组织成立了，才稍平静。他们第一步工作，就是把全南京分五区，进行所谓良民登记，发安居证，登记费要两元，没有钱登记的，便说是散兵，抓去做苦工或杀死，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退不出去的散兵才连两块钱也拿不出来的。在这时，又有二三千无辜民众被抓去做苦工的。

本来他们要迫使红卍字会的×××也加入伪组织，但是被拒绝了，他说：“我今年已经七十几了，还有几个七十几好活。”因此，敌人便把他送回上海，至今生死下落未明，我向这位至死不屈的老勇士表示敬意！

一月二十日，日本人和汉奸到难民区来了，他们拿着领米条和钱，诱惑那些住在要塞附近的难民搬回去，如果愿意每人有廿元和一米条。他们明知道我们空军常到要塞那儿去轰炸的，所以要利诱我们的同胞到那儿去，难民有一部分为了生活关系，不得不搬回去，大部分还不愿搬开。在难民区外，白天虽然看来很平静，一到晚上简直就是非人世界。住在八字街，有一男人和两个女人，一个是自己的妻子，一个是亲妹妹，在二月一日进去了两个日本兵，他们要强奸那两个女人，男子不肯，当即被用刀截去两手昏倒，女的都被强奸了，奸后三人便同时被杀。

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时止——五月廿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因此时疫丛生，不死于屠杀下，也要死于时疫。

最近我们的便衣队，把从前埋在地底下的枪都挖出来，发动起来了。他们直打到铁道部去，但是第二天便被完全消灭了。这回死的一共是五百多人。这次暴动失败后，我们的便衣队又把藏在城里的枪械，秘密运到古林庵去，想不到被伪警看到，秘密报告日本宪兵司令部去，结果被破获了，同时有十几人被抓住在墙上活活钉死。在我们逃出前几晚，我们的游击队又打到城里来了。他们先把富贵山占领，一部分部队打进城来，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退。但是他们已带去了四百多武装齐全的难民，都是从前留下的便衣队，这回特地为了打〔搭〕救他们才攻进城来的。

南京现在虽被占领，离城五里路外日本兵便不敢出去，沿公路线他们还是驾着兵车一边走一边开机关枪才敢去的。那儿差不多全是我们游击队的世界，江北我们还有保安队在那儿，他们配合着红枪会作战。中岛全队差不多被他们零零星星的消灭完了。所以过浦口去，一两日本兵是不敢的，每回去总是一两千。白天到那儿，一到晚上又撤过江来。有一回发生了一件很可笑的事，有三个日本兵坐着一架坦克车到江北去，在那儿地面是非常潮湿的，车一陷在湿泥里就走不动了。日本兵从车中走出，打算到村子里去找乡下人来拉，在路上遇到一美丽的妇人，日本兵便拼命的赶上去，但那妇人反却一动不动的站着，等他们走近了，她就问他们要什么，日本兵乐得嘻〔嬉〕皮笑面，连声“姑娘，姑娘”的叫，那妇女点着头就把他们带到一间房子来，对他们说：她怕见枪炮，要姑娘可以的，把枪炮留在房门外吧。日本兵一想，她既然愿意带他们来，一定不会有什么鬼〔诡〕计的，于是答应了。那妇人先进到房子里去避入了床中，床的周围被帐密密掩着。日本兵等了好一会不见动静，以为她害羞不敢出来，便跑进去翻开帐一看，天啊！床上是空的，那妇人已不知何处去了。他们正在大呼的时候，门外的枪声响了，三个日本兵就同时被消灭了！

日本兵吃了几次大亏，他们开始在南京征兵，一家有三壮丁的就要三个都去当兵，不肯就是“反日分子”，加以残杀。除征兵外，还拉夫。每一区要派出一千人，一派出去就没有回来的，因此户户都能闻到哀怨的号哭声。但是他们逃又逃不出，要离开南京要去登记找连环保，限定离开若干时候，到时不来，惟保人是问。有许多假装商人带着东西要走，一

到车站就被扣留，他们问你到那〔哪〕儿去，答是上海办货去，那么带这许多行李、钱，干什么呢？除了三块六角日洋外，全部扣留，他们以为你一到上海，没有钱也走不了的。

后来有人发现了从破城洞可以逃出来的，因此有人逃走了。他们由陆路往芜湖那边走。据说，有一慈善家在三汉河设了一个机关，用小船专门送难民到国军那边去。机关设立已久，至今尚无人知道他的名字。

日人在南京设了很多卖毒机关，叫做公卖局，白面、大烟，一切毒品无所不有，甚至日常品如香烟、面粉都藏毒。

南京的汉奸组织，设着极多的税卡，乡下人到城里去卖东西要抽重税，出来时要被检，如带有法币的，即被没收换日币给你。本来法币是比日币价值大，但是他们却用一块日币换去你两块法币。因此，老百姓怨声载道，均不与汉奸合作，他们不卖东西给他们，不和他们来往。有一回一个中等汉奸在路上作威作福的走着，被一个老百姓在路上当面吐口水，他当时大怒，请日本宪兵队来抓他。当时日宪兵队就问那个老百姓：

“你为什么看他不起！”

老百姓狡猾地答着：“我吃的是日本皇军的饭，为什么要看得起他！”

日宪兵队笑笑把他放走，汉奸碰了一鼻子灰，也莫〔无〕可奈何。

汉奸为要买好日本人，一面尽量压迫民众，一面在城中设立十七个慰安所，到外面强迫美貌的女同胞，作日人的牺牲品。在这十七个所谓“慰安所”中，不知道有几万女同胞被蹂躏牺牲了。

你问我，日本人怎样抢劫我们的幼弱同胞吗，在南京我所知道的有两种：一种是用武力抢去的，一种则用漂亮一点，他们先到你家里去，看见你的儿子后，就当场表示他很爱他，很想把他要去当儿子。第二次说他想拿出几百元来买，你当然不敢要，说如果他要就送他。于是他表示谢意，带着走了，说是要给他进日本小学，认得几个字。第三次来，他会通知你说，你底儿子已经送走了！从此就再无下落。

现在，说到我怎样离开南京这件事了。

我是从破城洞爬出来的，一行有廿一个，我们都把胡子头发留得很长充作老人，到下关车站来等车，车现在虽通了，却无一定的时间开，因此有人常常为了等车在车站等几天的。一到车站男男女女都要把衣扣

打开,裤带拿下,等待“皇军”来检查,一道两道的检查,从下关到尧化门有被检十一次的纪录,以后就每到一站必须同样的被检查一次。

坐车的大半是老人和女人,成分是商人居多。再其次是日本军人,为了怕我们游击队的袭击,他们每一车都有几百个日本兵随着。

到北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三时了。这儿检查尤严,连站几个钟头不动;到五点多钟来一个宪兵,总算是客气了,叫大家坐下;又是几个钟头,才一个一个叫去拷问。

问:“你从那〔哪〕儿来?”

答:“南京!”

问:“做什么?”

答:“做生意!”

问:“有无什么嗜好?”

答“有!”是一个大巴掌。答“无”也是一个大巴掌。于是男男女女脱光全身被检,但大半都被扣留了。我们从南京来时是廿一人,幸运出来的只有四人,其余的想都完了。

检查完毕,四人被送到租界地来,向“皇军”要鞠躬致敬。从午后三时一直到晚间一时,才得进租界。

这回我所受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四五个月在死与恐怖中生活着,感不到一点祖国的温软〔暖〕。现在总算逃难出来了,重新投入祖国温软〔暖〕的怀抱;但是我仍要替在敌人铁蹄下过非人生活的金陵四十万同胞,向后方的同胞呼吁:

“不要忘记替死难者复仇!”

覃君说到这里,沉默下去。在他深陷的枯瘦的眼中,我看见了两泡的清泪。

[原载《宇宙风》1938年7月第71期。]

敌蹂躏下的南京

范式之

记者,最近赴东战场前线视察归来,发现一个极堪注意,而为后方一般所忽略的问题,就是原来沦入敌人占领区内未及退出的同胞,在继续向内地逃避而业已从战区里流亡出来的难民,因为思乡念切的原因,反步上回乡的旅途,不愿在敌人占领区域内,做亡乡顺民,而退到后方,我们当然赞成。但是极少数愿意回乡的难民,再平白地陷入敌人的掌握,供敌人的驱策,无形中增加敌人继续犯我的力量,也是我们所不能心忍的。记者在此种动机下,爰将最近在前线遇到甫于二月十六及三月十日历尽艰险,始获离京的萧、王二君,所谈敌军在京蹂躏近况,择各报所未经登载的,忠实地报道如下,使一般尚未步上回乡旅途的难民,藉此即彻底认识敌人对我同胞是采取何种政策,而知所警惕吧。

(一) 全城血染遍

去年十二月九日的下午,敌军已进迫到南京的城郊,经过十、十一两天的血战,至十二日午后就再听不到雨花台和紫金山我方所发的炮声。此时城内的狮子山和五台山,则已开始向敌轰击,至十三日拂晓,敌我已在城内各处发生巷战,午前十一时敌大队入城,占据各机关后,就开始分向各处搜索,见我民众任意屠杀,而武装军队的无论抵抗与否皆遭格杀。到了十四日,敌军认为在难民区内,一定还有许多中国军队,就不顾国际信义,冲了进去,凡是“和尚头”或有一点类似军人的民众,都一律捆缚起来,虽经国际委员会的交涉,暂予释放。但是到了晚间十一时,国际委员会的委员,都已离开后,敌寇便又来了,不分皂白,只要年在三十左右的,都一卡车一卡车的绑送八十八师及军政部营房,到了午夜二时,复押赴

挹江门外。当时被押的民众，跑到海军部附近，乘敌不备，多互解其缚，企图到城外后，乘机逃脱，甫抵江边，敌人的机关枪，就密集地扫射起来了，于是一部分跌入江中淹毙，大部分饮弹后，亦被敌推入江中。这样地继续了一星期之久。后来据一当时跳入江中，匍伏〔匍〕江边，至第二日逃往燕子矶，被敌强迫搬运弹械入城的王某说，一周来敌枪杀者，仅下关沿江，至少在三万人以上。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尚未计算在内。

（二）如此“皇军”的野外勤务

敌军于任意屠杀后，继之便奸淫掳掠，大施纵火，统计城内外所有屋宇，除了难民区外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皆被焚毁。焚烧时间，至本年元旦后，尚未熄灭。新街口、中山东路、中正路、朱雀路。除了建筑特固的银行旅社大厦，间有完好者外，其余房屋，尽成瓦砾。南京最繁盛的商业区域，断壁颓垣，无一完栋，远立中华路内桥，就可看到巍然的中华门，如在目前。敌军入城后，对我妇女蹂躏，更是惨极人寰，不问你是乳臭未干的七八龄的女孩，不管你是齿落发白的六七十岁的老妪，皆在被奸之列。居民为了不堪敌军的蹂躏，等到伪自治会成立后，由某委员向伪自治会敌顾问建议可否转请敌司令，下令“皇军”对老妇幼女，不予非礼。结果呢，所得到的答复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目的是开心，不是要替你们“支那”人传种〔宗〕接代，年纪老点小点没关系。自此以后，敌军便益肆忌惮，为所欲为，有居住宁海路十七号的某少妇，昆山籍，丈夫前国府任职员，半日内连被六个敌军轮奸后，下部肿胀疼痛得路都不能走。敌军于兽欲解决后，复任意侮我人民，在燕子矶有敌军强迫年甫弱冠的少年，奸其六十老母，少年不从，与其母皆死于敌枪刺之下。此外敌更别出心裁，强令十岁至三四十岁人〔之〕妇女，自五六人至二三十人不等，闭一室中，全裸其体，随意按摩，调笑取乐。城内所有妇女因不愿或不堪敌之蹂躏而自杀者，平均日必数百起。敌对此种行动，美其名曰“野外勤务”，呜呼，如此“皇军”的野外勤务。

(三) 良民证的领取

敌军在这样横行了十天,至十二月廿二日,敌宪兵入城,表面秩序,较前稍见改善,实际则尤有过之,且于同日,由敌所谓“查问委员会”贴出布告,限城内市民,一律于三日内前来登记,领取良民证,否则认作中国便衣队,格杀不论。布告出来后,城内居民,以期限短促,皆不得不争先恐后,奔赴山西路广场登记,这样过了二天,不过登记了全部难民的十之一二,且以场地狭小,乃又改在金陵大学操场继续登记。在登记前例由某汉奸先登台说明:“凡是过去隶属军人,被征士兵或拉夫得来的兵士,可站立两边,由其负责担保生命决无危险,送你们各自回籍,否则,设若此时不自首,将来查觉,或找不到五家连环保,那时就只有一概斩决了。”由于汉奸的威胁引诱,凡是在京没有住宅,没有眷属的人,大都站到两边去了,这样敌人就毫不费力地又是一卡车一卡车把他们送入军政部等处营房。

为了要履行登记手续,全城的妇女,也不得不都冒着万死一生前往登记,这给敌军一个很轻松巧妙的点选我妇女的机会。于是,敌一方面登记,一方面就把认为年轻貌美的青年妇女,都给强迫留下,有汇文女中及南京女中的两女学生,在登记前都换了槛楼的衣履,面上涂着锅底的黑屑,结果还是被敌强行留下了,迄今下落不明。登记的期限原仅三天,结果呢,自十二月廿二日起,直至一月十日始登记终了(元旦休息三天),每天自认军人的民众,运往军政部等处营房的凡三四十卡车,被留下的妇女,凡十余卡车,共登记了十七天,运往各营房的民众,不下万余人,被敌留下的妇女,亦在数千人左右,所有运往各营房的民众,都于登记终了后,一夜的时光枪决净尽,留下的妇女,都被奸污,而病的病了,死的死了。

(四) 敌军的真面目

最初开到南京城内的敌部队,计有两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共约五万

人。他们所驻扎的地方,不是营房,而是各院部会及银行内,直到现在,司法行政部还驻着敌福田的机械化部队,门首附近停有装甲车及坦克车各二三十辆,建康路上海银行,被敌占作“兵站司令部南京分站”。《中央日报》(报)馆房屋,则被同盟社京分社及敌军用通讯班占用着。敌在南京的指挥官为中岛。大概一月中旬有大部开往江北,现在城内连三月初开来的敌一部在内,共计还有三四千人。

本来,城内的居民,自城失陷后,每人都要戴太阳臂章,否则即遭斩杀,每家都得悬太阳旗,不然房屋可立被焚毁。后来不知怎的,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的十点钟,上海路以东至中山门,汉口路以南至中华门,所有的人们突如潮水一般直向宁海路一带流去,太阳旗及太阳臂章全已撕毁一空,就是城内的敌军,亦多有换上中国服装,逃入难民区,并且向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外人说,保障他们的生命,否则就用枪先打死区域内的中国难民,救济委员会回答他们:“只要把你们的枪缴到中央军校,生命我可负责保障。”那时,城内的居民,真如发了疯一般,没有一个不兴高采烈,欢呼欲狂,大家都以为国军就要攻入城来了。

后来,国军没有来,大家只落得一场空虚的悲哀,但自此以后,敌旗敌臂章,因此就不再悬戴。

一、二两月,我们的空军曾数度飞京。每当警报来时,敌人总有一部慌忙地躲入难民区来,而当我机飞临难民区上空,城内居民莫不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城内的敌人常常对居民说,你们活十五天,我们活廿天,意思是指设若一旦国军反攻入城,他们少不得把城内难民先杀死,然后他们再被国军来结果。

(五) 重重的剥夺和压迫

目下南京城内,由于少数汉奸的活跃,好些事情,已见有表面的活动,在城内最高的汉奸组织为伪自治会,会长陶逆锡三易名陶宝庆,在城内各处,都可见到不知耻为何物的陶逆会长的安民布告,在陶逆会长的家里,住着两个日本和尚,每日出外,手敲木鱼,巡游四街,陶逆最近忽然消极起来,托病请假,现在自治会的事务,全由副会长孙逆淑荣处理。最

近城内各区公所,已组织者凡四,城外的第五,燕子矶区公所第六,上新河区公所亦已于三月初正式成立,水电早已恢复,工人每日都由大队敌宪兵,押赴厂内工作,邮局,近设办事处于苏联大使馆内,办理邮务人员登记,京沪火车于一月十三日通车,只准敌及少数汉奸乘坐,每日有上海的汉奸所办的《新申报》送达此间,由汉奸张贴各要道,同时另有数汉奸,设筹备处于原救国日报旧址,日内即将自出《新京日报》。在新街口、中山路,各有敌开设的店铺数片,大行宫附近,店铺多至十余家,规模甚大,敌军将领时在该处吃喝,敌人的币制非常紊乱,有日币,有军用手票,均强迫我人民使用。

城内生活程度很高,敌前在苏联领事馆内开设大日本南京交易所,每日出售米面仅一二百担,而购者逾万,致每日为购米而挤死及被敌鞭挞伤亡者,日必数十人。旋伪自治会组织成立,即交伪自治会处办,近来城内仇货充斥,居民以原有钱钞,以被敌于入城后洗劫一空,故以后生活,将更趋艰难。

为了居民不愿迁出难民区,伪自治会受了敌军意旨,便定出种种威迫利诱的法令,强迫难民各回己家。伪自治会一方面于二月十日前后贴出大批安民布告,规定(一)禁止难民久住难民区,违者严厉处罚,(二)在战前家住南京之居民,可各回己宅居住,(三)在战前寄住南京者,可各自回籍,(四)准许各城门自由出入。一方面又令各区公所组织宣传队,游说各区,由人民回各该本区居住,同时并订定凡回己宅居住者,每人每日发米半升,每五日至各区公所领取一次。条例是这样规定,回自己住宅的难民,还是百不见一,为什么,原因是他们的居宅已多经敌人焚毁,即尚幸存,抵家不到一日,不是家里的妇女被敌掳走了,就连自己也往往被敌拉去作工事,或运输弹械的工作。

敌见所定条例,不得要领,乃复于二月中旬划定山西路为城北商场,夫子庙为城南商场,将原先在上海路、宁海路一带难民所藉以小本经营的草棚,尽行拆毁,强迫搬往南北商场继续营业,这样难民区人民的购办什物,自不方便,而在敌人的作用,无非千方百计要使其他难民离开难民区。

本年二月份起,由伪自治会出面,已开始勒索居民,完纳各种捐税。

一辆人力车,每月要纳一元,一辆马车纳两元,店铺中小到烧饼店,也要按月纳捐三四元。自三月份起,还有各种前所未有的苛捐杂税要缴纳。

此外,敌更在进一步筹划如何抽查各地壮丁,加以训练,组织伪军。

(六) 一笔血债

据南京失陷一星期后,上海汉奸所办的《新申报》载,南京死尸,已发现而经掩埋者,达五万余具,则失陷后三月余的南京,根据上列情况估计,被敌屠杀者,至少在十万以上,城内外尸体,迄今尚多有暴露在外未经掩埋者,盖一方掩埋,一方杀戮,自然难以掩埋净尽。再据一月初国际救济会的布告,难民区内,共有难民廿余万人,如此,今日的南京城内,至少有难民十六七万,他们还日日在敌人铁蹄蹂躏下,被敌人压迫欺凌恣意摧残中,挨苦受难,度着非人的生活。不过他们并不因之失望,因之灰心,他们深信,这样的一笔血债,一定也要拿敌人的血肉来偿付,如这笔血债的数字愈增高,敌人将来所要用以还偿的代价也愈大。他们现在每天都伸长着颈子,遥望着天边的落日,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总会有这么一天,国军会打回到他们的前面。

[原载《武汉日报》1938年3月28、29日。]

难民区历劫记

侯 楷^①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我从鼓楼电话分局铁门缝隙处,看到南京中山路上一片慌乱,国民党保卫南京的部队,溃不成军,纷纷往下关方向疾走,沿途也有少数官兵朝天放着枪。南京保卫战开战后,首都电话局为配合守城部队作战,成立了“留守工程团”。十二月十日,“留守工程团”奉卫戍司令长官部命令,大部分撤离南京,团长黄如祖、施工员张光暄、测量长陈尔福、测量员龙正谷、机务佐沈毛弟、线务佐汪子卿、长途测量员许国维、话务领班胡善保、机务员陈义刚和我继续留下担任通讯联络工作。

原来我们各人住在自己家中,十二月八日,日军围攻南京形势已成,观测气球高悬城外空中,炮兵不停地向城内打炮,情况十分紧张。因此,我们十人自十二月十日起即搬到鼓楼电话分局集中居住。首都电话局在撤离前曾为我们这些人雇了一只木船,准备南京危急时渡江撤退之用。由于国民党军队撤退得太快,计划又不周全,造成极大的混乱。渡江工具奇缺,撤退官兵看见船就拉,我们准备的一只木船也早已不见(这只船被先行撤离南京的“留守工程团”用去了),撤离南京是不可能的事了。当时南京城内的一些外国人,他们组织了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叫作国际委员会,划了一个难民区,其范围是南京的新住宅区,即山西路西段,中山路西侧,汉中路北边的一块地区。地区内包括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中学,及新住宅区内的许多房屋。那些房屋多数已无人居住,有些只有个别看守房屋的人。因此,城内的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进入难民区,找到空房就进去住。我们十人只好也进入难民区。十

① 作者当时系首都电话局“留守工程团”工程师。

二月十二日晚饭后,我们移住到首都电话局长朱一成的房子里;南京电报局的一部分人由陈治平带领住进电报局长吴保丰的房子里。朱一成的房子和吴保丰的房子,大门在不同的两条路上,但后面都可以互通。当天夜里,炮声隆隆,直至天明才停止,据说是国民党炮兵为掩护部队撤退在向日军猛烈轰击。另外彻夜还听到中山路上撤退车辆和撤退人员的骚杂声。十二月十三日清晨,一切都寂静了。

十三日上午,日军大批入城。难民区内日军随意进出,并驻扎军队。上午十时左右,首批日本士兵两人,进入我们住处,对我们一一观察询问(用简单中文句,结合打手势)有无武器。我们赶快摇头说:我们是经商的,没有武器,问完后他们就走了。不久第二批又来了,这一批来的什么都不问,只是做手势要我们的自来水笔和手表,看到自行车就推走,我的自行车、自来水笔就这样被抢走了。以后络绎不绝的日本兵前来勒索、搜身。在十三日以后的十天里,日本兵两三个一群,有时还有东北人做翻译,不断到各住宅勒索财物。对法币,他们最感兴趣,看到就拿,有时还直接向被搜查的人要,如没有,他们动手就打,因此,被打的人不计其数,我们同住的人中也有被打的。日本兵对于中国妇女,任意侮辱奸污,被害的妇女为数很多。朱一成局长的邻院也是一座楼房,楼顶上挂了一面法国旗,这里住的全是难民,大部分是妇女。十三日夜间,彻夜有日军轮流翻墙,潜入妇女房间,进行奸污。次日,住在这座房屋里的妇女都搬走了。就在同日夜间,有日本兵跑到我们住房内要“花姑娘”。我们都是男人,因此,他们悻悻而去。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黄如祖到国际委员会去了解情况,我陪他一同前往。沿途行人稀少,当距离国际委员会办公地点不远时,看见几个日本兵押解着几个中国男子,后面还有一个中国妇女跟着啼哭,向我们走来,我们急忙转了个弯走进另一条路。走了一刻钟左右,看见远远的广场上坐着数百个中国男子,日本兵持枪监视着他们。我们急忙调转方向,由原路转到国际委员会办公地点。才到一两分钟,就听到从广场处传来密集的机关枪声。数分钟后国际委员会得到报告说,日本兵在山西路广场上用机枪射杀了数百名中国人。日本兵十三日上午入城后即挨户搜索,难民区内也是挨户搜索,日本兵认为可疑的人即抓去。

为了减少和避免日本兵对我们的骚扰和勒索,我和张光暄、汪子卿、沈毛弟在十二月十五日,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三天,就由沈毛弟带领,搬到西门子洋行南京办事处居住。办事处经理是德国人,南京沦陷后,他仍然住在那里。沈毛弟的叔叔是西门子洋行的老师傅。在这里避难的有近百人,大多数都是附近的居民,这里实际上成了一个小型的难民收容所。每遇到日本兵前来骚扰时,德国人经理就出去交涉阻止。由于那时日本和德国是轴心国家,因此日本兵还给德国人一点面子,不敢公然骚扰。但日本兵翻墙入内的事,仍然不断发生。不过较其他收容所好得多了。

由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办的难民收容所是南京规模最大的了,收容了数千人,由美籍教师和美籍牧师主办。那时美国和日本仍有外交关系,日本兵很不尊重他们,但也不敢妄加迫害。日本人经常要收容所派出劳动力,去为他们打扫和清理战场和仓库。这些人一般晚上都能如数回收容所,也有被任意枪杀或一去不回的。在日本部队转移时,日本兵任意强拉居民为他们挑运行李,侮辱殴打,有的丧失了生命,有的流落他乡。日本兵曾到金陵大学收容所,口称要数十名妇女为他们洗衣缝被,收容所左右推托,日本兵就动手强拉,收容所管理人员怕日本人强拉更多的人,就选了四五十人跟日本兵走了。当日由日本兵送回,据回来的妇女透露,大多数人被日本兵奸污了。其他收容所和住在家里的妇女,受侮辱遭奸污的情况就更严重了。据派去为日本人劳动的人来说,他们在清理一个大地下室时,看见里面有许多被杀死的军民的尸体。他们在路上还看到许多被俘的国民党士兵,也被强迫做各种清理的劳动和搬走国民党军队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资。

在南京沦陷的半个月后,另一个大的灾难又降临了,这就是领取良民证。日本人规定,每一个人都要到指定的地点领取良民证。大部分指定的地点是在难民收容所里。领证的人先排成队,然后逐一进行检查询问。检查的方法是逐个的看头上额面上有无戴军帽的痕迹,再看看手上肩上有无老茧等,有时还要来回走路给他们看,只要被认为有可疑之处的,一律被带走,不知去向。

我们在难民区里就这样战战兢兢地朝不保夕的过了五十五天。在

我住的收容所里有一个人,他带着一个五灯收音机,每到夜间,我们就在一起,偷听广播,听到江西和湖北的广播,知道那里还没有沦陷,而安徽和县有时被日军占领,有时也被我军收复。了解这一情况后,我们首都电话局“留守工程团”留下的职工商量,决定设法逃到和县。在难民区住了约五十天,听说难民区就要解散,因此,我们十一人(电话局十人及电报局陈治平)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凌晨,天微明时出发,十一人分开前后,每人相隔约三十米左右,经上海路、莫愁路至水西门。到水西门时,天已大亮,城门已开。城门口一半堆了沙包,一半走人。城门口站着四个日本兵。我们硬着头皮拿着良民证慢慢朝城门口走。日本兵问我们出去何事,我们预先准备好,说是接家眷回南京。在我们行进队伍中尚有少数不相识的挑担卖鱼的和挑担做小生意的,总算是逃出了第一关。出城后一路上见到房屋已烧尽,水西门外大桥和江东门大桥都是木板做的临时桥,下面是填实的。据同行的挑担人说,这桥下全是填的军民的尸体。经过江东门大桥后,在沙洲圩找到汪子卿的熟人,住了一夜。次日凌晨,我们渡过长江步行至和县,然后步行去合肥,共走了六天才到。从合肥乘车到了武汉,到武汉已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了。总之,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南京人遭受了空前未有的浩劫。日本兵杀害了数十万无辜百姓,遭侮辱妇女难以数计,抢劫和毁坏的财物,又何止亿万!这些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罪恶,是侵略战争带来的恶果。

[原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编《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如此江南

沙溯因

(一) 引言

“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声寂寞打孤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蟾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萨都刺作《满江红》。

“屈指西风，流年暗换。”秋，已从如罗的薄云，似水的凉风之间姗姗来临了。

开着窗，首先触入眼帘的，是那一带连绵的远山。只要不是极清明的晴天，那山顶上总有一抹轻淡的薄雾笼罩着，在沉雄之中，增添了一些凄黯的气氛。山脚下，远望着像黄油一般粘软，懒懒地波动着的，那就是横贯我们全国九省的扬子江。

我们从江的下游来到这上游的重庆，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大半年了！随了战事的延长和失地的扩大，对于敌人的仇恨，正如对于故土的眷恋一般，这情绪是与日俱增着。我相信，这不是我们一个两个人的感觉，而实是我们千千万万的同胞所共有的心理。

忽然，一个秋雨滴沥的黄昏，从门外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当我们看清了他是谁时，室内每一个人都感到异常的兴奋，几乎使我们的精神都达到了极度的紧张！

我现在所要记述的，就是从这位客人口里所〔听〕到的一切。他——这位客人——由于过去半年多的渺无音讯，使我们怀疑他已经遭了不幸，但是，他却终于由敌人的虎口里逃了出来。我把他的叙述，据实地

写了下来,并且不揣鄙陋,还把它来发表,因为我深信,这些事实,是每一个中华民国的同胞所关心而且急切希望知道的。

(二) 血的一页

我(某君自称,以下仿此)现在要开始应你们的要求,叙述我们分开以后,这半年多来我所目睹的一切。这在我真感觉到相当的困难,因为当感受得太丰富而且情绪被刺激异常的时候,是很难像我们叙述一段故事一般地清晰而有条理地把它表达出来的。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冬之晨,我正在公事房里坐着,电话铃响了,你们告诉我,即日的下午,在你们就要离京赴汉,问我有没有工夫去看你们一下。我当时就拒绝了你们的要求。一则因为我没有时间,二则因为我们同在南京已经整整十年,现在看着你们被迫地离去,想到后会不知何日,我实在没有去送你们的兴趣了。可是,放下电话之后,我心里却允〔充〕满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那是愤怒、凄伤、怅惘……等等混合起来的。我默默地拿起笔来在我的案头日历上写了一句:“今天又走了××一家,南京的亲友,差不多都走完了!”我看得清楚那日【历】上正写着十一月二十六日!

从你们走后,南京的情形就一天比一天紧张。各机关当然已经迁走了(除与守城有关者外)。居民除了一部分本地人和为必要的事务,以及经济实在没有办法者以外,差不多也完全离开了。比较大一点的商店,也纷纷地迁往上游。这时一般所最感到恐慌的,已不是那每天光临几次的敌机——在那个时期,敌机的肆虐,已经被一般人所习惯,每天清早防空部发出一次紧急警报之后,一天就永不解除了。人们依旧做着一切要做的事。那种镇定坚强的情形,回想起来,真是一种奇迹。

到了十二月初,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公署成立。那时战事已在汤山和淳化镇一带,离开南京不过几十里。城外沿护城河两岸,城里沿城墙三、五丈以内,所有居民均勒令迁移。后来这些地带的房屋均由我方自动焚毁,以应战略上之需要。同时,南京国际委员会——系由英、美、法、德留京侨民所组织——已将难民区划好,宪警挨家劝告居民迁入难民区,以

避免无谓之牺牲。这时仅余的几家售日用品的商店,已被留京的居民购买一空。每天,从早到晚,街上大量地流动着人和行李,因了车辆的缺乏,甚至救火车和儿童的手推车,也被利用做搬运行李的工具。

在某一天的晚上——那时大约在南京失陷之前的三、四天,我因为公事上的关系走过中华路。这是一个十分阴沉的寒夜,穿着厚的大衣,还感到冷风砭骨。我瑟缩地在黑暗的街上穿过,望着那两旁如巨兽般踞着的房屋的阴影,以前那满天繁星样的灯光,和散播在整个空间的曼妙的音乐,现在却以无边的黑暗和峭风吹着电杆发出的刷刷的单调的声音来替代了!

当我怀着紧张而又凄凉的心,幽灵般彳亍着的时候,一阵虽不很甚却是非常清晰的枪炮声,突然间剧烈地搅动了寒湿的空气,一声声繁复地送到我的耳边,我下意识地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在南边城外沉黑的天空上,正闪着一片眩目的红光——这不复是蕴藉的都市夜色,而是令人心弦颤动的凄厉的魔火。

就在那第二天,雨花台失守了!并且当晚曾有敌人的坦克车三辆,一度冲进光华门,幸被我方守城部队和保安队歼灭。到了十二号敌人终日以排炮轰城,并且屡图爬城而入。水西门、光华门、通济门一带,最为激烈。这时的南京城,已进入最严重的军事状态。街上很难找到一个便装的人,来往的只有兵士,每人都带着一副极沉重的严肃的面孔。

.....

也就是十二号的傍晚,我们一伙,约有一百多人,正在靠近仪凤门的某处民房。那时我们已奉到了在×时撤退的命令,因为时间未到,大家在准准〔备〕一切。忽然,很近的地方发生了极密的枪声,接着是机关枪和人马嘶喊的声音,因为距离实在太近,流弹像秋风下落叶般扫过来,大地〔家〕静默地伏在地下,为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动所打击,便这样紧张地持续着,直到深夜两三点钟,枪声以及杂乱的人声渐渐地稀少。我们之间的一个用劲顿一下脚说:“糟了!恐怕外面是在退却!”大家倾听着,同时用愤恨而又沮丧的眼睛互相注视着。勉强地,我们耐守到天色有点微微地透亮了。街上杂乱的声音渐渐消灭。我们推了几位代表,到外面去调查一下真相,回答是证实了我们的猜想。

这时的一切,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来告诉你们。我又觉得像有一股电流般的东西,迅速地通过全身,神经好像立刻麻痹了!固然从最近几天的情形看来,南京的失陷,已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却想不到这么快!

立刻大家计议了一下,为了避免集中的危险,我们决定分散。这时敌人究竟有没有进城,我们还不知道。可是,下关一路已去不得,即去,也不会有船给我们渡江,这是由常识可以判断的。我们决定分头各找掩蔽,我就和两位同事一起走出去。

出了小巷子,就是中山马路,这时大约只有六点钟,冬天早晨的薄雾还没有消尽。一眼望去,那是多么令人伤心的景象啊!一条长长的马路上,平常是充满了熙来攘往的车马和行人的,现在却只剩下满目凄凉,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的十二月十三日!我们的首都为寇骑沦陷的一日!啊!就在这一天的下午敌军就开进我们的“庄严的南京”!从此之后,在这城中就不断地演着兽性的烧、杀、淫、掠的惨剧。我们应该怎样来湔雪这种耻辱,报复这种仇恨呢?我愿我们前方、后方,以及沦落在战区的同胞们,大家不要忘了这血的一页!大家要抱着与敌人清算这笔血债的决心。

(三) 人间地狱

南京沦陷后,最初进城的敌军是中岛部队。这时,大部分的人民虽然已经躲在难民区里,但是还有许多未及出城的残余的士兵,以及事先舍不得离家的人,到了这紧急的时候,才跟〔踉〕跄地向难民区逃避。这些在街上乱奔的人,就是敌人进城后最先残杀的对象。只要被他碰到的,无论是兵还是百姓,也不问是老是幼,不是用刀刺死,就是用枪杆打死。最惨的是有些留在家里的人,听见敌军已进城了,仓皇之间无处躲避就跑到防空壕里去,居然还被搜出,把许多人聚集在一处,用机关枪扫射。其时我已经躲进了华侨路兵工署的难民收容所,所内收容的人数,已达一万二千多,我住的一间房,大约仅有一丈二、三见方,却住了四十七个人,每人只有席地的一个座位,还挤得没有一些缝。当敌骑进城时,

所里即有人传告各难民，叫大家安静坐在屋里，不要到大门外去。我们一间屋里虽然拥挤着那么多人，却是大家都静默着，神经异常紧张，没有一个说话。初时街道上很静，一点声息都没有，到了下午四点多钟，忽然听见外面马路上似有人马杂沓的声音，又有间断传来的乒乓枪声。我心里想：说不定会冲到难民收容所来吧？幸而还好，没有一刻，声音就去得远了。渐渐地天色黑暗下来，在平常所里到了晚间，大都点蜡烛，这一天却受了管理员的嘱咐，大家不点灯烛，在黑暗里糊糊涂涂地度过了一夜。

次日，我仍旧不敢出去。我们的收容所里又有了新逃来的难民，他们都是昨天躲在家里【侥幸】幸逃性命的人，据他们说，昨天一下午，凡敌军所过之处，没有一条街没有死尸的，那些尸体，一时无无人收殓，到他们经过还是躺在血泊里，残酷之状，决非意想所及。我们听着，谁也免不了谈虎色变！

南京失陷后最初的二、三星期内，驻在城厢内外的敌军，约有四、五万人，这一个时期也是南京遭劫最利害的时期。全城沦入一种亘古未有的大恐怖之中，假如神话里的地狱果然存在，我想经过南京浩劫的人，也绝不会怕进地狱去了！

从十六号起，敌军就开始检查全城的居民。对于收容所也一样地严密，他所最注意的是妇女和青年男子，同时搜索行李，凡稍稍值钱的东西，都被搜去。对于青年男子，如系平顶，或者身体比较强壮的，就叫那人脱去衣服，只要肩部略有塌陷或者虎口的皮肤略形粗糙，就认为是“中国兵”，马上带走。即或不具备上述条件，而他看着你有点大不顺眼，也被加入枪决的团体。至于妇女，那更不必说了，每次搜索时，只要藏得不严密，即或不马上带走，也要受多少当场的污辱，假如有的人，稍微显现反抗的态度，那么刺刀的威胁立刻就会轮到。

我现在预备告诉你们几桩事实，从那些片段里，你们可以知道敌人的兽性是怎样猖獗。但是，在它们所霸占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奸淫、抢劫，已成为家常便饭。我所举的这几段事实，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凡是住过南京的人，对于那繁华荟萃之区的太平路、夫子庙和中华路，大约都保留着很深的印象。但是，现在怎样呢？中华路从内桥到南门城，已经全部焚毁。升州路自陡门桥以东到建康路一带，虽然不曾全

毁，却也所存无几。太平路自大行宫直达江苏银行，大约焚去十分之六七。夫子庙自市政府前到东牌楼完全成了一片焦土。以上所举这几处地方，是延烧最烈的，其余零零碎碎三家五家被焚的，还不计其数！说起焚烧的原因，实在令人觉得可诧。我们当还记得，南京的冬天，是相当的冷的，就为了天气寒冷，于是我们的房屋、器具就成为敌人取暖的材料了！太平路某店是本地人开的，他的主人没有离京，和我住在一个难民所里。敌人占领南京后的三、四天，店主人就派一个老年的伙计去店房看守。有一天午后，那个伙计忽然踉跄地跑回来了，告诉我们下面一段话，他说：“今天午饭后我正在店堂间里坐着，忽然门外打门打得非常之急，我本想不开，可是店里没有后门，我又溜不了，恐怕被他们冲了进来，更不得了，只得走去把门开开，就有五个鬼子兵连说带笑地走进来（他们的话我当然不懂），看见了我，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就喝一声：‘喂，老头儿！这里有什么人？什么东西？’这时我就据实告诉他，这是一间空的店，什么货物也没有，只剩下这些家具。人就只我一个。那人又说，并且用手比着：‘炉子有没有？还有煤？’我告诉他实在没有，只在厨房里有一个土灶和些柴。那人和其余的人说了几句日本话，就又向我说：‘快去，把柴搬来！’说完那个鬼子兵就提起腿来踢我一下。我只得把柴搬到房里堆在地上，这时那五个人就每人从身上掏出一盒洋火，点着了柴，另有一个最矮的矮鬼就跑到我睡的套房里去，把我的一床铺盖，抱了出来，他先把一个枕头放进柴火堆上去，枕头里面是稻草，火势就更旺了起来，那五个人如一群魔鬼，在火的周围转着，嘴里不知讲些什么。柴是很有限的，他们又渐渐加上棉被和小凳上去，这时我眼看火苗已快燎到板壁了，我心里万分焦急，要想去设法扑灭，却又明知办不到，我只得试着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说：‘要烧着房了！’这人对我凶横地看了一眼，就大声地吼了一声，举起枪杆朝着我肩背一下打来，并且连踢几脚，我已经被他踢倒街上。当他对我凶着时，我自以为马上就要死了，心里忽然糊糊涂涂地，直到被踢倒在街上，经外面的冷风一吹，才清醒过来。我的脚却软得一时立不住，好容易挣扎着才扶了墙站着。我要走又不放心，就在街边等着，希望那几个鬼子快快出来，火或者还能救一救，没有一会工夫，就望见那五个人从门口出来，一路嘻嘻哈哈地向南走去了。我才要回进去，

谁知火焰已从门口向外直冒，霎那间烈焰腾腾，我们的店房就被他们拷〔烤〕火拷〔烤〕掉了！”老伙计讲完这段事实，不但是他的主人感到异常的悲愤，所有周围听的人，个个摩拳擦掌，为这种亡国奴的滋味愤激着。我相信以我们当时高涨的情绪，如有敌兵撞来，我们定会把他们撕成两半的。

从这回事情之后，我们又听到了许多同样的情形，日本兵烤火，已经成为南京城内起火的一个很普遍的原因了！

以前我曾经讲过，从十二月十六号以后，敌人每日不断地搜查民房和难民收容所，认为稍有嫌疑，就当场捕去。有一天一共捕了约有四、五百名青年男子，把他们带到汉西门外的凤凰街，关在一所空屋里。就利用当地丰富的芦柴把屋子团团围起，浇上煤油，霎那间烈火浓烟，把半个天都染得通红，而这几百名青年就化为灰烬了！据从附近逃出来的难民讲（他们本来住在家里，为了这次的惨剧才逃来的），当芦柴才点着的时候，他们就听到那被囚在屋里的群众的嚎哭和绝叫，那凄厉的声音，绝非人世所有。他们叙述着的时候，还不住地掉下泪来。

南京东瓜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那谁都知道是绮丽得像皇宫，清幽得如仙境一般的地方。在首都沦陷之后，这里却不再是弦歌诵习的福地，而变成了许【多】铤而走险的无告妇女的避难所。说到这儿，我们应该感谢那一班留在南京的英、美籍的大学教授，他们专划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青年妇女收容所（在这所里专收三十岁以下的妇女）。他们已经预计到敌军的野蛮，想用第三国以及教会的关系，尽量来保护我们的妇女。在这个所内，约计收容了三千多人。某晚，忽来了几十个敌军，毫无掩饰地说要在这里选择三百名妇女去劳军，当下就有外籍教授数人，出而拒绝，敌军悍然不顾。外籍教授虽然异常愤怒，但是一边是全副武装，人数又多，一边是赤手空拳，仅仅几个人，强弱众寡，非常悬殊，在这种场合之下，除了任其所为，丝毫没有办法。其时有一位美籍女教师，大家都称他为华小姐的，看了这种情形，义愤填膺，她以人类的同情心和宗教的精神，不惜跪在地下用热烈而诚恳的态度，向那些兽兵请求。但是我们知道，要想野兽放松它爪中的羔羊，除了用武力而外，决不会有成功的希望的。结果，是三百名妇女被卡车装走，而华小姐遭了一顿蛮横的拳脚。

就在华侨路收容所内,和我同一房间,有一位地方法院的职员,和他的妻子同住。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已睡了,忽然敌军一小队到所内来搜查。每逢夜晚发生这类事情,十之九是搜索妇女,已为大家所习知。这时那位法院职员的妻子,很机警地就用被窝把整个身体包裹起来。敌军走进屋里,四面望了一下,差不多的人各在本位,蜷伏不动,装做睡着。大家在心中祈祷,希望他们粗粗地看一下!装睡的我们突然被一种的厉声嚎叫所激动,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地狱的鬼趣图!她——法院职员的妻子——已被一个兽兵从被窝里抓了出来。她的头发蓬乱着,眼睛闪着绝望的光,但是那故意涂饰的尘灰,和臃肿不相称的破棉袍,终掩不了她秀丽年轻的面孔和窈窕适宜的身材。她的一只手臂被紧紧地抓住,在那兽兵狞恶的脸上,挂着一层胜利的微笑!就在这哭喊声中,本来就睡在她身旁的她的丈夫,显得非常羸〔羸〕弱,而现在却被爱和恨激得似有千钧力气的两臂,一把就将【他】的妻子拉了过来,同时,我们马上听见一声清脆〔脆〕的劈啪的声音,那狞笑还没有完全收尽的兽兵的脸上,已着了我们的中华民国不甘受辱的好男儿一掌,也就在这一霎那,一闪的刺刀光中,鲜血涌出来了。这年轻人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就倒了下去!啊!他的生命是结束了!一群野兽的包围中他的神经已刺激得麻痹的妻子,终于从我的模糊的泪眼下消逝了!

你们觉得这是够悲惨的事吗?但是沦陷区域内,正还有不知多少出于你们脑经〔筋〕所能想像以外的事情呢?只就我目睹的关于兽寇凌辱残杀我们妇女的惨状,再和你们说一点吧。

有一天,我走过珠宝廊,在以前警察厅司法科的门口,发现了一个裸体的女尸,两乳已经割去,人浑身血污。据附近住的人说,这个尸体抛在这里,已经三天,还没有人收殓,她是被兽寇蹂躏以后,又用刺刀刺死的。

又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走到白下路中国银行附近,正要向内桥转去,就看见前有一个裸体的青年女子,她的两手被两个敌兵牵着,一路向内桥走来,才走到桥边时,那女子蓦地用力一挣,奋身就跳下河去了!那两个兵还在河边站了一回,才转身回去。我们直等他们走远,赶到河边去看,只望见那冰冷灰黯的浊流,尸身已不知沉在什么地方!

我想关于这一类的事,不必再多讲了。由于上述这几段,你们已可

想像一般。总括一句话，在南京城里的妇女，从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到六、七十岁的老妇；从穷无所归的难民，以致汉奸新贵的家属！能避免敌寇的污辱的真是寥若晨星！

据红十字会四月中旬的报告，由该会收殓的死尸，已达十五万余之多。其实敌人到了后来，他杀人的手段更进步了，他们往往是把要杀的人带到江边或是塘边，用刺刀或机关枪解决之后，就成排地推在水里，一点痕迹都不留，这笔账又何从算起呢？

我想关于敌人的残暴野兽的种种情形，如要详细地讲述，就是几天几夜也不能讲完，你们从这些片段的事实，当可推想到一般了。总之，我们以前那山明水秀伟大庄严的首都，现在已经沦为地狱了！我们多少亲爱同胞，每日呻吟在那些魔鬼的淫威之下。怎样夺回我们的河山？怎样拯救我们的同胞？无疑地，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勇敢地负起这种责任来。

（四）群魔动态

我很抱歉，凡是我所告诉你们的，都是如此零碎而且无系统，这一定使你们的脑经〔筋〕搅得紊乱了。但是，我或者还有理由请你们原谅吧。因为自从敌人到了南京之后，实际上没有一天可以过得比较平静，比较安宁的。

除了以前所述的杀人放火的种种情形而外，我现在约略地再告诉你们一点日本所谓安定民心的政治设施。

在二十七年一月一日时，南京即成立一自治委员会，设委员九人，当时在鼓楼公园举行成立大会，强迫难民去参加，每人发一面五色旗。自治委员会之组织分总务、救济、财务、工商等组，另设一警察厅。同时将南京城分为五区，每区设一区公所，一警察局。表面上这一切职务都由汉奸主持，实际上自治委员会和警察厅都有若干日本顾问，一切主权完全操诸日人之手。

到二月时，交通兵开始修理电灯和自来水，全城的水电供给，至此才逐渐恢复。然而秩序之紊乱依然如故。日军浪人和流氓地痞，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事情，每天还是不可胜计。日方为了屡次被留京的外侨

责问,不得已组织了纠察队,出来弹压。日宪兵也分队在街市巡逻。

一方面日本商人在这时候已大批地来京,占据新街口一带的房屋,开始营业。除了普通的商店之外,还有好多家招牌广告贴得辉煌夺目的贩毒店,在那里面不但鸦片、白面、红丸、海洛因,应有尽有,而且还备有雅座,供给烟具。

到了三月间,敌军司令部即命令各区公所强迫难民回家。令每家于一定限期内向区公所报户口,登记之后,即由区公所发给一张图画。这张图画,非常滑稽,上面画一日本兵,手里抱一个小孩,小孩手中拿着吃的东西,一个老妇跪在旁边,一个老翁向日兵鞠躬,地下还画着糖、米、油、盐等物。画上写着“信赖皇军,就可得救”等字。据区公所的吩咐,难民回家后,只要在大门口贴上这张画,就可以免去骚扰。然而事实适得其反,有许多把画贴上,证明这一家已迁回,使敌军一目了然,引起他们入内搜索的欲望。因此有许多人回家不到几天,又重新迁回难民区。彼时敌军司令部曾向国际委员会交涉,要求撤销难民区的组织,但是并未如愿。

其实在这时候,南京的日军,不过二千余人。他们已时常自己感觉到空虚。同时,南京市郊的游击队,尤其是在京芜线方面,非常活跃。我们在城里的人,虽然不能得到真相,却也时常有片段的消息,从那些伪公务员口里传出来。

当时我们时常会看见,日军的军用汽车,载了满车的兵士,或是子弹箱,在街上飞驰过去,真有声势吓然之概。谁知有一次他们运一车子弹到中山门去,随军有被抓的中国夫子十几人。到了中山门外,有两个夫子将子弹箱抬下时,用力过猛,致将木箱掷破,发现里面并非真的子弹,却是碎砖乱石,散了满地。这两个不幸的夫子,当时就被刺刀刺死。然而这可怜可笑的秘密,终于一旦揭穿了。其后更有人注意到,那运送的兵士,原来也是为了虚张声势而设的。

四月二十六号,伪组织维新政府在南京之国府原址开成立大会,当时的组织略仿〔仿〕国府,惟无考试、监察两院,开会的时候,各区公所强迫区内的居民去参加,仍是每人发一五色旗,参加者并得于会后各领半斤盐、二斤米的赏赐。就从这日起,南京自治委员会即改组为督办南京

市政公署，伪政府的行政院长为梁鸿志，市政督办为任援道，警察厅厅长为王春生，可怜伪政府的那一班汉奸傀儡，一方面奴颜婢膝，向日人承欢；一方面栗栗畏惧，自己深知有性命之危，匆匆地虚应了一下故事，当夜就逃回上海租界去了。

南京的公产和敌军所谓的逆产，于三月间即由敌方特务机关开始调查封闭。日宪兵队并时常假借维持治安的名义，挨家搜索，乘机抢掠财物。市政公所的汉奸们设立了一个废铁收聚所，替敌人收买铜、铁、锡等物。同时还下令居民严禁私藏此类物品。

三月下旬时，京沪车已经卖客票。每日京沪对开一次通车。然而每一趟车只限定卖八十张票，并且内中只有四十张是卖给中国人的。京沪沿线留京的难民，这时开始可以回乡，每人须先向第四区公所觅保领难民回籍证，领证后始能向车站购票。车站上服务的汉奸，乘此机会，大事操纵，除了票价规定每张五元之外，还有多少运动费。不知内容的人，往往历二、三星期还弄不到一张票子。

我个人从南京沦陷之日起，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脱离这个火坑，到了这时候，再也忍耐不住了，虽然因了我以前的职务关系，我的行动时常被汉奸们注意。但是我决心要冲破一切难关，离开南京。实在的，我要再住下去，我将不能保持我精神和身体的健康了。就从那时起，我们始为领得难民回籍证和购买车票而努力着。终于我的目的达到了。在五月十六的清晨，我的心中混合着悲哀和欣慰的情绪，在敌人虎视眈眈之下，悄然地离开了以前是我们庄严的首都，而现在已变成敌人的魔窟的南京城。

[原载《经世》第二十九期。]

南京难民脱险抵沪纪行

佚名

据一个从南京逃到上海来的难民对记者这样说：

谁都想不到，南京会这样快的沦入日军手中！因为我们老是这样想，在上海的日军，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时期，耗费了不知多少的军火，牺牲了不知多少的军队，但是所得的代价，仅仅是闸北的一块焦土，倘使他们需要长驱直入，进攻南京，那不知要费去多少时日 and 财力。但是事实上并不这样，南京竟在立体猛烈夹攻之下，很快的宣告沦亡了，我们一大伙人，也开始逃到中山路难民区里充当难民。

躲在难民区的第三天，日军就假搜查残余军队为由，冲入难民区，他们好像发疯一样，乱抓难民，严格检查，或许他们认为我们身上，及行李内所藏的物件，好像是违禁物品，就一律加以没收。

倘使他们在你身上，发现一件破旧的灰色衬裤，或者一些“抗日”文字，他们立刻就会将你拖往街头，费上一颗子弹，送你回归“老家”去，所以我们中间，一时惨遭这种命运的很多。

后来，他们认为你是一个安分良民的时候，那么就开始发给你一张“良民证”，准你在难民区里逗留，但是接着，我们十多万难民的食粮，就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在那里，虽然有很多的吃食摊贩，但是定价的昂贵，实在骇人听闻。譬如一碗春面，也得卖上一毛大洋，馒头一个，铜元六枚，大英牌香烟，每包一元，前门牌香烟每包一元二角，蔬菜一元多一斤，猪肉每斤一元二角，牛肉和马肉驴肉，每斤八角，比较便宜的还是鲜鱼，因为来源很多，所以每斤只售两角，但是找不到一只跳跃鲜虾，和一只横行的螃蟹，白米，每石九元半，像我们这一伙囊空如洗的难民怎样可以在那里生存呢？

我们为着要活命，所以只得联合向国际救济会请求救济。在救济会

里,虽然藏着很多的食米,但是他们不肯无条件的救济我们,他们通知我们,在每天上午九时,下午四时,到金陵大学去,花上一分国币的代价,方始可以买到一根竹筹后,再到“施粥厂”去领取薄薄一碗稀饭,而且每天只发这两次。

当然啰,倘使你没有一分国币,就得眼睁睁的饿上半天,所以在路上,每天终得有几个饿殍,躺在那里。几只饿得肚皮像裤带一样狭扁的野狗,垂着尾巴,摇摇的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那尸首的旁畔,舔着尸身上几根青筋和包在外面的一张枯黄的皮肤,它们感到失望怀疑,为什么在一个人的身上,找不到一些厚肥的肌肉?但是这些,好像是救济会里不应该注意的一件事。

日军他们发行军用票,向我们购买任何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接到他们的军用票后,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去掉换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但是话也得说回来,他们究竟没有白拿我们的东西,他们也得花上几个钱,印行这种军用票,并且我们可以把它珍密的藏起来,传给我们的子孙,使他们牢牢的记着,在若干年之前,我们的芳邻,曾经用这种纸张,换去了我们许多血汗做成的东西。

夜间没有电灯,整个的难民区,充满着黑暗、冷酷、恐怖、沉寂的氛围,好像死城一般。四周不时的传来紧密的枪声,和尖锐凄惨的妇女呼救声、日军威吓声,把我们一个个的从梦里拖回来,怀着一颗跳动的心灵,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在梦里。翌晨,照例的在街上可以看见几个赤裸裸的女尸,横在那里。

“我们需要活,我们不愿意生存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地狱里,我们现在宁可死到我们的上海去!”一千二百多个上海籍难民因为被迫过甚思乡心切,提起干枯的嗓子,一致的这样呼着。同时救济会接受了我们要求,开始向“南京市维持会”去交涉。

所谓“南京市维持委员会”,是谁都知道的一个傀儡组织,所谓“会长”,名陶雪生——当地的土豪,他的一切,完全听凭日军的支配,并且好像很聪敏的样子,把我们的古董——五色旗——重复的翻出来悬着,表示一番革新气象。

我们交涉的结果,终算获得了胜利,我们真不知怎样的快乐,兴奋,

因为已经收获一个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故乡上海去了。

在上月二十六日的晚上十一时,日军忽然通知“维持会”说我们回到上海去的火车,已经准备好了,“维持会”立刻将这个信息带给我们。我们欢欣得像发狂一样,一个个从床上跳起来,忘却我们的身上仅穿着一件薄薄的单衣,更好像已经忘却什么叫做睡眠,所以没有多少时候,我们已经全体集合在一块空地上。

经过一阵紊乱,我们四个一排,不分男女老幼,列着长长的一队,开始出发。我们好像黑夜行军一样,静穆地疾走,几颗明亮的小星,照着我们一千二百多个瘦削的幢幢的黑影,地上,发出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几个老年人的气喘声和咳嗽声,划破了这沉寂的空气。四周,看不到一所完整的房屋,所有的,只是一堆堆的破瓦碎砖,断垣残壁,浓硫磺气和火焦味,薰得我们头脑发昏,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在美丽庄严的南京城里行路。

我们似乎应当感谢“维持会”,他们特地为着我们派了一个职员,持着一面白旗,在我们前面领导前进。经过了多次的日军的盘诘,我们穿过了军政部等大厦,大约在二月二十七日的上午四时许,我们方才抵达下关车站。站上的房屋并没有多大的损坏,路轨上,躺着三十多节的铁篷车,我们在月台上,就地的坐着。

时间大约在八点多钟,火轮般的太阳,从东面透出它的面目,昏黑的天幕,渐渐的收藏起来,光明又重复照到我们可怜的一群身上。我们由日军支配,次第的钻入车肚里。在一节车里,只准坐四十五人,并且在我们的身边,还有六十多个武装日军,随车维护,我们感觉,这是毕生的“荣幸”。最不舒适的,是在车里找不到一只可以坐的凳子,而且只有一线的光明,从车门的隙处射进来,因此我们被闷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没有多少时候,车轮即轧轧的发出响声,接着车身也开始震荡起来,我们知道车子已经开动,从南京直向上海前进。

京沪铁路线上,不论无锡、镇江、常州、苏州的车站,都被炮火轰得不成样子,沿线的房屋,均被纵火焚去。镇江的铁路,一部分已经坍毁,日军正指挥不用代价拉来的数百个中国化子,赶着修理。路轨上,还染着

不少忠勇华军战斗员遗下来的斑斑血迹,阵阵的春风,送来了悲伤的血腥气。

经过了十三小时,我们的车子,方始投入大上海的怀抱里。我们从车里望见北火车站,好像孩子们望见他母亲的乳头一样,兴奋得直跳起来,但是日军们不准我们乱动,仍旧命令我们次第的下车,在月台上重行列成队伍。

当时我们总是这样想,今夜我们可直入租界了,但是希望决不是容易成为事实的,我们这一群仍由日军押着,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达东兴路第三电话局里,那时各人的肚里,都饿得在那里直叫,但是谁也不会注意到我们,所以我们只得挨着饿睡到天亮。

在二十八日早晨七时许,我们又列队起行,由“大道市政府”的警察,引领我们至梵王渡附近,我们才得一一的走进租界。在这里,我们又看见许多游艺场所,都高高的悬着客满牌子,跳舞场里,还是拥满着许多青年的男女,一阵阵的爵士音乐,从窗缝里透出来,一切,都呈露着热闹、狂欢的气象。我们在路上彷徨,我们不知道哪里是我们的老家,我们更生出一种疑窦,这里是不是我们的老故乡,所谓“人间天堂”的上海,又是战后造成的“孤岛”。

[原载《“皇军”的善行》,广州战时出版社版。]

敌陷京时之惨闻

佚名

当我们剩余的人员退出江阴时,雷电学校的一队伙夫,随着大家,坐着一只民船去了。因为是在夜里且还有水流的关系,这只民船,竟会驶到下游,靠近敌人阵地,天亮发觉到,赶忙折回,向上再开,那时候萧山黄山,已经给敌人占领去了。敌人据南岸炮台,不断的向北岸轰击,不幸得很,那只船中了敌人一炮。船将沉了,里头有伙夫祈浩德一名,在冰冷的气候中,游泳登上北岸,匍匐赴一小镇,遇见故饶队长,由饶队长带同赴京,仍在南京江防司令部服役。

十二月十二日那天,敌人围攻首都甚急,江防司令部奉命撤退,该伙夫祈浩德因为不及上船,遂暂避防空壕内,敌人攻入首都,到处搜索,该伙夫被搜出了,由敌人捕往中山码头附近。不久,这里聚集了二千多和他同命运的人,多数是老人小孩和壮年的老百姓。接着一个穿军装的敌军官,向群众演说,他们听不懂究竟说些什么。忽然敌人一声令下,驱大家走,他们只得结队走了。他们走在中间,两旁有敌兵荷枪监视。到水西门,看见该处早有敌人架机关枪于两旁,不一时,被令停止行进,监视兵散开,机关枪扫射起来了,可怜几千无辜同胞,就此结果性命!

在积尸累累、鲜血奔流的情况下,也有几人,压在死尸底下,不曾死去的,祈浩德便是一个。敌人自扫射之后,犹恐有活人存在,又逐一检视,并以刺刀到处乱戮。该伙夫因此身中三刀,一身流血漓淋,已入昏迷状态,故虽受刀刺,仍未觉到痛苦。一小时后,敌兵退去,少数受伤未死者,遂起立潜行,该伙夫与其他受伤者二人,在坟冢旁略事休息,嗣后其余二人,肠脏脱腹而出,伤势奇重,不能再走。该伙夫仍单独出走,因恐敌兵碰见,昼伏夜行,经过两月之苦斗,幸脱出险境,始于最近

到达汉口。一路所见男女尸首，到处皆是，惨死之状，诚不忍细述！

该伙夫为国家服务，死里余生，遭受特异，闻者莫不动容。

[原载《血债》，广州热血书店 1938 年 4 月版。]

一个被污少女的自白

佚名

我的××：

我很厚颜的说出这话，我是被日寇强奸了的，知道我的你一定会原谅吧！实则，这不仅是我的耻辱，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和我同样命运的人，我真没有法子用数字统计。啊！天啊！爱我的！你听到这话，一定是增加一层仇恨，而原谅是你的我，遭受了这不幸，遇着了这污辱！

爱我的！费宫人的故事我是知道的，而我当时所遇那蛮暴，实不容我有从容的对那强盗来虚伪的献媚的机会，他们真是畜牲！畜牲！畜牲！

自从你披着征衣上北战场以后，因为你的鼓励，我也脱离了家庭而去实习看护，纵然我的父母都反对，但我终于听了你的话而离开了他们，你不是曾来信赞美我，说我是时代的女性，配做你的爱人的人吗？哪知，你的爱人在今天已受一层不可磨灭的污辱了，你如果还爱我，则我这污辱，你应当来替我洗刷，不，不是的，是替中华民族洗刷这不可磨灭的污辱。

我索性详细的告诉你吧！我的爱！

大场失守，闸北退出，南市失陷，嘉定沦亡……这一串串的不幸消息，每天由前线退下的伤兵带来。那时，我们医院的所在地宜兴，就向南京搬。当时，我们都觉得南京是我们首都，终不会有什么事变，纵然敌人所必攻，而我们也会死守的，西班牙的玛德里，不是有这个先例吗？谁知道，我们的首都竟遭遇了这惨史呢！

我们的医院搬到南京不多时，又向更后的后方去了，而我却被留在中央大学原址的一三五医院。当时，我觉得都是服务，就没有和他们同

去,哪知我的命运是要受这一个不可形容的耻辱呢!

接着,敌人是更进来了,南京也不安起来。整个的都城动摇,政府机关都搬到四川或湖北,居民,有钱的也都走光。我们院内的护士,也搭伤兵船而走了不少,但因为人走的多了,我所负的任务更重,于是,我终于留下。

炮声是越响越近,终于响到我们的身边了,我们医院后面的北极阁,也落下一个巨型的炮弹,幸而我们这里没被波及,但这声巨响是几乎要震聋了我们的耳鼓了,但我们还在工作,还在替受伤的士卒换药,包扎。

十二日下午,形势更紧张了,有的说光华门已经陷落,大家都惊慌起来。接着,院长尤××,不知去向——这尤院长,后来却化名洪少文,在自治委员会里当汉奸了。于是大家都作鸟兽散,我也只得逃到难民区里面去,而当时医院里,还有一百多个伤兵呢,可是,大家都不管他了,我惭愧,我是没有尽职,然而,这不能说是我的不是。

一进难民区,我就到金陵大学的收容所里去,这个惨象使我真没有办法来说明,老的,幼的,成群的妇女,都在叹惜!在号哭!

十五日,日寇就到我们住的收容所里来了,大家都惴惴不安,像有大祸下降,果然,有若干的年轻的妇女,被装着一卡车走了,我欣幸自己竟能幸免。

哪知这幸免是暂时的呢!

我记不清那一天,是个下着毛毛雨的傍晚,寇盗又来了,我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而被拖去不少的人中,竟有我在内。天啊!

那地方是邻近新街口的一间民房,一进屋,我们的衣服就立时被剥光,稍挣扎,就是捱打,我是在暴力下被污辱了,而且一连是三个哩!

在暴力的污辱下我是昏了过去,到我清醒时,则我还是赤裸的,而日寇不知哪里去了,我连忙披了衣裳,走出虎口,但还有两个同难的妇女,在地上呻吟,我是顾不得她们了。

我爱的,你读了这信,一定是更加一层仇恨的,如果你因我被污而厌弃的话,那么,我也不丝毫的怨你,只要你能不自馁的和敌人对抗,我被你厌弃,也没有一点怨恨。

现在,我是冒险离开那敌人铁蹄下的南京而来到上海了,我将绕道香港到武汉去,依旧去服务,我还想到你的身边,不知有否可能?

含着血泪告诉你,希望你要替我报仇。不,替整个民族报仇。

我希望今夜能够梦到你!

你的××

这是友人某君的未婚妻给他的一封私信,他接到这信后,悲愤欲绝,以这信示我,我就录寄《狂潮》,读者们读完此信,可明了敌人横暴之一斑了。

季黄寄于汉口

[原载《兽军兽行》,广州《救亡日报》社 1938 年 4 月出版。]

失守后的南京

佚名

有数人于本月五日由南京逃出,经过种种困难,十八日始安抵武汉,中央社记者往访致敬,并叩询敌军在京暴行及南京现状,承述敌军屠杀纵火奸淫掳掠,禁绝粮食,伪组织丑态,敌军政治军事布置以及市面各情,兹志如次:

巷战的展开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深夜里,火光冲天,杀声震地,我军于炮声隆隆之下,悲愤撤退,全城即陷入极端恐怖情形之中,留城市民幸早已完全移入难民区内,惟未能及时撤退之一部士兵,前进既难,后退亦告无路。军人爱国,杀敌心切,于是十三日晨曦中,城内各处枪声大作,敌我巷战开始,冲锋肉搏,我孤军均作壮烈卫士之牺牲。当日下午枪声渐稀,敌军大队入城,占据各机关,布置守卫,同时分守大街口,一面派队搜索我武装军队,无论抵抗与否,一律遭受枪杀,自是日起,杀人恐怖蔓延全城。

壮士遭杀戮

嗣敌方声称难民区内藏有武装军队,而不顾国际信义公然违反国际救济委员会行政,冲入难民区内,按户搜查,凡貌似军人者,辄捆绑而去,十余日中,每日均有十余卡车,满载非武装人向城外驶去,总计不下万人,惨遭屠杀。以后偶有市民在街中行走,或在房屋内发现,敌兵认为形迹可疑者,立时驱至新街口广场上,一律以机枪击毙。倘被

拘市民地近江河,则敌兵必推溺河内。曾忆一次有数人在河内起伏挣扎,随水图逃,乃一一以枪击毙,事后并以枪挑人头,嬉笑开心,遇有野狗,则戏弄诱食,倘该狗勇猛追逐,即以刺刀刺死,敌兵如此凶残无道,实令人发指。

操场变屠场

将近一月中旬,敌兵屠杀暴行益为猖獗,用种种阴险诡计,谋害一般无辜百姓,初则布告市民举行良民登记,倘有违反,即不准住于难民区内,于是每日均有万余市民,分别集合于金陵大学操场及新街口广场与山西路广场,争求登记,拥挤不堪。敌人于此时佯作善意,向民众演说,称凡前充兵士者,请即退列两旁,以便分配职务,免与市民杂处,如有违反,决予枪毙。因之每四五千人中至少有四五百人被迫退出民众之群。本人等亦一度前往参加登记,目睹当时敌人之自然神情,似非诡计,故一般民众亦并不恐慌,乃离开登记地点,约二十余分钟后,忽闻机枪声连作,可怜此成千无辜市民,竟惨遭毒手,敌人灭绝人性之残暴,于此可以想见。敌兵此种蛮横狂杀,国际救济委员会一再提出交涉,其后始略减少,但敌兵仍故意杀戮,每至一家,搜索不出少年妇女时,辄恼羞成怒,痛杀全家,哀号哭泣之声,不绝于深巷。是以两个月间我市民前后被屠杀者,约有八万之多,迄至今日,其摧残毁灭暴行,犹未稍减,南京市民之前途实不堪设想。

大火遍全城

首都沦陷,敌军进城,炮火之余,又大施纵火,到处狂烧猛烈之巨火,浓烟日夜笼罩于全城,亘一月之久。此空前大火,使全城居民无时不在惊骇恐怖中,其延烧区域,计有中华路、夫子庙、朱雀路、太平路、中正路、国府路、珠江路及陵园新村等地带。所有高大建筑及商店房屋,均付一炬,断垣颓壁,焦土无垠,凄惨情况,目不忍睹。回忆政府十数年来之辛苦经营,艰难缔造,今不幸遭此浩劫,其损失不可胜计。以

陵园新村之焚毁，直令人痛心蹙额，及至近日敌人纵火情形较缓，惟时因彼等聚合房内烘火取暖，稍不注意，致星火焚烧，波及范围极大。总之，此次南京大火，实为洪杨之役以来最大之火灾，其惨重亦为我国史上空前之痛心纪录。

妇人被摧残

敌人对吾平民摧残蹂躏如此，血债深仇誓死必报。难民区成立后妇女移往避难者极多，国际救济委员会开辟金陵女子大学为妇女收容所，当时已住满七千余人，全部生活情形，较难民区安全。敌军进城后，即按户搜查妇女，挟去奸淫。嗣复推广其暴行，每日至女收容所内用卡车将大批妇女载去，哭号震天，惨不忍闻。有时深夜将一部分送回，但已遍体鳞伤矣。如是者数日，被其奸淫妇女约占其半，嗣经国际救济委员会竭力交涉，结果，敌兵明目张胆之兽行，略见减少，但其毁灭人性之残暴程度，并未降低。于是不分昼夜，纷纷攀墙而入收容所，每见妇女，不论何地，即强行奸淫，因之求救与嬉笑之声传达院外，盖收容所无敢抗拒，只有听诸禽兽摧残也。同时尚有一部敌兵至收容所外，遍觅妇女奸淫，其卑劣手段，与万恶行为，更不能想象。国际委员会鉴此，又开辟金陵大学为妇女收容所，前往争避之妇女，极为拥挤，而暴敌酷行愈加凶猛，按其奸淫对象为十二岁少女至七十岁老妇，如抗拒者，即枪毙。某次在山西路一院内，当一妇女被敌军奸淫时，其丈夫前往哀释，敌军见而震怒，以刺刀将其刺死。此外敌兵虐待尸体之恶举，亦迭出层见。某日一被奸淫之裸妇尸体僵卧雪地中，突为一日兵所见，乃强迫我市民与之××，该市民竟在抗拒之下死于非命，而该尸体亦遭刺数刀。若是惨绝人寰之奇辱事件，日多一日，迄至本人离京日止，已有一万妇女遭敌兵污玷。

寇兵的盗劫

暴敌非但屠杀纵火奸淫，且复纵兵为盗，任意抢劫。当难民移避难民区时，曾将家门闭锁，嗣据目击者谈，各街巷门户业已开启，而室内物

件已空,此显然为敌军抢掠。按自敌军进城后,一个月内每日有大批卡车满载器物向下关驰去,自系以车船运走,并闻所有红木家具亦均载运殆尽,较珍贵物品更早被席卷而去矣。难民区外财物既全抢尽,敌兵又假借检查名义闯入难民区内,翻查衣箱。当时区内难民恐慌异常,然一般赤手空拳之难民,对此暴举固无法制止,敌兵检查时每遇珍贵物品即强行取去,旋更进一步检查衣装,因此每人所有钞票及财物亦皆被夺无存。无抵抗的难民遭此浩劫既已不幸,同时外人财产亦竟不免。当时曾有金陵大学外籍教授圣公会牧师联合向敌军交涉结果,允先派兵士调查,但在检查时,敌对一切财物馋涎欲滴,徒格于情面,未能公然抢劫。闻某次在一外侨房内检查时,突有敌兵匿一小钮扣于怀内,某外人举而赠之,乃讽之曰:此权作辛苦之报酬可耳,敌亦靦然受之。迨至最近难民区内难民之香烟口嘴、手表、皮夹、电筒、日记(本)、钢笔等等小型物品,亦尽被敌兵掳去。至于在街上遇着有稍好之衣装者,更不免遭剥夺之祸,所以南京目前盗劫之风,如荼如火,所谓“皇军”军纪,无异于国际强盗也。

劫掠难民粮

各难民最初移退难民区时,大多数均能自带米粮前往,故于最初数周内,食粮毫不成问题,至较贫困者,每日则前往粥厂领粥充饥,旋又有八千担米运到,定价每斗九角,每担九元,规定每人先买一斗,已存米者暂停购置,故食粮供给情形甚见充裕。乃近日因米粮来源困难,供给发生问题,辄经与敌交涉,敌竟不准食物运入南京。南京难民国际救济委员会所储食粮仅敷数日之用,因难民区内难民至少有十五万,每日需米一千包也。该委会曾百般设法,向南京上海及其他各处采办食物,皆以敌方阻挠未能成功。不宁惟是,敌方并禁止在难民区内出售或运送大米,敌方此举显欲使该项委会工作失去效用。现敌虽允许难民赴区外购米,但距售米地点甚远,往返极为困难,即一般略有能力以钱前往购米,然多半于途中被敌兵劫夺,敌人如此强暴拒绝接济粮食,我京中难民必坐而待毙。

扮演傀儡戏

敌兵入据南京后,即进行组织伪组织,利用种种卑劣手段,将自治委员会组成,任陶锡三为会长,陶系南京人,为汤山陶庐浴池经理,并拥有相当地产,陶逆与齐逆燮元为知交,故此次极得敌人信赖,出而任为伪组织会长,副会长为孙淇〔应为淑,注〕荣,亦系南京人,以略通日语,被敌人重用。该会现分总务、交际、交通、财政、调查、人事六科,会所设于首都警厅内,该伪组织惟一工作,在为敌人奴隶服务,如征工运输、买办以及代觅妇女等丑恶工作,如有不合,即遭敌兵严厉指责。陶、孙二逆乃罔知耻辱,甘之如饴,且更以卑劣行为谄媚,可谓毫无心肝。此外伪组织虽欲进行关于维持秩序及安定社会工作,但其所管辖区域,焦土一片,渺无人烟,实无何工作可谈,至秩序问题,敌兵之凶暴,市中非其能力所可制止,故该伪组织实等于虚设,近为欲博敌人之欢,曾于本年一月一日悬挂五色旗,然除增我耻辱与愤慨外,别无丝毫影响。

捣扰难民区

敌兵在京一切暴行,大致已如上述。但至一月二十六日,大部敌军曾开离南京,所余者当在江市布置种种工事,同时在政治方面,则强令难民迁回原住所,一月二十八日曾张贴布告,劝令二十五个收容所六万难民一律迁出难民区,否则即用武力驱逐,虽经国际委员会交涉,仍无结果。于是难民群议先请老年人试行迁出,以观后情,然敌兵仍严令壮年同时迁出,嗣有少数被迫迁出,但于晚间竟有大批妇女哭啼而返,因之益使一般人惶恐万分,不敢轻易迁移也。又敌鉴于我军近日猛烈进攻,特于最近强迫大批壮丁在城内外建筑工事,同时在国府、海军部、外交部、铁道部及各大建筑,均驻有敌军把守,该各地带均不准一般人近前。自敌军进城后,此一月间,全部南京沦入恐怖状态,离〔难〕民区外,火焰蔓延,焦土一片,抢劫横行,渺无人烟,难民区内屠杀奸淫,任意摧残,杀气

重重,凄凉市景。一月中旬水电方面因得国际委员会努力,略有恢复,但电话电报及邮政则仍毫无办法,至各种商店业已根本摧毁,现在敌于难民区上海路一带新设小摊甚多,所售物品,大部由难民区外抢掠而来,前往购买者甚少。

翘待捷报至

前上海《新申报》(敌宣传机关报)传南京方面转趋繁荣,实不值识者一笑。此外在难民区内挑担剃发者甚多,颇有用意,但此决非所谓商业也。再关于京沪通车事,亦极属滑稽,表面上敌当局布告安民,通知京沪于一月十三日通车,实际上中外人士前往乘车者,均不获达到目的,则所谓通车仅为敌军侵略之工具耳。在京数十万难民精神肉体虽惨遭奇辱,但对前方战事均极关切,初则不得已由《新申报》得悉少许消息,然多荒谬无稽,现在多设法于外人家中静听中央广播,遇有抗战捷音,虽在水深火热之中,亦无不欢欣鼓舞也。

[原载《闽政与公余》1938年1月第20期。]

四、叙事诗

金 陵 叟

陈中凡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寇分三路包围南京。国军仓皇逃遁，南京不战而沦陷。敌军入城，以杀人竞赛取乐。三九年叟到蓉追述惨状。

叟从金陵来，为述金陵事。
未言先唏嘘，太息更流涕：
“行年七十余，几曾见烽燧？
岂料风烛龄，白日遭妖魅。
迄今一回首，神魂犹惊悸。”

时当丁丑冬，十一月近晦，
传闻东战场，我军已失利：
苏淞忽不守，寇且旦夕至。
人心日惶惶，全城顿鼎沸。
富户举室迁，贫者及身避。
惟我老且病，重以妻孥累，

家无担石储，出门何所指？
闻有难民区，老弱堪托寄。
妇孺相提携，径往求荫庇。
喘息尚未安，景象日可畏。

腊月十二日，夜半势特异。
火光上烛天，杀声震大地，
巨炮响若雷，弹丸飞如织。
妇泣兼儿啼，心胆为破碎。
次早坚城堕，满目尽殊类。
枪林列森森，战车陈前卫。
狼奔而豕突，四城逞蜂虿。
屠戮及鸡犬，纵火遍闾闾。
囊时繁华区，一夕成荒秽。
尸骸积通衢，血肉填圉厕。
模糊不堪看，腥臭触人鼻，
按户复搜查，巨细无遗弃。
汽车往复驰，衣饰尽捆载。
宅中见男丁，强迫充伕役。
力竭不复顾，旬即加残害。
妇女为瞥见，奸淫逞所快。
枝梧稍拂意，剜割成人彘。
更入避难所，掳掠选少艾。
次日或送返，遍体如鳞介。
哀号不移时，宛转遂就毙。

直至腊月杪，布告命登记。
力迫诸难民，速各返旧第。
倘敢违律令，严惩不稍贷。
可怜众无辜，为求活命计。

鹄立风雪中，争先报名字。
 年事差较幼，被目曾执锐。
 别置大道旁，一一加拘紧。
 何来汉奸某，自称检查吏，
 极口颂皇军，对众施狡狴：
 “汝等曾服官，爵秩仍可观，
 善后正需材，幸勿失交臂。
 如敢故隐瞒，论罪同奸细！”
 其言似可信，同声悉感戴。
 顷刻两千人，举手被逮捕。
 与前诸少年，同日共弃市。

苍须一老贼，更组维持会。
 甘心作虎伥，百般求献媚。
 四出搜妇女，听夕娱贼意。
 狼心果何居？诚别有肝肺？

维新伪政府，百事讲统治。
 捐税苛牛毛，粮食亦专卖。
 嗷嗷数万口，粥未不能继。
 吞声忍饥寒，尸居仅余气。
 老妻暨孤孙，相继遂长逝。
 孑然剩此身，偷活人间世。
 跋涉千百里，浪迹在旅次。
 谨贡所见闻，愿世知激励。
 万众得生存，共申山河誓。

裂帛渍血，当志此痛，叙述悲凉，宛然乐天今乐府。

[原载《扬子晚报》2003年12月13日。《金陵叟》是摘自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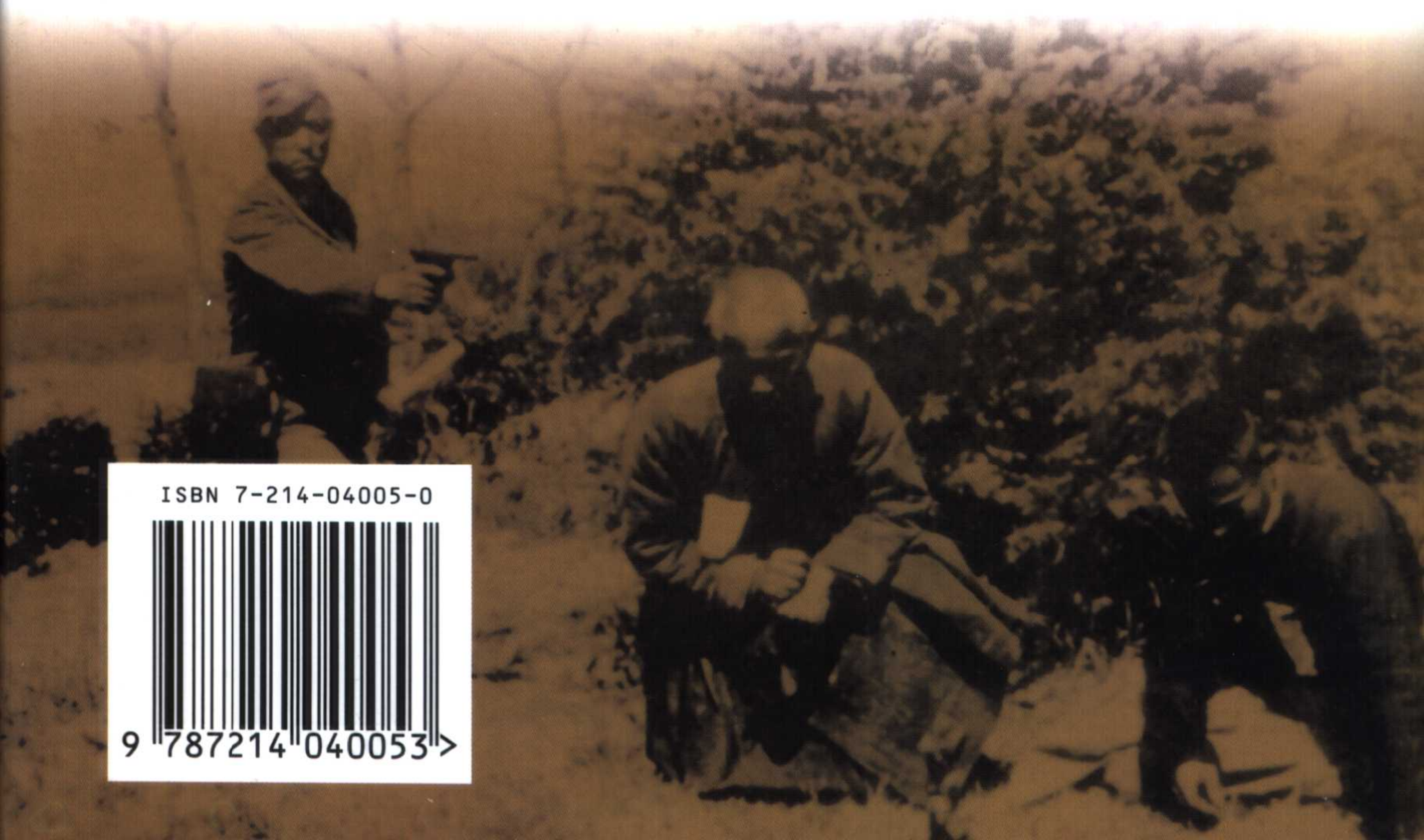
612 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

名学者陈中凡先生《晴晖吟稿》手抄本，由南京叶德兴先生收藏。原作者陈中凡(1888—1982)，现代古典文学家，江苏建湖人，字觉元，又名钟凡，先后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广东大学、暨南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南京大学，曾担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文史馆代馆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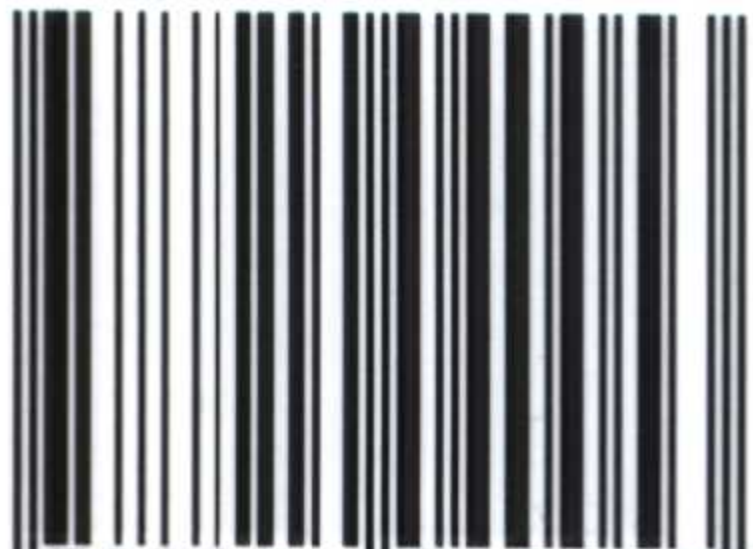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③ 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



ISBN 7-214-04005-0



9 787214 040053 >